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〇冊目次

周益公文集二百卷（宋）周必大撰 年譜一卷（宋）周綸撰 附錄五卷（三）
明祁氏淡生堂鈔本 〇〇一

周益公文集二百卷

（宋）周必大撰

年譜一卷

（宋）周綸撰

附錄五卷（三）

明祁氏淡生堂鈔本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羅木堂對劄子一首
論宗官 淳熙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臣近聞判大宗正事士輵以年老致充宮觀使至今
尚闕宗官蓋難之也夫糾齊董正任責甚重所謂丞
者不過簽事書而已事之與決何敢于預以臣愚見
謂於正任中擇屬近行尊有垂補其闕却依南外西
外体例擇文臣老成通練者一員為同知大宗正事
庶幾協心共濟不至過舉况並置二員自存舊制非
是創添如合　聖意乞詔三省選其人而用之以助

我成　聖朝信厚之化取　進止
論明堂劄子 淳熙六年三月　不曾上
臣伏覩明詔令禮官詳議明堂典禮見條具奏聞外
臣竊惟祀帝如祀天皆以　祖宗配食此　仁宗已
行之制深合於禮况明堂不專嚴父具存神宗聖訓
司馬光等正論但世俗不能偏知典故只誦孝經之
語又未嘗深考其義致以今日為疑故前知李燾由
請雖經群君臣集議尋為異說所奪今既明降旨揮
即與臣下起請不同若僅中輟理或未安臣意望
聖慈旦夕作一宛轉達知　太上皇帝仍候將來降
御札曰詳載古誼庶幾杖絕不知者之說實為允
當臣先是妄言伏俟罪譴取　進止
禮部太常寺議明堂大禮狀 淳熙六年三月初九日
臣等竊覩傳載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
於五府歷時既久其詳莫得而聞至禮記始載明
堂位一篇言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
男外之蠻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堂諸
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禮大
司樂有冬至圜丘之樂夏至方丘之樂宗廟九變之
樂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豈非明堂者布政會

朝之地周成王時常於此歌我將之頌宗祀其祖文
王于後暨漢唐雖有治革至於祀帝而配以宗祖多
由義起未始執一本朝　仁宗皇祐中破諸儒異同
之論即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並侑　祖宗從以百神
前期朝獻景靈宮享　太廟一如郊祀之制　太上
皇帝中興斟酌家法舉行於紹興之初亦在殿庭蓋
得　聖經之遺意且國家大祀有四春祈谷夏雩祀
秋明堂冬郊祀是也　陛下即位以來固嘗一講祈
谷四躬冬祀惟合宮雩壇之禮猶未親行今若特舉
秋享於義為允臣等謹行已已典禮及將　仁宗時

名儒李泰伯明堂嚴祖說幷治平中呂誨司馬光等
集議近歲李燾奏劄具錄在前謹錄奏聞伏候 勑
旨 三月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依禮部太常寺詳議到事理施行

講筵畱身劄子三首

論安定郡王襲封人 淳熙六年四月三日

臣竊見安定郡王闕人已久近據從義郎子遊經禮
部束狀云令宇號令則無人當用子字子遊見年七
十八合行承襲有司抑過不為施行臣謂子遊年齒
已高又投牒自訴則其人諒亦無取欲望 聖慈之
理令朝廷調兵遣將於鄂又命鐔帥王佐節制本路

將兵其勢蓋不難於殄殲然臣愚者之慮敢陳二說
官軍列陣而戰是其所長工軍深入險阻是其所習
竊慮兩項人馬爭欲立功或捨所長用所短則鼠輩
將跳梁以乘其後一也鐔鄂將帥若能公心協力善
不可加萬一議論異同必將諱己之勝而幸人之不
勝利害尤大二也伏望 聖慈嚴降指揮丁寧戒約
勿使陷二者之弊取 進止

已見上殿劄子一首

論黜陟郡守 淳熙六年五月二日

臣聞立國必有制度如三代之時夏尚忠商尚質周
尚文子孫守之皆歷數百年雖舉偏補弊有所不免
而規模一定未嘗易也恭惟 本朝列聖相授至于
陛下厚德加乎民至治高於古其間政事設施雖
時有損益至於立國之要則專在乎仁故兵未嘗不
用也而以禁暴安人為本刑未嘗輕貸也而以遷善
遠罪為意此所以上天佑之下民之億萬斯年方興
而未艾也臣久侍左右竊仰 陛下發於言者無非
仁言施於政者無非政者仁苟有利於人事至難而
必為苟未便於物令雖下而必改推是以往增光
祖宗混一 夷夏蓋可指期以俟矣然雖人主至尊萬

民至卑九重至海深四海至遠 陛下有是言也非
良守令則無以宣之于外 陛下有是政也非良守
令則無以達之於民縣令衆矣勢難偏擇蓋亦註意
於郡守乎自 陛下即位以來凡除守臣必延見訪
問閭閻有疲癃疾病卹拙庸謬者往往改授他官不可
不謂註意矣然臣尚以為言者蓋諸道以薄書期會
為能者多知有教化者少便文自營欺謾為課者多
實惠及民者少是以 聖心焦勞于上而黎庶未康
于下抑有由也臣愿 陛下發虞舜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之遺意詢事考言取郡守治效著聞者峻

擢三二人以風曉四方又取治狀不進者顯黜三二人以懲勵其餘自然豈弟之詠可繼於成用循良之成不減於西漢此似迂而實切似緩而實急惟聖明裁幸/取 進止

後殿對劄子三首

論詳議明堂赦書 淳熙六年五月十八日

臣仰惟 仁宗皇帝在御之二十八年肇行宗祀之禮當時所降赦書恩意特厚又別為手詔聞至公之路杜私謁之蹊似新庶政載在史冊垂之無窮今 陛下臨政愿治十月八載德日新而又新治既進而加進其視 祖武無間然者是以發 德音下 明詔卜以季秋宗祀上帝蓋舉也惟是自來赦令多因諸部條具而去取之文詞雖繁卓然可行者少故州縣亦視為常程未免徒掛墻壁臣愚欲望今自茲出自聖意密諭三省樞密院就此三兩月間詳議政事施設之大者用 仁宗故實數為詔旨與赦俱下至如諸路刑獄有觀望淹累歲不能決者州縣賦稅有輕重不均若登帶積欠名存實亡者版曹憲部皆可稽考並作訪聞或貸或蠲一新斯民之耳目此實人主殊常之恩而非有司所能及也故愿 陛下與大

臣預圖之又諸州大守到任便民伍事其間亦有言一方大利大害尋常例付曹部勘當鮮聞施行臣亦乞令大臣而出之取 旨行下使四方萬里之遠知陛下上承天心下恤人隱懽忻感戴為和氣自然華夷來同福祿無疆不其韙歟取 進止

論知倉

臣伏見 陛下約於奉己豐於馭下外臣民具知之不待贊也南渡以來知倉比舊格例裁三之二 陛下其仁如天自乾道中特令全支盡三知於此矣今季秋宗祀群臣既免赤紀風霜又無郊野駿奔之勞若使俱受全給殆非體國之義矣臣愚預詔攸司除諸軍賞給一切依前知支散外其群臣賜予姑仍舊制三之一不特使制執事之臣受之也安其於是國裕民之政不為無補昔司馬光王安石在幹苑嘗議斯事人皆以光論為當臣之僭言蓋本於此取 進止

論宗室同名

臣竊謂事有所該者廣而涉於簿書期會則雖良法美意未免以吏奸而生弊如措置宗室同名是也蓋吏志於利而已秉文書浩繁取會不一必為害於其

間以去歲正月臺劾大宗正司人吏劉景及進奏官
高忠信乞覓善滑錢物觀之槩可見矣大抵　祖宗
時宗室既少又皆聚居宫院自然立名各殊　神宗
熙寧以来曰益蕃衍於是稍許其補外至　哲宗始
因宗正事寺丞朱景年之請凡別祖無服親若非連
名許用本字勢使之然非固畧也至于今又八十余
年矣宗支愈盛往往散居四方必欲槩改宜憂憂乎
其難也故淳熙元年初令川廣限一年余路半之限
滿無立名公據有官人不許參選無官人住支請然
至二年八月則展一年矣三年六月又展半年矣四

年四月又展半年且有更不再展之文矣其勢終不
能行五年正月遂降更不立限指揮而所謂不許參
部者轉而為先次參部不許赴任者轉而為未放請
給今又歲余迁延如故抵如臨安近在輦轂為通判
者善仁也為轉運司幹官者亦善仁也而未嘗改焉
况遠外者乎臣謂宗室之有官者告勅印紙一一可
驗名雖偶同三代未嘗同也今捨其平生付身而乎
憑宗正吏一紙之公據輕重蓋相遠矣臣又見外路
保明乞改名之人例具三二十字大宗正司或以為
可用而宗正寺則以為不可其說但云依舊重疊而
不肯明言與某王宫何人位何人同名然則雖不重
疊而謂之重疊豈易察耶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
睿旨應宗室參部及赴任之人不候立名公據且依
舊法却一面行移取會其諸路定到所改未當之自
字須令大宗正寺宗正寺分明檢照声說與　三祖
下某王宫某某人位某人同名即不得泛言重疊庶
幾稍抑吏奸仰副　陛下睦族之本意取　進止

乞廣西二事八赦劄子

臣八月十六日嘗奏陳廣西二事乞於明堂赦文内
備宣德意後来未知李接已遂平殄否今大禮在近

須至奏陳者

一臣又聞廣西官吏奉行鹽法未善致李接窮
感愚民起為盜賊今欲乞於赦文内一項
去勘會廣西賣鹽專以裕民訪聞官司奉
行不虔或抑勒民户過數請買或拖欠鹽
丁本錢不支除已即次行下本路措置施
行外如州縣尚敢違戾即仰監司案劾監
司失於覺察御史臺糾劾以聞

一臣昨見年五月九日　聖旨柳州宜章桂陽
軍臨武道州江華縣并其他盜賊經由去

慶今夏秋二稅並未得催科听候指揮蠲
放近聞湖南漕臣陳璹已体訪到二千五
百九十八户總計夏秋稅錢四千三百四
十五貫銀二百三十六兩米三千三百石
有零八月十八日降旨並特與蠲放　聖
澤如春孰不感歎今來廣西被擾州縣似
稍科速欲乞於赦文内一項去勘會廣西
州縣有曾經盜賊蹂踐及經由去處仰帥
臣監司疾速取見詣實開具以聞當議蠲
放稅賦

右臣伏料　聖明以己有慶分若得付之赦遠風動
海隅自然破草竊之心鮮愚民之惑伏取　進止
臣妄陳已見未必中節或是　朝廷見已施行
伏望　聖明特賜寬宥

論明堂太廟拜跪劄子

臣近者總覩　宗祀展日指揮旋聞一切如舊仰見
陛下誠心感格天步輕安臣子之情不勝抃蹈惟
是十五日　太廟逐室行禮奠斝酌獻升降至再拜
跪頗多按樂記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鄭氏註云若
能請廟大饗然又禮器載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
之以燭他日子路預焉質明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許
其知禮夫君臣之制雖殊祭祀之恭一也臣愿　陛
下咨論大臣前期酌文斷禮使有定論協于簡易之
言免令有司臨祭疑懼若　陛下奉先思孝寧過乎
禮自不以此則為勞則固無可議者臣不勝螻蟻拳
拳之誠謹具手劄奏聞伏乞　睿照

後殿對劄子一首

乞因明堂晴霽警戒　淳熙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臣竊見宗祀將受誓戒　陛下初慮拜跪稍妨欲令
攸用季辛既而聖慮默與天通玉趾勿藥而愈暨

景靈宮朝獻　陛下又不以冒雨為禪成禮而返終
至　太廟詔徹儀衛却軍車輅用示貶損之意曾未
旋踵即遂晴霽　明堂行禮之夕氣象清肅星月粲
爛謂天難諶乃不易見謂天蓋高乃不易回不待執
珪斝陳犧牲而景貺固已駢臻以矣臣聞益贊於禹
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陛下前之一念實有得乎此臣愿益充是心見諸日
月自然國家日益鞏福祿日益綿永蠢被夷狄亦將
因千羽而來格此舜禹已試之效非臣之私言也
進止

常朝請對劄子一首

論依字 淳熙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臣竊見臣下凡有奏請或自內批降或三省批旨其可從者皆謂之依是以唐穆宗為太子每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憲宗聞而嘉之夫全書猶在所避則有司臨文與决之際不可一律用此字明矣臣竊見六部文案凡所施行逐曹郎官隨事欲 於前長貳例皆判依於後相承已久無敢改易揆之事理深所謂安臣愚欲乞明降指揮日後六部所判文案並以行字代依字庶幾稍嚴上下之制取 進止 奉聖旨依

奏議卷第九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 隱岫對劄子四首

論差宗室作教官試官 淳熙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臣竊見熙寧二年始詔 祖宗袒免親將軍已下願出官者听久任任爭自淬勵才華議論殆與寒士齊驅則其任用之際不宜薄也昨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曾降旨揮宗室及第人今後不許乞教授差遣吏部亦不許注受至乾道八年五月七日因第一甲及第人師垣自陳方許集註教官其第二甲以下依舊不許又外路差解試官之際亦多不及宗室且

鏁應既依外官則註授考試何可獨為限隔得非以其取之之易故疑其學術之未即至竊見近降十一月初七日旨揮宗室有官鏁應與無官應舉者試每人十比之諸路得解進士分數已不相遠今若一用者竊取放即將考試註教授及朝廷擢用之類並令與庶姓登科人一同則取之既精待之益厚才如歆向將復見於今日如合 聖意乞付有司施行

論戰功王熙誤超轉兩資

臣竊見尚有條令自武翼郎至武經大夫凡磨勘及賞典並互轉 武翼郎超遷武義郎武經郎超轉武節郎之類 惟有戰功人即超兩資

謂如武翼郎超過武義郎武經郎直轉武畧郎之類至武畧大夫以上其秩
序已高故在法凡磨勘及非次轉官止合超過一資
今有武義大夫王照曾立戰功本部用例擬超兩資
逕跨武經武畧大夫直轉武節大夫臣謂武畧既是
止超一資之官不應循驀二級只當超五武經一資
而轉武畧大夫事理明甚只緣自乾道淳熙以來武
義大夫劉興劉儀杜千焦科擴等皆承例誤超兩資
若不奏陳恐王照却疑有司今日之誤臣愚欲望
聖慈特賜詳酌自今並令改正取　進止

乞修保閣庫

臣先於淳熙二年十月內曾奏陳六部架閣庫文書
浩繁屋宇損弊乞照紹興十五年置庫指揮嚴加整
比及今有司早行修葺當時曾奉　聖旨依奏其庫
屋宇令臨安府檢計修葺經今已又四月近日輪郎
官點檢則所謂屋者仰視乃與天通傍觀殆無壁落
兩月前曾有人賊冊于岸偷盜吏部案卷初責之類
欲載往外州作故紙出賣既覺察擒捕即投棄水中
慢藏誨盜必至於此臣愚欲望　聖慈詔有司日下
計料修整毋若往歲視為閑慢官司虛降旨揮焉六
部架閣主管官共四員自來臨安府應副居止若就
庫側充換廨舍使其朝夕便於檢校免致疏失關防
之要術也所有臣元札子併錄在前今取　進止

論刑寺截會奏薦人用片紙回報

臣竊見文武臣陳乞用蔭補合就刑寺截會平生有
無贓私罪犯候到即憑以上鈔自來例是本寺當行
人用片紙節畧元文批報更不經由官吏簽書深慮
漏落差舛無以稽考欲望特降旨揮凡遇截會蔭補
之人並令吏部專一符下刑寺刑寺以公狀錄所犯
全文簽書寺官用印回申庶可憑信革絕奸弊取
進止

侍從對劄子一首

論劉洪道贈官 淳熙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臣近見靜江府申奉議郎劉良弼乞依明堂赦封贈
父母臣契勘本人父劉洪道在建炎間身履軍鋒保
全音杜充將帥期復舊疆厥後四明斷橋雖未盡
善然倉卒排難有勞可書累經　太上擢用遂至寶
文閣學士左通奉大夫紹興十一年秦檜欲誅岳飛
以洪道嘗與共事諷言者彈擊累數百言皆指飛也
身沒之後子孫留落不振未經牽復今若止同士庶
贈承事郎不惟人情有所未安兼在法父曾任待制

以上職庭贈官者官雖卑並贈太中大夫本人係曾
任侍制以上止緣帶責降官有司未敢引用上條又
法諸曾任宰執責降而因子贈官者準執政官法以
此推之侍從責降恐亦可以比欲望　聖慈以臣
所陳降付三省或令　勑令所詳議施行取　進止
其後劉拱道特復元官職

乞措定親民官職劄子

臣伏見淳熙吏部尚書左右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曾除名（公罪非）或元犯枉法及監主自盗贓罪者
永不得入親民又有因臣僚論劄特降旨揮永不得

與親民差遣之人前後甚多及到部差注之際除右
選立定知縣軍使縣尉知城堡寨主係是親民外自
來左選例以知州知縣為親民其余通判簽判之類
並無明文可以依據侍郎左選雖於紹興十一年五
月二十一日因申明破格蔭法官帶說職官録參判
司丞簿尉皆是親民亦不曾明降指揮註擬之際往
往疑誤不一利害非輕今來欲望　聖慈降付三省
下勑令所參照條法將通判簽判職官下至曹掾丞
簿等一指定某職不係親民庶幾銓部有以執守免
致差註異同别生奸弊其考功令所載監當親民自

謂資任立文即與差註不同伏取　進止

講筵畱身劄子一首

乞考初元之政（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王膆所備　仁宗皇帝寶元慶曆十年事迹
成書前期告于祖宗至日　陛下御前殿而受之事
体加重如此臣知陛下非專以纂述寶藏為泰也正
欲考前規而允蹈之也當是時　仁宗在位已二十
年西夏再明中國無事方且幸龍圖天章閣手詔輔
臣歷言時政其大畧謂公私匱乏仕進多門救宰罕
聞奏最將帥鮮於搏職制度未立簡擢靡將虜態難

常獻言少實否俾條畫用備不虞又詔翰林學士三
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陳上所聞夫左右之朋
知中外險詐郡縣暴虐以致法令之未便朝廷之幾
事皆附于篇以備采擇又御迎陽門召知制誥侍制
至臺諫官等詢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禦將帥
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淺人害政奸盗亂俗
及防微慮漸之策悉對于篇夫以無明盛大之朝而
懔懔然當若為亂在朝夕者何也蓋以人自古人主
在位既久則怠墮或生天下以已安則侈驕易至故
以唐太宗身屢百戰肇基王業馬周猶告之曰　陛

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政觀初則天下幸甚而太宗亦自問魏證曰朕政事何如往年證旋有十漸之疏夫太宗既聖矣猶待臣下隨事正救乃克無悔豈若吾仁宗德盛而愈謙世治而愈畏放舉政要偏詢近臣此慶曆之盛所以遠邁正觀而裕萬年所以遠過有唐也欽臣仰惟　陛下聰明文武本乎天縱克勤于邦則分陰在所惜克儉于家則一毫無妄費獎拔賢能不間由遠聽用規諫無容畔直上畏天命下恤民隱凡帝王有一于此足以致治況　陛下兼而有之乎雖然行健不已者天下之道

也不息則久者人之誠也　陛下日謹一日将二十年仁宗慶曆維其時矣臣愿因王膝之書以遠繩祖武考初元之政而益新　盛德使馬周魏証無以仰其踪而正觀事業不足進於今則四海何患不一統太平何患不立致　陛下晋神而已臣不勝拳拳取　進止

参知政事劄子六首

論措置營運淳熙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臣竊見今早三省樞密院進呈兩浙運司諸路總領所住營運已及一年合依元降指揮再行措置　聖意深以擾民為慮且謂金陵盧蒰之價頓增兩倍其余可知他日須别得一項指揮之錢庶免營運臣有以見　陛下既念諸軍之累重又思民力之寬裕盛德盖與天通矣惟是歲給有常豈容中輟臣退而密計淳熙七年已支之數每年歲共合用錢十六萬三有千有余貫兩浙運司應副殿前司水軍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一貫六百文淮西總領所應副馬軍行司建康池州都統司三萬三千貫文淮東總領所應副鎮江都統司二萬五千貫文湖廣總領所應副荊州江陵府江州都統司四萬三千貫文四川總領所應副興州興元府金州都統司二萬四千貫文今日據江西提刑司申拘籍到撫州停賊人黄

藏器等家金銀田產共計一十四萬五千余貫只此一項自可充淳熙八年上半年貼支之數若令總領轉運措置将朝廷所降本錢依常平法隨置司又屯軍處各開抵當庫一兩所專收息錢應副諸軍則不惟明年下半年便有指準兼事体正當久遠可行又免使州郡税額奪商賈之利其間不樂者不過富民有質庫之家耳然不足恤也臣以衆中不敢開陳輒具劄子奏稟如或可採乞作　聖意宣諭三省密院措置施行或且令再将上取旨盖目今方是六月少緩數日以求為晚臣受恩深厚茍有所見不敢不言若無可採即乞恕臣謬妄之罪伏取　進止

臣早來又聞 聖諭廣德軍雨水事偶得本軍
廣德縣丞周梓書內有小帖子謹同進呈伏乞
春照 未使進入次早批出措置當遵來日上件再上

論選擇東南人才爲蜀中監司 淳熙七年七月一日

臣昨日見圻如常奏知黎州李福謙疾病不才且謂
制置司辟置未免應副人情乞早差官其言似亦有
理臣謂守邊若得公明廉潔之吏則平居處事有方
緩急隨機應變不在別假事權添屯軍馬自可抑寬
憂虞一或用匪其人適是資其妄作搔動邊情耗蠹
民力此不可不察也且蜀去朝廷甚遠全在監司爲

陛下之耳目土人以鄉曲之故未免有所牽制其
間雖有自東南而往者或以家貧年老或緣罪廢之
余往往迫不得已然後請行豈暇爲國家建久長之
宸心剌舉所部之賢不肖哉臣愚因知常之言出自
聖意明論三省公共選擇東南人才操心公正識慮
閎遠者三數人依近日崔淵例漸與蜀中監司兩易
按祖宗舊制豈與推恩庶忘遠適之勞蓋監司得人
自能公心剌舉郡守郡守得人自然銷未形之患成
久長之利與夫更張法令遙度事宜其利害蓋相萬
也昨家 聖諭有所見密且奏聞輙冒昧及此伏乞

春照

論延重奏薦 淳熙七年十月十三日

臣家恩按擢非常苟有可以裨補朝廷少畫報稱自
當竭盡無所權避惟延里奏蔭一事緣臣頃在吏部
執此甚堅近日亦嘗言立法大意今恐涉遂非好勝
之嫌不敢強辯然心有未安須合奏知竊見文臣任
提點刑獄以上奏薦法其立文首云應蔭補者此四
字乃本條要切之語蓋以官未至正郎却係提刑資
序則其履歷甚深故許奏薦非謂凡任提刑務及一
年者不問是何資序皆許奏薦也只如趙燁任江西

馬大同任湖北日經明堂大禮蓮務皆及一年止緣
未是提刑資序銜內帶權發遣豈可却援引放行蔭
補乎臣欲乞出自 聖意令吏部刷具數十年來文
臣提刑奏薦年限未及者官未至正郎或帶職員郎
曾與不曾用上件條法放行恩澤則與奪可立判矣
伏取 進止

論步軍司多差撥將佐往潭州飛虎軍 淳熙七年七月十三日中行

臣竊見湖南帥臣辛棄疾以本路地接蠻徭時有盜
賊剏置飛虎一軍免致緩急調發大兵截自七月己
有步軍一千餘人馬軍一百六十八人趙盖營寨制

造軍器約至來秋可辦預先撥屬三衙專聽帥臣節
制庶免它時潭州占破差使八月十八日已奉　聖
旨撥屬步軍司至九月十九日兵建壽奏審合與不
合差官又奉　聖旨差統領官一員事体已為允當
已而建壽官却欲依步司諸軍格式分置隊伍差撥
諸色合千人於是統領之外共差將官四員撥發官
一員訓練官一千五員（內馬軍將五員步軍將一十員）
合千人八十九人（部隊將二十五員並軍馬擁隊四十員並步軍諸色教頭十七人習人數當二人統轄將司五人）見今申尚書省下糧料院分擘請受
前去臣雖書生不閑軍士偶有三疑不敢輒隱若其

不中於理望　陛下憐而之臣聞蠻徭僻在溪洞惟
土人習其地利可與角逐所用器械專務便捷
與節制之帥全然不同此則辛棄疾創軍伍之本意
今若一切教以三衙戰陣之法深慮所招新軍用違
所長一也馬軍未及二百人而差將官一員部隊將
二十五員必須量破使令是是部曲少而主者多或
有十羊九牧之患二也比三衙偏裨目日赴教閱紀
律甚嚴不容少息聞有外路傳輕去處必是計會請
行在步軍先減見成之人於飛虎未見其益三也今
若只依已降旨揮且差統領官韓世顯或更差正將

一兩人前去令與辛棄疾相度只就飛虎千五百人
中推擇事藝高強為衆所服者為教頭押隊之屬既
免虛占衙兵亦便上下相習似為兩得况棄疾止欲
先得軍額未曾陳乞將佐欲望　聖慈更賜詳酌施
行取　進止

論著庭不必備官（淳熙七年十月十二日）

臣竊見著作郎佐郎各二人雖有定員紹興以來未
嘗官備盖以職人請高實為左右史之儲備惟真才
實能乃可處之近來館職多未歷監郡守既不可為
即往往直遷御監其同既驟尤不當泛泛而進茲者

著作郎字文子震帶本職出為淮東總領見今郎佐
已有三員自不為少正宜虛位以待奇士緣近歲士
風靡競過有一闕即千求騰那失涵養之本指况今
在館之人並非久次始令安職少寧士風有何不可
先事而言少裨　聖主作成人才愛惜爵秩之意臣
之職也冒昧密陳仰乞　睿照

論宗室省額及臨安奏命官公事批付三者

臣有管見二事奏禀如後

一臣伏見　陛下於宗室解試省試立額事曲
矜　宸慮至于再三蓋欲悠久行可固難

輕易出令臣追思之解試雖是取士之源
而入仕多寡全在省試今解試已自終場
放榜之日甚近臣欲乞來日宣諭三省將
解額隨宜降旨所有省額續聽指揮蓋其
間節目頗多近者有司緣日子迫促不暇
子細分别今去省試尚有半年熟議而行
似為未晚

一臣伏見臨安府承例凡內降或本府小可公
事往往徑取旨斷遣若止是軍民徒流笞
杖它時别無關會固可一面施行今月十

一日有前承信郎郭宗孚因為約連特編
管三百里十四日忠翊郎吳公佐不合教
唆謝遷妻狀時追一官勒停次日承信郎
謝韋不合鼓扇價特送鄭州編管德治皆
已允當只是三人偶係命官既未除名將
來遇赦必乞依條叙理或移放之類今臨
安止申三省照會並不曾畫旨下吏刑部
及大理寺縱使徑申部迷部亦難奉行
深恐有司刷無憑據他日或啟弊端無數
日之間三次如此例已成熟萬一事有大
於此者防微謹始不可不慮臣欲望 聖
慈密諭吳淵令將此三人行遣經由朝廷
錄旨行下兄自今內中諸司取索一物行
遣一吏迹處無不申審取旨今臨安非是
全然不申但止申照會於理實為未安臣
欲乞日後臨安所奏公事遇有事涉命官
等並批降付三省行下庶合舊制臣以政
体所繫容具奏知更乞聖裁

奏議卷第十

參知政事　劄子十首

乞免閩浙收買軍器所牛皮

臣仰惟　陛下以浙東壽兩未應内批禁止屠宰甚嚴夫雞豬鵝鴨本以養人　聖意尚且曲推不忍之心况牛者稼穡所資固不欲其觳觫而就死剝但器甲所需誠有不容已者臣前日見密院關因軍器所陳乞抛買牛皮一萬張行下浙東福建兩路限一季收買臣初謂急缺要用不敢有言連日詢訪知知近日歲額諸路取觧黃牛皮二萬五十張而第十三料

又收買三萬余張數目八千浩瀚緣實到者常不及半然而已能足用故本所申出剩牛皮六千一百張此則其未至闕用明矣臣今欲乞出自　聖意念浙東歲事既未可必來年耕牛不可多殺令軍器所且將出剩牛皮對截兩路抛買之數或日寬展期限免致州縣實緣科擾臣竊覩　陛下仁風愛物無所不用其至常懼無以效其愚偶有所見冒昧以言伏望

聖明特賜矜恕

同趙相公王樞因四朝史志成書乞與李燾推恩淳熙八年二月

臣等仰惟　陛下崇獎褒以叙富貴公賞罰以嚴名實蓋凜凜乎周漢之上矣臣等退相告語常欲推廣德意見於奉行之際庶幾照明功效激勸多士近者　四朝史志成書臣雖備位宰司適叨典領臣淮臣某並以曾經修纂各蒙增秩加恩隆天厚地之施祗服震恐其有喜心斯文功用勤者偶緣去朝未被醲賞隱而弗言心則有愧臣等伏見太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心知遂寧府李燾博考舊聞網羅遺事修成續資治通鑑長編一千卷其自熙寧至嘉康六十年中朝廷之所施設君子臣之所議論推原審訂登載甚詳令之史志攄取實多又

其間地理一志全出燾手昨燾外補臣淮臣某移文取索乃上送官臣雄檢照紹興二十八年初進　徽宗皇帝實錄提舉官右僕射湯思退言翰林學士汪藻修元符符以來詔旨八百余卷實錄多所取正望加塗錄以勸志勸有旨加藻端明殿學士諸子悉與堂除差遣燾之長編助成史志正與藻類藻猶褒於身後燾見值於書成若止今與曾任史官在外之人例減二年磨勘似未為允欲望　聖慈特賜甄別特與轉官既彰聖朝念功之實亦使臣等免弊善之譏其於綜核不為無補冒瀆宸聰伏深戰懼取　進止

二月四日三省同奏　聖旨李嶽依已降指揮減二
年勘磨外更與轉一官

論殿試宗室換官恩科推恩 淳熙八年閏三月二十一日

臣伏見殿試來日唱名偶有管見二事密以奏　聞
如後

一宗子試有兩等其一元是武官試換文資謂
之鎖廳舊格先轉兩官然後換授 今次共有八人
其一元是白身直來就試謂之應舉舊格
特循一資然後注授 今次共有九人 臣謂鎖廳人
先轉兩官恩數委是太優新制罷已得允

當但應舉人依舊循資却似不均今契勘
得鎖廳八人除忠訓郎善栄合換京官外
其成忠郎汝傑師渠師愚師程四人並合
換從事郎保義郎伯交希墠二人並合換
修職郎承節郎汝嵩一名止合換迪功郎
別無恩數反不若無官應舉人却循一資
之為優也欲望　聖慈臨特當殿降旨有
官鎖應宗子如所換官只入是選人即候
參部日特與依無官應舉人例各循一資
或循兩資亦未爲過並須用考第舉主方改京官 京官則否比之

逐舉先換兩官盡改京秩其利害大段不
侔而又可以示均一熙恩意况衆善等陳
詞未已將來豈免量加循轉不若出自
聖意先與施行之為善也

一臣近者恭聆　聖諭以謂今次恩科雖曰三
分之二入第五等然既許納勑則後舉赴
特奏名者並限三人取一其數仍在臣退
而再三思慮欲乞出自　聖意候第五
等人給勑謝恩之際特傳恩旨如不願納
勑並令吏部特給綾紙與補不理選限將

仕郎既無所得又非品官而使日暮途遠
者有以籍手而歸竊計欣然願就者不少
可以坐銷後舉再試之人實清將來入仕
之路

論吳飛英赴官遷延 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伏見浙西監司與外路不同帥漕專應辦輦轂不
暇賑恤所部惟藉提舉常平專任其責昨自趙伯潚
去官即乞催新官吳飛英奏事繼復取旨催促聞其
人近在處州今數十日猶未到闕臨事遲緩於此可
見雖暫令韓彥質兼權終是守土有妨言延歷緣近

例不許控闕臣不敢越次奏乞改移然念敘州欽敬之權所繫甚重雖徇一夫而忽一路欲望　聖慈來日特賜宣問商量或蔽行督促或速議换易取　進止

論捡舉諸軍磨勘 淳熙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臣竊見樞密院録録到二十八日莺邸札子乞將諸軍置籍預先一季檢舉磨勘此事將來必至更改但恐指揮既下收之實難事涉軍旅尤宜審重况見今文臣惟行在供職侍從方許一季前檢舉磨勘然亦須批問取索若在外侍從則必等候自投文字其余

庶官又可知矣夫無功磨勘前人亟議其但行之已久勞難改易故凡不來者不強也今從軍之人動以萬數無故創捡舉之制何以待有功之人况此曹不熟諳今少習文墨此令一出軍吏及部曲得以相為表裏或增損年甲或竄易歲月失於計會則入籍稍得賄賂則亟與施行名器輕褻弊倖百出初欲為惠後將有不均之怨其為利害非止尋常臣所謂將來必致更改者此也若文字進畫乞　聖慈更與密院商量仍畧詢有司除在內侍從官一季前檢舉磨勘外其余內外百官有無似此体例則輕重是非可槩見矣取　進止

乞且令黔州關具思州人所買內地田土 淳熙九年七月十四日

臣昨來面奏張縯所乞令思州黔州守臣說諭緒田將所買田土盡行獻納事緣干涉邊面欲且于細商量蓋有三說今具下項

一臣之伯父利見紹興初曾為黔州通判臣幼年間聞說思州與黔州切隣本是夷境軍興之際田氏將帶州兵北干金虜朝廷嘉其忠義待遇甚至緣此二州之人通婚姻置產業習以為常即與田汝𢥞隔舊來施州

置產召閒事体不同今一旦因田祖周一族獻納隔州所爭之田遂盡令獻納積年所置鄰郡之產而又明言永不得與夷人交易示以拒絕之意竊恐有所未安

一契勘此事本緣張縯與林栗互有異同纔恐栗檀說諭之功必欲有以相勝故因高震之言輕議及此况思州權州今乃是田祖行與祖周自不相能必不肯使其所部之人盡獻祖產利害頗多不可不慮

一所降旨揮雖曰說諭毋得抑勒然　聖旨既下遠方敢不遵從又張續為漕臣自應力主其說覲望抑勒勢所不免他日或致紛紛彼必謂得旨如此可以藉口況田祖周一族耳尚能越黔入施與潭汝翼讐殺不已若諸田合力其勢必盛雖小夷初無足畏然消患未形亦當早為之慮

右伏望　聖慈更賜詳酌或且令黔州關具思州人所置內地田土凡幾族幾畝各係甚年分置到不過二數目便得詳細或且作朝旨委帥漕先次相度候

見曲折旋降指揮似未為晚未審　聖意以為然否臣備位近例自當以承命為恭若利害稍大又不敢有隱於君父亦嘗以此稟承相准緣已得旨施行雖於乎輟不免密具此奏仰乞　睿旨

論和糴

臣昨見商量和糴行在約三十萬石既是地近不妨臨時降旨今偶聞米價日減恐目下便合施行但近緣印會子稍多止可作七十七十一文行用若更指一二分見錢則所費不過一二十萬貫而輕重相權其利極博此事臣思之甚審益將來有所調發不患見錢不出故也又臣竊聞　陛下預念年歲之豐歉陰陽家說亦行博訪臣未嘗不欽仰　聖德孜孜民事頃刻不置非如群臣止苟目前而忘遠慮也臣數日前因五更視月見歲星燦然於其傍考之占書亦歲稔嘗問太史局官或云近亦以臣觀之有德可禳

聖主因己優為有備無患人事自當預計但令儲米稍廣則所謂錢物自可力致謹密具奏聞伏取

進止

論川廣守臣奏事

臣近日屢見議者乞令四川郡守奏事已有旨依奏

臣嘗求其故蓋由舊制闕到半年前方許奏事川廣遼邈必至愆期緣此遂有指揮許本貫結罪保明與免奏事人既樂於便道之官自然憚於萬里入對今有新知彭州宇文价正用此制見進入文字如經睿覽更乞　聖裁或日後因掛郡之際特賜宣諭自今川廣守臣不必以闕到半年為限緣有除命雖是三二年闕便許赴闕奏事既免臨時妨其赴上彼亦無詞可以自解似為允當若其才力顯著或急欲任使固可旋降旨揮此時為平常者設耳謹密具奏聞伏取　進止

論四川通判闕歸堂

臣備員政路凡有所見只合擖前陳述或恐辯説再三有失事体又念每奉聖訓不敢雷同闕默臣前日面奏臣寮既論遠方郡守須令入對不若隨除授賜時早賜處分盖緣見今有乞郡者將來必援舊制只擬所居州軍保明例入文字與先奏事則所降指揮便成虛文矣臣又曾回奏縁四川無堂除通判闕凡參判知縣往往待郡今見有乞廣安軍者與其超躐如此殆不若以通判數闕歸堂之爲愈也二事更乞聖慈特賜詳酌取　進止

乞差侍從充社稷九宮壇初獻官

臣竊惟社稷之重次次宗朝至如九宮貴神則主風雨霜雷電疾伇之事唐明皇帝盖當親祠東知真宗亦差前執政行禮是以凡遇知禮宗祀不欲攝祭於百神之列專命臣僚即壇藏事盖重之也近歲偶失討論指爲優輕去處多差近下有故臣僚甚非國家敬恭大祀之意臣雖欲畧正其失而有司襲常習故率不見聽欲望　聖慈因朝殿特賜殿特賜宣諭今後各差侍從官一員充社稷九宮壇兩處初獻官庶幾情文稍稱可以祈豐年報靈貺兼自來遇本處奏告猶命大臣大臣或禮部長貳行禮而況大享之時乎取　進止

樞密使三首

論舒濠守臣奏　淳熙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昨見王希呂奏守北峽關利害得旨下池州張詔江州趙汞寧議定近據二人奏所部兵數不多也州已認巢縣江州又照管陽羅俱羅俱無力可及北峽臣再三思之兵力誠有不及按北峽在舒州境內相去不遠今雖希稷偶已致仕若舒州守臣得人可使揀選民兵付之防守兌至別調大軍又濠州趙不違與運判不浹是緦麻親乞迴避兩郡雖曾除代能否尚未可知欲望來日宣諭各別舉可用之人使與此

兩處爲務要謹密具奏知伏乞　睿照

論屯田事合同進呈

臣伏見郭剛初條具到屯田奏狀　御封降付三省樞密院後來三省止是博詢衆論未有定所説臣所以不敢干預今者錢良臣郭剛劉光祖狀同申到條具次弟內有差撥六軍戰士一千五百人兼有修盖營房一節依　祖宗成憲及乾道樞密院工房格應合通知謂調如差撥軍士即合要見入隊不如隊之

類若不先事奏陳深恐臨時或有抵捂兼檢照乾道元年委郭振理會淮東屯田節次條具行遣並是同共進呈　宗案皆見在密院近來數有文武官問臣屯田次第臣以不知為對為聞者往往譏臣避事失職臣實無以自解況　本朝河防不屬密院而趙瞻劉舉世華在西府日自乞干預當時人是為蓋大臣與聞同体不應為避形迹今是止臣是欲舉本職以逃官謗非敢欲預三省之事伏取　聖裁

乞令四川制置司通知馬政（淳熙十三年）

臣聞蜀有邊防有馬政前後議者多云二者必須相

關然後事体歸一朝廷亦嘗委行中節夫其如制置司專任邊防市馬多寡在所不問都大司專主茶馬支費浩瀚有所不恤若非兩司通知其利害則雖欲使之協力何可得也宜　陛下以全蜀兵民之寄付之制帥雖御前諸軍猶許節制總所錢物猶得商榷而馬政獨不預聞可乎臣愚欲望特降　睿旨今後凡每歲市馬若干價值增損若干收支茶絲銀兩若干並令制置司通知如此則議論歸一邊防馬政不致相防實為悠久之計取　進止

奏議卷第十一

右丞相劄子五首

催薦士降旨（淳熙十四年四月七日）

臣輒瀝愚誠仰塵　春聽臣自叨簡擢備位侍從更歷二府一意孤立未嘗為引人才每為中外誚責此固衆所共知不敢欺罔茲因除拜朝士皆援例迫臣謂難但已躊躇久之方敢以四人姓名為聞又恐駕坐稍久一時失於詳奏既同列及侍立官皆知晉身之由必須轉相告語今既累日未奉處分往往私相指議在臣委實汗顏蓋以受任之初觀聽甚審所

損欲望　聖慈曲賜矜念如程大昌王謙曾在班列　聖意或有所疑只乞將劉荀陳士楚兩人特降收降指揮臣知自作意度諭令辞免庶幾稍全事体不至別有議論干犯夫威臣無任戰懼俟罪之至伏取　進止

諭密白鎮江大教指揮未穩（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密院指揮鎮江諸軍令今月入教一次其老弱殘疾不曾入隊人就行揀選知是少壯人補填無則暫聞候教閱事聞具因奏所有合用錢令總領所支撥應副）

臣適觀密白鎮江大教指揮有以見　陛下欲蒐簡精銳汰去冗濫實治軍之要務但事既涉衆當使由

而不知若直云就行揀退而恐與謂本非教閱乃是揀軍其揀退之人未審何以處之惟便使令雖軍或且撥充隊外一有疑惑雖於户既況劉超起自鎮江軍中方此試用同時等輩必有存者去取之間須令合於人情欲乞且降指揮云其老弱殘疾忽充隊外人候教閱畢與閤奏知密諭超及吳琚逐旋措置甚不為難所貴裝心帖然別無疑慮又楚州出戍史揚州武鋒軍馬事体既同恐合一就處分儻臣言可採即乞候奏入晋中來日再與密院商量或指揮已自先行即金字牌足可追改臣竊惟 陛下復 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官覆奏而後行乃是令酌量可否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自事因事獻替是忘僭越密具以聞方一愚慮弗協于理伏望 聖慈特賜矜恕臣無任惶懼之至明日上繳密院又降指揮云繳止諸軍令分令大段一次創令錢令總領措支撥應副

論蕭燧吳回轉官 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臣竊近見降指揮諸司賞與並用紹興二十九年例緣當時正差按行一使乃集義問衛茂實並不曾轉官蓋義問以執政而肄茂實自用都太監順轉行兩官係就一處推賞今來葉翥依紹興十二年例差覆按使覆官推賞已用鄭億年例臣昨來內殿所以並及蕭燧者蓋十二年按行使副万俟卨等皆轉兩官故也指揮若行燧必自奏至如吳回止該一賞即與衛茂實不同自合轉官臣今預奏曲折庶得 聖心先賜審度數日間面奏之時便可處分伏乞 睿照

論密院徑除文臣帥 淳熙十五年八月二十日

臣昨晚伏見密院得旨移易沿邊三路帥臣共一指指乃各令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內高夔係是文臣 祖宗以來于至今日無此故事臣備位宰相司者違本行是為失職況廬州楊州別無監司而三處而聚兵築城高夔能非豈能便到亦須指揮以帥事付之何人方可起發伏望 聖慈預軫宸慮庶幾來早得以面交處分伏乞 睿照

論密院徑支四川經總制錢

臣須在密院因吳挺乞均諸軍請給與之往復兩年然後詳備然後又恐金州與元軍則例差殊就令總所取會方知合貼十萬緡之數當時未曾降指揮者蓋審之重之恐三省惜費耳近來密院徑就四川經總制改科錢內撥十萬緡貼既非本院錢物不應三省全不預聞徑自取撥臣是時泯然奉行已失其職

便當自劾引去繼承　聖諭恐虜人來賀　聖節或
爭禮儀令臣等任責緣此未敢控訴只俟將來人使
出門臣即露章有請免妨賢路伏望　聖慈併賜憐
察

判潭州

乞錢米修潭州外城劄子

臣伏見潭州控扼湖廣號為重地外城周回二十二
里紹興初李綱折彥質皆議葺治會晉移而止自後
六十年間日就壞圮東南一帶基址僅存則又本生
其間雜以荊棘根株牽引撐觸折裂臣自到任委官

差人逐旋芟薙始見損壞去處若不及今修築必將
蕩然復蕃蘺之限緣州郡事力不足未敢輕易措置
又慮迁延歲月它時費用愈大除已開具丈尺物料
細數申三省樞密院乞賜敷奏外欲望　聖慈特降
度牒并官會共二十萬貫就撥樁管米三千石付漕
臣豐誼提督其事仍總收支本州不敢捎有移用卑
令飛虎軍統制韓世顕同兵將官各以所部士卒分
頭工役委通判魏熊夢蘇森計置物料協力應副並
不許一毫科擾民戶旬歲間可以畢工庶幾隱然金
湯壯相楚之形勢實為永久之利伏取　進止

伏覩紹熙三年三月十九日勅臣寮上言監司列薦
　司諸司列薦陳自修蘇森奏狀紹熙三年
不得獨銜所薦每章不得過三人奉　聖旨依
俱至奏　聞者

右臣等竊見承議郎荊湖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陳
自修性資端亮識慮通敏所居之官公爾忘私自來
通入京官最煇作邑自修歷郢之京山衡之來陽湖
之安吉實滿三任後兩邑素號難治惟自修治效卓
然造朝之日不事干謁徑赴部註闕而歸恬於進取
如此士大夫莫不推之又宣義郎通判潭州蘇森文

定輒四世孫開奚練達恪守家法作邑佐州吏事甚
長昨本路提刑廬彥德薦撫帥漕首以名聞籍在中
書未家甄錄近者柳州闕守諸司方議薦此兩人會
聞朝廷差官而止今皆去替不遠欲望　聖慈特加
擢用隨所在使必有可觀它日或不如章臣等甘坐
謬舉之罪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禮泉觀使準　詔言事

求言詔紹熙五年

勅某朕以菲質嗣丕圖臨政之初懼未明於治理求
言是急冀盛盡於忠規深惟啟輔之賢方逊殊庭之

佚好觀故事稚推聞見之該入告嘉謀風倚賢良之
久固幾微之洞識亦由隱之必通民之利病無不周
詢朝廷之得失無不素講固宜披肝膽以露奏排閶
闔而上聞則於播告之修示以咨諏之意䘏其稔思
予惜明聽斷獻竭剴切以備陳審安危而歷述庶裨
善治敢息虛懷故兹詔示想宜知悉秋熱卿比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回奏

臣伏準七月二十一日求言詔書一道臣恭惟 皇
帝陛下臨御大寶 聖德日新博詢讜言圖回盛治

不遺老臣特下聖書之寵臣伏讀盛懼稟無所容自
自當披肝瀝膽上裨初政之萬一但臣連年抱病今
憂絕而復蘇心勸刑療氣息僅屬平昔既無嘉謀遠
慮可補大猷况衰殘晝盡之時安能有所獻納謹陳
四事仰塞明詔言無倫理胃瀆 聰臣無任戰汗俟
罪之至

一曰聖孝臣聞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以孝爲
本漢以火德而興 本朝亦用火德王天
下按五行火主孝故兩漢帝號自孝惠而
降皆冠以此字至本朝亦然今 陛下受
天眷命光宅中夏 太宗皇帝 皇后秋
春鼎盛而得 陛下之聖子就天下之至
養無擾之慶自今以始又有慈福太皇爲
曾祖母 重華皇后爲祖母宮闈 鼎立
自古簡冊所載人主奉三世之親如今日
之盛者鮮矣凡定省之誠奉養之勤充
陛下天性之孝光于祖宗使大德蕃昌照
臨萬方在 聖德固優爲之何待贅也臣
偶有愚見輒胃言之漢百官公卿表皇后
有詹事而皇太后亦有長信詹事景帝中

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夫
以椒殿嚴倚参用士人與顧宮掖况 太
上皇帝居東宮者踰二十年即帝位者已
五六載用人少矣其間豈無久被爵知可
備顧問者今娛侍左右不過中貴數人誠
能若稽古昔東門奏請稍沿漢事於 太
上舊臣中遴擇一二人入則侍讀間出則
從遊牽談論賡歌以樂 聖懷斯亦養志
之大端也若謂古且不可遽行臣請引近
事易詘靖康初 徽宗內禪之後首命古

書舍人譚世勣等以星談閣侍制主管龍
德宮甚徵領遍至今以爲美談高宗內禪
壽皇亦嘗命錢端礼使　德壽宮惟
重華移御日淺未暇及此況累朝正本
世自此近世事体不同惟　陛下與太臣
熟議酌古今之制而行之
二曰敬天臣聞人君所踐者天位所保者天祿
故愛民則欲如天之仁勤政則欲如天
之健溥愛無私以法天存心養性以事天
然後可以奉若其道顧諟其命億萬斯年
受天之祐矣　列聖相傳以爲家法至于
壽皇尤篤意焉嘗御製敬天圖疏經傳
法語於其下朝夕省覽此圖必在禁中頒
陛下訪求而觀之則古今誠說不待儒
生學生鋪張議論固已畢陳於前矣抑臣
尚有管見敢併言之揚雄曰史以天占人
聖人以占天如上所奏盡欲　陛下以人
占天也苟德修而化行自然三光宜精百
川循理雖無太史之占可也然以堯之聖
猶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舜之聖猶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況後世乎今太史局
雖有其官皆以技進名隸祕書不過歲時
點檢鍾鼓而已政事或闕于下賢祥或見
於上彼何御馬允舜遠矣羲和固難復置
以　本朝論之凡提舉司天監皆委忠直
近臣如神宗初年首用司馬光元豐間復
用王安礼詳或躔度稍異必能入告圖消
之方自然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所謂風雷
弗迷或退舍共拱而俟其助治也大矣
臣愚　陛下酌　本朝故事擇侍從臺諫
之忠直者提舉太史局此亦復古格天之
一端也
三曰崇儉臣聞論語首篇載孔子之曰言節用
而愛人易云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詩
頌魯僖公能修百會之法先及見儉以足
用災之寬以愛民夫聖人方論愛民乃首
言節儉者蓋不儉則用度不足則不重斂
於民雖有仁心仁言無所施臣恭聞　陛
下儉約出於天性今發政之初必將如漢
文帝示淳朴爲天下先而臣尚以爲言者

蓋自南渡以來疆土未及承平之半愈中
外之貢輸奉三宮之衆養自當有增而無
損至於既養州郡之兵又聚屯戍之兵又
厚添差不釐務之榛梘　祖宗時所入數
寡所用數多東南民力安得不困仕者京
官選人惲於作邑正爲財賦難辦爪逕來
州郡亦以不辦爲優殿於催科巧於措畫
僅乃有濟　陛下雖懷愛民之意何日而
行臣愚因　聖性之節儉凡賜予支費損
之又損如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節儉然後上行下傚其傚可睹至於民力
之盈虛州用之貴富殆不可一槩而舉惟
監司守令乃能詳知欲望申詔諸路各陳
所部凡可省費而裕民者指事申明限以
半年之上朝省隨宜斟酌特降處分庶使
實惠徧及於天下不爲虛文捨是則雖
詔音諄諄不過宣讀之後徒掛墻壁而已
四曰久任臣聞堯舜而下設官分職未嘗不以
久任先鯀堙洪水汨陳五行尤猶待其九
年然後易置暨舜亦以三載考績九年然
後黜陟幽明後世何獨不然粵自漢唐以
迄于今論者匙不以是爲急務固無待於
縷進只如　本朝文彥博年過九十更事
最多當元祐二年輔　哲宗祈政累上言
謂中外仕官移替頻速在任不久有如驛
舍無由集事何以致治今聖主臨御詢事
考言精計講之已熟次第施行抑臣竊有
嘗見輒妄言之今外路迎送守倅監司借
請不貲凋耗郡計最爲大弊其尤可慮者
川廣小軍郡兩禁軍人數至少每遇迎新

送舊往往別作名色盡數差撥遠者一年
近或半歲奔走道路廢其門習平時既已
傷財緩急有將誤事若皆任滿猶借且庶
幾其間倘有事故則歲中一再如此何以
堪之臣意欲朝廷將川廣小郡迎送在千
里之外者別無區處或就所過州郡臨其
川陸應副舟車逐、支質所費度不甚多
其本處迎送止以郡境爲斷一則大省借
請二則不妨備禦然須所過州郡体國奉
公乃無阻滯其餘大郡事力可辦又當別

作措置還付議臣審詳利害使之悠久可
行免至輕於出令若乃選擇得人深戒數
易或令因任舉當扶賜金之典則不劳更
張善無以加矣
右謹錄奏 聞謹奏
申省狀劄
看定羅源縣寺觀爭田申 乾道六年三月除明堂日
今月五日準尚書省劄子付下福州羅源縣仙萠院
住持僧智權與本縣天慶觀爭競田土一宗又案契
書文簿令某看定尋拖照得徐户礼部前後定奪申

都有及行下本路並將上件田土給還仙萠院外今
却緣向書祠部檢準建炎二年正月九日指揮應崇
寧後來寺院改為宮觀者除天慶觀外並改正給還
況有除天慶觀外之文竊恐官司未免疑惑又緣羅
源縣舊自有天慶觀政和八年 御筆指揮止係將
仙萠院併入即非創改仙萠作天觀慶其仙萠院若
引用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御筆手詔罷道
官及撥賜宮觀等房錢田土旨揮及建炎二年改正
給還旨揮亦不為無理但仙茆院除繳到紹興十三
年閏四月初四日羅源縣給還公據外經今近三十

年其間知府莫尚書分撥一半田土及日近福州知
錄定奪事內並無文案可以證照合要見羅源縣天
慶觀前後所陳事理及官司所給文據一就看定先
憑備詞却致引惹爭訟緣其未到本路無緣取索須
至申省
右件僧智權一宗文案與書文簿等謹具狀繳連申
尚書省候伏 旨揮
乞正上尊號禮儀劄子 乾道六年
某伏覩已降旨揮加上先尭壽聖太上皇帝 壽聖
太上皇后尊號緣上件典礼事大体重參酌援據貴於

得宜詔謹按唐大詔令凡上太上皇尊號係人主率
百官上表陳情謂宜參用唐制以稱主上事親盡敬
之意候指揮 十一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乞放歸明并從軍下班祗應年七十人添
差狀 乾道七年十月奏權吏部侍郎日
勘契本部不住有歸正并曾經從軍下班祗應年七
十以上人陳乞添差參部緣有宣和舊法東西班不
堪披帶殿侍遂班祗應年七十聞奏放停內有戰功
人取旨安排是欽之一例不曾放行竊詳宣和以前未
有歸正及揀汰離軍之人止謂在班年及七十不堪

祇應故有放停之法即與今日優恤歸正及從軍人
事体不同況大小使臣校副尉年七十以上自今並
許添差合部若不許下班祇應註授差遣委實不均
欲望特賜指揮將歸正曾經從軍揀汰下班祇應
年七十以上人依大小使臣及尉副見行條法放行
註授合入添差差遣其東西班見今應奉并吏職不
曾從軍之人自依舊法施行庶幾有以激勸忠儀不
至失所 奉聖旨依

申明試賢良日百官常起居狀 乾道七年十月

契勘本部昨條具閣試賢良方正內一項合侍立官

從閤門檢照殿試進士儀註斟酌施行緣閤門數十
年來未曾行過上件儀註無憑斟酌止檢會殿試進
士見行令式御試舉人日諫議大夫侍制以上并侍
御史秘書省正字以上并貼職者試發解官並殿門外
祇候宣召即（宣知舉官檢點試卷官已下同）入 前五日內告報仍閤
門書者（唱名日殿起居祗候官閤門準此） 今來初優制舉事体至重
當皇帝正殿臨軒之際而群臣畧不朝謁止挨立於
殿門之外於事体實為未安今欲斟酌是日駕坐文
臣常參官以上及考試六輪官并貼職及秘書省官
並令常起居訖依舊就殿門外祇候宣召即入乞下
閤門照應施行候指揮 十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

乞給札就李丙抄丁未錄狀 乾道七年

契勘國史院見修 四朝國史緣歲月深遠文字散
逸首尾衡決考證甚艱今聞右修職郎監臨安府都
鹽倉李丙篤於收書勤於考古嘗纂丁未錄卷帙浩
瀚起治平之末迄靖康之元其間議論更革往往編
年該載殆將備史氏之闕欲望朝廷特降指揮許給
札就丙抄錄如見得其書果可以稽考四朝未盡事
迹即從本院保明重加旌擢不惟有助大典亦足為
學者之勸候指揮 十一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其合用紙札照內府虛劄

禮部看詳舉人押走字韻為上声狀 乾道八年正月

準都省批下仂劄子赴省試前場人照對賦題官韻
有字內走字係是上声子口切一音知照作則候切
入在去声今來場中士子多用杜牧註孫子序猶盤
中走圜圜之走盤之句押走字韻其去聲實無音釋
委合如字於上声韻內押兼兩漢蒯通傳載猶如改
上走圜亦無音釋凡經傳無音釋者並知只如字顯
見合從上声如字押用分明伏乞特賜牒送貢院詳
酌考校施行伏候指揮從批送部看詳申尚書省本
部檢照禮部韻略上声走字不訓其義去声走字註

云疾趨也緣禮部住往本於廣韻揆廣韻上声走字
註云趨也去声走字註云趨也既皆訓趨則義亦相
通今見行禮部韻如防探字之類平側異音椒視之
類上去異音元祐間有詳許隨韻通押若有獨音方
從本音今來舉人所用監中走圍之走坂上走圍之
走既廣韻皆訓趨如出一般無獨音自當依見今禮部
韻所載元祐已行條制隨韻通押今看詳如得允當
乞下貢院照應施行候指揮 乾道八年二月一日札下札知貢院依札知會
詳到事理施行乃揮淮陵州繳納

與廟乞追錄萬煒行狀仍官其一子 乙未多從

議定政筌書會看 異議者進不會上

其子竊惟褒廉遜抑躁競國家方以是風眈在位仕
大夫稍知勸矣其有行誼推為衆推不幸位未稱德
齎志以沒又能表而出之以示不忘則於重勸不既
大矣乎伏見國國子祭酒萬煒德配前修文高當世
恂恂自守初未嘗與物競及當官而行則秉誼据王
有不可奪之志故相秦檜時當因賦詩為宵人所誣
捕逮繫獄流竄遠地怡然累歲略不自明 太上嘉
之召為學官館職旋擢臺察已而出使東廣節操彌
勵凡舊例供饋積至數千緍潛輸公帑歸過曲江班
揭郡縣吏之乏月給者和不違衆清不近名大率類
此 聖上簡知自司業升祭酒經明行備多士敬服
王音寵諭宰相臣今莫侍從會煒移疾優進書殿奉
祠而去兩學士負租道者千計觀瞻莫不太息揆谷
酒從四品序位在太常少正祕書少列之士上使煒
祖為子孫計必未引去去財累日止用本官体致得
恩澤一名今其三子二為白丁深可矜閔況煒初除
司業在乾道五年八月家於湘州一昔可至是時官
已起比遇卸悝不及者兩旬恬於榮利近世罕見其
比欲望 朝廷特與敘奏進錄衆美 官一子使天

下知 聖朝尊賢厲俗獎善律貪不問存沒書之史
冊不亦美乎

兵部申明交趾襲封事 淳熙六年

紹熙 本朝待交趾李公蘊李德政使事初封郡王
次封南平生建其身歿即贈侍中追封南越王昨淳
熙元年朝廷嘉李天祚守藩歲久貢職時修建國安
南以褒寵然安南在唐止是一府而南越在漢所統
不一今追贈侍中南越國王既不失祖宗舊典又不
可增大近歲封國之命所有李龍幹襲封一節按建
元炎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平王李乾德薨其子陽

煥嗣立建炎二年有司討論請候本國乞降封拜表
奏到日即依自來條例以真命十一月十五日奉
聖旨依直至紹興二年三月方降制授陽煥靜海軍
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
安南都護上柱國特封交阯郡王食邑四千户食實
封一千四百户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制詞有云睠
言嗣子初襲提封遠効就望之誠請經蕃宣之旧文
云王靈已被戎事毋忘緣金革以奪情宜墨縗而涖
政今來李天祚既於淳熙二十月二十六日薨其李
龍幹石請命於朝即將來合依陽煥天祚例授以封

爵謹具申都省伏候　指揮

禮部申明李浚追服事　淳熙六年

本部近據從政郎新高郵軍司理龐師求狀稱自小
過房在親叔位下除本生父及所生母身亡已解官
持服外今來本生嫡母身亡未審合與不合解官持
服乞檢坐條法告示本部檢準乾道重修服制令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若庶子為後者為其母亦解官申
其心喪紹興令同今來龐師求嫡母身亡正是為人後者
為其父母合其解官分明尋下太常寺取索前後体
例據本寺檢到隆興二年刑部符備坐右奉議郎李
浚狀元係李君樸庶子過房在伯君水位下今來嫡
母徐氏身亡合與不合解官當時下大理寺指定大
理寺稱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亦解官申其心喪註稱
皆謂住己者李浚既不係徐氏所生不合解官本部
竊詳服制令既載前項解官申其心喪又云母出及
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然後註皆謂生己者
五字盖謂所生母或為父所出或父死而改嫁義雖
斷絕然生育之恩不絕故令申心喪與上文為其父
母解官自是兩項不相干況兼在法嫡繼慈養改嫁
或歸宗尚須經三年以上斷絕然後不解官豈有嫡

母在堂俱因為人之後遂不解官之理今李浚本生
嫡母初未嘗為本生父未所去出又未嘗改嫁而大
理寺却節去母出及嫁以下十五字而移註文皆謂
生己者五字於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解官申心喪之
下則是嫡母之在堂與夫被出改嫁者更無差別皆
違法意何以示訓欲望　朝廷批送勅令所更切看
詳其徐氏元係李浚嫡母不曾被出及改嫁浚合不
合解官如合解官乞下吏部勅問本人徐氏身亡之
後如未曾解官申其心喪即今日下改正依條施行
免致傳來有司一向引用誤行之例有害名教所有

龐師求事体與從正同自合解官本部見欲具條告
示外謹具劄省狀候指揮

乞令勑令所釐正勲封條法 淳熙七年三月

某竊見 本朝舊制文武臣有勲有封自上柱國至
武騎尉十二等勲也三公侯伯子男食邑食實封也
政和三年春加勲並罷而見令司封却依舊將勲封
衮同立法謂如諸衛大將軍勲一轉食邑二百户諸
衛將軍至率府副率勲二轉已至護軍一轉食邑二
百户之類吏輩多不通曉奉行之際或與或否往往
失當近準劄省批下大宗正司申備坐右千牛衛將

軍不謟率府率大遵等十人狀該遇淳熙六年明堂
大禮乞依赦加恩而司封疑執勲一轉二轉及已至
護軍之丈未敢放行謹按 三朝國史志職官弟七
載文臣少卿監以上武臣副率以上有封又 兩朝
國史志職官弟大宗室副率以上初該恩如二百户
令來不謟等十人正應封格又曾陪祠無緣到建炎
三年三月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天水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户士赫特授右千牛衛將軍進開封國子加食
邑三百户制書乃知中興初固未嘗廢特近行耳今
乞朝廷特賜施行仍送勑令所分別勲封釐而正之
候指揮

劾方李隨改官 淳熙七年參知政事日

吏部奏鈔迪功郎方李隨用前任廣州番禺縣尉日
獲賊賞改承務郎照得本人任縣尉曰曾權廣州新
會縣事半年之間因禁决捷百姓過當因而致斃者
十五人數內官七一名三日內兩次科斷其余或因
縲吊或因考訊並皆責出身死又有孕婦阿黄因追
其夫不出一併决大小杖四十下緣此墮胎并縱容
親知交通關節營私牟利科罰民户錢物私置文歷
差防縣禁卒許當私事刊公不法甚多具載本路提

刑詹儀之按章及勘官林士英奏案之中雖經赦宥
朝廷以其情理重害於淳熙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
特勒停仍展三朝叙絡及一月偶值明堂赦恩便得
叙復今又用本任賊賞改合入官不惟大毁使倖無
自來官員因公事决撻人解后致死或形責籍過往
往皆以用形慘酷永不注授親民李方檢李隨慘酷
如此考功格法終身不合並改為孫酬賞有司一切
不問今若放令改官便當正注知縣則至守倅其為
民害何可勝計緣本人係已引見改官之人未敢退
鈔下部七月二十三省同奉

聖旨方季隨改官指揮更不施行

中書狀劄卷終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四十六 奉詔錄卷第一

參知政事 開元錄回奏淳熙八年三月一

臣非敢 聖慈遣中使下詢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
數事內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一項徧
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該載仰惟
陛下勤勞萬機靡皇服食然猶留神編簡如此之勤
此自古帝王所難能也臣伏料 聖意以謂宰相與
百僚爭辨至於移時必是事體甚重故欲知其實以
古為鑒但恨臣淺見陋聞不能稱塞明詔尋閱太平
御覽總目內果有開元錄一書則 祖宗朝此本尚
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儻一得之別具奏
聞次伏之

淳熙

奏知王濆淳熙八年十月十四日

臣早來恭聞 聖諭新利路運判王濆是曾經言
章者否繼宣諭所問乃曾為編修官不連黜永臣竊
恐是王贊未敢進言退而契勘得本人昨知吉利州
兩為察官劉藩覺察一經臣僚言罷今錄全文進呈
昨見本相雄云濆已經宮觀一任幾佃言其無辜王
希呂薦其有才且地遠入所憚往所以除授其人見

今在此將來引對更在　聖鑒臣曾愙顗問合具奏
知

張氏論孟傳　御筆淳熙九年正月二十七日
近見張氏論孟傳不知是誰作論議如何

回奏
此是張九成撰議論明白而以洛中程氏爲主九成
仕至禮部侍郎秦檜以其是趙鼎上客大貶南安軍
檜死後當起知溫州失明奉祀卒

提舉常平·御筆三月十二日
司馬光與王安石書內追還常平廣惠倉使者當時

法意與今之提舉常平官事體異同擬奏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詢問司馬光與王安石書內追還常
平廣惠倉使者當時法意與今之提舉常平官事體
異同臣謹按常平起於漢宣帝義倉起於隋開皇本
朝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首詔州縣各置義倉凡收
二稅每石別輸一斗　太宗皇帝淳化中置常平倉
於京師歲豐增價以糴歲歉減價以糶　眞宗皇帝
咸平中推其法於諸路其後廢置不一大畧如此
神宗皇帝即位深以務農重谷足國裕民爲意而大
臣王安石用心太過又不能博詢衆謀熙寧二年十
二月乃乞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幹農田水
利差役事每路各二員以朝官爲之又差同管幹一
員以京官爲之或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
人各付以條目大要主於散青苗錢十戶以上爲一
保三等以上人爲甲頭坊郭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
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各計數收息而所遣之
人多欺誕躁進所至逼迫守令惟恐散錢之不多水
利之不速差役之不成也良法美意歸此背馳十二
月蘇軾卽上書論其事中外之臣如韓琦張方平范

鎭等亦皆以爲言三年正月　神宗皇帝詔曰諸路
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爲惠恤貧乏並取民情
願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擾其
令諸路提點刑獄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沮遏
願請者案罰亦如之當是時司馬光爲翰林學士論
辨尤力三月詔除光副樞以未罷青苗不肯受命乃
移書安石至於再三乞追還使者此其事之本末也
常平設官實起於此法非不善所以紛紛者正坐抑
以青苗錢與民小人得之隨以妄用況官吏侵尅其
弊不一既無貫納必至破家又農田水利差役雜然

紛更失在欲速先乞追回蓋知民不便故也今提舉
戢事與當特並同緣不敢青苗錢又水利差役等行
之有序未嘗強民且所用之人不敢邀功妄作又無
路止一員上下相安有利無害所患鮮能戢思其憂
爲國長慮仰副
聖主孜孜爲民之意若更精擇而臨遣之善不可加
臣備位政塗每以不能仰助選掄爲愧謹因
聖問輒併陳述伏乞
睿照

知樞密院事

押潘瑋往本軍　御筆九月二十九日

押西兵潘瑋既責降之後只在都下遊蕩可令臨安
府差使臣一名兵級二十人押往本軍收管疑指揮
來　即繳入

回奏

臣伏準　御筆擬指揮令臨安府差人押潘瑋回軍
收管容臣即令就密院取見本人元因大理寺勘到
情犯責降指揮即便擬進今先繳回
御筆伏乞
睿照

改配羅允蹈回奏十月　日

臣伏準　御筆批下王渥奏斷配黎州羅允蹈等擬
指揮改配江東西州軍仰見　聖慮宏遠曲盡事宜
一面擬定編具繳進蓋恐諸人見已在路恐與今來
指揮相失須當備諭經由路分伏乞
睿照

繳招兵指揮十月十　日

臣昨日進呈李昌圖旧劄子論招兵事緣　聖駕欲
興未敢薛奏今節其要切之語作檢會施行仍擬指
揮于後所有初六日權前納下吳挺彭杲文字姑俟

它日付出未晚今且乞依此處分仍劄與總領所照
會庶幾出自朝廷之意於體頗順或有未當更取進
止

三衙江上諸軍條招子弟作守闕効用頗雄威諸給
其四川旬來只招料軍兵月糧一石二斗之外閒每
月支錢引三道而無衣賜之類今若坐此間人數行
下卻恐互有攀援謂宜且從旧例併取　聖裁

四川軍額文字回奏十月十三日

臣準　御前付下初十日擬四川都統司招填闕額
軍士文字三件奉　御筆批並依臣已遵施行伏乞

睿照
奏通經術之士 十二月十二日宣諭奏
臣近者恭聆 玉音令擇通經之士寫具姓名來上
臣竊惟 聖學高明群臣莫望特欵清閒之燕使備
諮詢而已今侍從臺諫既皆親擢無待薦進臣謹於
朝列中擬到二人仰塞 明詔開具如後
一員左司郎中陳居仁孝友温恭詳練辭雅從政
之暇孜孜於學有日新之益
一員大理司直趙焯通明精審練達世務刻問學
有志事功非碌碌之才

右取 進止
鎮江等處軍額回奏 淳熙十年正月初九日
臣伏準 御筆契勘鎮江建康荆鄂四處軍額卽今
比去年正月間人數多少十一日將上臣謹稟遵訖伏
睿照
奏翟安道步帥指揮 正月十四日
翟安道與落環衛官特轉修武郎除步軍都虞候奉
御筆 批依
吳珪等轉官回奏
臣準內侍陳源封下 聖旨文字為係吳珪韓侂胄
椎梁子轉官指揮令來日將上臣已知稟伏乞
睿照
王惟孝添差回奏 四月二十八日
臣準內侍甘宗茂封下 御批令臣契勘承節郎王
惟孝合與不合添差使臣謹遵 聖訓候朝殿面
奏伏乞
睿照
移飛虎軍 御筆五月七日
飛虎軍若以屯田為名令漸出戍荆南如何更與杲
議之

回奏
臣伏準 御筆詢問飛虎軍出戍荆南事昨翟安道
嘗以此軍軍分未正衣糧不及大軍為言臣緣曾聞
玉音欲移此軍所以未敢領畧思為後圖適亦曾與
郭杲商量方欲來早面奏今蒙宸翰仰服 聖明惟
是以屯田為名恐軍士疑其薄己若只令杲具奏以
謂潭州去三衙太遠密邇荆南乞改隷 御前駐劄
諸軍就正軍額支破請給俟三數日閒杲自措置起
發庶幾樂從度杲任此有餘求審 聖意以為然否
所有前月翟安道劄子謹具繳進其飛虎軍人馬數

曰曲析皆可見伏乞　睿照

飛虎軍軍額回奏五月八日

臣準內侍鄭邦憲封下　聖旨宣諭付還獲安道飛虎軍刺填軍額文字一件臣已恭領訖伏乞
睿照

斷配強盜人數回奏五月二十八日同施樞去

臣等伏準　御筆可式檢討紹興閒數年并近數年來斷配強盜等人若干臣等謹已逐聚繢具進呈伏乞
睿照

奏池州副都統郝政施為未善六月十一日

周益公文集奏詔錄卷一　八

臣竊聞池州副都統制郝政營繕勞人妨廢教閱初猶疑信相半今乃知其端的謂如教場在西門外前後數十年凡經幾帥未嘗以狹小為言忽曰去年折去旧亭於北隅鑿山二十餘丈而南別創亭子并挾屋數十間極其壯麗自八月至十二月皆役五軍用火把夜作不勝其劳又於宅堂西造旱舡衙門前置真武堂過街棚統制客館旁廊屋數百間果何所用又蓮花池旧有屋數十間足以牧養病馬今春以來悉行撤去自湖中至後軍寨版築堤堰五六十丈廣七丈高三丈每一兵要瓦礫三十擔竹篠五擔日役數千人初欲造屋三百間知衆論藉藉卻乃揭榜通衢云已曾奏知今且造二百間明春更造一百間專欲養馬文飾欺罔有如此者池西既起大亭池東又起大館版造回易殆六十餘所下至油塩醬醋皆令軍人坐鋪出賣專事土木務為美觀經營貨財甚於商賈其下不勝其苦至有自縊而死委是妨廢教閱隳損軍政欲望　聖慈更加詢訪嚴賜戒飭施行取進止　有
旨令政具析并委江東運副趙師夔體究

宋亮等差除　御筆七月七日

周益公文集奏詔錄卷一　九

宋亮極熟淮東利害可陞總管辛堅之可除環衛司公度卻改差淮西總管可擬指揮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令擬宋亮辛堅之司公度除目謹已逐乘一面擬進但宋亮止是成忠郎其官大小今既有諸司薦又蒙　聖召對若與除一閤門祗候充總管庶可比大使臣似未為過如合　聖意即乞批降一就擬入其司公度侍辛堅之闕本二本今改淮西莫須替李彥孚否彥孚已到任比堅之闕亦自減了兩月并取　聖裁本

御筆批卿所奏甚好但恐小使臣初除須看班祗候
有此火疑却 奏來

同日回奏

天聖六年上封者言 真宗時置諸路提點刑獄以
閤門祗候同充近年多有陳乞走馬承受亦以三年
為例不問有無才幹並特轉閤門祗候欲望自今供
奉官在京及外任自來差閤門祗候幹當去處令樞
密院相度選差使禁以上使臣充填從之供奉并侍禁殿直今之小使臣
嘉祐八年李端慇奏近歲閤門祗候以上領在京差
遣不理資任是以各圖外任請自今一任在京一任

在外從之 熙寧四年閤門言通事舍人閤門祗候
全火慣熟之人乞擇內外仕族子弟自內殿承制已
下至右班殿直六人令逐日前後殿依閤門祗候諸
般祗應以看班祗候為名候及五年與正除並在閤
門祗候班後不得帶出外任差遣

臣再蒙 御批詢問小使臣初除須看班祗候臣已
檢照 祖宗典故具在別幅臣契勘武臣外任帶閤
門祗候猶文臣直祕閣耳不拘大小使臣也熙寧中
設看班員額專令供職閤門不許帶出外任雖乾道
曾有近制亦恐止謂殿陛應之人臣適恐稽滯除目
先已擬進宋堯等差遣今取 聖裁

宣示袁樞奏劄回奏七月十一日

臣伏蒙 聖慈宣示袁樞奏劄既事跡如此誠如
聖諭難為不作施行欲俟來早稟聽 眷斷其奏先
次繳進伏乞 眷照

聖諭 御筆七月十三日

卿臨事明敏而有共朕每嘉之

回奏

臣庸愚不肖誤被 陛下特達之知臨事不敢有所
避就任意直前庶幾事君無隱之誼常恐輕侻寡謀

重干大戾日夜震栗不謂天慈 垂獎臣實無以當
之下情不勝感激惶愧之至謹具劄子奏謝伏乞
眷照

付下郝政文字回奏七月二十二日

臣伏準 聖旨付下郝政文字一件臣已詳覽訖聞
政與岳甫近因祈雨頗相戲侮甫遂有狀申三省樞
密院說政招軍擾攘臣謂偏詞未可盡信發政既被
名自不須更為已甚所以未敢進呈政必探得甫有
文字故來奏辨臣並已封起候二十五日將上稟聽
聖訓伏乞 眷照

陳昱差遣回奏七月二十五日

臣伏準　御筆爲陳昱乞幹辦御輦院替霍漢臣令
臣契勘正閤將上臣謹遵　聖訓來早進呈伏乞
睿照

宣示吳挺御札回奏七月二十五日同施樞密

臣等準内侍鄭邦憲傳奉　聖旨伏蒙　聖慈宣示
賜吳挺　御札副本臣等竊觀漢之光武[illegible]與吳作
手跡賜方國一札十行璽書至河西明見萬里若在
方冊以爲美談今　陛下宸翰照回溢於簡牘駕御
將帥之術奬勵並施周知士卒之情威愛兼濟

聖謨炳煥與漢同符臣等伏讀再三無任歎仰榮幸
之至謹具札子奏謝伏乞　睿照

報行看班祇候　御筆七月二十九日

改正閤門看班祇候揩揮可錄黄仍報行

回奏

臣伏準　御筆仰見　陛下至公無私尺寸法於萬
世臣謹當遵稟　聖訓錄黄報行伏乞　睿照

審張詔差除八月七日

臣等伏覩　御筆共審　聖躬康和旦夕御殿臣等
下情無任欣躍密院別無緊急文字止是張詔到已
累日未審　聖意決令往池州否若或無疑欲乞早
賜批降指揮却繳引對庶令軍中知除就帥免致疑
惑更取　聖裁

午時封入未時奉　御筆批張詔可差充池州都
統制爲奏事未得令疾速發遣

宣示吳挺奏狀回奏八月二十六日

臣等伏蒙　聖慈宣示吳挺回奏一件臣等仰惟
陛下克言行違舜智燭幽至令萬里之將臣祇稟
九重之　英斷既寬兩顧亦免後圖臣等無任歎仰
之至

乞與江州副都統趙永寧轉官十月七日

臣伏準　御批趙永寧差充江州副都統制已日下
施行訖昨親偶檢永寧脚色見其方是秉義郎既爲
主帥階官不宜太卑臣妄有二說不敢對衆數奏蓋
因永寧　陛辭　聖慈特賜宣諭使之愈更感勵以
圖報塞今具如後

一擬脚色永寧初年隨母再嫁左武大夫盧廣紹
與二十五年廣作親男奏補保義郎節次轉至
從義郎至淳熙五年永寧受官已二十餘年偶
因其母臨終方說與永寧元係拱衛大夫趙立

之子永寧遂請歷歸宗只受父致仕恩澤敦戚五官作保義郎所以從軍雖久官品尚卑今若出自　聖意明言從軍已久曾戰陣於敦戚五官中還與兩官郎是修武郎庶幾事體稍重

一非來翟安道初為步帥以其官是秉義遂除郎將以寵之今江上諸軍皆為御前若令永寧帶

一環衛官兼副都統候年歲間戰事修舉然後依安道例落環衛兩增其秩亦足增重事權於賞不僭右臣偶有管見不敢不奏可行與否恭候　聖裁

午時封入申時內批趙永寧從軍已久曾戰陣令除副帥可於敦戚五官內除還兩官

殿步帥推恩回奏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伏準　御筆近日閱武軍陣整嚴殿步帥可量加推恩否密奏來臣契勘淳熙四年十二月等澉大閱次年二月初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友直用此升都指揮使蓋友直官至節鉞別無可遷所以特升差遣今郭棣若是右武大夫遙郡團練使往者從除副都指揮使已是超擢今無緣更加都字若陛下以閱武整嚴特於官遙都上量加推恩無不可者兼棣自淳熙五年十一月除殿帥至今實歷五年首尾六年仍用此為說自無議論乃如翟安道方於今年正月除都虞候帶轉兩官既非久次又前日入陣分合專用殿司人騎其步司軍馬止於擺列則無施設或　聖意不欲獨遺謂宜量加錫賜之藏臣仰叅　聖問妄述愚慮伏候　聖裁

擇代雷世方回奏閏十一月四日

臣伏準　御筆付下吴瑨奏狀令議擇人代雷世方謹已遵稟來日將上取　旨伏乞　睿照

擇鎮江帥　御筆閏十一月五日

今擇鎮江帥詳知其為人者無如翟安道但步帥未見其人卿亦與郭棣議之其人不謗舉先密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問及步帥及閩帥事知人則哲雖述聖鑒在臣敢不竭千一之愚仰補　宸慮方要奏稟招郭棣至私第詳議曲折蓋其間有一二事合當細審又不欲請來都堂恐動觀聽已遣人約棣候商量定今晚或來密以聞伏乞　睿照

同日奏劄

臣適與郭棣商量謂鎮江統帥兼領武鋒事体及不

輕若如　聖諭擬程安道以往別籍三衙之重服兩
軍之情甚為允當所有步司却欲召用郭鈞臣鈞所長能
以公心撫士卒而其所短乃是待僚佐簡傲且素來
慣庚文臣謗罵紛然蓋起於此使在外鎮無人彈壓
作事或有過當若處之宿衛則廢無所施而訓練可
必郭棣所言與臣所聞偶尔相同更當決於　聖訓
謹先此密啟余俟來日面奏伏乞　睿照

乞與鎮江都統程安道轉官　閏十一月九日

臣契勘鎮江統帥事体至重程安道見係敦武郎若
以擬白三衙出專方面與轉一官即是副使比之尋

周益公文集奏詔錄卷一　十六

常文臣白內除守帥特昇職名不為無說兼非來岳
建寺自此往鄂州尋亦加恩伏想　聖意已有所處
臣適聞　聖諭安道今日朝辭所以冒陳愚慮欲得
而援恩旨伏俟　聖裁
奉　御批程安道新除步帥已曾轉官今來未須
推恩唯有韓寶韓世忠旧部曲人頗信服作副帥累
年今因闕主帥可量與推恩卿以為如何却奏來

同日回奏

臣伏準　御筆程安道新除步帥已曾推恩誠如
聖諭韓寶宿將自淳熙四年為副帥人頗信服
陛下欲推恩此非愚臣思慮所及惟知欽仰
聖明實今官是右武大夫帶高州刺史若量與推恩
極為允當伏聽處分
奉　御批與遙郡上或轉一官或轉兩官卿當酌
擬指揮來擬韓寶轉遙團指揮
韓寶累推旧人又任副帥可特轉遙郡團練使依舊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

同日回奏

臣恭準　御筆令斟酌韓寶推恩臣且欲迁遙郡一
官擬到指揮在前　聖意或轉遙防亦無不可如得

周益公文集奏詔錄卷一　十七

允當乞批降付樞密院施行伏聽處分

郭鈞差除　御筆　閏十一月十六日

郭鈞除環衛兼權侍衛步軍司職事有無主管二字卿照例
擬指揮進入

回奏

臣恭依　聖訓照得程安道近例繫銜云秉義郎右
領軍衛郎將兼權馬步軍司職事今郭鈞官是正使
仍帶遙郡合除某衛將軍兼權侍衛馬步軍司職事
不須主管二字乞就來日吉辰批出伏取　聖裁

劉允中添差回奏　閏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伏準　御批付下劉允中乞添差浙西路鈐文字
一件令臣契勘將上臣謹遵稟
聖訓來日進呈伏乞　睿照
張薦叔官回奏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伏領　御批付下張薦叔官文字一件朝殺已恭
稟　聖訓將上伏乞　睿照
奏知館伴傳旨事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五日
臣等昨蒙宣諭館伴副使蔡鎬在館不肯迎位傳旨
事今日施溫舒同蔡鎬來相見臣等面詰其由果是
初八日掌儀王彈臣請過北使位諭以初九日朝辭

蔡鎬云前日過位乃提舉官兩員同傳　聖旨方敢
去今日未曾得旨若便過彼恐体面未是以此未敢
前去溫舒知掌儀無緣放出已意必須承受官已曾
稟旨遂相約過位今鎬自知山野極為悲恨款待罪
又未敢謹具奏知
徐賀差遣回奏正月十六日
臣伏準　御批付下忠訓郎徐賀特改差監行在榷
貨務都茶場替汪梓將來到任成資闕令臣契勘差
得差不得奏來臣契勘上件窠闕三省於文武臣中
通差若文臣係京朝官郎差知縣資序人亦或差選
人令錄職官資序者若武臣合差關升親民資序人
今來徐賀方係監當資序格未應入所以乞特差者
蓋前後間有此例耳仰乞　睿照
鎮江衣絹　御筆正月十九日
鎮江府軍額比去年不增而今年衣絹多何也可日
面奏
回奏
臣伏準　御批鎮江今年春衣數令臣別日面奏臣
謹已遵稟伏乞　睿照
劉國瑞文字回奏二月七日

臣伏準內侍關禮傳　旨封下劉國瑞文字一件臣
一面遵稟　聖訓來具早檢進呈其文字隨奏繳進
伏乞　睿照
議鄂州軍帥　御筆二月九日
今欲遷郭杲鄂州都統制副帥目下未有人且令杲
兼江陵都統制卿以為如何卻奏來
回奏
臣連日奏知武昌曲折正欲　宸衷及早謀帥今準
御批欲遷郭杲都統制仰服　聖明惟是副帥目下
雖未有人但襄陽去歲極旱江陵老小繫移過彼適

值物貴其間亦有未甚安居者正籍帥臣拊摩
年歲間方能安疊又措置木渠及新舊屯田之初事
緒煩多亦恐難就鄂州還度見今荊鄂統制官臣於
暇時頗嘗密行詢訪昨岳建壽薦到閻世雄
陛下欲留在此臣奏不若且令歸役准備緩急蓋岳
將官稱之者多然却未曾詢問郭杲恐其未相諳悉
有牛僎者昊皐之子王宣之壻臣雖不識其面甚知
子細其人久在襄漢曾隨王宣立戰功於汝州確山
解圍蔡州隆興二年拒虜人於陂子河過橋破敵尤
為萬儔郭杲薦章云寬嚴得體廉約自持恪於奉公

長於御衆因此召審察留之殿司若用為副令就戍
襄陽蓋有三利一則在彼立功軍中信服二則乘勢
置副將來免至創差三是郭杲所薦杲心欣然無疑
僎亦不敢更張其規摹未審　聖意以為然否或未
欲徑付一面且令帶殿司統制兼權觀其施設徐議
除授亦未為晚臣既蒙　聖問輒罄竭愚慮更取
聖裁
奉　御批牛僎為副帥甚當卿擬指揮
同日回奏
臣恭稟　聖訓擬到荊鄂帥指揮具在別幅副帥雖
戍襄陽例帶江陵駐劄所有二人限幾日起發或令
郭杲候牛僎到日起發一節乞就賜處分
郭杲可差充鄂州江陵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
制鄂州駐劄牛僎差充鄂州江陵府駐劄　御前
諸軍副都統制江陵府駐劄
與蔡戡咨目　淳熙十一年
二月八日奏事得　旨訪聞劉光祖在九江雖皇甫
倜廢壞紀律之後一時雖能尚嚴然器無恩意拊存
士卒已不相安未朞月間貪心既生惟利是務自此
威令頓弛甚於前人專任將官雷仇為腹心公肆掊

克如諸軍回易及馬草等錢日納月納皆有定數妄
興修造大破物料價值擅役官兵於興國軍管下買
山伐木多至千餘人少不下五百人造成牌栰率多
入已作院日役軍匠二千餘人光祖家時時點茶與
泊至月頭抄掠茶錢貪狠之狀不可悉數九江巡尉
司嘗獲販私茶人乃是本軍出戍官兵守臣韓康卿
親自引問各稱差出日本軍借錢五千回日却要一
十五千送納別無營運只得販茶循須往回三五次
方得錢足其人悲怨號訴靡所不言康卿憐而釋之
此類皆有實跡遽被命改除用七百人馱擔行李三

晝夜不絶黑光總搭至七百餘片它物称是幣藏爲之一空鄧次問落官馬私自帶行者七十餘匹故臨行所至貼匿名書疏其過惡未審果如何　聖上專委總領密切体究請一面具奏

宣示蜀帥　親札御筆 三月初四日 錄白親札附

錄白付蜀中三帥親札宣示卿等看訖却繳進來

錄白　親札

將來虜人或有侵犯之寇國家或爲進取之策先於何路出師合取是何要地昨者吳師主帥恩深舉措無謀宜爲深戒卿今次可体趙充國圖上方畧之意條具利害親書奏來毋得輕泄 賜吳挺郭鈞彭杲

回奏

臣等伏冢　聖慈宣示札付蜀中三帥副本臣等仰見　陛下眷謀經遠　聖略沉幾非徒示吳王之規模亦欲知諸將之能否臣等齊心展誦如窺河洛圖書之秘下情不勝榮幸謹遵　聖訓却具繳進伏乞

睿照

繳進廣西文字　御筆 二月八日

初六日早廣西事宜文字卿繳進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下詢初六日早廣西事宜文字謹具繳進欲乞　聖覽訖却賜降下蓋王丁一項逐年教閱只自去年方令逐卿按習恐是州郡闕乏故欲省費又自淳熙五年諸州申見管人數之後至今累年一向不曾契勘有無增減皆合稟旨行下伏乞

睿照

同日回奏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　聖旨付下廣西利害文字一宗臣已祗領來早將上稟旨伏乞

睿照

奉詔錄卷第一

知樞密院事

付下蔡戡文字回奏淳熙十一年四月一日

臣準内侍鄭邦憲傳奉　聖旨封下蔡戡文字一件

臣已祗領来早進呈伏乞　睿照

移義勝軍　御筆四月三日

兩月前聞虜主巡幸欲移義勝軍赴襄陽府駐劄唐鄧一帶用騎之地萁郭杲能駕馭之金商山險非所長也今聞遺火屋宇幾盡適當此時恐或天啟之乎卿可因此擬指揮来

同奏

臣伏準　御筆以金商山險非用騎之地欲因義勝軍遺火令擬指揮迁来襄陽仰見　聖慮宏遠因天意以修人事不勝歎仰緣此軍今在興元路經洋州金州方至襄陽恐須先計人馬數目令郭杲牛僕預料屋宇之數庶幾至者如歸蓋臣聞得因去年移剳南人馬及家累之後寨屋殊無空隙臣今欲擬兩項指揮其一與彭杲明言義勝軍火後雖再起寨屋終廣草創襄陽營舍見成欲令本將移屯前来仰先次開具人馬及家累數目當議優支盤費及犒設其一諭郭杲牛僕以移義勝軍之意令具見有空閑營舍若干可與安泊如合　聖意容臣續使擬進免至悤迫更取　聖裁

奉　御批卿謀慮深遠良用嘉賞誠當先擬兩指揮付彭杲郭杲等先行計料未宜怱遽起發

繳義勝軍指揮奏四月四日

臣恭禀　聖訓擬到義勝軍指揮兩項總領所既已支錢今未又欲移屯即前日優恤文字竊慮未須行出其免赴迁借請却是一件恩意輙欲添入日今已廷四月文移往復便當盛暑所以用秋涼之語或未

允當恭俟改定或初六日同聽處分併取　聖裁

奉　御批並依劄子金字牌發

興元指揮

興元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彭杲申義勝軍將第二隊於二月一日夜遺火延燒過本將營舍草屋三百餘間已將被火之家等第特支過錢引二千九百六道及支撥官錢收買合用茅草竹木差撥軍兵併工修蓋屋舍應副被火之家居住又據四川總領所申本所已將被火入家每支給錢引五道并借支請受一月分作五箇月尅還併利州東路安撫司亦已

支犒說
右具月日奉　聖旨義勝軍係忠義來歸之人仰
彭杲更切多方存恤其總領所借請一月可特免
剋迄尚慮新蓋屋宇草創已令襄陽府踏逐見成
營舍候至秋涼當議復支犒設路費許同家屬移
戍仍先次開具本將見管將佐人馬及各家老小
數目聞奏

荊鄂都統司指揮
奉　聖旨興元義勝軍皆係歸正之人忠勇可用
其馬步軍共約五七百家近於二月一日本將遺

火屋宇被焚雖別行蓋造終是草創今欲令改隸
荊鄂軍仰郭杲同牛僎於襄陽府踏逐空閑寨屋
伺候今秋移戍仍先次條具合行事件以聞

郭棣札子回奏四月五日
臣昨日蒙付下郭棣奏劄準　御批恐有可照應事
宜施行今具下項一興元府屯駐義勝軍已得處
分外金州有肖幹里剌等四十餘人未審候將來
義勝軍起發過金州日令一就同來襄陽往復各
項津發今合先降指揮
一郭棣乞權免起發西兵一年庶幾四川總領所不
至重疊應副錢糧今取進止
奉　御批金州義勝軍一就起發西兵免起一年

問金陵統制相爭　御筆四月十六日
忘記令汝誼体究建康兩統制相爭事指揮御奏來

回奏
臣伏準　御批汝誼体究建康統制相爭事指揮令
臣奏來臣恭稟　聖訓錄在別幅伏乞　睿照

錄白指揮
訪聞建康府駐劄　御前左軍統制李浩遊奕軍
統領閻再興輒對副都統制語言紛爭全無忌憚

可令趙汝誼究實聞奏其劉光祖略不彈壓仰具
析以聞

繳彭杲書草奏五月十七日
臣等今撰到興元彭杲書草進呈乞賜詳覽有未穩
處恭俟　聖訓或十九日別取進止
奉　御批書本甚詳備

與彭杲書草
五月十六日後殿奏事　聖上令諭旨都統得來
奏謂義勝軍安居已久遽然移屯恐動人心未敢
彰露行遣或必欲施行即乞令赴朝廷使與白大

安軍登舟免涉沿邊山險候到荆南續指揮乞駐
去處只見思慮詳審甚副閫寄　聖意本謂此軍
並係契丹渤海漢兒雅者情嫉金虜慕向本朝相
率來歸委實忠義所以倍加存恤專待他日之用
近報虜主遠迁上京深慮回去別有事宜知此軍
每以報國爲心恐緩急地遠難於調發兼蜀塞險
阻不便馳驅故移荆鄂庶展長技今秋[illegible]遠措
可商量都統宜明以此意詢察衆情若樂然願迁
當移來奏改行近東水路止令就荆鄂間屯駐或
衆人只欲留彼即更審度奏聞其制置總領及金

州都統司亦可就近達此曲折恐發遣遷滯須具
回奏遣人星夜前來別俟處分

付下彭杲書草回奏五月十八日

臣伏準　御批付下與彭杲書草即便修寫遣行仰
乞　睿照

繳趙汝誼咨目奏五月十九日

臣適奉　聖訓體究蘇鄂事今欲作咨目付趙汝誼
謹先具奏進呈未審當否伏乞處分　本　御批依

與趙汝誼咨目

五月十九日得　旨闕蘇謂酒席間嘗批雷世賢
頻委總領密切体究請徑自　聞奏

張國珍轉官回奏五月二十二日

臣伏準　御筆付下張國珍轉官指揮極爲允當已
遵　聖訓一面施行其葛邲文字謹具繳進伏乞
睿照

問陳侁　御筆五月二十五日

聞淮東水寨人陳侁爲韋沖所害今送安撫司根勘
此係邊面人心如何可以與免根治給付本人舡隻
却奏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詢問淮東水寨人陳侁爲韋沖所害
今送安撫司根勘事臣記得今年正月知楚州韋沖
窮治鹽城民户陳本打造海舡軍器下海與賊一面
結案合斬徒罪又乞重賜施行三省降付刑寺擬斷
聞因本家經密院下狀乞移他處別勘臣以本人既
是民兵首領事關邊防難與尋常打舡下海私置軍
器一例行遣於遂今月初八日將上奏陳謂太守治
部民固難沮抑而邊防所繫亦當闊略欲移鄰郡揚
州根勘仍具情犯申樞密院乃是從其所請可作出
場當時蒙　聖諭以爲允當即已行下聞鄭良嗣具

犹此意勢必兩平其事只候申到便奏知可以恕免仍給犒夏今 聖意若欲早了卽乘早而奏再降指揮催促揚州申來於本人決無所損伏乞 睿照

黎州馬政奏 五月 日

臣適見宇文价傳 聖諭商量黎州馬政臣爰曾奏知虛恨蠻自來只就嘉州賣馬淳熙七年因黎州權守李福謙創許其就本州入中緣此引惹至今中馬不絶今來留正所奏乃蠻王自欲入城規圖犒劳非是不許其買馬宇文价云初不知此曲折將謂元未曾許賣馬故欲量許以示覊縻臣亦告以札下諸司

措置事理价甚以為然臣又再三思之蠻王知教閱土丁未成倫理而黎州四月開場發回兩兵所以故來嘗試今既詰問諸司將來未必不乞開場月分依旧存留兩兵以示彈壓或恐别有長策勢須候其回奏稟 旨施行合具奏知

秘書王卿月等奏 五月二十五日

臣昨聞 聖諭襄陽王卿月臣亦曾詢訪其人雖無甚執守然元應武舉又通文藝比之常人粗可驅使只有一事素好下棊適運副江溥性亦嗜此往往聚會過多妨廢職業尋常又雖獨遣都統以此未免相

陪頃牛僎支任臣曾告以火赴進會恐軍士生心盖為是也〻 聖意别擇人代卿月則固無說或未有人臣欲密以私書與卿月溥云時節宴會欲通人情况在邊遠尤不可闕至於非時棋飲必妨職事且費錢物唐人賦詩偶云長日惟銷一局棋朝廷當不肯付之郡寄况因此數宴飲乎得旨密令戒諭請一向具回奏如合 聖意卽往移書梁中不敢及此更取

聖裁

奏 御批卿宜作書戒之此非投壺雅歌之時也仍令條具邊防合有措置事宜

又欲作書與牛僎王希呂奏 五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 御批令臣作書戒王卿月江溥以今日非投壺雅歌之時謹遵 聖訓所有今條具邊防合有措置事宜尤為急務臣更欲作一書與牛僎亦諭此意如或可行别具檢進呈 一臣昨奏稟淮西地分未有成說因知聖明臨時自有區處但今之將帥鮮能素定規摹如古之明將若不預加警策緩急恐費措繳臣意欲作書或白 御前降旨與王希呂郭鈞當世賢等問以將來或有守禦攻討其方畧如何使之相度地勢精思熟講以備應變雖未必皆能盡善

亦須畱心措畫不敢忽略未審　聖意以為然否如
或可行容臣別具檢進呈　右二事並取　聖裁
奉　御批並依卿作書與之
回奏六月一日
臣伏準　御批令作書與王希呂郭鈞當世賢父子俟
箐問以邊防事宜容臣來日具檢進呈然後遣發
伏乞　睿照
繳王卿月等書草六月二日
臣已畫奏知擬到與卿月王希呂等書草謹具進呈
乞賜　奉覧改定付出或大意有未當容朝殿日

稟旨伏乞　聖裁
奉　御批並允當
王卿月江濤書草
襄廣密邇宛洛屛蔽荊州在今日最為重地虜酋既
廷都將或來為傳授之計内則兄弟紛爭外則家
隙競起在我既不可不思備禦又不可不為進取
惟能自定規模乃可臨機應變所有邊防事宜切
精思熟講條具以聞又有一事帥藩宴集蓋存事
体通人情理不可廢至於棋弈平時尚妨戎業况
今日非雅歌投壺之時乎此皆得旨宣諭請一面
自具回奏
牛僕同前不用棋弈卻添此段
修葺義勝軍寨緣與元彭杲奏謂此軍親舊婚姻
久安於彼更須詢察其情若是樂迁固亦未晚所
以降旨別聽指揮併希知悉元奏作亦照知
王希呂郭鈞當世賢
淮西屏蔽江表脊迓中原在今日最為重地虜酋
既同前乃可臨機應變將來守禦攻討之策皆宜精思
熟講永如韓信一登將壇便謂三秦易併趙充國
請先至金城圖上方略其後無未言不酬者苟非

先有區處安得成此雋功得　旨以此宣諭請一
兩子細回奏合措置事件郭鈞書中仍令諭意帥組
回奏六月三日
臣伏準　御批付下元進王卿月等書草臣一面修
寫遣去伏乞　睿照
御批付下王藺奏札六月
禮部侍郎王藺奏武臣落階官一節臣檢照隆興
元年措置諸軍立功激勸内一項因戰功落階官
武功大夫右武大夫以上見帶遙郡人合量功力
除授謂如遙郡承宣使若落階官卻合自正任刺

史以上除授此　陛下所自定也今以作戰功之
人帶遥郡而落階官者承宣即得承宣防禦即得
防禦無乃大趦越而與前日措置大相背戾乎若
隨其所帶稍鐫等級而授之亦不失為　聖恩
奉　御批卿密檢坐吳拱指揮奏禀
回奏
臣伏準　御批密檢坐吳拱指揮奏來謹具録在別
幅同元批繳進伏乞　睿照
樞密使
李彦穎文字回奏 六月十六日

臣伏準内侍鄭邦憲傳奉　聖旨李彦穎文字一件
付臣謹已知禀十八日將上伏乞　睿照
雷世賢札子回奏 六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内侍鄭邦憲傳奉　聖旨付下雷世賢奏札
臣謹當點聚候諸處奏札文字續具奏禀伏乞
睿照
王希吕札子回奏 六月二十七日
臣伏準内侍楊舜卿傳奉　聖旨付下王希吕奏札
臣已祗領更候郭鈞梁師雄條具到謹當逐一奏禀
伏乞　睿照

審權步帥 七月五日
臣等契勘步司闕官昨日曾蒙　聖諭今姿未及禀
旨若召梁師雄即欲札下張國珍且權暫掌管印記
聽候指揮其中軍統制閻世雄偶似昨晚到軍
聖意或令暫權即候處分別撥指揮進入蓋印記來
有人收不容少緩伏取　進止
奉　御批可召梁師雄令張國珍暫權
論除鎮江都統
臣近者恭聆　聖訓謂瞿安道在鎮江勢已難安此
實衆論之所同無可疑者但此軍與金陵武昌皆為

重任非池江襄陽之比一則財賦積弊久費料理二
則帰正雜居不易安存三則地分闊遠並是衝要近
日未振又復身故武鋒一軍尚未有人凡此數端若
付新建節恐未孚衆論欲望　聖慈深軫淵衷少緩
旬日審而後行庶得允當臣以事体重大密具奏知
伏乞　睿照
諸軍樹兵　御筆 七月九日
諸軍樹兵指揮内毋得輒充私役緣樹兵固合當直
主帥其間至於着馬行轎未免謂之私役故有此火
擬却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諸軍衙兵指揮內疑毋得輙充私役之句仰見聖慮通明非凡所及臣愚本謂看內荷橋及虞候六局人之類皆是公家合用之人惟差出幹置私事或主管庄舍之類乃為私役然既付以腹心爪牙之任本自不必及此正緣向來指揮逾詔一旦改革恐或者議其過於矯枉未免大為之防但恐既委御史及總領覔察卻恐臨時不達此理拘牽文意反成搔擾非陛下倚成兵將之本指聽侯　聖諭此乃高祖宏遠之規摹臣惟知欽仰而已今欲乞付下

元擬文字商量改定十一日早稟　旨付出狀取
聖裁

夏侯弩樣回奏七月二十三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　聖旨付下弩一張極不快便即容交還夏侯之子伏乞　睿照

李棣別具閱回奏七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　御批東義郎李棣令別踏逐差遣謹遵
聖訓即告示本人候別具到闕將上稟　旨伏乞
睿照

郭鈞彭杲文字回奏七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內侍楊舜卿傳奉　聖旨付下郭鈞彭杲文字各一件謹已祇領續具進呈伏乞　睿照

具王卿月所奏及探虜中事宜　御筆八月五日

王卿月奏到利害如何卿寫其大略來可寫與時佐令探河南統軍烏林荅天錫軍情如何并問天錫終日所為何事更問虜主令宗室侍近族一房往上京此事果有否

回奏

臣伏蒙　聖問王卿月奏到利害大要謂襄陽可以守可以進取而專言兵少緣是時牛僎無恙故其說

與今又自不合臣方憂虞欲奏稟聞偶值易帥既改除閻世雄則卿月所論復雖膠柱臣兩日再三諭世雄以荊鄂本是一家須到鄂州日凡百先與都帥子細商量仍助盡事長之禮務要同心為國緩急首尾相應必無不濟更候數日參酌卿月文字續具奏稟次為林荅天錫軍情并其所為與夫虜主令宗室將近族一房往上京等事容臣一面作書與時佐探問伏乞　睿照

察劉端仁　御筆八月七日

卿更劉端仁觀其無驕氣與應對語言爲落否續奏來

回奏

臣適遵 聖訓與劉端仁相見全無驕矜應對語言
雖無甚文采却不山野頗磊落聞曾讀五經入國作
上鄙伏乞 睿照

時佐探報回奏八月二十二日

臣伏準內侍關札傳奉 聖旨付下時佐探報虜主
夷散上京年七十以上人奏札一件臣已祇領訖伏
乞 睿照

奏金星已過躔度九月九日

臣連日與三省言陛下聖德冠於百王星文必不示

異既而旨度皆陰略熟所指昨日仰蒙 聖諭臣未
敢拜賀者蓋初七夜雖約已過然金行遲段相去猶
近夜來又復陰雨今晚已在一度之外矣臣適夕欣
慶幾於忘寐謹附此叙踴躍之情伏乞 睿照

權收剌殿司子弟 御筆九月二十日

聞殿前司子弟欲要收剌緣未得指揮遂結集欲攔
宰相下狀今來與權收剌一次同指揮付卿 此却
繳進入

回奏

臣伏準 御寶批招剌殿前司子弟即已施行所有
御筆謹具繳進伏乞 睿照

肖鷗巴陳乞回奏九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 聖旨付下肖鷗巴陳乞
趙善鎰添差文字一件謹已祇領來日將上伏乞
睿照

張子習差遣回奏十一月十六日

臣伏準 御批付下張子習乞差遣文字臣謹遵
聖訓來早契勘將上伏乞 睿照

興州吳挺奏

三月三日發當月十八日遞到吳州

一合取要地無踰長安鳳翔德順若取鳳翔則出師
鳳州散關若取秦州德順則出師成州皂郊又金
州之師可出上津進取商虢以窺長安但敵之虛
實今未可預定以臣嘗見雖將來一路當先出亦
須三路俱進以爲之
一虜自用兵以來前後犯蜀皆由鳳翔秦州兩路鳳
翔之兵經宝雞和尚原隴右之兵經秦州若破宝
雞和尚原便可進援鳳翔因糧進取長安若破秦
州即可直擣德順則涇原熙河秦鳳三路皆爲我
有

一虜或為恃五路糧食深溝高壘以不戰屈我當此
時止可固守原堡然後設方略攻其所必救以致虜
一虜中平日無事兵皆屯長安鳳翔一帶秦鳳熙河
涇原三路屯兵極少今我兵出戍彼已不救若以
更戍為名合關外所屯之衆自早郊直趨秦州止
三十里一日可得既得秦州至德順才二百五十
里五日可復彼鳳翔雖覺事已濟矣其餘熙鞏蘭
會全無守禦量遣人兵郎可撫定若鳳翔來援可
逆擊破之

錄白付吳挺　御筆

比覽卿未上關陝地圖奏陳虜兵平時皆屯長安鳳
翔一帶秦鳳涇原熙河三路屯兵極少緩急欲合
關外所屯之衆自早郊直趨秦州次攻德順其餘
熙鞏蘭會等州全無金人守禦量遣人馬郎可撫
定若敵兵來援當逆擊破之以若卿言恐異日未
為得計尋檢會吳璘王之望所奏前後案牘備見
辛巳出師秦州德順捨重取輕首尾失援應援迂
遠致失川口費我全力竟至無功致令王彥吳拱
舍金襄控扼會兵河池是皆前事之危道也故輙
可復蹈哉今蜀門重兵已隸於卿次則興元次則

金州異時卿等當謀合三路之師以奇以正進則
攻取虜兵要害之地守則以固我襟帶之衝卿更
宜審處良謀勉思成績勿以向時之誤不為後事之戒

興元彭杲奏

臣三月十六日未時准三月三日元字號御筆降來
虜人云云
一臣所會關隘自洋至鳳向北一帶諸谷多有小路
通彼界止須輕兵把截惟大散關是出師王路宜
以重兵守之以張聲勢其大散之前最緊無如和
尚原若攻之恐費兵力臣欲揚聲取原實以奇兵

兩出募閑取大蟲嶺東出陽平關取五丈原下賊
鳳翔出兵夾掌其糧道則和尚原兵必解然後占
據次圖進取
一鳳翔虜人重地乃五路腹心和尚原之兵既解臣
當徑取鳳翔會兩兵取秦隴金州兵取商虢又須
令金州軍馬以重兵取大慶橋及潼關中斷虜之
來路使其歸援隔絕可取關中
一攻守糧食為先計辦以新易陳

錄白付彭杲　御筆

比覽卿奏欲以輕兵守南山諸谷以重兵駐大散關

張聲勢取和尚原奇兵就興元地分出武休關牒
芽閣趨斜谷取五丈原撒鳳翔出兵夾擊今照得
卿之屯所正係南山一帶形勢與吳挺協謀熟議
進分奇正兩軍掎角以戰以守無失機變務收全
勝無如辛巳之衆互挾私嫌不爲國計勞師無功
竟貽後悔卿更宜無情忠勤益修戒備勉圖異日
之効

金州傳鈞奏

三月十四日未時收三月三日金字牌三路之兵
虜當以興州爲重若何其兵種未集先出大散關

奪拔之氣必須駿快臣謂興州兵可於鳳州先出
據和尚原取寶雞下撒鳳翔彼必以重兵與興州
兵相綴然後以興元之師直出駱谷子午谷金州
軍馬由商於出七盤與興元之兵合勢伺隙長安
中原必有豪傑爲應當以重賞高爵悦其心分彼
之勢間遣奇兵據潼關取陝州燒大慶橋絕東西
往來之路然三路亦須首尾相援

錄白付傳鈞　御筆

比覽卿奏虜之巢穴不過鳳翔長安比爲合取要
地虜人必以重兵與興州之兵相綴然後興元之
師直出駱谷子午谷金州軍馬由商於出七盤與
元之兵兩軍合勢伺隙進取卿今所隸邊面連亘
南山諸谷出奇應變皆得便利異時有警正欲首
取商於之地分據要害徑圖關中固宜與興元之
兵連營合勢審處事機併力攻取卿與彭杲叢先
協和同心比議查思長策共濟公家

付下蜀中三帥札子并錄白

御筆回奏十一月二十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　聖旨付下吳挺彭杲傳
鈞三奏并騰錄　御筆各一件臣伏讀再三仰見

恭謨經遠策勵將帥明見萬里之外不勝忭欽仰
之至其前件文字六通並俟繳進臣昨嘗面奏乞諭
三帥令時以探報事及區處之方奏聞不惟使之常
常留意亦可觀其随事經畫如合　聖意更乞紬此
戒飭之伏乞　睿照

郭鈞等文字回奏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伏蒙付下郭鈞雷世賢蔡戡文字三件謹已祇領
繕進呈伏乞　睿照

折價文字回奏十二月七日

臣等伏準　聖旨付下吳挺奏諸軍折價文字謹已

祇領候將來捉具到細帳即稟所覆分伏乞　睿照

鎮江多槳舡回奏十二月十二日

臣伏準　聖旨付下錢良臣奏鎮江修多槳戰舡幾文字一件臣已祇領續具奏聞

與王希呂咨目

所奏合肥不可不守五說甚詳昨來郭鈞亦欲移所部兵專任此責非忠臣慷慨不擇險易安能體國如此　聖上極深嘉歎但有曲折尚當詳議合肥地當四衝別無險阻可恃須宿重兵乃能堅壁倘虜以一軍綴我城守而從輕騎深入則和州孤

城何以自立而雷世賢在定山獨受大敵亦豈萬全之策前書所以論及民兵萬弩手山水寨等正欲帥司糾合諸頭項人兵獨當一面為兩淮之藩籬却令郭鈞駐和州雷世賢駐定山互為聲援乃無踈虞今所乞正軍二萬人兩司必難盡輟若共遣若干人為根本而帥司參以民兵弩手本州効用軍兵及沿淮忠義人等分地而守似為上策但不知今年所教民兵已置籍否其共可用者幾人一路弩手千七百人緩急便可點集否預行收集又恐張皇其他効用并所招軍兵共有幾人沿淮忠義臨時約可得幾何宜疾速詳具以聞續當奏稟行下

奉詔錄卷第二

奉詔錄卷第二

樞密使

薛直繳進文字回奏淳熙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内侍鄭大亨傳奉　聖旨付下安豐軍統領薛直繳進馬政乃京東海陸形勝預備等七事令臣子細詳看續具奏稟伏乞　睿照

延璽殺降　御筆二月初五日

朱安國論延璽卿來早詳奏殺降一節事

回奏

臣伏準　御筆令臣詳奏延璽殺降事臣適準面付

下朱安國文字已取索延璽元奏誅賊細數來早進呈伏乞　睿照

批付朱安國　御筆二月十二日

覽所上二章具悉但延璽初約妻太老等尽數出降擒獲者死投降者生其餘黨不即出降雖稍捜捕稍速然非已降之人延璽不過欲絶後患耳況湖廣頻有盜賊若不以功掩過則將何以懲勸故兹札示宜體至懷

欲以此批付朱安國卿更詳看或有不當密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付下朱安國文字聖訓諄諄形於親札既欲開釋言者之惑又將保全立功之人不鄙下臣復令詳看大公至正冊固無我甚盛之德孰不嘆服安國察章諄諄專指言延璽殺降而已臣竊聽衆論或以其說爲過或以其說爲然蓋由在朝之士無由尽見本末安國所以謂璽有過無功今若遽頒以功掩過之詔則恐安國未喻深指譚文繼上却難區處臣意欲以其二章下璽具析璽必能鋪陳本末以解衆疑如此則既彰　陛下聽言之公抑不失好生之意璽之被賞亦可安矣或此說未當則郎做以前陳賈合對望以札示曲折與賈商量令宣諭安國庶

幾泯然無迹事体甚順臣既蒙　聖問輒貢愚衷尚或不然更俟進止所有　御筆不敢輒留謹同繳進伏乞　睿照

乞與金陵副都統閻仲賜帶并初除諸路都副統制未陞朝者陞朝武臣郡守未陞朝許繫紅鞓九月

臣昨日妄奏閻仲僭官方是保義郎蓋欲於稱謂之間稍加别異方　陛下愛惜爵賞專待有功無故加轉誠爲僥倖臣故不敢復言退而思之尚不愚慮今具下項

一閣仲向來必經宣引未審曾賜帶否今建康軍
中統制官如李扇華比已經賜其他則往往是大
使臣例服紅鞓爲一仲未經賜則黑鞓角帶反在
諸統制之下若 聖慈因其陛辭特加賜予則於
遷轉無損而佩服有光未審 聖意以爲無否
一臣竊見文臣官小而除侍從例轉通直郎蓋欲
其升朝也今諸路都副統制人數不多 陛下寵
遇之礼實均侍從若他日出臼 聖意批降指揮
今後除授而官未至上升朝者即與升朝竊計被
此恩數必無甚多而乃略寓均一文武之意此乃

後閣今固未可敢因容救就濟 宸聽
若謹具奏聞伏乞 睿照
貼黃今文臣小京官統爲通判便借緋魚而武臣
小使臣雖爲郡守亦止黑鞓角帶今若未欲遽賜
閣仲金帶不審可降指揮武臣未升朝任知州軍
副都統者許服紅鞓否更乞 聖慈付有司討論
施行奉 御批卿奏甚當都副統制便帶升朝官
可便自閣仲始可擬指揮來知州借紅鞓帶亦可
擬指揮來閣仲伏朝辭日賜金帶因見鎮江府諸
軍隊牌奏案占陸千餘人已令翟安道具細數過

已付樞密院將上卿須痛加裁減廢錢不虛占軍
籍如一項兵官下白直五百餘人白合差入隊人
充今果卻作占破此最爲不當
擬都副統制陛朝武臣紅鞓指揮
應除授在外駐札 御前諸軍都統制副都統制如
階官未至陛朝者與帶升朝官
應武臣知州軍官未陛朝者可依文臣守倅借服色
例許權繫紅鞓角帶候回日依舊
回奏
臣恭準 御批令擬兩項指揮謹具別紙所以不言

白閤仲始者蓋既無今後兩字則仲便當應格所偽
自合施行矣今內外諸軍人數極不爲少止緣冗占
太多其弊非一俟將上詳稟 聖訓伏乞 睿照
鄭興裔揚帥 御筆二月二十七日
揚州關帥鄭興裔似堪其任密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 御批鄭興裔堪任揚帥臣覩其人累歷監
司於職事不爲苟且誠如 聖諭伏乞 睿照
繳進蜀中指揮三月十一日
四川總領傳鈞彭杲指揮忘記畜中卻繳進入

回奏

臣早來伏覩冉降下彭杲等書槀既别無處分并吳
挺者並未敢修寫欲俟十三日稟　旨今準　御筆
謹用繳進并有鎮江以酒庫分在諸軍一事關涉軍
極費支吾其詳具在别奏乞紓　聖慮别听進止

與吳挺

得　旨都統所奏欲將舊請折米價九引八引之人
添作十引每歲計增錢引八萬四千三十餘道却將
借給七十六人添支九十三人使司例三百五十八
人二項每歲多請八萬五千餘道對補其數既使軍

中請給均平又免總所衆添財賦自非仰念國計下
恤軍士誰能及此便可降旨施行緣與元金州諸軍
折估亦用十三四州軍則例已容令馮憲傳鈞彭杲
日下取見兩處數目候到即一体行下免致再有奏
請恐都統欲知曲折特令宣諭

與馮憲傳鈞彭杲

得　旨聞蜀中諸軍折估糧米一項見用十餘州軍
則例勘請其少者折價九引八引而多者却至十二
引參差不齊深以為念見今多者更不裁減外欲將
少者一例添十引今後所招軍兵並以此為率凝幾
恩及將士無不均之患只恐總領所在財賦有限先
當約度所添錢數就降處分除與州軍已曾取見數
日外其金州與元兩處可密切細實月糧一項見用
幾州軍折估則例内八引九引者幾人十引者幾人
十一引十二引者幾人疾速開具聞奏

論鎮江財賦三月十一日

臣久聞鎮江軍中財用匱乏甚於他處翟安道屢曾
援例乞借並本不敢將上又詢訪得本軍有十酒庫
向來都統司自行措置用其利息為統制官以下供
給之費後來主帥均與諸軍使自措置却將應干支

費並令倉認既闕本不免於鋪戶及都統司總領所
借錢起債每月固已趁除利息及買發賣又多虧折
緣此本利俱少將佐既乏供給或至寅緣刻剝士卒
寖論間票蕭為總領及郭棣為鎮江帥特未曾如此
軍中大不以為便臣又聞得金陵諸軍酒庫皆是總
司拘認所以軍中無此一項弊事夫統制官專以訓
練為職豈能人人理財其間巧作名色多占破人亦
起於此臣欲乞批付吳琚翟安道令同共相度檢照
數年來因何改革今當如何措置候有成說然後施
行更乞　聖慈詳酌可否既繫軍政不敢不奏

奉　御批可依卿所奏疾速批問

付下吳挺等書草回奏 三月十一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與吳挺劄目本郎便修寫先付其來人所有批問鎮江酒庫事容臣十三日具案進呈伏乞　睿照

付下翟安道文字回奏 三月十五日

臣伏準　聖旨付下翟安道繳進應管人數文字一件謹已祇領其前日多差白直等人數昨因閻世雄初赴襄陽曾恭稟　睿訓令裁减冗占後來世雄奏到减下一二千人今欲候奏事日別具進呈乞明指

不虛破之數徧諭主帥使之日行裁减閻奏庶幾曲盡事理伏乞　睿照

論秦嵩田世雄兩易交割 三月二十五日

臣適覩　御封付下晉正王渥奏令秦嵩田世雄兩易其任甚爲允當已奉　御筆依除一面施行外緣有二事合奏審今具下項

一兩處皆是邊要兩人皆是郡守依條合候交割起發今來未審令各人一面牒州事與通判權復別差人時暫往權

一金州極邊屯駐軍馬偶然都統制傅鈞抱病軍中止有統制官三人內右軍張良臣偶然去年十二月奉　御筆黜赴審察今正在路本軍惟存兩人前軍樊照見年七十一歲中軍處協鄧去年五月曾到行在人才亦平平非堪統制爲日尚淺皆恐未可倚仗而李思孝自鄂赴召復曰此程計須數月方能到彼萬一傅鈞或有事故即此數月間帥守全闕不可不慮

右欲乞　聖慈先紓　宸衷庶幾來早朝殿可以恭聽處分伏乞　睿照

奏晉正欲與田世雄轉官 三月二十六日

臣已得旨擬差促田世雄赴黎州并委監司暫權金州只候來早進呈偶得晉正札子說欲與田世雄轉官之類未審　聖意以爲然否併候來早恭聽處分合先具奏知其晉正札子却乞付出

宣示田世卿等　御筆 四月一日

今有誡諭田世卿并閻郭鈞教閱人數不同親札錄白宣示卿等

錄白親札付郭鈞

建康府駐札諸軍今年三月二十二日教閱人隊披帶官軍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八人戰馬二千疋

按本司兵帳見管兵兩萬六千二百九十六人爲
千三百七十尺數目大改不同可從實開具因
依開奏

錄白　親札付田世卿

朕見卿材畧當任爪牙備見宣力今再付總戎之寄於要衝之地委寄之重卿當体朕至懷凡選任施爲之間務從公道毋徇人情副朕親擢之意

回奏

臣寀伏蒙　聖慈宣示誡諭田世卿并閻郭鈞敎閻人敎不同親札仰惟　陛下垂意方面明於知人用

其所長警其所短漢高御將又何加焉至於軍旅奏報一綫　聖覽寧皆推見同異究其端由漢宣綜覈何以過此臣寀捧讀再三無任歎仰欣幸之至謹具奏謝伏乞　睿照

付閻仲　御筆四月十六日

朕惟將帥之弊每在敍功而忌能遂己而自用故下有況抑之歎而上無勝筭之助殊不知惠朕衆善不揜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其盡其力造夫成效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閼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奢爲封君與廉頗同位何害爲卿以奢爲法毋蹈前弊用副注委已寀面諭此意故茲親札宜体至懷

大石契丹與兵　御筆四月二十一日

覩盱眙報大石契丹欲與兵兵事若無則已或果有之在我安得坐視他日我若輕舉兵則還勢約若回紇則將何以爲辭卿須深謀遠慮候數日奏來卿以此參示郭棣同議之候回奏同繳進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盱眙報大石契丹事容臣二十三日

約郭棣商議訖同　御筆繳進伏乞　睿照

繳二十一日　御筆奏四月二十三日

臣昨蒙　御筆連日伏而思之若彼果有窺臨時不患無說所急者在於間探精審適約郭棣相見問其所遣之人云約五月回盱眙非遣黃政亦恐非晚有耗楚州手家寨探報比他處似或可信若諸處參合自當別具奏禀其付下　宸翰諭先具繳進伏乞睿照

宣示付吳挺　御筆四月二十三日

近得邊報大石契丹假道夏國侵犯金人未知然

否卿可分遣間探明斥候以詗其實若所傳虚誕
切不可望動果或有之機會似不可失且遣文武
兼備之人與之會議毋使常材庸使一見信服事
可有濟然此皆傳聞卿更審察事宜貴於詳審以
副朕懷故茲親札想宜知悉
付留正　御筆
近得邊報大石契丹假道夏國侵犯金人未知然
否已親札付趙使之分遣間探明斥候以詗其實
若所虚誕止事可并皆同　有卿可與趙審議詳處以副朕
懷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回奏
臣寄蒙宣示　御筆二紙仰見　聖明欲乘機會為
恢復之計此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也然臣
等尚有千一之慮欲候來早面取進止所有庚牌望
火留一日伏乞　睿照
付趙汝誼札子四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金陵都統司中軍統制官李簡見為公事卻
統司已差保義郎右軍統領權左軍統制劉忠管幹
上件職事竊緣劉忠者才藝無聞資歷又淺徒以巧
於謟諛叩躐陞進今又移差中軍事權益重欲望
睿斷於三衙兵官內差撥一員前來管幹中軍統制
官職事庶幾少安士卒之心
回奏
臣伏準　聖旨付下趙汝誼奏札往者固嘗奏知郭
鈞為性剛簡多與文臣情意不通自朶師雄被召即
嘗奏乞蚤差副貳自聖明選差閻仲中外皆謂允當
近者趙汝誼到闕因相見大抵語意力主留世賢而
不喜郭鈞按所共知亦有朝士勸其平心者然克己
毋我自是聖賢事業汝誼豈能行此昨日臣所以乞
與李簡降官雖軍左遷正為汝誼此舉失當欲稍調

護之耳　陛下今降官放罷此太公至正之理也今
汝誼審奏劉忠不可用乞　睿斷差統制官前去如
此奏陳初無形迹卻為得体其劉忠為人臣不及知
或是郭鈞偏信亦或有之今若自此移一員去既出
聖旨郭鈞等安敢以為疑但恐由內而外頗似左遷
若於統領官并迭遣去則彼一軍之人必謂我軍豈
無可用之將何至煩三衙差人前來在帝情或以為
恥此非為鈞等計也臣有愚見輒就奏禀去夏建康
左軍統制官李浩因郭剛身故在客位與統領閻再
與喧呼得　旨降兩官免統領今若作念各及恭與

牽復中軍統制填李簡闕則上下自然無詞而汝諲
所奏亦已施行及彰所信之公似爲兩得況李浩嫡
有聲稱行伍當時所坐不繇贓私而又兩官未復循
足示懲未審　聖意以爲然否汝諲元奏謹同繳進
伏乞　睿照或未欲遽復李浩即宜令梅既制以責後效并乞　聖裁

付下榮茂宗進狀回奏四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　聖旨付下榮茂宗進狀一件謹已祗領續
稟進止伏乞　睿照

王德探事　御筆五月四日

近日將王爵來者王德卿可令往北界探事許以補
官續次令赴東華門祗候欵賜錢帛仍令疾速往回

回奏

臣伏準　御筆欲令王德往北界探事容臣一面呼
來諭以　聖意但攜王爵而歸乃乾道年間恐歲月
已久未必有聯引之類可以使用候問得子細即續
具奏伏乞　睿照

審問王德奏五月六日

臣適呼王德略諭　聖意果云元是乾道九年到北
方今彼界增置擺鋪仍添合同就盱眙經營月十日
乃可得之以此往回恐不能速其人今年六十爛似
誠實但耳微覺重聽不知幾日令就東華門祗候伏
取　聖裁

于斌間探奏六月六日

臣伏蒙　聖慈差人傳旨押孫應相見已面以昨日
安豐軍咨目分付訖其人年少高恐未必能深入近
有一士人薦鎮江前軍第二將訓練官于斌年五十
二歲潞州人知書有膽略可充間探臣亦未敢輕信
欵作書與吳琚翟安道先令物色如果有可取即令
略付密院稟議伏取　進止

御批依奏

許浦海船置柁師回奏同日

臣伏準　御批付下錢良臣奏鎮江許浦海船合置
柁師事令臣條具將上臣向來嘗奏鎮江船多而人
少恐緩急誤事今須專責本軍別揀水軍一項如統
制將佐皆選諳識海道之人乃可爲用前日所以起
福建人船來許浦者正以其船及柁師皆牢壯諳熟
所有官中舟船又在岸下雖逐旋補葺終是少得堅
壯止可橫江耳向容逐旋條具稟旨伏乞　睿照

盱眙傳聞　御筆六月七日

昨日見盱眙傳聞金國以八千斛絕契丹此事甚可駭

回奏
臣伏準　御筆狩貽傳聞金國以八千勒絕契丹大
搖虜人多詐恐是特揚此聲以安人心旦夕吳挺處
金字牌回可知端的伏乞　睿照
付下吳挺劄子回奏 六月九日
臣伏準內侍閻礼傳奉　聖旨付下吳挺回奏　臣緣
前日　御筆訓諭曲盡事宜在挺安敢面蒂云報況
挺世將深沉非如他人輕信道路之言者　臣所以婁
奏須候挺處消息想繼此續有奏牘伏乞　睿照
黃政告身回奏 六月二十一日
周益公文集奉詔錄卷三　十五
臣伏準內侍張思溫傳奉　聖旨黃政權差往狩貽
軍幹事本人轄官告命候回程日給付　臣謹已遵稟
一面收下候本人回稟旨給付伏乞　睿照
習右射　御筆 七月六日
諸軍見習左射人今後住教止習右射將見用軟弓
日下拘收別給散合格斗力弓依此劄下江上四川
諸軍
回奏
臣伏準　御筆諸軍見習左射人今後住教止習右
射將見用軟弓日下拘收別給散合格斗力弓依此
劄下江上四川諸軍　回奏 臣伏準 御筆諸軍見習左射人今後住教止習右射將見用軟弓日下拘收別給散合格斗力弓即已遵稟劄下江上四川諸軍伏乞 睿照
繳留正書奏 七月七日
臣蚤蒙　聖諭奴見結事今鄧到始末具在別紙并
臣昨以所降指揮有曲折不可明言者遂以私書諭
留正使之過為提備所得回書本不敢進呈既蒙宣
問恐宸衷欲知其詳輒同繳進庶幾清閒之燕可以詳覽
恭俟降下劄錄指揮 或以咨目再三丁寧留正伏取　聖裁
付下留正書回奏 七月九日
臣伏準內侍閻礼傳奉　聖旨付下留正回書等二
周益公文集奉詔錄卷三　十六
件並已恭領　臣昨蒙　宣諭再以書丁寧留正見今
具草候十一日進呈畢修寫發行伏乞　睿照
付趙汝愚　御筆 同日 汝愚意奏劄在後
覽卿奏劄言向者地震之異而福建尤甚辭意懇
切足見愛君之心卿於本路凡守令贓汙而法外
誅求與官庸繆而非理掊刻皆當早聞達而更易
之至於盜賊結連亦當防其牙孽預捕獲之若此
數事更宜廣布耳目微則易治蔓則難除卿所知
也卿既任一道之寄而聞見如此尤宜加意以寬
顧憂故茲札示當体至懷

汝愚奏札 節文

臣所治福州五月初九日丑時地震良久方定江浙閩廣數路皆然而本路漳州獨甚綿亘數千里同時俱震此為變異非小伏見景祐熙寧又 太上皇帝紹興中皆嘗以地震下詔許群臣言事若 聖意多欲張皇顯言其故則乞遵用祖宗故事祗以手詔詢問闕失

同兩參回奏

臣等伏蒙 聖慈宣示汝愚奏劄并所賜 御筆臣等並已伏讀訖汝愚身備侍從職在典藩因事告猷

仰勤 天聽重煩 宸翰告戒諄諄慮遠所言益昭聖德臣等無任歎仰之至謹此奏謝伏乞 睿照

統制推恩等 御筆七月十一日

已引統制數人欲與推恩可擬指揮來日將上內侍封贈等內降指揮可繳進入

回奏

臣伏準 御筆已引對統制官數人令擬指揮推恩臣謹已遵稟來日將上所有內降內侍封贈等指揮恭依 聖訓繳進伏乞 睿照

延璽敘官張德元轉官 御筆七月十三日

洪邁奏二件以盜賊為慮今又用親札戒諭汝愚延璽專以弭盜為備但恐延璽懲近日之事緩急不甚用力若或以捕賊有勞與敘復元官如何

歸正統領張德元已七十餘歲磨勘不行止欠一官身後致仕可蔭其子作甚道理可與轉得此一官

回奏

臣等伏準 御筆下詢延璽敘復及張德元轉官事已一面商量作一道理來早禀旨伏乞 睿照

擇人替盛雄飛 御筆七月十五日

盛雄飛見勘不可久闕兵官令郭棣疾速選人前去

回奏

臣伏準 御筆盛雄飛見勘不可久闕兵官令郭棣疾速選人前去臣昨日已傳 聖旨諭郭棣連日又督催促郭棣云選得一名見在平江狀放已令呼喚旦夕便到客臣更促棣即便發遣伏乞 睿照

張元攻左翼軍統領奏七月十五日

臣等擬發前司中乞差張元攻充左翼軍統領元申并擬到指揮謹具繳連進入恭俟 批降即令來日起發伏取 進止

奉 御批卿等可當面戒諭營衆務在寬恤合宜

毋得剖刻士卒如有違戾重作施行令具知委關

奏訖遣行

問虜允恭　御筆七月十八日

未有官司關報如何擾承局說輒舉哀素服

回奏

臣伏準　聖旨付下高震奏允恭事仍與前不同況止因承局口說豈有不候朝省公文便如此大作禮數竊恐其父子間别有曲折數日後想接續報來伏乞　睿照

奏記錄卷第三

樞密使

借官請給　御筆淳熙十二年八月五日係批入中央御朱特敘輪對奏劄

文從

此事可以措置否或用拍試便破借官請給則無人合添支否于錢物密具奏來

回奏

臣伏承　聖旨付下朱特敘奏劄理會諸軍蔭補有官子弟從軍拍試弓馬支破借官請給令臣密具添支錢物及可以措置否臣　近嘗密奏乞嚴立拍試事

藝之格專待勁勇之士蓋欲收拾人才作成士氣況儻緩急亦賴將材所謂有官勁用固已在其中矣今若專收有官之人利害甚多所以自淳熙元年正月二十八日指揮放令參部臣今略開具下項

一紹興間諸軍多因行陣立功故有左武隊武功隊若一一放行請給何以支吾所以不問高下止支奏食錢

一有官子弟而充勁用必是父祖見爲將佐稍有勢力今若拍試放行借官請給則主帥未必一一盡公定有請囑之弊恐未能示勸先啓僥倖

一切是戰士有官而藝高者許其柏試生享厚俸
無官而藝高者雖有勇力獨無榮望臣恐悅者
寡而不悅者衆矣
右三事姑陳大槩容臣以數日工夫逐旋因事客尋
前後更改指揮詳究得失續具奏禀免致張皇天下
豈有不可措置之事但恐思慮有所未到爾　更如添
支錢物若干則又係其官資官高則俸官多官卑則
俸官少似難一槩計美併乞　睿照
特敕云鼓步司上有百七十人其閒事藝出衆可
以應格者未必及千臣故云悅者寡而欲廣柏試

之法以及諸軍
楊應龍差遣回奏八月十四日
臣伏準　聖旨付下楊應龍差遣文字恭候十六日
將上禀旨伏乞　睿照
胡斌居住回奏
臣伏準　御批付下錢良臣文字二件令擬胡斌居
住指揮臣欲就今早降出錢良臣按章作勘會胡斌
已降指揮兩官放罷八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胡斌
令隆興府居住蓋處以二浙州軍則恐良臣疑其太
近江東州軍又本路惟隆興帥府得遠近之中如合
聖意即便擬入其文字二件謹具繳進伏乞　睿照
蔡必勝接送件　御筆九月四日
蔡必勝人材本止堪充接送伴等職事卻緣赴上在
十二月間有此相妨當作如何那融奏來
回奏
臣伏蒙　聖問蔡必勝人材本止堪充接送伴等卻
緣赴上在十二月間有此相妨當作如何那融臣契
勘必勝闕雖在十二月若欲使令不過遲赴數月自
來因有闕到踰半年而赴者既見任自有太守似亦
無害不然如蘄州闕止一年餘必勝若蒙親擢足為

終身之榮豈應計此半歲間闕二者更在　聖裁
繳鄂州文字奏
臣等適蒙　聖問鄂州文字緣字畫太草又多塗抹
兼恐或有愛惜語言過當未敢繳進既蒙　宣諭謹
以封入大槩只是賈偉之說但稍詳備臣等所以奏
乞採擇戒諭者正欲稍存事体尔若　陛下先令郭
棣於家書中密傳　聖訓亦無不可然須將賈偉奏
劄一就付下併取　進止
施行鄂軍　御筆九月九日
鄂軍之政必須先作一施行或令具析或令總領并

趙雄體究可擬指揮果然後節略二三事宣示其兄
隨州信陽事亦宜體問
回奏
臣伏準　御筆鄂軍必須先作施行或令具析究可
擬指揮來臣昨日已嘗面奏叙將恐難一律如鎮江
庸駑無耻雖日加詰問不以為辱郭杲蓋非其比必
須審而後行如總領近才叙述其駐臣前日進呈劄
子是也趙雄又倚重杲兄在荊南築城羨去鄂稍遠
不過差官前去徒成形迹容臣將賈偉劄子大槩擬
定指揮十一日進呈從令具析以為合宜計不爭此

三兩日事未審　聖意以為然否節録示其兄者當
同將上其隨州信陽事續擬體問指揮併候　聖裁
繳進　郊祀差官回奏九月二十日
臣恭稟　聖訓繳進前日已點　郊祀差官文字伏乞
睿照
宣示郭杲　御筆九月二十二日
朕惟將帥之道要當愛撫士卒與同甘苦故可得
其死力今所聞不然貪污掊克勞役不恤如大羅
少支勸令沽酒以至請給稍厚者使掠僦貨守門
回易用備陪償甚或輕人命以事遊觀若此之類
不一而足致其饑餒愁歎為國斂怨豈朕所以推
轂分閫之意哉卿往在衆污人頗稱之適來言者
謂卿心迹殊異朕未欲即以為責然全宥之恩理
不可再卿宜悉革前弊終始如一思委寄之重服
訓飭之辭以副朕懷故茲親札想宜知悉
回奏
臣等伏蒙　聖慈宣示戒諭郭杲　御札仰惟淵謨
獨運　睿訓光昭既警其心迹之殊復告以全宥
之難再恩威並用駕御合宜臣等稽首誦歎無任欣
幸之至謹此奏謝伏乞　睿照

宣示郭杲劄子回奏十月十六日
臣伏蒙　聖慈宣示郭杲回奏其間如統制統領無
官酒庫及循例用軍樂水教獻饌之類今悉住罷且
多引咎之詞蓋緣　陛下聖訓深切著明震懼無措
自此必能悔過改圖仰副　恩宥其後所指三人即
臣九月間所謂或有愛憎語言過當者是也臣記得
向來曾有指揮諸軍帥不許接見過往官員士人廢
錢杜絕干擾似可檢舉施行其郭杲奏劄謹復繳進
伏乞　睿照
軍中賣酒利害　御筆十月十七日

淮西總領自併酒庫之後於建康軍中有無利害郭杲近日賣酒比之前官利害如何朕皆未知子細可奏來

回奏

臣伏承 聖問建康鄂州軍酒庫利害今具下項

一淮西總領所非有酒庫軍中亦有之利害相形多寡相傾所以總領所情願抱認軍中所得利息為供軍之費却將酒庫併入總領所自為一家本是良策但每庫全籍監官得人方可趁辦其如吏部差注未必稱職遂盡降指揮選辟後來多緣親舊

干求權要囑託所用或非其才往往有所挾持致令職業廢弛今則虧欠甚多委難陳乞獨闕此在建康軍中却全無利害

一鄂州雖有酒庫利息絕少軍中七庫所入頗多然而私酒攙奪課利惟州府乃可禁戢軍中則不能號令所以前政利息不登消折本柄郭杲首乞禁止蓋欲易於沽賣然每庫既委各軍兵將官將責辦集則上下覬望競欲利多其間或有才力不逮之人日負欠數寧免科抑此所以前官利入微而怨謗不興今日用度足而却致紛紛也

右件如前臣竊觀所在酒庫利息最多況軍中所差監官又應干使令多是軍兵不費請給又無諸司分隸錢物故其所得充厚於州郡然而妨廢教閱士心不服亦起於此蓋被堅執銳曰不易然彼不怨者知其所當為也庫中役使未必甚勞然人反云云者使之非其道也近日吳琚至此臣略問鎮江酒庫若付總所甚便只恐不容選擇監官却致敗壞琚深以為然不肯承當故因 聖問併叙大略其他尚須面奏

韓仲甫文字回奏

臣伏準 聖旨付下韓仲甫文字一件恭俟後月初

三日將上伏乞 睿照

彥逾奏賈偉事 御筆 十二月三日

彥逾奏賈偉事不容但已當如何施行為適當其奏來彥逾劄子却進入

回奏

臣伏準 御筆彥逾奏賈偉事不容但已當如何施行為適當其奏來 臣之愚見欲以彥逾所奏明諭三省樞密院選官一員略加體究未審當否其元奏謹具繳進伏乞 睿照

乞與雷世賢轉官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益聞當世賢已遂朝辭輒有愚慮謹具　奏知世
賢自淳熙五年十一月除馬軍都虞候今踰淡六年
兩來宿衛大礼比之江上諸帥日月最久未曾推恩
若遷副指揮使則大駭不知可與遥刺或轉一官之
類以示寵數否臣偶思及此欵因假日出自　聖意
批出故敢冒昧密啟或　陛下留俟他日立功固無
不可伏聽　聖裁

論權止賀正人使

一臣等竊見北牒云　大宋依礼例差定使副緣此
間相去地遠天氣寒冷一行人使往回行役艱難

擾來歲賀正旦生辰權止一年而不明言彼此二
字竊慮先辭我使以示委曲而未欲自言彼不遣
使似有所待臣等採之衆論謂當令館伴就驛諭
北使云彼既念使人勤劬權止往賀之礼則彼賀
正及生辰之使亦當權止一年如合　聖意即續
擬傳諭意旨取裁
一臣等所稟　宣諭欲依例遣賀正接伴此則聖明
懐遠以德非臣等所及但一行官吏頗繁事体萬
一及境而彼使不来於觀聽不無疑惑臣等商量
欵就淮南監司及兵官中選定接伴使副計期量
遣國信所合干人三兩名往彼伺候餘人皆可克
代設或彼来固已有備若其不至亦無所損如合
聖意即續具合行事件取裁

繳内外軍馬分包更戍等籍

臣等昨嘗奏知欲以見今内外軍馬分包更戍去處
并諸軍所管戰船數目編類成籍以便一覽令各為
一冊謹具繳進乞賜留中仍令後每半年一次修换
進入伏取　聖裁

密院使臣　御筆十二月二十九日

記得密院有一使臣隆興初曾差去軍前下文字不

曾覿以賞卿奏來

回奏

臣以積日寒氣腰膂痛楚不能起止昨日⿰弗度仰望
清光大禹之情方具聽廳伏承　御筆記得密院有
一使臣隆興初曾去軍前下文字不曾覿以賞卿奏
來偶緣歲月稍深容臣續行契勘具奏伏乞　睿照
隆興二年冬曾差密院使臣東義郎李彪呂清賫
國書等前去將軍奉使處投下恐未必是
隆興初軍前幹事人奏十二月十三日
臣連日不望　清光下情無任瞻仰之至昨稟　聖

問隆興初遣往軍前使臣披閱案牘除霍仲賢等外
又有潘夷曾往奉使魏杞處其餘止是差往沿邊刺
探別不見得軍前下文字之人謹具奏伏乞 睿照

射射文字回奏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五日

臣伏準 聖旨付下射射文字一件候奏事日繳上
稟旨施行伏乞 睿照

雷興祖文字回奏二月十二日

臣伏準 聖旨付下雷興祖文字一件候朝殿日面
奏臣謹已遵稟伏乞 睿照

總管揖拜 御筆二月二十三日

諸路武臣總管初到帥府見都總管合與不合揖拜
奏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諸路武臣總管初到帥府見都總管
合與不合揖拜臣契勘 祖宗時極嚴軍法故有一
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之語大略可見然當時只是
沿邊帥臣帶安撫使而兵官乃有副總管之類如范
純粹為陝西運判暫攝帥事在教場中總管以其非
正帥不肯揖拜純粹欲行軍法蓋恐平時不相下則
緩急誤使令耳近年所在不同若帥臣不較礼數亦

有不揖拜者往年沈介以侍從為湖南帥亦嘗因此
欲治總管其餘諸路臣偶不曾一一詢問蓋舊制除
沿邊外近裏諸路帥臣只帶都鈐轄並無總管中興
以來帥臣方一例帶安撫使所以各置總管更容討
論續具奏稟伏乞 睿照

二十四日 御批若入教閱固有階級之法前日
問卿者為初到府相見之儀續具奏來

回奏

臣再蒙 聖問副總管除教閱外初到見帥臣之儀
續具到來臣細思之別無明文按韓愈送鄭權序言

嶺南分五帥而以廣州節度為大府或過四府府帥
戎服左右帶刀帕首卯迎大府帥入據館府帥將趨
拜於庭大府帥遜避至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彼均
是守帥於大府猶講此礼則副總管施之帥臣似未
為過但近時除帥少用大僚而副總管却多高官閤
遇前宰執為帥初到定用此礼侍從則自宣和以後
如蔡薿為浙西帥程汝文為浙東帥嘗令總管揚應
誠等日揖于庭當時人以為過若止初見用此礼既
欲重節制之權則與教閱似難分別臣前奏沈介在
湖南欲治總管蓋本於此若是庶官定不行矣然今

之增埒自有兩等一則參於庭下其次止是揖趍于
階之上帥遣人傳語請循廊然後用賓主禮相見與
唐制頗同似亦適中未審 聖意以為然否謹此具
奏伏乞 睿照

御批前奏同日

訪聞近日武臣總管初見都總管有令增埒者卿但
契勘於條令見行有無該載

回奏

臣非泉 聖問總管增埒事正以不見得條令有無
該載又不敢輒行取索故以所問回奏今未審可令

敕令所檢照供具否其 御批謹俟繳入伏乞
睿照

增埒條法 御筆二月二十六日

密院有無見行條法卿可討論奏來併進入

回奏

臣恭稟 聖訓令密院吏檢尋別無見行條法謹同
御批進入伏乞 睿照

體究郢軍過當 御筆二月二十九日

聞張柳差屬官姓宋人體究彥逾劄子內事且令此
人在彼驅磨文曆追入根勘卻如此過當如何主絕

回奏

臣伏準 御筆張柳體究郢軍事想是所遣官闕曾
有臺諫論列故驅磨文歷追入過當然旧例止合取
索供責不容摺句根勘計期必已畢事回到潭州其
張柳奏狀今在正路儻欲止絕則慮後時無益於事
居候奏到先次付下足可奏稟商量便取一 聖裁

賈偉行遣當否回奏

臣伏泉 聖諭賈偉行遣得當否仰惟 陛下無私
如天凡所賞罰隨其功罪若賈偉無責布一郡則奏
劾或過當亦不必治既張柳所奏如此 陛下安得

不行採之衆論孰以為當 御批謹俟繳入伏乞
睿照

宣示郭杲 御札回奏四月二日

臣伏泉 聖慈宣示再付郭杲 御札錄白有以見
聖明待下無私一聽公論 御將有道常操至權仰
揚之間曲盡其當臣無任歎仰之至

結約夏國 御筆四月六日付周柄伏 其外封題云

歎觀書導入付吳挺使之結約夏國若肯放大石契
丹過彼界至陝西許他時策為夏帝使此用敵國禮
御思之密奏來亦須先卜之 上天

回奏

臣伏準 御筆欲令吳挺結約夏國放大石契丹過界他時用敵國札亦須先卜之 上天事臣仰惟陛下念世讎之未報思境土之未復規摹宏遠夙夜不忘臣輩備位於茲無以少副任使每切愧負無地措躬但以夏人戎狄之性自來翻覆乾道中王炎嘗因任令公用帛書通好隨即縛送金虜范成大奉使日雍遂出以示之其難保如此似未可輕若虜易世親離衆叛天相 聖明決有機會頃歲聞平江異人說賀新郎闕秋狄之讖 陛下固當省記度其應亦非遠矣不審 聖意如何從又蒙 宣諭宋通元寶本非年號臣契勘得是 太祖皇帝開寶年所鑄之錢其詳載歐陽修歸田錄中併乞 眷照

換江海舡置深水柁回奏 四月六日

臣準 御批付下換江海舡增置深水柁文字謹遵

聖訓後日將上稟旨伏乞 眷照

發出陞差籍回奏 四月十五日

臣伏準 聖旨諸軍將佐陞差籍已將點過者用黃牌發出臣謹遵稟 聖訓發訖卻進入伏乞 眷照

殿步帥推恩 御筆四月二十二日

殿步帥推恩指揮可擬來

回奏

臣恭依 聖訓擬到殿步帥推恩指揮伏取 聖裁

擬批指

射鐵簾令下未久殿前諸軍應格者多已令等第推賞郭棣梁師雄訓齊有素可特與轉行一官

韓侂等差遣 御筆五月二十日

韓侂 可與一 是何差遣 恐有舊必文字可以再令知閤否 江州副都統趙永寧遣其子大昌奏事陳利害頗可采欲與轉一官擬指揮來

回奏

一臣伏蒙 聖諭韓侂差遣今福建提刑見闕侂屢嘗持節姑以此處之卻合使來奏事若稱旨則再除閤門舊物繫在 聖裁

一臣伏蒙 聖諭江州副都統趙永寧遣其子大昌奏事陳利害頗可采欲與轉一官令擬指揮臣未審 聖意是與趙永寧轉官惟復與大昌轉官若與永寧則近日修臼沙閘堋人以爲當欲以修劉閘堋有勞特轉一官蓋主將不必以陳利害爲功也或與大昌則欲云趙大昌陳獻利害可採特轉

一官盡不曾降　旨引對云奏陳併取　聖裁

黃保躬轉官回奏 六月二十五日 御批

臣伏準契勘黃保躬該慶壽赦年八十轉行一官事容 臣來日將上稟　旨伏乞　睿照

諸軍馬軍教閱牧放　御筆 七月二日

令自鎮江至興州各具諸軍馬軍春冬教閱夏月牧放騎習日分遵畫奏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令自鎮江至興州各具諸軍馬軍春冬教閱夏月牧放騎習日分遵畫奏來 臣已遵稟作

聖旨劄與諸軍伏乞　睿照

論臨安之與巡檢推賞 七月二十五日

臣數日前恭聞　聖諭謂臨安巡檢捉獲軍中作鬧子弟有勞欲與推賞 臣以事未結絕且天暑不敢詳奏適見張杓云得　旨催促保明已行具奏不知其說云何此事本是三四十無賴為之人偶慕臨安招人利物稍厚又與以行爭言氣一時持挺作鬧若果勇健則巡檢司千數塊兵安能擒捕臨安守 臣只欲張大其功以示激勸却恐其中語言過當指為盜賊之比文字一出軍中以為憤恥將來却致紛爭無鬧三衙欲禁止子弟不許出營買賣亦似忽遽蓋廢世貴於安重乃無後患 臣昨曾面奏止緣去年因子弟欲下壯逐得收刺所以今日輒生覬望今或與巡檢推賞後必紛紛欲望　聖慈更候一兩日商量未審可否此意 臣亦不敢與杓說伏乞　睿照

當日　御批卿謀深遠甚服思慮所不及如子弟不許出營無此事正要買賣自此則軍人無說矣

奏謝獎諭 七月二十六日

臣昨日妄及巡檢推賞事方恨失當伏蒙　聖獎震越無措禁止買賣與知無此偶見或者有此言恐欲

如是故因奏劄及之仰勤宣諭秖益戰栗謹此奏謝伏乞　睿照

問虜孫年月回奏 劄 七月二十日

臣昨日已奉　聖旨寫與盱眙問虜孫生年月日今早偶有使 臣彭彬納到文字該載甚詳謹具繳進伏乞　睿照

李邦玉請給回奏 八月十三日

臣恭準　聖旨付下李邦玉奏乞支請給文字一件 臣謹已抵稟來日將上伏乞　睿照

淮南北結集人　御筆 九月八日

近日聞淮南北有結集人謀作過令郭棣差人物色
之今已人回說恐果有之卿等可問郭棣并所差人
回奏
臣等伏準 御批淮南北結集事容臣等恭禀
聖訓詢問郭棣及所遣人繕具奏聞伏乞 睿照
王慶父復統領 御筆九月十五日
王權諸子惟慶父勤力壯健弓馬便捷爰授之後
頗能修飭爲此與復統領卿等可以朕意宣示王信
不欲批鐵章之後可書行
金國事勢 御筆同日

虜雖允中捕賊或致敗北金國與賊兩分其地其勢
相當北特我當如何卿等爲朕盡計策來
回奏
臣等伏準 御筆付下王信駮王慶父復統領奏稟
臣等即當恭傳 聖訓信必書讀行下適又得盱眙
探報方候朝殿進呈虜雖若敗北與賊兩分其地是
天相 陛下之時仰惟况幾先物經畫必已素定然
且下詢臣等以計策此虞舜好問之德也臣等幸陪
帷幄日當一得之愚仰裨 聖略然事大體重若輕
易而言恐或少效謹當精思熟慮別具條奏伏乞
睿照
繳進虜中事宜等奏九月 日
臣等適被錢之望申到虜中事宜并前日蒙 聖問
郭鈞申等牙文字本欲進呈恭聞 聖駕過德壽宮
竊恐忽忽數奏未及謹具繳進庶經 睿覽其腳引
并筆墨無尺覩者或賜宣取別聽處分
張世興鄧鉞回奏十月十六日
臣伏承 聖問張世興鄧鉞事按紹興二十六年二
月保康軍承宣使韓公裔授革容之郭正是其比若
陛下愛惜名器未欲輕授則欲因其休致而與之或

聖慈念舊則有公裔已行之例二者更在
聖裁元奏謹復繳進伏乞 睿照
解帶事体領輕若別有名則用公裔之例可也或
肯致仕却給全俸恐害
王晟添差回奏十月二十九日
臣伏準 聖旨付下王晟添差文字一面契勘俟朝
殿日將上伏乞
睿照
奏議錄卷第四

樞密使

致仕祿格　御筆淳熙十四年正月四日

致仕官祿格支破多少密奏來

回奏

臣伏奉　御批致仕官祿格支破多少緣臣在樞所不敢取索但記得比見任人僅支得數分之一又有借減析支大段微細若專用隨龍見今則有史浩體例全支伏乞　眷照

奉　御批卿擬全支指揮來

同日回奏

臣伏準　御批擬張世與全支指揮臣具載別紙未審　聖意以為然否尋常正任官至節度使若非特旨多是借減謂如祿格每月錢四百貫今支一百貫米一百五十石今支一百石之類若止說全支只是於借減中更不減耳恐　陛下以世與係隨龍舊人見今已請真俸即須於指揮中重別該載所以具出兩項指揮伏取　聖裁

張世與隨龍舊人今少其比宜因告老寵以優恩可特給全俸　張世與隨龍舊人在者無幾其告老宜示優恩可特與全支本色真俸

審劉超除目　正月二十一日

臣等適來面奉　聖諭劉超除帶御器械緣劉光祖曾任副都統止除環衛今來雷劉超且與環衛惟後徑除御帶雖二者自可序官居欲寵超固無不可然不敢不具奏稟伏取　聖裁

貼黃御帶雖壓在左右司之上超見係修武郎若除環衛即係郎將在大理正之上

奉　御批可除御帶

論戶部借絹　二月一日

臣近竊聞戶部以諸軍衣賜未辦欲展十日緣未知其詳不敢輒有奏陳昨日卻聞衆竊云戶部初議借內庫絹數萬尺卻慮等色不齊雖於啟例遂成中輟此於國體軍情頗有所繫須至密具奏稟下項

一請衣日分既著之甲令今忽展日不惟彰有司失於措置亦恐他時遂成遷延之例

一戶部謂綱運旬日可至臣密聞止是得太平金陵消息既未入關則江行風色實難預計萬一復有愆期必須再展其失體愈大矣

一臣向為東宮僚屬曾因時節支到析洗絹乃是內

節所賜比之左帑色額亙有高下今外議卻嫌內
庫絹好不可免借此聲一出將來雖欲應副人情
已自不消散望更入 聖慮早與見以示恩
一臣恐 聖意不欲免借免他時為例輙有一說未
審可否每年諸軍得衣隨手賣了戶部亦自置場
收買今若就支衣日令戶部計欠數出給關子如
額賣赴買絹場請價錢則令三衙與名給與徑支
見錢會子之類在軍人免入牙儈之手彼必欣然
官中亦無色發所損豈非兩便庶幾免闕展限之
例亦使恤之意若不如此甚易措置

右借絹事臣雖不曾預聞然既累聖體涉軍情合俾
愚慮昌瀆威聽伏候誅譴無任震懼之至
奉 御批依卿第四項所奏擬指揮來以付三省
回奏
臣早來僭越有言方候誅譴伏蒙於宥實深宗懼除
恭稟 聖訓擬指揮外臣再思之若來早令三省宣
諭戶部只依條限支散卻自用此意條具奏請然後
批依尤為得體別無痕迹瀆 宸扆愈深戰汗
擬春衣支價錢指揮
今歲春衣仰戶部依條限支散如有綱運未足之數

仰就左藏庫先次給關子許賣赴戶部買絹場依年
例立便支還實價不得分文除尅其不願入中者候
綱到繳關子赴庫請領已而借支內庫絹
荊南修城犒設 御筆二月五日
修築荊南城了畢入役官兵不知有犒設否
回奏
臣伏準 御筆修築荊南城了畢入役官兵不知有
犒設否臣記得第一次是郭杲帶領郢州軍數千人
第二次閻世雄就用荊南數千人而趙雄則番用民
兵義勇數千人又有採木燒甎之類當時逐日各破

食錢而本府及各軍逐旋薄有支犒不曾降指揮特
支今若特有矜恤尤見 聖恩第恐軍民相雜人數
頗多又須等第分別容臣來日契勘數目取裁恭乞
睿照
總所犒設錢數奏同日
臣嘗具奏荊南築城本府及兩軍須逐旋薄有支犒
今觀總領所收支帳內果有一項二萬七千五百六
十餘貫作犒設錢支破既是近二萬人想見錢亦不
多子細具在別項伏乞 睿照
右丞相

劉漢臣事劄　御筆三月二十四日

密令契勘劉漢臣事節却與蔣繼周章疏不同卿密
奏來

回奏

臣恭準　御筆密令契勘劉漢臣事節却與蔣繼周
章疏不同臣看得阿陽是効用張嗣妻阿吳是効用
杜亮妻既嫁効用即是軍婦今蔣繼周直以阿陽阿
吳為百姓妻是差誤然臺諫許風聞言事而劉漢臣
決責阿吳亦似失當前日章疏既批依奏又難因此
致詰不知大理寺所勘案款見在甚處未審容臣契

契勘子細參以今來　御前所付下文字續行斟酌
別聽處分否謹先此回奏伏候　聖裁

取見劉漢臣案奏三月二十六日

臣前蒙　聖問劉漢臣事昨日取案略看皆緣手分
續俊只據虛詞決打杜亮之妻阿吳致令後數日損
孕其劉漢臣武人不甚曉事有失覺察大理寺所約
刑名亦輕比因臣條論列放罷已是稍重今刑部有
擬降兩官并其他軍將一例貶降却似偏循欲乞候
數日密院將上取旨時明賜宣諭止可斷遣續俊其
餘軍將既是奉行軍律次第問當時不知情難以收
用此意令刑部改斷庶幾得中伏乞　睿照

太一宮燒香　御筆六月十四日

朕欲十四日往太一宮等處燒香祈雨至日早先於
後殿陛下設香案先焚　天香次陞殿然後百官起
居畢登輦若如此於禮儀允當否卿等奏來

避殿減膳內批六月二十四日

可以避殿減膳未知卿等奏來如可便擬指揮來

回奏

臣等伏準　御批可以避殿減膳未知卿等奏來如
可便擬指揮來臣等仰惟　陛下因時亢旱焦心勞

思不憚隆暑親為祈禱事神恤民無所不用其至宜
有霈澤以荅精誠正緣臣等燮調無狀致未能寬宵
旰之慮方俟來日朝殿具奏乞行罷黜今乃先蒙
聖諭無任震懼兢惕之至臣等檢照淳熙十年七月
旨奏　御批令擬指揮來日面奏後來直降詔書而
止今來臣等亦欲翌日擬指揮面奏更候　聖裁

雩祀　御筆七月十日

卿等更具雩祀并奏告望告合用弊帛禮料之數奏
來

監司各具州縣弊事等　御筆同日

司令諸路監司各具州縣弊事民間疾苦如或允當
擬指揮來
蜀中遺火　御筆七月十四日
台蜀中遺火及萬家事出不測於政何傷不知是誰
所上封事可繳進奏子來
罷樞密院　御筆九月二日
朕以為樞密院非古制乃唐叔世之政不可法也今
欲罷之密院人吏併歸三省批在從與兵房事多為
有單班使臣事中
書門下省兩處並添人數只
用密院見當行人吏充之朕五六年來思之又矣
御筆以為如何早來已嘗宣諭兩樞密
周益公文集奏語錄卷五　七
密院人吏直候出職遷補盡絕日更不作闕比
却進入
五日回奏王季海草　後有御批
大槩言諸軍習熟號令一旦小有更張恐非所以作
士氣奪戎心不當可更候功成治定而後行之否
六日　御批正觀開元兵強天下唐末之後不能
威振夷狄以其事較之則可知矣密院豈係其輕
重哉大復何疑今既欲施行當降指揮或降詔卿
等奏來
回奏王季海草七日復有御批于後

臣等恭奉　御筆密院曲折　聖意固已堅定何敢
僭陳愚管之見　祖宗二百餘年規模行之既久似
難輕改或須更令有司評議庶免衆駭觀聽伏望
睿慈曲賜裁酌不勝至幸
七日　御批可擬指揮來
初擬指揮同日王相草
九月日三省同奉　聖旨樞密院非古制乃唐叔世
之政不可法也今欲罷之軍政併歸三省可令有司
詳議以聞
再擬指揮
周益公文集奏語錄卷五　八
樞密院專掌兵政起於五季今欲併歸三省可令所
司詳議以聞
指定所司回奏九月三日王季海草後有御批
臣等恭奉　御批所司係何處當指定臣等照得三
省吏兵部給舍皆係所司不然指言侍從臺諫亦可
所有先擬指揮謹復繳進伏乞　睿照
御批若使詳議或所論不一以為　祖宗未嘗廢
此又密院人吏將為盡行廢罷妄生紛紜卿等何
以廢之既行之於外可中輟乎此為兵將別無利
害似可無疑只須降指揮所有後歎生三衙於宰

執
閣子外唱喏宜將來作卿等意免之舊制本
為樞密有階級故也却進來
回奏 王季海 草
臣等恭奉 御批 以 臣 等伏讀再三仰見 陛下於
軍國之務審重如此敢不罄竭愚慮圖報萬一且史
章紛紜利害尚小君廷臣議論不一以為 祖宗於
當廢此便自難處蓋唐盛時兵柄在外藩鎮擅爭不
無疑貳故置監軍事從中覆後患其難制又建本兵
之地謂之內樞天子臨朝親加裁決實收天下兵柄
以制外重於兵將豈得別無利害既處中樞執君小
周益公文集奏諮錄卷五 九
恐以待大業之定此指揮所以未宜輕降也伏望
聖慈留神垂聽階級之故著于典籍續得奏稟又字
謹復繳進
陳賈母亡賻贈 御筆十月一日
王藺母亡特賜銀絹三百疋兩陳賈母亡君依前所
賜恐為永例君三分减一却恐有厚薄如何合宜可
密奏來
回奏
臣伏蒙 聖問仰惑 聖意但丘宜丁憂似鬧
陛下曾有所賜君是三百疋兩則似難減況諫大夫
與正侍郎不甚相遠更乞 聖裁其 御筆謹同繳
進伏乞 睿照
貼黄此特以諫大夫之故特是優異君他人自不
必用例
高宗服藥乞御後殿 十月六日
臣等嘗觀唐書太宗紀載正觀四年七月甲戌高祖
不豫廢朝辛卯疾愈唐盛時賢人衆多必有熟議始
講廢朝之禮自甲戌至辛卯凡十有八日乃愈來日
常朝不知可舉此理否君改御後殿或內殿亦可以
見不遑安之意又緣會慶節在近更望 聖慈曲賜
周益公文集奏諮錄卷五 十
裁酌如或可行却乞批出別撥指揮繳進
御批朕心朝夕實不遑安所有御內殿與後殿卿
等更斟酌其宜擬指揮來
同日御筆
太上皇帝未御常膳可依唐正觀四年礼例自來日
權不視朝宰執依時赴內殿奏事候 太上皇帝康
復日依舊
七日 御筆
上殿班當如何同此奏來
回奏

臣等恭奉　御批云云臣等竊謂　陛下若御後殿
自不妨引上殿班如御内殿向來蓋嘗引上殿班閤
門必有儀制今欲御内殿或後殿更在　聖慈斟酌
元奏謹復繳進内礼例字欲改作典礼康復字欲改
作康愈伏乞　睿照
康復字古今用之似不可依若只除去日字文勢
甚徤更乞斟酌康愈太質又無出處或用康寧字如何
奏孫紹遠差除賑糴減價三事十月八日丹毖
一昨日已議定除孫紹遠作湖北運判替周颉恐離
任則廣西都無監司欲降指揮候葉大廙到日離任

一比韓彥質再乞米往諸縣賑糴初侯月半後取
旨今欲准備應副五萬石依例拘收價錢
一昨令平價糴米緣未曾定錢數恐增損不足今欲
令比市價四分減
一高下隨時旬日一申比之豐儲倉元糴之價決可
又數
奉　御筆批依
十月七日晚　太上腹疾過度勢益殆八日五更
帶御器械鄧從訓來兩庁傳旨云　駕即今過
德壽宮供侍湯藥更不還内可一面降指揮仍草
澤所有大内及竹宮合差官并差三衙兵將巡警
彈壓之類宜子細理會因附奏礼部太常寺申乞
置複道頗數往來若許之則欲令臨安府同修内
司措置此外別有三事昨日已除葉大廙廣西漕
填見闕趙伯逷雖除提刑尚在泉州孫紹遠正與
唐儀之交爭忽閙衙嚴必以爲疑又此間諸縣賑
糴米恐或不継且未曾定價皆目前急務恐太上
猶留中無由禀　旨乃東燭忽遽共奏令從訓進
呈璧至侍漏院從訓復來傳　旨云三事甚好並
已批依丞相思慮無不當複道事不可行又云

上令宣諭凡百更賴子細理會恐官家憂惱中多
有顛錯臣某謹記
三省之改　懿節皇后謚
檢會　祖宗故事　帝后謚號其間一字相連非紹
興七年初上
徽宗皇帝謚號惠恭皇后即改從顯字今來　大行
太上皇帝將欲議謚所有　懿節皇后謚號合依典
故改謚以從之下礼部太常寺討論條具以聞伏乞
進止
十月二十日有　旨恭依

宣諭王信書行其爲職事　御筆十月二十四日
御筆更宣諭王信　皇太后止爲本人頗曉事人亦
推許要兼本宮職事凡事須整將來修益慈寧宮亦
要本人逐日取　皇太后聖旨務要允百恨
皇太后　聖意可書行
昨日批付李瓛繳章回此並繳進入
二十三日批李瓛繳章
不敢重違　皇太后聖旨難以依奏可日下書行
辰日詣宮燒香　御筆十月二十五日
邊奏洪邁奏事因說及二十八日乙未係　皇太后
周益公文集奉詔錄卷五　十三
本命日欲就二十七日詣宮燒香如何
發回虜使牒本并咨目奏劄十月二十六日
送伴所牒上大金生日國信所
準三省樞密院傳奉　聖旨移文國信使副候到
關附奏叔大金尊號皇帝遠勤使介寵貺壽儀備
值大喪難當發札雖在哀疚實深感歎須至公文
牒件如前候到請照會仍示公文回示謹牒送伴使
副列御
與送伴咨目
十月二十五日得　旨宣諭送伴使副今有牒本一
道可依式修寫候到盱眙具述宰執傳奉　聖訓有
公文與國信使副備見回謝之意諭令收接又慮臨
時推辭宜更寫下一本令盱眙軍寫公文差人先賫
往泗州當官投下依常例取批回軍如國信所已收
接即不須牒泗州先具知稟　聞奏
與盱眙咨目
十月二十五日得　旨宣諭盱眙知軍如送伴賀生
辰使副到軍有牒北界國信所文字可依常式用本
軍牒繳與對境泗州令候國信回尚書又副使一行
到彼當官投下仍具知稟聞奏
周益公文集奉詔錄卷五　十四
乞改送伴牒發字
臣等昨擬送伴所牒有雖當發札之句續契勘得近
字與晟字同音雖已有小節令一面照顧名諱又恐
趙善悉等不敢改易今欲換作享札乞批此奏用金
字牌發行伏取　聖裁
分付告哀使事目十月二十七日
一告哀使副三節人從已授太常寺國信所檢照到
嘉祐八年元豐八年遣留使副釋除後吉服過界體
例等句合遵守或恐彼界引紹興二十九年例即須
再三說諭以向來　顯仁皇后元日上國還本朝無

當時國書等礼數並各不同所以稱哀謝使蓋不止
告哀無是致謝今來專以告哀爲名奐　主上見服
三年之喪所遣使人豈敢便從吉制須是顏色慘戚
語言諄切彼必聽從萬一堅執舊例再三不得已即
諭以沿路未敢改易候至上國闕庭當隨宜入見
一所貢礼物萬一彼問問及數目減半亦當諭以今
來上是告哀使與當來　欽神皇后上僊哀謝等体
不同其詳已載前項

内批付下告哀使意度 同日

卿等過往日先傳語北界接伴云某等拘礼制當縈

黑帶不敢不先上聞彼界欲換金帶當回傳語云不
敢違君命乞服紅鞓角帶彼界如或又不肯可即依
依隨之卿等到彼闕下亦當先傳語彼館伴云來日
朝見所有腰帶更取君命如初過界換金帶更不消
理會鞍韉亦然

中使傳　旨縗服素幞引班 同日

將來禪除行礼合易服縗百而官三上表請御殿方
以　大行太上皇帝升遐綠踰月易服御殿情實未
安上欲縗服素幞引輔臣　及班次候過百日勉從所請

回　奏 臣綱等于旨以此奏來安知不能再行簡論之居喪閒諸 丝武宏入皆未以為然乃回奏來使來日別具奏禀

臣等恭承中使傳旨云臣等仰惟　陛下聖孝純至
稽古礼文靡不該貫惟是　天子之孝與諸侯卿大
夫士庶人不同故礼有從宜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今
來所奉　聖旨見付礼官參考歷代典故續具奏稟
伏乞　睿照

貼黄昨有　旨欲縗絰三年礼官討論以爲難行
未蒙頒降又復得　旨兹迨詳擇若用礼官前奏
以今來　聖意批出再議有以見　陛下於易服
御殿有所不忍其重如此更取　聖裁

乞付出礼官討論服制 十月二十九日并貼

臣等伏見　陛下執喪過礼臣庶感歎昨來礼官具
祖宗典故及紹興七年並遵易月之制至小祥日合
去冠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而　陛下聖孝過古
特降　睿旨欲縗絰三年令有司討論合行儀制後
來礼官明言裹笠三年難行於外　陛下留其奏於
中久而未下今月二十四日　太上皇帝小祥　陛
下杖絰如初臣等以國朝定制爲言　陛下流涕謂
臣等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他日別議臣等惶懼而
退今來　太上皇帝祥禫在即　陛下御服自有定
制若猶未改群下實所難安乞以礼官討論到儀制

付下施行伏取　進止
御批覽卿等奏朕以大行　太上皇帝升遐今方
逾月將來卿等表請易服御殿情未遑遐朕欲縗經
素幄俟祔廟畢然　後行詳擇之礼以日易月乃述
代從權朕所不忍卿等可與礼官折衷以聞
是月八日未後　光充既晏駕　上在德壽宮
喪次二府留漏舍十四日上令共昇得旨欲用
晉孝武魏孝文故事實行三年服自不妨聽政
可商量所降詔旨是日未時始就素幄得對上
嗚咽流涕因奏喪服事　上曰司馬光通鑑載

此甚詳奏云晉武雖有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
衣練冠　上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
以譏之後來式帝竟行益謂王大后之喪上不敢言太后二字以避如
此　奏云記得亦不能行　上曰自我作古何
害奏云御殿時人主縗經臣下吉服可乎　上
曰自有等降奏云臣從君者也右可行　祖宗
行之矣乞且令有司討論使中外知　聖意自
不必降詔　上曰指揮可也是日有旨　太行
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縗經三年群臣自遵
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可令有司討論以聞已

而礼官皆謂難行止乞如紹興七年　太上服
徽宗之喪從易月之制御殿服淺黃袍黑帶終
二十　五月　上留之弗下至二十七日遣御
藥張安仁偏諭五府云踰月易服情所未安且
欲縗服引輔臣及班次候過卒哭別議二十八
日以大祥日迫乃與二府同入此奏來錄二十
九日奏事而乞行礼官之言　上曰朕自有所
見少間批出奏云　陛下聖孝通天知漢文短
喪之失而顧晉臣不能成其主之美親意復古
非聖學高明豈能及此　上曰朕正欲稍抹千

餘年之弊既退達有　御批如右於是礼官折
衷乞大祥改服小祥之服素紗軟腳折上巾淺
黃袍黑銀帶至祔廟畢改服皂幞頭淺黃袍黑
鞓革帶過宮則衰經行礼二十五月而除十一
月一日　御批依淡黃袍改服白袍自是無御
延和並用大祥之服而袍以白禁中則白巾布
衫腰經過宮衰經而杖云臣某謹記
審察守臣　御筆十一月十一日
前歲朕少有違和時卿等權審守臣當時如何相見
之礼如何展讀札子卿等奏來　却進入

資善堂稱呼　御筆十一月十四日
皇太子恭決庶務去處祥曦殿南閣子太淺隘今別
有一所欲作資善堂令太子與卿等議事於此不知
資善之稱呼允當事体否卿等奏來　却進入
回奏王手擬草
臣等恭奉　宸翰云云臣等檢照得典故隸在翰幅更
取　聖裁不然且權宜稱爲議事堂如何或不必立
名亦可臣等未有據依不敢更有陳述容別日面奏
所有　御筆復用繳進
過宮燒香皇太子參決等十一月十九日
周益公文集奉詔錄卷五　九
自此以後遇旦望諸梓宮前燒香恐日數稍稀欲間
五日一詣宮燒香如何
皇太子議事指揮先宣示卿等如有未允當處　却
具奏來　皇太子可隔日就議事堂參決與宰執並
公裳繫鞋相見議事如何若權在內自寺監丞在外
自守臣已下悉委皇太子與宰執同議除授訖以聞
所有守臣權免上殿參辭並於議事堂納劄子擇其
可施行者　皇太子同宰執將上取旨
洗清臣被責因依　御筆十一月二十五日
洗清臣當時上書被責志說所言何事卿略奏大槩

未更不須檢討奏本
回奏
臣伏蒙　聖問記得是投匭上書論王希呂本歸正
人不合用爲諫官諫院以希呂乃所隸不敢受臣
即錄本呈宰執臺諫虞允文怒奏事無疑洗令救之
奏送大理寺鞫勘鍛鍊久之元非洗介教唆遂坐書
未進御而蔭本示人編管封州伏乞睿照
皇太子議事　御筆十二月五日
皇太子議事之後於進呈文字前宜用貼黃稱說卿
等已與　皇太子參決訖
周益公文集奉詔錄卷五　廿
皇太子議事次日須當內殿侍立不進呈文字正要
聽斷朕與卿等商議政事畢朕時親問太子某人其
才如何某人議論如何不如此亦無補於聰明　却
繳來
正旦北使朝見　御筆十二月十二日
正旦北使朝見已議定縞冠素服素幄引見設或虜
使不肯朕欲權易幞頭淺黃袍御崇政殿或垂拱殿受書
畢却換素服於素幄引見使人卿等以爲如何可早
議定此非外官所能議　却進入左相回奏以爲
聖諭曲盡其當矣却之云且回奏來日面議既而揭

前力陳不可易服此自繫我家事役必不敢争上從
之膚果心服

皇太子初開議事堂乞特御殿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恭覩已降指揮 皇太子就正月二日開議臣竊
雖是御假乞 陛下特御延和引宰執奏事說與方
赴議事堂庶幾新元發政協先後之序臣今欵懷所
見伏乞
睿照

奉詔錄卷第五

右丞相

屯田 御筆 淳熙十五年正月十一日

屯田事宜可皆依奏所乞鐵錢舒蘄州或有見在可
為會子先次支降續令措置自行鼓鑄合用軍人行
下馬軍行司建康都統司差撥不可從差充役須令
兩司先具年甲撥指揮來屯田宜令方有關專管

便殿引對衣服 御筆 正月二十日

太行太上皇帝百日後所有朕在便殿引卿等衣服
當如何可奏來

禁小報 御筆 同日

近聞不逞之徒撰造無根之語名曰小報傳播中外
駭惑聽聞今後除進奏院合行關報已施行事外如
有似此之人當重行決配其所受小報官員取旨施
行令臨安府常切覺察御史臺彈劾仍出榜曉諭欽
依此降指揮如何

衣制用布 御筆 正月二十一日

朕今縞冠素衣惜乎不用布為之今可以易之否以
此終制則尤爲近古更與卿等議之可審思來日詳
具奏來

乞宣諭接伴商量虜使弔祭稱予正月十一日同奏記
臣等昨嘗兩奏　太上皇帝升遐虜人若照　祖宗
舊例則合遣弔慰祭奠兩使止緣紹興間　顯仁皇
后上僊礼數與舊不同故彼以弔祭為名而添請親
文官今日據盱眙軍繳到泗州關報乃專用　顯仁
皇后故事採之衆論竊以為彼蓋自來弔祭之名雖
以施之敵國未審　聖意謂當如何竊恐必或內引
宋之瑞趙嗣祖略合宣諭大槩使於未取接間往復
商量謹先具奏稟餘俟來早臣等躬聽處分伏乞
進止

貼黃所有副使肥　御帶名雖是不曾關報謂須令
彼權行改易併俟取裁

薛叔似等差除當否　御筆二月初七日
拾遺補闕欲除薛叔似許及之二人資序才望稍當
否密具奏來　卻進入
回奏
臣等竊惟　陛下方修廢官遠選在廷雖逖　聖鑒
雖非臣等所敢預知然二人資序才望實與官稱相
當補闕又居拾遺之上伏乞　睿照

薄照妄奏汝愚者　御筆二月二十八日
既降親札付汝愚以慰其意前日妄為奏者亦當薄
照之與郡正所以革風俗明是非也卿等以為如何
奏來　此卻進入
回奏王相草
臣等恭奉　御筆既降親札付汝愚以慰其意前日
妄為奏者亦當薄照之臣等仰見　聖心在於革風
俗明是非俾分閫于外者得展布四體以從王事不
慮橫議之沮誠非小補臣等竊記得去夏一二臣寮
乃是因旱求言應詔疏中及之與無故上書不實者
頗異今汝愚既已安職應詔者尚蒙優容是一舉而

兩得之伏望　聖慈更賜裁處所貴臨謹候進入

宣諭陳居仁　御筆四月六日奏黃奏年月不曾錄回
卿等以此宣諭陳居仁令書行　手繳筆卻進入
御批陳居仁繳駁延年別與監司指揮
竊詳既已降指揮別與郡狀延年別與別與監司
正為曲直未辨安得不處之兩平乎延年之才不
當他日而言不宜因此而論也可書行

楊萬里宜去　御筆四月八日
楊萬里奏內云今日侍從数人之附其議不亦過乎
又云振拔之功不言其敗亦近乎不公如蒙宣諭

兩去知何如奏來

未欲易服御殿　御筆四月十二日

朕念居憂當布素以終制今　高宗方兹陞祔易服
取
朕殿心所未安群臣其勿有請

將來欲如此降指揮恐或未盡卿等別具奏來

回奏王李從草

臣等切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古有明訓魏晉而下多用易月之制國朝以來小有損益至于易服御殿則具存典故群臣之請恐難頓止　陛下聖孝逺邁隆古若將來且降指揮使中外曉然知

聖意所在自是孝治美事至若臣子惓惓之忠請而不已則君臣之義兩盡未宜稍倣近古之制令禮官別定儀注務從其厚亦足以見聖孝之為大孝也臣等固陋惟　陛下財幸

貼黄臣等去歳仲冬恭覩　宸翰有候祔廟畢然後行祥禪之禮今來亦須參照此說更候來早面取　聖裁

布素終制　御筆四月十八日

朕向以群臣屢請易服御殿雖抑衆情姑權以近制候祔廟勉從所請今　高宗方兹陞祔稽之古典尚當布素以終制退省前詔於理未安卿等宜體至懷勿復有請

欲如此降指揮如有未盡善卿等潤色進來

回奏

臣等恭準　宸翰頒下詔藁令潤色進來臣等仰惟聖孝自天稽之古典欲得終制預卻群臣之請首使宣示務在盡善臣等謹遵　聖訓敬以管見具在別紙同元稟繳進竊臣區區燭火何足以上助日月之明伏乞　睿慈更賜裁酌臣等幸甚

改進藁

朕昨降指揮欲練經三年緣群臣屢請易服御殿姑以布素視事延和候祔廟畢別議載稽禮典心實未安服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同日　御筆

記昨降指揮候祔廟畢勉從所請即無別議之文恐有異同卿等可契勘別具奏來

檢去年十月二十七日使傳旨指揮元不曾降

入去年十月二十九日指揮既日行祥禪之禮明降指揮

則倘是未有定說故云明議當時禮官之議要以服色喫詢及事神十一月一日內殿奉旨

服従勇現改服自他今未所得　聖斷王欽録
到也吝不見此官前後為足

回奏

臣等恭奉 御批所議指揮卿等何不許細臣等伏
讀慙懼無所逃刑然尚有曲折不敢有隱合具奏稟
臣等實見 陛下本意欲掃漢唐之陋復三代之制
但以百官有司拘於近制未能將順盛德一昨去年
十月二十日 高宗小祥 陛下猶未改服臣等奏
陛下聖孝過哀猶未御初祥之服臣等不勝皇惶乞
循從礼制 陛下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它日
別議至十一月七日群臣拜第二表請御正殿其時
批答內出云可自十八日內殿引輔臣 及上殿班

俟過祔廟勉從所請臣等竊謂此乃 陛下一時勉
副衆請實非本志後來 陛下既用布素御內殿已
是暗銜此句指揮今若遽復指言則祔廟後不肯拜
表便令御殿臣等所以推本 聖心輙用玉音別議
二字庶幾包函稍廣不能識知 陛下明白洞達識
慮無遺必欲克言首尾相應此則臣等自咎失於周
思之過無任惭伏俟罪之至伏望 聖慈曲賜矜體
臣等千萬厚幸所有前藁謹具進入 伏聽處分

取進藁

朕昨降指揮欲練經三年緣群臣屢請易服御殿姑
以布素視事延和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
稽諸礼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
勿復有請

二十日批出改易服御殿為御殿易服姑以為故
以延和為內殿乞礼官議內殿侍從以下朝見奏

四月二十八日

三省樞密院奏臣等伏覩四月二十日 聖旨朕昨
降指揮欲練經三年緣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
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
礼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

有請臣等恭惟 陛下躬行要道復古之制詔音一
頒臣民頌歎臣等仰體 聖孝不敢具表陳情惟是
侍從史官管軍御帶環列禁衛等皆合星拱宸極瞻
睿顏日常朝倚 陛下未欲臨正衙坐乘扶仍可開
御後殿示存朝儀臣等不勝惓惓之下礼官同閤門
御史臺參酌取旨施行伏候 進止

繳奏

臣等所奏在前本俟五月一日進呈恐其間詞義未
達敢得先經 睿覽如合 聖意即乞批降付外施行
本 御筆批依

王相判郡 御筆五月四日
王相乞宮祠今欲除大觀文可以判甚郡可宜進來
回奏
臣伏蒙 聖問仰見 陛下優礼大臣之意𨚫望稍
高燕如四明去鄉尤近則有衢州緣往紀年八十有
四若稍遠恐於迎待非便伏候 聖裁
王淮鏁院奏 同日
臣伏覩 御筆王淮除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未審
今晚便鏁院或就來日除已一面進熟伏乞賜批可
施行

德壽殿私名推恩 御筆五月九日
德壽殿推恩人內有一項請本宮請給人此皆是私
名恐難一例推恩可別理會
回奏
臣伏蒙 聖諭既云本殿應奉人當有分別所以未
敢將上旨只為向來推賞典特不合一体今當別作
理會容行取旨然後施行伏乞 睿照
宣示遺補內批 同日
官以遺補為名不任糾劾之職今覽御筆奏乃動
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越職踰守未

欲付懲
欲如此批示未審允當否可密具奏來同此進入
回奏
臣伏覩 御批周已曲盡事理不勝歎服臣欲乞於
意字之下添故茲戒諭然後徑用宜思自警之句則
意深辭婉尤得 王言之體臣既蒙 聖問不容有
隱伏之 睿照
貼黃臣再三思之批語若稍峻則二人或因是求
罷未免略費區處或只還其疏似亦深切看明更
乞特入 聖慮

宇文价知紹興 御筆五月十五日
欲除宇文价職名差知紹興府張杓歸從班如何
回奏
臣伏蒙 聖問極為允當所有宸翰後以繳入伏乞
睿照
檢會罷敕令所奏 五月二十七日
臣伏奉 聖訓檢會紹興三十一年省罷敕令所指
揮臣契勘得當年因臣僚上言乞省罷局務官吏之
類有旨令後省看詳於是詳定官黃祖舜等先次條
具內一項敕令所欲歸併刑部限半月結局曾留公

吏三人隸刑部六月二日奉旨依伏乞 睿照
職事理任格法 御筆 五月二十九日
行在職事官理任格法仰密奏來
回奏
臣恭槀 聖訓錄職事官理任格法繳進伏乞
睿照
椿積米數文字回奏 六月八日
臣恭奉 宸旨付下行在豐儲倉鎮江諸倉等處舊
椿積米數文字四件今已揭帖開具說所有內外諸
處申到今年見在米數二件總計六百七十九萬餘

石同元文字繳進伏乞 睿照
貼黃在內計八十七萬一千二百餘石在外計五
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石通計六百七十九萬餘
石
改細布文武金帶趙善悉去除鄂州兵帳御筆
六月十六日
朕見今御後殿衣服以盛暑欲改服細布無害於喪
制否欲因 高宗服制中降指揮今後管軍知閤御
帶環衛諸軍都統制並許服繫金帶其余文武臣並
要依官制服繫如何趙善悉可以除司農少卿否如
或可使擬指揮來
契勘鄂州兵帳淳熙七年內指揮以四萬六千人為
額即今見管三萬七千人比元額少九千人合有寬
剩錢九十萬緡卿等更契勘當時與近歲拋降并支
費數目奏來
回奏
臣等伏準 御筆下詢四事今具下項
一御殿改服細布於喪制甚無害
一恭 聖諭今後管軍知閤御帶環衛諸軍都副統
制並許服繫金帶其余文武臣並要依官制服繫

若降指揮甚為允當
一司農少卿前已得旨除葉翥郎有太府少卿見係
劉立義兼權若欲除善悉恭俟 聖旨即擬指揮
進入
一鄂州科撥錢數須于細契勘容別日同軍帳進呈
右件如前伏乞 睿照
管軍等許繫金帶 御筆 七月一日
將來文武臣服繫金帶並要依官制外其經任管軍
知閤御帶環衛諸軍都副統制並許服繫卿等更修
改奏來

回奏

臣等伏準　御筆臣等切謂管軍以下經任人既許
服緊則是不止為見任之人所有文臣經任侍從若
因責降而去不當緊却有以理去官而不帶職或為
書正侍郎止得侍制職名之類若依官制亦不合服
緊恐須畧與該載未審　聖意如何不知可依初三
日面取　聖裁否不然恭俟　聖訓即日擬進伏取
進止

曹官差除　御筆七月四日

曹官可除職事官否奏来

回奏

臣伏蒙　聖諭曹官可除職事官否臣仰見　聖慈
念其老於文字欲加拔擢示不終棄但恐臺諫給舍
或有語言却費區處蓋向来如蘆務官之類尚且云云
今猶昔也伏料　聖明亦以為疑所以畧賜清問謹
具回奏伏乞　睿照

熟議北使執礼　御筆七月二十四日

將来十月已依典故免上壽或使人堅執礼當何如
此大臣合熟議任責卿等詳度定論預期奏聞

回奏

臣等伏準　御批將来十月已依典故免上壽或使
人堅執理當何如令臣等任責詳度定論預期奏聞
臣等竊謂虜人遣使蓋遵常儀許入見受書彼必別
無爭執上壽一節事繫本朝旬来使者不過隨百官
班拜舞於庭其奉觴致詞初無所預臣等已嘗為奏
萬一堅執但可以理責之臣等敢不任責伏乞
睿照

御批以理責之不從當復如何卿等未可易之宜
指定奏来須詳議數目

回奏

臣等猥蒙　聖訓將来　會慶節人使到闕事令詳
議數目指定奏来臣等仰見　宸慮深遠凡百欲預
為之備臣等謹當遵禀續得具奏伏乞　睿照

催具詳度北使執礼　御筆八月六日

已令卿等預期詳度指定使人堅執礼數尚未見具
奏以聞

回奏

臣等伏準　御筆令預期詳度指定使人堅執礼數
事臣等已嘗面奏若彼依每年　聖節例必欲上壽
臣等當諭以全國遣使来賀生辰既已引見受書使

畢成礼其上壽一節尋常不過隨本朝百官拜舞於
庭所有奉觴致詞並無所預今來　皇帝以高廟服
制特降指揮權免上壽百官既不入殿使人無緣自
行趂赴縱使桀黠亦將何辭只論此事臣等係無爭
執敢不任責其他或别較礼數却難預度譬如對奕
當視著數而應之臣等愚見如此伏乞　聖明特賜
矜照

不應差遣回奏八月七日

臣伏準　御批契勘不應所乞遣前日本人欲榷貨
務監官緣在法須要関排親民人所以難行今此関

已無可疑伏朔數日將上禀旨伏乞　睿照

進擬金陵守回奏日

臣等伏準　御筆令於内外臣僚中擇建康守進擬
容臣等來日入對子細商議後日具姓名禀旨伏乞
睿照

雇主殺所雇人回奏八月十四日

臣等伏蒙　聖訓雇主打殺所雇之人合入甚罪契
勘奏來臣等今令法司檢到條法謹具繳進伏乞
睿照

金帶指揮　御筆八月二十九日

其武臣除正任管軍知合御帶環衛諸軍都副統制
外餘並不許服　今降指揮已前曾經賜人且令依
舊　卿等候奏事日面奏

回奏

臣等伏準付下文武臣金帶指揮恭俟九月二日修
寫而奏然後施行伏乞　睿照

趙汝應放罷内批九月四日

榷貨務監官趙汝應自今年六月後並不赴務直日
止宿可放罷散齋内可與不可降指揮奏來

回奏

臣恭承　聖諭趙汝應事其為人極不清非因嗣王
奏請内批與此差遣自謂曾上書説張杓今是所隷
當官力求回避其實以此為名意望稍遷臣峻拒之
遂進狀陳述蒙降付三省即告示令踏逐一献窠闕
陳乞汝應辭窮且自謂已乞避嫌所以不赴務直日
止宿若　聖意欲在散齋内未欲降指揮放罷只送
吏部亦可不然俟初九日行遣似未為遅但恐謂其
經赦當更取　聖裁

支封樁銀回奏九月十九日

臣伏準中使傳奉　聖旨令封樁庫支銀三萬兩赴

內藏庫交納允奉　皇太后已恭稟施行伏乞
睿照

張澂應孟明　御筆皇太子封來九月二十九日

湖州輔郡之重治劇抑強全藉風力抑其勉之付張
澂　朕聞廣西鹽鈔利害相半抑到任日可詳究事
實奏聞付應孟明　如或允當卽繳進入

回　東宮劄子

某伏蒙　令慈封示　御筆戒諭張澂應孟明極為
允當謹復封納乞便賜繳進仰乞　令照

乞作書與趙思睪與劉超商量楚州城壁

周益公文集奉詔錄卷　　六

臣等昨日進呈薛叔似論武鋒軍及楚州城壁事已
得　旨令作書與劉超等商量將來更不更戍緣超
不甚識字恐往復未盡事宜今欲以此曲折寫與趙
師睪令就鎮江與超熟議俟有定說卻令師睪親到
楚州與錢之望逐一相度并點檢寨屋之類謂如城
壁亦須先將使人經過去處併工修整其他則次第
為之庶得粁審不至臧裂如合　聖意方敢具稟來
日稟　旨伏聽處分

高宗小祥乞展日視事九月二十六日

天聖元年　真宗小祥不視事前後各五日
治平元年　仁宗小祥不視事前後各五日
熙寧元年　英宗小祥不視事前後各五日

臣伏見　陛下聖孝冠古必行三年之制歷代帝王
所未有也而有司多拘近例往往未副　聖意緣國
初典禮從簡而紹興八年　徽宗小祥時方用兵難
廢機務故不視朝前後各止三日今具天聖治平熙
寧典禮進呈欲乞　聖慈特賜　御批將來高宗小
祥前後各不視事五日庶協三朝舊典仰符舜孝臣
昨來奉行檢官文字失於考詳不為無罪伏乞矜恕
臣無任皇懼戰汗之至

周益公文集奉詔錄卷六　　七

奉　御批欲只作禮官別討論得旨申請如何

同日回奏

臣伏准　御批欲作禮官別討論得旨申請視朝之
日允見　聖心廣大非凡慮所及未審俟　聖訓乃
令有司討論惟從容且一面諭令申請恭聽處分

奉　御批一面理會

回奏

臣恭稟　聖訓一面理會伏乞　睿照

乞羅點正除太常少卿十月六日

臣等羅點引祖諱辭免右舍人此乃枉法當避然

既有除命似便已本人見兼權太常少卿若就與正除亦是一等差遣恭俟　聖裁

奉　御筆批依

之六部長貳堂白劄子（月日不曾上直降指揮）

臣等伏見　陛下既躬至德要道以風天下又命皇太子參決庶務以裨總覽惟是一日萬機其來無窮百司庶府各脩未事臣等曰當總領衆職期副聖意欲望　聖明更賜訓飭自今六部而下凡被受朝廷之文書四方之陳請皆當究極本末隨事區處其間有疑不能決者長貳以時堂白若所見尚或不

同小者具奏大則請對白有故事存焉如此則壅滯可通綱紀可清萬化之源實基於此

奉詔録卷第六

右丞相

陸游除郎并朝士薦之　御筆（淳熙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陸游除郎不致煩言否恐或有議論且除少監如何近日臣僚多說有朝士薦三十餘人在廟堂如果有之可繳進來

回奏

臣伏蒙　聖問陸游可除少監如何臣非來與二參熟議只是奏本人任滿多日未審欲與何差遣陛下愛惜其才便欲除郎臣曾奏知其若且令奏事

近詢衆論謂處以閑曹如駕部之類亦足示陛下不求才之意至如後來煩言有無非臣所知只與外任亦無不可又蒙　聖諭朝士薦三十餘人在廟堂此乃數月前事當時並已峻拒元不曾進擬一名元本見今搜尋未見當時留正蕭燧各得此本乞　陛下徑問留正恐尚收得臣一面緒尋故書但慮今晚未能繳進此事本是設作人情　朝廷何嘗听信自王淮去國凡所迁除多是叅人其間如范嗣蘇兩為黃議攻擊臣不免竭力抹解正欲消弭爭端耳其餘在外人才臣並不曾敢薦進一名所有五月以後差除

臣續當一一聞具來歷盖緣去春為陳價迎頭論列
王讜意在逐臣所以未敢力求去者正以授任之初
勢不兩立既難因臣而易言路又不應命相一月遽
令罷免已嘗奏知忍耻少待逢會早歎雖以 高宗
服藥遂至因循累月暨至春末白獨官回已辦再外
文字偶為王淮所先方俟秋間有請緣 陛下慮及
廣使生事戒臣任責又復遷延至今已袁與留正說
只俟十一月即閒便力請蓋非獨臣才力有限難尸
重任兼其瞻之地衆口難調只如何澹自為首元未
嘗一歷外任司業繞滿本要迂檢正以試其才而溪

薄其官力懇兩參必要太常秘書為侍從之捷徑兼
陳賈是澹姑夫向來預其議論常恐為人所攻有疑
臣因賈之故滯其進取每每相嫉臣不免與二參商
量陵遷祭酒在奉常秘書之上如此委曲尚不相恕
處讒畏譏曉夕不寧安能展布四體為國謀事況堂
除一小小監當若留正以為未可即更不敢施行每
日將上文字留正或稍未適激即便抹退伏料奏對
之間 陛下必已洞見臣若彌縫上下苟度歲月固
可安身若遇緩急不知澹輩肯任責否臣屢欲請間
披露情悃又恐衆不相察疑臣別有陳述幸因為奏

略布愚衷臣又被獎知必蒙 眷照餘俟後月控陳
冊個次 薦士劄子多方搜檢績具繳進未審容臣
控問留正肅遂取本否更俟 聖裁
聖意若留陸游作少監偶手拜見乞外白可令填
此闕

繳薦士奏 十月二十七日

臣非晚既具回奏連夜繙閱旧書方見元薦士劄子
乃是七月初衆人面納明知朝廷未必聽用不過各
欲籍口塞故舊之責此亦古今常事無足多恠當時
臣與二參說了各自收起至八九月間好事者方知

以告葛邲因而轉相傳說致達 眷聽其於用意自
有曲折幸因 聖問方表不曾進擬一名必杜讒者
之口內范仲黼王叔簡並川人係是近日聖選無待
臣言其餘元德黄艾遠哭各有貼說伏乞 眷照
貼黄只如張杓項鏻章力萬沈煥或者慮其收用
即為肥語以中之風波可畏如此近日王希呂又
有奏札薦煥至今不敢將上昆見臣之畏縮旦夕
不免進呈取旨批說再貼黄表極久被 聖知偶
與陳賈有仇近復因今世之事所以不樂者多羅
點蔡觀擢右史未免入之忌嫉張体仁乃梁克家

所薦秉適是准用爲學官爲震武則留亙爲蜀五
人皆主張未肯遽改議論似未必專爲薦士伏乞
春照
付下元進薦士文字回奏十月二十九日
臣伏象 聖慈付下元進薦士文字一件謹已祗領
伏乞 春照
留周光合出 敕回奏十月四日
臣伏準 聖諭留用光管轄院帶主管教門公事合
批付三省出 敕伏乞 春照
臣傃奏劄 御筆十一月七日

近年臣傃奏對劄子須至四五率皆細微常事徒困
人精神今欲作臣傃劄子依舊行出不爲今日設爲
他時之計也可否奏來
付下臣傃奏劄草本
臣聞古者人主垂拱仰成於上人臣服勞任事於下
是以君道尊安臣職修舉而天下治故人主猶元首
也臣下猶心腹耳目股肱也一人之身有心腹以謀
慮於內又有耳目股肱以明辨震掉奔趨於外然後
元首無爲而自尊者勞逸之勢殊也夫心腹則譬之
大臣也耳目則譬之臺諫也股肱則譬之百執事之
臣也以一身之勢以觀天下之勢也其勞逸之相去
幾何哉虞廷叢脞之歌荀卿好要之論亦可覆矣今
者百執事之中各共乃職任乃事者豈無其人然近
輪對之間(元作奏對)辭見之際連章累劄猥及微細如綱
酋催科征商捕盜教閱軍榷茶酒貨之事(改作率皆常事)自
有成憲不克奉行又有職分之所當然勢位之所得
爲者且亦飾辭以爲忠讜說以爲能類不止此惡閑
聖慮是豈知元首叢脞之戒居官任事之意哉臣愚
欲望明降 春旨自今凡有奏對辭見札子並止用
三幅若軍國利害事大體重者不拘此限如是則人

思盡職不事空言庶幾有以勸勉臣下任事之能上
副 聖旨仰成之意取 進止
回奏
臣伏象 聖訓仰見 陛下深思遠慮無所不用其
至臣再三籌度若直批依奏却恐其間或有窒礙然
又難行欲且將此奏劄批降指揮令給舍或侍從逐
一看詳立爲格目將上取旨庶幾區處詳備立爲永
法且使四方知殺請施行一歸至本審 聖意以爲
然否
支椿管象牙回奏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恭奉 聖訓令於左藏庫椿管案子內支取充造
官告軸頭已一面施行伏乞 睿照

韓同卿別與差遣 御筆十一月二十九日

常州繁劇朝同卿才不堪任別與是何差遣卿等便
擬進來

回奏

臣等恭準 御批令別擬韓同卿差遣今日同卿有
狀申明妻家有田產在常州管下乞行回避若就此
降旨改添差翟務參議官却恐其納闕即與之似為
兩得恭俟 聖裁即擬指揮進入

貼黃 聖意或欲示優恩則閑慢寺監丞亦可但
俸給不及參議倂乞 睿照

奉 御批可與參議官如無恩例亦難添差

韓同卿添差參議回奏十一月三十日

臣等伏準 聖旨令擬韓同卿參議差遣即容別狀
封進所有淳熙二年添差指揮今同進入恭聽處分

貼黃元降指揮若是初除改差即與正闕今來同
卿數年前曾得滁州今又因闕到奏事所以欲與
添差三年前新知興化軍徐將待闕升資序正與
同卿一般當時添差福建參議伏乞 睿照

商議稱呼及吳環落階官 御筆十二月十日

前日齊商議事卿詳思之當使有定論恐費日月直
俟元日假內留身奏之吳環甚能於職事 皇太后
之意欲落階官未審給舍如何耳卿見給舍可密宣
諭此意續奏來

回奏

今具回奏下項

一所議見思索容元日假內留身奏稟

一吳環事不敢直說容旦夕究竊詢問續具奏聞

一虜使因彥卑乃向來范成大之使時接伴其

文采議論大段過人且知卿慕中國昨日侍從多來
說館伴使副中須擇得一知書者準備應酬難道不
流亦如此說不敢不奏

詳議林植懇託內批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則臺臣與袁樞曲直已見尚有林植借錢懇託一
節恐難為不問卿等詳議奏來

回奏

臣等恭準 聖訓令詳議林植借錢懇託一節容臣
等來早就漏舍商量續當具奏伏乞 睿照

增印會子內批淳熙十六年正月四日

修蓋 慈福宮先支過內藏庫錢二十萬貫將來
皇太后遷新宮又奉錢十萬貫以為封樁庫會子不
多可以增印會子三十萬貫否

回奏

臣恭準 聖問增印會子三十萬貫若只如此數永
至過多但近者支過鎮江樁管五六十萬修奏入城
初議以度牒會子兩色補與今莫若且印充 慈福
宮支用將來徐以度牒補還鎮江樁管伏乞 睿照

學士添員 御筆 正月七日

學士院更添一員具姓名來

回奏

王藺詞采雋拔曾掌外制
葛邲文詞穩審曾兼權直
右二人但恐資歷已高
尤袤學問該洽文詞敏贍雖兄今獨掌外制然鄭僑
非挽古還既行上三房則下房文字甚少曾有 旨
無直表門護避衆謂宜在此選倪思見任著作郎曾
中詞科文詞穩審可備翰林權直之選莫叔光見任
著作佐郎亦中詞科性甚循謹此外惟有陸游大段
該博尤知本朝典故詞章實為獨步併乞 睿照

左丞相

擬表樞指揮回奏 正月十一日

臣等恭稟 聖訓檢會初擬表樞指揮進入前作秩
私今 御筆用狀忽尤中其失伏乞 睿照

付下表樞狀回奏 正月十二日

臣等伏準付下昨日所進表樞二狀謹已領[illegible]伏乞
睿照

依條行謝修見勘公事回奏 正月十三日

臣等恭準 聖訓謝修見勘公事今依條施行庶得
結紀臣等一向擬指揮繳進先此回奏伏乞 睿照

郭師禹建節回奏 正月十四日

臣恭承內侍霍正夫傳奉 聖旨欲與郭師禹建節
如何仰惟陛下昭懷故劍將厚風化固已斯見淵衷
尚且下詢臣等甚盛之德冠絕古初臣無任歡仰祝
頌之至謹此回奏伏乞 睿照

催印會子回奏 同日

臣恭承 聖問印造會子三十萬貫事適契勘得二
十四日方一切圓備進入內若欲速用即來日亦可
於西上庫那元更俟來早面奏伏乞 睿照

房中機會趙思侍從 御筆 正月二十日

虜主身故將來機會當復如何
趙思欲除侍從卿頗有疑別無它否

回奏

臣伏蒙　宸翰下詢虜中將來機會當復如何臣之淺陋豈足以知此然竊料虜主既亡叔侄之間必須紛紜更半月以後鄭僑歸可見大略其他容求見面奏欠趙思除授臣嘗聞止謂左史却闕人恭聆聖諭已有侍立官臣知不至闕遂足別無所疑伏乞睿照

封樁庫支銀回奏正月一十一日

臣等恭遵　聖訓令封樁庫支銀三萬兩赴內藏庫

交納訖　皇太后用已一兩道並已施行外先此回奏伏乞　睿照

不沆依例除職內批正月二十三日

趙蟠老張杓皆是帶職名除侍從兼知臨安府今來不沆可以依例否

回奏

臣伏蒙　聖問仰見　宸慮精審不勝歎仰臣前日止疑不沆尹京日淺所以欲作兩邊偶忘計二人體例兼去秋曾作大礼事務官亦是侍從之階自可除授伏乞　睿照

貼黃臣嘗蒙下詢機會未盡愚慮欲一二日間就
內殿同衆人奏稟三數事恭俟處分

印造會子付內藏庫回奏正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　聖旨令將印造新會子三十萬道付內藏庫緣二十四日晚方辦二十五日赴封樁庫點檢今已依稟　聖訓訖伏乞　睿照

光宗即位論赦條賞給期限二月一日

臣等已進呈赦內諸軍賞給外路已限半月所有在內不曾立日限見戶部長貳說恐品搭錢銀會子須貫三兩日已於赦文添入在內限三日謹具奏知乞

降付中書門下者

支封樁庫會子回奏二月十九日

臣等恭準
御筆於封樁庫支會子十五萬貫充奉　重華宮使用已一面施行伏乞　睿照

支封樁庫銀回奏二月二十三日

臣等恭準　御筆於封樁庫支銀四萬兩赴內藏庫交納充恭請奉　壽皇聖帝
壽成皇后臣等一面施行伏乞　睿照

乞付下趙不懷改名札子二月二十三日

臣等蚤來奏知所遣諸葛廷瑞趙不慢充北界使副
欲俟不慢改名文字定方繳省劄用金字牌發往盱
眙二十一日先曾繳進不慢未改名劄子今乞便賜
付下却換寫改名不惕劄子繳進伏乞　進止
御批別換改名劄子只今進入
同日回奏
臣等伏準批旨別換改名劄子只今進入謹遵稟
聖訓然不慢之名亦無甚利害或恐前劄已發行即
亦不必再遣却恐交互疑似更乞　聖裁
乞差中使賜金國人使　御筵三月七日

臣等竊盱眙軍申金國第一番使人欲此月十五日
過界蚤來已奏稟得旨就差何澹氣勲充接伴足可
及事只是合有中使一員就彼賜　御筵欲乞下內
侍省差委星夜前去亦須一面報接伴令候中使至
方行取接所有鎮江等處地里稍近却可續差伏取
進止
奏北牒遺留字同日
臣等據國信所申得　旨令貢下盱眙密切差人過
淮計會虜中所遣使名臣等數日來亦聞外間妄有
傳播尋取泗州真牒細看遺留二字甚明初無它說
不知此語何從而起若遽令往彼計會却成打惹今
謹將元牒繳進容臣等初九日早子細商奏蓋國家
行事務先安重若為風傳所搖利害甚大又慮今早
曾有臣僚數奏即乞密賜宣示庶可究見虛實其泗
州元牒如經　聖覽却乞付下伏取　進止
同日回奏
臣伏奉　聖旨劄下接伴楊經等文字更不施行謹
已遵稟其付下泗州牒一紙亦已恭鈞伏乞　睿照
奏館伴武臣姓名
臣等據盱眙申金國第三次使人初一日已過界合

差館伴昨來　御筆點定文臣兩名除張壽見充接
伴外其點定郭德麟今欲差充館伴使所有武臣雖
承　御筆點差閻良臣緣本人已往郢州今再具到
兩名郭端已是郭鈞之子見充環衛官霍漢臣見在
閤門供職二人皆可充副使伏乞　御筆點去一名
謹具繳進伏聽處分
乞點定皇子封王國號奏二月七日
臣等已遵　聖訓擬定封皇子為楊王退而熟議隨
廣虜亮昔因在楊州而名曰場宿虜揚場聲音相近
未甚穩當早來　玉音宣諭國名不繫大小今將三

等閑具進呈欲乞黜定一國即賜降下來日午間却
進熟鑽院伏取　進止　壽皇見嘉王

祭國文添年號回奏　二月九日

臣等適準付下薛叔似奏乞追改祭金國文添入年
號緣　臣等已曾招直學士院尤袤陶童表　云 [illegible]
同來止用月日其祭文即合一體蓋蒙已降御札追
留騰偏示臺諫侍從亦說及祭文不寫年號蓋與國
書一同衆遂無說今未知　聖意如何更取進止
奉　御寶批依

取賀正國書回奏　三月十三日

臣伏準　聖旨取前次賀正國書不知是鄭僑帶回
之書惟復是虜中來賀正國書今且於學士院取到
鄭僑帶回者進入或是虜中賀正之書即係書藝院
取掌伏乞　睿照

付下國書回奏　同日

臣等復準　聖旨付下國書一封謹已收訖伏乞
睿照

擬浙漕除目奏　三月二十五日

臣等叅承　宣諭浙漕退而思之就近別未有人其
番景珪任浙西提刑日既有聲權似無以易今欲與
除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司耿秉指揮行出取
進止
奉御筆批依

翊善典故　御筆四月一日

是日面奉　壽皇聖旨王府翊善檢照典故以聞

回奏

熙寧元年岐王府始置翊善以直史館王存為之
又初諸王府置講讀翊善記室等官以御監郎官
兼儀部郎官耿南仲兼講讀光祿少卿李詩兼翊善
宣和以後諸王府翊善直講贊讀多以侍從兼　當時以為選

紹興雜壓
親王府翊善贊讀直講在承議郎之下
淳熙職制令同

臣等恭準　御筆檢照王府翊善典故將上謹具進
入伏乞　睿照

擬薛叔似許及之批旨　四月　日

欲朕以薛叔似許及之獻疏切直諫詞典美置之卿
監以勵褒陞可並令日下供職

奏劄

臣等見聚侍從皆來說　陛下昨日　御批嘉獎薛

叔似許及之有此除命緣付鄭僑書讀行下則二人未知此意所以不敢入城供職今衆議欲全生
聖諭劄與二人令日下供職庶全事體如何 聖慈乞批依付外施行取 進止

臺諫員數回奏 四月十六日

御史臺

中丞一人 侍御史一人

殿中侍御史二人

以上並係言事官近例有侍御史則不除中丞

監察御史六人

舊亦曾許言事後來止察事而已

諫院

左右諫議大夫各一人 左右司諫各一人

左右正言各一人

右皆 神宗皇帝初定官制所置員數至今以爲定式

臣伏蒙 聖慈遣中使下詢臺諫員數謹具錄進呈元祐間用人最多臺中言事官常差三人諫院常差四人紹興初御史臺諫院言事官亦各三兩人淳熙初各差兩人號天子之耳目辨人才之邪正最宜遴選祖宗故事明降指揮令翰林學士給舍或侍從之首及臺諫之長各薦數人然後就其中選擇用之壽皇時亦然謂如鄭丙薦張大經劉國瑞及王希呂薦京鏜并蕭燧薦余端礼之類是也然須先審擇端亮之人方可委以薦舉其人不負所薦亦不合於公議此乃 本朝家法惟 陛下深留 聖意幸甚

換國書一句回奏 四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中使傳 旨令換國書一句已一面請學士院官理會緣其間有曲折須俟來日巳時奏事子細奏稟方敢進入伏乞 睿照

奏議錄卷第七

承明目錄

卷第壹
乞修 今上起居注劄子
起居注藁二首
卷第二
經筵周禮講義
卷第三
經筵進故事十三首
卷第四
經筵進故事十二首

卷第五
東宮故事九首
卷第六
東宮故事十首
卷第七
東宮故事十四首
卷第八
東宮故事十五首
卷第九
東宮故事十八首
東宮劄子
繳選德殿記劄子
乞召魏王侍祠劄子
納臨江軍法帖劄子
乞還尤袤禮祀徹章賞劄子
付下西春坊當直人文字回劄
付下 御筆戒諭張徹等回劄
卷第十
代東宮表牋劄記青詞魏王書
辭免皇孫封國公皇孫女封郡主奏

謝 主上表
謝 皇后牋
謝 太上皇帝表
謝 太上皇后牋
明堂禮畢稱賀劄記三首
設醮青詞二首
與魏王書十八首

承明集目錄

起居注

乞修 今上起居注劄子 紹興三十一年

左奉議郎試起居郎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兼權中書舍人臣周某劄子奏臣以駑材當 陛下内禪聖緒起居罔不欽號令罔不誠之時乃得暨實殿侍立經幄耳目所及當謹書之惟是性職左右史不常置故記注之未備者尚多若必俟進補或書始紀紓政則雖累歲猶恐未能竟也夫他時之得聞與今日之親見其詳略固有間矣臣愚欲望聖慈許本省撥

照紹興十年十一月起居郎李易申請旨揮斷自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後先次修纂每月投進其稽壓之未備者依舊疾速帶脩庶幾陛下始初清明言動必書而小臣或得少進踈略曠廢之罪不勝萬幸取進止九月二十九日二首同奏 聖旨依

起居注稾

六月丙寅朔十一日丙子 紫宸殿設仗閤門御史臺集文武百僚班于殿門内降詔書云云 皇太子可即 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文武百僚聽 詔拜舞訖赴殿庭立班皇帝自内出至 御榻側拱手立總奉官以次稱賀内侍固請皇帝就坐皇帝固辭内侍扶掖至于七八 皇帝畧就坐復興次宰臣率百僚稱賀皇帝側立如初禮畢三省樞密院官升殿奏事 皇帝亦立聽之班退 太上皇帝車駕如德壽宮十二日丁丑 皇帝不視事 車駕詣 德壽宮起居先是 皇帝欲以是日率百官朝太上皇帝於德壽宮以大雨免百官入見 皇帝就宮中行禮

又

八月十四日戊寅奉上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 壽聖太上皇后尊號冊寶儀衛爽文武百僚集於大慶殿門外幕次各服朝服儀仗鼓吹列於殿門外禁衛等列於殿庭樂正帥工人以次入舉麾而不作 皇帝自内服履袍入御幄易通天冠絳紗袍出御幄執大圭詣殿上冊寶幄前傳位西向立有司引舉冊官跪舉太上皇帝冊中書令奉冊吏部侍郎押冊案舉寶官跪舉寶行中奉寶禮部侍郎押寶案次引舉冊官舉太上皇后冊吏部侍郎押冊案舉寶官舉寶禮部侍郎押寶案冊寶進行皇帝步從冊寶降自西階至殿下傳位東向置定皇帝至殿下面冊傳位立舉冊官

舉寶官跪舉冊寶與圭殿下當中褥位南向置定禮
儀使奏請拜　皇帝拜興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
官皆再拜舉冊官舉　太上皇帝冊與中書令奉冊
進行詣　皇帝褥位前置冊於案舉冊官跪捧冊
皇帝搢大圭跪捧冊授大傅大傅受冊　皇帝執大
圭俛伏興太傅奉冊於殿東階下次舉寶畧如舉冊
之儀次舉　太上皇后冊寶亦如之　皇帝詣殿下
當中南向褥位次立冊寶進行出大慶殿正門　皇
帝升自東階釋大圭入　御幄服履袍還內先是陰
雨連日有旨降香祈晴至是雨稍止發冊寶於殿上

故不盡如初禮冊寶既出　皇帝自祥曦殿服履袍
乘輦出和寧門至德壽宮大次　皇帝降輦入次儀
仗鼓衛等分列於德壽宮門之西外樂正帥工人以
次入（樂備而不作）文武百僚就次各服朝服以待冊寶至殿
西階下褥位置定（冊北寶南）侍中已下各就位次引太傅
詣本班西向立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　大次
執大圭將至小次釋大圭入小次禮儀使請　皇帝
躬行奉上　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　尊號冊寶之
禮　皇帝出小次執大圭升自東階至殿上褥位西
向立　太上皇帝自宮服履袍出即御座　皇帝詣

褥位北向再拜躬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訖詣　太上
皇帝御座之東褥位西向立在位官皆再拜冊升中
書令跪讀訖進於　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置冊
匣於案寶升侍中跪讀訖進於　太上皇帝御座之
東褥位置寶匣於案次　太上皇后冊寶升詣　太
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置於案　皇帝詣　光堯壽
聖太上皇帝御座前褥位北向再拜俛伏跪搢嗣皇
帝臣某稽首言致詞搢賀訖俛伏興再拜躬身侍中
詣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御座前躬承旨宣答　皇
帝再拜訖詣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

西向立太傅搢笏賀禮畢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降
座還宮內侍捧冊寶入宮次捧　壽聖太上皇后冊
寶進行皇帝後從入宮詣　壽聖太上皇后座前行
禮畧如上儀太傅率在位官移班稍西拜牋賀　壽
聖太上皇后如拜表之儀訖退先是六月丁亥集侍
從臺諫禮官議尊號於都堂時禮官已與執政定用
光堯壽聖之號矣既即席左僕射陳康伯援筆書云
云吏持白預議者或謂尊號始自開寶罷於元豐今
不當復兇　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顧豈受此數字
歟權吏部侍郎汪應辰主之尤力或謂此　主上奉

親也不得援元豊自部不受爲比於是簽書半不書
者半特議文已成明日進呈奉　旨恭依而給事中
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劉珙權吏部侍郎凌景夏
徐度權戶部侍郎汪應辰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
袁孚監察御史周操周恭芮燁陳良翰各以狀陳所
見且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　英宗誕節名以名
寺不用可庚寅降　旨云前日議狀已全施行載覽金
安節張震等列議各執所見今欲從　光堯壽聖尊
號之議奉上　太上皇帝以壽聖尊號奉上　太上
皇后盡所以欽崇之意已嘗奏知不容但已罪己數

字中有未盡善更令金安節張震等商量疾速奉上
辛卯安節等請再集官詳議壬辰有旨不須別議須
於都堂元集議狀內簽書姓名者聽安節等遂奉詔
既而有欲從　欽宗服除奉上冊寶者禮官援唐順
宗故事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禮部員外
郎劉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冊寶典故御正殿
用樂事屬嘉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治平
以來上　太皇太后　皇太后尊號亦用此禮降
詔於即位之初撿舉於公除之後時雖不同事則無
異此皆搢紳先生孰復講究盡書盡美可以依做施

用而無據疑者也　太上皇帝爲社稷大計以天下
畀付聖子魏之明元獻文唐之一祖三宗皆不足道
是以光堯而下初無專門典故可以稽考交授受之
除偶餘服制亦無舉行尊號可否之文然而治平以
來記錄甚詳情文兩盡今日依做斟酌實合禮經如
或更娛失援據於三綱五常之道有所牴牾不獨有
司失職爲議者所非亦　祖宗家法所不許也　太
上皇帝爲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外則用漢魏權
時之文內則行　祖家遂服之禮無事不舉樂業武
不御殿皆其事也何獨於尊號冊寶而疑之議者曰

永正探位於元和憲宗故事可以引用考之新舊唐
史會要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變之後謂之
無服羣臣所上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本朝事體
大相遠也就使可據則即位而未改元觀排優於丹
鳳門觀競渡於魚藻宮擊鞠於神策軍觀樂於麟德
殿之類前代亦有引用者乎議者又曰喪三年不祭
唯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祖宗雖用唐虞三代
之制而升祔之後祠事畢行不止天地社稷而已尊
號之禮何獨有嫌備樂而不作可也是又不然祭祀
之典雖於久曠漢魏以來行之於易月之外變而祔

龠維用樂可也　本朝通古禮謂之美事未終制而
上蔽號祖宗以為難行使其設而不作在禮無害則
治平之後上太皇太后　皇太后尊號何為不於郎
位降　詔之初遽上冊寶而必待三年之後乎慈聖
光獻之於治平　宣仁聖烈之於熙豊母也當熙寧
元祐之初猶以所尊為之歡降　主上以鴻名徽號
盛禮備樂授人子報親之心不容少有闕文以貽它
日之悔也司事責問禮於子游子游語之子瑣曰汰
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夫子游所以語之者以其合於
禮也不以合於禮者告人而以意之所安者許之猶

曰不可而況一時大典無所依據輕議而遽行之
恐非臣子所以愛　君父惜　國體之意竊詳六月
二十九日詔書已依　祖宗故事所有條具典禮乞
候將來　致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盛德美事超
越前古而　主上事親之禮與情實相稱矣議者雖
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致厚故不復改

承明集卷第一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四　承明集卷第二

經筵講義

周禮　乾道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臣聞馬牛羊豕雞犬是謂六畜以其可畜而養也
麋鹿狼麕兔野豕是謂六獸以其可狩而獲也羔豚
犢麛雉鴈是為六禽以其可擒而制也或謂爾雅以
四足而毛曰獸兩足而羽曰禽今乃列羔豚犢麛於
六禽者何也臣按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大宗伯
以禽作六摯而曰卿執羔大司馬亦云大獸公之小
禽私之是四足之小者亦可謂之禽矣辨其名則六

畜六獸六禽之名固不一也辨其物則六畜六獸六
禽之
色固有異也又況禮記內則所謂狼去腸豚去腦魚
去乙鼈去醜尾不盈握弗食之類若不辨焉非所以
致謹也雖然菲飲食孟軻遠庖廚而周官獨詳於
此何也蓋節儉者帝王之德備物者國家之體夫惟
聖人力行王道使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
可以食肉然後坐享天下之奉而人不以為泰書所
謂惟辟玉食是也

凡其死生鱻薧之物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臣聞聖人未嘗暴殄天物各因其所宜而已死謂不可以生致者生謂不可以死致者鱻謂不可以餦薦者薧謂不可以鱻致者四者既辨乃可以共王之膳膳者總言食之正也薦則備其品物羞則致其滋味二者又言禮之盛也后世子言膳羞而不及薦者下君一等故也古之聖人於飲食之間制為等差如此其嚴而况大於此者乎

共祭祀之好羞

臣聞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九九州之美味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猶以為未足也則又思其平昔之所好而共焉若文王之菖蒲葅曾晳之羊棗是也且人之嗜好不能無偏何獨於宗廟而羞其所好歟蓋自奉有常則無傷財害民之譏致享加厚則有盡志盡物之孝聖人之意深矣雖然人君以天下之大萬乘之富縱極口體之養何所不可顧乃事為之制物為之節祭祀之外靡共好羞蓋所謂終食未嘗違仁斯須未嘗去禮也春秋之末庖有肥肉而塗有餓莩視成周仁民愛物之制則有間矣可不戒哉

共賓客之禽獻

臣聞主人以禽獻於賓客謂之禽獻按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蓋隨其爵命之高下而制為多寡之數也或謂獻者下奉上之辭今曰禽獻何也蓋古者待賓如臨祭以敬為主故有九獻七獻五獻之禮且君之於士苟有饋焉猶或謂之獻而况大賓客乎

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臣聞客之爵命有尊卑則禽獻之數有多寡所謂以法授之者如此蓋方歛人以其數而致於庖人則入固有法矣庖人以其數而歸之賓館則出固有法矣故曰其出入亦如之先言出後言入言之序也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

臣按月令四時之食各有所宜順之則可以養性命逆之則疾癘生焉羔羊之小者豚彘之小者方春肥息之時於膳為宜乃用牛膏煎和而獻焉故

曰春行羔豚膳膏香雉之乾者謂之腒魚之乾者謂之鱐天暑鮮食易敗惟此於膳爲宜乃用犬膏煎和而獻焉故曰夏行腒鱐膳膏臊牛之未充者謂之犢鹿之未充者謂之麛食秋實而壯茂可以膳矣乃用鷄膏煎和而獻焉故曰秋行犢麛膳膏腥鱻者魚也至冬而性定羽者鴈也至冬而始來可以膳矣乃用羊膏煎和而獻焉故曰冬行鱻羽膳膏羶夫先王於賓客雖曰厚爲之禮然未嘗過求異味登之於俎亦隨時所宜因民之日用而已矣然故上不違天時中不費邦財下不勞人力一舉而三善寓焉是謂成周之良法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臣謂歲終則會欲知多寡之數也王及后尊矣故不會其數雖然郎以制度固自有要待有司不以常法會之耳恭聞眞宗皇帝西幸鞏洛得生鯉不忍食而縱之閔羔羊叫號卽詔尚食自今勿殺當是時民安其業家給人足固已追三代之盛乃猶因庖廚而寓好生之德所謂本末並舉誠可爲萬世法彼梁武帝者豈足以知此哉不法先王之仁政而區區於釋氏之教宗廟之祭不用血食太官之膳下同僧道及信侯景之叛則視生靈肝腦塗地而弗恤倒置如此蓋周官之罪人也

承明集卷第二

經筵故事一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進

天禧二年八月　仁宗為皇太子涕泣累日至于減膳謂當出宮不得日侍　帝府左右　真宗慰諭之曰此特加恩爾未出宮也　上乃挽復膳如常

臣恭惟　本朝列聖之德雖不可以一言而蔽然其充大者明孝也　仁宗皇帝之在東宮固未

遠於親側已戚戚如此推是以往則所以養志者不問可知也享國最久躋世上治豈無自而然哉其後元祐講官范祖禹裒集當時故事三百一十有七總為訓典而以此為首篇可謂知所先務矣臣實暴之鄙臣幸甚乃歲予自南至獲與百執事序立德壽殿下伏見　陛下以天子之貴行事親之禮自大次拱手徒步以入既升殿則拜伏盡恭侍立盡敬萬目親睹稱歎一詞皆謂堯舜以來所未有也不其盛哉雖然臣意　陛下猶以未能朝夕　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之側為慊也故向者以日朝為廢務則用五日之制既又追於　慈訓定一月四朝之儀懇懇惓惓可謂至矣惟　陛下充天性之孝思仁祖之言進以承顏順志為樂退以繼志述事為念人心悅而天意得則其享於萬斯年之報也必矣書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陛下之志也亦微臣之願也

隆興元年二月十日進

劉向說苑載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

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卻之是卻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臣聞禹稱丹朱之傲以告舜周公稱紂之迷亂以儆成王言之者不疑聞之者不怒古之君臣異盍如此豈待事至而後言過失著而後諫也哉春秋之末去古未遠故簡子以一國之大夫猶能因箴規而思未形之過可以為賢矣使唐之德宗何足以語此段平叔一有所陳語未脫口而遽探其意呪責隨之是尚可與輸忠而盡言乎恭惟陛下撿身若不及從諫如轉圜言雖多而必聽事縱謬而

不知有君如此誰忍負之此臣所以庶幾古人而
冀　陛下之有所更也夫國治莫如勤然與其程
書決事擊刺騎射以勤其小不若經天緯地保大
定功而勤其大也富國莫如儉然與其菲飲食服
澣濯以儉於己未若惜邦財裕民力而儉以天下
也正人端士不難於外斂而難於用其言左右近
習不患於無才而患於有所挾允是數者知之非
艱行之惟艱　陛下毋以臣言之妄而諾之而更
之則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何過之有

乾道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進

唐書魏徵傳太宗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
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
惑也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臣觀漢唐之主莫盛於文皇致治之美庶幾成康
考其大要特在夫兼聽而已當時司門式曰無門
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下引對毋得關礙又置
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是以即位四年國富刑清底
于丕平非明目達聰之效歟雖然帝之初為政也
魏徵以謂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朞月而可蓋不其
難封德彝則曰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
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二者之論若水
火不相入雖欲兼聽烏得而兼聽惟帝察徵之言
可用信而不疑知德彝之言不可用拒而不受是
乃所以為聖也仰惟　陛下勤於求治切於聽言
日御昕朝延見群下雖隆寒盛暑與夫休假之日
召對留訪未嘗少息凡文武大小之臣茅草一介
之賤皆得以情自通于上其視文皇尚復何媿若
乃言有是非治忽繫焉　聖主既以廣堯舜之聰
明矣必將辨邪正以從違示好惡於用捨正觀之

治臣且見之

八月十七日進

正觀政要求諫篇太宗謂司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
事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所以孜不倦
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亦望公
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

臣聞人主切於求言則天下之事無不知勤於為
政則天下之事無不理能行此者其惟唐之太宗
乎觀其嘗謂侍臣曰朕每閑居靜坐則自內省常
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諫爭欲

全耳目外通下無宛滯茲非切於求言乎又曰朕每夜常思百姓閒事或至半夜不寐録部督刺史姓名於屏風坐卧常看在官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茲非勤於爲政乎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太宗是也然則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豈無自而然哉仰惟 陛下聖而不居能而不矜芻蕘之論必詢狂夫之言亦擇可謂通下情矣未明求衣夜分閲奏以監司郡守姓名列於御屏可謂思致理矣其視太宗夫豈多遜然異貌之進攻要也其表有曰望紓天鑒擇善而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蓋

言行之有常思之不倦然後堯舜之化可得而致惟 陛下因貌之說思唐之盛久於其道使天下化成則明四目達四聰可継於虞舜在位皆鄙儉正直可継於文王又豈止法正觀而已哉

乾道八年正月十一日進

書洪範休證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臣觀天之與人相去雖甚遠然志慮萌于此而休應彰于彼抑何近也是故景公一言而熒惑退舍成王出郊而風雨起禾惟先哲王正厥事真若影響之提哉仰惟 陛下躬神禹之智傳洪範之學九疇之身達之政治見之動靜語默惟休證是協偶者雨雪偶愆寒暑弗次 陛下上畏于天下軫乎民知諸郡奉行和糴之未善也增其直損其數聖訓丁寧方布于外而上天同雲不旋踵應爲先之以霰霙繼之以雰霏黎庶呼舞咸謂嗣歲之豐庶或可望向非 陛下於貌言視聽思之間晢有以欽承 天意則雖日祈釋老徧舉禬禜臣知其效不如是速也周之頌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惟

陛下欽用五事常有以應天則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必有以相我 國家上爲三光全寒暑平下爲膏露降百穀登進帝王之盛無難矣豈直處草蕃廡而已哉

淳熙二年　月　日進

唐書李絳傳絳見浴堂殿憲宗曰比諫官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擇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千不測之禍顧身無利

耳雖聞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遣詞之使直士拄
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臣聞古者諫諍無常員上而公卿下而庶人工商
賤隸苟有見焉無不自達是以下情通於上
而上德昭於下西漢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
大夫諫大夫多至數十人殆古之遺意歟唐興太
宗最以聽言為急即位之初數引魏徵入卧內訪
以得失徵亦志誠惻怛增其正直事無大小靡不
盡言遂使朝無闕政民被膏澤君都顯揚身荷美
名憲宗中興實所欣慕時則有若李絳耻君不及

太宗耻身不及魏徵其陳治道論政體及侵王叔
千百亡帝意嘉納回視正觀似無愧矣然絳猶以
人臣進諫為難者蓋將堅上意廣言路也卒之卻
李錡之貢闢先朝之儀紀成敗則舜為之設戒崇
節則碑為之仆諫行言聽著在簡冊傳之後世臣
主俱榮焉仰惟　陛下好問知虞舜從諫如高祖
精慶諫之選嚴輪對之制入直殿廬者頻加宣召
來自疎遠者即日引對豈惟紬漢唐用人之美固
已得古者諫諍無常員之誼矣今拾遺補闕偶虛
其位惟　聖明亟擇重厚而諒直者使充是選蓋

重厚則知大體諒直則無邪心自然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李絳之所難臣竊以為易矣
淳熙二年　月　日進
三朝寶訓　太宗建隆三年二月詔自今五日內殿
起居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轉對並須指陳時政
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採訪以聞
事有要切者非特詣閤門上章不得須候次對
臣聞書紀虞舜之治要矣而以詢于四岳闢四目
達四聰為首蓋雖上聖之資非好問則理有未盡
是乃帝王之先務唐太宗嘗謂蕭瑀朕少好弓矢

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木
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
弓也朕以弧矢定四方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
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賜坐
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夫弓
有形也理無窮也有形者尚或難知無窮者夫豈
易究故當治忽之所關邪正之所繫自非傅問而
廣詢則其未盡者多矣惟我
太祖天縱將聖又嘗歷試諸難固已周知古今之變
博通事物之理然即位未幾遂稽虞舜近法太宗

以咨詢爲急是宜創業垂統踐于丕治　列聖守
之至于今不廢誠可爲萬世法臣故表而出之

淳熙二年八月九日進

三朝寶訓淳化五年五月　太宗謂宰相曰諸州長
吏所委尤重朕今選京朝官三十餘人給以印紙親
書其前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姦方可理爲
勞績本官月俸並給婚錢令知審官院錢若水分賜
之朕以所書有奉法除姦之語且慮群不曉因緣生
事又令若水諭以除姦之要在乎奉法朕蓋署中寫
此豈不勞乎蓋爲擇人以安百姓耳

臣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蓋政刑所化者淺德禮所格
者深此聖人論爲政之要道也漢荀悅有得乎此
故其言曰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禮教榮辱以加
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刑也范
祥謂悅通見政體其以數恭惟　太宗皇帝當天
下既定務安元元尤注意長民之官有犯法者未
嘗少恕人固悚然知畏矣又欲勵風俗於勸懲之
外臻恥格於德禮之中故當太平興國九年謂宰
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人則受弊因
舉後漢秦彭爲潁州守以禮訓人百姓懷愛深加
數賞後暨淳化乃親書印紙三十餘通遍賜爲條
目命審官院分賜京朝官當是時凌策等實被此
賜已而屢典藩郡所至皆有治迹卓然爲朱名臣
今秘閣尚存當時　御書數通而賜策者在焉歷
官課績具載卷中貽訓方來實爲盛典伏惟　陛
下留意守臣增光　祖宗凡有除授必延見訪問
姦貪忝官者既已斥去疲癃闒茸者又無所容憚
因清閒之燕特詔秘閣以　太宗所書來上稽用
故事　親御翰墨選擇循吏一二十人而付之使

得者以爲榮而益知自勉不得者以爲辱而恥忝
不逮必有如龔黃班班見於郡國承流宣化少副
陛下愛民之意淳熙紀年當不愧於淳化矣

淳熙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進

前漢張敞傳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治之天
召拜膠東相敞辭之官自請治劇劇非賞罰無以勸
善懲惡吏追捕有功効者願得壹功比三輔尤異天
子許之敞到膠東設賞開群盜令相斬除罪吏追捕
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
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

臣聞治小盜與禦大敵異大敵者或決機兩陣之間或偷度千里之外兵法可用智畧可施將得其人未有不取勝者小盜則不然合散不常去來靡定如鼠之晝伏夜動徐拔之左跳右擲我衆雖多而無施技雖長而無所展勝之不足為武不勝為害不已自非方伯連帥得其人以剪除終難為已任未見其可也乃者江湖之盜不盈數百而邑屋之師殆數千自夏迄秋耗靡金穀坐困民力迄未平殄正坐郡國守將無敵輩耳臣聞賊不被甲不齎糧或伐山開道或捷徑夜行一日之間可馳

二百里既至鄉村安坐劫掠饜飲酒肉遠者保閭于有司有司聞于諸軍諸軍荷戈裹甲由官道治次舍追集丁壯轉輸粮草數日乃能過賊賊盖休息久矣而我方疲於奔命故彼常逸我常勞彼常勝我常負而又鄉民困役使之煩失刈獲之業往往懷疾視州縣之心賊徒捐餘財以餌之由此爲盱又與為地官軍動息多以語之其所至輒能詭伏竣擊者為是故也今聞江鄂之師裨將病其敖頗多曠日持久安得不為之慮哉近者前帥既以選儒汰黜後來者知所懲必鋭於立功使遂破賊固善或不為方畧止務襲逐復蹈前轍將如後患何今兩路闕帥願亟擇如敵者秉傳分鎮協心戮力耘鋤姦黨銷患於未萌以上寬 九重之憂顧臣謹因敵事而冒言之惟 聖明幸時呂企中知

後來用未數王佐知潭州

淳熙二年閏九月二十五日進

班固前漢書武帝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臣聞六經之實行於三代六經之名變於兩漢何

謂實舉士大夫自致知格物而達於治國平天下無非見於躬行者是也何謂名辨詩之草木蟲魚而不知敦厚之風習禮樂之聲音度數而不知之故誦書失之誣而不能疏通知遠習易失之賊而不能絜靜精微方平居無事分章析句自謂有得及試之以事則鮮不失其所守徇名之弊如此豈孔子正六籍示萬世之意哉無怪乎邪說詖行所由昌也漢興承秦之亂高祖創業文景養民表章此道勢未皇暇至于孝武則維其將廢初然與老刑名百家之言廷文學儒者以百數自若有意矣

然均以賢良對策董仲舒潛心大業是有意六經之實也則寘之江都不用公孫洪受許無情是徒徇六經之名也則為丞相封侯倒置如此安在其為表章也吏臣徒見其與嚴助枚皋吾丘壽王輩辨論相應遂以為義理之文煥焉可述斯亦陋矣延及後世孔光張禹之徒卒誤國家而漢業衰焉殆有以啟之也謂後嗣得遵洪業可乎然則武帝非表章六經乃罷黜六經也茲不可以不辨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九進

三朝寶訓　太祖將晉州防禦使李漢超爲關南兵

馬都監在任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邊境有急即馳騎赴之故胡騎畏服不敢窺

太祖加漢超應州觀察使判齊州仍為關南巡檢

臣聞久任之為利數易之為害初未嘗有內外小大之別也然在將帥則其利害為尤重蓋國勢之強弱邊事之安危舉繫於此豈可與百官有司郡守縣令止於送往迎來之費緣絕簿書之患者同日而語哉觀　太祖　太宗任郭進於西山前後二十年賈惟忠易州十餘年董遵誨通遠軍十四年其他如隰州之李謙溥慶州之姚內斌亦不下十數年向使數方推而遽止席未煖而輒易則士卒何由信其號令夷狄何由憚其威名尤重憂顧興師而可冀矣非但如此一軍之中自將副而下豈無智可取者膽勇絕倫者公廉服人者勤濟集事者惟主將久居其任然後能知其人既知其人然後能舉其類是用一名將可以得數名將也觀　真宗朝雄州團練使何承矩以老疾累表求解邊任有旨令自擇代承矩力薦西上閤門使河北安撫副使李允則　真宗即命允則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累著勳效向使承矩不緣久在河北

則安能知允則而薦之後世將帥鮮聞久任亦未聞有邊臣舉自代者臣願以　祖宗之法為監庶幾一舉而兩得云

淳熙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進

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臣聞農夫之於稼穡也始則耰耕墾之勞次則施播種之力然後自苗而秀自秀而實及其久也收斂穫之積而歲功成固未有勤勞於初而鹵莽於

後者也國家為政何以異此規摸既定而施設隨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功一歲則有一歲之效茲必至之理也春秋時鄭實小國子產為之相從政一年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於宿嬰未免有所更於群情未免有所咈也故當時輿人興殺之之誦逮夫三年而後子弟誨矣田疇殖矣其功日著效日成向之欲殺者今惟恐其不長存也此無他設施有序始終無倦故也彼小國之佐猶能若此況以天下之大為政不難苟日夜以思之朝夕而行之

則何事不濟何求不獲亦在乎勉勵而已

淳熙三年八月十七日進

資治通鑑唐大曆十二年秋大霖河中鹽池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乃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鎮還奏瑞鹽實如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官并置神祠錫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又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藻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十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縣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

臣聞欲治之特天心仁愛人君往往出災異以為警戒至於無道之世不可扶持然後漠然弗顧卒底於衰亂是故飛雉升鼎天風偃禾大異也而高宗成王用以興邦後五代王氏僭竊西蜀驕奢淫佚自絕於天而龜龍麟鳳四靈之瑞前古所不能致者舉集焉災祥不同如此可以察天心矣如代

宗之於韓滉不亦異乎兩敗鹽池反以為瑞既疑其偽矣所遣之使乃畏滉而實其說帝亦從而神之上下相蒙不以為非是特霖雨害稼什八京兆尹言狀而渭南令以滉之故獨言不損及御史按視復不以實告夫諫官御史人主所取信者也顧豈畏一度支而誕妄如是哉良由代宗不察鹽池之詐有以啟群下之欺也厥後雖貶藻等而置滉不問豈特失馭臣之方蓋亦不知天心仁愛之意矣昔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君子謂其能永過於天安不忘危

終成覇功其賢於代宗遠矣

承明集卷第三

經筵故事二

淳熙四年三月十五日進

正觀政要正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斜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有天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乎弓猶失之而况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

害政教得失焉

臣觀唐太宗年甫弱冠從高祖起義師於晉陽擒充戮竇化隋為唐大小數十戰皆躬擐行陣所當者破所攻者取孤矢之威震于華夷顧豈不能辨弓材之良窳而何待工師之言而後有所悟耶是說也姑欲借以論為治之難耳仰惟　陛下天縱神武追迹太宗前日宴射發必中的群臣左右皆呼萬歲臣因是而推太宗之意竊有獻焉夫進退周旋必中於禮此脩身矯思之理也內志正外體直此為政以德之方也持之審固此信用忠良法

也莫而後發此不輕號令之意也則燕則譽此禮樂燕惰之欲也一弛一張此文武並用之術也率是以往可以威天下可以定四夷可以致上治而君臨之理得矣

淳熙四年七月二十一日進

漢書賈山傳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切直之言明主所欲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

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公諫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

臣聞漢之文帝最為賢君故一時群臣諫諍者最多如賈誼如張釋之如馮唐如爰盎如晁錯莫不

因事犯顏竭盡底蘊正所謂地之美者莫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也賈山於是特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尚謂雷霆所擊無不摧折萬鈞所壓無糜滅欲帝開道求諫和顏而受者蓋以進志則喜道心則怒是乃人之常情又況九重之尊萬乘之繫思慮或有未周施設或有未至非假諫諍則事之過舉何由知之是以古者進諫之路其數有七史書過失一也工誦箴諫二也瞽誦詩諫三也公卿比諫四也士傳言諫過五也庶人謗於道六也商旅議於市七也後世因以廢其六其可諫者公卿

而已若復讒諂面諛以容悅為事則嘉言何由進過失何由改此山所以自下劘上而帝所以能廣諫諍之路也歟至唐則有李絳嘗告憲宗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夜處思朝刪暮稿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上善其言嗟乎絳之言即山之言也臣故表而出之

淳熙四年八月二十五日進

唐王元二年正月詔曰夫致理之本必在於親人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舉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

之瘼以聞于朝得失之間所係甚大且一夫不獲辜
責在予况百里之安危萬人之性名付以長吏豈容
易哉今旬內凋殘亦已太甚每一興思盡然傷懷非
慈惠不能郵疲甿吡非才術無以賑艱食臺郎御史
選重當特得不分朕之憂故人之敵非者詳延群彥
親訪嘉猷尚書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人咸以器能
積心理道究燕黎之疾若知教化之宗源該於周行
往泣通邑申可長安縣令鄭珣瑜可擢授吏部員外
郎兼奉天縣令高武可擢授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
命賈全可咸陽縣令監察御史高伯可藍田縣令兼

察御史崔宗可華原縣令兼侍御史王倉可擢授比
部員外郎兼美原縣令李曹可盩厔縣令兼監察御
史荀曾可三原縣令兼侍御史李鯤可富平縣令兼
殿中侍御史

臣聞宣化承流責任守令即二者言之縣令與民
為尤親其任為尤親其重任既重則官不可以輕
故正元之詔臨遣十人或以臺郎或以御史蓋欲
增重事權責其成功也前乎此則有漢氏之制如
以郎官出宰百里縣宰入為三公是也後乎此則
有 本朝建隆四之詔如以大理正奚嶼知館陶

監察御史王祐之知魏縣是也三者時雖異而理
則同凡以為民而已 中興以來賦祿養兵之費
日廣故理財催科之政殖急上司督外臺外臺督
州郡州郡督屬縣則不得而辭矣故為令者尤難
稱職所謂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
聞於朝者絕無而僅有也蓋由銓曹注擬專用閥
閱故秩之人紛至沓來能否莫辨大率疲軟者委
靡貪濁者妄廉介者少此民力所以坐困
財用所以益匱也頃歲雖嘗選擇大邑歸之堂除
然止用格當為令之人故皆干求而得之非 朝

廷遴柬而用之也夫求而得之是謂為人擇官取
而用之是謂為官擇人其得失不可同日語矣臣
謂宜倣漢唐舊法稽 太祖故事自員外郎至于
併朝取其經擢用而投閑者有差遣而待次者緣
公家做累偶爾坐 廢者且以三十人為率俾之
分治劇邑稍假事權優以賞勸俟資望既高決無
干求為縣之理自是 朝廷選擇用之奔競者固
無由而至奔競者不至則真才實能見矣此愛民
之先務也

淳熙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進

三朝寶訓咸平元年張齊賢王沔同定編勑互陳利
害　真宗問宰相敦可從者呂端曰立法尚寬已
於嚴急周官刑平國用中典此經制也然利不百不
變法當改革者宜從衆議乃詔尚書省集官議之
臣聞箕子告武王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武王
命君陳曰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
師虞庶言同則繹盖立政造事宰允乎吏張自非
博詢其利害則朝命夕改者妄矣古先哲王曲盡
群情為是故也及至二漢凡有疑事亦必總公卿
博士之議盖本諸此今編勑乃萬世不刊之典齊

賢等既互陳利害真宗遂命集議盖以事体至重
理當博詢殆周漢之遺意歟若乃徒為異說初無
確論如近日臣僚請改薦舉之制增常平之官類
皆繳繞繁碎有害無益明主方且來芻荛之言是
以付之于外姑委吏戶部看詳可也頗使侍從臺
諫兩省之官集御史府而議為傳聞之間頗惑群
聽臣竊以為過矣且今之薦舉不過一封之奏數
十字之詞猶患監司郡守虛文而無實況條目錯
雜分數張委吏姦文具將百倍前日又常平舊制
已極嚴密借兌之罪雖赦不原逐州以通判主之
任非不重今乃欲於員委之際嚴增冗官數百其
事權未必及倅徒為紛紛是皆利害灼然非待衆
議而後見也臣竊謂今臣僚有所獻明且當隨其
曹部使之條具來上須大因革乃令集議如此則
可以增重　國家之禮而不失咨詢之本意矣
〔淳熙五年七月　日進〕
開寶二年　太祖皇帝征太原回次鎮州幸龍興觀
道士蘇澄隱所居澄隱年八十餘素有節行通儒釋
諸書名聞京師　上至鎮州首訪求之謂曰朕於京
師作建隆觀欲煩師主之可乎辭曰帝都繁會非山

林之士所能居也　上曰師老而容貌不衰其術可
得聞乎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生
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
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
道也上悦賜衣一襲銀器五百兩絹五百疋
臣恭惟　太祖皇帝當東征西伐混一海宇日不
暇給之際特降清問下及黄老耳謂不居其聖而
詢于芻荛矣澄隱徒謂老子之言而不知帝王應
世之方故其論黄帝唐堯所以享國永年未盡合
理　太祖止賜器幣不加恩命盖亦知其說之平

乎也臣試推而言之昔黃帝脩德振兵治五氣蓺
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既與炎帝
三戰於阪泉又與蚩尤戰於涿鹿披山通道未嘗
寧居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登熊湘北逐葷粥
雖欲凝神太和其可得乎唐堯內則親睦九族外
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於變黎民命四子以治四
時釐百工而熙庶績洪水滔天試鯀九載其施設
蓋可考矣然則所以享國久長者實由勤獲報非
止無為無瘦也昔周公作無逸謂 商中宗高宗
祖甲及周文王皆嚴恭寅畏勤勞不怠故天降年

有永後世如漢之光武亦均知此理每旦視朝日
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
子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
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
也厥後享國久長庶幾商周茲其明效大驗歟臣
故備論之以推廣 太祖經營四方勤裕無極之
意且辨黃老養生之說特出於道家者流失其本
指併為 聖主勤政之勸云

淳熙五年九月七日進

三朝寶訓 太祖乾德二年七月 詔曰官人之道
責實為本循塗守局有司之當職出淹振滯前賢之
命狀惟使銓衡止憑資歷慮有英俊沉於下僚言念
選掄理無滯固自今常調赴集選人委吏部南曹取
歷任中有課績而無闕失者觀其人材詢以吏術可
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當與量材甄
獎

臣聞古之銓曹任人而不任法故蔡廓為吏部尚
書自黃散以下悉委之自擇而猶以為輕己不受
唐制六品以下常參官許吏部量資注定其才識
頗高可充遺補御史者以名送中書門下聽勅授

為事推知此無惟其得人之要也 本朝大擇任
法而不任人居其職者未嘗進賢退不肖不遍察
胥吏姦弊而已今恭讀 太祖皇帝乾德 詔書
乃知國初自有的中之制近世因循偶未舉耳今
若命尚左尚右侍左侍右每遇文武官赴選之時
將歷任課績優而精力強壯者審覈其人才詳詢
其吏術間有可備升擢則許長貳郎官公共考察
歲以數人申三省引驗恭取 聖裁亦足稍收堂
除不及之士必勸赴部廉退之人且歷任有功而
無過本部官推擇之已精三省又從而審察之然

後仰達　眷貺以侯旌寵其節目固不一失雖欲
容私而謬舉其可得乎况此賞遺行皇祖之訓非
開僥倖之門也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五日進

漢宣帝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臣觀宣帝號漢中興之主其施設次第備載于史固不可一二而舉然其大要乃任親擇刺史守相察其言行其有名實不相應必知所以然施賞罰

為此綜核之功所繇成也臣試以黄霸趙廣漢二人之事明之霸與廣漢俱嘗治穎川俱入為京兆霸能尋繹吏民語言以參考其陰伏烏攫肉道旁先事而知凡其所之木某亭之猪亦能默記廣漢則為缿筩使吏民相告訐設鈎距參伍牛馬之賈吏有銖兩之姦與不知者故班固於二人傳中皆言其聰明皆稱其精力自今觀之廣漢京兆之政尤號強明霸似不及也然宣帝乃用霸為御史大夫為丞相廣漢不過京兆而已豈非以霸外寬內明治行終長者而廣漢專務果敢莫為持難故不可大用歟非特此也霸為丞相指鶡雀為神雀張敞奏之越職薦樂陵侯史高尚書召問之為相五年非無過失而帝殊不加責竟終厥位至廣漢一為司直蕭望之舉劾即下廷尉要斬雖吏民數萬人守闕泣救帝弗聽也嗟乎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其明辨如此群臣孰得而欺之此所以吏稱其業也歟

淳熙六年春進

後漢交趾刺史無清行吏民怨叛三府選賈琮為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故聚

為盜賊琮移書招撫蠲復徭役百姓以安歌曰賈公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又張霸為會稽太守始到賊未解郡界不寧霸移書開誘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弃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臣聞太守古號郡將謂其平居雖以治民為職或盜發境內則當任將帥之責耳觀賈琮治交趾張霸治會稽皆推盜所由起自圖平定之策豈嘗奈頃朝廷勞師千里騷動鄰路耶臣竊聞郴閩自頃李金作過之後餘風未殄人喜寇攘為守師者儻

久閑暇特並施威惠使有畏愛之心揀察官吏使一
無侵擾之怨使雖奸亂何由而作縱或下患無良
不可理曉則結集必有端布置必有跡自可迺以
郡兵誅戮之斯為稱職柰何平時熟視略不加意
建至千百為群鴟張狼顧然後羽書交馳陳乞調
發其於公家則勞人而費財其於田里則殘戮傷
夷者多矣臣謂此雖小竊行就俘馘然與其費樵
頭爛額之功孰若為曲突徙薪之計願　詔荊湖
南北兩路嘗切謹視溪洞彈壓荼商深思備預之
方力以苟且為戒嘗卒鄉丁則補其不足而訓其

技藝械守器甲則葺其麤壞而繕其朽鈍凡尚豪
之桀黠者作過而亡命者皆次將區處毋使滋蔓
仍令師守監司每季開具管下盜賊有無萌芽先
事措置以聞後不如言必底于罰庶幾協心舉職
共銷未然之患實上策也

淳熙六年　月　日進

前漢霍去病傳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
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
法

臣觀自漢至今言將師者多推衛霍蓋武帝欲振
却四夷諸將少能成功惟二人者每出必捷斬捕
首虜動以千萬計安得不謂之名將哉然讀二人
傳其平居初無高談闊論臨陣亦未聞奇謀祕策
也所急者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忠義之氣激于中
故摧鋒之勇為士卒先爾此子夏所謂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學也若趙括者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
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
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不用則
已用為將必破軍已而果然夫以奢學兵法而敗
去病不學兵法而勝則為將不在乎紙上語也審
矣

淳熙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進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

臣聞古者設官分職雖或不同至於久任則成功
數易則廢事其理一也在昔唐虞用稷契皐夔終
其身而不易想夫三載考績三考陟明之際不過
加以爵秩服章而已乃鯀績弗成便當放殛顧亦
俟九載然後黜者得非深知數易之為害猶或望
其有功也歟後世乃以不待次而舉為得才能勸
事之術臣竊疑焉夫卓絕之才十無二三大抵多

中人耳其任官也慊不俟之以久則將席未及煖
已眄然揣摩揣闖懷向背而圖遷化其於公家之
事不過便文自營趣了目前雖有才智之士亦且
隨風而靡事功果何自而勸乎故臣竊謂惟久任
則可使其心安其心安則可使展盡底蘊無復苟
且之志是乃所以勸事功也

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進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
廑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
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
絮各有數

臣聞農者天下之本也終歲勤動以養君子其用
力也勞是以大帝詔書數下勸勉種植初則賜租
稅之半已而盡除之太倉之粟至於紅腐不可
食非敦本之效歟臣竊觀 陛下念駐蹕之地商
賈輻輳思有以阜通而寬裕之乃斷自聖心盡蠲
征稅關譏而不征古以主方且來芻蕘之言是以
付之于外姑委吏戶部看詳可也顧使侍從臺諫
兩省之官集御史府而議焉傳聞之間頗惑群聽
臣竊以為過矣且今之薦舉不過一封之奏數十

字之詞猶患監司郡守虛文而無實况條目錯雜
分數猥多吏姦文具將百倍前日又常平舊制已
極嚴密借兌之罪雖赦不原逐州以通判主之任
非不重今乃欲於員多之際疊增冗官數百其事
推未必及倖徒為紛紛是皆利害灼然非待衆議
而後見也臣願繼今臣僚有所獻明且當隨其當
部使之條具來上須大因革乃令集議如此則可
以增重 國家之體而不失咨詢之本意矣

淳熙五年七月 日進

開寶二年 太祖皇帝征太原回次鎮州幸龍興觀

道士蘇澄隱所居澄隱年八十餘素有節行通儒釋
諸書名聞京師 上至鎮州首訪求之謂曰朕於京
師作建隆下於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
繩則正君從諫則聖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
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
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
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
己納之

臣聞從諫於未然者聖主也納忠於先事者良臣
也故舜造漆器諫者已爰宣王晚朝箴規隨至譬

如人之養生常謹畏於康強無事之日醫之治病當隄防於血氣未衰時則羨疾何由而生毒藥何為而用此天下至理為國者所宜法也觀太宗之明蓋有得乎此以謂軍國之重一日萬幾都俞之間固欲盡善然而思慮容有未至裁決容有未周布之朝行之四方一或非宜其害甚廣故許諫官預聞議論隨事規正小者立更大者徐改可謂明制治之原知聽言之要矣當是時朝廷無闕政臣下無激訐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其由此也夫

承明集卷第四

東宮故事一

淳熙二年十一月六日

唐吳兢正觀政要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誨諭見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汝知馬乎能代人力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

則聖此傅說所言可以自鑒某聞成湯聖人也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武亦聖人也其几銘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其杖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此武法度之言乎至哉勸戒之意乎蓋夫指物陳諫切而易見術當論事泛而難遵今也凡吾起居湯之間沐無非箴儆做防閑之語使目熟乎瞻視心熟乎思惟自然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惰不生競懼日至國家何由而不治身名何由而不泰商周所以卜年長久不墜者用此道也後世聰明睿智之主

莫如唐太宗九古今興衰治否之由知之審矣謂太
子為天下本故於訓迪無所不用其至嘗語左庶子
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輔道太子常須為說百姓間
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
居帝位每商量處置時有乖疎得人諫諍方始覺悟
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卿等常須
以此意談說令有所補益太宗此論非不丁寧切至
矣然猶自疑泛而未切也於是或因臨飯或因乘馬
或喻舟水或假曲木反覆援證闡道數四必欲太子
遇物而深思遇事而知戒其視湯銘盤杅武王銘几

杖夫何遠之有真得教子之証哉

十一月十四日

真宗實錄大中祥符三年五月三日辛巳內出手札
示王欽若等曰昨覽君臣事跡遂　將帥部仁愛門
若以贖罪俘畧振卹饑饉暴骸必瘞秋毫不犯斯數
事近乎仁愛矣如張揚為大司馬性仁和無威刑下
人謀反及發覺對之涕泣輙原不問今衆官評品謂
之仁愛斯則異矣且將帥之體與牧宰不同以威禁
暴以刑止殺先之以號令而不知懼均之以丼告而
衆不遵令謀危發覺輙原不問而又對之涕泣愈非
將帥之事也朕向在藩邸屢令邢昺講習諸書因記
春秋息侯伐鄭大敗而還君子以為不察有罪其喪
師也宜乎今張揚無威刑反者不問是不察有罪此
尤宜旌別淑慝更商度之

其觀夫子之論學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不如樂之者蓋為學之道必欲深造自得則非樂
之不能也恭惟　真宗皇帝天資高明問已超冠
前古又能篤好學問中心樂之由咸平至於祥符
蓋即位十有三年矣而在藩邸時與講官邢昺講
論春秋之說尚記於胸次非樂之不忘能如是乎

景德澶淵之役奮發威斷坐制北虜而堅百年和
好之約東封西祀制禮作樂馴致太平而洗五代
見聞之陋文武無用為億萬年無窮之基皆學之
效也猶且不自滿假命儒臣學士衆集君臣事迹
以為龜鑒每成一門先上其稾乙夜披閱訂正是
否彼前代之主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固哉　真宗之戒也若乃論
將帥先乎威制牧宰貴乎撫恤則又聖學淵懿非
當時群臣之所敢望嗚呼遠矣哉

十一月二十四日

前漢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其觀漢文帝時能勸太子以學者有二人焉賈誼晁錯是也誼言太子自幼至於長自長至於冠皆

以詩書禮樂為本保傅教諭為急其與禮記所載三王教世子之法若合符節當是時初經秦火六經不存記礼者尚未備而誼獨以少年能誦詩書力論三代有道之長暴秦無道之短則其淵源蓋有所自矣劉向稱其論甚美且謂通達國體雖伊管未能遠過非虛譽也晁錯則不然雖有編制臣下聽言受事安利萬民忠孝事上之四說然大要專欲太子知術數夫謂聖人之道為道術則可謂之術數可乎今不貴太子以聖道而欲太子知術數其背礼經妥矣蓋錯天資峭直刻深素以刑名為學在景帝前以辯得幸故有智囊之號則其學之不正從可知矣厥後東市之誅無足深惜司馬遷乃曰賈誼晁錯明申韓嗟乎此言指錯可也誼豈明申韓者哉竊見講官方敷繹文王世子之篇是敢舉誼說以推廣礼經之旨少俾聽覽且無使誼與錯同科云

十二月十一日

真宗皇帝承華要畧序皇太子爰自齠年即彰敏晤既親外傅彌顯英聰每視膳之有餘則披文而忘倦朕嘉其好學念及貽謀昨者偶以清閑徧覽冊府因

得清宮要記頗合素心洎夫詳閱其中亦多未備於是精求雅誥更廣異聞頗歷歲時漸成編軸或違暇景乃運宸毫各附篇章述為論贊雖慚淺近無所發明庶俾元良愈隆至業聊題於此以記其端凡五十篇分為二十卷名曰承華要畧云爾

其閱唐太宗嘗作帝範十有二篇釐為二卷以訓太子上卷一曰君體二曰建親三曰求賢四曰審官五曰納諫六曰去讒下卷一曰誡盈二曰崇儉三曰賞罰四曰務農五曰閱武六曰崇文此十二條者政治之大端安危之明戒也逮我

真宗皇帝萬幾餘暇親製承華要畧總五十篇分
二十卷豈特增廣前志貫敘該貫古今率皆述事
於前立論於中而爲贊於後凡六經之文歷代之
史百家之說撮其樞要無所不備雖 聖謨淵懿
未易窺測至於先後之序則可得而言焉盖讀貳
正天下之本故先之以主器性質繫染習之端故
次之以謹習人之行始於事父母故次之以述孝
孝之至在乎敬宗族故次之以睦親行備於内必
求正於外故次之以崇師崇師所以求益也故次
之以務學學莫大乎六經故次以宗經經所以明

道也故次之以貴道道然後有德故次之以尚德
德然後有仁義故次之以仁義本仁祖義不可不
勤故次之以勤志志廣功崇不可不謙故次之以
持謙謙者卑以自牧之謂也故次之以恭謹恭者
無所不敬之謂也故次之以戒謹戒謹其所不睹
恐懼其所不聞故次之以兢懼編事而懼則語不
可以不擇故次之以出言出言既善則儀不可以
不肅故次之以正容容正於外又當脩飾其内故
次之以治身身脩於内人將取則焉故次之以好
尚不當必為物惑故次之以聽智聽明太過必失

之察故次之以清心存其心則知其性矣故次之
以養性性不能守者利欲汩之也故次之以去奢
去奢莫先乎儉故次之以節用者天所相也故次
之以致福自是而上所以脩身行己者至矣盡矣
又當擇左右前後之人為己之助故次之以礼賢
賢不易知也所礼非其人則賢者遠而不肖者進
矣故次之以知人明乎知人則賢能可得而擇故
次之以遷士士雖授遷不用其言亦何補我故次
之以從諫雖然讒言亦多端矣辨足以惑衆智足
以濟姦伺上之好惡而轉移是非因事之疑似而

汩亂事實則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雖帝堯
之明壬人猶在所難孔子之聖佞人猶在所遠而
况於後世乎故以辨佞終焉盖佞者才也惟有才
者為難辨今而能辨是乃學之大成也已 殿下方
毓德春宫固已日聆 聖訓於侍膳問安之際儻
復遠稽唐宗之範孰復尊聖之書則三善皆得萬
邦以正豈曰小補之哉
資治通鑑漢光武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
衛尉習輔道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
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嘗指識以勅戒貴戚激

僞左右焉與雖礼賢好施而門無游俠帝賜與爵関内候與弁以無功帝曰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與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與遂固辞不受

某聞膏澤之潤物不聞其聲和氣之襲人不見其形親族之在左右前後也亦然有忠誠惻怛之實而無規敬心跡之嫌則其漸漬薰烝殆若膏澤和氣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昔三代而上自公卿至于大夫士非同姓之伯父叔父則異姓之伯舅叔舅也平居暇日相告以善而無隱相勉以義而無疑懇懇惓惓人莫得間此在上者所以日見正事日

聞正言日行正道以至於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也觀周公召公之於成王尊則叔父而或爲大傅傅之德義或爲太保保其身體又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蓋親親之意實行乎中等計見效豈他人所能及哉光武中興其知此矣故九一時佐命之臣與夫在朝篤實之士可傅太子者固晏然擢進見之有特内外之有别也於又擇毋黨之賢者之輔導非以總親近戚相與無間則朝夕啟處之間談笑語默之際如膏澤之漸漬和柔之薰烝可以復無窮之助歟茲固三代之遺意不可以不辨

淳熙三年正月四日

後漢太子少傅亘榮以太子經學成上疏謝曰臣幸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之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以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

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慕卿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謹疾加餐重愛玉體

某聞六經之文易見六經之道難窮分章摘句考核同異是文也易見者也若乃由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是之謂六經之道夫豈一朝一夕所能究哉觀昔之人終日孜孜講論不倦期於深造自得而見於日用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顯宗天資高明年十歲已能通春秋又爲太子選求明經擢亘榮弟子何湯傅授尚書已而召榮入侍榮又薦同門生彭閎前後三人實傅一

家之學崇常止宿太子宮積五年爲門下胡胡憲侍講乃聽得出且一入爲夫以講學知此之事閣時知此之然後至於有成則六經之道可謂難窮矣求平之政無愧建武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户口滋殖雖孫帝魏兢兢業業下身遵道之所致抑亦業輩連年講勸之效歟

二月六日

舊唐書劉洎傳太宗𦕃苑西守監穆裕命斬於朝堂皇太子遽進諫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朕臨御天下虛心正直郎有魏徵朝

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諫耳

其聞五帝盛時上受吁咈之辭下斥諫諍之語此所謂神聖其臣莫能及者也三王之世則不然合謀相輔乃能計安天下此所謂臣主俱賢者也五伯又異是矣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乃能有濟此所謂不及其臣者也唐之太宗上方五帝爲不足下比五伯則過之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是故有三代之遺風矣又得王魏等夙夜盡心彌縫左右上無闕失則己有則其臣未嘗不言下無規諫則已有則其君未嘗不聽此德業所以日新政事所以日舉中國所以平治夷狄所以率服也然則三代以降臣主能俱賢者惟唐爲近之高宗之爲太子也耳目熟於見聞陶染得於定省因事獻言斯亦賢矣惜乎中常之性易流骨鯁之臣難得求淳而後太宗之業衰焉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可不念哉可不懼哉

三月十一日

舊唐書劉憲傳明皇在東宮留意經籍憲因上啟曰自古及今皆重于學至于光耀盛德發揚令問安靜身心保寧家國無以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蓋貿畧知大意用功甚少爲利極妥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荅庶僚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行脩耆年宿望時賜召問以察其言幸甚明皇甚嘉納之

竊聞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自堯舜至於孔子皆以生知之質日躋之聖猶且汲汲皇皇不敢自暇況後世之君可不重于學乎雖然此所謂學固非

以辨析章句爲能考覈同異爲博也蓋亦有要道焉孝於親使天下之人知父子之道矣尊於君使天下之人知君臣之義矣敬其長使天下之人知長幼之節矣三者旣備則又即方冊之所載覽古今之興廢如三代有道而長者仁也勤也儉也豈不足以爲準繩乎秦隋無道而短者不仁也怠荒也奢縱也豈不足以爲龜鑑乎又如漢之初其君莫不知人善任使莫不從諫如轉圜賞未嘗不當功罰未嘗不當罪向使子孫率是以行雖自有世至於萬世何亡國敗家之有及其衰也莫不昧於

知人莫不樂於自用賞以私而不以功罰以情而不以罪是故政奪於外戚政壞於强臣前車覆而不誡後覆至而莫辨是皆成敗之迹昭然可考者也劉晏欲太子略知大意則用功少而爲利多者其不在玆乎

三月二十四日

說苑齊威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威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曰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危亡者未之有也

按觀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及三年大比則以其數詔司寇又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府夫王者至貴也民數至賤也今以至貴拜至賤又且登之於天府然則管仲謂君人爲百姓之天豈無所據而言哉抑嘗以典謨參之舜之授禹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皐陶之告禹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常情言之可畏惟君民爲何哉

莫高匪天民何與哉今聖賢之言如此何也蓋民者天之所生也其形雖殊其氣則通斯民歡欣和樂則三光全寒暑平倫亂不作災害不生而邦寧矣斯民太息愁恨則日月虧五行沴年穀不登癘疾交至而國危矣是猶形影之相隨塤篪之相應也故人君不欲得天則已如欲得天捨民何以哉嗚呼管仲此言非霸者之言也周禮之言也典謨之言也

承明集卷第五

東宮故事二

淳熙三年六月四日

春秋左氏傳魯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恭聞人君量才而授任人臣量能而授職既授任矣必備名而責其實既授職矣必竭節以守其官夫然後上無廢事下無倖位而國家之政脩矣昔

者孔子之聖其道固可以致主於堯舜措俗於成康然而為委吏則會計當而已為乘田則牛羊茁壯長而已蓋以為吾之官在於是能守其官則道行其中矣推而上之為大司寇行相事則首誅少正卯以懲亂政請治陳氏之罪以明王法未三月而粥羔豚者弗飾價男女行者別於塗內為道不拾遺外為齊歸侵疆茲非守官之效歟由漢以來上不能量才而授任下不能授職英俊或沉於下僚庸夫或竊於高位故為有司則莫知出納之吝為守令則鮮著循良之稱居當言之地緘默而不言當可行之時退避而莫行方位卑祿薄則曰吾未能有所為也而莫之為及位尊祿厚則曰吾不敢有所專也而莫肯為嗚呼是曾虞人之不若也國家何賴焉雖然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苟能探本反始以化天下則雖虞人之賤猶將守其官而不失況於士乎況於大夫乎

六月十六日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

出教以王屬杜如晦記室房元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元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太學助教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某聞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而告之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夫大臣而用正人固理之常無可疑者彼御僕從之小臣亦用正人何也盖大臣進見有時論議有節禮雖隆而情則踈始雖敬而久則怠非如小臣平居暇日游宴偃息未嘗不預儀於此得正人而侍左右則從容暇豫拾遺補過無往而非益此所以出入起居罔不欽也歟今太宗方在藩邸當干戈甫定庶事未備之時已能集英髦而與之游分爲

三番更日直宿翻閱公事之暇講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想其古今成敗政事得失人之賢否民之情僞上無所不聞下無所不言志同氣合其益多矣是直得成周之遺意者也厥後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由太宗天縱之聖亦諸賢從容暇豫拾遺補過之助也嗚呼盛哉

七月三日

後漢光武紀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某聞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然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雖有貴賤尊卑之殊其不可不動則一也昔周公作無逸歷叙商之君如中宗治民祗懼是以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寧是以享國五十有九年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厥享國亦五十年彼五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則亦罔或克壽其利害得失豈不昭然易見耶惟光武

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每旦視朝日仄乃罷講論經夜分乃寢故能明謹政体總攬權綱可謂得尚周三君勤勞之義矣享國永年不亦宜乎顯宗乃勤以黄老養性優游自寧是豈無逸之指哉

七月十二日

漢書帝紀班固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何以臺爲

某聞堯舜之時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

椽不斲爲亦以卑室爲美峻宇彫牆爲戒此帝王
恭儉之德歷代以爲模範者也夫臣民之家力苟
有餘猶能治居室營臺榭爲瓌偉絕特之觀豈擅
四海九州之富備千官百辟之奉而不能捐百金
作一臺乎蓋人主措心積慮與臣民不同至於盡
則財用殫財用殫則賦歛重賦則民力屈民力屈
則禍亂作是故始皇作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
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
以象天漢既而盜賊徧天下秦室以亡煬帝無日
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

詔於汾水之源營汾陽宮既而義兵四起隋祚傾
焉由是觀之文帝所以不爲露臺者非惡之也非
吝百金也惜民力也欲保萬世之基也上方克隆
爲之三聖其庶矣乎

七月二十三日

三朝寶訓淳化二年祕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　太
宗因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秖如近
世符彥卿累任節鎭以射獵馳逐爲樂由是近習寵
狎其意競以鷹犬爲獻彥卿悅而假借之其下因恣
橫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欲形見于外
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
今成敗爾至拜無稱賀

恭聞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聖人成天下之性故澹然而無所嗜衆人以情遂
欲故紛紛而有所感欲知聖與愚之辨特在嗜好
之有無而已況人君享四海之富宅億兆之上一
頻爲下無不懼一笑爲下無不喜苟不能清心寡
慾使嗜好或形於外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故
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今
符彥卿一藩耳以射獵爲樂初非過舉而其弊遂

至擾民爲人上者果可不審所上哉歷觀前代創
業垂統之君繼體承祧之主當天下平定往往嗜
慾紛起不溺聲色則殖貨利不事盤遊則耽逸樂
於是讒諂面諛之人竊其私而逢其惡使既安之
業復危已治之功復隳此古今之通患也惟我
太宗則不然手平僭僞身致太平功成矣德盛矣
方且淡然無欲惟讀書以鑒成敗嘗謂宰相曰朕
承　累朝喪亂之後勵精求治祈寒暑雨未嘗自
便若以酒樂自娛則萬務將壅百姓何所仰哉言
乎姦佞雖欲覬測聖意何自而入誠可爲萬世法

矣

八月八日

唐太宗正觀十二年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正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元齡之功也正觀以來繩愆糾謬魏證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證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正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陛下正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

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恭聞自古人君為治往往銳於初怠於中肆於使此歷代之通患也試以唐論之所可稱者三宗如明皇始用姚崇宋璟之言而定禍亂繼納韓休張九齡之說而致太平及其久也傳信李林甫蔽塞視聽至謂諫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卒使明皇不聞其過馴致幸蜀之役憲宗始聽李絳白居易之忠告繼用崔羣裴度之畫計削平僭叛再興唐室及其久也坐受皇甫鎛之欺而不疑深惡裴潾之諫而加貶卒至於輕信方士服餌金丹不得其終獨太宗則不然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功德如此向可假羣臣之進言哉然而尊魏證如師友待魏證如

骨肉褒崇賜予殆無虛月既詢昔者之善否又計後來之得失嗚呼若太宗者可謂善於來諫矣證亦能隨時指事深切著明不以患失為心不以逆耳為懼必欲人主思始而善終據舊以鑒新嗚呼若證者可謂善於納忠矣君為賢君臣為良臣其由此也夫

八月二十五日

正觀政要十年太宗謂房元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建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

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
於荊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能念此哉朕每一
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
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
於愆過爾

恭聞商之高宗周之文王咸舊勞于外爰曁小人
或畢服即康功田功惠鮮鰥寡是以享國長久蹶
播賢君在後之人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不知稼穡
之艱難而惟耽樂之從是以基業浸衰貽笑後世
周公作無逸表而出之凡所以為帝主之龜鑑也

唐太宗之心其有得於此乎故嘗謂丘庶子于志
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百姓間利
害事又謂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
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不解親君子遠小人又謂
荊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
覆亡非一並由生長富貴好自驕逸所致汝宜鑒
誡熟思之爾擇賢才為汝師友受其諫爭勿得自
專其說諄諄于再于三今復以是語房元齡可謂
深得周公無逸之意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太宗其有焉

九月十三日

真宗咸平五年十月召近臣觀書龍圖閣帝曰朕自
幼至今讀經典其間聽過數四在東宮時惟以聚書
為急其間亡逸者多方訪求頗有所得今已類成正
本除三館秘閣外又於後苑龍圖閣各存一本但恨
校對未精如青宮要記維体治民論此一書二名並
列篇目蓋求書之初務於數多不無重複甚無謂也

恭聞人君潛心經典最為急務蓋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其要皆在於此而又有聖帝明王已行之
事可以為法昏君亂世已往之失可以為戒法此

所以沒沒[illegible]傳觀約取而不敢怠也書不云乎王
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
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茲不易之理也今未暇遠求
歷代姑以　本朝觀之　太祖初得天下外有五
代僭偽之國內有前朝跋扈之將蓋四分五裂時
也乃於即位之月首幸國子監次月又幸仍　詔
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　親製文
宣王兗公二贊且款尽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
自常情觀之豈不疑用武之時不遑以此為先而
太祖聖慮卓然獨出百王之表一掃唐季之弊然

則立萬世之基業追三代之盛治不在此舉乎
真宗以睿哲之姿續安平之緒其留意斯文有自
來矣歐後設北狄於澶淵定西戎於靈夏武功儁
儒皆由自昔讀書之效此歟　宋家法是以表而
出之

月　日

唐憲宗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
往復數四況朕寡昧今自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一
二而已

臣觀唐自太宗納諫之後能繼之者其惟憲宗乎

知李絳數論朝政得失則擢在左右見白居易詩篇
規諷時事則召入翰林今又宣論宰相如此真得
太宗之用心矣雖然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天果試
賢之方正本以求鯁切之論也及牛僧孺等言直
則又行斥逐至於考官亦坐譴謫其不能繼太宗
一也裴均違約束進銀器絳等請却之不惟不從又
論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其不能
繼太宗二也絳數言吐突承璀之姦既出為淮南
監軍矣一旦尋絳相位而召承璀為中尉其不能
繼太宗三也淮西既平浸以驕侈皇甫鎛程异曉
其意數進羨餘並得同平章事裴度力言不可乃
疏為朋黨其不能繼太宗四也信方士說求金石
之藥起居舍人裴潾論其無益貶為江陵令其不
能繼太宗五也嗟呼憲宗號為聽言納諫者猶不
能自克失其初心又況於無意者乎然則正觀之
治北隆成康元和之政不得其終於此大可見矣

淳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資治通鑑唐元和七年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
下以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
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

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
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
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
卿言正合朕意退位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
真宰相也

朕聞喜同而惡異衆人之情也喜同則諂諛日至
惡異則直諒日疎諂諛至而直諒疎國家欲不亂
其可得乎為人上者所加察也今憲宗既知李絳
之賢又知李吉甫之佞明示黜陟可也顧使之並
居相位是何異薰蕕同器牛驥同皁其不相為謀

也必矣蓋嘗考之古今莫不善於漢武帝而莫善於 本朝太宗也武帝謂汲黯近古社稷之臣不冠不見是固知其賢矣汲黯剪責張湯文深小苛面觸公孫洪懷詐飾智則怨而不察又用洪為丞相湯為御史大夫而棄黯於外郎然則諂諛安得不至直諒安得不疎乎哉 太宗則不然尹京之日賈琰實偁同在幕琰便佞妄希旨偁常疾之太宗與諸宴射琰在側屢質德美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乎太平興國中 太宗擢偁參知政事中謝曰 上謂曰卿自揣何以至此

偁曰陛下以藩邸之舊出于際會上曰非也卿嘗面折賈琰朕賞卿直耳然諂諛何由敢進直諒何患不聞乎故曰莫不善於漢武帝而莫善於本朝太宗也

承明集卷第六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九

東宮故事三 承明集卷第七

淳熙四年正月十一日

說苑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臣聞人臣之功有二有用一己之力者有用衆賢之

力者用一己之力雖曰甚勞然利澤加乎世者為有限用衆賢之力雖曰甚逸然利澤加乎世者為無窮此不可不辨也昔春秋之際齊有管仲佐威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厥功大矣及身沒之後齊遂不振鄭有子產愛民如母為國以禮晉楚雖強不敢加兵功亦大矣及身沒之後鄭遂以弱是二子者惟用一己之力故功不傳於後世若乃鮑叔知管仲之賢而進之所以致齊國之霸子皮知子產之賢而推之所以致鄭之興是二子者能用衆賢之力故功不止於一身向使管仲復能求賢而

進之於齊子産復能求賢而進之於鄭則齊之霸鄭之強雖百世可也吾夫子論人臣之賢真得其要也哉

二月二十三日

三朝寶訓　真宗咸平三年對太子太師張永德于崇政殿自午至未復數刻罷

某聞唐室之盛莫如三宗考其致治之由皆以親近文儒勤詢政事爲本如太宗之爲秦王開天策府置官屬十八人分爲三番更日宿直朝謁之暇輒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乃寢故能成正觀之治其

後有若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當時有以爲無益徒費者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上重其言故能臻開元之盛又其後有若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以與者獨宮人宦官耳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故能致元和之功建我真宗纂平安之運守盈成之業方且不自滿假勤於詢訪引對舊臣至接時而未已視唐三宗可以無愧咸平之政度越有唐豈無自而然哉

月十二日

唐李晟收復京師上思晟勳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刊石於東渭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賜晟正元五年九月晟與馬燧見於延英殿上嘉其勳詔曰昔我烈祖掃隋季之亂也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弼文德伐武功乃圖厥容列於斯閣在中宗時則彦範等著翊戴之績在明皇時曲求等申翼奉之勲在肅宗時則子儀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

保寧朕躬宜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是命紀于壁焉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刻石於門左

某聞高爵厚祿寵待將帥足以富貴一時而未足崇耀後世君乃人主既製紀功之碑又親爲圖像之詔又命皇太子書以賜之此豈特一時之寵哉殆無窮之榮也觀唐中興所謂將帥固不爲少其能以功名始終有譽無疵者惟郭子儀與晟二人而已窮富極貴誠若相埒至於當宁製褒嘉之文儲宮會翰墨之寵此則晟之所有有而子儀之所

無也抑臺推原其故蓋雖起自軍中然天資忠義
慕魏鄭公之為人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
之節而子儀多言軍政他無聞焉論將帥之事為
有餘論大臣之事則不足兩朝待遇固自有輕重
哉

六月三日

孟光問卻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
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
於仁恕光曰如君所言皆家戶所有不吾今所問欲
知其權略智調何如耳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

歡既不得妄有施為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
發此之有無焉可務設光曰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
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強致也儲君讀書寧當倣吾
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
耶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

恭聞天子之論學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
者次也其自叙則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夫以孔子之聖猶不敢以生知自居
必處己於好學之次而況於後之人乎且所謂學
者何事也仁義禮智四者其大端也孟子論此最
為詳悉其言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
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自惻隱而擴焉則無一夫不被其澤自羞惡而擴
焉則無一事不合乎宜擴吾辭遜之礼則強暴紛
爭可得而弭擴吾是非之智則賢愚能否可得而
辨若人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保四海帝
王之學如是而已今孟光謂太子讀書不當效博
士竭力博識以待講試其言似可取矣至論權畧
智調則非也蓋三國之士以詐力相高往往有戰
國之遺風故其所言駁而不純竊謂當以為監而

以孔孟之學為法

月　日

周易繫辭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
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詩小雅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也彤弓弨
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
饗之

書盤庚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
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

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禮記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論語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遜而升下而飮其爭也君子

孟子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的學者亦必志於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某聞射者男子之事也國君世子生之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固未知夫穿楊之巧

飮羽之勁威儀技藝之藏也蓋欲明脩身進德建功立事舉由乎此也載道知六經明道知孔孟其論射多矣今各舉一端而言之是故威天下者存乎易錫有功者存乎詩況行事者存乎書詢賢能觀德行者存乎礼明揖遜比規矩者存乎孔孟有天下國家者所宜留意也

七月二十三日

唐太宗征高麗發定州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師還太子進新衣乃易之

某聞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使其侵侮中國攻擾邊塞若不命將遣戍驅而出之必將爲斯民之害此高宗所以伐鬼方宣王所以伐玁狁也唐太宗則不然正觀之際宇縣既已清晏蠻夷既已讋服獨高麗小醜介居海東初未嘗爲國家之害而帝好大喜功以人主之尊下行將帥之職動衆遠征經涉寒暑至於師老糧匱水潦大至於後班師剪草填道毀車爲梁不知自悔方且眷眷於一袍必欲見太子而後易是不過欲太子知其與

士卒同其苦耳殊不知輕萬乘而履危道非所以訓也帝嘗謂曹操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所躬自言之躬自蹈之者歟

八月五日

書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某聞自古帝王之勤者莫如文王其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日中又至

又塈又至春夏則學干戈秋冬則學羽籥弦誦讀書殆無暇時旻暨即位則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不敢盤于遊田勤勞蓋如此故傳美之曰文王既勤止又曰文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其所以為三王之冠而後世鮮能及也今 聖主實肝圖治未嘗暇逸中外臣民戶知之矣昨日殿下出示所賜 御製新秋雨過書懷詩其斷章有云豈惜宵憂勤規模須慶大恭讀再四心目眩駭囘視文王之德若合符節俊漢高祖大風之歌武帝秋風之辭方之晟矣惟殿下因宸章之旨克天性之

勤侍膳問安之餘孜孜以講道藝輯輔翼為念於以上副 聖意使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其成也懌恭欽而溫才不美乎

七月二日

史記周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某聞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夫以日月之明不能無過其卒能照臨萬方者以更之速也是故改過不吝者成湯之聖也不二過者顏淵之賢也然則人君之於言動雖有過差初未為害顧改之何如耳今成王削桐葉以戲其弟為史佚者告之以天子無戲言是也若就其戲而成其失則非矣幸而叔虞之賢封之可也假令叔虞如象之傲不足以君大國亦將封之乎又不幸他日成王許其臣以非當之爵賞加其臣以非罪之形戮亦將實其言而行之乎殆非所以示萬世也其後漢惠帝時以朝太后於長樂數蹕煩民築複道於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

月出遊衣冠之道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此正得成湯改過不吝顏淵不二過之義矣叔孫通不能將順其美乃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遂詔有司立原廟嗚呼叔孫通之告惠帝正猶史佚之告成王徒知教人主以遂非而不知導人主以遷善此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所以深譏其謬也歟

月 日

三朝寶訓至道元年 太宗謂近臣曰勤政憂民帝

王常事朕不以奢逸為念而以勤政為樂光陰迅速不覺日月之逝大凡理世少亂世多君子少小人多人君聽斷苟能盡識人之情偽四方遠近巨細無不通達方何控御天下前代人君多為左右所制德宗纔務言盧杞己知如此天下何由得理也

朕竊觀自唐堯至于五代凡三千三百年其間惟三代漢唐享國最久然而下傳十六王其可稱者啟與少康而已湯傳二十八王其可稱者僅六七作而已周傳三十六王其可稱者成康太平宣王中興而已漢祀四百則不過乎七制唐世二十則

不過乎三君此無他君子常少是以治世如此其少也小人常多是以亂世如此其多也惟我太宗篤於稽古勤於為政照前代之得失察斯民之情偽進君子而退小人削僭偽而底混一固已追堯舜之軌轍陋漢唐之後塵矣猶且不自滿假諄諄然以德宗為戒卜年萬億豈無自而然哉

七月十二日

前漢書鼂錯傳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

朕聞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汶漢排淮泗之江然後民得平土居之是豈逆水性而激之哉凡以順其流而已夫民猶水也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故三王之治專以本

人情為急人情莫不欲壽三王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以及人之幼此其所以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則損上益下薄於己而裕於民此其所以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則保國如保身養民如養家此其所以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則薄其稅斂寬其征役此其所以節而不盡也凡是四者皆因人之所利不強人之所難自然民歸之如水之就下國家其有不長久者乎朕日獲侍講生因禹貢治水之說及三王治民之理是敢申言之

八月十一日

春秋左氏傳魯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其聞戰以勝爲主然所以致勝者蓋有二道下得民心上符天意是謂必勝之理將帥智勇甲兵堅利是謂必勝之具以必勝之理濟必勝之具不戰則無敵於天下者帝王是也恃其將帥甲兵罔民心天意而不問雖或幸勝終亦必敗者秦隋是也春秋之時固不及帝王之盛然其遺風猶有存者觀曹劌之問莊公之對始欲加民以惠次欲事神以信終欲察獄以情得民得天庶或兩盡然後因曹劌之謀而用其將師甲兵之力齊師雖衆能勿敗乎厥後僖公遵先烈而定淮夷魯人作泮宮之詩美之其三章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飮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此言得人情而後可以成功卽莊公惠徧民從之義也其四章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此言合神理後可以獲祐卽莊公信孚神福之義也其五章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此又言以情察小大之獄然後能成其功也此二功者時雖不同而先後之序若合符節其戰勝之良法歟

月 日

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以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声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其聞湯有七年之旱自古以爲異而記之賈誼嘗告漢文帝曰世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晁錯亦曰湯七年旱而國無損瘠者以蓄積多而備

先且也觀二子所言殆將以水旱為自然之數矣
今劉向謂成湯以六事禱旱於山川已而大雨乃
專繫乎人事何耶竊嘗論之二子勸文帝不可恃
歲豊而忘備蓄欲其務農重穀為先事之備是固
脩人事之一端也特其語未大耳若劉向所記則
大矣為政有節使民以時苞苴不行於下讒夫不
昌於內宮室無所營女謁無所施無是六者自然
百姓和樂政事宣昭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
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尚何凶年之是慮哉

月 日

後漢章帝建初八年虎賁中郎將竇憲恃宮掖声勢
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
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
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大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
過奪公主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
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傳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
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
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毁服深謝
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某聞古之姦臣所以能欺其君者必挾詭譎之智
左右之助然後上之人為其所蔽有能察此歷代
之通患不足深恠今章帝則異乎是既知竇憲恃
勢而奪公主之園田至引趙高指鹿為馬以為喻
則憲欺罔之罪昭然矣釋而不誅尚何懼哉善乎
司馬光之論曰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
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蓋彼或
為姦而上不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
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

十二月九日

真宗皇帝判開封府日嘗以書手謁于太子賓客李

至至答牋云某伏奉書手猥賜下問夙夜尋繹喜與
憂并何賜某常人也識不足以經遠學不足以待問
才不足以幹事智不足以周身而 殿下自之為頑
儒曰可以發蒙號之為端士曰可以延譽得不憂乎
殿下忠孝之道貫於神明溫文之德彰於天下而猶
虛懷訪問思所以分君父之憂以元元為念且曰一
夫或致於向隅千里將疲於觀政此乃 聖上有漫
膺生靈之澤感動天地之德致使 殿下興言及此
實社稷之福而兆之幸得不喜乎然則愚者千慮亦
有一得若夫自古太子養德東宮不親外事唯問安

侍膳而已周亦宜𢦏而黙庶之疾苦稼穡之艱難素
未所覩自非生知之異天誘其衷寔得而知矣噫事
有背經而合道時有適變而從宜是以五帝三王不
相沿襲　聖上知其然由是以浩穰之務猶命　殿
下總其綱要而躬決焉殿下優能欽若　聖訓率由
舊章馭吏民必以誠待參佐必以禮議命令必以簡
察獄訟必以情恤鰥寡必以仁抑豪猾必以法拄讒
佞必以正絶邪僻必以道有一于此猶為善政况兼
是數者乎而猶曰夲東苟賜於司南為政何懃於拱
北不亦過謙乎然則乎某雖不敏竊嘗讀易見學文

猶過必有悔吝唯謙象獨亡是知謙之時義大矣𢦏
頌　殿下守之而已充之而已如此則何正言不入
何正道不行若正言入而正道行則生民不㑹未之
有也政化不洽亦未之有也輙因問安輕肆狂瞽僭
易之罪安敢逃焉謹奉牋以聞某以恐以懼扣頭扣
頭謹牋

某聞舜大聖人也好問而好察迩言孔子亦大聖
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洪問官名於郯子然
則不待其生知而孜孜乎訪問聖學之先務也仰
惟　真宗皇帝天縱將聖睿之妄能其在　東宮
南衙之時凡古今治理天下萬事固已周知而自
得之然且形于書手詢問僚屬始以發蒙近擧之
語継以向隅觀政之慮勤懇懇知待朋友其視虞
舜孔子可謂異世而同符矣李至因是陳易象謙
卦之旨所以堅聖意也蓋六十四卦雖乾坤猶有
悔有戕惟謙卦初六六二九三皆吉六四六五上
六皆利故天道地道人道莫不以謙為貴厥後
真宗守之而勿失勉之而弗怠景德祥符之際生
民康泰政化大洽豈無自而然𢦏

承明集卷第七

東宮故事四

淳熙五年正月九日

資治通鑑唐太宗正觀六年長樂公主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證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命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證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

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踈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疋以賜證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

某聞愛其息女人之常情也况以萬乘之主天下之富獨不能厚一女之資送而盡其親愛之道乎魏證於此猶以不當倍於長主爲諫可謂責難之恭矣雖然帝用其言迫於理也使皇后深居宮中知愛而已今能本乎禮義抑其私情不時稱證之賢人請捐金帛以奬之此正觀之治所以庶幾三代也歟關雎序后妃之德曰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卷耳序后妃之志曰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是則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不在乎他在乎后妃而已太宗與后其知此也哉

二月十二日

實錄韓維傳　神宗封淮陽郡王出就外邸以維爲王府記室參軍　神宗聖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　神宗嘗與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

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　神宗拱手稱善誦書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求諸非道以爲聽納之戒

某聞古者太子既冠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夫然後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尚安有過舉之患哉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逮至兩漢浸不及古然元帝爲太子則蕭望之授論語禮服明帝章帝爲太子則桓榮張酺傳授尚書載在史冊當時以爲美談孰如我　神宗皇帝天

質高明聖性謙損其初就外邸也年纔十有六七已能與韓維論天下之事拱手揖善而維亦純明亮直鍊達今古有所次訪悉心以對至於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道心遜志之言力進其戒視三代輔翼太子之道庶幾無愧彼西漢君臣區區於傳授之間者又何足爲　聖朝道哉

二月二十五日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

某聞武王之時西旅獻獒召公作訓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子載之於書以詔萬世今　漢文帝當天下初定躬行節儉雖有千里之馬却而弗受可謂不寶遠物協召公之訓矣二十三年之間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南則尉佗上書稱臣北則匈奴通好保境是故遠人來格之効也後武帝則不然大宛有善馬任貳師城至乃萬里出師傷財害民而不恤馬雖得而中國耗矣是故聖人賤畜而貴人篤近而舉遠

三月十七日

唐明皇開元二十二年夏上自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穫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某聞周公作無逸其述商周享國久長之道固非一端而必先之以知稼穡之艱難者蓋以人君有無倫之貴無敵之富雖不期於逸樂逸樂有時而自至惟能知稼穡之艱難夙夜自儆然後治民祇

懼不敢荒寧是乃久長之道也唐明皇生長深宮英斷多藝手平禍亂身致太平其於稼穡疑若有所不暇今乃俯爲農夫之事種麥苑中至率諸子躬自收穫非深明無逸之義安能若此宋璟爲圖以獻抑有由也又況薦之宗廟所以展奉先之孝垂之子孫所以盡貽厥之謀大書特冊可謂美矣近觀　本朝真宗皇帝當祥符五年之六月嘗與諸王觀麥於金華殿因賦歌詩以示羣臣曰視開元若合符節然而　真宗之治始終如一明王之政有始無終茲又不可以不鑒

五月十四日

柳芳唐曆載明皇詔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欲令皇太子檢事綴文上賜名為初學記開元十四年三撰成以獻賜堅絹三百疋

臣觀大戴禮保傅篇論周室傳三十餘世以為有道之長及考其說乃專在乎儲君之德夫所謂德者何也樂以修內禮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行於外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者是也故文王受命九年召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志愛人君之行不為驕侈不為太靡不淫

於美括柱茅茨為民愛費大哉言乎是乃經史之要旨人君之先務又何必檢事綴文然後為傳哉今明皇不擇三公三少以聖賢之事業政治之本原助成儲德而徒使章句陋儒纂集文章之要其術蓋已疎矣昔三國時孫權妙簡秀士為四友於東宮以諸葛恪為左輔張休林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書之史冊足為美談夫以區區之吳固不敢望成周之典則其視明皇殆庶幾云

六月三日

歐陽修五代史唐六臣傳贊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又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

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

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伥伥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其共聞 主上宣諭輔臣大畧謂朋黨之名起於主聽之不明而其原始於時君不知學若能進賢退不肖則黨論自且與唐文宗去朋黨難之說而嗤之可謂得堯舜禹湯文武緝熙光明之學而同符本朝 仁宗之治矣 仁宗時呂夷簡為宰相詆仲淹為侍從仲淹危言正論爭議 朝廷得失夷簡忌而逐之士大夫往往直仲淹而罪夷簡倒指以為黨或坐黨逐而朋黨之論遂仲頹 仁宗聖學高明力排群議擢仲淹參貳政事於是黨論不攻而自破當是時歐陽脩蓋嘗為夷簡指為黨仲淹者故其為諫官也首著朋黨論以謂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又後蓋數百言猶以為未足也又於五代史贊極言小人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又反復數百言嗟乎前代人君不知群臣邪正故難於破朋黨本朝 仁宗聖學足以進賢退不肖故太平之功天下至今誦而歌舞之今

主上聖學如 仁宗進賢退不肖如仁宗茲又恭讀聖訓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者數故備載歐陽脩之贊以備觀覽

六月二十二日

漢景帝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中郎將衛綰稱病不行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驂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

唐李晟之子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

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擢太
原帥宰相進擬上皆不允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
任以為河東節度使
某聞人君之取人與人不同人臣取人不過曰是
與我者也是親我者也故順己則喜拂己則怒人
君則不然有言逆於我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乎我
志必求諸非道夫然後可以得不二心之臣為緩
急之用觀衛綰不從景帝召飲李聽不以名馬獻
穆宗句當情觀之二臣宜得罪於二君今乃不然
一則使之驂乘一則擢帥河東自非察忠實之心

國社稷之利者能如是乎昔　本朝　太宗在藩
邸以田重進忠勇給以酒炙而重進不敢受　太
宗嘉焉及即位以為勇興軍節度使五代周太祖
時張美掌金穀於澶州世宗每有所求美曲為應
副其後世宗即位不以公忠待之嗚呼哉　太宗
之愛田重進則有臣如衛綰者當在所取矣周世
宗之薄張美則臣如李聽者亦在所取矣古今雖
有理一也

閏六月十六日

漢高祖紀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
謀撓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刻印將遣
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豎
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某聞人君臨利害之際莫難於聽言甲以為當然
聽之固善矣乙至又以為不可則將奈何曰聽
言在廣取於衆可也斷之在獨則必有知略忠信
之臣動而當為然後無過舉而有成功惟高祖天
性明達好謀能聽故方提三尺劍定天下凡一言
可取未嘗不用至於取信而必行者惟張良耳故
聞酈食其請立六國後則欣然從之及謀之於良

良發八難高祖即知酈生之失計此所以卒有天
下者信其所可信也後世如晉武帝聽羊祜張華
杜預之言而代吳一時大臣如賈充荀勗以為不
可已而卒成混一之功其視高祖蓋庶幾焉又符
堅大舉伐晉朱彤贊千載一時若可信矣獨權翼
以為不可堅曰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
心已而竟有淝水之敗嗟乎均聽言也一成一敗
相遠如此蓋符堅不能知權翼之可信又不容朱
彤之不足信是以致此然則人君必先有知人之
明然後可以果斷而行其言若乃智不及以知人

而信夫不可信之人臨事乃曰斷在必行其能免
苻堅之失乎

月　日

唐高宗永徽三年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上謂侍臣曰
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朕聞胡
人善為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
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
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戒

某聞王者履崇高之富貴操可致之勢力所欲當
形於外則逢迎將順四面而至聖人知其然也言

動不敢輕嗜好不敢萌是故旨酒人所共愛也禹
則惡焉飲食人之所大欲也孟則非焉夫豈樂為
是苦節而與衆獨異哉正以上心所向從之者衆
大則侈靡成風小則傷財害民塞其源所以清其
流謹於初所以杜其後也善乎蘇軾之論曰鶴之
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易與詩以比賢
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無損及衛
懿公心欲好之寵以乘軒其害遂至於失國為人
上者好尚之難如此哉今高宗方欲緊鞠之意群
胡即献技以投其好幸而永徽之初能謹辨早防

微之戒卒莫能或不然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窺
望之情雜然並進不可得而察矣

七月十一日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
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
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己
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面欲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
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
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
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

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六年遂
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
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重厚文章華贍而
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正有利
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公
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
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
依人人自憐之

某聞君臣相美相戒見於唐虞之時帝歌曰股肱
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載在典謨實為後世君臣之法至於戰國此風掃地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而生司馬光所以備載其語於通鑑者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漢高祖雖起布衣而天性明達合乎帝王嘗置酒雒陽南宮也令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高起王陵於是言不諂而帝

猶謂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卒歸功於三傑殆與舜之君臣異世而同符孰謂帝不脩文學而樂詩書也哉今唐太宗欲聞過於無忌可謂得帝王之遺風矣而無忌等納諂以悅之其視漢高時固已不及況唐虞乎賢於戰國而已有君無臣可勝歎哉

七月二十五日

三朝太平寶訓　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至便殿侍坐甚久屬盛暑令搢笏揮扇問以邊事化基四至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又嘗令薦士則一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陳彭年其人也後上清澄暑十事帝嘉納其言即有意於大用

恭聞治天下有本有末朝廷者本也邊鄙者末也誠使朝廷之上政教脩明罰賞公平則將帥何敢不宣力士卒何敢不用命夷狄何患不畏服此固本根之効也若乃兵衆矣猶曰不足糧峙矣猶曰未富以百萬之師付庸儒之將内無以得士卒之心外有以啟敵人之侮此從事枝幹之弊也化基名臣深為太宗所知其對可謂知要矣雖然太宗於淳化二年嘗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内患必

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内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内患深可懼也然則化基根本枝幹之論其亦有所自耶至始侍坐便殿搢笏揮扇侍同父子禮若僚友此又君臣相與之至後世所宜法也

八月十八日

三朝寶訓淳化二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　太宗因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祇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為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為獻彥卿說而假借之其下因恣

擴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欲形見於外
則姦佞無自入爲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
今成敗爾至拜無稱賀
其恭聞 太宗皇帝以神武平定河東以文德招
狹錢氏使五代破碎之天下混而爲一其道德固
以同符五帝熙烈固已無愧三王矣雖從書傳所
載何以加此然且不自滿假日以讀書爲事凡古
今成敗皆用爲監有會於心 宸翰輒書之冊以
備觀覽是豈喜勞而惡逸賤今而貴古哉止以恰
是則嗜好必前則逢迎必衆力有以害德外有以

擾人觀符彥卿之事斯可見矣彼彥卿者位縱節
鎮爲或如此況爲萬乘之主乎
十一月十一日
說苑經候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
光照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候
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候曰其寶何如太子
曰主信忠臣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候曰吾所問
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
魏而市無豫賈郤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
四鄰賢士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

於是經候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悚
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
劍佩逐與經候使告經候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
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
候杜門不出傳死
其聞之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
人安今魏太子不愛劍佩之美且云飢不可食寒
不可衣可謂知不寶遠物之義矣用三大夫治國
百姓從而愛戴可謂得所寶惟賢之理矣彼經候
者雖侵巧辭求猶終不能易太子之志此可以爲

萬世法故表而出之
十一月二十四日
唐太宗正觀十年十二月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
宣饒二州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歲可得錢百萬貫帝
謂曰朕貴爲天子是事無所少之唯嘉言善事有益
於百姓者常患少也且國家賸得百萬貫錢何如得
一有才行人乃不令立朝
其聞國家有郊廟宮室之奉官吏祿廩之費水旱
盜賊之備其用度可謂衆矣有人於此能興一時
之利少助無窮之費是故人君所當崇奬而信任

之者也今太宗不然拒其言斥其人與待蔡忠無
以異然則正觀之時倉廩實庫府充公私兼足無
匱乏之患者果何術而致然歟以唐史考之不過
用財有節而已述夫踐祚未幾出宮女至於三千
則宮禁之費節矣欲修一殿念秦皇奢侈而遽輟
羣臣請營閣避暑念漢文罷露臺而不爲將脩東
都乾陽殿張元素有言而止則土木之費省矣納
魏鄭公之諫減長樂公主資送則婣禮之費簡矣
定內外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故當時無冗食之
吏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又往往散之農畝

故當時無冗食之兵五者皆傷財害民之本也太
宗獨能撙節如此是以有言利之虛名故富國之
實効昔孟子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
八百五言而以闢梁惠王問利國爲首戰國之君
皆疑其迂闊難信孰知千歲之後有君如唐太宗
其言乃若符節之合乎

十二月二十二日

唐書憲宗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物
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
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
何故後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
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
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故誰逃之上曰誠
如卿言

其聞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宰相得其人則百
官自然稱職此不易之理也歷觀自古居宰位者
鮮能以大公爲心是以憲宗切切以是爲戒李絳
力引崔祐甫之言爲款是矣憲宗終未釋然也故
前因元義方之譖頗疑絳私其同年絳曰宰相職
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兄弟子姪猶將用之

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當時
咸謂絳言得宰相之體雖然帝嘗用裴垍爲相器
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故人來京兆判司垍曰公
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心日
有賢宰相偉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嗚呼使
爲相者人人如垍則其不以官爵私親故也必矣
何待諄諄之論乎故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
宰相誠得其人則百官自然稱職此不易之理也

承明集卷第八

東宮故事五首子附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劉向說苑臣術篇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

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諛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知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

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其間正臣有六曰聖曰良曰忠曰智曰貞曰直是也邪臣亦有六曰具曰諛曰姦曰讒曰賊曰亡是

也正臣進則治邪臣進則亂臣用則危此古今不易之理惟在主深察之取彼於方冊蓋可得而數焉何謂六正禹戒舜以無若丹朱而舜為盛帝周公戒成王以無若商受而成為顯王此聖臣也蕭何相漢功存萬世元齡佐唐知無不為此良臣也鮑叔之推管仲趙宣子之薦狐偃郤穀胥臣先軫欒枝此忠臣也子房發八難拒四皓李泌建陟論舒王此智臣也楚子文三為令尹而無一日之積晉李文子相三君無私積焉此貞臣也朱雲之折檻王章之抗疏此直臣也何謂六邪張禹之相而

都閼廣之輔東漢非其臣乎李勣云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李林甫云天子用人有何不可非諛臣乎湯之巧詆盧杞之忌嫉非姦臣乎蘇公之譖暴公息夫躬之陷東平非讒臣乎田常得齊民之心終以篡齊六卿專晉國之政終以分晉非賊臣乎宰嚭傾吳趙高傾秦非亡國之臣爲人上者惟能用六正去六邪則垂衣拱手坐視天下之阜而五帝三王不難至矣

二月十三日

三朝寶訓端拱元年八月　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觀見講座左右言學官李覺方聚徒講書　帝召覺令對御講說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陞高座　帝為降輦令有司張帝幕別坐覺講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吉　帝甚悅特賜帛百疋明日謂宰臣曰昨聽說泰卦文理深奧足以為君臣鑑戒朕與卿等當遵守勿怠

恭仰惟　太宗皇帝以英武成混一之功以聖文致太平之効親屈帝尊臨幸國學崇儒重道亦云至矣復因學官之請降輦設次然後命講泰卦歷

觀古人賢王好善忘勢蓋未有如我　太宗者也後暨淳化五年又　詔孫奭講書尭典及說命三篇又屢紬繹形於嘉歎夫易之卦多矣今獨因否泰之理垂君臣之鑑豈非欲上下交而其志同內君子而外小人乎書之篇衆矣今乃專取帝王之道致治之要豈非欲德被四表無愧尭帝事必師古同符高宗乎固不能慕虛為觀美而已茲可為萬世法是宜表而出之

三月十七日

說苑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人之道者譬如日焉靜

吾獨思譬如火爲夫捨崇聖王之道者捨日之光何
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太知惟學
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某竊觀仲虺誥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
若者亡又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夫能自得師而
又好問即所謂學帝王之道也謂人莫已若而又
自用即所謂靜而獨思也成湯能學帝王之道是
以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今之理無不通幅員
之廣無不察如日麗天容光必照益其所以爲大
歟不然以區區之思慮窮萬變之交錯耳目所及

固可知矣耳目不及者何自而知譬諸火爲燧燎
于原似若可畏然百里之外光焰已熄是故成湯
之所不取也且明於大者或暗於小明於近者必
晦於遠斯乃自然之理故曰能照天地而不照蔀
室夫旣已照天地矣蔀室不必察也吾乃燈燭之
光施諸一室之內足照毫釐一室之外復何見哉
夫唯以日喩聖王之學則其爲功也大矣以火喩
獨居之思則其爲明也小矣嗚呼非成湯其孰能
如此
五月六日

國語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
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
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王卒使傅之
某聞儲君以上智之資居明兩之位其禀於天者
固殊絶於人矣又得賢傅導之則德隆而愈高善
積而益崇其効豈淺哉嘗抑嘗考之經傳其言傅
太子之善者莫詳於禮記莫於國語若曰三王教
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
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又
曰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

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禮記之文也教
之春秋知善惡之戒勸教之世繫知昏明之廢興
教之詩使廣道德之端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
之樂所以滌邪而鎭浮教之書所以睦旋而比義
此國語之文也備此二者太子之善著矣雖使旦奭
保傅成王大要不出乎此假使楚國之臣又何
加焉
五月二十七日
後漢明帝爲皇太子桓榮爲少傅榮以太子業成上
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

稍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
今儲王副主莫能專精博考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
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汎舟
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荘以童蒙李道九載而訓典不
明無所睹識夫五經廣大聖言遥遠非天下之至精
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
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鄕求
謝師門今蒙下對不敢餘餽君謹案加餐重愛玉體
某聞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春誦夏絃大師詔
之所以博約道義浸潤經術因先王之法言廣元

良之德性天然後可以正天下之本徵神民之望
去古既遠斯道罕傳惟明帝謙恭好學孜孜不怠
而亘宗䂓蹟歸美要國家之福祐上下相賀豈蹤
三代書之簡策至今有榮焉仰惟　殿下聰明精
敏本於生知猶且日與諸儒講戴禮其議論所及
多發揮前人之未至遠此綜篇直同成矣昔唐郭
瑜告太子曰安上治人莫大於禮非禮無以事天
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其謂禮經雖多而
其要實在乎此取以爲獻

目　日

三朝寶訓建隆元年正月　太祖幸國子監二月又
幸因詔加修飾祠宇及塑繪先師先賢先儒之像帝
親撰文宣王兗國公二贊三年六月以右諫議大夫
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帝詔中使以酒果賜之
四年四月又幸
某恭惟　太祖皇帝之有天下適當五代干戈擾
攘四分五裂之後劉氏據河東李氏據江南孟氏
據全蜀皆傳襲浸久僭竊位號荊南高氏兩浙錢
氏雖名稱藩貢非純臣其他如李筠李重進之徒
大半強藩悍將人懷向背自今觀之當時練兵擇

將戡定剪亂日不暇給矣乃於即位之月兩幸國
學修飾祠宇親製先聖之贊雖前代太平極治持
盈守成之君未必能汲汲皇皇如此其於先後緩
急之序似若倒置竊嘗深求其說然後窺　聖意
之萬一蓋五代所以擾攘分裂大亂不止者正以
自唐之末君臣上下謂學校爲無益指聖賢爲迂
闊視君如奕棋殺人如刈草禮義消亡風俗大壞
故也今先示以崇師重道之禮則人將知有尊君
親上之心人有尊君親上之心則忠孝根於內暴
亂弭於外銷患冥冥莫見其迹積善在身不知其

長此僭僞所由剗平華夷所由是服而創業垂統
所由億萬年無窮也昔舜舞干羽而苗格文王修
德而崇降 太祖規模真舜文之規模也哉

月 日

唐書王績傳績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閒倣古
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
顯惟中說獨傳

某按王通生於隋開皇之四年而卒於大業之十
三年其在河汾實能講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
道學者從之然所著書每比擬六經故爲禮論二

十五篇樂論二十篇以續禮經集書一百五十篇
以續尚書集詩三百六十篇以續古詩爲元經五
十篇以續春秋贊易七十篇以續周易又爲中說
摹倣論語是皆以孔子自處而謂門人董常爲顏
子何其不知量也通之子曰福畤聚其書號王氏
六經然皆無傳惟中說獨存今所謂文中子者是
也通既有門弟子魏徵等仕唐爲宰相嘗稍修隋
書乃不爲通立傳意者通嘗妄比聖人證既師事
之若過有推尊必貽譏於後世稍掩損之則是暴
通之失是以略而不載歟且韓愈在唐號爲大儒
距通之時不遠愈每言荀况揚雄乃無一字及通
至 本朝太宗皇帝遂謂通有缺行故不得立傳
蓋述而不作竊自比於老彭若聖與仁必曰則吾
豈敢孔子之謙遜如此通實何人又僭聖作經輒
自尊大宜乎 太宗所不取韓愈所不道也惟五
代舊唐書於王績傳末云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
儒號文中子自有傳今既不傳固無足據昨日蒙
殿下俯詢其由輒具言之

繳故事劄子

某昨日蒙 殿下垂問隋王通不載列傳有以見好

古篤學識慮高遠今因故事粗陳其說乞賜 清覽
惟著作通鑑說共六十卷見爲兩本一欲奉御一以
獻 殿下候了畢方敢呈納昨日胡寅所著其孝識
議論文詞三者尤更高遠極有補於治道所以先次
畀聞伏乞 台照

七月二十四日

唐書孫思邈傳盧照隣問思邈養性之要答曰天有
盈虛人有屯危不自謹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自謹
也謹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隋稼
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

孝父母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熱不立君無畏則亂
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
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為彼
謹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
事畢矣
其閑士農工商君臣父子貴賤流品雖殊至於修
身養性皆本於畏則一而已所謂畏者何也一飲
食必思有節而嗜慾不敢縱一起居必思中度而
怠惰不敢生喜怒弗過也宴安弗慘也如此則為
士必成名為農必有秋為工必善其事為商必安

其業推而上之為君必治為臣必忠為父必慈為
子必孝又推而充之則為賢斯無難矣孫思邈在
隋唐間雖名一藝實兼於道觀其論養生曰善言
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故以四
時五行配四支五藏極論寒暑往來陰陽消長之
理而終之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義蓋深遠矣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身之重如此可不知所畏哉

八月五日

唐明皇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禁乞寒胡戲以殊中
國之儀之
其閑衣服有章然後可以辨貴賤禮樂有節然後
可以致中和夫是之謂中國安可使夷俗亂之乎
昔仲尼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亦云
用夏變夷光京師者天子之都以風化下尤在所
先故小雅詠彼都人士彼君子女凡五章皆取其
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而美其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此所以為四方之極也明皇在開元初求治正切
乃禁乞寒胡戲不使亂中國之儀殆知所本矣儻
能善終則祿山之亂何自而起也哉近者共聞

詔旨禁止捭罷謂其頗近胡裝蓋得王制五載巡
狩考正禮樂制度衣服之義而　殿下識慮高明
又謂服飾音樂之近胡者皆當禁止此孔孟之意
也小雅之旨也　開元故事夫何足道

八月二十七日

資治通鑑唐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
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黄裳對曰王者
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
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選天下賢才而委
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

不盡力何求不復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瑣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大臣患不竭忠苟二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某聞漢武帝策董仲舒曰虞舜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得非疑二君勞逸不同而治功同耶今觀憲

宗之論全類武帝李絳之對不殊仲舒蓋以舜繼堯後因其輔佐故享任人之逸文王遭商之末天下耗亂賢者隱處故任求賢之勞帝王之道同條共貫特所遇之時異耳易地則皆然也雖然均是勤也文王不遑暇食特在乎咸知萬民克俊有德而已至於庶獄庶謹付之有司未嘗敢知彼秦始皇魏明帝隋文帝不能宅心於用賢聚善而屑然弊精神於簿書故其勤雖同乎文王治亂則霄壤矣

十一月二十二日

唐書常袞傳穆宗為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耶

某聞晉元帝初踐祚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蓋帝在藩國恭於事上謙於處己積習成性故當君臨天下猶能安而行之晉室中興於茲見矣唐穆宗幼年學書已知避君上所用之字謙恭如此天資可謂絕人儻又得端良諒謙之士參侍左右開廣聰明必將增光憲宗追迹正觀豈特如晉元而已惜乎常袞才識庸鄙不能以經義輔導太子乃

歎為俚言以取悅憲宗作而述之不宜乎

十二月四日

說苑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某謂此篇本晏子戒景公田獵之失然不欲正言姑因上山見虎下澤見蛇之問而以知賢用賢任

賢為諷其意若曰山者虎之室也澤者蛇之穴也
君不往獵何由見之哉蓋春秋之際人君鮮能以
納諫為事故其臣未免婉詞以喻之厥後一變遂
為戰國之縱横上下無復以誠相與而譎諂面諛
之風熾矣帝王盛事則不然主聖臣直詔皆深切
著明未嘗遷就其說如益之戒禹曰儆戒無虞罔
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
載之典謨何其盛也後之人君欲知帝王霸者之
不同其亦考其君臣相告之言乎

十二月二十二日

唐明皇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
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
如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帝曰吾雖瘠
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
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
吾用休社稷計耳

某聞楚共王嘗召令君告之曰常侍筦蘇與我處
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
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
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
服之吾與處勸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
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某謂楚王諸侯耳尚不欲
以一己好惡而私其用捨況明皇奄有四海為天
下君宜乎因逆心而求諸道因遜志而求非道此
開元之治所以庶幾於正觀也惜夫志滿意得為
善不終惡張九齡咈己而柬之喜李林甫順己而
信之馴致天寶之亂為楚王所笑有始有卒果其
難哉

淳熙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漢張釋之為謁者僕射文帝幸上林苑釋之從登虎
圈上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
響應無窮上曰吏不當如此耶詔釋之拜嗇夫欲
為上林令釋之進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人也上
曰長者也釋之曰此兩人稱為長者言事曾未出口
豈若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吏爭以苛
察相高故陵遲至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
下隨風而爭口辯無實上之化下疾於影響舉措不
可不察上曰善乃止拜釋之為公車令

某聞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故易稱

吉人之亂寡躁人之辭多書不貴截截善諞言而以心休休無他技為貴歷觀古之君子未有不納於言而敏於行者也文帝天資仁厚專務以德化民顧豈不知此哉其貰虎圈嗇夫特以上林尉職在簿歎不能擧職嗇夫乃反能之姑欲稍加試用以勸留意職業之人耳非嘉其辯也張釋之獨以為不可者蓋上以重厚取人則有德者進上以捷給取人則利口者來用捨之端當審故也文帝一聞斯言即捨嗇夫而進釋之嗚呼其賢矣哉

二月七日

前漢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勅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還至府輙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相輙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某聞漢宣帝信賞必罰總覈名實好用文法吏以刑繩下蓋興事造業之時也而魏相方且取祖宗已行之事條名臣所陳之言奏請施行之近於迂矣元康而後嘉穀崇降神爵仍集金芝產銅池九真獻奇獸南郡獲威鳳改元紀瑞帝必侈爲相則採郡國盜賊風雨災變之事日陳於前近於憂矣然在當時則衆倚信及後世則稱名相者蓋居臣之間正欲可否相濟吁咈相警然後政事不流於一偏風俗不至於迷壞此孝宣所以中興而魏所以有聲也歟

三月八日

漢武帝元鼎五年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是時國家多事桑洪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

某觀漢武帝雄材大略內欲脩明百度外欲攘卻四夷其任一相宜擇聰明材智之士以共成治功顧乃不然所用者田蚡薛澤李蔡嚴青翟趙周之徒大抵皆庸才也妄詐如公孫洪當時已號為賢相其他可知今又以石慶醇謹擢而用之天下之事則不使關決國家何賴焉且人主論一相一相擇百官然後朝廷可治萬事可理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又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二帝所由昌也武帝使九卿更進用而丞相徒取充位其亦異乎是矣

五月七日

真宗咸平三年御便坐命翰林侍讀學士邢昺講左氏春秋侍讀干嵩時初置講讀之職至五年講畢宴近臣於崇政殿賜昺襲衣金帶加器幣仍遷一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

某謹按國史咸平三年　真宗皇帝即位首新北則契丹入寇西則李繼遷未平西南則王均僭號於成都羽檄交馳日不暇給當是時議者必以選將練兵為急而指崇儒重道為迂帝獨不然方且初置講讀之職博延儒學之士是豈急其所當

緩緩其所當急哉蓋以攘戎狄在乎修政事修政事在乎正心術正心術在乎明道德未有德既明而安彊之威不成者也惟　帝天縱將聖有得於此故日命邢昺等講左氏春秋纔二三年遂畢終篇又兩年而北戎入寇車駕再幸澶淵射殺賊師虜衆狼狽肯遣使辭請和太平之功自此而定然則帝王講藝論道豈專為文治而已其亦立武事之本歟

東宮劄子

繳選德記劄子淳熙五年九月

其前日曾面選德殿記大槩言古者男子自其初生即已寓意弧矢而六經所載祭祀賓客取士燕飲之類皆主乎射是以平居無事人人閑習曰來日往固乎自然兵農所以不分文武所以為一後世失其本指乃以為兵家之一藝故士卒挾其所長得以驕人而國之兵衆始專在兵矣今主上特取選射觀德之義以名便殿儲精復古至深至遠所恨其言詞不工莫能宣達聖意姑塞

明詔不任震懼緣碑在禁中

難以摹打謹錄本內申納儀蒙

全遺棠　全首章　魏王閤候書初不知其詳偶有

四明士人在此乎而問之方知魏王自此月十一二以後瘵嗽中有痰且云常覺恍惚有所觀見往龍虎招張天師想只是緣乘涼捆曾壓損人中心自疑是以如此某區區之意竊謂　殿下儻因月旦入侍奏知主上乞以宗祀侍祠為名召主入朝少辭其惑則殿下友愛之情先于古今必契　宸指仰侍眷遇有所見不敢隱未審當理否皇恐死罪

納臨江軍法帖劄子

某頃曾面稟　本朝　太宗皇帝嘗謂輔臣曰朕閱卷見聖賢行事可為軌範者未嘗不三復可以資風

教者悉記之爲並見臣卜援引以示勸戒至道元年
定爲法帖十二卷今江西臨江軍偏存石刻輙摹印
一本裝褫成冊敬用投獻庶幾侍膳問安之暇少資
觀覽冐瀆淵冲伏深震越

乞還尤袤禮記徹章賞劄子

某等昨緣禮記徹章已然惠元降指揮將皆係庶子
諭德講禮記官姓名具申　朝廷推恩了當後來方
省記得尤袤一員雖係侍讀卻曾於乾道九年十一
月內緣庶子諭德闕官專差本人兼講禮記已取會
到吏部所受　聖旨全文今欲繳連關左右春坊申

取　朝廷指揮合具稟知伏乞　念照

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回劄

某伏蒙令慈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早來　聖上
宣諭云此是標不中禁軍亦非洞差遂合降旨云應
諸處占破人數並行拘收今後不得違戾元不曾指
名此項伏乞　念照

付下　御筆戒諭張澈等回劄

某伏蒙　令慈封示　御筆戒諭張澈虞孟明極爲
允當謹復封納乞便賜繳進伏乞　念照（以上二劄並在東宮時今附入於此）

承明集卷第九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六十二　承明集卷第十

代　東宮表箋劄記青詞醮王書

辭免皇封國公皇孫女封郡主奏（淳熙五年）

臣恭覩十月二十八日　聖旨皇孫右千牛衛大將
軍某與除正任觀察使封國公皇孫女與封郡主者
慈憐俯被感懼交深臣仰惟　皇上陛下躬擐次仁
率錄近始抱孫之慶每厚　宸衷特降恩章併加爵
秩然臣男方踰幼學敢輒當廣車公社之崇臣女猶
在韶齡雖遽冐列郡崇名之寵願回鴻渥免累公朝
臣無任祈　天俟　命之至取　進止

十月一日御寶批答不允

謝　主上表

共爲子職僅輸定省之勞詒厥孫謀忽被便蕃之寵
假公朝之爵秩爲私室之光華中謝伏念臣夙侍　慈
顏密承慶系男方踰
於幼學已叨環衛之聯女猶在於韶齡未習姆師之
訓敢圖　宸極並錫恩章位以廣車特賜公主之儀
主之列郡更疏沐邑之榮豈伊蕞爾之軀堪此渙然
之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自家刑國執古御今道
與天同雖處域中之大愛由近始每先門內之恩愛

稚幼幼之仁以篤親親之義臣敢不勉圖忠孝仰荅
春慈受祉而施於孫竊頌文王之聖明德而親其族
願覲光帝之勲

謝　皇后牋

睠崇内治夙承紫禁之頤啓導中宸併錫綠車之寵
祇膺眷渥伏積兢榮中謝竊以帝系隆昌時惟大慶
天孫富貴固有彝章乃如稚犍之資方倚戴持之德
孰云異數集此幼年茲蓋伏遇　皇后殿下濬發徽
音密裨洪造于其王母每介福於康侯至哉坤元膺
資生於萬物坐令孱陋獲被襃嘉臣敢不勉以成人

戒夫期修子孫蕃衍維盛肖於唐風壽祿綿延遹今
貽於漢世

謝　太上皇帝表

非黃屋之心久怡神於太極鍾綠車之愛今錫寵於
曾孫仰恩慈孫懷俯慚榮遇中謝伏臣念質微三善
居奉重親夙憑積慶於億源早應占祥於吉夢方勝
趨拜乃冒寵靈植圭光映於庶車腊澤頭闌於名郡
赫然印組貴此閨門茲蓋伏遇　太上皇帝陛
下妙道無為神功不宰巍巍蕩蕩民難光帝之名蟄
蟄繩繩孫喜周邦之衆溢　兩宮之和氣見四世於
我家臣敢不力訓童蒙俾知恩渥子有孫而孫又子
期無忝於本支君使臣而臣事君誓同堅於忠孝

謝　太上皇后牋

功齊太極方同享於尊榮恩逮曾孫爰並䟦於寵渥
消辰拜賜擧室交欣中謝伏念臣奉侍　重親叨塵
貳極幸襲邦家之慶早聞男女之祥童稚何為戲每
趨於麟趾功容匪易曾未習於組紃驟膺晉錫之蕃
仰賴坤元之政茲蓋伏遇　尊號太上皇后殿下徽
柔有裕沖淡無為夫夫婦婦而明人倫夙著關雎之
化子子孫孫而正家法今觀麟趾之風肆協德於

兩宮庸推恩於諸幼臣敢不推原其本圖報所蒙壽
考維祺願對先年之永雲來致養更觀商曆之長

明堂禮畢稱賀箚記

萬寶成功九逵肆祀共惟　皇帝陛下受天純嘏錫
福庶民凡預臣鄰胥同鼓舞

肆赦訖稱賀箚記

禮成世室澤霈端闈共惟　皇帝陛下受祉堪輿均
恩宥夏同刑既措禹服來同

郊祀端誠殿賀禮畢箚記

祈陽協應元祀備成恭惟　皇帝陛下既格兩儀恩

均萬國幸仰瞻於慶禮左右極於懽悰

設醮青詞二首

伏以月紀季秋日臨初度念風依於道蔭獲安壽於
宮庭鞠集羽流恪陳醮席嚴科於清夜正殿叙於層
霄伏望靈鑒丹誠博恢洪造無疆之壽上祝於居親
有萬之祥下均於閨閫 淳熙二年

八月二十八日

季秋紀月將臨生育之辰大道流恩鞠展重修之報
擇良辰而設席延高士以宣科伏望鶴駕來臨鴻私
曲被 兩宮萬壽勤定省於寢門四序多祥保安寧

於閨壼誓殫誠悃仰荅生成

淳熙四年八月

賀魏王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座下 迭違麾色倏
已經年企仰桂中非言可諭臘寒甚勁共惟鎮臨海
服神相人誅尊候動止萬福某坐但侍教臨風增情
頓調寢褰以對戩穀拳不倫

某拜覆伏以四序更端群生交泰仰惟班春有格受
祉滋多引領旌麾無由奉觴致千歲之祝姑憑尺牘
少展寸誠敢冀尊察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欽想棋

祥交集娃筆侍奉均慶臨安或有所委頓聞其目

謝魏王賀生辰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坐下 不奉怡怡之
樂浸易歲華引領東望殊切馳仰深秋極涼伏惟鎮
靖海邦神人共護尊候動止萬福某侍膳彼徇莫遑
膽拜乞仰實調沖挹翕受丕祉求厲居父之養不倫

某拜覆某始生之辰特蒙記念遠勤專介寵以教書
而又皆紫器物既厚且嘉自非友愛之隆何以臻此
祇受以還感戴無斁區區謝悃尺紙奚究尚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欽想尊候日臻殊祉娃女而

次均安並祝壽尤深陳荷

魏王來書

某頓首上啟比者遣人致雖老之祝特承惠荅殊荷
勤渠不聞動靜又復幾月豈勝馳仰之情即日寿寒
伏惟日侍宸闈尊候神相萬福某僭叙粗遣皆巨庇
所及不足勤念慮弟膺承之便邈未有涯殊極拳拳
也寒煖未定敢祈慮全崇護以對休寵不宣

某頓首上啓

皇太子殿下賢弟

某頓首又啟茲者中宫受册深欲一到稱慶偶與進

香例不得請不免遣謙幹辦前去謾有微恍具于别
幅甚有不腆之愧願其意可也
妃子即日伏惟淑候萬福觀察郡主一一均休老嫂
再三附拜起此閒豈無委囑可得聞否

回魏王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生下) 初冬晴霽恭惟
藩府政清百神交贊尊候動止萬福某修奉君親粗
安子職遊戲釋祭戲侍見無階戀之心與時俱積天氣
日寒敢乞重意珍嗇來緩受祇式符須詠不倦某拜
覆屬者人還拜書幸徹崇聽方閭寓便嗣承起居乃

蒙恩慈存枉海問仍以木綿海錯為賜深惟友愛之
厚豈勝感篆之情逸書叙謝聊見萬一尚靳尊容某
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尊履對時納慶姪輩長茂
此或有委辱賜下諭幸甚

賀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生下) 遙遠誨言又
見冬仲惟是企仰與時俱增寒色方凝共惟表海成
功京師蒙潤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宸極吴展弟恭
恭敢祈上體居父之眷益調寢膳求綏吉履滕文繆
戀之至不備

某拜覆新陽協序亞歲迎祥仰惟惠政及民千里欣
頌履茲長至純嘏借增某阻奉書敬惟深善禱專馳
慶幅尚乞眘覽
某拜覆尊嫂兩國夫人伏想翕受既多之祉姪以次
均慶此豈無可委者敢望誨示

回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生下) 圭景踆長臺
雲書瑞恭惟布宣上德神悅人和尊候動止萬福某
闕安有守趨侍無階生馳寸誠朝夕不置風霜方凓
保衛為先頤調寢膳用丕祉是為拳拳之禱不備

某拜覆比以至節循臨格修賀問竊計方塵尊覽豈
謂遠勤記念遣介貽書三復春存佩認友睦之意謹
此此叙謝莫究萬一尚乞尊察
某拜覆尊嫂兩國夫人伏想明履昌辰駢臻多祉姪
以次侍奉均慶臨安或有委願承尊命

與魏王賀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生下) 不侍誨言又
將閱歲中心懷仰形於夢寐即辰天象發沚共惟從
容藩翰神明胡扶尊候動止萬福某東望祭戟莫遑
修拜伏惟致和宣滯益綏繁祉臨畢尤切依鄉之至

不備
某拜覆伏以天令更新物華資始惟時厚德當擁殊
休而況恩愛其民靖共介福俾昌俾熾理有必然某
思擧壽觴而不可得謹專人少致祝頌之情伏冀尊
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對春元坐膺福祿娃
以次同受新祉行部僕有委令觀效區區

賀魏王須尹書

某拜覆大尹判府大王尊兄 生朝 即日氣序清和共
惟宸渥方新神人攸贊尊候動止萬福某茲審而宣

周益公文集承明集卷十　八

渙號尹正南荆仍更雙鎮之節旄增煥四明之符竹
用本朝之異禮示當宁之殊恩諒深歡慶某未獲面
伸賀悃謹此少見區區伏乞尊察不備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大尹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坐下 迭逮旌
麾又複累月中心企仰未嘗少忘秋序日涼共惟坐
鎮名藩神人交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恪修子職連依
餘芘未由再侍誨色敢瀆厚賜菌鼎益綏戩穀式對
宸眷不備
某拜覆某始生之日特象尊慈曲垂軫記遠貽慶福
祇以器幣香茗之况意愛勤厚祇受感怍忽忽叙謝
莫究萬一尚乞尊察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惟柔
褆倍膺多祉娃以次侍奉均安有委于此顒聞尊命

回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大尹開府制置大王尊兄 坐下 遠違誨
言坐踰累月拳拳傾仰未嘗少忘寒色甚嚴共惟威
惠夫民神物森相尊候動上萬福某日侍 君親莫
遑啓敢乞俯亭時令益衛鼎茵衣綏戩穀不備
某拜覆尝書曾史道長義文仰惟德化具孚民謹轉
遠茲數旦丕擁殊祥其凶捧壽觴姑馳慶福織昌之

周益公文集承明集卷十　九

須徒切于中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茂膺純嘏娃以次均慶
比或有委切乞賜諭

回魏王年書

某拜覆判府大尹開府制置大王尊兄 坐下 即日歲
律肇新共惟榮戩
森嚴顯幽咸相尊候動止萬福某問安侍膳但遂怡
怡之樂徒切馳頌重茵列鼎因時而節宣之斯爲真
儔不備
某拜覆竊以一氣回春三陽交泰惟吉德介自天

之祐惟宅牧擁宜民之祥相望數百里無由面伸
善頌方且馳辭修慶乃蒙誨翰俯及其爲欣感交
集于中謹此布謝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惟同膺新祉姪以次侍奉
協吉此或有委願奉約束

魏王賀生日書

某頓首拜啟不獲侯承動靜闕然許時豈勝尊仰之
情即日秋序向晚景候澄爽恭惟日侍清光百神森
衛尊候動止萬福某未遂瞻奉惟祈俯俯遵將令珍
護爲國以對寵休不宣

某頓首拜啟
皇太子殿下賢弟
某頓首又啟近者冐被恩除皆自吹借之及遠辱面
謝惟深感銘因書占叙不盡翰言切幾嘉亮
某頓首又啟茲者竊承誕貴在近修賀莫遑輒有壽
儀副以香蹝專人馳獻上祝百千之壽伏冀哲留不
勝幸甚
妃子即日伏惟淑候萬福觀察郡主均休老嫂而下
列拜起居四明凡有委循切幸垂示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坐下進贈榮
戟久闕海言不勝拳拳傾仰之心顥氣澄秋共惟鎮
臨東藩神物森悶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宸闈未由
恭拜敢乞對時珍嗇益綏厖鴻之祉膺副頌禱不備
某比者共審宣麻昕陛建牧成陽擧承平之盛典旌
異等之治叙諒深權忌某既不獲面致賀誠又復稽
於馳慶下情徒切愧悚之至
某拜覆某特蒙尊慈俯記始生之日專介遠貽教墨
貳以壽儀香蹝等仰佩友愛之厚忽忽叙謝莫究萬
一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茂對令辰坐膺繁祉姪
以次侍奉均休此或有委敢乞賜諭

賀魏王冬書淳熙五年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坐下不覲誨
色再見冬仲卑悰瞻仰言不能宣寒威方勁共惟美
化及民自天介祐尊候動止萬福某子職攸拘未期
侍見更乞精調寢饍益迓殊祉不備
某拜覆律應黃鍾日行北陸維時厚德茂履剛辰宜
集繁禧用對道長之慶某竊瞻榮戟阻奉壽觴謹此
以叙下悃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坐膺新祉姪以次侍履協吉有委於此敢承約束

回魏王賀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云云寒色方嚴共惟政平訟理神相人謀尊候動止萬福某坐阻瞻見不勝馳仰敢冀精調寢膳丕迓方來之祉不備

某拜覆兹以踐長觀復緘具書少伸慶禮伏計方徹尊視特棠翰墨之賜仰認友愛之隆區區感悰天紙莫究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相茂迎純嘏姪以次均慶

敢有委令叙聞尊命

賀魏王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坐下逖遠顏範冬律將更傾仰于中不忘朏夕即日氷霜凝冱共惟班春有裕神物介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恪恭定省阻奉誨言所斷保顯粹中衛用戩穀某拳拳之禱不備

某拜覆伏以行夏之時肇新今序維周之翰宜介繁禧矧宣化政勤及民利博凡在千里孰非善頌之言兹又致祥之尤者某莫遂面叙賀誠謹此少伸下悃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對昌辰丕膺殊祉姪以次侍奉協吉有委于此敢乞賜諭

回魏王賀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坐前逖遠高手荐移圭蕃雖因問以時往復而儀仰誨色實深下情即辰春入東郊共惟鎮臨藩服獲助幽顯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青光未暇聘覲當寒威之尚勁惟保愛之是祈拳拳之心敢乞照亮不備

某拜覆比以四序維新三陽交泰專具書伸慶伏想

方遠清聽兹蒙誨函俯逮倫彰友愛三復欣浣惟是熾昌之禱感荷之悰有非尺書所能盡者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春禔備集姪以次侍履均祉此或有委敢乞尊諭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坐前即辰天高氣爽萬寶告成共惟政績彌彰堪輿顯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日處問寢正阻侍見臨風徒極依戀敢乞因時御宜保衛沖粹永對丕祉真副傾禱不備

某拜覆久違顏範雖幸音驛問通而拳拳尊仰何以

自致茲者初度載臨爰勤尊念特遣騎吏墜兄書翰申以壽儀金幣香茗粲然溢目物僭意厚深認友愛之情其如感謝尺縑莫究萬一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玉體安和姪以次侍履均休是問委令望示條目

回魏王通問書

某拜覆尊兄 坐前深秋浸涼共惟森戟凝香神明欽佑尊候動止萬福氣序向冷寢饌之間冀先調衛謹致拳拳之禱不備

某拜覆茲者合宮肇建稱慶開典初謂輝光倍祠可遂瞻侍伏勤書諭乃知尚緩入覲之期下情悵仰未錫海錯沓來厚賜祗受悚戲言莫能盡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敬想淑履坐膺百順姪以次均安或有委令願候尊諭

問候魏王書

某拜覆某官尊兄 坐前即辰天氣清肅共惟保釐靜治神相德履尊候動止萬福未由侍見臨風馳仰敢乞保輔粹沖衣綏戩穀不備

某拜覆竊聞近日體中略嘗愆和得非府事繁劇未免棠心而致然耶更望節思慮調飲食以速勿藥之喜謹專人承詢敢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翕臻多祉姪以次均安或有卻下委須切告誨諭

承明集卷第十

起是年十月訖壬午六月

紹興三十一年歲在辛巳十月辛丑朔陰　手詔金
虜叛盟將親征其文洪景盧所草前一月人已能誦
之

癸卯兩陰三招討使吳璘報九月十八日遣將彭清
劫金人大寨於寶雞橋知均州武鉅奏招到北界
壯海骨覩等甿萬餘人老小數萬口復商生擒二
百餘人池州都統李顯忠奏與金人三戰於正陽
兩敗之此月三日也時虜騎已歸橋踰淮吳璘奏

九月二十七日克秦州

戊午晴張真甫供職薦義問督視江淮荊襄軍馬虞
允文參謀軍事義問辟洪遵馮方同行時虜騎大
入諸將多敗衄也

庚申陰晴相半聞王權與金人戰于和州境人情大
洶

辛酉午後出北闕送葉樞衿氣大吉識者憂之行府
犒軍金帛絡繹于道卯宏州黃旗走報與金人戰
於六合先是諸將每遇敵輒以捷告都人望旗呼
舞尚書省揭黃榜於通衢不移刻摹印徧都下驗
其地則皆自北而南實未嘗有所獲也

壬戌聞虜陷真州卯宏州雖力戰於六合兵少不能
禦故也

甲子陰聞虜陷揚州百官宅遷徙一空

十一月己巳朔霜晴入暗稍霽劉錡報早角林大捷
先是錡捷軍駐淮東清河口與虜兵相持向元闕
帥親率大軍別從淮西入寇李顯忠避之即遁還
與王權戰于廬于和權退含屢敗帥自滁入真卯宏
州又不能當帥兵將銳出錡後錡知不敵即捨清
河歸維揚焚廬舍焚糧南歸虜遂兩道入矣帥至

早角林錡與戰敗之捷書聞　上大喜遣中使賜
予甚厚

丙子聞此月五日李橫敗績於瓜洲初劉錡捷即卧
病與歸京口虜遂臨江葉義問督錡進戰錡不可
亦以病實不能行義問乃命橫將兵過江方交鋒
虜分兵為左右翼潛出橫後夾攻我師橫大敗諸
軍赴江死者甚衆凡犒軍金帛盡為虜得橫亡失
都統印匿草間獲免或云是日中軍將劉記臨陳
先遁致敗記錡之姪也

庚辰採石捷書聞初虜兵雖勝櫬瓜洲江闊難渡而

采石茨洑且朝廷方以李顯忠代王權統金陵之
師亮意其號令未定也以此月八日九日親執旗
鼓督細軍臨江而發所掠之舟裝載甲士南渡會
漁人謀知其期走白顯忠及虞允文亟命舟師逆
之虜舟雖以木茂又其人不習水我以戰艦乘風
衝擊賊兵皆溺死亦有數百人已登南岸者允文
激厲士卒殊死鬬盡殺之不然幾殆
辛巳聞采石北師稍稍引去
乙酉聞北師聚于淮東真揚間
甲午武昌報允鄧州外城王彥報師次長安外邑大

抵諸軍時時以小捷聞而淮上益急
十二月己亥朔兩省皆至政府自午至酉方出堂先
是邊報稍緩宰執皆早歸一遇警急往往晚出黄
真父戲云欲知敵情但視堂又累與已來陰雨連
綿天氣慘沮閒值晴霽必傳捷音同舍又戲云欲
占山吉請視日
庚子得鎮江諸帥報元顏亮為其下所殺亮之將敗
盟也得浙匠教之航海於是大興工役造巨舟於
膠西刷河北壯丁雜以金人謂之大漢軍命蘇尚
書者為帥其謀謂我以大兵踰淮遏江中國必悉
師來拒賊將禁衛空虛則樓船可擣腹心震駭雖
抽江上戍兵亦已無及然後可以得志其卸分計
畫皆有成說乃命張忠彥堅壁鳳翔以禦吳璘又
命劉萼攻襄漢而亮自率精銳及簽軍號數十
萬踰淮東西兩道入既未能渡江駐師維揚日望
海道知約無何朝廷遣李寶（或云劉錡薦舉）率閩海之舟
先過山東將次膠西倚神祠遇順風又得謀者用
其言衝虜舟舟既大而簽軍及女真不習戰擢東
手敗降實縱火焚數十艘而歸亮聞大怒暴戾益
甚殺戮無當人人惴恐葛王者知其可圖也遣親

信結帳下兵殺亮會亮親兵別攻泰州左右無助
乃以冬至夜作亂亮驚起為猾箭所殺食罷同舍
相率慶二揆楊參黃樞首揆有還白請之語夜鎖
學士院何通遠疾臥在假劉共甫時暫攝直
辛丑文德殿宣麻李寶自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提
督海船拜靖海軍節度使充浙東西路通泰海州
沿海制置使京東路招討使賞膠西功之功也
聖旨已降指揮巡幸視師可用十二月十日進發黃
樞云今早得報十一月晦虜兵陷泰州剽劉老幼
俘掠少壯極其慘酷即亮所遣親兵也或謂左右

與高王通謀放說亮遣之
壬寅金國大都督府牒國朝太宗皇帝創業開基有
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請信修睦兵革寢息百
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
被塗炭今奉新天子命詔已從慶賀大臣將帥方
議班師赴國各宜戢兵以敦舊好洎議稜牒與如
前牒宋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
十日
丁未王彥報收復華州
戊申大雨異時　上從寵衆乘馬出北關門宰執迓

周益公文集親征録　五

王以下皆繫衫從駕至稅亭御船進發留司百官
班辭丁東倉以泥淨免拜隨駕官宰執皆行後省
金安節劉珙諫院梁仲敏宰屬徐度六部長貳燮
景旻張運御史臺吳芾陳良祐御監王曾史浩郎
官曾汪余特言蘇良朋馬騏姚寬一官率為數職
餘不書
己酉雨不止留守相公視事於都堂徙居於執政府
職事官皆上謁
庚戌午後雨稍止王彥報收復陝州
甲寅聞　車駕十四日次平江十五日歇泊今進發

丙辰陰聞樞密行府限五日結局虜兵萬餘尚留和
州李顯忠御之
辛酉雨聞　車駕二十日次鎮江未有進發之日初
虜之殘兵屯和州雖龍山李顯忠攻之不克七天
兩將虜兵緩轡徐歸顯忠躡其後而不敢逼久之
方出境
丙寅聞敵新復州軍
紹興三十二年歲在壬午
正月戊辰朔　車駕在鎮江太史局奏未時太陽交
蝕甚於申復於酉雨不止無所見宇局如式

周益公文集親征録　六

庚午猶聞歲旦鎮江日蝕五分又聞　德音赦淮南
京西殘破州軍
壬申陰陳宗卿置酒看中閱　車駕此月三日發鎮
江
丁丑吳珙等報十二月十二日收復汝州武鉅報十四
日復萬州
己卯武鉅報十二月九日義兵復西京又聞王師復
壽春府其實入空城而已虜兵至則又棄之
丙戌聞有　旨班退討之師糧運不繼且疫癘大作
也

戊子閤有　旨二月六日回降
癸巳聞兆虜遣使告即位二十三日　聖旨差洪邁
張倫充接伴使副邁借左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
侍郎
二月癸卯　駕離金陵
丙午發鎮江
丁未太尉劉錡薨
乙卯更五出餘杭門五里迎　御舟
丙辰丁巳戊午歇泊假
己未文武百僚詣後殿問　聖體

乙丑幹辦諸軍審計司蔵致明云常歲除川陜外諸
軍支春衣二十四萬餘疋今春止二十一萬餘疋
蓋自去冬用師間啟三萬而隱冒不預焉著作佐
郎張震權倉部郎官云行在百司及内人月支米
十四萬餘碩内外諸軍歲支米四百餘萬石
三月庚子　聖旨扈從及隨逐一行官吏軍兵依紹
興四年扈從至平江府例並特與轉一官資餘人
犒設一次樞密行府官吏軍兵諸色人依此推賞
癸卯吳璘報逐金人至寶雞盡得關陜樞密院編修
官鄭樵字漁仲興化軍人力學著書不為文章
不事科舉晏坐閣下游諸公間二十八年講筵官
王綸等薦對特補右迪功郎主管架閣庫御史葉
義問論其過失改監南嶽廟給禮歸抄所撰通志
三十一年携其書來得樞密院編修官請脩兆虜
正隆官制兆附中國秩字因求入秘書省繙閲書
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至是欲進通志而病數
日卒年五十九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
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予獨切切於仕
進識者以是少之
壬子使高忠建張景山入見前此三節人來馬入麗

正門至是令就門外下馬宣爭甚久既而使者捧
國書上殿知閤門事趙逵以祖宗舊例跪受之使
者宇近例不與走老矣相持移時仆于地上曰二
相陳康伯進曰臣等位宰相不當受其書請改用
他日行禮又呼館伴旨曰前日已議定用在京禮
例今乃奈何　聖聽何也徐嘉懼不能對特此使
方來勞寶書兩臂間嘉嘉從旁掣手以進國書略
曰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　宋帝粤自皇統
以來脩好不絶不意正隆之末師出無名且有歸
兩淮敦舊好之語

癸丑蜀中報國閏月二十五日姚仲吳拱敗虜師
乙卯洪邁借翰苑綴英同張掄充賀大金登寶位國
信使副
丁巳先使辭荅書略曰准旬使續至先期而先遣
祖宗故地方遣使以請求
戊午先使出門太常少卿王普帶御器械王謙送伴
成閔自淮東來朝閔之留荊襄也虜正宛承石瓜
洲朝廷憂以金字牌趣閔解圍閔辭言待陳蔡其
貴畏避既而馳百餘里士卒凍餒而死者十二三
至有自經於樹者虜退方進攻宿亳亦復無功至

是歸閔擇人之議已凡即官而上皆有意直莫以
自解云
己未洪景盧出接伴雜錄云淮泗閒彌望無寸木雞
葉平地又云道逢泰州民自虜中逃歸言初校驗
迫至京畿百姓爭舍匿之調護甚至仍為治裝告
以歸路有給其馬使代步者惟過河則不可回
四月戊辰 皇孫女永嘉郡主薨年十四初本瘡疹
候而醫者誤投藥有 旨送棘寺
庚午釋衆醫求仰奏請也
辛未 上為 永嘉郡主輟視朝閣送使禮物例用
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合十具用子鑑夾心字香丁香各二合之鑄匹物二千錦綺金羊脊以上各二百線罽綵紬綾羅綾已上各四百明士
言三月十七日得 旨許高麗遣使來賀娛復攝
王孟綱首徐德榮為鄉導而明守韓仲通為請於
朝衆論不以為然會浙東提刑樊光遠言七不之
說其議遂閣洪州言三月二十七日眷正殿學士
槐良臣年良臣字道卿金陵人登進第調母徒尉
後遂呂令召為勑令所刪定官權尚書郎先虜遣
二太子將兵薄淮韓世忠戰不利呂頤浩薦良臣
往使時方與同舍郎親澍得微納筒中卒飲乃起

人頗危其行良臣亦作遺令付其家既不幸持以
白父母行至楚州見世忠道使指世忠下令斬浮
橋命無得以一騎踰淮良臣馳和虜營其副將聶
耳孛菫有和意勒吏授館待使者無何世忠謀知
虜已弛備輕兵渡水擊其後軍殺傷甚衆聶耳
大怒謂良臣賣己虜衆捽斬之良臣大呼曰甚親
老妻子幼弱誠知邊將不恤國計僥倖一旦功何
苦陷為死來見將軍扎聶耳稍悟命繇勸驅良臣
行數十里抵主帥帳前卒許和遣良臣歸報會頤
浩罷相趙鼎主戰良臣請祠去久之召拜左司員

外郎進檢正權吏部侍郎兀术寇邊遂結好詔良
臣與王公亮議之虜欲年地畫江歲遣匹兩皆五
十萬良臣曰披命以淮爲界非江也兀术陽諾而
薦書云使者許我江北失良臣私發其封大驚明
日再入語兀术皆約兀术辭窮爲取皂紙易書和
議自此始定除坐臺劾與近習暱出知廬州徙池
州復敷文閣待制進直學士秦檜專久士大夫異
已者尼從相望良臣遺檜書曰天有雷霆尚隨之
以雨露欲勝天乎願爲子孫計毋貽後悔也檜尼
御批召陳誠之及良臣皆四人良臣先至遂拜參

知政事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也良臣既驟當大
任銳意更張事稍裁諸將回易之弊發三省堂廚
官費偷罷流之人頗畏悍然學術空踈舉措多輕
脫內外譏誚不三月罷爲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內侍御史護贊宮于提府縣良臣捕其盜伐禁地
林木械送行在詔貸死決配人喧服其果未幾提
舉洞霄宮起知宣州徙潭州洪州所至治盜其刻
洪州之政尤暴卒年六十九
五月丁未梁仲敏參寺丞秖子相訪參乃君誤會孫
陳亞曾有參褻無口使成褻之譏自是子孫立名

多連口字惟子平從水
壬子五更至漏舍平明入麗正門宰執親王使相侍
從臺諫兩省官禮官並詣射殿立班辰時八刻
皇帝自御幄出再拜升殿奠酹　顯仁皇后神御前
沾灑久之在廷泣然　神御出麗正門　皇帝奉
辭宰執至禮官皆騎導起　景靈宮文武百官奉
迎於宮門騎導官步導起　後殿未時八刻再立
班行奉安禮左僕射陳康伯充禮儀使是日天氣
甚凉初出麗正門細仗帝列鼓吹綠作衆馬驚跳
戶部汪侍郎方修鞍而墜腰臂皆損

癸丑欲泊假　欽宗小祥前輔臣至權侍郎以上赴
几筵殿行奠酹禮以明日極寒院罷散　天申節
道場故前期入奠甲寅有旨張浚專一措置兩淮
事務無節制淮東西建康鎮江府池州軍馬
丙辰張子蓋李寶連報海州圍解虜兵敗走國信使
副以十六日到虹縣金國接伴使工部侍郎扈
副使祕書少監　已先在連人致問云不須傳銜
使請過界
丁巳　天申節故事當拜表賀有　旨免百官晨起
明慶寺望闕立班再拜賜香口宣再拜訖又再拜

首相以謝表授中使回奏蜀之再造班瀾數梲
聖壽道場臺吏引予立香案側謂之監香
甲子未後　御筆手詔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
祖宗佑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旰
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
粗寧可遂如志而皇子瑋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
心庶幾焉可立為　皇太子仍改名初用手書式謂近[illegible][illegible]係
名有旨別擬定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其宮室官屬儀物制
度等疾速討論典故以聞　詔自內出外廷不知
也自去歲脩奉檜舊府貴近皆語人云　上欲行

唐先故事尋以邊事而止今春工役甚急外議籍
籍四月未親除侍御史呂廣問以陳康伯姻嫌改
除禮侍康伯因求去　上姑露倦勤之意云朕年
老多病　皇子將四十可付社稷欲行內禪禮
他日近臣奏云事當有漸無令四方或致驚駭
上曰朕未思此也故先下立儲之詔而意指已見
或謂此即初製傳位詔云
六月戊辰殿院張真父上殿擊朱倬仍納副本倬自
拜相即地震且立朝專務迎合中外推然識訕臺
諫欲論列而　上眷至厚非有大惡勢不能去五
月閤使閤內揮有定議語其子端厚端厚遽令幹
辦府府以狀申太府寺云其本國學生去秋誤作
白身奏補承事郎乞改料錢曆為證會有密告臺
諫者以謂國學生與白身初不擊入官利害甚聽
料將來卑恩國學職事及得解人或可免省而俾
在相位可主此議又懼人之知也故不於吏禮部
而言之太府但欲取官文書照使俾擇文專指此
事并面奏大臣懷姦覿幸非嘗不可恕　上聞之
變色
辛未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係明馬衛統制將佐使臣

軍兵等四萬三百五十二人四月六日奉　旨諸
班直等三百三十四人并諸軍馬衛官兵二萬九
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與轉一官資出戍暴露并
馬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與轉兩
官資今日報臺見之
癸酉侍從臺諫禮官既御史臺集議故宗室子偁并
妻加封事初朝士有以子偁恩數白宰相者宰相
難之既而胃昧進呈上遽曰他日誠難處置今了
却甚善尋有　旨皇太子所生父子偁贈秀王建
議安僖中書舍人唐文若既書黃聽其未安急白

字相别取　旨改稱皇太子本生之親儀又收回
制書而降　旨云改宗室子偁并妻合行加封令
僕部官侍從臺諫檢照典故討論聞奏於是諸公
做濮王之議請極其官爵使後無以加且服屬雖
絶當從權冠以皇兄二字庶免著姓惟徐敦立汪
聖錫呂仁甫堅欲稱宗室子與辯論久之乃竟書
奏是日奉旨偁贈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
元係奉大夫充左朝秘閣修撰妻加封秀王夫人而制中加皇兄
二字

甲戌　皇太子賜字元永宰臣率百官詣文德殿拜
周益公文集親征錄　　十五
表賀立儲翰林學士洪邁等十六人以　皇太子
正位宮告廟了畢同班上殿稱賀實欲致戀軒之
意　上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具父
仲識同對促罷朱倬　上曰即有處分卿等皆分
論也
乙亥司假宣麻朱倬罷右僕射特內禪日逼宰執請
止降告　上不欲廢故事既假日殿院張真父之
具奏也祭官周元特獨未知一日云甚作夜憂來
相衰服還鄉且以棺自隨此何祥也真父驚異具
言之解之者曰衰服者白身也端厚正以白身事
故為此舉其以棺自隨殆能終保觀文爭既逌廷
果除觀文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臺諫交章乞褫
職皆不報昨日劍共甫當直以曾為倖薦在假規
免
丙子五更至待漏院平明正殿設仗　上坐兩稍止
禁衛闔門三衙文武百官以次起居宰執上殿奏
事訖　駕興班退俄之復追班序立殿門上閤門
官南向宣詔曰　皇太子可即皇帝位　朕稱太
上皇帝退處德壽宮　皇后稱太上皇后　云云　百
官拜舞訖入詣殿下班皇太子即位流涕久之側
周益公文集親征錄　　十六
立拱手群臣拜舞稱賀內侍固請坐御榻不許禮
畢宰執奏事皇帝亦立聽班退兩復作太上皇帝
自祥曦殿乘逍遙車至得壽宮儀衛及從　駕臣
像並如當制百官既暮次起居　太上皇后相継
出陳德居司案云甚在宗寺見王緣戴紹興初今
上皇帝初入宮宰執賛　太上聖德具克彝用心
太上曰克彝之事甚不難則既蹤之意蓋素定於
當夫日
丁丑大雨　駕詣　德壽宮織翁晉宮門外百官班
迎泥濘設賑不能成列初定儀注　皇帝率百官

朝謁 太上既而詔百官免入賀有 旨從駕臣
僚亦不入但就宮中行家人禮排日 上親從
太上過大臣議不同而止侍從官赴都堂議數切
定太學止免職事人文辭御批筆皆免非故事也

起紹興壬午六月止隆興癸未四月壬戌

紹興三十二年歲在壬午

六月丙寅朔

戊寅宣鎖文德殿首尾制翰林學士洪遵草其間有
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得之問安侍膳之餘蓋
用 御批語人傳誦之
聖旨朕欲日朝德壽 太上謂恐廢萬機勞煩群下
委禮官重定其期禮官請用漢帝故事五日一朝

辛巳監察御史以上詣 德壽宮起居輔臣略呈榻
前 太上幞頭窄袖赭袍玉排方帶中官八人分
立句殿下惟拖繖扇不鳴鞭

乙酉祠部員外郎劉藻卒藻字昭信福州人進士入
官竘窮見通禮學陳誠之在西府薦爲學官改樞
密院編修官除國子博士兼建府王小學教授教
授本書用館職王十朋既去朱倬以命藻而降
旨云教授闕差館職學官兼領職罷祠曹卸而兼
職不改也 東宮立宰執請還王府官僚 太上
曰小學何勞之有止還史浩張闡時藻已被病未
幾卒年六十四贈秘閣修撰三皇子各賻銀絹百

滌初被召尚在選調吏誤召嶺南人京官劉滌父
之始悟朝廷除廣州通判追之至是滌年而劉滌
適自梅州守乞致仕異哉
己丑太上以　車駕五日一朝爲煩　詔用朔望初
八二十二日詣　德壽宮
辛卯　德壽宮月進錢十萬貫　太上令止進四萬
貫
甲午文德殿宣　詔書上　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尭
壽聖太上皇帝太上皇后曰壽聖太上皇后先是
禮官與執政已定此號然後令有司集議二十二

日侍從臺諫禮官會于都堂左相授藁書云云或
謂尊號始自開元至元豐罷之萬世不可易也汪
聖錫侍此議尤力給舍臺諫多從其說故不簽議
狀者太半或謂此　主上奉親之礼不得援元豐
都不受爲此而洪林翰已草　光尭壽聖之議矣
二十三日進呈奉
旨恭依汪聖錫徐敉立二侍郎及給舍臺諫各以
狀申都省云　尊號既非矣而光尭近神尭壽聖乃
英宗誕節且嘗名寺不可用也二十五日遂降
旨謂已奏知太上不容但以恐數字未善更令金

安節張震等商量疾速來上金彦亨在禁從詹書
中官最長而真父臺諫之長故也明日彦亨真父
等詣再集官議二十七日　聖旨不須別議頭與
詹書前議者聽諸公知不可回皆與詹書
七月丙申朔先天節假連日蜚蝗自宣湖入臨安界
綿亘數十里所過諸其山而不甚害稼江浙間三
十餘年前嘗有之
丁酉監察御史以上赴　德壽宮起居既卷班輔臣
升殿問　聖躬次從官次楊存中趙密田師中鄭
藻等　太上有所獎諭存中等曲謝三四容云封

能致虎鼠可害衆事固不可忽也
戊戌禮料登極赦諸軍優賞共支銀三十八萬三千
一百餘兩殿前司捧日都虞候軍指揮至諸軍長行一十九萬四千一百餘兩馬軍司虞衛都虞候軍指揮至諸軍長行五萬四千三百餘兩步軍司神衛都虞候軍揮等至諸軍長行九萬九十七百餘兩諸百官司等處三衙差到軍兵自都虞候軍揮等至長行三萬五千餘兩
己亥百官受誓戒於尚書省奉　勑摘光禄丞以此
月十四日　皇帝親饗太廟也按　國朝會要無
即位親饗致事太常官比附郊祀定此禮初請來
玉輅　上不許稍令裁定
癸卯　德壽聖旨前嘗止宰執等月內兩次到宮令

閤尙與前說不異緣宮前無待漏處緩急陰雨使
百官暴露殊不安懷可今後只初二日率從官詣
同一次來時宣麻張浚自特進大觀文除少傅江
淮宣撫使進封魏國公昨日隸院對共甫當宜不
召訖式假中宣史直翁初三省議除少保改封次
國制出乃少傅大國或云直翁與謀凍𢭃不樂曰
眞內相也
戊申赴太廟致齋大雨終日夜暴風達旦軒簸可畏
太史局奏地震
乙酉五更　皇帝親祭　太廟初行礼大風既而雨
周益公文集龍飛錄　一一
作張魏公申請內一項除申朝廷用狀餘皆劄下
或謂非見執政不當如此
癸丑　聖旨罷　御前激賞庫歸左帑謂之南庫從
袁仲誠諫說也自秦氏斂中外之財輸　御前雖
時有進納而三省密院移用爲多有司莫待稽攷
上銳意除去士大夫以爲盛舉此外又有三省密
院激賞庫頃嘗裁定歲給十萬緡而已汪聖錫云
呂元直爲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會之堂厨
每食折四十餘千餘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
明仲侍郎嘗謂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丙辰臨安訪求岳飛舊在前唐門外當時私號賈宜
人墳今將以一品礼葬之
癸亥內侍李綽罷提舉軍器所初　上以器械不犀
利工部軍器監未嘗問故以付綽而不令隸部
監臺諫謂建炎間太上嘗以此委中官未幾廢罷
新政豈宜如此　上頗然之有只爲題目不好之
語既而綽張大其事日有挺請且辟置官屬　上
意於是厭綽諭眞父仲誠云祖宗朝中官嘗掌兵
此亦何害二人論奏不已遂降　御筆云覽卿所
奏備見忠讜云云乙令復隸部監然綽猶未罷也二
周益公文集龍飛錄　二十二
人再論列向任信孺陳應求因內殿引對亦及之
乃令綽自請罷提舉而改用統制官輔逵
甲子洪景盧張方甫入門國書畧曰使公介未庭臧
勉越式固違群議特往報書又曰宣靖既違楚屛
繼及叙海道定君臣之事又曰海陵失德江介興
師過乃止於一身盟固難於屢變亮既死追封叶國王後改臨海庶煬
王　又曰尺書侮慢既匪藩臣寸地侵陵又違誓
表又曰殊無致賀之詞繼有難從之請又有君使
干戈不息賦斂繁興墜民塗炭咎將誰執之意而
宋司云尙敦舊好物拘群言初景盧在境上與接

伴約用敵國禮接伴許諾故公路表章皆用在京
舊式繞入燕京盡却回使景盧依盡近例易之景
盧不可於是扃驛門絕供饋而館伴者云當從景
盧父尚書公擧陽吐情實言勿固執恐無好事須
遍一線路乃往景盧答擺留易表章投之既入見
副使例不跪至是皆跪虜主傳令云國書不如式
不當授可付有司其跪詐虛唱類此
八月己巳成閔係奏浙洲及皂角林陣亡將校長行
共三千一百一十三里人其實皂角林所喪甚少
而浙洲之敗恐不止此也

戊寅宮門早二刻閤行事官朝服入赴大慶殿各占
其職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發冊寶訖還內臣
僚常服出和寧門導冊寶詣 德壽宮有頃 駕
來 太上皇帝御殿 皇帝入拜殿上奉冊寶訖
行事官歸班百官拜舞稱賀 太上皇后訖退非
晚 詔迎天竺觀音祈晴今日雨意密密僅能成
禮有旨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上尊號進銀五萬
兩 壽聖太上皇后三萬兩并八月二十一日生
辰進銀三萬兩先是有司引唐順宗故事雖在
欽宗服制不妨上冊寶但欲設樂而不作禮部郎官

劉儀鳳以唐賓行易月之制與 本朝不同著議
甚典麗然卒從有司所請
丁亥除起居郎
己丑後殿侍立退詣文德殿拜表請以會慶名
聖節殿門待班幕次臺諫皆設倚近臣則各以交床
自隨徐敦立相戲云罰却倚子矣
癸巳拜第二表請 聖節名是月九日奉旨吳拱係
奏今年二月五日西京差金人攻汝州追趕過河
又二月二十四日直來城下挑擊敗走及發兵深
入收復永安軍并永寧福長水等縣并金人攻打

蔡州遂發統制王宣等前去確山縣鮮圍等事係
明賞立功官兵二萬五千五十四人奇功一千四
十八人各特轉兩官資第一等三千二百六十八
人第二等八千九百八十七人第三等一萬一千
七百四十七人各特轉一官資
九月甲午朔 駕詣德壽宮 上御內殿殿部揖輔臣
奏事畢自祥曦舊殿登輦祥曦舊殿名今西面西當
日但為行御凡駕出輔臣若無奏事則俟於祥曦
設 御坐鳴鞭山呼如儀左右史例隨應奉官兩
拜起居次宰執從官親王使相等兩拜起居班退

而葦弁左藏庫所賣文賜銀八千兩絹九千疋
乙未早起　德壽宮起居退詣　文德殿聽批答所
請十月二十二日爲會慶節宜允敎義云魏申謂
漢宣帝元武唐肅宗皆亥生（史稱元武紀中元二年注云是歲在丁巳則元武乃生於丙辰乾興摘曰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
丁未勅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右正言安孚知溫州
孚論德壽宮中官梁康民欺訛宮側閭酤事
上批其章云覽卿所奏及　德壽宮朕令詢問郎
無此事朕心慊然今後論事毋或如此尋批除孚
吏部郎官大臣以爲不可孚請去故有是命尋又

除直秘閣
丁巳兼權中書舍人
十月辛巳閤具奏捨德順歸秦州
癸未司假宣撫張子蓋以海州解圍立功檢校少保
十餘年來武臣節度使一轉即拜真太尉臣僚論
其大驟乞使檢校官遂自子蓋始
十一月甲午早起　德壽宮起居韓知閤怨云詔興
七八年間同莫將使金國不許至其都止燕山以
待久之報虜主來將等亦不得見但呼至都堂其
宰相等五人設椅坐堂上將等立曰事被詬辱幾
不可堪既留國書卽從將等於涿州驛中伺守頗
嚴過太守來招議事將恐以下皆朝服步往未嘗
給車馬也
乙未以內教權罷講筵是日當末講舊例賜典兵酒
餞此亦廢此禮學士院設食三品而已時漢翰林
兼侍讀
丙申鎮江張子蓋遣契丹歸正人蕭鷓巴來譯者謂
契丹爲金人所敗此曹適以來然未可信
戊戌講筵所例賜冬至節儀講讀官錢五十千酒六
斗脩注官錢三十千酒四斗

己亥就都亭驛賜蕭鷓巴等四十五御筵酒七盞初
議遣從官押燕與給舍白宰執止之
庚子日南至稍晴早入麗正門赴文德殿拜表稱賀
過祥曦殿起居從　駕詣　德壽宮　皇帝入大
次百官班殿下　皇帝步入小次　太上皇帝御
殿應奉官禮官導　皇帝自東階升北面四拜訖
西向立百官拜舞如儀禮畢　皇帝從　太上皇
帝還內班退歸幕次未後從　駕回是日　太上
宣蕭鷓巴等入宮擊毬賜銀椀有差
戊申詔改來年正月一日爲隆興元年曾子宣日記

有此號
壬子旬假雨中訪務觀務觀約韶美少稷至能共飯
務觀云嘗記先人説紅鞋鞓帶始唐莊宗施之優
人程俱致道云爾龐元英文昌雜録云滑臺[illegible]昌
朝畫像猶是黑鞋金玉帶不知紅鞓果起於何時
丙辰張震除中書舍人或謂廟堂有所疑故峻遷使
去風憲上諭三省云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遂諭
當制舍人載之訓詞真父辭免去白　太上中興
殿中侍御史凡五十二人未經除三子者
十二月戊辰省劄坐同知樞密院事張燾所奏并降

御札召侍從兩省臺諫赴尚書省拜受訖就都堂
給筆札令條具時弊仍各諭其官屬次第以聞衆
議乞許三日内條對遂具奏　聞
己巳景靈宮行香　御筆旨條對史參乞少寬之務
令祥尽上親批數十語大畧謂近臣非若疎遠之
士不知時務今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為君徇
人情朕所不取史參奏陛下姑欲知時弊非掩士
大夫不備而窮其所短也并繳洪翰林以下所援
仁宗給札故事亦是退而條具上乃從之
乙酉微雪越人以啟雪而日光穿漏為雪眼

己丑百官赴　大廟門外班迎　安穆皇后神主退
入幕次侯丁時樹神主於別廟札官初欲依薦享
例用樂予奏云薦享為祖宗故不一欲宗餘服而
廢樂雖　別廟亦可就用今　安穆乃　欽宗姪
婦不可用樂周元特亦論之詔可
庚寅秘書少監陳棠卒字德卲常州人年六十二近
秘閣柱裂有聲人以為長貳不祥之應
隆興元年歲在癸未
正月癸巳聞虜人掐水洛城城在德順軍秦州之
間虜先以兵與其穢相持於德一旦焚寨引去投

不疑其徳道也備虜自間道徑趨水洛斷我師歸
路而城中兵甚少故陷之
丙申台州報蒲察徒穆領兵擾虹縣徒穆故泗守也自
失其地即寓宿州狎眈故犯而不可得既陷虹遂
犒泗州居之
庚子宣麻史浩拜右僕射兼樞密使張浚除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
明日擬定魏公除日　上以筆圈去樞密使三子
止升都督今畢檢政奏事閣之請如初議而制已
付閣門遂用舊文首尾詞告送而令直學士院劉
珙歸政其詞行下是日鏁權禮部貢院勅差翰林承

吉洪遵知舉兵部侍郎周葵中書舍人張震同知
以免解就試人衆增參詳官二人點檢官四人國
子司業王十朋爲別院考試官
戊午貢院言承吉擇比前舉取過人數共添取一百
人檢照前舉凡三千五百四十四人終場取過二
百五十四人今合取三百五十四人而去年舉恩
免解塗異劍州不曾申到數目外國學一千三百
四人建寧府一千八九人洪州二百三十八人宣
州二百七已上共二千八百三十八人內有八百
六十五人未來就試今乾於增添一百人額內指

留三十人充未到合取之數從之貢院言常舉共
得錢一萬二千貫酒二百石今官吏增多乞增錢
六千貫酒一百八十石詔給半
二月甲子蜀中正月探報虜使求洛城吳挺衆德順
閭道歸丁卯徐稚山侍郎論秋菊落英事予謂有
二說一則爲華落色衰之一則落訓初如所謂訪
予落止者義見爾雅蓋取菊之初英食之
戊寅吳拱正月二十八日軍前申狀云向起勝軍沓
自德順擾歸勝軍蝟多七失我師焚秦州退保早
知

三月壬辰朔張魏公繳連北界副元帥訖石列志寧
回書來上其試云志寧白宣撫執事書詞大略謂
向者新主初立即捨淮南地先遣信使而宋國
擧我歸師稍侵五路今得來書以天時人事逆順
爲言因爭舊禮不議他事且陝西所失他處已
魁復校將士或執或死其數甚多此緣宋國貪
土地之故不順天德不惜人命以致此也志寧材
雖不武校命分闕師之進止得以專之彼能先歸
侵地以示誠欵則復往之禮乃可徐議今則按兵
不動以俟來音宜深思熟慮毋貽後悔初魏公以

其拒我使者趙索舊札嘗移書開諭之故復用此
意來答
甲寅夜與共甫宿省中來日覆試權要親族過省者
乙卯兩作寒引試七人札義積而民和親論初秦氏
以子姪竊高科而請將亦行賂効之檜死議者請
按亂德咸平故凡兩省臺諫侍從以上謂之權要
其有服親登第皆今覆試雖有
吉依而未嘗舉行今歲趙逵之子右承事郎賡過省
衆疑其假手也欲驗之而賡果託疾不來
四月壬戌奉祠出郊

紹興壬午龍飛錄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六十五　隆興癸未自後省歸盧陵日記

紹興壬午　壽皇初政予自御史權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聖政所詳定官明年癸未改元隆興時隨龍人龍大淵曾覿𡸁用事予因進故事每以爲言尋繳其知閤之命坐是請祠而去以三月庚申出關六月壬午歸至盧陵之永和鎮此當時行記也（起隆興癸未三月甲辰止是年六月壬午）

閏八年追乾道庚寅始還朝云

三月甲辰朔同金給事彥亨啟駮龍大淵曾覿除知閤者擇近臺諫交章論列二人皆竄妄作既而止罷大淵副都承旨而覿自帶御器械並有此遷又中書舍人張真父之出𡸁涉大淵外議紛然故論之

乙巳二相呼召都堂宣示　御札大略謂給舍論大淵等並爲人致疏議論群起在　太上時不事堂

敢知此同彥亨歸家待罪

丁未被　旨無罪可待

己酉再同彥亨入奏乞罷

庚戌再被　旨不允仍令宰執諭　旨早參假

壬子同彥亨參假講筵留身劄　上曰朕察卿務舉

職但朕欲使朋黨振紀綱耳卿第安心
甲寅二相道　上意已再除兩知閤且云給舍想已
無他予曰前降旨揮大淵別與差遣觀依舊帶御
器械今遽申命豈敢但已遂留除命不下
乙卯在後奏後省不書二知閤錄黄　上令龍大淵
與在京宮觀既批旨　御筆令且止
丙辰三省再奏龍大淵既未與宮觀欲且用觀止差
權閤門凡百與正除無異但不錄後省備　上再
三不可云且待
戊午常朝退欲就講筵納劄子乞祠會有　旨權住

講筵入奏
己未　御批依所乞三省擬職名以進御批更不除
職名龍大淵改幹辦皇城司
庚申受勑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狀申尚書省乞免謝
辭　四月辛酉朔稽重登舟
壬戌出暗門寓實成寺予以庚辰歲三月二十八日
到閤今以是日離後省四月二日供職太學今以
是日出門適三年矣　癸亥至廣教別姚邁賢
甲子兩旋齊骨肉登舟出城予循城過北關就之李
平叔大監陸務觀編修鄭德章監丞王致君判院

范至能省幹劳詩相送解舟至閘下過僭梁而止
乙丑晴侵陰甥尚賁之告別遂行夜距長安閘廿餘
里止
丙寅大風雨過崇德縣不留夜宿福嚴渡口
丁卯大風雨不上早樞密使葉魏公入奏萬舟過謁
之弁見其子欽夫及屬官馮圓仲甥兒上福嚴寺
屋宇皆新惟佛殿天禧舊物也昔有真覺大師志
添歸老此寺志添即泉州南安嚴主之門人能持
聆藏咒為人却鬼鬼不祥自宮禁妃嬪皆尊信之
仁宗賜御書戒定慧及梵書兩軸皆金字也元祐

中陳才人為遂寧郡王施高麗磨衲袈裟一副上
有金環鍋勒郡王所題二十三字才人即欽慈皇
后王蓋　徽宗也又有南安嚴主墨蹟數皆藏寺
中黄魯直嘗作蓮花巖銘今刻將泉州蓋志添自
京師歸時送之風稍定解舟晚距秀州三十五里
止
戊辰晴過秀州不留晚宿施經
己巳過平望少留未後抵吳江縣登塔四層甥家游
曜庵名園也主人王氏名扮中後移舟過垂虹泊
縣北

庚午乘順風而行過平江府不留夜宿無錫縣

辛未早雨旋止過洛社少留努兒登閒利寺寺有十數小院夜宿常州門外

壬申自城中過晚泊沙子口

癸酉早過沙子風大作白淺淺盡舟人束手緣之使行而風亦止晚至計亭船尾高不能度橋遂止王仲賈來送

甲戌早入荊谿次宜興縣舟過長橋水極清駛萬距幾不能制午後乃至外舅宅相別四年矣

乙亥邑宰姜敎言（詔）以下及莊民諸親往後不盡記

丁丑早出南門度限樹嶺至臺莊拜外祖給事實守者戚四七厄己二年惟一女在破屋半間而已相去里所有毛百一毛百二呼來共治祭奠

己卯赴寺觀開啟　天申節

庚辰天氣清和同莊德遠出南門約行四十里游洞靈觀閱長慶四年楊漢公題名碑保大九年韓熙載記文　本朝蔡肇詩主者應君谷出天禧金寶牌（其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宮　慈聖光獻皇后玉象校（上上）（大吉中平不利）又指聖母殿小池云京師醴泉觀水也叙罷登山入張公洞初至坑香臺嶺平廣自此下踏棧道蓋大以入惟石鍇立如真武像如人形如稜貌如耐重碍賭不可殫名道士指一穴曰此天師煉丹竈也穴中土黃而細可治瘡歷驚取之不竭又指石上獸跡曰此天師騎騾處也（宜興人王今贅鑑其說陋）（不經）路窮攀緣而上有穴達山背謂之風洞穴口甚隘側身乃可出府洞宜冬冬則氣溫且不蒸濕令日快續猶凜凜也此去金沙寺瀕山陸香聲請易臺背不遠日已昃不果往與德遠對飲洞口之石巖流水平布嶺類水洞久之遂過湖洑鎮山色如畫溪水絆綠所謂卷畫也（陸希聲居陽羨山居記東路注云路兩岸支朱藤）

（花映谿是處如畫好事者因目之名湖為畫谿又曰居山之陽水曾太湖山勢盤曲湖水曰狀因狀潜）惠氏南園甚治種有法溪流正貫園中隔街郎大第吾方勸游不無慕焉歸縣一更後矣舊讀陳子高詩集載善權素物奇絕當小後期

乙酉報謁郭提舉（知州字宅心）樞密（三益之子）宅在觀巷自謂東坡舊居門外數步即通真觀遂於陳大建三年初名弘道唐改興道

本朝賜今名殿宇摧敗過者撫歷焉觀中有雙柏院紹興二十八年大風拔一柏去其尚存者甚大有册并道士相傳呂洞賓屢至此以為有冊也唐人嘗

作觀記而詹徐踏亦為之跋襄其額是日外舅置
酒相餞初夜起視雲氣甚異
丙戌留妻孥外舅家舉帆發宜興溪流湍快不稜時
至定誇益太湖口也
丁亥舟人言風作乎來轎陸去咢唯三十餘里方至
荻浦而舟自湖中來今日風本不高而波浪洶湧
聲如萬古兇風饕乎晚泊獨目木山下葉家園去
湖州十八里
戊子早過湖州望城中樓觀縹緲環以溪山宜晉唐
以為名郡也申時過德清縣溪橋壯麗有左顧

亭謂放龜也二更宿鳳口
己丑早過安溪午後至餘杭縣艤舟稅亭下溪流即
苕水也自天目山出注于湖過宵輪寺祭程氏亡
妹一娘寺興於齊之永明真廟時賜今額經兵火
惟存鐘樓晚宿洗監稅宅尚實之婦家也實之在
城中
庚寅早同稅弟鄉秀才遊洞霄宮去縣約二十里青
山九鎖溪流不斷過傳有仙人迹相傳秦始皇移
山仙人保之其說荒唐難據衆山之中一峯稍高
者天柱也宮門立錢鏐大碑詢叙興廢餘皆無所
考招知宮鑒義陳希聲飯觀撫掌泉泉水常漬溢
而不如多備遊五洞惟大滌可觀頂如砥平入至
龍井而止栖真洞去宮稍遠山極高可望府城洞
中有石乳下覆如寶蓋石室洞甚平先道士云以
吳天師藏書錄得名龍洞風洞不可入強名耳余
時還縣實之自府中來置酒待諸洗
五月辛卯朔早同實之甥游徑山道過無相院晉淨
院皇祐間賜陵建古廟留約四十五里至山下兩作飯于廨
院院後有玉乳泉白稱其名有與上山少休半山
亭攬望皆大杉風雨過之龍虎吟嘯令人聳然自

山腳至寺僅十里地本龍湫唐國一禪師化而居
之形勢隘窄屋宇層出不足以容衆今大慧禪師
宗杲為長老始用意創千層閣遂為巨刹舊無常
住云龍自打供不許置田其奉事龍神甚嚴井在
祠前相傳水通天目山東坡所謂乞歸洗眼者此
水也齋粥不敢擊木魚往往誤擊地裂泉湧以魚
龍為同類也山多兩足小蛇不傷人背有金縷自
腰以下純青云龍神眷屬也蔡君謨集中有遊山記長老蘊
衆來迓同訪黃世永文昌從政遂見杲禪師於明
月堂

壬辰黎明同世永至含暉亭候日出陰翳無所見下
視群山皆培塿也食罷來山轎游白雲庵菖蒲田
喝石巖又有凌霄亭峻甚不果遊此寺之後山也
歸歷僧寮作坊軒牕欄　閔雲氣可掬眼日白色
中來聖叢林在山半即寺場也若其山之最尊者
必能極目萬里
癸巳同世永出寺門步至南塔峯眼界可亞含暉達
日冒亂氣又陪果禪師喫食遂作那寒濤矣大嘅
乃定是夜施主作水陸道場二更就含暉請聖衆
老請觀聖燈閃爍合雖如曳螢觸上下衆峯之間

云龍神所化也間有人捲得之蓋木葉耳請聖畢
迎入寺中鐃鈸旗旛鼓吹俳優紛然前導擊皆俗
士如此眼日衆老以新到具飯待果予亦任生每
食必獻藝又利物如州郡體亦可笑也
甲午別果老下山果令侍者了賢同世永送別無相
院未時抵餘杭小酌流永遂行育之甥送至嶽廟
前晚宿彭鴝口椞店離十五里
乙未欲使道趨桐廬故歸桐廬入長福院午飯值歲
暑雇天儒弱數步一息急改登之富陽縣少休于
接待院為舟行計既得舟即解去倆過上水風夜

半至桐廬縣是日路中見村夫載艾葉方記端五
市十數穫均及僕隷
丙申早發桐廬雨作風漓(順泊)七里瀨登嚴先生祠堂
今謂之九龍院有三僧主香火先生塑像居中以
方處士范文正公配 [illegible] 白堂
中有唐崔儒所作記而李宗諤修圖經誤(舊西)作碑
人姓名前群守董弇辨證詳明刻于碑陰鈎臺高
峻雨滑不可上解舟回望而已晚次嚴州泊安流
亭下
丁酉吳守(琳)司馬倅(仮)潘倅(昌期)及州官相訪司馬

即文正公曾孫潘太王之孫建德令趙彥清獻家
也晚赴州會於高風堂借八兵
戊戌早行諸公送別放生池上圖經謂之西湖山郡
殊無陂澤故貴之連雨小溪暴漲徒涉廚艱晚過
白沙渡宿葉家店
己亥早過壽昌縣飯于廣安寺晚至烏石山(衢州龍游縣界)
山如鎖鐵懸瀑十仞其上有幽巖精舍今為宗室
儀恭孝王功德寺意欲一遊而從者終日冒大雨
皆告憊遂呼山轎而上路極峻狹約三里乃至樓
閣層出極目千里舊巖在山之頂以形勢迫窄徒

爲紹興甲寅張魏公題字恭問僧訖刻之忽忽下
山龍箕皆逐去日莫泥深崎嶇犇走一吏後及於
大樓亦好奇之過也
庚子雨行極勞過順溪市井頗盛食時至蓮花寺溪
漲橋斷遂宿
辛丑早行二三里過趙清獻公神道不果入至溪邊
僅得小舟爭濟者紛然既度溪地勢平衍山遠而
秀非嚴陵比也午後抵衢州沈守度任倅昌照浦
倅齡李教授知已新郡守李大夫元老肇慶守王
大夫友荷守曾朝散遵相見入城泊如歸館易八

矣大雨終夕
壬寅雨毛平仲开提幹自衢柯石橋相訪赴州會於
思政堂堂頗宏麗張鳴巨山所造末後發衢州閒
常山道中溪漲無舟遂行江山路宿新劬去城三
十里
癸卯過江山縣避雨海會寺梁天監中秦甲捨宅造雨不止復行
塗中邸店頗多望見江郎石三株拔起平地既抵
礼賢鎮投宿太平寺寺極破弊長老善參來謁自
衢州至此凡一百一十里
甲辰入信州界邸店稀矣晚投宿靈鷲寺之駐麾堂

寺宇幽絜山勢環抱貫休嘗留詩同長老智源至
光相洞口將仕郎李叔度龍奉並自臨安來共宿
叔度辰州敘浦人奉潭州人雨晝夜不止
乙巳早冒雨行已而少霽自聯日路已磽确今日尤
崎嶇也食時次永豐縣縣官相見同年涂文伯為
丞致羊麵報謁即行過唐校書即有道先生墓申
後至中国有報恩寺祖雅絜欲宿不果行至信州
之水南日已暮矣遂入太霞宮富客充滿無所容
膝排道士之閒宿焉是日行八十餘里里堠又遠
故費力如此

丙午早至江邊渦流渾渾上浸民居呼小舟過渡甚
危既城詣廣教院基館于藏殿長老懷璧閏士劉
大方相訪陳守石蘇倅揚田提幹輿宗陽教授衡
沈上饒作式前興化呂守大奉繼來蘇沈呂皆舍
陵陳鶴湯同年也是日才暗夜復大風雨
丁未暗設僧供招璧老劉生敏郭延昌山人參自云
為先祝卜地者訪陳學正名九僑及其姪悖字均在
此從陳彥國先生學先其弟悖其子也請奉木遺
之過廿廿八妙妗宅又過四一監廟家哭廿九舅四一名湘
李南仲報謁沈上饒縣治極宏壯前令周閥為之閎

有吏材侍郎綱之子其子權今爲此州司户
戊申焚黄畢赴州會於面山堂後圃宛然記舊游二
十八年矣將章思召爲郡守外家慎戚今惟敗其
室者與孟女存耳予既久失恩訓而姚之乳母孟
亡弟子柔予之乳母姚婢永壽無一在者錄無人
論舊事之句望淚久之陳宇云玉山發洪嘯民居
上饒五伯税文來其居與先夫人皆相直壽以贈
戕
己酉早至陳先生宅拜其夫人唐氏年七十聰敏過
人正言公之女也其子倚言其男唐孝州元可幹

人朱姓者有子年二十號甚肖通判男氏婢望兒
有孕而逃爲朱氏所得此子疑吾男子也望兒今
復嫁一朱秀才而二朱皆在玉山予驚喜徐詰其
名倚懼紛紜不復肯言姑志之申後登州溪漲艤
鳴岸如舜馬夜泊唐羅步後十二年歲在乙未三月七日夜召見玉山陳君相送子元因守朱氏子朱其名遂不能辨其是否蓋望兒初入陳宅爲家旋歸唐氏而生此子唐以弈其幹人朱慶延間其姓云
庚戌早過衲口鎭弋陽縣皆不泊終朝望見龜峯如
行南康江中對五老峯所謂横看成嶺側成峯者
甚欲一至其下而溪淺不能艤岸午後捨舟人使
泊得步曰桃花上有步口市崖二夫前導約十餘
里抵端相院今爲味座相加惠院長老慧光來謁院前後皆
遶山而其前列三十二峯大抵皆石崖也地勢陵
迫以無水爲患門外有觀音泉可汲予初謂山勢
卯盲循背皆以龜名奇僧乃指山頂石形如龜云
回至渡口入桃花臺之妙音院頗有前輩題詠元
絳厚之參政之父字文亦有詩厚之爲刻碑臺邊
廣溪磐石耳未嘗種桃惟石上窠臼十數處以孤
松相傳道士於此鍊丹或云舊洪非也申時解去
晚抵貴溪縣泊三山堂下三山對溪石山也處惡

無足觀是日舟中望山極秀傑舟人云靈山也跨
饒信二州界云知縣右通直郎謀莊來捨舟館于
縣驛此去上清宮龍虎山不遠暑甚僕瘦且悶遂
舟詣曲方見形勢不果遊
辛亥天申節訪十八外祖宅見四二舅可登佰及其所
生養娘四十舅可嵩同侍叔外祖母楊宜靜江未歸
叔外祖二女其長身嫁田昭次嫁徐說明叔之子
其老僕李安相州人識先父云食罷發貴溪陸行
四十五里宿香爐源登途因如入九十里
壬子鼓吹大祥過仙巖望衆峯連屬俗呼排衙山曾

宣教遣人致書晚宿大蓊（距金溪十餘里）是日涉安仁
入金谿界路稍平易道中見撫守張安國榜示民
戶九時零稅綃別差官受納隨給戶鈔其法可取
癸丑至金谿乙卯歲嘗過此值大水留數日知縣右
通直郎李𤋮邢州人宣和二年御史中丞森之子
𤋮言其父在臺時待制御之綱逞狀訴太傅王甫
強取其愛妾阿馬於別館經宿乃還事下臺治如
所訴甫乞移獄
御批改送開封府府尹王鼎擒之綱訊杖二百送
永理吉森坐此罷與元符以來詔旨所載略同尉

曾大鼎字國器永和人來致家釀少留縣驛易轎
夫而行至耿源市有新興寺天尚早不宿過清江
渡甚狹而水可走紙晚下路里許投宿靈巖寺雅
潔可愛篔簹軒大竹成林離金谿已四十里
甲寅早入南城界過章山寺少林午後抵軍城軍本
撫之南城縣水號盱江張天覺為江西漕窮其源
出血木嶺留五言詩一篇新守趙子𩇕將至郡官
皆不在惟通判龔朝奉　時敏教授劉循職（德廣）相見
德廣就驛置酒後以郡醞鳳山泉遺之熟甚
乙卯早出西門行十餘里遊麻源第三谷未至數里

石嶺盤互水行其間略類洞霄訪巷石巖入靈門
寺鄉人南安太守陳杭父子增寺側為之悽然寺
前有靈豐廟正臨溪流顏魯公所謂源口有神祈
雨輒應者也地出二石笋就塑神及夫人像遇科
舉歲士人競乞夢占得失他祈禱亦驗崇寧中封
善應真人廟中刻謝靈運三谷詩三谷麻姑第一
桃花洋第二此為第三桃花洋今不可考姜子岡
翻經臺銅陵石壇但存舊址爾郡人王三錫嘗讀
書山中鑿石治亭樹種木為園規模可嘉近不廢
來山房亦廢飯羅安入太霄觀聞近處有九井或

云無足觀別繇小路過麻姑約行十里至山腳尋
真亭過荀輿來迎逆上山其紆峻亦略類徑山中
路有界青亭次雙練亭枕流亭聯瀑對瀉雲飛雷
吼天下奇觀也進之龍王祠其下有潭天寶中黃
龍見於此自此始得平地而為仙都觀相傳即蔡
經宅方士謂之丹霞小有天觀字雖古而道士星
居無復清高氣象主者胥景常具飯五峯堂五峯
謂葛仙翁真望仙拜仙泰人皆張氏也元豐間封
麻姑為清真夫人元祐改封妙寂真人宣和加上
真寂沖應元君　徽宗御書元君之殿四字

仁宗亦嘗賜飛白朱字餘見曾公碑曾公塑像在
祠堂中近有恭喬恭議繪十賢以配之十賢皆本
土人恭政陳彭年承年直講王无咎補之賢良李
覯泰伯少卿恭冠卿元輔左丞鄧温伯聖求巖图
先生呂南公次儒侍郎朱彥世英及三曾兄弟也
呂有孫已嚴其棠泰伯無後學中諸生歲時祀其
家觀後有星杉亭齊雲亭齊雲望軍城如一聚落
景常云觀之極西乃丹霞福地欣然往遊初循田
塍僅能容足既而復登山兩山之間泉流不絶良
田疊出幾萬畝未嘗旱澇皆觀中常住也山行十

餘里極麻姑之巔自山缺過丹霞界入祥符觀乾
德二年南唐臨川牧齊王李建興闡山道士黄道
英相善爲建此觀初名眞皇章聖朝改今名三清
以下七像皆鐵鑄并其棟宇扁榜多國初舊收老
道士鄒師善出畫像意其即齊王者後人妄加緒
袍再齊王與道英三帖每帖冠以周旋二字如答
賀正便云周旋以新正将启示賀之類師尾題銜
云節度兵馬元帥守太師尚書令臨川牧齊王押
書送集人用天篆上將軍印亦其官也日斜急歸
景常送閲碑二本下山縣大路自尉司出行十五

里宿逸池鋪
丙辰晚至南豐縣知縣不在丞張承事振卿及同官相
訪極暑疲憊幾不能出語亦坐脉日遊山之勞也
自出南城門望諸山迤邐而軍山傑出數百丈其
左四小峯尤秀俊人物炳靈有自來矣
丁巳早黄元授斌通判相訪世承之父也出西門謁
之不過逸過石仙觀去縣十餘里物領曰沖寂漢
張道陵天師十八代孫闡山因嚴爲屋今氣通人
眞宗朝有參道者塐晃大樹中王信文曾祭以文
又之樹合人迹以爲僞元祐中邑令闕視之形狀

宛然張天覺賦詩實其事曾子宣子開皆有詩又
闡道士藏王介甫墨蹟并觀側有棲眞巖張仙師
非爲病劫不暇詢訪而歸道過福勝院俗呼蘿薑
寺是行望軍山尤近相傳吳芮嘗駐軍于此故曰
軍山按圖經在縣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三里二步弟
二峯有龍穴旱澇祈求皆驗乘宇記云山下有神
龍興雲兩山頂有王郭二仙聖迹黄元授自言歲
九月率一至山皆登三仙壇山峻不通車馬往往
攀援而上三仙謂王郭及其師浮丘伯云山下有
護國清涼蒂寺王介甫三曾皆嘗留詩曾子固與

其父不疑名多祖正臣名缺皆葬縣之世賢鄉昌
後畨地名龍池洞子閈葬世賢鄉塘源畨地名獅
子崗惟子宣葬京口振丞葬其祖右丞缺遺明文集
來集中論畫甚精祥蓋李伯時自出也
戊午早發南豐過溪橋嶺在麗寧都遣人來迎於後
至松石鋪晨暑而止
己未昧爽有星大如月墮地有光流向東南沒已至
時廣昌縣令亦不在主簿張從政焉及同官相訪
縣置未久褊陋殊甚
六月庚申朔早發廣昌以驛路無人煙出西門入小

路多行崖腹及野約約二十里至郎居津始遇村
店四十里退驛路逆入寧都界午後抵吳池鋪獻
之甥及邑丞林梓迎尉黃慶雲文余長老皆來迎
病暑氣亂臥與余老道舊夜宿鋪中
辛酉巳時至寧都縣與大姊別十年矣追懷子宗
相向而慟晚長道置酒初歸金當出臨川清江急
欲至姊家故繇貴溪至金谿一百二十里金谿至
南城八十里南城至南豐一百二十里其實止九十里入
南豐至廣昌一百二十里廣昌至寧都一百二十里
甲子東尉王覺民迪功投書

丁卯早約孫宣李孔慶雲余老東山慶傳及獻之甥
出郭二十里游桃林長老宗肆葺治寺宇頗備堂
下有泉戲入月當渴春末澌歸故號結曼泉孫宣
李年八十三所居名延春谷可以爲對宣李諸父
志康志舉皆名士見東坡集中今皆無後矣去
寺數里有七佛父嚴南唐舒捨金銀字經寺字今
廢飯罷游金精山陽靈觀山如削成峻巇險怪其
色赤黑乏秀潤相傳漢初吳芮過山下聞張氏女
有殊色欲聘之女謂芮盤山爲洞乃可相從洞成
女飛空降語曰吾金星之精降治此山豈若偶耶

芮惶懼而退今衣髮右鼓諸峯皆傳會知說也自
觀中穿石穴過三清殿望群山周圍無缺獨左崖
微滲水消消下滴時以方斛注爲流盃池前邑丞
姜覺所造也天大暑而崖下凜然日落乃歸道傍
有東陽巖一黃冠居之庭宇頗幽靜望見本建杵
因梭巖問唐人肆舟適逆也
庚午初伏雨寮洪州劉孫都督府五月出師收符堆
勝角埼蒲寮徒被箏史直翁以是月十五日罷相
壬申過惠政橋游東山
癸酉晚別長道大姊登舟行數里止

甲戌早至唐步塵令七四及寧都寮廵檢邢賓歸縣
午後至河東虛命傳二長老相别甲時過石城江
口舟人上廟夜宿白預翁
乙亥早入石水既淺而舟人不熟河道衝撞傾側欹
碎者數十處問悪熟未後暴風異常正鬭亂石危不
可言急令諸僕入水持舟久之風定方能去夜宿
白田
丙子風雨巳時至雩都縣不泊過大灘一名渠面亦險而
招灘者熟知河道挾拖有方賴以安然夜略繫纜
乘月復行

丁丑早過七里鎮一名山路要抵贛州泊唐步門權州任
提刑叔敎此篤來假大舟以居入壽量寺訪舊居惟處
允祠殨殘佛及羅漢任耳自癸酉歲到此今後十
一年矣是日江水暴漲非夜浮橋斷裂任希紀云
傳聞南安軍發洪浮沫蔽
戊寅早約李及之飯不至與陳老高行二甥及李儀
之恭共食食罷過水東與李氏妹會問登於華嚴
堂投移枺至墓下歸同江搖中提幹惟遊鬱孤臺
面對崆峒俯視章貢城壁僅如綫帶益登臨之勝
地搖中言向侍其父彥章南遷以事至廣西靈川
界灘水上見奔射疊大石以殺水勢謂之肆脊水
觸石分流故其字從難有碑紀其事又云肆脊有
二其一在古北口小酌臺上循城過庚江樓訪八
境臺不復見矣後得桂管觀察使孟歲重參參記云參參
乃陽海山水一派也謂灘水舊說奉命史祿吞越嶠
而首鑿之渠伏波征徵側而継跡之所以導三江
貫五嶺其後提防尽壞唐寶曆初觀察使李渤重
為疏引舟又埋咫咸通中為朱用五萬三千餘功
費五百三十餘萬起九年九月而以十年十月畢
功詔書嘉奬云有所奏新添齒首運糧路肆脊堰

叅渠斗門事具悉云云
己卯極暑早謁客慈雲寺遇長老妙應同過報恩酌
康泉入景德寺而歸李均秀才驀長書相訪養素
處士琪之子予幼從養素學奔述之亂父子死于
其族人以鈞為其後李儀之馬君壽永之明從周
炳皆致米會其致羊酒者皆却之巳時赴州會退
而解舟及贛縣之紹亢及丞簿尉送別數里外丞即
從周簿姓曾名三復皆吉州人至儲潭上廟廟有
唐判史裴諝詩石晚泊横始上
庚辰午後至萬安縣知縣左承議郎程九萬相訪申

後得水手即行江漲十八灘皆平
辛巳早至太和縣知縣右奉議郎張之德簿右廸功郎晏遜訪快閣有過客不可登姑以為恨已時得水手即行七兄自永和來一別復五年未後過大風雨趨岸以避之晚泊白沙
壬午早移舟東岸登鳳山拜墳遂過方廣與呂氏姊及兄弟會哭子柔增堂飯罷歸永和本覺寺居

隆興癸未自後省歸廬陵日記

隆興元年歲在癸未（起隆興癸未七月庚申　止乾道丙戌九月乙酉）

七月庚申朔

甲午早泛舟入城赴州會會散過隆慶寺通判黃朝散瑩相訪給事中康之孫尚書叔敖之子魯直婿子也雙井茶乃其祖塋所產歲財收數斤膏其味絕不類草茶向來所得皆贋耳雙井在大溪中即脩水也井可深四丈下井六丈沙石過而不入晚長老了達與疏食初閑禪師逍此寺住乞某家林

水其人不可妄云待樹上生葫蘆當奉施未幾閑扣門曰葫蘆生矣視之果然削樹而亦愈明遂捨之今法堂皆編柱而葫蘆形如刻云

九月己丑朔將清都觀觀興於南唐保大中舊號西臺治平改今名是歲創清都臺下臨荷池遠眺諸山蘇翰林為題其榜仍留詩見中集舊又適退堂黃大臨元明賦絕句云心遊魏闕魚千里夢覺邯鄲黍一炊疏食菜羹吾亦飽適退堂下葦蜂技或謂魯直所作

庚寅早謁輔順廟威遠侯俗呼王仙廟廟有南唐匡

南所撰碑銘後題顯德五年十一月八日蓋是年
五月李璟始用之正朔故稱顯德其叙立廟大略
云太和縣江東有王喬相傳王子喬想鶴于此唐
正觀閒匡和先生年六十棄家入山學道興臺院
云云至天寶中封山爲王謂子喬也而居封和爲
匡山王且立廟爲後因勑使詣廟祈禱至龕窒小
吾圍若有影響遂剏以此爲別廟龕窒圍即今之
鎮也又云匡氏之祖　以晉永嘉二年渡江來江
西其文詞甚凡下不足考信然士人轉匡爲王仙
者豈以避　太祖諱故耶大抵廬陵言王仙事跡

甚多如永嘉興福之觀值夏之市大皐之渡皆是
也嘉福觀在郡城南山里俗直以王仙名之崇寧
中郡人葛斂修聖功作觀記云故老傳仙諱子綠
字大皐東漢喬之弟晉永嘉中得道所過皆以其
姓目之山曰山王村曰王田廬陵爲觀亦曰王仙
太和縣圖經乃云王喬嘗控鶴此山其役墮焉血
食山中按東漢葉令王喬至晉永嘉蓋三百年不
應與子綠爲兄弟疑子綠當晉之亂隱居得道山
中世俗因以喬事附著之爾觀聖功此記與朝碑
殊不合未知孰是按梁湘東王古今同姓名錄凡

六王喬一周太子字閒山一晉廬陵太守一漢令
葉一古仙人一河東人一魏人而杜光庭王氏神
仙傳亦載王喬有三一子晉一葉令蜀中食肉芝
者則聖功所謂訛錄爲喬尚可疑也夫事至於千
百年固多差謬況雜以神仙渺茫之說乎大皐渡
去永和七八里安福永新之水至此入于江其名
略見南史陳紀而土人妄呼大蒿以謂王仙嘗擲
蒿渡此水尤爲荒唐值夏在永和之上二十里小
江中云王仙至此值歲旻因以得名永興觀去永
和五六里

十月戊午和丙寅游青原山靖居寺七祖大師行思道場也自顛
渡江行六七里岡巒環擁過山門方見壘瓦其寺
頗迫窄塔在山之腹躡磴上下塔左有三泉號賜
杖虎跑雷泉唐顏魯公題名及元豐六年黃魯直
二詩並外泉側魯直碑　先祖二郡時嘗跋其後
欽羅南過鉤臺面對太山下臨清溪氣象幽深可
以隱居溪淺而源遠其支流循寺而出按唐大中
五年四月前刺史段成式寺記云景龍三年爲蘭
若天寶十載爲寺所載亭臺頗多今皆不可考甚
重顏碑亦叙三泉所可見者此爾成式文務奇澁

或不能句午後由小徑過龍集院歸訪彭子從墳
庵通宴到家
己巳早同子澄李懷游洞巖去鎮七八里過白沙渡又五六里至朱陵觀知觀朱守常及識王父云按南唐徐諧開寶四年所作觀記載舊止名洞巖隸吉水縣傳者云昔天師嘗再定天下名山三百六十五以應天度此居其三百三十六又云峯有雲嵐玄秀之名洞有青帝西靈之精又有封故峯峒嵐亭又云故老傳先天中謝行仙於此學道貞元中刺史閻寀請立觀其大略具此飯罷登自西巖

周益公文集閑居錄　五十七

即東洞也侍皓所謂自命洞者四顧川原衍沃心目開明泉白巖而下點滴如簷溜水積而不溢道士云下為伏流出廟前理或然也東南望赤嶺橫亘十餘里而不甚高或云其上多烏冢故名大塚嶺或曰敗塚嶺蓋舊傳此地有王氣南唐時白氏居其傍恃以狂僭事覺名捕斬其祖塋以厭之故此外大山聳然諸峯皆聳秀其坳一峯翹立者香成山也頃之過西洞皓所謂西靈之精者李懷祖貢在路傍山上往觀為下山日已過午杖屨行谷谷中荊棘翳路命從者剗除以進小溪曲折凡十七渡乃望見山尾相銜一山居中如屏障水自兩山出是為雙澗之源而山後之泉流為青原水矣此去水源極近而樵蘇路絕不可往回至觀中少休命道士取琴撫清溪操曲終上馬如值旻值旻距洞巖七八里中路過白竹虎前逆渡入市民居數百家閭承平時甚盛今稍衰矣游胡氏舊宅上月臺登南樓望香城山綿十五里不若遠望之蒼翠也步至太霄觀治平間重脩已復破弊自此登舟水甚淺澁而後行過虎渡石陰古祥來及此或云盧度十里出白沙江口乘月放溜而歸

周益公文集閑居錄　五十八

庚午陰早同子澄李懷飯訖泛舟送子澄子神岡岡去州十里突然而起高數十丈其形如龜俯首伸頸而降背神祠在頂背閣號惠佑廟封嘉應侯按重刊咸通中廟碑及熙寧乙卯脩廟記並云神姓劉名芒字世右陳禎鳳中為廬陵太守卒官而廟食焉其傍有西臺精舍可以登覽予澄既別去予與李懷登山椒訪舊廟基盡見近城諸山其後巍然而大者龍西也江流橫陳小江右出勢如磬折帆檣來往壞樹脆露農事既畢牛羊散布於平原曠野之間若即其地築臺以盡臨觀之美當為此

邦之絶景

十一月戊子朔

乙未游西峯寺寺在栅門外南安嚴主得法於此門外松徑蕭森寺後有三秀亭在松林間舊名秀野以芝生改今名黄魯直作記

十二月丁巳朔

戊寅董參堯德元字體仁吉之永豐人靖康元年鄉舉第一後以恩科入官待遹州替道薄剛石塘劉氏延致諸子紹興十七年與之應轉運司試非其志也既而後爲中宗族拉之赴有此啟試遂爲第

一以有官降第二特補左承事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召爲校書郎二十四年三月除監察御史六月遷殿中兼崇政殿説書與右正言王岷并特升侍講明年三月遷侍御史六月權吏部侍郎超拜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十月秦檜薨而德元以十二月罷爲資政殿學士臺官湯鵬舉論列不已遂以本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家居八年卒年六十八德元循謹自守不事矯飾此其所長也爲臺察時病傷寒甚困夜夢碧衣童語之曰無憂居上世有陰功雖數百年其積故在且爲天官矣次夕又夢至一亭望耕農滿野前童子亦在語德元曰此皆居所食禄也覺而病良愈歲中典吏銓自以爲應天官之夢未幾之參大政值乙亥南郊相位方虛德元實爲大礼使行太宰事者兩月既歸弟宅田園日盛甚與夢合

隆興二年歳在甲申

二月丙辰朔

辛酉同七弟鶴鳴登舟至乾明寺前出陸行二十五里飯秀（叉叔　棣）岡猶又二十里過東界渡入小路數里至善生寺寺本渡頭廢刹今主僧宗式買地於

此而興之蓋四十二年矣内外嚴好竹樹掩映爲留後將宗式姓朱氏東界大族戊申己酉間予家避虜於其室頗遭劉孫宗式倘記　祖母先夫人其他良賤皆能言之寺有欲藤林云予家物也自此多行田間乃借僧騎以代與過上印市居民稍多北行望一山圜聳與衆峯不同土人謂之聖嶺皆有殉陁居之今禱兩輒應自善生約十里至吉祥山寶嚴院按記（南唐保大十五年將士郎知新淦縣崔良撰）創於蕭梁至唐天寶中僧利涉居之日誦觀世音號聡求聰明果得辯才無礙有言論載傳燈録書鑿泉

於山腦號聰明泓澄詹足至今不竭院初名吉祥德宗加咸通二字五季分隳屋宇遷徙僞吳順義中有歐陽郴者募衆力新之今又經改造矣郴士南唐為武昌軍節度文忠公曾祖也（郴墓在院十里地名桐木官山）晚宿上方其下砌石五級列植山茶方盛開樺櫚如紅雲登閣四望翠嶂環合獨缺其西南云樫額南嶽之峯叟院去城六十里

壬戌早七凡題辭而行約十五里至龍須山法雲禪院昔曹溪六祖大弟子曰法登吉之安福人青原思大師凡亦也偏得六祖之道唐大曆中來隱此

山有地人龍須盡以山林田宅施之故號龍須山代宗賜額為長興寺德宗時登年創塔于院西三百餘步高二丈四尺武宗毀浮屠至其石亞遇風雹雷電有群虎來衛不果毀大和三年改為長興禪院明年又改宣化　本朝開寶三年易號妙峯取登所用錫杖衲衣入內未幾復歸之賜護持濟禪師塔名法雨大中祥符二年改今名衲錫皆在取而觀之院記云唐大中十二年賊竊衲衣取其市巾幞衆衣草中野火焚山獨衣傍丈餘草木如故徽光發徹遂求得之又古碑云長慶年登禪師

開山中慶天祐中適設禪師媒重葺治之天聖以前猶曰妙峯與僧德宗所記異同寺有僞吳順義七年所給戶帖用向書工部之印其末署右司郎中判押故人將仕郎李孝基翩卿自芳村來逐同長老師古步至法雨塔及巢雲庵飯訖嗣先去與師古坐覽翠閣甚久寺宇堅老宿所緣門幷絕無居民鶴藏碑文佛頂骨近為人竊去申後出山約十餘里至芳村訪嗣卿其傍有小吉亦往游焉

辛巳陰早挈家游青原招長老以宣飯去寺百步有山孤立如覆鍾號石單山王贊侍郎及其子億藏

方碎其上半山有二碑（贊碑張方平撰　億碑王安國撰）

四月乙卯朔

甲申丙陳立天云四月十月丙甲申其北為早晨父之占如此亦難據也

五月乙酉朔

戊申夏至主人是日五更占風北風為豐年人皆聞舍南風則閔耀大祭搧甲申占也（在四月）

九月癸未朔

丙申監獎衆義郎陳士韋祖士韋雜流出身或云東坡適睦子也其狀亦髮鬚而兩字皆登科

戊申早七兄往靈泉寺訪尚五夫人實予與五兄季懷泛舟維往泊林梅渡龍王祠前登岸二三里至其寺劉子澄先在遂共飯寺倚螺子山據岡縱山在廬陵縣東北一十里周回十八里高五十丈昔有漁人至此得五色螺因以為名而寺僧又誤而為螺以以謂仙人自此乘白螺飛昇恐其實皆非也山無林木其形盤互如螺蚌形獨州城以是為主山故其名特著下有螺湖其流淺狹入于江故州之別名曰螺川舊山項舊有小亭遺址猶往年太守趙農于此與客嬪憚登陟惟七兄褰裳而上

詢之歸云四望平遠有足觀者問寺僧靈泉在門外數十步得小井無他異也踰別徑步過株林入護國院門衙幽深面對黃原白王諸山本與靈泉皆為邦人游賞之地今轉而為北印矣子澄自此入螺岡門先歸予與西兄李懷復行二三里入北庵招義寺按慶曆間朱處約記文云祥符中僧守至首創精舍後三十餘年而成景物幽寂近城不易得也門有水松二株可愛自此度雲騰嶺觀沸塘塘可半畝藏沸如漁沫傳有小亭上且雲騰廟雲騰蓋玉笥山九峯之支嶺也初有吳史君隱居得道天寶中見夢明皇云吾今為金天神有詔即宅立廟土人呼為南祠水旱祈禱甚驗此其別祠也故其嶺亦號雲騰云謁廟畢日已晚繞城問歸路至南柵門暮色蒼然復登舟小酌是日舟卑所歷殆徧四郊劉家將二鼓矣

十月癸丑朔上人是日以青菩蒸餐飼牛而取其餘塗牛角使鴉鵲食之欲其為牛攫蚤蝨云

甲子食罷同七兄至方廣遂約文山人過鳳山以筍輿登其嶺去平地約五里眺望甚遠州城塔寺歷歷可數江流曲折遠者接天近者如平沼山之陰即

青原也惟其左為群山擁蔽無所觀覽是日天氣陰寒既登山而晴和移時乃曼久閒百步間有界崗廟亦一訪之神像皆唐裝其來遠矣

戊寅同子中游盧江岡去鎮約四五里相傳陳霸先嘗駐師尚存壘塹故牲放馬以竹輿周其頂茅岡中時有鍾礫而已

十一月壬午朔

癸巳早入城遊天元觀觀有泉媚往故俗呼三泉

乾道二年在丙戌

五月癸卯朔

壬子閣南山地陷圍數十丈深倍之下濁水四傍之田皆傾裂水泉湧出它山亦然其地在永和南五里父老云山側往有泥寺號本覺百餘年陷而爲塘泥中猶存柱石距今所陷纔百丈許殆潛蛟所爲也或爲鎮之本覺亦號南山即泥寺舊額樓太平興國四年記文此寺自號報恩禪院未知孰是

七月壬寅朔

戊午五鼓約胡季懷蓐食訖乘月過豐儲院去縣十二三里下車方辨色乘京馬山簥又行二里許登婆羅嶺嶺高而路峻廟在唵咪單單上人年以

月　日祭賽遇大旱州官或來迎請而不載祀典前後列四松遠望而見者此樹也日色已高而雲氣蔚騰不容極目頗以爲恨歸飯普中

庚申早過方廣回入洛塘源觀歐陽氏陰地遂上鷂岡永和之朝山也窯泥皆仰給於此過地脉可鑿竅隧以入深至數十丈初取皆細泥見風乃凝如白石一穴盡即他之山爲之空蓋不知幾百年或云隨取隨生恐是理編觀山頂其高稍亞金鳳而相連屬

九月辛丑朔

己酉骨肉過神岡登高飯于西臺日午後登舟上東岸行二里許入洞元觀小酌竹軒道士出大中祥符間州縣本以永興爲名疑南唐或　國初所創沿革中改洞元今大皐渡之南復有永興觀當考而散至江邊得小寺曰寶僊明英頗類浙寺

閑居錄

（起是年七月丙申止九月甲午）

七月丙申朔招陳允中爲成媼診脈

丁酉初報謁

己亥早赴縣廳爲 大行皇后 姓夏氏袁州人六月二十五日上僊行在進奏院坐省劄牒諸路云禮部太常寺參照 顯恭皇后故事 皇帝成服七日而除百官三日而除諸道州軍訃告到日長吏率文武官舉哀成服三日而除又禮例諸路監司州軍縣長吏以下合服四脚（幞頭紗冠亦布）直領襴衫

上領不盤要日經（以麻）又士庶各於本家素服三日而除婚嫁除服後不禁（行在自成服日爲始諸州軍候指揮到日爲始）又沿邊州縣軍鎮並不舉哀又諸路州軍并所屬縣鎮候指揮到日下管內寺觀修建道場三晝夜并禁樂三日又禁屠宰一日又小貼子士庶素服依禮例係去色領止服淺淡裹青皂頭巾又省劄檢準懿節皇后典禮參

乙巳晴北風微作申時過隆興府道人致問帥漕有餽皆却之脫泊鰍魚潭夾中

丙午無風以從者有潛入隆城中者俟至巳時方行晚泊吳城山廟下登望湖亭春水未生涯諸歷歷松門廻檣磨德之保義廻捕至此來謁德之嚴州人頃在頓識諸父

丁未冊人賽廟畢解去自此入湖掠珠溪神回左里廟皆不泊（癸丑風暴左里數日）湖中多沙山望之如雲廣阜育畬真欽招隱耶未後次南康軍簽判趙[illegible]楓相訪刺適同歲矣借虞兵陳宣前導出西門諸峯橫陳瀑布中濡寒食節遊人布路約十餘里至先寺長老不在同西堂元湛上献玉亭觀石柱間東坡字巳四月題名同先舊屋雖有此亭其上即石橋

又其上瀑水落爲龍潭旱歲析禱頗應回觀僧堂唯南唐元宗少年書堂也古碑一空曾直院記偶存肩寺之東山別有小瀑號馬尾泉其餘境物之勝僧徒皆不能言要當挨陳令舉之記以司次披訪或可得其四五耳飯罷日已落急命車南訪歸宗寺路簡寂觀路口以迂僻不果入行官道約十里將至寺先度鸞溪橋酌一滴泉躡支經過水碓循溪源有大池縱廣十丈荒蕪皆以石又其上則石橋路閒刻魯直三大字牓黑不能視獨題歲月於王龜齡待制詩牌後路上直紫霄峯鐵塔在

馬村民以二三月一往採茶約十里云自此即梁
石瀑導水長至二百丈最為奇特此外舊物稀矣
隶蜀入青在金輪峯上青峯之下上青者秦始皇
漢武帝所登也長老名僧縱閩人同謁王右軍塑
像觀墨池又有鵝池恐偽南山至此已十八九尚
有康王觀谷簾泉在一二十里間逐轉山北入江
州界矣隔路別峯號黃龍是為湯泉有寺幾廢云
縱作果供二鼓就寢今日之遊雖忽忽而藍輿中
徧觀山面所得為多恨不能詩以識之
戊申聞五更鍾即蓐食以大炬夾車而歸初甚雨無

從假蓋已而稍止至萬彩院天始明頃經葵湯亢
賓之同長老上散珠亭即舊滴翠亭也觀仁宗飛
白淸淨和上等字及物刻數通幾劳王隨王欽王
曙章得象諸朝士送僧太超詩太超乃天聖中開
山者內侍羅崇勳主之太守史本且　致問兩侵
作乞過棲賢路稍崎嶇然不妨觀山也約十餘里
至山峽橋蘇黃門所記殆非夸詞恨不遇積雨怒
漲時耳下視橋柱余靖元絳皆刻姓名自此行石
衢至玉淵亭澗水投石陡落匯為龍湫雲濺雷吼
不減三峽又數十步乃至寺山林陰翳棟宇零落

如昭無人之境非其堂長老妙微方出嘉州人也
同至五老亭古碑多壇於大而祖無擇愛堂銘獨
存堂在金果園後僅存階梯按記文唐寶歷初李
渤捨宅為寺云閩數里有楞伽折柱諸小院乃舊
屋楞伽即李宰公擇山房有其妹黑竹迎歸不能
往出棲賢行十里得官道入羅漢院雖免火厄而
主者非其人生觀摧敗略不支惟藏殿尚如舊內
外皆石柱刻龍銃之豕平時民財既富濟以國力
應如此又十里入此門謁太守而歸里子令鄭從
政思問相候畢致谷簾泉酒無悔逐廬山前後集

江行圖欽登落星寺而衆客在岸應酬移時日已
過未遂解去癸酉冬嘗遊此寺今以其咫尺又忽
之不無遺恨晚泊文兒港是淸明以危酒勞從者
己酉平昏霧辰後方解而北風作遇大狄泊黃泥吠
登岸汾港入飯羅山民居不風止是泊樟汶港口
林江州渠遣人致問頃之風稍息行數里浪勢未
平家人輩驚怖復掛颿回樟汶旅日昔遇此天氣
則以留落星再游廬山矣
庚戌浪不可行坐巖石間觀劉賢與舟人奕
辛亥雨作風稍緩行至湖口縣江湖合流浪勢甚大

縣在上下鍾石之間不假爲蘇仙也之游也過里
許擱殞以萊舟趕白浪髮梲方與從者閔而江州
使者再至乃去進至交石夾上口皆人登岸望桑
落洲步上夾石監廟鄒迪功端程部信綱相訪故
戶部侍郎共可大云受之子戊戌年家也以南康谷
濂泉還之未後風止舟人云西江浪未平不果行
有欲蕪河鈍者贊而縱之夜月極佳
壬子鷄鳴解纜風復作已時過彭澤縣縣在南岸亂
山連延不斷而此岸惟小狐山突起雖有水非江
中夫也馬當遠望如馬亦在南岸上无水府廟樓

閣華煥不能調欵未後入望江夾望江舒州縣也
舟人云前無住口岸遂上
癸丑未時次鴈議磯隸池州風色既逆檢稅者又不
至遂宿爲秀兄遊東山禪院長老惠日安人
甲寅風益高人長風夾過淺田旋久之未後過羅剎
石浪轉高掛颿四泊李王河口李王謂元宗也登
洲上閔吳有民居及趙檢司
乙卯早昏霧辰後方行未時次池口去州數里舟師
以聆乙留風忍轉南得曾有根颿行僅二十里兩
作侵轉北風乙夜疊擢入梅根港百家之聚也大風

丙辰大風雨登岸謁昭明太子行宮步至市尾有梁
造字適卿教村童携酒與之飲頗能道九華勝槩
漁舟數百出沒大浪中皆捕河鮑者
丁巳霧散精粮銅陵縣入丁家夾以風逆命挽而進
晚未出夾數里止官軍數十輩駐白岸上金陵軍
有老叟謝馮字子京亦聚數付童携酒欽之
戊午早粮繁昌縣以風靜不入夾中流而下未過蕪
湖縣望嚮磯在江心作舟小登寧湖觀寂無一人
屋皆朽敗國經伯況數政和中勝觀湖冬雨冬手欽違而不果前對三山左
即邑屋青歎夾出烏觀振安國舍人冬題字而回

過西夾石數舟簇旗鳴鼓而至皆和州截稅者郭守
財嗣此賤甚急久之方去晚過西梁山泊大信口二百餘
戶伎扣萬壽禪院
己未早行夾中欲入太平州以水溢復出江已初過
采石磯己卯秋嘗登牛渚磯今不暇晚泊鵝頸
庚申早以夾中水溢轉江而入未後泊新河口此行
日日北風今日近流趨新河使值南風所向皆馳
數比衍簡韓無咎及運使產舟載行李入鎮江閘
辛酉南風益熱方帥温楊得葉總領衡夢賜韓無咎
及莊德全催質蘇常山此訓佢丘相訪舞以徑過

不果報謁有愧晋卿之常山仁仲之子務德甥也
行李易舟挈家遶城過天禧寺治大行計漕司急
足特先牌與名客趙倅善芑紛爭甚久趙故人也醉
故之以新太平州推官趙儒林不彼長老鄧益相訪
都統劉侯源致餽亦却之
壬戌早發天禧行十里田間有南唐追封慶王李弘
茂字松神道碑韓熙載奉勅撰飯隨車鄉之上店
午飯株陵鎮謁嶽廟有道士至之既宿方虛訪陳
特立秀才
癸亥早飯畢至栗水縣李彦平及主簿張修職思新

主簿王廸功尚之尉張廸功南仲相候于門入泊
中山驛紹興戊午李朝政修魯詧為之記趙倅分
路赴關珠愧前失而僕未嘗過之也既赴彦王飯
後圃有池周美成作邑時短句云新綠小池塘謂
此圃無花而多古木有連理
甲子女兄小祥就驛設祭而行飯官塘鋪時至黄連
安登秦氏小舫是日天氣頗蒸欝既雨作中夜大
雷遇客舟横港衝破藍輿紛鐃不遂已泊
乙丑大雨午後止昨日道中苦旱得雨良幸過溧陽
縣宰陳朋元通直蒼尉時廸功作人相訪乘便風

度湖冷連宜興歸家來迎方知外舅以二月十九
日不禄魯子師之子　相訪
丙寅晴違賴昌知臨安問兩兄動静
丁卯新沂東安撫司機宜注偹中俗新鎮江分差糧
料院趙中新監監左藏西庫則中康將仕郎張仲
益並相訪三汪皆彦章子將仕君奇丞元鼎觀復
子侍郎彦之孫
四月戊辰𣃁兩閘日當餘至吳墟謁周敦義參政已
拜泉州
庚午宜興丞梁宣義節新監通州盐塲俞秉義倩仁

相訪宜義蘊之孫衣州太守程之子秉義君莊民
甥也
辛未謁同年莊伯威知録及其父德戒兄監廟新主
管臨安城北右廂邵宣教郎華甫相訪
癸酉賴昌侍兩兄書歸再違行程君胖及地理僧真
鑒大師淨如來
甲戌瑚覩長老全瑚招飯辭之再至吳墟
乙亥邑中迎社頗盛云周孝候生日也閻孫仲義尚
書曦丹北郭謁之年八十七矣精明如六七十人
詩文不咸少作談為事纚纚不勌可謂異稟

丙子外舅終七

丁丑客云汪彦章與王甫太學同舍甫貌美中空彦章戲之爲花木瓜及彦章罷待實卸甫正當國以宣倅處之宣州產花木瓜故也

戊寅復至吴墟別泉州

己卯新國子監主簿沈德文文相訪

庚辰早詣臺莊祭外祖嘗守者已改用毛百一稍葉根通判舅氏實在其西二十三十步間植兩石楠以爲職礼畢與仲賢淨如會于莊子平費倫庵遂拜其墓相去半里蘇子修秀才實庵又一里有

孫觀後庵極瀟雅回視莊德邁及蔣氏所出陰地道過莊德固實庵（德故祭林歲死）自此問歸路去縣數里有余公慶邵知縣胡省幹三庵相望又落路觀蔡容彦逢尚書家諸實稍已廢圮有尼庵主之叔其門不應從者頗聞虎嘯回趨孫端輔（汝翼）安撫實庵少休其規模如小寺歸憩宋氏店黄昏到家雨作

辛巳莊吏役（與）相訪飯罷因謁郭宅心寺丞遂遊通真觀此癸未歲盖不振向餘一百又復不存庭下有宴察院詩刻云此樹已三百年而欲截問得夫之唐道士之罪也問是乃呂洞賓生日

終未畢仲堅仲賢過善權設水陸齋約同登舟風水俱逆其行甚緩晡時孫桐渚晚望楊氏實庵頗壯麗隊小港登焉方實閣角借傍非度自此至寺繞數里乃有與以行過離墨山最高或謂與善權通號離墨云（善權或惰雉）稍前即董山岡碑在焉欲上而日已落徑入善權初桐曰廣教初龍圖閣待制傳楫與化人嘗爲徽宗端卸官像既死後王朝倒朱至執政將勝功德院而不改廣教之額楫墓在寺側其群從亦有依寺而居者按舊碑寺本齊武帝

贖祝英臺莊所置山東北有石室號九斗壇世傳梁武帝傳兩子此會昌廢寺田產歸鍾離氏咸通八年鳳翔節度使李寶奏云臣大和中曾肄業此寺田嚴洞有白龍之異願以己俸贖田復舊詔可之其碑并贈詩尚存仍畫像以祀南唐時嘗爲道觀後主復爲寺宣政間傳氏子侗時又請爲崇道觀建炎間復舊畢氏圖經云殿屋乃盧州刺史張崇造寺多唐人題名今僅乾符以來望匠役人姓名班班可見殿柱上有雷卸鬼書曰駱當大者一尉約火者二字皆側書予往視之不見所謂唐匠

姓名及騎富大字其謝夠大入木寸餘又有詩米
芾字皆遒勁可愛客館前石奇秀循水為池蛸立
亭宇於其上壁間有元豐甲子秋九月彭城劉彝
執中夜宿寺中追懷陳襄還古詩云稽識世所稀
及遁古無肯伊雖云亡遺德不可朽雷厰石渠遐
是邦爰出守浚河湖納度股泳活吠畝學宮警戒偶
塗人或薪總既富而教之薄俗適忠厚剡余平生
時昏弱稍磨拭共蠲姫孔微有出拿稷後醇源浩
因涯實行靡容苟循其老嚴阿寂寞將同和天乎
眷大成族茲宜興早我來雍荊棘兩次滴杯酒憮

哭起秋風落葉紛林藪永懷三益恩語報之瓊玖
詢予生人間世世為親友古人於游情誼蓋如此
述古墓去寺十餘里州博士臧遵生員蔡奠
甲申晴宜興人諸充特叟兩甲申而致九年之水故
甚畏之早同仲寧貫地理僧淨如過丁墅下地去
寺約二十里飯于吳寺丞庵回至懷相鴻入吳秀
才庵少休天氣驟熱將至善權縣轄公坤適統寺
後訪二洞約行里餘度小嶺乃至爲龍洞在上有
大石當戶其四周髣髴數疊牆實蓋下垂晩當懸
綴有豐唯米惟惟肖視張公洞差小然亦可容千

人水自山出未至洞口伏石斗瀉匯而為湫細流
入洞中石田皆成塍畔每丘繞盈又高高下下水
滿其中石文蹙花草如雕鐫者陳述古詩云陰陽
融結此山川便有鹽與石田風俗每來占水旱卿
疑乾洞有神仙注謂乾洞中有鹽米唯石田較丘
鄉人戲指待祈以占水旱若田中有水即為豐年
之兆又詩云水洞深無百尺泉白龍騰蟄已多年
誰知此物能雲雨常濟山南萬頃田注謂圖經云
水洞中有泉大旱不竭常有雲氣升騰大中白龍
出於洞中予觀石田在水洞而述古乃言於乾洞

不知何故白龍即李嫱所見者水既入洞即伏流
達寺中脈日所於君石亭宇正臨其上時有四足
鮎魚出游村夫或擊而食之今日童僕輩亦有見
之者水由寺而出灌溉之利遠矣游洞畢回視傳
公家廼歸是日茶毗長老正祥其死方數日病後
端坐書偈而逝云寺在宜興西南陸行四十里舟
行六七十里張舜民南遷録過黃州聞東坡云近
獲一魚似鮎而有四足能履地而行或曰鯢魚也
乙酉早肩輿二三里至董山按三國志金陵實録孫
皓因國山有石立遣司空董朝太常周處封禪刻

石埋跟龍洞馬子其石如囷故俗呼囷碑山高數
十丈與徐宗兼杖同登碑字三面可辨惟東向刓
裂楼棚盡無屋以芘之也俗呼董山謂董朝也碑
詞載所遣官姓名而無周處吏氏誤矣前老長法
濟參弁羅登舟歸邑初行十里四望塵沙漲天既
入湖㳂西北風大作浪湧舟駛過暮到家賴昌等
報七兄錢試中第二
丙戌開赦天申御
丁亥宜興尉趙脩職希仁新除江陰判胡通直秷寓
言相訪舟遣賴昌傳勝如臨安連日雨寒

戊子赴莊德遠飯
己丑報謁數客皆不直獨過會真庵而歸
庚寅大風而晴早同仲寧仲賢如師舟出南門下池
里一里許曰畫店二三里曰山門蓋自此入山地
南來諸山聚于陽羨界太湖而止對縣治號銅棺
山居一峒日先推後故此邑多富貴之家是日飯莊氏
資福庵晚飯莊子權兩華庵其間歷陽徐卿氏之
淨觀庵莊子和霜露庵將子札祖母沈夫人靜照
庵言村王朝奉庵惟霜露草草餘皆稚黎閬敞新
丹陽丞沈從政宗棐王仁傑秀才相訪

辛卯王德華䇿自崑山過濮水經縣相見
壬辰早約莊德遠飯乾之舟數里至言村訪胡茂若
松年權舒舊居有堂榜曰萬福乎邑逸人弟呼橫
山堂堂去湖㳂緣百餘步湖外峯巒橫陳又其外
遠山如屏方老茂下築精舍藝花木水植荷蕖死
才二十一年屋室廢不治而弟宅浸壞矣甲戌歲
嘗與外舅具舟欲來大風而止今日亦遇風雨
癸巳新烏程丞祝宜叔清相訪飯罷入縣學學過南
門對湖山後碑記具廟朝縣宰李若谷立廟
仁具胡卿氏奏脩學紹興十六年又脩今浸壞無

一青衿其侍郎杜檀韓無咎寄龍元英文昌雜錄
甲午早同仲寧仲賢淨如出南門過橫絅入表氏庵
觀地役宿洞靈觀知觀邵惟進字集虛頗有幹才
又循補樂觀遂復與登張公洞中路回望太湖宜
築小亭為山非甚大而洞極廣蓋一山皆空耳其
間有像不一而數往者擎之者
乙未早過湖㳇鎮跨溪有橋號侍郎橋或曰謂陸希
聲而國志韻疑其稱呼不相應也飯于金沙寺登
胸山訪涌易臺酌潛乳泉皆希聲遺迹也寺有岳
飛己酉歲留題刻石詞甚壯塔李福觜庵即李蹟

中斬之者入鎮中觀潛泉仲寧兄弟同浄如過山
中觀地亍乃與道士王兄志字全隱者游惠氏南
園又之過北園仲寧兄弟至遂買舟泛湖泝而歸
兩岸多朱藤鼓號巻畫溪歴唐盲山浄如云陸賛
茶之舍也又過冢山鑫湖甲夜抵邑中
五月戊戌朔挑堀忌日過頭觀設供仲寧招飯留言
素飯寄祿暫從綦容邦瑞擧
己亥赴汪鎮中會于莊氏萬頃楼
庚子新静江倅鮑婁符新宜春丞王從政浚新廣得
司法趙職脩公鑒新會稽主薄趙脩職公植並相訪

趙氏兄弟充之之子是日借汪氏舟如平江者從
母而東南風大作不可過溪橋宿于岸步出小蓮
辛丑早行風不止微雨過沙子為前舟阻滯踰兩時
横拖而進晩宿塘楊方
壬寅端午御早兩午後次常州泊州橋過章茂之知
録廳留連至夜同坐乃其宗人與祖字慶善明脉
州牌徐鉉書甚奇
癸卯早移舟過東門登薇廟入萬福禪院陳瑩中作
記偶免兵火觀音堂極高爽或云東坡賦紅梅閣
即此也鮮后白沙肖岳英在此椎搧同覩錢似閣

貫九年五月金書法華經當時共捨二十通今僅
存五巻光明如新卿貢進士肖鴻武進丞李德明
紹来謁肖生犇牛人與岳英同寓寺中又同岳英
過天慶觀脩廟頗嚴整殿背有李其畫雙龍歳月
没父努欽騰挐盖名筆也道正房袓虞美人花狀
頻變泉色如金鳳其莖與牡丹無異又過太平寺
之彌陀院觀徐陟水壁皮濤隠起毗陸所工之藝
也老僧守稠云東坡元祐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過
寺賦詩云酔中眼纈自闌班天雨曼陀照玉筵一
架官黄微拂紋羅紅蘂紫不須看院右序上牡丹六花誉

蔔林間佛九節菖蒲石上仙何以東坡識住杖一
時驚散野狐禪右佛貼譯歟其碑近何為提幹者取去晩
赴茂之飯遂宿其廳復移舟泊州橋
甲辰早撐舟至大喜橋肩與入勝業寺三門白唐碑
叙寺本陳果仁宅西廊已壞東廊僅存又東入觀
音講院僧云陳祠適遂同往門列三碑其一唐天
寶中記文元和間立其二刻大業一十一年果仁
告身并其妻拾宅既其一近世太常博士晏之文
為太守周杞脩新廟作記廟廊數十間周杞毀青
院而為之按果仁字世威本州人隋朝屡平劇盗

唐武德三年為降將所施妻黔氏以宅為寺而廟食自唐已盛歷加封爵乃唐保大間冊為武烈帝俗傳五月八日生新廟之後有真武殿又其後乃神之舊殿像為方面不威大武曰真身也殿前檜樹殆數百年之物歸舟少休使度橋訪胡穎叔功德院院乃武平創造治平元年七月請額曰感慈報恩遺令不許子孫術事止祀其三代故群從不得擾之堂有二夜壁東坡草書併杭和陳述古二詩其一自有美堂來月夜歸所謂娟娟雲月稍侵軒者其一過周長官夜飲所謂二更鼓動諸隣

者經崇觀磨洗今粗可辨初在門廡近徙真堂上蔣璨題其後對壁又刻元豐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東平孟震遊寺留題後刻頌云碧玉盌盛紅馬腦（今印本作瑪瑙）井花水養石菖蒲此風休月晨齋罷試問禪師得飽無其上別刻二頌一與上同而改後一聯云也知法供無窮盡只問禪師得飽無（今印本又改只問作試問）一同集本只改誰為愚師觀前輩於小詩猶潤色不一俞改俞勝故私記于此長老名無礙而集中不書堂上及僧堂皆畫水活勢不威揣院院者頃之出廣化門里許觀武平墓庵中有歐陽公所撰神道碑宣和間訪孫集楷書而成之其額則集頎書字夫石丞父瑩相去不遠初武平聞其弟死自京師貽書族長云某處地葬後出兩府吾弟有子可當之謂宇夫也其後果驗此帖今藏胡氏武平於天文地凡里無所不通而其父子及宇夫父子冢北相望皆葬平地凡俗所謂來山去水皆不可欲而武平後先視其子貴賤而後與之諺有山頭堂上之說信不誣也今朝氏子孫祿仕數十人中間世將文燁又亞次登與蔣穎叔家五為此邪甲族何其盛哉午間赴蔣家之會其居鄒志宇

諸子之居近貲之楠後出門中夜抵無錫縣

乙巳後生許市登法華庵望陽山在數里間其下有澄照寺今為許右丞功德院其傍龍母廟頗靈異傾歲嘗至焉晚抵平江入閶門泊北寺尋徒承天能仁寺觀鋼佛圖經云梁陸僧瓚捨宅為寺中有聖姑廟蓋陸氏女今號惠感夫人郡人祈子頗驗頃之象濟之運幹來同過從母宅戊寅之别今十年矣章氏甥楊舫叔明同宿

丙午唐致遠判院來文賓也

丁未赴范至能吏部會李全自廬陵來求和諸位武

義臨安諸凡晉有書
己酉早同濟之明叔致遠遊虎丘圖經云山在長州縣西九九里一名海湧山上有云巖寺真娘墓劍池飯罷謁陳省華王禹偁莱參將堂畫象歷東西庵歸過半塘寺朱長文續圖經云虎求寺即普東亭䱷穆公王㺯及其弟珉之宅寺前有高僧竺道講堂生公立片石作聽徒折松枝而爲談柄實虎跑泉陸羽井見存
庚戌王仲謨仲告仲顒自見山來至普門禪院謁之景德中日本僧寂照嘗居此爲剎朝宰諸公送行

周益公文集游山錄卷一　八十五

詩今亡長老師聚約唐致遠及仲謨晃仲過爲寺禪院素飯升招范至能長老蘊裒癸未歲住徑山識之諸君欲與劉賓談命和使來益孟浪人也爲壽本丁晉公祖守節造今號報恩光孝寺平望剎也
辛亥林脩之藥局桂相訪
壬子仲謨兄弟歸晃山謁張漢卿推官顔休之省幹獨遊此禪主者惠深住數十年一力新之十六觀甚嚴絜圖經本戴顒宅
甲寅赴張漢卿會約爲天池之遊

乙卯早別從毋登舟同濟之望至崇真宮相別於閶門范至能顔休文相別於門外致遠聽毋繞城望姑蘇館而望八里至横塘入般若寺又數里至董山入法雲寺陳國長公主及石駙馬葬堂上寺之新聰皆可眺望登塔一級山容峻而止謁羣島下相連如筆格山又數里過木瀆鎮（舊至廖氏園極佳今稱嚴）遂至靈巖辭院村民禁蝦蟆可聞以錢二千市十二百縱之呼旬與上山半有慈亭蹊又徑訪西施洞今爲石龕塑佛像四視已見太湖按吳越僧智賢乾德三年所作知積記云圖志言闔閭城西硯石

周益公文集游山錄卷一　八十六

山高三百六十丈在吳縣西三十里闔閭置宮苑琴臺響屧廊館娃宮後有硯池翫花池明月池山前十里採香徑梁天監二年置寺十五年有僧自畫見相於佛殿壁間後有西天僧見之云此智積菩薩也餘文不錄舊號靈巖秀峯院今韓世中請爲功德院長老善鄉來同自響屧廊過箏臺上琴臺下視川原華麗太湖數百里在眼中致遠置酒勝集堂傍有圓照禪師塔小說謂浙本嘗乘遁馬赴闕者塔臨石池即硯池也故此山號硯池山近地剎有饑村其石可作硯及器用堂上望湖遂雨

山相對東曰胥山西曰香山其中曰胥口故老言
香山產香堂下平田之中有徑值遶山頸西抱白
此採香故一名採香徑今圖經採香徑與此地里不同亦云前徑
言其直也或云踩此投五員尸故有胥山胥口之
名香山西北遶胥釐山湖中山之大者有東西二
山皆號洞庭山餘多島嶼云夜待月望湖光然後
就枕頃年曾同章茂之兄弟劇飲於草堂瀰是經
松間中夜方寢今日之樂又過昔游所惜偃松一
枝已瘁至能走介送惠香松黃新茶其簡云來日
登天平洞拳後至遠公亭及諸石屏處白云泉名

周益公文集游山錄卷一　八十七

在水品其色純白蓋乳泉也張又新以虎丘石井
松江在第三第六而此泉未知如何試一別之向
寺老欽作亭泉上及別築遠公亭而范氏追居寺
中樓之遠退寺右上山路傍有石龜極刑似向亦
有名近無知者忠烈廟具有文政以下畫像宜柱
壁詞之
丙辰早以香茶供智積殿同行寺字惟僊於登塔乃
吳越平江節度使孫承佑為元國妃所造成於太
平興國二年丁丑歲猶未納土今一百九十年矣
鄉老具飯人力衆能鼓勇用徑倒呼而奏之登諸

天閣亭至能雪浪步至後門觀大井其徑丈餘正
東望崑山縣百里皆平田惟一山突起蓋縣郭之
馬鞍山山青在馬東北遶山甚長常熟縣之虞山
也自此升小車過天平下嶺甚峻約數里至白雲
寺圖經云唐寶曆二年置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本
遠祿公道場今為范文正公功德院義舍在其中
文正父祖葬山下故范氏多寓傍近或居寺廊不
祿寺有白樂天蘇子美王居王爵齋會詩刻久聞
主僧庶事不治歎同致遠登山而脚力頓疲頗難
之然思至能簡中語恐遺恨它年遂奮依佑轄而

周益公文集游山錄卷一　八十八

上的白云泉甚白而甘躡石磴至卓筆峯峯高數
丈截然立雙石之上附著甚饒饒疑其將墜如屏
如蟲或伸或倚備極奇怪行十七石愈衆而力愈
憊遍循左徑訪石屋三面壁立覆二大石少休其
中下至小石屋一石覆之又下至飛來峯高二丈
上銳下侈微附磐石前臨崖谷誠其異也又東下
遠公庵一名望湖臺正真奇後今廢又下至五丈
石亦間石上至次頭陀品有蓋鉢龕之次至龜石
脊勢隱起名不虛得此山大抵皆石也瓌形詭狀
可喜可愕今日適疲勸又當暑不能窮其巔然脚

人能至予之所至者寡矣況客予歸寺飲拜文正
及四子像坐待魚鑰時乃至明日蓋文正忌辰云
寺有明因晗既詰曲隨山殊逈窄初僧智華與衆
京善政和間爲乞此額且立碑焉茶罷即行過晨
臺山大石特立進至賜額道傍有嘗收彥和父墨
碑未百年已荒敗又度賀家嶺大石如橫案上立
兩石俗云嶺皆有新婦石此其稿蓮也午飯王份
知縣晴庵份吳江曜庵主人也未時至張漢卿天
池庵漢卿相待久矣按圖經吳縣西六十里曰華
山半縣絶頂而上有太池晉太康中嘗産千葉蓮

花今池在山半未知是否漢卿於此營墓就隱負
崖爲屋鑿徑穿洞疏水四達其間種梅蒔菊以待
游人費蓋不貲然山石巉礦殊乏秀潤晚置酒更
好亭亭在池上酒闌肩輿過燕家山觀魏氏山地
入魏奉議志庵右過北峯禪院其實魏侍郎憲之
庵規模做寺而爲稍廢頗子北入門久之一僧方
出侍郎公死綠三十年其後寖衰矣歸宿天池
丁巳早飯罷同漢卿致遠行三里至張唐卿排岸庵
庵後大石間有輓雲亭皆人力也自此度廟嶺並
花山凡數里至朱右歷　訪永慕庵營域頗侈蓋蔡

京當國與謂善物葬故也又數里至陽山下望田
間二碑郑甚古不知何人墳耕夫云近之輒有蜂
螫人陽山吳郡之主山也有元居實者紹興間掌
市晉董於権場坐致高貲今爲平江總管陽山既
橫體乃大興土工築支龍爲生壙其傍起冢舍雖
涸軒亦極雄砌之功門外栽花木數千株辰析以
知不知靡金錢幾萬緡矣又二三里度老鼠嶺入
張府賢承節與庵漢卿小飲而別同致遠扣魏也
功庵過黃峴嶺遂至白馬澗舟人已來與致遠酌
一杯各辭維去以陸務觀所送東爆環遊漢卿吳

郡惟城西多山起黄山盡陽山兩日幾徧歷夜宿
望亭
戊午天申節食時回次無錫縣登崇安寺古碑云東
晉安帝時立近歲經兵火方造三門佛殿羅漢殿
有僧儀深善營多貲造五輪藏甚華太守髮之矣
又過南禪泗洲大聖嘗留賜杖有碑紀其事比創
五百羅漢閣獨之乏海羅漢盡閩人爲之航海而
來也張婺州元亮相訪
己未早訪劉醫郎義深也元亮約飯亦曰大作不赴
北遂同過慧山具蒲饌慧山乃寺之主而錫山在

寺前不甚高峯陸鴻漸碑汲泉烹茶佛殿下古松
可愛太上辛巳冬過此敕匠寫真尋即枯瘁說去
縣四十餘里宿

庚申早過常州肖岳英立談而别目痛益甚正坐從
母宅劇飲過量且冒暑遊山晚也宿泗子口

辛酉食後抵宜興目痛不能出客至亦不能

丙寅平江守姚令則直閣憲遣使致洞庭春冷泉酒
書籍十餘種是月六日國史院進呈　哲宗寶訓
一百門六十卷并目錄二卷有旨經修而在外者
減二年磨勘而予預焉

六月丁卯朔外男辛哭祭

己卯往德薦送溪鮮此日司赤稍還而脾胃怯弱百
物皆忌偃卧榻上無聊可知前興國梅山福嚴長
老大悅至自無錫仲寧招之卜地也的趁風大作

戊子邵至卿運使相訪自閩改湖南而歸也日赤甚
去而翳暈生

己丑新吳江宰邵宣教昞及其弟新秀州司理輞相
訪皆至卿之子

庚寅初伏便覺酷暑聞吳璘以四月十七日以遺表
有　旨汪應辰除寶文閣學士權節制四蜀興州
置司分興元利州作兩路以吳勝任天錫總其軍
罷公武除待制知興元府應辰疾速前去以漕臣
權成都已而除虞允文大資政充宣撫使未幾允
文依舊知樞密院再押治事仍爲宣撫使二十日
出門

乾道丁亥泛舟游山錄卷第一

乾道丁亥泛舟游山錄卷第二

乾道丁亥泛舟游山録卷第二
酌討論外路駐劄諸軍去處依札例合就所屯軍
處候報到自副將而上成服其餘部隊管隊使臣
并散隊使臣隨朝官以上及將副言揮使以上並
常服哭於本營廳事三日而止今欲依上件札例
施行内浴邊州軍駐劄去處依例更不舉哀六月
二十六日奉
聖旨依
辛丑晚詣詑釋服而歸解後䜣大府寺丞蘇峴叔子
東坡曾孫而過之孫居潁昌陽翟尚書侍奉待時

挈以歸今為駕部郎之役昔東坡買田陽羨凡九
百斛三子之裔共享之故峴居此嘗與武義兄同
班改官以殘牘札薦除太常簿今代太府闕是日
大暑
壬寅五更大雨黎明晴欲追旅顯親而新司農簿張
翔奉 觀頫新廣德尉虞迪功松新上元丞吳景先
及敎客踵至觀頫侍郎崇之子松尚書兼之孫吳
丞給事中栻之孫報謁皆不值至周孝侯廟遂過
顯老顯親祠叙招庄德邊汪端中共坐壇中送瓜
術人朱晩偶至二公欲聞命因試之遂晩歸以酒

欽從者作七夕
甲辰婦家為老妻開筵
丙午新豐成李令 惠及其堂弟新武寧丞 起新奉新
丞 愈將仕郎 恁並相訪
丁未大斂到邑其詞略曰明兩作離允稱元良之本
陽遇熱疾遍羅無妄之哭尾詞云康樂安平受祉
莫先於長子淵泉濬博惟皇限於癸章初皇太子
因赴長秋臨而中暑醫誤投補藥疾遂亟尋間初
九日夜薨
庚戌早過棲真尼庵設考妣以次神位行中元為享

之礼新監錢清鹽場吳迪功 守相訪湖州人
辛亥雨中訪莊德邊安恭烹饅粥調煎芦
壬子洞靈邵道士送山藥為新新善權長老道林相
訪夜大風雨達旦
癸丑句日來東南風大作未嘗間斷或以為異
甲寅雨稍止過顯親解后鮑夔待通判薦相僧正顯
乙卯武義專人來書中云江西一月之間再有水患
丁巳復熱
庚申新大隱山樺林禪院長老慧晤相訪
癸亥早約庄德邊德政點心罷同登舟為保安之游

保安寺名在九隴二十五里今爲周敦義恭政功德
院午後到寺殊不稱所聞長老祖郁晩置酒待二
客遂宿
甲子殿心罷肩輿里餘入胡發運白雲庵大觀中建有蓮
池面盈尺人半里入胡參議老寺庵猶見竹甚大
且成林有江湖氣象淅中不易得也此方大抵皆
諸胡之旌也多紫薇花間如楊柳芙蕖可挿而成
又數里至李山游樸寂禪院未有主者尤荒凉不
振按至和中寺記云興於梁朝今佛殿造於祥符
間邑人以爲唐殿非也門外乃當州官道自李山

南行四里得周氏衍慶庵甚間麗又里餘至屢山
福聖寺有攝勅殿南唐保大中建凳墖隱起
廷路越二百年堅緻如新唐人謂翔中作才法師
譯尙存地理僧淨如居寺之端象院飯于其房東
西二周氏富盖此鄕東周有圃今不治惟環秀亭
在池心環以荷花主當稍晴登舟而歸過溪值頃
風驟後至邑晩致遠樞密之孫主簿君邦彦遣使
通問其居號小爐去金壇八里
乙丑吳迪功州相訪其父寺丞君不主岳飛獄者得
平江書湖淵傳詩迦盖虜遣兵部尚書烏論三合
駐泗州取索歸正人甚衆且聚兵積糧故蘇秀頻
緒黃公宇耳
閏七月丙寅朔宜興寧王奉議晞法藏寺首座祖印
大師道堅相訪
丁卯　莊文太子以是日勅葬富林寺
戊辰安術若孫晉臣論予命有遙闊之語竊取之
庚午大雷雨連日秋暑不可當今日稍凉
癸酉　安恭后殯脩吉寺
乙亥祈靑陽主簿陳朝立紀相訪其兄朝擧同年也
己死

丙子卲氏淨觀庵僧契彬相訪
丁丑仲寧仲賢定用香山地是日斬草
己卯午爲棋具過莊德遠晩月色淸甚同德政泛舟
出溪口
庚辰祈監維肖暢門范從事華相訪淳夫曾孫元長
之孫趙元顯外孫留汪壇中午飲壇中謂酒有五
品苦淡酸臭甜其貶甜在臭之下今日特以醇厚
極甘之酒沃之甚有難色聊爲一笑湯翔美邦彦
及其堂弟士美國彦自金壇相訪夜月愈佳當年
之中秋也已治具約從政過卯園因爲泛舟之後

臨出而其主人辭以家集獨與德政秉小舟入湖
渰風露浩然亦樂也
辛巳早訖殞覲具庸鍈待二湯析句容單田本議佛
相訪是日再欲過卯園會風雨不果移具過莊德
政宅招德邁而莊德器文使與邁至遂同集飲轄
無無答所送金陵經武堂酒洛受其醇美乃以遺
之夜御夾餐
壬午留二湯飯
癸未再留二湯飯卯軫方遠相訪德政之妹夫
甲申二禹訪別具飯待之仍和其二詩

乙酉早同莊德邁泛舟至其曾祖通議公賁有庵曰
揚名山勢如城而聳其中蓋程惟衆所卜惟相衆
見趙清獻公撫陳恭公文其術甚精通議公本維
揚人占籍宜興既葬而子微登弟官至侍制今子
孫甚衆祿仕不絶亦多富者其側廼蔣隸叔賁庵
曰慶裕規模不為近世之侈王介甫贈三吳山人程惟象詩見集中
丙戌食後乏舟度長橋至卯園遊方遠小酌天遠堂
荷花盛開其傍即吳師尹宮教之園初士昉釣臺
在水涯師尹夷之別築臺于傍師尹近死園已荒
而古跡湮為茭葑矣

丁亥佛旦同仲寧卯方遠過香山觀外舅營地歸飯
厚山莊氏永思庵主僧覺了回膀雨作長道稍寬
思向來寧都事全釋追念女兄悒悒以殁痛心而
已違孝全歸報
庚寅湯朝英兄弟遣使送金壇許知觀院道士周次
昭眼藥云此觀累世傳此藥矣
辛卯新監文思院上界門余迪功汶相訪狀元之曾
孫狀元仕止朝奉郎知兗州云食後同莊德邁步
至通真觀知觀李守寧留飯又步過周孝侯廟觀
父子勅告廟後有大牧古木森然號周暮敬相傳

孝侯墓也穿數過田氏廢園今屬莊氏連日陰雨
御袂衣今日稍復揮扇
壬辰至棲其庵坑香為道者坐化也道者乃張惟濟
促舉之妻與其女皆為比丘尼梯行堅固生而體
出舍利臨死書偈有僧家所難者其子解官持服
癸巳夜吳景先知縣家遺刼凡二十餘人持弓矢刀
戟而入其所居在婦家東百餘步
甲午佛旦同卯方遠出南門過王逸脩道人家觀石
恭一副張公洞泥所造也進至香山與仲賢大批
飯芟舍逐過湖狀西行三里至孫仲益賁庵脩竹

流水門徑幽深自其留次丘壑也龜潭形如龜閣
不盈丈有亭曰的漈而庵名千息對祠堂剏一龕
筆甚設四几蔡爲其二室一爰且留自行又西南
行二里訪玉女潭雖有茅亭而路皆蓁翳殺棡
寰之潭在四山中三面皆石崖有室上是冰瀑璺
色可畏投以物則盤旋而下單氏風土志示云龕百四云在張公洞西
南三里而閣十丈朱冠卿儀西女在列成道今潭上深閣皆龕百尺仰傳玉有寶定君守是然
唐權德輿李幼卿獨孤及皆有詩自此東行里餘
呼羌兒尋至佛窟巖巖高一丈五尺闊數倍水出
其左或云曰玉女潭來流而爲瀏右佛欽身皆斷

軀幹或云像出巖中玉人神之多求嗣焉其毀之
必以不驗也又西南二三里琢玉且中知軍家墓
道出文徑訪龍潭單氏風土志山有有龍蟒東南五里潭非此也伐篠
制棘望石崖而進有蔣天成者得其地欒以竹木
路不可行扶攜叟乃能至石壁四揷其高十丈潭
在其中長六丈闊五之一眞龍湫也竊觀毛髮森
竦回顧蔣庵不遠會日昃歸叙千息庵投宿洞靈
知觀邵惟道置酒秉燭過聖堂觀元豐閣刻宜夫
詛及元右辛未五月僧仲殊留題然後寢
入月乙未朔早至前知觀應君谷房嘗秋香又訪道

士李繼彭問脈藥觀中有　仁廟時賜度人經一
藏今漸散失歸至香山少休遂入莊僖簡公神道
長松夾路殆五六里由徑過單時中主簿墳庵訪
白鶴洞水自中出令從者側入以望云相去二三
丈復有洞闊數尺閭過此則平廣道人董孫石脂
於中云後出鶴路行里餘乃至倍簡追遠庵主住
持然來起飯罷留題而出亭午至横澗祈雨東二
里許依川步訪所謂澗山者財高二十餘丈周圍
三里形如張弓其上皆叢篠無它異洞口流水清
澈覓輕舠篙窩其中夾以炬火擢而入巖石色正

白中爲裂罅謂之石脊石岸如削玉如砥平如利
刃詭異不一鍾乳往往可取石燕遇火驚飛
攫人行數十丈頂稍高而洞寬俄値深潭卯生矐
甚趣歸或云自此而進可陸行半里有石橋石磬
之屬唐人刻姓名在焉此洞惟冬涸可窮覽若積
雨則水與洞平不可入今日僅能入也晡時過長
峴窗入砼形曹報慈庵嘗不犀遂歸是役也巖洞
在邑南鄙者十得五六道士華且不知所在況遊
客乎尚有大成君陽洞期異日訪之
丙申卻守錢丘道監丞送磨勘文字來并致書籍及

凝露惠泉酒

丁酉早訪客不遇謁果利廟（之人謂之西廟）廟神乃後漢袁
令兄今封嘉應字人侯廟碑殊可觀正祠本在邑
南銅棺山初曰荊南山（謂之荊南嶺）相傳袁令將死天
下銅棺如王喬玉棺然故曰銅棺又名君山亦謂
袁君也有林養素者似失音自號不語先生有問
哭福但使兒筆書姓氏甲子即一再與之信筆書
偈頌今日相訪其語頗文而主於修養至於哭福
則未必驗也
戊戌社微雨走日茲渠故也夜西鄰莊氏遣暴客
周益公文集游山錄卷二　一百一
己亥早有懷子中以周易筮之遇無妄之益林養素
傳呪云靈寶藏經載汝之名有五鬼名曰擁捐吾
知汝的達惟吾身大上律令汝化為塵急急如太
上帝君律令勒陪膽時而兆叩齒念七遍既退乃
無失王仲謨至自崐山
庚子早過香山以酒餪楊氏人及役夫飯罷同仲謨
自横澗西行四五里訪靜樂寺判銘曾者湛然此
地人後傳天台教建中三年設（唐翰林學士縣肅撰碑）是日
冐雨行小徑意寺可宿而破落不堪其憂歸題而
去當日在邑中望銅棺山甚遠今寺後一峯正倚
山腳非好事不能至莊子上知府庵欲脩舊路徑
出橫澗會日向晚問主人得捷徑號使嶺既登嶺
甚仲謨君於蹄拳從者又畏狹實予不恤也一上
的三二里乃得平頂俯視縣郭僅成聚落陽湖及
泉洊一一可指眼界廓然雨後下嶺尤險幾不能
容足過西石亭梅樹滿林邑人游賞處也至山門
始出大路暮夜抵郭內
辛丑唐致遠百二姨自平江來
壬寅命通真道士為外甥作緣事
癸卯王仲告及其姪蒙仲（李植子升夬）自崑水來
周益公文集游山錄卷二　一百二
甲辰晴便覺微暑命舜举王仲矧李良佐晉至新海
後傳尉蔣迥功方慶相訪舜容提刑之子未後約
致遠過莊德政同度周橋訪後漢許太尉（或自）墓道
中有古翁仲龜趺拔椽芥至其下大數相連斬為
邑人斫攝有碑側立字多磨滅惟其前日餘字粗
可讀大略云夫人會稽山陰人姓劉氏蓋太尉之
婦也誅馬爛畢王田數七之碑十年前猶在今為
邵氏取去邑人張駒致證頗詳是日仲寧兄弟會
予容三盃後出雙綠謂之表坐沂俗也
己巳婦家會親姻謂之宿集表坐如初

丙午皷外男之柩登舟未時至川步登陸兩縣作中
夜至埜圻
丁未大雨大晛開穴深丈有五尺積雨泉涓涓菱舍
漏下泥不可居同范至能曾子師李良佐提舘洞
靈觀蓍溜通妙灘聲
戊申昧爽至香山送葬者畢集而地已不用矣兩晝
夜不止
己酉仲謨諸人議從柩暫寓洞靈既至而牆逕為佳
中秋至過衷陽
庚戌姊女歸邑觀側百餘步一峯壁立狀若鵝刻紹

聖四年有道形而入數號會仙巖巖下流水可浮
盃今有小亭午後同致遠西南行里餘訪白馬洞
將至洞水淙淙有聲其源出洞中入洞須如俯平
鞠躬而進觀流遷刻字歸訪道士朱有中生於元
祐辛未年七十七矣夜月蝕
辛亥早同致遠道正應德愚若谷胥與西南行過黃
家橋（此可人登舟邑）入湖狀度侍郎橋再游惠園其眷眷
于此者以古祠碧流也又行十餘里登王總管賈
總二十年已後荒蕪進遊大城洞（俗呼葛嶺）畢氏風土
志謂洞門狹隘止容一人行內頗寬腹有豐米堆
白石高峙如雪山狀洞中有四際水流今殊不然
入洞纔十步為村民以土窒之前日遣人開治僅
高一二尺以單為茵匍匐而進又行十餘步大石
相倚中有深谷寸步滑磴且梘且恐已而稍寬廣
石乳如寶蓋垂於其上傍又有一谷黯然不若前谷
之險稍前即大坑穽乃近歲崩陷者所謂豐米堆
靈山不可至矣炬火欲盡遂出憩村民吳氏以茶
果夫相遺歸入饒州太守程天佑壺裕庵半里至
君陽洞陸希聲云在君山陽故以為名洞去龍潭
甚邇水自洞口出行兩崖間清駛可愛天日下照

不必秉燭視它洞為勝借手天佑之兄曾賁其上
不復為遊觀之矣地歸過金沙致遠獨游亭車以
待同飯洞靈抵暮還邑凡宜興南郊巖洞搜索殆
編惟國志中載武陵洞在龍山去湖洑渚南十里
中昔張公洞石乳疑結有幢幡羽蓋之狀又有暴
布送流但榛蔓蒙密人迹罕至不能一往而南嶽
山稠錫禪師道場古迹頗多且郭志所槩去縣
二十里而近斥未至焉既迫南歸須俟它年矣夜
夜雨復作
壬子范至能自溧陽來

癸丑以危酒餞至能送之北門
甲寅發船
乙卯仲賢護外舅之柩歸崑山卜葬仲謨仲告崇仲
偕云同安人送至溪口
丙辰陳尉（渝）相訪即求和故監鎮之子
丁巳數日晝夜雨渰田已十分熟今遂敗之歸家置
酒相餞
戊午早發宜興纔數十步大風雨不可轉溪復回唐
致遠小舟先去
己未風雨不及沂湖渰甚遲滯入夜僅行六十餘里

泊楊家舍
庚申雨止早至溧陽縣泊金淵亭（事見吳越春秋）宰陳朋元
丞趙宣義（師旦）簿錢迪功（聞詩）尉時迪功（作人）新辰
倅秦議（晉用）（年）相訪秦惠長書及文編楚材大資政
之子也劉李高侍御至此方數日年八十一近臥
病而精明如故謂閻德夫（郎）（彥）（忠）留致遠飯
辛酉晴影慶甥廖勤朝奉郎告身來至縣治登綠淨
亭可望湖山視田疇劉李高二子右通直郎（滿）右
脩職郎治司屬官必相訪求李高作冈極庵顧李
高云靖康間錢蓋以雜學士為陝西五路制置使
調兵勤王而置司長安既次陝府太守不以節制
得之蓋詰責則云五路自謂逕原環慶秦鳳熙河
鄜延初不與永興軍路也蓋乃具奏詔改鑄陝西
五路及永興軍路制置使印其迂如此時范致虛
左丞守長安初亦尊王人用申狀而蓋用劄子如
它路致虛大怨奏乞本路自勤王不隸蓋後卒無
功或謂蓋有從官使河北徐處仁亦以前執政尹
大名用申狀使者戒吏云大名府回牒除則劄子
人以為兩知體焉顧網獻筆李高甚賞其藝敘為
作詩帖網求跋與之以思堂春飯屢用致遠

壬戌早諸公相別即行致遠送數里屢用追路送集
字周易埤去縣四十里有真義文廟（女姓史主人）李
太白作記題云瀨水上古真義女碑銘并序前翰
林院內供奉學士隴西李白述其未有跋（大白斯文遠西）（此四十里子集聞戰投世以李為異者蔡戰之明唐貴惠俱載以本金列石根實儒晉後公之淺）（罕舜九養坊周跋地士豐行紀傳封江毛集李均九宮之有序化甲午十一月步洿化將白集）（來播十致閩載之瑞今已見集中紹興八年五春後十月睨年來陽今周豐王廟于九而從埤）（是為比蓋故縣也故二十鑿來書李賀小傳云東野以吳九中為溧陽尉者為平步溜陸步句縣）（南五里有投金瀨南八里許惠育政平陵城周千餘北里）
生船歸晚抵黃連步遠江陰

癸亥蓐食治裝凡九轎五車十檐巳初方能行前日
在溧陽以轎車奇魏聰之毋者猶不與焉行十五
里飯分界濤氏午飯官塘濤樂欠溧水彦平與邑
丞朱文林致知尉郭迪功永革相候對廳有後漢
校官碑尚完李野夫公擇兄弟嘗讀書于此有亭
慶役宿中山驛赴彦平會夜分歸始飲酒
甲子雨作日若爾脹繩甚矣陳德新教授及當塗丞
蔡議九成相訪墝棣之子晚赴彦平甚劬
九月乙丑頗陰早招陳德新教授飯晚赴蔡元耀會
飲木犀酒庭下有雁來紅即雁也丹紅可愛夜雨

丙寅早雨止挈家游茅山出東門二十里飯秣野坊
又二十里少休天王院微見日色又二十餘里至
茅山鎮又里許入崇禧觀句容尉郭彦和官告院天出身
都道正知觀事譚管轄本山諸宫觀謝元賓山門
道正同知觀事吳守卿山門副道正兼書觀事卜
誠全相候嘉祐中知句容縣陳倩校脩句曲山記
云觀對華姚山記云昊人仙子此今孫女作以名山故本陶弘景華
陽之下館唐真觀九年立觀　本朝改今名吳大
奘蕩泰會之家復脩之晚置酒三行山中宫觀圻
豐厚遊人至例接待云　按記言大茅山在崇壽觀
此獨高處今差近柰楮中茅在積金峯北獨高處小茅
在中茅居諱盈即史所載北中茅居諱固小茅居諱衷
是日行道望岡阜西南來勢若連環既赴三茅而
尾北御馬上口占云千峯環陽來勢若西南爲是
扶三茅峯不敢迫至尊近三茅山三茅如軒顯次序
儀茅見正西闕長登群仙之所門至今下治宫性
往拜旗旙此山之大願也酒須徧游乃成章
丁卯夜聞兩聲平明遽止挈家游山凡五里入新創
白云崇禧觀昭興壬午大上賜額道士王景溫
主之山勢環抱右倚白云峯中白峯此登左帶龍山及

石培峯山培名支石前對赤山望之如以巾冪覆冠冕
其內即洞也又二三里至三茅祠宇宮按記云在
中茅峯西側天寶七載立精舍今之觀宇甚平常
頗有宦政士大夫如李獺大韋題字知宫黃見止
濮州人次上昇元觀本在山頂建炎間移此望大
茅峯在東南次上昇元頂謁白鶴廟按記云漢永
平二年立殿下有壇即三茅居飛昇處壇松已半
枯右廡有小軒望川原甚廣白廟下嶺至大羅源
按記云在中茅峯之西稍若近自二王三君里來則此處有清
真觀正在廟鶴之舊每歲鶴會必設御齋上登極罷之諸

觀舊有茅居像而此觀獨異棟宇亦雄麗惟新創
員武殿甚偉酌丹砂泉記有玉柯字宮在中茅後殿即此砂泉出門
路叢篠訪臥龍松根盤如龍枝如覆屋常有道人
結庵其下府觀巨蛇出沒逐去之又入山一二里
入張椿齡凝神庵庵坐中峯殿亦對赤而山湖而
稍偏其左即白云峯陽峯即崇禧觀白云峯與中峯相連其
右即小茅峯也椿齡字達道大上教召見賜御
書衣服白羽扇天錫玳瑁九羽香栖為茶居色正紫而底青
滌其外如椰子刻御製名云截漢玉琢蒼筠貽運
頃永成壓後有楷書二字

今上亦賜御詩扇面樓閣峯巒酒味肩往椿齡傳
足不能行戲作小詩云仙師足嚴踏京洛亦復懶
往茅峯鶴道形聊示德充符閏日定從陳戩脚見事
山記未白莫詳次入黑虎谷訪劉養衣庵坐小峯對中峯
養衣恩州人與語正而不夸太上嘗召對賜齎
皆不受冠屢簪樸異乎張居自此後山山官道歸
飯崇禧日已過午往後約二十里飯罷東行過西
楚王洞又有東楚王觀記云楚王五峯得名入五雲觀記云在華
陽洞西門本王欸若置道館欸若死其妻請立觀
景祐元年賜額晏殊撰記使道士王柱洞深數丈

中有石柱篝火可遊而出數十步間即華陽洞通書
云華陽下入洞天振方平諸多人刻石洞門其穴崇紆側
身膝行乃可進緣二十步水自中來伏流出外為
閘道從者蹋水百餘步得定錄人所投竹簡而回
其源未易窮也路小路上元符宮依積金峯記此峯長
五封三錄名對大茅峯稍偏而以五雲峯為按記云茅君色西
見記五峯來昔王咨劉混康相繼居此落成於崇寧凡
數百間地勢極高未至四十里已望見其室宇矣
火無子遺惟存中妻趙氏後葺之視山後階城始
未及其半然壯麗已甲宮觀矣都轄徐

知宮賀從道置酒不暇留桐寫西邊天聖觀觀在
積金峯之上正對大茅峯記云梁天監初陶弘景
建龍子於此恭奉本朝祥符三年迎入內尋歸之
池在殿下深數尺其水湛然旱歲輒請禱予已卯
春任數官時張子公迎致所雨甚驗今有一二在
盦中以示遊人云復回元符宮下華陽橋觀陶隱
居丹井政和初得之其下泉流激沸是為楚王東洞記云
東西洞三水合觀五洞中華陽玉泉總觀前度橋陟華陽宮亦對大茅
峯記云在積金山南華陽洞西門本陶弘景之上
館天實七載立知觀李丈文稠之西閔人出自唐

景皇帝其族頗盛諸縣不絶牧唐告尚多往時杖
訪江南李氏之後而州縣屢以反文族人應詔久
之不報臺以知誥妄引李氏譜聊次入棲眞觀記
名玉霄庵扎景華陽之中館　徽朝賜今名華陽
之甚日已晩踰小徑歴鄱山山骨皆石或云鶴
間治徽聲因刻太一赦苦天尊殿有傳州人王君
寧宇之又數十歩至余都正庵死十餘年事館權
毀廢沼殘花而已此崇禧之使門也自五云觀至
棲眞相去甚邇日暝遽捨叚怱怱耳夜大風竟夕
土以西此爲西

戊辰拂旦乘筍輿登大茅峯凡十八盤乃至其顛北
望中峯西北望句容西南望溧水正東望金墰
惟正西皆平原予詩所謂群仙之所門也上有大
元殿以丫狗山為外案方山為內案非公陵之方山殿前
有小池殿後有石壇嘉祐以來張環諸名士皆刻
姓名雲飛氣欲雨怱怱下山入太元庵登八仙殿
殿下池可田尺號吉客泉廠沸珠甚水流為澗入
崇禧給煮脊灌溉矣歸崇禧方辰巳間乃擧家再
過山北約十里許路傍有墫堠刻云崇元翊教其
人陶隱居瘗劒之地宣和封號加此乙巳貴上其後十餘又用

間有石獸二即隱居墓在雷平山西南淵寧之紅
光爲天墫文隱居銘云云稍前即玉晨觀本許長史以舘
昇爲修唐大宋政爲華陽宅宋起庚觀玄宗再造東陽觀本朝改今名東對雷平山
眞有誥云周名雷氏詩前有大池眞誥云邦四朝所迷今俗謂之卯眞人長龍池中蛇
龜長三四尺而四足寄見之云養龍池及許長史井徐延路考書入
門有二壇其在即長史壇刻云眞白先生立其右
云是隱居埋名壇也東廊長史手植檜其圍丈餘
西廊左紐檜圍八尺三清殿後沐髮老君像甚古
觀後有風門泉華陽洞五井列風長史舟風門同門泉名記酒觀有舟井上與水
今引手此象為風門志記近歲士人曾恂重述山記比陳倩所

校舊記頗詳觀有其故并古碑十餘最佳者隱居
新帖長史舊壇館碑隱居撰并自書數十字又玄
靜先生碑柳識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號爲三
絶又顔魯公書又唐大和七年十月四日禁山勅
署勅使相七人一日太傅兼侍中一太保平章事
一日司徒兼侍中並不著姓餘四人劉段牛李也
東政者三人右僕射平章事不着姓赴太清宮中
書侍郎平章事李德裕門下侍郎平章事路隋並
書名而不押字謾記舊制其無姓名者唐表可攷
也呼匠摹一二碑及三茅君像償以千錢自觀西

過靈寶院吳大赦三年書山記以爲靈見則成道士王曲實使記陶隱君所居或云即寧臺真有瑞像老居殿殆像起於唐初書州羊角山此像而立之大觀中得人有山此觀與於間九紋其見君象白馬如所塑者老殿前有周真人養龍池道

士王宜言字子誼號王自在年七十汁人做宗

屢授道官不就登閣謝歐公小草秋聲賦歸漾亭

詩知予居吉泝然見招以茶之其徒陳姓者餚服

樂飯罷東南行二三里入懸洞宮記云梁者逍中書隱女子珠妙傳道子此至今女冠居之洞在宮南半里大石錯立一石橫壓

洞口窺其兩傍蓋深窔也或云道人有繼而入者

又稍南即錢真人誦經巖巖在平地三面如圍屏

西南其麓真人誦黃庭經于此石之略類所倚之

迹云知宮吳至道言茅山多盜觀羣校峻道人筆

有豊居剝者尚有抱元觀隱所居皆所謂抑水湧谷川者乾元觀

真誥定是言大槿山西弁玄洲陽居白壽內金實下有泉水李明金丹仰此地其西又有方隅山閣毋沙泓今有田先生庵先出山石舊惟遠者四五里近纔一二里

而雨大作從者咨怨遂回崇禧獨登華姚山謁孫

仙姑廟記謂仙姑名寒華孫權孫女今成歲王次民記云權之從姓孫後改和成詞象驗歸鄧真誥仙姑也村民所祖名青女氏蓋從此是行也山之東周覽無餘

山之北再至而過兩山之南間自崇禧五里至分

陰泉大茅居洞二里至八卦臺陳侍制楫庵在焉

又二里至慶雲洞又二里至潑墨池復回四里至

金牛洞次一里至南華陽洞及崇壽觀有撫掌泉

九陽碑次出大路至南華陽觀道士所言如此既

未暇往不復致詳夜道正吳守卿置酒雨中磬黃

連杳命庖中鼓琴黃蓮香青精飯山中詩稱也

己巳挈家冒雨發崇禧飯天王院晡時復至溧水別

邑官登舟而天氣稍晴溧水發源東廬峯約去縣十餘里

迂曲淺狹冬涸不可行舟凡八十四盤爲折橋乃

深闊入金陵城是爲秦淮

庚午晴早周旋方山者幾半百里晚距府城二三里

止夜雨

辛未陰早入上水門泊天津橋晡方務德校召去史

志道未上謁韓無咎運判革變鷄總領周仲應福

通判拜三十燒糕餻中相別於九江四十餘年矣

留飯而歸移舟折柳亭下從寓大舫中

壬申或雨霽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武功大夫崇府

作嚴承議煥文子衷奉議惟一教授何承議作晉

僉判魯通直岑祭推丘文林宗山左司理孫迪功

軍右司理林倚職宗文上元宰魏宣教桂江寧宰

陳宣教昌主簿錢迪功永宗咸武軍承宣使張則

軍器監丞翁子功新南城主簿陳大明府學正叟
駁學諭蔡緖士人張允祖朱得鍾大聲經緯古安
世光諒相侯同家人赴同姨夫欽罷報謁衆客過
戒壇院上盧舍那閣其高九丈五尺中山僧切欲
所造次致保寧上覽輝亭觀詩畢呈馬跳赴厲會

癸酉方懋秀才來求遺監賺於伴德廬陵人也半府
會登馬於南華臺（侯未鳳陳年卅新之修同姓秀）一韓茉張侯與
子凡四十客酒闌月出臨臺奏軍中樂命妓李素
娟舞坐客皆引滿歸而大吐

甲戌茉總領會池有雙鴈一鵠一鵝往得全約欽不
果赴郭輔世推官即明叔内翰孫也來謁素以五
千乘壺遺之

乙亥諸軍大閱辭張侯之會與翁子功過蔣山札實
公所八功德水訪定林定在蔣山鍾山之間有陸
務觀乙酉七月四日題字爲續其後云丁亥九月
十一日務觀者之友周子充偕翁子功來游子功
蓋住持扶病招務觀者怯雨留塔下今復爲東道
主但恨只此住客耳蔣山老正恩法嗣不風孤便
號恩賤脚有功於蕃寺而向所謂揚善友者今披
剃名法才其妻已死獨聚數十萬緡再造三門云

欽罷跡山路訪草堂即允山核文者蓋蔣山之尾
也傷有寶成寺麥約法師講經臺大井及他遺迹
尚多近爲楊存中毀去别葬其大父宗閔墳寺頗
曰隆報又立廟於寺側亦賜勅額殿宇極侈営造
猶未已古迹爲之一空大息而歸循覆舟山邊行
宮後樓園望屋瓦鱗鱗子功欲同游閣者戶止遂
復入東門子功有會不果赴同周姨夫赴張晦顔
大尉晩集年七十三尚蓄十姬有秋香者府中号
宜姿姿善酒戲四鼓後歸

丙子贈漕司主管文字趙永議（不仕同年）也幹辦公事范
宜義（同蔡子之）主管帳司趙文林（師浩）保寧長老行舒
天禧長老智勤及蔣山思老並相候兩司已供張
賞心亭既別餞報勅使王棺來閱軍賈逐散冐家
登舟而歸人事擾擾餅毋已申時揚颿行夾中宿
板橋

丁丑風正揚颿甚駛晩泊黍石夾中

戊寅午時入姑熟溪水色鮮碧與河流不相雜泊舟
閱武亭下太守吳明可給事通判朝奉任大夫（之望）
牧授波迪功（澈）判官施文林（里）録叅趙從政（伯騆）
司理肖從事（利用）法陳迪功（邦度）司戶呂從政（中肅）

知當塗縣王宣義（惟孙孫子）田丞任文林（三傑季仲與同年也）尉
楊迪功（與）知繁昌縣陳宣義（文）寧國軍參判王承
議（祀）並往後沈教授任丞出北門五里餘登凌歊
臺臺在黃山上本不高而望甚遠西南即青山却
顧采石天門及溧陽和州諸山皆在目中楊次公
詩云大明七年孟冬月宋武南巡立雙闕鑾輿先
幸凌歊臺雲中閃駿奔春雷六龍一去晚無迹山
花野鳥空相憶翠羽鳴鞭來不來秦陵芳草年年
碧（許渾集亦有詩）臺後本有精舍近歲太守周教義移於
山下尚有跡存焉與二君小酌會日暮下至寺中

其鱗即東嶽宮頗嚴峻門立元符間石刻月出還
舟戴秀才（旦）携詩相訪
己卯赴州會於凉堂酒名寒堂并姑熟春群妓九隨
不稱歐梅風月也城上有亭西南望龍山去城十
餘里相傳孟嘉落帽處明可云寧訪山無論容之
基況非江陵乎又云辛巳采石之戰水軍統領盛
新最有功而人不知今死矣
庚辰人事擾擾已時方能行未後至大信港口東風
作逆步登東梁山峻甚
辛巳未後過下驛磯（一本作驛集磯户之譯也）毋人放憎稍緩幾
觸石駑賴永新客舟臘岸以篙振之而過其勢甚
危閘沂流最畏此磯（後來似覺許諸金會者最一起於神傳則峻百卷設水陸一）
（像為許之家像謁云）晚泊蕪湖縣吳波亭寧沈約之相候（戍寅）
（秋會會入金後）按圖經縣即春秋左氏傳楚子伐吳克鳩
茲今謂之皋溪亦曰皋夾輿地志云縣東五十里
曰皋茲是也宋齊志淮南郡有湖縣故遷蕪于湖
去太平州六十里、
壬午尉趙脩職（不疑）相訪同年不病之弟也過張大
王廟入西能仁院破敗無足觀又過東能仁院亦
破敗圖經云本名古城院即古宜春縣城晉書生

數老兵湖陰變日造城即此地也（去縣十五里有晚報亭）寺
後有敗塞寮殘刻缺而將馬飯罷出上門東北行
九里訪赤鑄山高十丈周回七里舊經云楚干將
鑄劍之地干將校訴後葬古宜春縣即此地其實
凡在（縣東卽南將門門外有干將墓鎮大日谷說為丘此無實同）冢字記云復父
讎三人以三人頭共葬今村民指其傍一山號神
山山家多石有泓吹相傳為淬劍之所又有足迹
如進步登山者它無所致此行過赭山有舍利塔
四級登其半而歸道游吉祥院及寧淵下觀十五
年前皆嘗至焉是時未為觀過士一二人植花木

於小軒榜曰壺春近歲裒錢之觀不可居始以此
爲下觀棟宇日蕪而壺春廢矣晚赴沈約之會閣
荆山在縣東南十五里高二十五尺周回九里舊
經云卞和得玉之所今出寒水石隔江而遠不果
游淮南亦有荆山
癸未早沈約之孫詩編來別遂行晡時過三山磯亦
阻晚泊月子港連日無風行甚緩
甲申早北風作午至繁昌縣陳寀及太平州推官曹
容從正邢季主簿劉迪功身偁尉丁迪功炳並相
候登岸報謁草廬筆舍佳數百家道游寶山寺彼

屋殘僧無足觀閲縣後有縹紗亭景物似変缺江
行望見之含掛飄不果往又去縣六十里有隱靜
寺杯渡禪師道場計三日方可往復亦不果游
輿國經云明以秋在縣南二十五里舊經云湖此用以爲名按繁昌縣自晉爲水以經云晉人言
舟明君五音歌以神建本雖閑爲僧擇松度禪師子隱靜山之因此書名未知孰是乘風過
返泰磯入丁家夾宿三月十九日嘗泊此正七月
矣再呼謝鎬飲以酒
乙酉子後乘月揚飄出夾過銅陵縣不泊未後抛北
岸避陽山磯晚復過南岸日落泊梅根港前時順
流自此至丁家夾今皆泝流西水程無恙稍風力

也池陽記云羅隱居此後從九華仍是日舟中有三樂過順風望
九華識笠澤叢書
丙戌風力稍緩午入清溪溪水碧色泊弄水亭成亭臨溪
溪杜牧詩不同入門即池州州治謁太守同年趙朝散彥博
舊文提舉常平李承議庚子長通判陳朝散靖同年
湯平甫知縣適在此
丁亥都統制寧國單承宣使時四廟俊及其子閤門
祇候政曾池宰趙宣教有清獻公之後琴未孝過上就乔爲賢參麦司
戶來迪功相嚴趙修武公順並相候約湯平甫共
飯同度陳公橋今日看殿橋即是唐李景義所謂橋是淺水橋秀鮮

橋遂至齊山嵒中太守王哲字巖之重表水半之實西且郁之遺門欣賦之千余步依
齊山記云山東西廣三里上高十餘丈其高草日齊山鉞也山四十里周圍十里此山大峯踞唐刺史
奔獸百吾山政好名爲山脚捍入清溪石色青蒼洞穴半出
水中泛舟扣其戶而進步登延慶院以舊僧慶光
爲指南環寺巖洞可見者羅漢殿後曰妙空巖在
大石中次日丹沙巖俯僂乃可入片石斜出叩之
聲柱柱然四傍屈曲皆奇石也法堂之下曰蕉峯
巖亦名唐公巖張栗字唐公嘉祐三年以熙爲華書後陵云本有黄大
臨諸人題字山之上曰春流泉進寬無底同歷武
功巖政戲即晚王逸右遂至觀音巖巖本名上清兩岸對

起三面環抱有程正輔蔣穎叔題字右轉登寄隱亭（太守吳中復名）四面皆翠石有小巖刻寄隱巖三字石上其前有熙寧甲寅重陽日太守刻致思甫題名東北乃紫微亭故基（謂杜牧之）西淮南諸山下臨秋浦清溪直接大江猥界谿洲又其傍稜起數峯奇甚謂之小九華蓋與上清巖皆齊山最勝處也崎嶇行峽中僅可通人稍前曰定力寮深不可測又其上即翠微亭是為山巔杜牧之云江涵秋影鴈初飛此地此時也東望諸峯錯立於遠山之外者九華也南望大山橫陳者大婁山嶺綠峯也北眺州

城邑屋可數大縣主山自紫微蛇蜒西來其在郡背地口與地志所謂梁昭明太子食貴池湖魚而美者其右即清溪秋浦望之全類臨安之西湖而一堤隱然爲城亦類蘇公堤此又登覽最勝處也予賦小詩云地占齊山最上頭州城宛在水中州蜿蜒正作長虹墮吸住江河萬里流又天遣江山助牧之詩村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也荀杞載牧守郡時有娠出杜州民杜筠生杜荀鶴）久之踪別徑下九頂洞上有九頂圓如盆覆中頗平廣有盤石可坐扁祐中因太守王哲易名集仙洞（哲與王个）

（前宮時屯兵即寄山易集仙以其所審微也）記洞後有穴側身可過一小洞也寶穴上穿頗類月巖而其皆山上乃唐觀郡數峯王哲易名青霄亭今亦廢其下曰獨秀巖翠壁橫峙可愛訪左史洞為馬軍寨所限出登行望許乃為霄寺之後山也其深數丈可達于寺左史謂李方玄景業也杜牧之代景業來守故為立名而張祐書之又有石燕洞大於皆石也游已還寺再登翠微亭置酒將候趙守致餽平甫賦二詩予次韻云上清別殿舊通明仙聖飛騰戶不扃出郭尚疑腸烈嶇絕堤始露微真形（堤盡猶水所觀石有普出山形在此）

奇奇怪怪無非洞下下高高總可亭但把醲醅酬絕景天風吹面徑須醒（一本）桐君早日翼天飛晚落江湖罪以微好事一時聞翠壁佳名千古記黃扉（王荀山把云或謂因判吏而名者得名于觀夾傳及也州句名東書為判吏而晏處所作覓把侶有）（書州中多君又左元和四年非因甚明而被罷相後書屢江西觀察使忠舊張江西則此山以得）（名不為無劍稍不客言判史耳）翔遊要及鶴鵝樹夕返何妨營濕衣吏得湯休奇絕可後來誰憶謝元暉訪流連雲衆人無知者甲夜歸

戊子早至郡齋中和堂（酒名九華堂秋湘堂中和堂）登肖丞相樓後游景德禪寺訪見山堂為添差路鈐王宗祈古

排闥造焉見而山已次過天慶觀謁徐鉉碑李壎篆極觀也已後赴提舉司會荷池中有秋甫堂頗幽爽會散出北門二里登青池亭俗呼望江亭以其見大江可望淮南也亦見九華諸峯亭久廢今方重立歸上南樓南門城樓也正對舜山循城而東有拱翠樓亭隷 廳又稍前即九華樓三巻相望皆下臨清溪還見九華大抵爲大婁嶺所障不能盡見諸峯大婁山極高而其名不與圖志亦不及之蜀文送菊酒與膏肉小酌於南樓夜歸吾水亭務提舉司生餉至隆興 江上隸自金陵至蕪湖二百三十里蕪湖至池

州三百九十里也州至湖口大百五十里湖口至南康軍一百里南康軍至隆興三百二十里

己丑教授陳文林 師王 總趙丞事 白量子書之子 相候赴州會坐中見梅花賦小詞云踏白江梅大都王斯際凝就兩肥霜逗庭駿閒秀秀莫待冬深雪壓風欺後 却嫌伊瘦仍怕伊僝僽榮枝曹聘蛸紫白淨靜或病其詞而不倫戲以況之乙夜蜀文出家姬小瓊舞袖翩翩往聞范至能云頃朝士姝麗有三絛謂韓無咎晁伯如家姬瓊也恭中亦聞之又作小詞云秋夜果擒客星容到天孫處眼波微注將謂牽牛度見了還非重理究索舞都無誤幾年一遇吳訝周郎蜀文近再醮有所嬈而設楅子外時候方爲雨解故戲之如此

庚寅早炊如九華而雲憂宋宰 昕 及歸州助教張家正相候過午乃能上馬時侯差忠訓郎趙良弼等同行 文年 之不可五十里至鐵券山投宿義會秀才家華屋館椽敞四山中尊有子楠登進士第新郎陽尉山深夜甚寒

辛卯早再赴葉君飯乃行尉亦並轡二十餘里至青陽縣令成文林 雷 丞能從正 賓農 主簿陳朝立迎檢程大夫 名同先祖 朱邁館于驛中尉廨即宋齊丘宅

其傍對九華 池陽記云尉廨即唐費冠卿舊居然則齊丘後復居之耳 而丘之墓在牛心山下去縣東五里赴陳朝立會以能仁院爲廨 一名慶院 羅傍有妙音院同志縣學登經史閣望九華紫翠千仞造物騁結奇巧真尤物也前青陽令右奉議郎楊元粟者極有吏才學舍乃其所葺丘云丹沟大通鎮陸至青陽繞五十里又云縣東二十里有潮其大如車而而石穴極深日三潮每潮魚蝦輒先出

壬辰早同陳簿葉尉趙忠訓出郭十餘里登雙溪亭 兩溪使虔故以名亭 度西扶嶺入能安院自此餘行歷永安

塔虎跑泉過石龍口虎跑篘此兩處地勢稍高望
雙峯九子甚奇遂入廣脩院去縣已二十五里院
字頗雅潔便寔望雙峯（蓮華如雙劍者此二峯也但其名宜改易用最高五）
情峯真人峯蓮花峯是為五老峯步至上雪潭源
高而遠仰視蓮花峯正如所倚之井其前即石門
水所注也削壁削成懸十丈怒濤鼓浪不減三峽
或豬為深淵或散為奔湍雷轟電約二百餘步為
下雪潭其間多大石水平布者數丈潭中產石斑
魚不常流有嬰珞泉水跳石上如貫珠尤為奇絶
而土人不嘗也食罷轉山而行終日觀山面殊不

厭約十餘里入無相院有觀音閣對峯巒數里留
題而去又二三里至協濟廟廟神兄弟二人日方
晡或謂化城遠不可到遂止陳朝立置酒中坐師
請人下九華溪路石陟水以為戲蒸尉體肥甚倚
隨水中溪自龍池來欲訪其源或去路太遠惟倚
兩乃至今無穢不治不果行終溪聲如太雨可聽
癸巳早値溪而入至亂山環合處登化城嶺嶺陂窄
時時回望諸峯層出殊快心日少休半霄亭已時
至化城寺寺宇甚佳唐時新羅王子金城藏脩行
之地又賦詩云江皎綠壁化城中客慍奴嗔我亦
儋及至龜山還一上為憐高閣對雙峯寺僧善脩
年八十六贈以詩云老僧九十視眈眈二十年來
不下山我得九華充法供亦能禁足老山間日尚
早愛其景物遂宿焉
甲午早下龜山行十餘里入聖泉院在院側石巖下
號無底泉試之僅二丈蓋游者未嘗測其淺深耳
水自巖出甚清缺中有五色石飯罷即行過慕善
鎮回望九華橫側高低無一同者又五里至曹溪
寺又五里至覺安寺五溪合流于此故地名五溪
寺有王子尚極密紹興六年赴湖北師所題詩主

僧白金善謀令占二孔綱逮約八日有信又五里
入大路過城巷菜元質別去又二十五里投宿馬
牙酒坊二三里有常安寺夜不果往陳朝立白青
陽致饋是行自西洪嶺入山蓋西南也終日觀山
面既至聖泉蓋自西北而出所謂山之東乃山背
手植松兩株根株亦不大但給結子耳數年前一
株方枯有王健知縣者文正公旦之後作普同塔
且營他日歸骨于此亦篤信釋氏者也飯罷謁金
地藏塔又在寺後突然一山上常時可望大江是
日適為猾鼠所豪僧祖瑛獨居塔院獻土產茶味

歛光范陳朝立以輸光歸色同萊趙行二里訪龍文泉其傍乃李太白書堂基今為張氏賞地（或謂書堂在寺僧者非）香寺自此下嶺過苦竹坑俯視群山左右對列中有平田氣象極好稍前即寨頭蓋建炎間張遇冠青陽縣官権治于此真關隘也行近藤橋雙瀑自石山對瀉未經名人題品故無聞焉又行至廢盤嶺而化城峯失化城九華最高處待稍寂寞有悔游之語俗傳十里殆不止此賦小詩云攀蘿度險提縧縱石角鉤衣屐盡穿笑訝遠尋金城藏也曾徐步玉階前又數里至龜山一上復數里尤

周益公文集游山録卷二　一百二十七

為險峻有崇壽寺慈氏閣對雙奶峯也閣有廣福寺僧院甚佳而從者偶衆殆不自由不無遺恨

乾道丁亥泛舟游山録卷第二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六九起是

乾道丁亥泛舟游山録卷第三

年十月乙未

止十二月癸亥

十月乙未朔早自白沙入小路數里游雲光寺寺亦華煥登閣望六山圍屏欲少留而提舉當平李祭院須答將至留二小詩戲之云來如貫弩先去為東總避江祖一片石留伴幽人醉又云作者正七人（賀王七人）飲中空八仙長歌詎容醉晉也合趾禪遊同趙主簿過江祖與道院主僧行餘置酒訪李白祠

周益公文集游山録卷三　一百二十八

堂但有廢牌在壁角令行餘道至石邊攀緣而下得小舟同泛清溪（圖志云清溪自此方成）溪水正碧色下淺灘數里至玉鏡潭水自南來觸岸西折彎環可喜潭深財二三丈云李白詩云江祖一片石青天掃畫屏又云溪水正南奔興作玉鏡潭皆實録也登中占小詩云清溪水色勝於藍祖石移舟下鏡潭妙絕畫屏并碧玉謫仙不見與誰談晡時回至弄水亭以五盃酌趙生偏飲其從者晚聞趙宇在九華樓上漾就見之（秋浦發源自江祖來二水至池州城外及石樓溪清溪奇山之間流來則合而為一）

丙申赴州會
丁酉特侯李倉再醵會
戊戌欲鮮維會大風雨湯侍郎之子新行在排岸文
林君清江西運幹永奉君蜀祠候侍郎年未同知
舉也
己亥大風雨夜行甚
庚子早起四望皆眾山切不知夜雪如此諸公訪別
己撑舟數十歲而風大不能進復泊亭下棠江州
經過諸公殘欲同會逆衝浪解去清莫便至清溪
口外候眾前達日本宮使風但舟不可出溪逆甬

阻滯
辛丑霜晴早出江轉至池口即梁昭明太子所謂食
貴池之魚者有廟甚雄而俗呼郭西九郎終日牽
挽夜泊戚家港
壬寅東南風大作辰後牽挽至李王河口欠之風定
拋過皆岸入長風夾而止風色却轉此去皖公山
百餘里天色清明方見今為石龍山所隔
癸卯早至宜城狀拋江午後入鴈汊下口過二九十
三弟留上人網舟置酒
甲辰為兄弟留一日再置酒北風甚駃泝流之颿如

前予同應留也夜大風極可畏
乙巳早與兄弟別北風粗可掛颿才至上口逮止牽
挽過趙屯望見皖公山夜泊汲陽狀四無人煙止
可避東北風
丙午南風鼓浪去留不可迂二里入泊橫峯港風益
高不徒則今殆哉
丁未早風靜拋江中流望皖公山如獅象戲作小詩
云太婆猶獨高秋浦皖公山正望龍舒端如牛女
隔天漢不似彭郎近小姑夜泊望江夾
戊申早行數十里日欲晡至孫公灣止登岸半里有

數民居地名九甸罔去望江縣十五里未盡潭州
客舟張氏送數升以果實答之
己酉昧明拋江已而北風作過馬當烽火磯小孤揚
颿甚駛午後風益高晡時至交石夾上口而止是日
凡三拋江最後搖蕩駭人終夜彼濤拍枕
庚戌風益横白浪如山夜不安席仆撓以殺其勢既
而徒寓民居終不交睫
辛亥風正北以攘泊未安趁白浪至湖口縣港僅能
容舟水稍落則不可泊主簿劉迪功絳監税閻成
忠漢傑權監鞫承節彭澤丞黃宣義炎彭澤簿書

迪功唐仏並相候黃丞李文通判之子嘗讀已卯
年宜城所鮮進士也問渠明遺跡云舊縣有祠去
今縣二十餘里唐末五代時徙今縣惟祠紀梁公
亦嘗令彭澤故也登岸過上鍾石之崇壽院有登
軒不臨鍾石而為張巽縣尉所占紛寺僧訪之山
乂椿燕張自云近稍芟治巖洞間多燃豐無觀以
來士大夫題字其中一石高四尺扣之拴拴然東
坡所笑者此也江水北來而濁湖水南出而清合
流僅五十里方混無為子楊次公一聯云濁浪自
分清浪影真山徒作假山看語殊中的盖山前數

石絕奇巧而不完旺全類假山耳張生飽刮剔洒
一盃不能飲命車登嶽廟歸然山之上前列五峯
殺字數畳殆一日閒高處可望淮南五祖二祖山
次至下鍾石黃福院山路捷塞攀緣而上亦有一
石闊丈餘可扣擊它石則否然則李渤所謂南聲
北音亦未為無根向者度山眾石中獨一石聲尤
答石相應東坡之詳矣問水涯尚有一響石而綠
路臨深潭蔓草蔽之予步往幾墜不測當作欄檻
路以為戒也山地稍平處前臨江湖面對廬阜左
映井邑右帶澗河洲若創一亭當為湖口絕景江

行望上下鍾石宿截崇數十丈及游其間則巖穴
亦其幽邃廢上石尤巧晚留張巽飯酬盃雨之惠
壬子風平而雨楊颿掠大孤午後過長嶺十餘里遇
豐船壞于岸前日同至交石夾商賈會程良男大
風至此遂觸石可為無厭之戒晡後次彭康軍水
味未落入泊寨中太守史碩夫奉直簽判趙無悔
宣教及楊德起解元日祈相候楊君伯母尚夫人
之使楊孫也終夜雨
癸丑欣游廬山值大雨歎揆沈迪功元寔隸登呂從
政悅吉甫書隊司户

迪功大負司理丁迪功惠卿司法張功招星子令
京文林瑾新式宋主簿陳迪功幸及其子新上元
尉鉞添差都監劉修武政趙從義伯益監稽軍酒
庫孟修武允武及其子崇紀並相候劉政悉川人
嘗為御龍直供殿巖云在殿陛間識予既赴軍會
甲寅早楊德起同其婦來留食訪星子京令親三不
欸堂京豫章豐翁子也二十登科初任臨川主簿
嘗至民家畫寢夢若老媼祭己者既覺則媼肄之
方祭亡子視其貌與食品良問媼子死之年月正
今生時此事盛傳而縊肄之後嚮群入云果無此

又過陳朱主簿宅登樓望廬山及星灣有甲秀堂
（周日語集天）對瀑布香爐峯其家藏黃太史絹寫經剛
金十七分
乙卯拂旦出西門過間先路口數里由別徑入簡寂
觀宋陸脩靜先生故居也（中道有棲隱觀及界畔咽太子書堂忌記洞門）
其傍有薇廟守者云先生煉丹井已過四步訪之
深三尺在田間酌試乃至觀中陳賢良記云觀在
白雲峯下其間一峯倚秀曰紫霄其先又有屏風
山（今日雲表收不記細）見其前一里有雞籠山（今俗名鳥籠峯）觀門
有朝真閣（今廢）殿前有先生醮石亦名禮斗石（今有）

（烏石陂以登）道藏石刻銅天尊像石醬白雲樓（今廢矣大抵皆亡）
西澗懸瀑落於廡前（住庵者亡矣）餅吾戶問歲一生相傳
先生手種者邂逅章續自称官人子平狀元之曾
孫知予中外族親甚詳豈詠妄乎與之同過虎仙
橋記云許
堅瞰衣石在澗中間道士則云少石埋尺矣進
觀達埋樹（乃黃達所植其大根又有一樹亦附子臣把石旱足而分傳石與黃達樹達埋）
次至先天觀（去宮路里許矣大後峻屋數間而已）次至祥符觀舊名
靈溪記云三武士嘗棲溪側漢武賜名齊詔修創
南唐重修今石衢甚廣而屋宇極不振自此數百

步即歸宗禪寺徙老來迎敘而後行（餘具二月中記）道中
多三擧別祠即所謂三武士其名曰唐建威李德
叉宋雲刀正廟自歸宗登山才里餘又其上八里
則紫霄峯頂有鐵浮圖九級藏舍利遠望如枯木
而晉梵僧耶舍亦有幽在其側有三里有謝景先
草堂乃杏林故地天氣未佳且無鄉導不暇傳存
杏林者後漢董奉治人疾不取資使愈者人植杏
五株然奉自有太一觀在山北或曰杏林在此而
上界太一觀耳記又言歸宗後峯半右石室中有
叟禹刻字僅百餘人無後至者過歸宗望紫霄峯

亦右瀑布行官道約三里入小路訪粟里求醉石
主人旦云此去有陶公無粟也屋曲行三里過數
道人草庵過庵背有崖古澗醉石在焉仰視飛瀑
被大石而下甚為奇觀石有杓處俗云陶公枕痕
也又指若虎跡者其說尤荒唐嘗記前人題詩云
五字高吟酒一瓢廬山千古想風標至今門外青
柳　不為東風肯折腰惜乎不記其姓名餘具記
中久之復出官道訪謝康樂經臺云地屬皇甫
道人已與之矣次至黃龍靈湯院败落特甚而湯
泉園自若或題東坡和可導絕可於壁間又十五

里落路數百步至康王景德觀觀對天柱峯倚雯
雲峯兵火後殊草創其西有四庵一院相去不遠
而記中無所取故不往復衛山月軒下臨大溪廉
水所注也終夜如大風雨聲
丙辰 會慶節焚香畢早同道士喬大和渡溪入谷
五里至舊觀其記云隋開皇後今爲某國又半里至龍泉
院破屋數間而已又十里至董氏第屋飯食畢望
簾而進此陸羽茶經第一也水熙寧元年七月更
倚所記信而有徵倚言過石磴路甚危蓋鳥道緣
崖其下即澗壑又草木蒙密前晝芟去乃能徐步

爾倚所謂平石可坐數人者正與簾對過此則大
石散亂不可行予跳躍其間徒者皆驚逐簾濺沫
襲人如霧雨毛髮凜然水初來於石峽勢猶未廣
既而散布傾瀉雖冬深水縮猶爲十餘派聞山後
乃聞先路豈非與山半之瀑同源也谷中若用兩
壯夫扶山轎則可代步然屢涉亂溪春夏泛溢亦
未易進也今日予皆徒行幸天氣晴和歸路方有
微雨四山月軒道士喬大有猶未飯且言嘗有雪
霰谷中不知也去觀五里至荊林市是爲山北江
州境大風人不能立晡時至侯溪市人圖通宗勝

禪院古有侯氏故以名溪長老不在首坐祖勝漣
川人可與語同過叟古佛塔謁西堂修頤古人推
納之兄也東塔廣福院相去二里寒甚不果往步
至居院風益甚或云寺前山中有風穴故多風飯
罷登王樂亭在庵堂後觀李後主及昭惠后畫像詣肩
吾亭兵火後僧餘此亭乃權懷弟葺東坡詩云覺吾堂下月臨卯此亭名詔書僧乃石無泉不如兌舍堂惟石泉二百五十丈尚無恙
夜寺中
丁巳早謁圓通殿舊但東本觀音今亡乃設釋迦普文殊三像于中而環以二十五圓通會食于東軒殊怡因懷老與東坡兄弟昌和而

足跡出門望馬耳石耳峯方出脉復疑大雪今日
天氣乃稍開晴過耳泉市至七里落路飯廣福庵
庵前水即石門澗也同王僧惠辨行一日餘步訪
尊勝庵下有大石高數丈長如之中若劃截可過
二三人謂之石門相傳古有僧誦尊勝呪而石開
遂以名庵庵對仙步峯記中石門澗恐非此洞又數十步至
保寧庵三面皆山其南石柱峯在焉此三庵皆治
石間澗激水碓茶磨其利次度橋上雙龍庵雙龍
謂錦繡澗及庵傍小澗之也過此且上天地十五
里或云兩傍通謂之錦繡谷蓋春時生花盛開望

之如錦繡云山路崚甚每三四里輙為亭以憩九
五亭第一亭跨澗頗雄棉行至半山有慶州道人
章庵在錦繡峯下指其傍以為竹林隱寺游人或
聞鍾鼓聲按山記云香像岡北名何那衛內有寺
其前聞鍾梵而寺隱不見其傍半里有羅漢巖亦
何那寺稍而近世誤謂之竹林耳（山竹間去自林寺）由道
入庵而上路愈崚每數十步即回視江淮無道形
者過第四亭有大石崚虛而出可坐十人一日千
里略無蔽障（俗呼石以山記以四望之名是）平視一峯上有巧
石（俗呼香爐峯以山記致之石在東林北廓路）亭午至天池禪院雖零

二沼其涸可待所謂天池今不可到號曰龍潭又
職簶峯下亦有黑龍潭祈雨則至為長老不在問
吉主遍徹登文殊亭下視職船峯望石門澗自山
委蛇而出直走于江然則尊勝庵之石門非水源
矣院有宗寧閣西天僧金總持像及貝多葉梵書
數片支佛牙觀罷同遍微謁隆禪師塔其傍即定
心石也（記中坐仙臺）一名遍指其前一峯為十八賢臺未
知是否新羅巖草深路迷不至歸院日方針復度
嶺行二里許至主簿塔（洞有主簿秋地是文殊勝光五石塔是以為名今秋）
（曾學其矣）洞視空闊又非第四亭而上可北東西二林

歷歷在眼而江州屋壁已可辨有九十九峯柳北
磬折如城堵然王韶觀文尋其下北登眺最佳處
也稍前至佛手巖雪花滿樹庵門尚閉乃知昨日
大雪今日驟霽望南山雲氣猶未散賦小詩云十
日傾陰不見山山中一夜雪封庵伊予的有惡山
分日照北山雲在南間每歲日九月便有雪至三
四月乃清云巖石空洞不止容百人下有泉水遍
徹云巖上五峯如指故為佛手近為野火焚裂矣
緣巖後細路數百步東望一峯即舊峯頂院今廢
或云其間方是錦繡谷遂予平田又下視盤石相

傳遠公講經臺也自佛手巖二三里渡小溪乃至
大林寺遺野火僅有基址其境為馮敘緣者徙寘
寶庵併今一僧據其田人無知者予按白樂天詩
心賞慕之物色乃能至其傍小徑即山下南樓賢
路也地在山頂而又平衍謝靈運詩云冬夏共霜
雪其島可知予作吊大林詩云上盡諸峯地轉平
天低雲近日多陰古來南北通雙徑此去東西效
二林虞世南碑從泯沒白居易序合椎尋康廬第
一金僊境忽使如今逐陸沉黃昏歸至天池禮文
殊求燈閃爍合離或在淮南或在近嶺島者天半

依着祢地又賦小詩云代馬朕朧照五臺南方世界只裏回一燈便是真知識不用尋波參善財足日雲散日出寒爽中甚愿秦志山中署閣花前麴蝴蝶又有萬年松羅漢綠菩薩石（即記中所謂白石是也）

戊午早同道徵望羅漢巖即下出上徵雲山半乃為兩矣由石門澗出宮路稍前即岳家市（岳飛葬母于此故為市）自此可上化成不准足力有限又山記止言石盆之美而棲閣已非昔是聘而去回視文殊亭湫在峯頂主簿陪使如杉木佛手巖屋髮髯可辨始嘆非日登涉之不易也午時至林口市（蓋二林之口）遇

香谷慧永禪師塔（義熙十年化）入西林寺即慧永道場也流水瀠繞循皆除當溜不能去寺不經火但不葺爾牛僧孺書寺額佛像帽枝冠纓訪水閣院已廢但存浮圖七級次至東林晉慧遠法師道場法師鴈門人於是寺前方與鴈門市虎溪在寺門之外山記云清溪有亭（今廢）牛僧孺大和四年書神運之殿（今殿并其書）南唐元宗題神運木（今亡）號泉匣寺下入虎溪如故殿後白蓮池（故知）晉筆（或云太宇之知閣）經藏院（經卷尚有殘缺所寫）白公草堂（記云非和故基今又亡）（殿但存階堂前對兩大池）雙玉澗（記云雙…）

（二泉出石者于桂地而得之此庚戌同故日雙松寺僧無知見遂花峯雙紀年）皇銅像（今作）傳大士實錄說（畫下五暗畫也）其唐壁畫等（今亡）上方舍利塔（保唐保有）大門（南首在）顏魯公題名（碑古在首）上方之北虎跑泉（八深）九尺五杉閣（閣後作像十大釋子所在）也井露戒壇（今亡）其西石磴三百級（岳飛母所在）滴翠亭（今廢）仲堪聰明泉（在）中佛影臺（今亡）晉朝三杉（其一岳飛）是寺最為古刹而兵火中山歸然獨存入門樓閣華與宛如仙宮長者老本然自號混融師官族也共經畢同訪遠公塔（鄰前作功德）次至然覺佛海二塔歸登五百羅漢閣望諸峯閣下即內三門也由東林二里至廣福

觀本大明公廟（保大五年九江碑記）隆靖國元年封靖明真人記云真人姓匡名續字君孝出自殷周之際此山或云受道於仙共遊此山人謂其所止為神仙之廬因以名山或云匡俗漢人漢初封越廬君故曰廬山次至太平興國宮街衢門闕氣象清華劉越石為三四尺根植地中在宮門之外仙鄉亭廢矣宮倚聖治峯正殿惟設綵訪使者像其後乃太上本命殿兩廊繪使者變相儀衛次以五百靈官又其後有雲無心堂臨流水可愛道士皆星居有劉枞者號虛谷先生嘗進易解云知宮宿不果登

新刱鍾樓而行樓名景陽華麗殊甚日暮至清虛
道人皇甫坦庵飲罷館焉被遇
太上結庵擲雲峯下自言兗州暇丘人久在川陝
嘗遇朱桃椎善布氣時時書字與人禍福或云年
七十二山中道士言其顏貌已不逮二十年前矣
近損足未能步而弟山張楮齡亦被遇　太上今
年亦得此疾異哉庵側有泉　太上題曰神泉又
為閣以藏　御書及像設
己未早皇甫道人再具飯飯訖行數百步至雲溪庵
即蓮花洞自敘也側近加不甚庵閒佳　自此卷出官道則過妙智院

及蛇岡即卯寺胡公神祀自之也風　予欵謁太一宮或謂小路
差近乃過擊牛故皆弟峽嶺亦六七里方至宗具
陽名大中雅祥有觀即董奉上昇之地大槩二十一日已記
之其事出葛洪神仙傳觀在蓮華峯下不經兵火
有界元大年韓王知證記是時猶謂之廟保大十
二年記則為觀矣宣和二年封奉為界元真人觀
中循種杏前發一株甚大具後又有種杏軒春時
不防要遊也老道士蕭惟德年七十餘未出門視
其貌盖有所養者日觀五里至擇知院對叟切華稍偏五對
山之水有不石楷峯以其為舊屋故游焉記言院後有綠野

亭志記詢問進至雙溪雲巖禪院再飯同長老世
鉤步過雲慶庵記言因流泉為池多畜魴鯉今僅
存幽崖坏假世鉤之跡令庵僧致康前導過寶積
庵殊不葺治但有程公闢師孟詩刻訪白雲亭已
為王秀才治冢其上披拊棘尋所謂盤石鳴泉久
之方見泉石誠佳而又北望湓江冝陳舜俞以為
山北最佳之庵北去江州纔二十餘里山北之院
盡矣跨躡五里上吳章嶺亂石磐牙頗亦險峻嶺
脊分江東西兩路界過界便見五老峯是為山南
嶺下有小路至知林淨慧院昭德觀會日斜僕疲

乃由官路過大富莊至相舜橋俗云秦李二人相別于此兵　已
昏黑秉燭行至尋真舖風大作入小路二三里敲
觀門道士疑為盜久之方出真諸言廬山乃元辰
福地而此觀為第八詠真洞天五老峯正在其後
而倚香爐峯記言南北山各有香爐峯
庚申登彩訪使者閣望五老峯記言漢武甚羽章錦
於屏風疊下歸相思澗今五老之峯疊石如屏障
蓋其地故自閣而望相去若在百步間廬阜之甲
觀也為題其榜曰雲錦閣取李太白屏風九疊雲
錦張之句云五老第二峯即獅子峯與九疊屏相

連山無草木曉日照之殆亦城自廊廡望之則奇
麥汚勢尤不不狀龍津在觀後一里水作坑塘色
其中数尺正黑知觀為善翔云深数十丈蓋洞天
之門云津上有龍王祠諫郎記中所謂緑淨亭也
仲廟陽廟翔日寶津已初借翔小轎令四明徐道人前導過
永福院舊名雲龍遺墟之餘方稍営葺次至疊石
庵蓋近世僧德正所創德正乃徐姓山僧卿之弟門外大石長
数丈後疊一石前靴江湖宛如池庵背即五老峯
乃几案間物涂舜俞以未見蓋後來庵宇之絶景
也記中於疊石無用志故谷源庵貴里未知是此石否次度華嚴石橋笄

嚴院今廢次至折桂院今名證寂折桂因唐李逵
吉得名記言山名暢竿原而主人不知登南唐惠
濟禪師石塔有棗雲軒而記不載不經兵火氣象
使可愛前有僧房可望湖而不見山次至解空院
其傍聖果院已廢次至谷源庵地形甚高面對里
湖記言疊石奇偉豈謂德上之庵耶後有幽泉但
屋樂無足観者自此為折桂小僮指路过柱忍下
麥嶺不莱被霜骨汰幾不能移步至雲臺庵乃得
平地庵後石崖如記中所載次至淨妙院記云古
名青牛谷即楊衡所謂隨雲步入者儼然如造仙

境門外數十歩四望五老及宅山如闔尽凡此寺
觀庵宇大抵環繞五老峯每至一處山色峯数輒
不同造物之無尽藏也師子峯尤肖今日但少雲
氣爾之次至承天白鶴觀唐流成先生劉玄和故
居舊屋僞存獨無廊廡唐杉園二丈在門内開東
北木凥巖道士不知觀前一日餘歩出官路過三
峡橋逡從者先入棲賢獨與徐道人携二僕徒由
小路為卧龍之游初過中興庵即慧日禪院次寶慶庵
近各有一道人主西祠即劉凝之庵無知者既過
祠徐道人迷路度麥嶺踰茂閒過炭窰方知路窮

得一夫引至上僊臺即祖敎院亦無僧行自此又
盤一嶺至卧龍新庵有江州蔡道人主之後行半
里過鶴庵基洛澗乃至其處蒼崖之下怒瀑涂擊
高十餘丈與几筆上雲津争為長雄凡涂舜俞所
記一無吝詞今日不憚崎嶇阻凡以為此未至而
悔既至則樂以忘勞焉鶴庵隔溪巖石層書緊如
百疊之雲中有流泉注于澗亦一佳處也望五乳
峯甚近杳藹院在其下衆留從者於棲賢逆問歸
路数里至幽逐庵今為尼居主者覺殊郵人望同
鶴剡馮京詩蓋嘗讀書于此庵前度路至上塔記

所謂拭眼禪師石像如生者舊屋甚整潔大竹成
林酌飛錫泉登環翠閣望五乳峯背自此下山數
里即至棲賢徽老不在藏主可昇眉州人學予同
庚（午鄰戊中丙辰）出程子山詩泉老詢且求一語為三兩
謁云我此同年百不能只餘霜鬢愧師兄破鉢免
可無言說共撥寒灰聽水聲亭此今春稍葺但殘
僧四五背不稱大刹飯四能同昇上人過五老玉
淵二亭山水不拿老眼而足覆矣速人至單城招
妻聟朱甲會此
辛酉拂曉自吉後度澗行里許過一日樂灘石崖坡

陀過人於此假樂陟小嶺度苐岡約四五里並五
老峯至明真尼院（亦是忠舟二城眼招與四作師遊唐石居之）水霜消
鑊扣門久之方開蓋舊屋也問尼師養爰胥嚴嚴
在平地奇石如巖古有僧坐禪其間號澗剝過石
門謂之品石其前一石甚大即記中所謂對五老
如宥客者傍有石屏亦可愛出門數十步望雲亭
瀾橫出而楊澗右里左右相對洛里佳如束舟雖
單城為察州山所蔽耳回過一日樂灘分路行三
四里入楞伽院亦古屋也正倚朱砂峯舊號白石
佛殿刻於保大中釋迦像與西林同李公擇尚書

藏書閣在東偏元豐以後留題皆存有趙天啟者
歷叔公擇作中丞勅恭確改改戶書云云無（西）有東
坡所作山房碑又刻南唐佛像野夫公擇及黃魯
直皆有題字崇德居墨竹高下三枝在鍾閣蓋公
擇妹魯直母也寺門外即上天池大林路至高陵
嵏老僧惠宝生於元豐八年云自此別有捷徑約
三里過澗入棲賢寺院院在石人峯側又里許遂
至棲賢骨肉方來同觀玉淵先是澗水斛衝愚大
石上後下欲懸布泉射極其雄壯濤殞濺瀉散為
坡塢已記言少石為敷古今不寒城下通于海矣

相對有寒泉亭泉自山又按記文訪羅漢巖宝陀
巖于僧堂之後皆無知者山上竹樹間多崖石其
下有說古泉疑自宝陀巖而出稍加剔治必得之
其南有小徑疑白雲庵路也飯罷遣徐道人秉師
歸詠其同骨肉舟過三峽橋裴回久之始知過橋
之泉為陸子泉其傍有沈錫大書廬山二字行小
路望五乳峯了然使道人高遷景德院亦舊屋有
元豐間無為子題字老僧年八云李徵古書堂去
院僅一里今廢但刻其名衢子石洗滌乃可見遂
至萬杉院上瀉翠亭（餘其三日記中）又二里入聞先登教

王亭度橋俯瞷澗中石含雲母如記所載天寒甚
大字遒致綰編欽從者而行門外招隱橋近為寺
僧徙數十步而招隱泉無人知者物色久之得于
二百步外表識之後石井依然三酌而歸路口有
披雲亭稍前即古楊梅亭基又稍前當四達之衝
即古四會亭而俗子改曰屏翠矣四望山色奇甚
側載而觀之繫背峯紛立衆峯之間鉄塔僅如一
線將至軍城一里有承天院臨溪湖僧宵彼盜刹
三人今遂不振入西門日已暮聞於城都漕郎少
嘉察院相待後將留書而去昔白樂天記匡廬奇

秀甲天下誠非虛語陳氏山記北起江州盡圓通
乃轉山南起康王觀迄於吳章嶺其序如此予今
自南而北與之相反故問津多誤然記中指名奇
特處十得六七其餘當路者遊迄曲者咨異時再
以旬日窮探極臨見可使無遺恨矣初南唐元宗
賜田給諸庵叢故所至有產業中經李成焚蕩十
存一二又就重租濟僧道往往逃移寺觀日以摧
毀近雖稍修復而廢絕為多惟舊屋則氣象終可
愛舟中賦四韻云南北周廬阜東西徧九峯要知
無毗毒痼疾有烟霞泆溥村村酒坩香院院茶馳

驅君美厭此出勝君家
壬戌五更雪打蓬平明出別郡官望廬山已橫白練
欲解去而南風作衆得衆遊路星詩云遊來未盡
登臨興且喜南風阻去船恰為予設欽罷遂携家
棹小船往為寺去軍岸僅五里水乾則路通今歲
尚深丈餘按圖經石高五丈周四百五十步九江
記云尋陽湖內隕星化石上連彭蠡下接尋陽其
石圓黑不生草木巍然孤峙獨出波際寺興於唐
景福年天祐二年賜後福里能安院本朝祥符二
年例改法安南唐戊辰歲加本朝閒寶閒宣義郎馮淨撰

記云保大中寺僧修葺元宗嘗臨幸僧齊己范文
正公章郇公王介甫平甫程公闢蔣穎叔黃魯直
父子郭功甫洪駒父皆嘗留詩又龍圖閣學士吳
仲庶中復酷愛西軒更名曰嵐漪魯直詩云龍閣
老人來賦詩謂仲庶也出色滿眼湖光千里真世
間之絕景文嘗有王京軒今皆廢但存清輝閣玄
云保大中令名西對廬阜如青天翠屏初至白云英英起
山腰少焉散漫俄復退斂已而山袂絮帽變態不
常舉酒賞之不覺狂醉午後移坐佛屋之前東南
觀巨浸右為楊瀾左為友里其中兩山如門是為

鄱陽湖由寺門而望則東北直宮亭湖西南軒窓
對流清山其背亦有湖議西北乃軍城也再擧酒
而歸晚自舟中望山色不勝眷眷再以小艇入西
草湖過東右山下觀釣魚臺鴻鴈鷗鷺偏野見人
驚飛轉而之流清港上流清庵庵在鳳凰山古殿
殘僧慨想承平之遺址回棹已黲黑過落星關攏
聲性復行二十里

癸亥早發南康北風微作已而轉南過左里揚瀾泊
珠溪而地風復作去軍已八十里有巡檢司及小
市登岸北望廬山

甲子南鵬特方行中十里至吳城山謁廟畢登望湖
亭猶見廬山也殿左有究如井異特湖中或揆來
舟則見於穴中謂之神倉云

十一月乙丑朔風順行百三十里夜宿連前渡南

丙寅日南至享考妣雨作而風順未後抵豫章泊南
浦亭亭在洪喬門職方秉云對岸即殷洪喬投
書渚也亦見水經帥汎持要清江養原及府官相
候報謁邊倅繼巖同登柱頰亭望西山以陰雨不
快心自又有可齊陸務觀所立也宋晋稭未知其
叔嘉正今是不祿

丁卯三倅（趙朝郎叔文 先佐州李淡德）轉運司主管官汪朝散適
帳幹許承直可久幹辦公事周文林（周）黃吏部（然）
及其叔李文李常州（安國）司馬經領（倬）李靖州（漢）
（英）王提擧（瀹）王南劍（岡）向郎中（莂）並相假將職柱
在小池中島二三尺狀類假山道士云每歲池水
溢則江漲枯則江落今歲又是傍有銘紹興五年
師胡世將為之張法師者年八十餘健甚爽極高
晚赤漕舟置酒留孟固叔宋晋稭孟師

戊辰安撫司機宜梁承事（季之 仲子）法王循職（中 後）新
建承諸葛從政（彬 度）監稅唐迪功（軍）蔡承事（曾）及

其弟（以之 叔宋晋）並相候赴府會登子城南樓望江心
小山

己巳赴漕司會於觀風堂周將仕（禹可 偁之子 託守）同其婦
六娘來舟中（大娘 陳德夫妹）終日（雨）

庚午早留劉錢壽知縣陳希魯教授飯未後赴邊倅
會再登柱頰亭望西山子役有散家人招孟宅安
安來舟中

辛未上藍長老了賢惠索饌來留孟周叔共享洪駒
父職方東藏寺有竣井事以同賢老見說無徳詞
前京西運判韓宣教（彪 子東）其高祖蓋中叔王之（孫）

乘久陰可厭至是晴

壬申赴府會於王閣天氣晴爽得西山之勝職方乘引水經及十道四蕃志云西山一名厭原山

癸酉馭政趙通直昌桐同年也赴劉胡二仲會胡仲送步障式俗名畫獅蓋胡人錦以氍毹而畫獅子形故云名掛息

甲戌陰經管劉(源)相候即金陵舊都統也出(門此)過天寧寺同長老登列岫亭得西山之面又過大梵寺登秋屏閣職方乘云不知誰所立但引曾子固去見西山正且盡者此閣耳又過爲補寺觀淺沙泉

馬跑泉寺有鍾元化三年御度使鍾傳造訪黃超然求觀山谷遺墨但有枯木道士賦寄老庵賦黃茶賦(理地乙漫)中濤濤酒詩又永州花光仁老畫水石二軸其一題云湖北山無地湖南水接天雲壇真富青輪墨小神仙復有跋語韓子蒼各題一詩晡後至上藍寒甚食於賢老之室搘接道士來談令次至觀音院即社牧爲齋甸撰文以石亭覆之因號石亭者(有兆羅漢五百)是日既報謁復遊覽終日甚勞

乙亥陰修武郎使持節南丹州諸軍州事武騎村莫延康參南丹迎宜州延康與兄弟爭(州)來奔朝廷寘之長沙會觀兵欲挾延康叛故徙隸章盧陵進士余允武前知郴州林奉直(振)並相候赴汪漕會於列岫亭酌淺沙馬跑泉程公闢嘗作雙泉堂滿與嗣爲記其傍即清源真人祠所謂灌口二也舊留在城內李伯紀紹興初爲師指城使可守遂在城外然其闕亦未易守也

丙子赴吮師會於孺子亭亭在東湖陳早卿所創四圍皆荷也徐宅名見水經又有徐賢亭職方乘詳載

丁丑早劉帥漕入事復午時方能定以小舟絕江爲西山之游初至沙井口按圖志云在章江西岸石

頭之上許旌陽謂吾升天後一千二百四十年豫章江心忽生沙州掩過沙井口是八百人得仙時也今相者尚數十丈陸行二十五里至真觀院(舊名林仙)登閣觀倮月羅漢拳本(正雲本)(杖)又五里入上藍莊又五里至吳增州伯思(嗣)之墳庵又五里而遠至鸞岡三徐蓋葬其傍三徐者衛尉卿延休駿省鉉內史階也元祐八年振高英作祠堂記今有畫像或謂其墓爲耕者所墾猶存盤髮式云徐氏墓在惜古墻去此猶數里而翠巖寺以鸞岡爲接山恐村民斵掘託言徐墓高英爲實之云稍前即翠

巖也棟宇深隱氣象閎壯南唐保大間有澄源禪
師無殷住此山李主甚敬之既死祭以文時
本朝建隆元年也韓熙載為之銘其後死心居此
而雲峯悅亦措道故江西號為勝地飯罷司長老
子堅步觀洪涯井深不可測舊有橋跨其上今廢
寺引崖水以給用又涯其流潄大輪為磨院去崖
數十步有奉聖宮今日崇清徐鉉為記有唐肅宗
像道士僅數人歸宿翠巖方丈觀李主賜無殷詔
書皆用澄心堂紙每書日後即押字印文如綠髮
近世自王漢之而下留題甚多予亦題云李氏世

敬桑門其賜書徧江左諸剎至於不失舊物如翠
巖者鮮矣又有御人潘浮奉議以其祖待詔所藏
太宗　真宗兩朝御書墨本數十軸寄寺中又有
程公闢與南禪師唱和皆取而觀之唯所謂唐人
寫經則非也
戊寅早泉小東循溪依嶺行一二里望所謂藥德香
右石澗流中如石盆然次度牛欄嶺後度馮家
嶺回望生米州及至香城寺榜曰咸通香城開若
八年鎮南節度使嚴景書普東晉隆中安雲駒肇
居此山嘗與陸修靜權論見北齊高僧傳今長老

如晦妙喜弟子也方丈側娑羅樹兩株葉留下垂
又有羅漢菜常以正月生飯罷杖策登山初過椎
林（或五株雅椎樹）有其間一株最大者圍丈五號將軍樹
相傳近千矣年程公闢詩云金錫雲中若有聲（寺記）
（有人自金陵四十九日見雲中）野僧同我上山行千年大椎婆
娑任老似將軍擁萬兵次至舊院基次至硯池長
一丈四尺闊六七尺程公闢詩云石頭如硯貯寒
泉全古無銅水自闊待把萬松燒作墨大書長句
滿西山次至靈觀身者坐禪石次至屋嶺高六尺
闊七尺是為香城絕頂靈觀者隋開皇初衲羅沙

彌也為孔瓊行道求僧尋僧風仇而終日寺至此
五里積雪猶未消遠眺章江畧見府城山後即江
東建昌縣界周覽移時復至寺中讀煩禪師碑二
蘇詩刻溢詞記文悉煦塔記遂還翠巖日方晡矣
同堅老登俞好亭在寺後前長老了因取寒山句
中微風吹幽松靜聽聲俞好之句而為名自作記
祖可觀皇寺場左右山環抱而舊閂正當水口即
三徐祠堂也方丈之右有半軒（也子中月）蔣穎叔有詩
又有聽松堂熙寧閒潘興嗣嘗作寢堂記澄源塔
在寺右大竹城林圍尺五六傍有齊王廟郎李王

第撫州牧景建也亦署澄源勒營捨田入寺改廟祀之法堂左階花塼猶是南唐舊物隱起之文皆踏平向來僧徒文集改也晩再同堅老及西堂三人過洪崖俯視深潭草木蒙蔽倚崖峭絶不容側窺而水聲渹洪疑其有異乃並澗十餘步使導而入始見峽中石紋十丈飛流激浪數卸倚射而左崖懸瀑數道相去三丈妙絶不減棲賢之三峽又其右多磨可生前此僧道皆不知但窺井而已若非再至幾成徒行上僧善權巽中舊題詩云水發杳滅源度澗隨曲折斜流兩崖瞰淵湧雙石鬭怒

歸銀漢浪淙下大古雪跳波落舟井勢尺聲白歌戢慶歸平川與世濯塵熱飛渠瞰雲岩洞視埭毛髮建峯翳層陰老木森羽卸洪崖古仙子球秀揭殘月冊成已嘽䶱井臼見遺烈我亦辭道山浮孟愛清絶攀松一舒嘯哭風被林樾尚想騎雲稍重來飲芳寮亦佳作也前登雲長老應過廬陵入過

其寮飲湯

己卯拂旦游洪巖育禪院去翠巖十里而近道中石磵湍流深激可愛度落馬嶺乃至長老法遵單丁住持本白石道者知新所居殿宇甚小法堂已摧

復至寮外對梅萮如屏障

真宗嘗御製詞詩四篇賜智新有明珠爲戒嘗無玷拳石流裡永不飢之句謂其養白石而食也其餘勅劄皆在又有小金龜重十一錢（皆刻可令入章聖祖宝服）（刻大中祥符神仙化縣）沈香刻三教像一合龍人物極工又佛像一合龍金字法華經七卷（後有唐大中八年此五來知從是元）（本院史記并抄昌梵悅言陀言所抄）銀字法華經七卷（凡佛名卷支之數則金書）夾墻金剛經一卷（間以金字同上）菩提葉四片文殊像（絲絞）（不可手卷）羅漢十六軸佛一軸道者真（爲極精）皆賜物也知新又嘗住西京應天院歸徽翠巖同堅老及

二三西堂再過洪崖芟草開道坐崖石汲泉烹茶縱觀飛瀑而行堅老遂別三徐祠下至江殉僅三十里昳日蓋溪而建也新昌尉周廸功（承節率援）留剩復來大風歸舟猶未息晡後掛颿遙發原還使飛蓋岸邊不能留也行十六七里泊石洲夾李全持永和書來

庚辰五鼓雨雪交作乘風而行辰時至生米鎮（一無西着）（陶陽得名見十之僕許大遣來二集君會）王陸之轎未至以小舟迎至德觀觀在洲上四面皆水相傳施肩吾釣臺唐則天特網怠弛置觀矣尺後重造尚未備惟壇上栢

一株甚大云慧超所種也有軒臨江可觀命二道
士奕謗甚取酒飲之併飲知觀胡天常午未間玉
隆人輪方至不恭行劉信自府中來
辛巳黎明携家登岸雨雖止泥濘溪舒有與者甚勞
約四十里乃至玉隆是爲道家逍遥山福地前有
胡詹廟（漢州二支）次度龍岡橋按玉隆在西山之南初
不見西山惟此橋暮見之而言西山則起於玉隆
終於吳城山其間寺觀約數日可周又有天寶洞
在三十里間云次有龍岡亭八月一日閣觀則以
七月二十八日於此設爭嘗醮知宮能師古副宮

能大正來迎餘子道延閣下宮本金氏宅許旌陽
求得之晉寧康二年八月一日受命十五日上升
初名遊帷觀徐鉉纂碩大中祥符間改爲玉隆觀
和二年封神功妙濟真君六年如玉隆萬壽宮之
號仍循脩之東爲三清殿次真君殿次道館皆背
横列爲屋數百楹真君殿前古栢圍杖五尺（十二真君）
（傳云真人手植）其半已枯每歲八月閣觀將四方之人紛
至株其葉以療病左有丹井已皆有藥舊石至旧
亦裂矣又有脩行鐘刻姓名甚多正日戊辰歲號
本朝閣實初也宮門外有大周洪崖山洞真先生

胡尊師碑司馬真撰（其文稱名慧日利真）碑言尊師名超（即慧）
（明超）長安三年葬肝母彰之西合里山道言墳猶釋
氏精舍也今肝墳在道是閣墻外亦有巨栢圍大
五而不枯舊有亭今廢（肝母之母）蓋此去筠州及奉新
皆六十里
壬午早焚香畢再周覽而行宮西而百步有小觀榜
曰大虛真人上升於此舊名宣詔府有係大五年
丁未歲陳元裕記治平四年吳彩鸞得名（劉萬高國道建）
（在新祿）未後復至生米鎮監度使（丘下）班抵應援宏
者河間人辛巳歲隸大濮軍李賀自海道傳以來

承吉郎新吉州指使操於求領劉州許之解維牽
挽終十餘里宿下石溪
癸未無風行甚緩晚泊市汊筠河向此出人煙甚盛
號新義鎮聞歲有火災
甲申無風晡後過撫州河口夜宿果綠灣
乙酉雨阻可掛帆早至曲江鎮（去豐城十五里）趙常熟無答
來迎同至其所寓正悟寺有枚碑記寺興於隋而
葺於偽吳乾貞中殿背面壁分書驪山華山圖云
是郭熙筆臨流有肉觀程子山曾留詩無答云對
岸漁者近復古洗礦冝候王三字又有罍刻陽逐

富青等字午狩次豐城李宰原德恭椎師且吳宰
千衆並相候祝南安添羅歸綖至暑屢賓氣亭夜
留馮椎草飲雷電作而雨
丙戌風順冒雨行四十里尉船餉大舟幾覆與去歲
遇風濤之地相迓也晚未至樟頭七八里宿
丁亥午後至臨江軍太守李仲權通判趙奉議伯淤
歸參靳迪功師孟司户章迪功子遊知清江縣張宣義
陶丞趙承事彥檟主簿桂迪功廸主管王滁觀任朝
奉子嚴新知興國軍向朝奉伯海新通判邵
州向奉議伯元軍學教授唐迪功文冏新吉州

教授楊從政仲恩梃並相候唐楊皆同年也訪王元
老寺丞之妻家五娘家元老鄙人宋即先妣外家
其子坪權新州陽春今以死泊舟行衙即育院也
戊子早至軍學觀石刻趙李守會軍治樓富壽閣後
圃有清江臺對閤皁山山雖小頗類康廬江心又
有蕭諸晩別任子嚴同遊盤園飲于喜歸堂二鼓
歸大吐
己丑軍中以久雨祈晴起向伯海元帝會卿林益亭
歸已日莫棧舟孔孝寺下是日欲留兩同年飲客
稍不暇以酒果遺之軍治側有中大夫曹戩家因

卿地得古塞御杇而榰如故其中皆清水道骨具
存本梳摘在驗塼志云開寶年癸葯州東鄉村葢
此地初隸筠後方直臨江城卸迭徙如此江漲
庚寅早移舟慧力寺下攜家往游去歲至此亦是日
也已初鮮去風稍順至石口亦暮夜距清泥數
里離軍財四十餘里耳終日對閤皁山閤皂本春
陸去可三十里來歲當來遊
辛卯風正已時至新淦縣宰陳通直孝臨江判官張
文林權孟之新吉州永豐尉謝迪功永份蔡秀才燮字
光明卿人也家業吉門客書多謝生時致政楊宣教秋南國並相

候徐各皆去歲相見者報詞過市中謁陶母暮有
徐踖碑陳德夫侍其母及姊妹來舟中具飯待之
楊圃南送沂綿王笥山實錄
壬辰廬陵丞胡從政思成級過相候辰後解舟晩泊
峽江灘下非風力不能至也
癸巳早上峽江灘望玉笥晩將至桐江橫宿
十二月甲午朔午後十四弟平上人來過得胡邦衡
梅字韻詩各之過元潭登崇元觀觀許旌楊鐵其
長不盈尺未必舊物也殿對大樟或云旌楊手植
其上數十步江水盤渦潭在其中或云封蛟之穴

也望山項有石相傳桂陽試劍石也晚過元石灘
宿勞橋
乙丑長道及永和相識皆來迎同至吉水縣少泊知
縣左奉議郎楊澥太和主簿右迪功郎王正之監
酒稅陳承節邦傑尉倪迪功邦基萬安簿朱從政
萊新卯州長寄尉馬之中通監廟吉甫承信郎彭
思元並相候午後與長道陳立夫小酌索風解舟
晚泊每林渡
丙申早東風拋齊虹亭守倅及群官來送李侄甥自
永和來印報十一月四日行朝大雪電以丙五日

降詔責大臣九日宣麻左相葉顒右相魏杞並以
本官宮觀陳俊卿還參政劉洪除同知
丁酉兩赴州會
戊戌賜大雪巳後至永和歸家飯訖胡邦衡相候招
季懷以小舟置酒同至値夏報謁巳二鼓復飲三
杯後頗流歸以月黑而止
己亥早還舟中具飯留長道七兄及鄉人孫次山司
法蔡伯高興伯
庚子同老妻至寺居以經水柱楞稍葺之
辛丑陰雨不已七兄來舟中小酌連日遣數慶提書
人蛸勞
壬寅莫長岡趙從政彦侁自成中來留飲
癸卯前寧都宰周通直繪朱游朱季兄並相候
甲辰馬伯達相候之清子也兩日方晴霽晚復雨
乙巳後遷入舊宮
丙午家集遣漕舟還豫章
戊申至長岡赴長道會晚雨寒天氣殊新情
己酉早留武次韋飯晚待陳平叔
庚戌早令照光待隆慶達老又待本覺信本宗及青
原行者祖榆宗將守岡極庵榆幹庄也晚報七兄

辛亥早至江頭送七兄及嫂如衡陽具飯待長道及
孫大同司戶
壬子立春舉杯應節
癸丑晴宗上人過岡極庵
甲寅早留胡德源飯午後小兒醫范世事來亦飯之
丙辰早微雪旋霽招長道飯趙從義適至同之午後
頭痛甚以脈候又生感寒也
戊午架順之自青原來因招長道共飲得武義兄十
一月十六日書聞未得代
庚申季懷以小詩送六出梅一枝自歸今日方到西

屋梅已闌熳
辛酉聞大兄爲發守劾不晉財賦思得祠
壬戌覲山逮徐輿至聞外舅以十月二十六日葬
癸亥黃昏雨殺李外氏

周益公文集游山錄卷三　　一百六十三

乾道丁亥游山錄卷第三

乾道庚寅南歸守闕到法當奏事以四月六日丁亥起是年四月丁亥至七月辛丑

挈家泛舟入浙

丁亥早發求和鄭庚子長秀才借行件綸請書也入城應接人事泊母候春亭宇倅來餞飲乙夜散與兄弟宿亭上

戊子早三兄先歸江漲風靜微頃至吉水縣官相候矛理甥與送客皆還惟求和十七客少留因置酒爲餞同長道赴莫宰會

乙丑早放舟至白沙李家過羅陂赴羅子行夫婦及其兄思齊會蕭伯和技詩叉新業南方風大作維而甚雨夜歸宿舟中小艇溺

庚寅辭羅氏會白沙相對有石牛潭其岸耶隋以前州城周向有故基及南郭之名

辛卯補特劉子澄子和毋來同長道子行會飯於江閣長道辭歸

壬辰早發白沙羅思齊子行蕭秀才特起送別於三千里外晚抵新淦縣權令樂安城丞程從政說新安人丞許修戕州人湖州人書簿彭叔才監稅黃建功濟刑提郭彥之

係揚圍南張司理拔叢縣丞（世龍字伯先）新湖北提刑
司幹官余廸功（永錫）又共趂鄉貢進士鎰並相候
永錫蓋紹興褒公之曾孫今褒公諸孫或在曲江
或在西山皆爲農惟居新淦者爲士人永錫以隆
興詔書求勲賢之後得官
癸巳早十二弟婦之母郭氏及韓保之侍郎之孫十
五郎霈來舟中留飯晚赴董子羽會
甲午早發新淦南風浩然午後至臨江軍泊貢院前
太守施承議（興祖）通判王朝奉（同老）知清江縣李
丞議（端卿）丞李從政（五）知録王從政（子肃）監贍軍

庫李廸功（李祥）監税劉從議（宗孟）又向伯海之壻
朱司理（文淵又之子）蕭韓尉（緒）並相候鮮后新宰德倖郭
仲賢（份）併招揚謹仲劉子和子澄飯韓戴甫及十
五郎送別予此戴甫名翊胄與沙胄棘胄宵節之
和之子得缘章報三月二十五日改除閣憲
乙未新邵倅魏大夫（彦號）張直閣（永年自叔卿之子）（萬）何秀
才（光顏韓保之壻）並相候軍學教授張廸功（汝）新宜春尉
彭廸功（屯年）新衡陽簿陳廸功（珂）並惠詩赴任于
巖運使會盤園廣袤數里高下因山川頗有野興
丙申新淦迎檢嵩成忠（岑）李滓之（緯）並相候赴程德

遠經略會於慧力寺之江月軒
丁酉訪向伯海倫觀鄉林圃亭海棠數百株在南埭
如餘韓洞花時亦佳哉晚赴軍會
戊戌早解舟未時抵豊城縣泊寶糸亭李令（愿）丞
李（?）監税高（炳）簿何（煒）馬君壽朱秀才（棋）寶（?）宮教陸
朝奉（易）並相候
己亥早赴清都觀正法寺開啓天甲節清都本是
真人戰舊宅云處中收閣憲信劄午後胡從周來
議來自隆興晚赴李令會於清擬宜舊有物華亭
今存遺址

庚子家人赴馬君壽內人飯
辛丑晚赴朱秀才會
壬寅早暴風可畏從舟稅亭未後解維邑官置酒曲
江僧寺二鼓後散
癸卯早建印司急足周權持辭免文字之臨安行三
十里過漕司所假舟從馬鋪時宿小橋
甲辰早次隆興府帥吳明可漕任希純曾李欽相迓
於南浦亭夜大雷風雨甚可駭張彥自永和來
乙巳赴二漕會
丙午赴府會於南園

丁未赴黃季文恭議會
己酉赴府會於東湖孺子亭按洪芻職方集云湖在郡東南周廣五里鄭元云十里一百二十步今士大夫家多創樓閣以環之城中奇觀也酒三行泛舟過總持院本唐僧子吹所造吹精太一術能祈雨乞晴今有井祈求不廢雷室之後有澹臺滅明墓芻云使記雖言滅明居是又有渡江斬蛟之事然豫章非真是尚可疑也平江亦居臺墓有院中老僧年七十夂從徐師川游能寫字鼓琴自搃持過講武亭復登舟勸酬歸飲南園夜分散

庚戌諸公來別達周志學張彦歸廬陵即辭維遇熊舍鎮監官承節郎范淵來迎宿昌邑山
五月辛亥朔風雨姚媪忌午後抵吳城山謁廟少休看經閣方知東坡所留石碏向在取而觀之近歲過客又拾一矢形稍大而色青不若舊物之古也廟側有婁池池中有小石浮水面祝史云貢禈三年爲界每年四百千省納隆興公庫晉江朱丞彭年送別于此
壬子早陰靄風逆行二十餘里而晴風色亦順揚帆頻駛未後抵南康軍太守錢奉直端立文子堪簽判王

朝散松溪州人星子鍾令並相候
癸丑早肖輿過簡寂觀門外許堅石初爲沙石所埋前歲大水後出與觀知歐陽齊年對泉石小酌食餅苦笋名不虛得齊年求詩爲賦一篇云疏食少間茶亦耳况逢苦笋十分餅君看崖頰留餘液端爲森森正且嚴飯罷道入捿真觀即梁昭明書堂前進欲而未至者荒無殊甚次至開先主僧虛席殊不成叢林而飛橋已爲大水所衝火熄方文首坐川僧文惠粗可語同訪招隱泉有亭復之矣日斜歸

甲寅赴軍會坐五老亭甚久而晴嵐飛霧殊不滿人意晚士人又求和王忠各以兩舟競渡
己卯凌晨冒大雨陸行四十餘里至延真柏德觀知觀陳柎叔與江州樂頌教授相會飲菖蒲酒五行同登閣而別由間道渡溪入淨慧院主僧爭一此兩處歲旨前歲所未至者未後出山泥塗險微殊以爲勸脫投宿尋真觀與道士湯善翔小酌雲錦閣步行近一里至雲澤廟望詠真湫
丙辰晴早過白鶴觀棲賢寺愈蕭索主僧數易故也獨登五老亭坐玉淵又三峽橋而行約十里飯羅

漢院院不經兵火而住持不得人日日就摧毀近
者長老方葺僧堂又引去今藏殿法堂童行堂之
屬氣象猶壯偉未時還軍別太守而下欲解纜南
風太高遂止
丁巳拂旦離南康風順而高舟過大孤軒簸可畏午
後久湖口縣界漲岸即行日正午泊交石交舟人
欲止姑聽之晚有暴風雨
戊午早以風逆已時方解舟過馬當泊波斯夾約行
百餘里
己未風正揚帆而下午後以馬汊風猛而攙泊對岸

港中移時復行三十餘里泊棵家渡是日約行二
百餘里
庚申北風大作晡後稍息移舟十餘里泊長風沙距
舒州一百三十里云
辛酉早北風未止行四十里至大雲倉移時浪稍平
又行四十里至至蔣家汊遂止夜月佳甚風稍定
壬戌早復有北風拋過南岸而浪稍平遂行四十里
至池口市豐酪復行八十里未後至大通鎮雲氣
稍變舟人遂止池卒李琳參省與游九華者方以
尊酒思丁亥之游今復還望山色色春々不已五

更後大風自西來繼以大雷雨舟撞蕩不可立明
舡相去綫數丈沉焉予舟本泊于彼臨夜稍徙僅
免於難
癸亥早南風掛帆行近四十里斤雲忽在頭上轉為
北風兩舟相望篙師皆失色無措急令轉拖就颿
送行十餘里入銅陵夾方定午時至銅陵縣泊綉
衣亭下游天王禪寺今名護法殘僧敗屋不類叢
林山谷集有銅官僧舍得尚書郎趙宗閔墨竹一
枝筆勢拔天行為作小詩二首省郎潦倒今何處
敗壁風生霜竹枝滿世閻劉李翰墨誰為真賞拂

蛛絲獨來野寺無人識故作寒崖雪壓枝想得平
生藏糾手只今猶在槩知綠詩與竹皆不復存寺
後山上有雷覽亭望江流凡三夾對岸即濡須也
五里有寶雲寺李白祠堂在焉十里有銅坑知縣
右承務郎閻義相候德天郎中之子也邑在亂山
中殊陋
甲子北風復作夜來月色如晝波伏不興今乃阻滯
如此閤宰送別於石龍磯々下有銅雖為三門而
淺局無足觀稍前江邊有瑪瑙石行三十里入丁
家夾過抜子磯晚抵繁昌縣泊于對岸是日約行

百里泝流之驅相屬既泊而風頓定
乙丑早風復作行夾中約四十里近月子港而止過
此復出大江故也
丙寅風定鷄舟鳥果月鮮維過三山磯入青射火望
魯江口遂入蕪湖泊吳波亭下日向已夫知縣呂
通直邢同公志丞韓承務琳主簿徐迪功士龍州人室尉
王廸功諧人袁州務並相候
丁卯雨忞至吉祥寺長老師勆庸人王尉云蕪湖絕
無士人秋試不滿百來有登科者近世兩人發解
又寄庄云夜未風

戊辰風雨稍止晨發蕪湖過褐山磯又過和州裕溪
河截稅之舟紛紜愈甚至投兎石久之方去未時
次太平州太守周元特倅葉朝請易添倅錢宗丞
四教授吳文林博古添差教授揚文林仲判官趙
文林子覲推官趙從事不伎知錄趙修職多峰司
理慶廸功偕司戶林廸功顒司法王從政孫富塗
宰王通直推向己見之主簿林廸功浩尉趙修職秀
解路分都監宋又夫實添差路分孫大夫蘇又其
子閣門祇候顯祖同年丁憂趙司法秀華並相候
己巳赴州會風雨不已天氣如暮秋借郡舟易豫章
者
庚午新徽州通判劉大夫枝之盃秀才旦相候舟赴
州飲初約會於凌敲風雨而止飲罷獨往北舊加
莽塔之後又創懷古堂根埋雨不見歷陽略至廣
福寺長老惠明
辛未早詣天慶觀萬壽寺滿散 天申節次赴錫宴
日欲晡華晩元特講通家之禮二鼓後歸是日雖
時有微雨而其晴也以託事
壬申早雨倣積舟行小河甚鈌至採石鎮以雲氣駮
雜少雷已而復行泊慈湖夾方午未間也東坡有

阻風五絕句即此
癸酉早行飯後入揭淹午時泊新河口
甲戌風色不可行黃圯老運使自城中來使志道侍
郎以發運使過九江同其出城以小舟謁之
乙亥赴圯老會於清涼寺寺有德慶堂李主所書閣
左僕射陳俊卿以大觀文知福州
丙子早乘便風出新河午時過長蘆寺漲水江溢去
寺才十餘步不暇游也日欲晡次真州太守王朝
請晷相候
丁丑蚤欲行會大雨不敢解赴王守飯於山堂之澄

瀾閣同報恩長老巘崇登塔兩級望金山及揚州
大明寺塔遂同過漕司東園即六一先生爲發運
副使許元作記者去歲淮南運判呂正己即舊址
新之所謂拂云之亭澄虛之閣畫舫之舟清燕之
堂皆具焉添差提刑司幹官張從政朝教授鄭從
事汝諧相候張幹毗陵宜興人藏古石刻婕當有
泰山秦碑奇甚表弟章汶之運幹適遇滁陽見其
病子元作

戊寅早辭維已時至鎮江府太守舉子平直閣通判
章朝請汝陶朝奉之真總屬史承奉亦正相候挽

來潮方能入閘未至第三閘遇淺而止
己卯早入第三閘而連夕大雨水漲衆閘不開遂丘
爲都統制戒大尉閭相候是日晏至雨尤甚
閏五月庚辰朔早至丹陽館使客之館也閘甚赴舉
守素飯於普照寺長老慧照興化人雨稍止偕鄭
子長及倫上耳露寺不到已八十年鎮江因北固
山以爲城而寺在山上東坡詩云古郡山爲城層
梯轉朱欄盡之矣觀狠石鐵鑊手劄公像舍利塔
所謂陸孫徽師子惟有近歲畫本餘皆古矣舊多
景樓乃竹者堂去年太守陳太蘇侍郎別卜地起

樓甚雄壯同長老化昭飯焉金焦二山在左右而
兩對瓜州似勝舊基也
辛巳早同鄭子長冒大風雨登浮玉亭亭在江邊獨
山上謂或此即浮玉山故創亭焉傍有小石山是
爲蒜山又其傍有土山堅號土山土紋皆堅故也
登舟風益大衝浪至金山龍游寺長老寶印川人
有衆二百楼宇鼎新寺統山臨水爲屋故諺云金
山屋裏山焦山山裏屋蓋實錄也三門借石牌山
爲樑乃江中一石峯耳其外小山稍有樹木而鳥
雀不棲者世傳爲郭璞墓或爲謂石牌山正爲浮

玉水漲不能渡唐人於此鑄鏡南岸創亭者非也
別有鶻山以鶻棲得名寺有雄跨堂頗雄偉洪景
伯書頗觀音殿下臨龍湫長老云頃年軍士習水
戰窂墜石測之深三十二丈而揚子江心深七十
餘丈云會飯於方丈白綠糕黑鹹鼓糖豆粥三者
山中之精饌也登妙高臺烹茶壁間有坡公畫像
初公族姪成都中和院僧表祥畫公像求贊公題
云目若新生之犢心如不繫之舟要問平生功業
黄州惠州崖州集中不載蜀人傳之今見于此茶
罷上絕頂觀坡及晁無咎題字轉至頭陀嵓頭陀

姓裴唐貞元中蔓金于山而得名者間此凿舊乃
蚊窩也中濡泉在水陸堂中陸羽品江心之水比
與同味酌之聞京口城中井水皆鹹獨耳泉僅一
二去日午觀僧齋畢過歙州門僧揚皆通江晏漆
方至馬擱肱駭太抵寺之軒窓無不臨水而此尤
可畏戰技餅餌色色畢集初欲自此下焦山而風
雨殊未止復衝巨浪還西津亦危道也謂下元水
府廟而歸
壬午招進士張大亨為咸樞案脉黄州守揚直閣由
義及府學教授熊克並相候午時開閘糟後方抵

毋揚館
癸未早別諸公道過總領所登供軍堂得江樓苑信
亭皆洪景伯所葺也聞府治連滄樓甚佳恨不一
至京口多以山為城耶城為登覽之所如多景得
江連滄之類雖曰樓實臺耳歸而解舟河道隘塞
行甚緩送客相見於門已未後晚行三鋪共二十
七里宿馬雨不止
甲申早大雨舟行隔堤望練湖(究五方四十里)自難鎮江皆
所流又南風打頭牽挽者泥淖沒脛未後次丹陽
縣古曲阿也令陳從政(玠)丞沈從事(宋)尉汪埏

功並相候於北使之館陳德自崑山來天色稍霽
順流行三鋪宿搁口(自丹陽至呂城四十三里呂城至奔牛兩鋪九鋪每鋪十三里共五里奔牛至常州四鋪共三十六里)
乙酉晴早過呂城閘至奔牛鎮水淺閘不開監鎮沈
修職(元揚)數十夫自支港盤舟曲折而過晚次常
州太守李元佐大夫通判張仲固一監丞相候
丙戌赴州會賓客往復不能記換舟還當所假者
丁亥早赴李守素飯於感慈寺未後解維抵暮促行
十三里宿小井
戊子南風益高牽挽費力黄昏方次無錫縣宰吳奉

議澧丞趙宣義善卞相候
己丑早謁蔣丞相方務德侍郎張茂才(松)運使適相
值戴子善秘書子微墓法要居並訪之午間携家
游惠山住持法暉年七十八矣同上南北陶酌陸
子泉水泉能刹泉憑水陸池檻觀電錢而歸赴蔣
丞相會
庚寅早方務德張茂才約周爵子才避暑惠山留連
至夜九七飲茶歸色即行仲賢自崑山來述
辛卯未後至平江知府汪聖錫提舉常平萬國瑞相
候於姑蘇館

壬辰至從母宅赴府會於齊雲接池光亭晚招賢仲
子長置酒姑蘇臺勸酹百花洲暴風雨
癸巳同家人赴從母會留連竟日仲賢先還崑山
甲午早赴葯圃瑞會夜携家賞月姑蘇臺
乙未王仲謨兄弟及數親舊皆自崑山来
丙申早就百花洲具飯侍崑山諸親王節使推相候
晚辭維抵門而止
丁酉早出盤門如崑山縣以塘路猗抵轉湖瀼土人謂之
皇天為正值東南風打頭撑篙甚劳晡時方抵下学
讀迎府城纔十二里是莫仲寧自縣来小酌

戊戌終日逆風牽挽進寸退尺一更後方抵崑山捆
外知縣石宣教郎劉理監稅武功孫大夫德相候
己亥毋轉而南越两時方抵妻家王德温兄弟李四
九將仕五十將仕張祭判宗鄭提幹華陳教授九
思司户九德錢塘孫宰昕瑞昌錢簿求剛郁子文
並相候夜飲四鼓散浴而後寢
庚子鄭通判俊總幹晋表主簿字卞郁九一解元并
王點縣卯逢三一解元並相候
辛丑吳丁丞三長以撤視涝回云崑山管内計田二
百四十餘萬畝

壬寅早就東寺具飯侍趙常熟及丁丞寺今為
安穆皇后功德院賜額曰薦嚴資福長老普璇淳
實人也新蕭山尉揚典功拡及其壻新長興尉陳
建功茂英相候
癸卯相士三衢徐璿来
甲辰赴仲謨會前吉水莊丞相候
乙巳早發外舅塋午後留李良佐酌平江柯山泉前
安吉丞鄭宣義顧新淮西運幹鄒承事臨國學進
士陸日新並相候
戊申新湖州梅溪監鎮錢典功永存相候晚赴仲顕

會
六月庚戌朔添監趙承節伯社相候赴觀音庵寂照
大師若欽飯桑雨凉過山寺報謁訪老僧法回坐
至塔院山之絶項也凉甚
辛亥早赴仲告會初泊母外姑宅前而東西照不可
過惟磬折可避仗為橋碍乃移舟南門津晚宿西
捆
壬子早随潮行舟午時泊岸距舊處才十餘步阻於
一橋為此迂枉
癸丑國子吳仁傑字斗南携所辭古周易及啟事相

候

甲寅新臨江通判宣教不比相候

辛酉貸産藥人夏彦興恭頗能爽今與仲顯對盞署

求日無以度故也

壬戌招沈寬仕登案脉累日苦脾疾心氣極不能史

癸亥体中稍快暑甚夜月却清明晋仲謨兄弟露坐

小酌

甲子莫易過乞之益留手良佐小酌

乙丑晚以小舟入城

丙寅辰後入妻門至從母宅

丁卯飯罷謁汪守館于膳儀堂

戊辰聖錫云幼年初讀陳無己集有代人乞郡劄子

一見便疑為代傳充命作後閱傳集果然乃知宿

世讀書之說可信聖錫疑無己後身也

己巳久不收求和書甚懸情今日連得閏月十二日

以前三書知十三弟得子不勝其喜小汪云有書

號類文隋特集兩漢以來古文多今時所無知曹

植文尤衆集植中未嘗載

庚午早赴莳團端提學會謁李直閣角能舊提刑也

是日范至能借大資政醴泉使侍讀使大金來陵

寝又正受書儀過此晚謁之姑蘇館副使盧濟

辛未五更別汪聖錫莳團端再過從母宅終日雨涼

莳子功監丞相候赴江西帥幕過此也

壬申復熱輔肸輜重自崑山來別從母茂之出妻門

登府中所借冊為奏事之行晚次吳江縣

癸酉早走過長橋入體庵主人知縣君份又其子皆

死惟二孫在淦蘇養直詩於宜芳亭是日大暑或

行或止惟舟人是聽

甲戌早次秀州泊驛亭方務德侍郎權州趙直閣師

燮秀（王孫）通判朱通直（自來侍郎聖之後康叔之曾孫）判官鄭從事（伯英）

司理邵吟職（之輔之子）主簿並相候入城報謁憇精嚴寺

晚赴務德飯為術士劉演談命舊號江西牧童今

日聽覺生二更解舟

乙亥遠中收王致君正言書轉致四明六十九姑書

姑蓋族叔祖姚之女己丑生嫁黄氏丁亥秋喪夫

生四子長小二郎（直翁伯 甲辰生）隱次小四郎（直優 丑生）癸次

十一郎（直見 未生）乙次十四郎（直里 丑生）三女大姐歸吳

氏（年四十六 己巳生）二姐歸王敦禮（年四十二 己丑生）三姐歸吳

氏輛賊今居奉化縣黄郎中宅晚過崇德縣縣令

吳從事道夫相候即行

丙子早抵長安閘終日伺候啟閘邇莫粘能過大暑
不可堪夜氣稍凉連夕進挽
丁丑早抵受告命尋抵臨安閘飯後入北關門推寓
普惠院北郊時庚辰春到闕亦館此主僧善倫相別
十餘年矣
戊寅药圜器司業邵伯共博士款話終日晚曾彦質
来談命鄧人也自稱將仕郎曾誠修飲之
七月己卯朔李仁甫壽秘監范至先工部相過仁甫
新除湖北漕
庚辰同年劉文潛𡨴著作相過劉阜質伯繼之胡邦
衡侍郎携其来既借李德章常知縣修文巷小宅
徙居以北寺太僻遠也設榻小樓甚無蚊蚋殊覺
安寢客云昨日進呈予到國門狀 上再三稱能
文
辛巳药圜器及沈特要稔正携其来
壬午汪仲嘉大猷王宣子三侍郎張欽夫吏部鄭必
嘉禮部並相候袁弟三十七監廟澤四一縣尉湘
同日上饒来留款
甲申黄通老尚書尤延之袁之宗丞劉重卿及其二子
並相候延之云雨月来自厘務官而上外補殷趣

死亡者僅四十人亦氣數使然留呂伯共王得卿
飯李德章送酉酒甚其飲曾彦質
戊子留袁兄郭元嘉之子撲及王得卿飲許李立調
汀州判官訪别
己丑袁老娘来年八十三甚健
辛卯連日腹疾為崇初聞車駕来日孟享景靈既而
值雨展日閤門忽報来早引對病中甚以為憂
壬辰平明入和寧門對于後殿次堂茶次過六部備
謁長貳郎官次至虞相梁參府晚赴張欽夫呂伯
共會同坐新秀州守曾原伯逢

癸巳劬勞之日胡邦衡惠詩食素終日講人事
甲午早臺參次謁四臺官次别二府竟日奔走泥塗
中暮歸寓館應酬書天勞倦不可言幸腹疾少損
乙未早臺辭畢即出湧金門药圜器沈持要范至先
置餞於挪州李孝叔孝朝吏部繼至俄報有奉常
集西掖之除既而乃少蓬翰苑也問執政進呈之
留 上曰甚好但恐丈異耳初擬少蓬它日兼掌
制 上曰使令兼内制可也秋暑酷甚脉有酒所
夜置舟及湖賞月二鼓後歸
丙申早受省劄即上辭免状又受唐勘朝散郎告

戊戌　車駕詣　景靈宮館中同官相邀秘書丞
李處全粹伯郎陳騤叔進張淵叔潛佐劉焞文
潛林光朝謙之校書郎楊興宗似之蘭國畀捉之
趙汝愚子直正字丁時發子章馮田宗異
己亥宰執分詣
庚子受辭免不允劄子
辛丑早入秘書省供職前月秘閣詹忍催火盝李仁
甫云昔御史門臺壞而司馬光去今秘閣催芸其
去予已而果除直顯謨閣湖北運副臨安修葺凡
用八千緡費日方訖工而予今日上初不知也

乾道庚寅奏事錄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七十一　乾道壬辰南歸錄

起是年二月丙辰止六月庚申

乾道壬辰二月乙卯予任權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
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坐不草新除簽書樞
密張說王之奇不允詔與在外宮觀
丙辰黎明受省劄即登車道逢周元特廖事小語出
徑北關抗一葦疾駛三十里至赤岸高亭峯登岸
百餘步候館偏福院送客無由可至惟渉朝美主
簿相訪于此晚以小車行數里入崇先院蓋
顯仁皇后功德院也觀宮王淵及其二子議濛墳

寺中梅零落殆爛熳郁李芬芳城中略不知春色
寺創於清了禪師即所謂真歇和尚者今無主僧
與知事淨雲共菜飯而歸大風曹大享自城來云
臺諫今早上殿且以副本納張摳千間有旨王希
呂還小監富且趣予與莫濟日下出門
丁巳早赴主僧飯晚講師茅頎招飯夜大兄挈孥累
自城中來遂登平江便舟聞李衡改除左史王希
呂亦改宮觀風雨大作雷電
戊午社早冒雨行十餘里至桐扣乘宇彥企知縣居
北同大兄彥仲寶七四甥及家人輩行四里許至

佛日山淨慧禪院為外舅作忌辰乃知晉臨平岸
崩得石鼓張華以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響聞
數里即此地也近世訛為同口失之矣寺不經兵
火面對黃鶴峯有清冷一擊亭軒庫堂後有池池
中有湮注泉出石罅中東坡嘗題五絕句所謂衆
麓雲根露角牙細泉咽咽走金沙不堪土肉蔽山
骨未放蒼龍浴湮注者是也堂上有熙寧七年八
月送陳述古赴南京時留題真蹟又輪藏刻天宮
寶藏四字相傳元祐四年出帥時所書長老不在
有僧慧舉字舉直姓朱氏父祖皆仕宦頗能詩往

周益公文集南歸錄　二

庵在數里間聞予入山來相伴齋罷復登舟彥親
尚甥自此相別晚宿臨平
己未雨早行三十里過長安閘十里宿
庚申雨止早過崇德縣又十八里至石門登新創東
嶽廟頗雄壯傍有接待院道遇安豊守張士元直
閣入覲來謁辭以疾晚宿永樂鋪
辛酉早行至本覺寺登岸觀覽即古携李也舊號小
長蘆今清甚可想東坡元祐間帥杭往復過此為
長老賦詩二首舊聞已叟卧龍村來打三更月下
門前詩也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後

詩也予癸酉冬來遊見池中大魚數千作咋有声
今古矣寺有草堂紹興間士大夫留題頗多王仲
行正言毋過不復相聞頃之至秀州郡守丘直閣
崇宗卿通判朱奉議絢解宣義元振正人教授陳文林
貫歸孫從政龍德新平江倅趙无咎並相候郷中
度郎中自白牛來相見即行晚宿界首
壬戌風順行至八尺而東南風大猛卷水入湖河道
淺溢日午泊舟乘除之理如此夜雨能漏殊不安
枕
癸亥早風定而所至河乾共行甚艱午時至吳江縣

周益公文集南歸錄　三

知縣邵通直靚丞鍾通直碩尉趙修戩不臨相候
同大兄携家登塔相對又有寧境院遂遊腫庵比
舊加葺堯亭海棠正開慶長橋裏回亭上久之閘
王仲賢自崑山來過行衙候之
甲子平江向守汋又二司遣人致問從王季海從刑
別借舟就驛中治疊行李蓋去國忽忽殊無倫理
也浴院在驛傍有建隆初吳江西城鎮遏使徐某
之置無碍浴院狀錢鏐判任者二字用天下兵馬
大元帥府即寺僧寶藏之又有治平四年蘇州牒
旹用短少紙古人不復貫類此

乙丑仲賢先入城治疊竟日方畢李海大舟至從馭
夜大雷雨
丙寅風雨趙尉送回村貢餘盡揚存中郡王坊所造
閩嚴貢兩宮各萬瓶食罷行半里而止風逆不進
也
丁卯竟日牽挽不能行半里妻孥乘小舫先還崑山
戊辰遣書表司李公祚廳子張澤民還臨安風卷河
水僅存尺餘米舡數百艘占拘中道趙尉率使役
竭力推遣彼此舟舷相戛損者甚多自來未至方
次七里橋出吳江界河道稍廣而風高不可進又

行數里止教授堆從政(敦禮仲由)携啟撽迓謝舉削也
留飲聞二十七月曾懷賜出身除參知政事
三月己巳朔晴風順俄頃至尸山以小舫入崇福寺
同主僧惟狱訪何仔閑亭其子安卿及姪婿葉啟
心相候園池雖狭種植甚繁海棠盛開閑牧舟多
佳品少休迸舟中統域抵盤門提刑王李海數文
提舉李次山奉議結太守向經甫徽猷吳縣尉徐
君(似州人)道台相見於津亭既退易舟徑赴范至能石
湖之指過橫塘(即貢方回所致覺不過者)翊入般若院長老祖
康蜀中仕族也風横而逆薄莫方至初吳王夫差姑
蘇前後兩臺相距半里(俗呼卿臺手舟)為城三重遺基蟻
然夫差與西施宴遊之地也前有溪越王句踐由
此攻吳今號越來溪溪上築城與吳人夾溪相持
至能之園曰城基高下而為亭榭所植多名花別
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蓋太湖之派芝蘊所
從之五湖者望吳江縣財二三十里飲酒至夜分
留題壁間云吳臺越壘距盤門纔十里而陵沉於
荒煙野草者千七百年崇徽舍人始創別野登臨
得要甲于東南豈鵄夷子成功于此扁舟去之天
閟絕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邦乾道壬辰

三月上巳東里周某子充侍家兄子上來游崇徽
方要挂林組過家更為東道主云
庚午風雨大作飯罷登舟至木瀆已夜遂宿舟中
辛未晴早至靈岩山下解院閑是日智積菩薩生日
齋會甚盛而府僚領客在寺中不留以俟其去長
老善卿來迎午後登山與大兄徧遊覽焉
壬申以寒節綿絕學先王節使推自城中携家拜韓
世忠郡王墳置酒相招權本世忠部曲歲來拜掃
而韓氏諸子皆通貴未嘗一來
癸酉陰早肩輿二里觀金沙塔其地有金肩雜沙中

丁亥歲所未至也新隆興寮推周從事寅相候張
漢卿自天池遺具于見招范至能來自天平置酒
風雨終夜
甲戌清明節早濃霧既開湖山競秀方快心目俄而
大風同大口至延壽堂每遊本禪師塔過雁松堂
登琴臺望崑山會聚寺風動地幾不能立至能談
戴子善子微之予遇道人朝平事甚異北峯長老
師渠相候
乙亥早至能歸城中與大兄有與數里至天平長老
欲謁五龙岳像而童行持鑰匙出復行數里過天

峯禪院俗呼南峯蓋支遁道林別庵也鉄鉢重十
餘斤云是當時物佛殿前有碧琳泉寺字頗佳多
葉少蘊詩客主僧崇聖甫至而為人所訟因以表
颯門外百餘步有道林放鶴亭基進度石門有馬
跡雙迹其傍即右室嘗為孕婦所觸雷震其項相
傳云遁林晏居別峯冬居石室別峯即南峯石室
即北室也又有中峯不暇往馬迹去石室甚近為
觀音院僧限以角落紆曲半里乃能至馬觀音院
方修葺無足觀由南峯又數里乃至天池庵張漢
卿攜家及蔡元珍皆在置酒池上觀覩漫池心有
擒可以徙倚晚策扶登月觀下視空闊蓋平山之
類也夜與蔡元珍奕連勝
丙子晴和一春所無早至北峯赴樂老飯樂老元氏
庵距天池十餘里土木之功種植之盛又勝丁亥
歲回至張齊賢淨明院庵張人傑覺庵二張漢卿
弟姪也人傑字唐卿近開隩穴得石磨鉄心叉瓶
冕之為隱起花紋甚古
丁丑早飯畢別漢卿復還靈岩和尚王知縣墳庵次
度賀家嶺俗呼賊將過嚴學諭庵僧堅邀飲茶才數十
步過之進至石盆棠侍郎末思庵戊戌年所創也

又數里登靈岩後嶺下視硎村乃鑿石為器之地
所本土山摇之即石云遠望嶺上積土如冢基者
甚多相傳吳時伏兵其中未知信否過金沙塔乃
至寺自天池十五里和與鄉老登水陸堂臨池散餅
餌候金銀魚久之不出夜同鄉老坐勝集堂望湖
賞月遂訪明月池乃在染場中殊下往
戊寅早巾車游穹隆約入九里入山口即竹石彌夾
道多丘墓盧法原宣撫亦葬此有留人余佐監簿
売華庵雅潔而闊深軒窗間海棠茂開極可人又
二三里乃至福臻禪院古碑云朱買臣捨宅為之

殆不可信或曰吳越忠懿王時德韶國師道場也
(傳燈錄有德韶而未云居此)幾因山疊基甃甓十余重登陟雖
勞而氣象淳古大兄謂甚類南嶽諸寺元豐八年
七月朱元章知仲殊詩親題壁間方丈後有法雨
泉葉少蘊為之銘又其上有韶師石室雷雨作不
果登諸僧皆出忽忽下山避雨於林泰直振白雲
庵稍霽遂歸中道復雨衣屨盡濕至碾村雲岩遣
人來迓弛擔而雨亦止

己卯早欲遊抗塢雨大作遂止晚頭痛終夜意緒不
佳

庚辰雨止而寒終日不食晚赴閣初八日常朝五府
受告前此上以瘡疹不坐故也

辛巳謝罷同鄉者下山行二里觀韓王墳畢欲登舟
過寶華而天氣晴和忽有游抗塢之興遂與大兄
呼車往焉約十里度小嶺嶺入唐子明侍郎墳庵
又二三里至白馬寫隆禪寺景(得中寺碑云曰梁天監年取像果于)
(此致白馬之真而唐會昌六年置寺)復飯訖行數里至楚里皇弟宅
聯屬者豪民戛氏也又數里過夾塢嶺遂至法華
院本皆荒山中官利州觀察使致仕李中立造塋
于此捐家資數千万創精舍十年而成四山環抱
宛若化城三門為閣七間華麗擬宮闕其間棟宇
飛動種植皆稱是主僧慶澤頗徒數十富足無求
亦清福也門外數百步即太湖極目彌天之浸稟
田不忍去飲茶於塔院登李侯之丘讀孫仲益所
以銘主僧具飯投宿客館

壬午早慶澤具飯訖發抗塢約十里入實相寺無足
觀風雨交作行近一里至梅舍訪鄉人張氏初謁
禮部公之子三承務(兄蹈德鄰)字不在見其諸姪蓋通
判德和之子也飲散欲行雨益甚無雨吳遂過運
屬公之子德遜(兄懷)家置酒留宿同生章提刑(汝翼)

(鄒公曾孫)亦攜相識德遜有兄德懋(兄功)方入城未歸

癸未晴德遜留再飯而別出門僅半里郡大湖近岸
水纔三四尺稍深者丈餘聞湖心若不深但水聚
而漲浙耳登舟值西風揚颿極駛望洞庭諸山根
不一往移刻入胥口遂至木瀆平生未有如是之
快也行李虹尚在靈岩之下即往就之至圓通庵
而張德麟德懋自城中來相候已在約泛至能會
石湖復掛帆而東及園至能未來梨花金林擒緋
碧爭盛開與伯氏徧賞遂游楞伽治平寺僧舍有
日觀稍佳門外入角大井視石欄刻字云隋開皇

十年楊素開素初平陳徙吴郡于此近地尚有新
郭之名其後無人不安之復還今城云薄晚至能
望來夜月色如晝乘小舟入石湖之心風露浩然
登岸扶策度行春橋石橋大橋拯次度越來溪橋新修
歸飲煙波亭飯農圃堂此景此樂未易得也夜分
乃寢
甲申大風至能具飯訖同跨馬游横山寶積寺寺亦
唐餘本朝祥符中賜額聞丁謂當國念其貧故畀
此名有五代時吴越國碑稱寶大二年亦足證錢
氏韋改元矣寺傍乃唐致遠先壠五代以來接續

周益公文集 南歸録　十

癸一山平江世家惟此為久云次登上方教院在
山之巔即楞伽塔也望太湖瀰漫石湖僅如斷港
有隋大業四年碑字畫類虞書小酌禦風而下回
望姑蘇前臺遡遺址基故在至能畏風不果登登
後臺而歸二臺相距甚近但隔楞伽治平寺至能
辭還城復侍大兄絶湖入涇約十五里游寶華寺
未至二里捨舟而徒及門已暮夜遂宿焉去靈岩
止十餘里長老慧現
乙酉早周覽寺宇修廊華吴中之名刹按碑志本梁
天監中西域僧錮錮和尚卓錫出泉今在寺左百

步深總數尺大旱不竭寺高泉低為石槽仰而注
之僧有衆寮視以給用寮前坑多齋後差少益其
異也舊號智顯寺紹聖四年樞密林希請為功德
寺遂加慈纖之額林氏墳在寺後數十步希祖也
田員外郎高及其妻希父集賢校理槩及其妻律
國朝王安墓表 三鼎冢立域繞丈餘又數十步即葉清臣
内翰墓夢得左丞之母亦葬此飯罷命車登堯峯
中道有半峯亭將堂賦詩今廢雍熙二年己酉大
理評事知縣事羅處約記云昔在帝唐以洪水肆
暴吴人族逃于此俗呼堯水須蘇帥錢傳璙易名

周益公文集 南歸録　十一

堯峯唐天復以後有僧恩齊姓朱氏郡人也結精
舍于此山下名魯塢山將堂所居既死葬焉此寺
乃奉其香火將之奇壬子歲留題數百字向可辨
寺有清輝軒碧玉沼妙觀音岩石像佳白龍洞俗云通府
庭多景岩寶雲井寺右皇祐四年長老遐所鑿井在山頂人以為難將堂有詩
偃蓋松茂二鐵塔秘高峯空下視東齊甚西隱倒
同長老了念偏覽畢由龍洞觀音岩而下蓋寺後
路也望問有古冢數百壘壘成列云錢家墳也復
至寶華飯寶林軒修竹參天極可人飯罷登車行
二里至環谷乃王珪總領之居圃亭池沼花竹奇

石環繞其屋珏字德全命甫之後乾道元年年五
十三失明罷歸相者告以其亭其所而已珏不見
也又里餘復登舟觀吳王魚城城在田間當時養
魚於此基厚而方其高二丈搏倍之中爲田百二
十畝今屬練塘趙氏土極細故久而不壞欲訪顧
野王墓不果遂自石湖入少府港歸盤門舟中已
昏暮自寶華至此三十餘里云前常德太守劉大
夫卿輸子宣相候
丙戌黎明別大兄過崑山小舟繞城泊婁門表兄韋
茂之司理未迎同至從母宅飲至夜分月色如晝
周益公文集南歸錄 十二
從母年八十精明如初
丁亥早食畢別從母登舟夜抵崑山外姑及仲寧仲
賢置酒
戊子右宣教郎知縣汪綽右宣義郎丞李授斑子之右
從政郎主簿趙伯瑨右文林郎尉顔光道右朝散
郎前江東安撫司機宜張傑右奉議郎新提領酒
庫所主管官孫聽右承奉郎新淮南運幹鄭臨右
承奉郎鄭肇德孫手右儒林郎新淮東提舉司幹官
鄭華左迪功郎新金陵司戶陳九德右宣教郎新
温州瑞安丞胡立方右文林郎新監竹在北外酒
庫張端甫左迪功郎新湖州長興尉陳茂英國學
進士陸日新進士暹隆並相候湯士美自臨安來
留飯
己丑觀音堂寂照大師若訥及其徒良規良矩東寺
長老普璇及僧寺梵宗了清法安山寺僧蘊賢師
雍德安真聖堂道士丁從煒並相候
庚寅士人王修第四十八老輔叔祖李五十將仕禹平馬少伊
教授王六一教授沈煥彥章輔來叔老陳驊之王仲吉壻郁奮
深子煥之陳遵李壻耳胡臣王德温壻顧澂王德華壻並相候
癸卯李彥平自左史除舊職知台州來歸夜與諸親
周益公文集南歸錄 十三
携達旦
己未留崑山己八日因於夜飲不勝其疲
丙申早飯畢挈家登舟隨潮宿怡亭
丁酉早過閶門太守又二司相送於高麗亭力欲移
具固辭之崔仲由教授王知録康彥徐尉似遺繼
至與大兄同遊虎丘鄉人張德醇德懋德遜及其
姪元礼綱德和子並相候
置酒侍之夜宿寺中長老希範
戊戌登觀音殿几案四壁皆石也觀試劍石憨泉點
頭石張漢卿携酒相餞外姑仲賢夫婦唐致

達夫歸畢集范至能亦來湯士美後自金壇來晚
移舟過楓橋常平司送七兄被召之報
四月己亥朔早就寺具飯待張德懋叔姪閭丘叔求
參議繼至左奉議郎浙西撿法皇甫自聞左奉議
郎監分差鎮江粮料院陸補石奉議郎新寧國府
簽判胡詰石宣郎教新知山陰縣張瀫及崔仲由
教授並相候皇甫槩陸皆同年也外知仲賢置酒
為餞夜相别
庚子雨作風順揚颿纔二十里風急轉北牽挽不能
寸進距望亭數里遂止

辛丑風逆如故過望亭游將丞相功德院長老來迎
乃故人文拱也晚距無錫數里止
壬寅早次無錫縣丞趙宣義善仁簿趙修職不倚俞
子才郎中鎮江總司藥局監官陳承直長源新通
州教授陳從政紀並相候招劉義溪訪麻大兄獨
遊惠山飯罷解維風色微順約行二十里宿
癸卯風順午時次常州太守石朝散大夫晁子健通
判左朝散郎葛郯教授左迪功郎陳德明知晉陵
縣石通直郎范公武推官左文林郎朱繹監之北
較務右迪功郎葉南杞新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右
通直郎李耆俊監行在和劑局催督綱運右從事
郎黃直中並相候公武大正公之後今歲有子登
科范氏自忠宣公皇祐中登科後今方有人州學
學正胡晙明學錄周幹臣謨說直學唐定之及貢
賢致道懋德登俊四齋生凡數十人以丁在私部
罷本州流寓解一名皆來謝訪周德文運幹巽子
繹示近作一卷晚宿四門外近撿司前
甲辰終日風雨進禅甚艱僅行三十餘里
乙巳晴午後過沙子跋港口僅半里遇淺推盪甚久
竟不能動別以小舟挈家徑趨宜興至溪南大宅

已二鼓
丙午知縣左朝奉郎唐儼之相候同年也邑人以是
日為周孝侯生日迎會頗盛
丁未晚赴莊德遠會
戊申仲賢挾晉可後生簿來議知晦墓銘事具飯待
之
己酉早同大兄至臺莊祭外氏墳莊氏資福庵因飯
莊德固墳庵晚赴莊德全通判會
庚戌早就顯親寺具素飯餞曹主簿歸當胡秉世至
吳墟赴周新義大資政飯聞初九月蕭殿院上殿

擊虞相

辛亥早遣李棣卿七部押輜重往鎮江府附綱舟浙江午時赴邵至卿會於天慶堂晚風雨作仲賢同鉄將任歸崑山

癸丑赴顯親長老飯別周教義茶敦年七十五矣臨分黯然

甲寅早挈家登舟已時方能行風色初逆旋順揚颿湖濟中其行甚速晚過溧陽縣三里宿新江陰李寧急送別于此

乙卯風猶順彌望皆湖田行七十里至三塔院院在

水中有元豊中劉誼所作記三塔者相傳僧伽過江造塔至此爲第三耳主僧宗淨等二人寺宇弊甚後有寒光亭可望湖二三年來亦廢張安國舍人有詩詞天氣縣熱微雨作方以爲憂已而復止又三十里至鄧步（韓溧水縣）有數十家又稅場又十里至東壩數十家

丙辰早雨意甚濃時濾塵程泰之運使先諭溧水宰備車桊相侍治疊移時乃登陸天氣稍霽行十五里至銀樹（亦有一二百家若水泛則自此便通舟）又六七里至雙港口復登舟約十餘里至固城湖日猶未晡蓋數百家之聚也是日西風動地而雨不作幸甚過望登妙智庵觀范同叅政父墳祝興庵僧散步固城之上父老謂之楚王城其周數里地勢甚高但餘城基庵中石碑竜趺乃去歲搖城得之云唐天寶中彌勒寺碑也

丁巳五更同大兄肖與五六里至禅林山惠慈院開啟天申節寺僧云相去二十里有遊子山儒童院蓋夫子遊學之地不記圖志所載云何歸舟解維度湖水纔數尺然亦渺漫其中多茭葑凡三十里至石橋入頭溪港（地名紹橋）約五十里至太平州

河口兩岸夾民居溪流不甚闊煙樹如畫稍前即永豊圩（八十四圩共之）夜泊黄池鎮距固城湖已百一十里商賈輻湊市井繁盛俗諺有三不如謂太平州不如蕪湖蕪湖不如黄池也

戊午早大兄與綸登岸游觀午時方解去西南風猛宰挽三十餘里至張宗元火鄉易泰莊少休晚又行十餘里至行春圩丁秀才莊宿

己未早行數十里至小淮登岸入樓隱寺槃陋無足觀又十餘里至郭城登普化寺遣人先往隱靜借人轎逕至別港約行二十里泊新林小商十數舍

以舡為家登岸三里至市有民居酒坊及韋寮院
祠宇者云興於後唐同光中
庚申早隱寺人至某家行十里至寺五峯不高而形
勢環抱本梁朝杜渡禪師道場禪師謚慧嚴寺名
普惠遂廊傑閣江東之巨剎隸太平州繁昌縣寺
後三百步碧霄峯下有泉出石中流入寺灑灑有
聲且給烹煮灌溉長老行楙台州人頗為僧徒所
推有衆三百飯罷瀹茗泉上聞登山則見岩洞之
勝初暑不果往歸寺登單傳閣偏歷寮舍再飯說
出寺觀早錫泉夾道林中王孫叢叢然行近里許

周益公文集南歸錄

至夢堂前上盤長老房苓在焉又半里登杜渡塔
乃升車由南陵路行十里落路過趙家安已見星
矣早來先矮舟于此歐明自臨安歸閩蘭果卿殿
院彈虞左相不效而去
辛酉舟行十餘里近南陵縣詰曲數十折然不可轉
舟知縣右通直郎葉谷丞石文林郎葉岳主簿石
廸功郎邊及閱尉左從政郎余宰相候午時挐家
入行衙為導陸計
壬戌黑雲暴風遂作雨雀夫亦未齊為留一日縣西
二十里有工山達望頗秀挍神號冲真廣惠顯貺

侯縣南六十里有呂山圖經云孔聖曾遊置書堂
于此見有石室其山南石縫內泉水湧出流於撞
雉（去縣三十五里曰孔村 落路五里至石室）
癸亥晴旅日雨晝夜不止而今遂齊天賛我也縣官
送別於五里外新至者未丞恁蓋元章之孫交仁
侍郎之子早飯敬亭山（去縣十里）三山在宣城而石在
此當考過孔村（士人無此姓同 事以夫子得名）晚宿隅口何氏酒
坊（去縣六十里）夜冷頗岑岑
甲子早行十五里路傍有泉甚清尋伏流而去吳說
刻鮑公泉三字而書鮑延祖之次至燕兒確上山

周益公文集南歸錄　九

數十步有石洞刻云刘公岩又二十里飯水氏塘
徐家店又十五里見遊人來者幢幢問之云半月
來樵夫新得一洞深數十丈其大如數間屋有石
鍾等而近時人皆不知惜乎行李已過不及一遊
晚至青陽望九華而見故人知縣右宣教郎曾指
（饒州 諸曾）都巡檢高武郎靖縣尉錢影之並相候葉節
推捕自鉄券来飲之館于妙音禪院輪藏極佳大
兄獨遊山
乙丑早發青陽二十里至長橋回望九華甚奇路傍
後有泉自山石中出吳說又題云鮑公泉為語耳

飯葉氏新店即鐵券路口去縣三十五里至脊山
從者告疲携家入寺。登覽提舉常平張寺丞郄知
知州朝承議郎叔北宣通判右朝請大夫程端義添差
通判右承議郎孫愬教授左廸功郎甲易添差教
授左從仕郎萬鍾判官石文林郎劉紹祖推官石
從事郎李宣公錄參石從政郎胡震司法石廸功
郎張知微司理石修職郎張昱倚貴池知縣石教
郎慕容紹丞左從政郎盧大中空簿右廸功郎俊
先祖總幹左儒林郎白仲堅添差江東提舉司幹官
左宜教郎葉宗荣右文林郎朱希説右文林郎孔

驛盤大軍倉又廸功郎耿安路分趙善衍並相候
投宿寺中主僧智瑞
丙寅早入城館予司戶廨中報謁程倅同登拱翠亭
望溪山李庚子長改其名曰如刻蓋用李太白秋
浦歌云江山如刻將風日似長沙也又登九華樓
蓋城東門也士人湯三聘通客李淙並相候是日
時有雨紹徐解元倬業脉
丁卯張知彥胡宣教共置酒於常平司勸酹終日初
食鱗魚二鼓後歸雨作是日大兄獨遊雲老又江
祖石

戊辰早發池陽飯十八里居又十二里過紫居民居
稍衆即產紙之地有。紫岩大王廟又十五里至何
村又有數十家日甚早或云前即爲取馬軍兵所
占遂宿馬村村東流縣境也凡三十里乃入建德
縣界
五月己巳朔姚媼忌早行二十里過白面渡又十餘
里飯易楓潭道遇提刑司幹官汪宣教德輸忠定
公之孫也又四十里宿登橋張氏
庚午早行二十里飯石潭稍前有仙女并撫掌則感
沸俗云仙女喜也按圖經去縣三十五里留山頂

有葛仙壇相傳葛真人煉丹得道今丹井尚存而
好事者因有藍橋遂傳雲英事自石潭四十里至
建德縣知縣右從事郎程洎老丞右從政郎蘇泌
尉左廸功郎薛簡鄱姐武德郎主智監稅承信郎
朱坦並相候館于行衙其前右山蒼翠謂之後山
以縣治正倚此山故也山頂有朝峯亭摘聖俞依
牢時常賦詠又有蜿龍岩晚同大兄散步山下有
青山文林珠東庵三僧院相連接皆無足觀石間
有若匹夫匹婦摟其丁夫歛款死旁以數百錢不
旋踵死矣去歲大旱起湖湘止建德今蠶麥稍熟

人粗有生意而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七日也錢數百里間連逢風雹拔木壞麥云

辛未早行三里過充城渡方輿記云充南埏至此又縣北二十里櫟山下有犨城古老云犨南埏至此又縣北六里斷崖石壁之上有印文員知馬蹄兩兩相對圖經云許旌陽逐蛟至此所留也邑官送別二十里外飯三十里之扳門嶺晚宿遠山去縣已七十五里未至建德四五十里郎店稀少既過縣民居頗盛但逃移未歸其存者皆枯瘁無人色蓋去歲遭歉根而食故也

壬申早泥雨艱阻俄而晴霽行二十五里飯晡時抵石門市市井甚盛適連年水旱疫疾逃移分然今歲蠶稍熟而去者猶棘其門居者率皆菜色亦有老弱生倖餓死者終日道途更無烏鵲雞豕如此市為鄱陽西尉治所石承務郎新知東莞縣董南老攝其事士人林璪相候本欲推窩尉廨而傍無居民遂徙居林生之家

癸酉端午節雨林生致酒果具五盃邀之

甲戌雨霽以夫腳未齊少留

乙亥早發石門遊道傍南臺院破弊無足觀又二十里飯車陂又三十里過童子渡相望有小山俗號童子家其說謂九女弱死甚不經又二十里宿觀岡

丙子早行二十里飯山口又二十里有居民百餘家謂之四十里店又二十五里落路過薦福禪寺避入城人事之勞也太守王加叟侍制提刑梁右武從彥通判馮朝散檉曹朝奉咺教授方從事珎李修職甫判官束從事有秩推官趙從事善寳司戶趙修職師尹錄參崔從政椎孝司法立迪功時知鄱陽王宣教子渊丞趙從事師孟主簿吳迪功荐

尉陳迪功祖永江東路分溫武經允文提刑司幹官陳從事貴檢法趙從政絳東司主管文字高朝請照之新知金華縣王宣教特前均倖程承事稙新知吉州龍泉縣梁奉議大方新江陵寮推汪文林德恕新知建昌縣石宣教起星子尉周迪功棣石承務郎張佽旻兄鮮進士姜安礼並相候寺蓋古刹所謂蘇碑者其前即東湖方丈後大竹中有青青亭甚佳

丁丑王守移吳未晚登舟諸公未別自稚南陵凡小留輒雨行乃霽

戊寅雨作風順以僕人入城貿易飯後方能行泝流
過永平監(即鑄錢處)行僮二十里以演漲無牽路而止
己卯雨不止雖順風而溪曲帆破不可用終日僅行
二三十里
庚辰風雨如昨溪益曲水益漲行益緩感冷頭痛竟
日酣寢
辛巳如庚辰
壬午晴辰時至餘干江口距邑向十五里趙子直著
作謂告在家挐舟相訪自此順流而下溪水瀰漫
田野皆為陂池夜泊樹紅乘月登洪福院聞去鄱
周益公文集南歸錄
子止教里欲乘月行而舟師不知港道遂止
癸未四鼓解維舟師來誤行趨湖始悟忌呼須艇前
導俊泝流而上黎明乃至鄔子寨謂廟畢令寨兵
前導入湖且浸稽大非丙戌歲經從之比來後將
入港湍流不可泝堤行石磔湖約二十里穿小豆
達于港繫舟蘆間四無人烟弥望皆水是日過湖
略無風濤有小蛇昂首引枕舟岸乃四戲作小詩
云萬頃湖光似鏡平蛇蜒得得導舟行從來仕路
風波惡却是江神不世情
甲申大風雨不能行

乙酉風雨不止水益漲無岸可泊且舟夫之粮去趙
家安尚十五里遣小舟往市米午後風稍緩寅緣
葦間稍時僅行二三里已而趙氏子名良平者携
十餘丁來云正港深且湍人力不可施請入池口
十五里趙家照院從之其地皆民田趙氏數池在
焉漫為大湖秧苗盡在深淵此邦去歲旱乾異當
今復大水晚至家照破弊早湿水亦及門僧言院
興於天祐十五年戊寅舊名資福仁王治平中改
今名自過湖入港達于江絕無民居惟趙氏擅陂
湖之利為鄉之豪漁戶數百悉其部曲性悍之舟
周益公文集南歸錄
未有不從其家假人以濟聞第宅甚壯去水里餘
丙戌稍霽北風未止舟人云不可行再遣人市米水
益漲自鄱陽而上甚闕雨既登舟乃直積潦闕賴
吉大水
丁亥巳時風稍定解舟行數里望度門院在水中棹
小舟往游至則破弊將傾一僧出門陽淺水進語
而回稍前涉高撫湖蘆葦之場皆為水浸野鼠無
數被浸灌依聚沫而立晚泊徐汊水漲未已民居
皆沒龔帥差小舟來
戊子捨鄱陽之舟以小艇乘順風而行晚泊龍泓章

江禪院挈家投宿新添差吉倅虞宣義何同王
己丑天申節早鼓章江院設供祝　聖壽周詩為可
周其婦六姐來飯罷挈家游秋屏酌汲沙泉遂過
列岫亭入報恩禪院長老曉林眉山人廠後有鐵
文殊像甚大歸入景德禪院觀銅佛鍾傳所鑄也
登閣閒望
庚寅早帥龔實之毀援漕萬國瑞郎中皆總管從安
撫司參議劉朝奉如愚揆宜魏奉議以承權撫幹
謝宣教諤權提點司屬官何廸功份轉運司主管
文字鄭通直益幹辦公事陳文林汝楫王廸功恩豢

準備差遣林廸功翊秀監造舡場王廸功掄隆興
倅符朝奉愬李通直宗賢鈐轄蘇左武紳簽判鄭
承事僑節推薛儒林東教授吳從政煥右司理董
文林康國司法何廸功洵司戶洪廸功倬將監稅陳
廸功僑南昌主簿歐陽廸功世美新湖北參議黃
大夫壁主管學道觀王大夫浚新興國守陳朝請
寅耿通判若虛蔡承事嗇劉登仕似閤門祗候時忠
翊政新建安丞黃宣教炙及其弟嚳上藍長老了
乘並相候廬陵士人余允武歐陽興宗投詩移舟
滕王閣下挈家寓閣上如還喬木也

辛卯南風動地招何應通診脉
壬辰黃州進士但昌國以長書攜蘇黃帖求跋
癸巳南風益高飛沙鼓浪下視崇舟覆焉
甲午舟招何醫翁子功揆宜相候初徐也告新江州
瑞安京宰趙繼王留吳教授飯
乙未新南康守劉奉直坦相候
丙申早留宋晉裕監稅飯大兄先乘舟歸廬陵
丁酉赴府會於民安堂中坐游南園
六月戊戌朔赴萬漕於觀風堂後圃頗寬曠荷花已
開欲泛小舟會微雨

己亥舟行三十里泊符家灣
庚子早行十里過生米鎮又二十餘里泊曲尺湖
辛丑早以舟人大脚叙殺將方能行二十里至市
汊又十里泊稈堆步相對既龍霧洲登岸與村民
黃氏語皆云政和戊戌後方有今歲之水自三月
至今屢退屢溢沿江人家寺院多浸損而樹木皆
還去不然亦浸死
壬寅炎熱終日行數十里將至曲江而止
癸卯巳時至豐城縣令右從政郎馬光耆丞左從政
郎趙不閡主簿右修職郎楊廸廸檢東義郎王全

監稅承信郎周仁監贍軍酒庫馬永之右朝散郎新知潯州王同老左文林郎新吉州推官孫琳進士朱祺並相候揚傳中書舍人邦衡之子其五世祖侁蓋文公親弟也晚馬君壽移具来實豪亭

甲辰早行縣官送別李家坪距撐鎮十餘里宿

乙巳申夜至臨江軍館于貢院即行衙也其側有翠微亭太守左朝請郎江溥通判右宣教郎趙不比相候

丙午早赴軍會

丁未晚赴壬子嚴會十四弟自新淦来

戊申早移舟慧力寺下具飯待教授隨同年羅子行自白沙来携家少休江月停午後方解去晚宿永泰市

己酉南風甚高晚宿青泥夔七兄至既宿而持書者印叙雍云已在數里間

庚戌早至神頭之龍安寺會七兄知新淦縣右通直郎王廷年丞左宣教郎趙郊之主簿右修職郎彭周老新主簿右廸功郎候迨監贍軍酒庫成忠郎丁寀監本縣稅右從事郎王需水陸巡捡秉義郎金允新知通州海門縣右宣教郎趙師炳新廣德丞董世龍及其弟世儀頓州排岸承節郎趙善教右宣教郎致仕揚拱右廸功郎前吉州司理張棫並相候晚與七兄小酌

辛亥早移舟入邑借郭氏江亭㠶泊新淦尉右從事郎董廷碩将仕郎前攝樂平尉郭彝臣及其弟彝擧親戚韓棣冑丁夔人劉主簿昌儀及其弟人傑並相候至陳宅哭德夫晚赴童伯亮子羽飯

壬子早過江送七兄還宜春羅子行歸白沙韓十五彰自條基来令綸具飯待之晚赴揚國南會圃亭亦可觀夜月飯

癸丑早發新淦南風甚高僅行三十餘里宿盧州

甲寅右從政郎新武陵丞蕭許将仕郎羅齊賢及其堂弟汝賢士人蕭知損並自白沙来迎肖惠十四詩甚佳晚宿硤江

乙卯丁夔人前豐城則軍酒官曾敏學左從政郎新隆興府教授曾三聘自污泥坑来迎李靖州及新衡陽簿易廸功嘉猶並自城中来迎晚教山

丙辰青原宇老率其徒祖拱法超姒智来迎晚至元潭登觀觀古劔其長足餘頃之抛江後行數里

丁巳早郭景聞奉議自東梅来已時抵白沙羅子行

邀至其家留連終日大無雨禾有損者晚雨方作
風散之蕭必巨侯岳英之孫必中必得羅氏館客
鄭大明並相候
戊午早發白沙未後至吉水縣知縣左宣教郎趙不
邑丞石修職郎張作揖並相候晡後解去北風微
作猶移時方能二滑石灘宿墨潭小一程呂甥來
迎泊于民家
己未早微有北風舟人方擊鼓掛帆得未曾有僅行
兩舖地已轉南薰矣未後將至樟林驛邦衡又知
識肯來迎尋檥舟候春亭下太守周仲虎姨夫通

判左承議郎趙善待左宣義郎鹿何不蒞務通判
右宣義郎趙木年又郡官並相候晚入城暑至所
居遂往謁太守拜從母歸舡中宿
庚申早挈家入宅韓文公云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
廬客至紛然不暇記
乾道壬辰南歸錄卷終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七十二 思陵錄上
淳熙十四年丁未 起丁未八月庚寅 止戊申二月丙申
八月庚午朔
庚寅 駕過 德壽宮 太上皇后生辰也
癸巳後殿進呈畢奏旬日陰晦二十一日太上皇后
生辰頃晴次日復雨聖孝照格光堯必甚善
上曰
太上極善將攝脉生至未時都不覺倦近全不飲酒
生問共飲了兩盞許食物皆如舊晡時即入寢閤

更無一事五更便起天下大幸予奏萬壽無疆誠
國之大慶又聞多服辣熱藥異稟如此 上曰服
常半九四十粒他人如何可久
九月己亥朔
癸卯 太上皇進早膳聞微中風
乙巳 駕過 德壽宮問疾
己酉後殿進呈畢奏問 太上皇帝聖體聞已向安
上曰前數日甚可憂兩日已向安宮中醫官只下
附子之類此中遣王涇馬希古去知是風風疾却
下涼藥遂見效今猶飲冰水

甲寅常朝奏事畢問太上聖體 上曰較可三二分
語音亦出緣脉盛專服牛黄等凉藥衆人皆云恐
難專用凉劑上曰只為年高予問飲食如何
上曰自然減三省退 上語留樞密云本款過宮問
候 太上郤再三止其來
己未後殿起居奏事乾從 駕過 德壽宮
庚申閤報會慶節 皇后過 德壽宮開自初十日
太上用王涇馬希古之後本宮醫官劉確管範張察
李之美等四人皆不得入至是復蕉用涇等涇猶欲
用己巨之類已而復止用涇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二
辛酉聞王涇馬希古猶以太黄芒消牽牛等藥供進
太上劉確等爭之不從
壬戌止令劉確等就 德壽宮聽指揮
乙丑後殿奏事畢問 太上聖體上曰依舊脉盛胷
中煩躁夜來藏府畧有結糞見服大黄下袪風丹予
問飲食如何 上曰大段減予曰如此則豈可專泥
凉劑冰損脾胃尊年豈應如此 上曰便是
丙寅後殿起居奏事畢從 駕過 德壽宮
十月戊辰朔
己巳後殿坐奏事畢問 太上間向安果否上曰兩

日稍安脉已低平予奏不宜服凉劑止可用温平藥
調理所謂煩躁恐是氣虛耳 上曰須留腸胃幾分
在內因歎近世醫卜皆無其人
辛未常朝奏事畢上顧予曰太上飲食全減如合祈
禱可理會予奏
初不知如此自合以次施行容來早進呈但閤醫官
多不以實奏更須審定如凉劑何可服 上曰今已
罷凉藥既到堂予語諸公適來上曰德壽必是病勢
變動亦竊聞夜來大段昏沉藏府既利又全不入食
禱祠固當行須合肆赦萬一後時誰任其責乃自草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三
赦文而已藁進并留中酌度遅速臨時進批出可並
依此施行其親札藁牘予皆收藏楳下禮刑部已三
鼓矣
壬申後殿呈差官分禱天地宗廟社稷宮廟等處
上曰此故事否予奏並按典故又宣諭非日一面理
會德音甚當予奏此不敢幾所以
不候奏稟徑擬進時大常闕卿火二日因呈孟享前
導官權差王涯予奏不可闕官 上初議移寮官叅
世先爲之既而世先除殿中至是復問誰可為大常
予奏諭學問該洽無如尤袤亦嘗議定但其人物短

小衆人恐前導時不軒昂　上曰此不須曾欽學問
如何耳堪其任則用之予因奏祕書省亦是要討論
典禮見闕長貳欲一併除人
上曰好歟用雖于與王相同言楊萬里其才也
上曰可初連日與左相議北两人左相欲言無擅且
云家伯師心爲左司曾無權大常寵其意盖不欲范
仲藝速遷不說　上意殆遂無所措辭從　爲過宮
即因甲戌常朝問　太上聖體　上曰飲食不進是
日申時再呼劉確等看太上脉確等奏云六脉短促
手足不温神氣昏脫大便不固粥藥難進當服主氣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二　四

衿三建丹緣王涇馬希古自九月九日至今凡二十
七日供進動利藥過多耗奪真氣今藥力不與正氣
相接内前攙攙禁衛皆上准備駕出乎執乙上皆集
於滿舍閣門後退是夜一更三點二更二點三更一
點確等再診御脉四五動一止痰涎潮塞進紫霞丹
粥藥不能下四支逆冷添差醫官能家湯公材周昭
郭儀戚禹王良佐趙友諒陳翊朱永壽謝瑞皆無所
施其力矣
後攙趙實供
太上自九月五日卯時十鼓在進食殿進膳了不豫
即時李才人扶持歸寢閣辰初　壽聖皇后張淑妃
王才人来看侍宮宣本宮醫官劉確張琳管範李之
美看脉進蝎稍湯鉄彈元提點具奏南内差闕御藥
等至晚七次到宮
六日早進鐵彈元續命湯蝎稍湯
七日夜八日早稍定
八日申時王涇馬希古来看脉稍　太上熱盛風痰
大作不宜進鐵彈元之類宜用人参湯進牛黄清心
元　壽聖皇后謝遣劉確等日令涇希古進牛黄清
心元每昼夜大便三二十次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二　五

十八日進金汞萬安丹
二十二日　壽聖皇后復宣劉確等依舊進蝎稍湯
進涇希古云痰盛面赤不當進蝎稍湯復進牛黄
清心元等藥
二十六日午正進鵝砂元并用大黄調祛風丹
十月一日午正又進麥門冬湯調祛風丹牛黄清
心元
五日早進進食散温湯調消痰餅子午正醫官湯
公材等五人看脉云進凉藥太多瀉得五臟不固
進丁香半夏元生𧰼粉等藥是夜涇希古不在宮

宿
七日早用粟米粥進生粟粉陽起石午時六鼓大
便五次又宣劉確等用藥注子進生粟粉等藥不
下脉弱
八日未時七鼓脉絶
乙亥五更帶御器械鄧從訓來兩廳傳旨云駕即今
過宫供侍湯藥更不差内令一面降指揮名草澤所
有大内行宫合差官各服制并差三衙兵將巡警彈
壓之類宜子細理會予因附奏萬一太上不諱合差
全國告哀使又令附奏三事一脉日已議定廣西漕

臣孫紹遠移湖北運判替周頡恐葉大庶未能便到
則廣西全無監司欲使降指揮除孫紹遠替周頡而
令候葉大庶到任一歸旁貿每乞賑糴米本俟月半
取旨今欲更借與五萬石一賑糴米雖令平價緣無
錢類莫知所從今欲令依時直減四分之時一時來
必不虧豈儲元糴之數又禮部太常寺甲東駕鈎數
往來　德壽宫欲乞措置復道予令鄧樽以進呈若
許如此則内令脩内司同臨安府措置既至侍漏院
鄧御帶復來云三事甚好並已批依然相思慮無不
允當復道事不可行又云上令宣諭丞相几百更頼
子細理會恐官多受擾中多有顛錯是日前二刻開
門允起居徑從駕過宫閒　上既至即與　太上皇
后商量將李才人王才人並放逐便太上已時已派
上服袍帶但心頭微温申後遂上僊召洪邁　太上
遺誥予令添入　太上皇后宜改稱皇太后其它多
與裁定謂如軍民不用緼素一句乃是誤隨
顯仁遺誥亦與削去詔文又云雖此青與予謂青與
非病也遂改作抱疾弗瘳彌將舉哀於殿下進名奉
慰宿侍漏院内批差修内司張聿修治梓宫又差知
省劉慶祖都大主管喪事又批出奉　皇太后聖旨

添主管喪事一員可差甘昇又詔令昇疾速入國門
内東門司申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準德壽宫提
點張宗尹等傳
太上皇帝聖旨才人李氏王氏並放令逐便其告
命四軸并才人李氏從人紅霞帔宣一十道紫霞
帔聽宣宣各二十道並降付内東門司内才人王
氏即無從人宣命遂具奏聞奉
聖旨才人李氏王氏二人告命并紅霞帔馬二娘等
四十九人宣並令内東門司毁抹訖繳申赴樞密
院請受文曆毁抹訖往供本司尋勘合干人契勘

到文收在案毀抹訖宣告共五十三道隨狀申納
樞密院伏乞照會收管
中閤事
告四軸
才人李氏告紅綠網鍍金銀鐸鈴紅羅銷金袋
全
齊安郡夫人告紫綠網銀鐸鈴錦袋全
才人王氏告紅綠網鍍金銀鐸鈴紅羅銷金袋
全
順政郡夫人告紫綠網銀鐸鈴錦袋全

宣四十九道並可涌子全
紅霞帔九道
馬二娘　李惜奴　范巧巧　李漸好
陳來兒　李重喜　陳興奴　孫春喜
王安喜
紫霞帔二十道
劉安喜　馬五娘　王一娘　陳來安
王二娘　唐福奴　倪四娘　張喜奴
藍合兒　藍福福　張小擅　張小春
陸小美　李六娘　趙九娘　王念六

譚強兒　譚小都　李小福　鄭寶寶
聽宣二十道
劉寶奴　劉惜兒　王換奴　王念二
馬宜兒　李好奴　張伴奴　陸閏奴
張倩兒　李四娘　符聘兒　胡迎兒
李惜兒　趙興奴　謝三兒　婁宜奴
張福兒　張美兒　李迎福　元仲李
丙子朝辭臨如儀　上遣知省劉慶祖霍汝弼持文
字一紙云紹興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顯仁皇后
上僊當月二十一日差周麟之蘇曄充哀謝使今使

可擬姓名來予曰莫具名點差否二人云不須如此
上令具來予語之云已與左相商議方欲十一日成
服就素幄面奏今與前日不同只當遣告哀使又有
一事須附奏於典故降詔推尊　皇太后凡百務從
優禮又有壹事山陵必就紹興合差按視覆按乞降
指揮擬陵名案冊謚冊之類既而二人復來云尊
皇太后可使擬指揮來山陵就紹興無可疑只是
顯仁例三遣使北方予曰顯仁久在虜中　太上感
其津送來歸又是時往來禮數與今不同恐難以三
遣使初議持禮之人而留參啟用范仲藝而以林嘌

副之情以爲然即進入至是二人携來云
上謂仲藝人物不甚佳不識林喋今別擇正使副使
差姜特立姜邈具常璞王涅二姓名　上批差常璞姜
特立初予欲差韋璞王相云非擬無推少卿
上難之其實未審如此
丁丑朝晡臨如儀予謂紹興七年太上聞徽宗之訃
未聽政前宰臣張浚等請奏事太上謂　祖宗無此
故事恐今日行之便爲典禮後浚等復奏故事雖未聽
政亦得進見今日非敢奏事只欲一望天表迄不見
今恐十一日成服未敢奏事只就素幄奉慰而退然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十
有遣使一節合商量莫若具奏乞差主管國信所官
未當令附奏衆以爲允既而又密與王相入文字乞
依祖宗故事行遣醫官恐稽緩則失禮俄而批出王
涅爲希古各追兩官勒停涅編管千里希古五百里
德壽宮劉確等四人並降兩官勒停給舍繳駁謂涅
行遣太輕繳朱詠發亦當決配内批依奏涅決脊杖
二十配筠州劉慶祖等俟未繳奉使予以事目援之
云　祖宗初特遣告哀止是横行一員必無礼物數
日後即差議諫大夫充先朝遺留使武臣副之今
太上既不曾於虜主通問難作遺書無與紹興二十
九年　顯仁皇后上僊特遣哀謝使事體不同若作
告哀禮信使就携　太上遺留之物庶幾兩得又前
擬　皇太后指揮猶未降出今不可緩盖　祖宗時
遣不過五日内二人云並待奏知
戊寅早　太上皇大斂次百官入臨午末掛服主重
皇太子暨某官以上入哭盡哀上親行奠酹礼紹興
七年　太上亦拜於殿下至是有司用尋常冬年生
辰礼設白得位於殿上起居舍人胡晉臣讀祝文又
哭拜訖　上還素幄　皇太子以下進名奉慰
皇太后次移班向東慰上宰執前詣幄坐再拜哭慰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十一
上號哭甚哀次移班慰　皇后訖退劉慶祖等再來
云前例遣使三畫予再三云　顯仁例不同王相力
言事于敵國不可損它礼數予云名位既殊礼則隨
之未聞無故畏人而曲狥也彼亦有知豈不曉今昔
事體不同耶況泛使例是礼物金器二千兩銀二萬
兩賀正生辰常之若用許多礼物國力何以堪二人
云自御前錯告哀使可不用礼物否予曰　祖宗朝
遣小使臣一名可以無礼物今依例遣大侍從又有
副使豈容虛拘二人既去復來云　上已許只用正
旦生辰礼物餘續議可也予又問尊　皇太后事二

人云只依故事一面令學士院降詔但冊寶既俟服
除今欲就詔書中作 皇太后之意說過予曰此甚
不可知用治平体例令有司詳具以聞是名當日學
士洪邁草詔進入又理會五使事予初擬 太祖改
卜安陵例差山陵等伍使并具紹興元年孟后攢宮
差摠客予回徽宗顯肅 懿節差摠客使孟忠厚顯
仁差戚里吳益充總護使橋道頓遞使各一員今
太上事體至重恐合差伍使取 聖裁二人傳旨云
累朝如何予曰皆是五使二人云逾得旨若是如此
無可疑者王相素受太常尤袤之說以謂攢宮不當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十一

置五使似疑己當為山陵使恐故事礼畢或去而不
知非前朝宰相本自無礙遂厲聲云 祖宗全盛嘗
陵西洛乃差五使今推卜會稽只當差總護使且歲
旱民力何以堪之予見其辭色如此未欲爭競二人
歸報尋批出差伯圭充總護使洪邁橋道頓遞使予
又令二人奏故事合差按行山陵使侍從又內侍各
一員下知合差復按否 徽宗永祐攢宮曾差復按
二人回云得旨既是舊例固當並差莫一就降指揮
予曰須俟按行有定論已而批出肅遂吳回充按行
使副故事辰日不忌哭予令太常申省繳奏取旨內

批不得忌哭
己卯朝晡臨如儀宰執就傳法寺開啟道場五日就
德壽殿下拜第一表請 皇帝還宮听政降詔尊
皇太后其初用配姚乾元予語洪邁配姚二字未安
遂改作順則乾元熒惑犯五諸侯
庚辰朝晡臨如儀聽第一不允批答就拜第二表內
批會慶聖節道場百官免赴止令一面滿散前降常
服指揮更不施行聞洪邁曾入奏也太白犯填星
辛巳朝晡臨如儀聽第二不允批答就拜第三表上
令并昇傳旨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孝武魏孝文實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十二

行三年服自不妨聽政可商量所降詔旨但練服久
則壞又難改造可商量以聞既而有旨未特奏事行
百司云集西詳會莫只用白衫否予以紹興十二年
徽宗之喪太常寺檢會永昌陵故事皇帝視事日去
杖経服針巾帛帽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腰
經布袴令參酌候 皇帝視事遂不改服 去杖至
小祥日去官餘官依此今既未視事難遽改服奏事
遂不改服未特入奏事 上服練經鳴咽流涕奏登
未喪服指揮 上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予奏通
鑑載晉武雖有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冠

上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識之從來武
帝竟行皇王太后之喪上謹不敢又太后李子奏記得亦是不能行
上曰自我作古何害子奏鄉殿之時人主縗絰群臣
吉服可乎　上曰自有等降予曰臣從君者也若或
可行則　祖宗行之矣今乞令有司討論庶使四方
知　陛下之聖孝自不必降詔　上曰指揮可也又
奏戶部申明山陵支費錢物　上曰已令內藏庫捨
辦本儲蓄別無用處予曰不足則封捨庫當貼支但
紹興二十九年　顯仁之喪曾降詔並用慈寧宮錢
物仍約束諸道不得率斂進獻今似不必降詔只依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函
指揮行下　上曰不須降詔予曰當擬指揮進入其
間明言不侵戶部經費又令諸道止進慰表又奏奉
使莫只遣告哀併待遣留物否　上欲遣兩使予奏
紹興例雖用蓋體而不同且礼物太多又議告哀使
止用正旦體例而遣留卻依泛使恰之又奏
祖宗山陵合差五使今既用　祐陵攢宮故事止差
總護又頒遣使緣前日不曾行出有司文字四方未
知本末今欲明降指揮云攢宮已依紹興例差官所
有礼儀鹵簿儀仗使合與不合差置令礼部太常寺
討論候有司言不合差責降旨依討論到事理施行

庶幾中外知非朝廷知之闕典　上然之上再三云
外間事卿等甚留意每事甚當
壬午下元御朝臨知儀聽第三不允批答以臺諫有
文字乞少緩拜乞罷宮聽政表內批依奏遂未拜第
四表是日宰執五人就德壽殿命道士作黃籙蓋行
首司道宮中之意為內外諸司之唱也初入詣几筵
殿拈香哭盡哀宮中亦哭次請黃籙所拈香退劉慶
祖霍汝弼傳旨付下　顯仁皇后遂金國遣留物數
且云恐數目不盡更取案牘參考予令學士院取舊
本來乃是金器二千七百兩二千兩礼物七百兩精巧之物銀器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五
二萬兩又有銀絲合二十四面貯寶玉樂器玻璃等
物其他象牙匹帛香藥等不在數慶祖等云
上意欲增告哀使所齎礼物與泛使同
癸未微雨朝臨畢拜第四表自己卯以後日詣傳法
寺拈香至是滿散依　顯仁皇后例進奉紙贈等物
午末殿攢　上親行禮臺諫侍從已上入陪位於几
筵殿下　上自素幄哭於殿真酹如儀內外皆哭何
澹讀祝文既而移班進名奉慰　皇太后主上又
皇后繼聞宮中大哭必是　上慰　皇太后也劉慶
祖等又來傳旨云今次告哀使既增物如泛使所有

遺留物亦如舊數更與金二千兩銀二萬兩其他
皇太后已安排了但以螺鈿合代銀絲無樂器以玉
器玻瓈等代仍不用金陵無素馨沉易以他可也
甲申微雨免臨素幄奏事　上再三勞諸人凡事區
處詳審且云太上皇帝喪事內庫已准備五十萬緡
封樁撥三十萬緡又云平江和糴米且休蓋樁積米
尚多留錢支用予奏外間無別緊急文字惟江東類
提舉官謝深甫任賑濟之責初七日有奏乞就差也
倅趙彥厲樂平宰王棐不妨本職分頭管幹今日不
敢進呈欵批作初七日依　上可之聽第四不允批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老
卷
乙酉朝晡臨拜第五表乞還宮聽政是晚人使至仁
和館初乞引明道故事令侍從等議人使到闕之禮
衆議乞用二十三日就德壽宮喪次引見　上先以
宣諭二十一日二十八日皆是　太上齋七必須過
宮正合見辭日分至是劉慶祖霍汝弼持國信所通
事王舜臣申狀備載十七日晚舜臣語北引接虞用
康云　皇帝在喪次如何敢奏人使見
丁亥小祥祭奠　上親行礼奉慰如儀既退五品以
上去杖經服四脚帽就素幄奏事　上未變服予奏

陛下聖孝過哀猶未御初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惶乞
儔從礼制　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安俟過大
祥商量奏引見人使耶已議定而御前降下掌儀王
舜臣所申可憑信否　上曰北人直必不妄衆人云
小人傳言往來多有增損及遺忘欲令館伴自邀位
與北使商量　上曰須是館伴相見予奏昨日傳旨
令館伴發公文與北使回似乎大遽須先得北使牒
然後回報　上曰極是徐觀聖意似無他因奏云恐
須一見　上曰彼欲見當從之予曰國書如何
上曰既見如何不受書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九、
戊子早赴朝臨訖　駕回內乘縗經坐逍遙輦四傍
衷以絹素己丑會慶節假先有旨免明慶滿散行香
洪邁入奏而有中批已而作雪濕免德壽宮入臨
庚寅赴德壽宮朝臨畢回赴奏事服所服入和寧門
中官引就後殿東廊設素幄上縗經如故三省密院
同呈畢王相又及使人引見事　上曰不須理會明
日行入局是晚微雪館伴奏北使來早行　上涅批
依既而來申省云除已恭依　聖旨施行外合行申
審予語吏云既已施行何審之有退其狀改作依條
合行申審而削去施行數字因與諸公再繳奏

上自批云自合依已降指揮施行是晚客賜北引接
賡用康等二人各銀一百兩又閤客賜九見辭寺例
物盡以與之三節皆不及以其往来主議也
辛卯德壽宮朝臨畢歸作降聖節假前日批付客院
奏 皇太后聖旨差并未提舉德壽宮又降旨差提
舉欵奏 太上皇帝凡是手合人歛光繳奏中批云
不敢違 皇太后聖旨難以依奏可日下書行給事
中王信繳寄白黃 上批出令宣諭信皇太后止為
本人頗曉事人亦推辭事無慿来是賀礼如何敢受
用康云我使副曾說 皇帝在哀次如何講賀礼若

不受天下人道是又去若使發回俺時以全天下生
靈升 皇帝今即已成服俺使副是持賀礼斷不敢
行不若以公牒說此意俺使有執據所得分物與不
與在你若此一段了要寄来謝我大使曉了吉如此
只是副使女直有些拘若在朝見前發回甚好
上見此令二人持一幅示宰執欲遣知閤入驛諭虜
使其辭云得旨宣諭使人主上向留德壽宮喪次難
行賀礼使人且歸此四字上親筆所有見辭并回程沿路等
例物並合給賜来日進發上又批云并附奏叔大金
皇帝将来正旦緣在服制不敢講礼要免遣使人即

與諸公作回奏云上件事體甚重此間掌儀與彼引
接一時合荅樂使接慿若令知閤作得旨宣諭彼或
未順難以回護臣等輒別擬事目且令館伴就議其
在館日分一切如舊燕饗以休徒馭不敢作遣宴又
出城觀看所有回程給賜又免遣賀正請次諭旨未
晚初接伴趙善悉韓伉曹晉言虜使恭順初聞 太
上之訃閉船號泣戒三節人毋得飲酒敢呼且直掌
儀單語謂渠調亭得七八分皆歸又謂曹遣使賀高
麗值其國母之喪亦使發回太瑠輩欲以為功遂遣
聖稔善悉等又云其下謂 太上皇帝與我皇帝專

主和好語頗有味往往不以告也 正使田彥皐見任
河中府尹年六十八歲嘗接伴范成大極有文學措
吏部尚書以来副使元顏琥
丙戌朝晡臨人使入驛京鏜遣人諭以
皇帝在喪次難以講礼彥皐等荅云在常州聞
太上皇帝升遐既難講礼即合發回却豪依程限取
接拘衆係是宋國事使不接書恐於礼未當緣別無
執據若得館伴所備細公文即便回程既而二璫遣
人傳旨館伴令就宰執處商議来日傳旨并公牒事
宜議定具本進呈令館伴且宰在執處等候處分即

與諸公回奏未敢具草容來早面奏
許要兼本宮職事凡事齊整將來修蓋慈寧宮亦要
本人逐日承　皇太后聖旨務要凡百愜
皇太后聖意可便書讀行下洪邁授告哀使國書云
霧積菲躬上奸威虐禍貽瓶考俺被凶訃愴巨慟以
難勝捨大邦而莫訴丐馳信騎祗達哀函惟意篤於
修和必深衷於軫悼今差敷文閣學士常瑛鄂州觀
察使姜特立充告哀使副有少物礼具諸別幅黃參
云大邦指諸使乃改作至仁是日人使出門至赤岸
就疾不待來日受賜徑解維去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廿

壬辰德壽宮朝臨畢赴後殿素幄奏事呈顏師魯礼
子乞令大臣通金國大臣書又不及受賀礼之意予
奏此固難行但彼遣使來止是館伴發遣更無一語
致謝恐於理未安臣欲作三省樞密院傳本
聖旨令差件就貯白相別時移牒云得旨令國信到
闕時奏此意　上極以為然予遂口占云近勤使介
寵貺壽儀屬值大喪難當盛礼雖在哀疚實深感廢
上曰好更作叔大金皇帝予又曰當以此意寫各目
與趙善悉等恐北使不受則令貯白移文泗州
上曰亦只是牒國信所令泗州移下可也既退擬本
歟進王相遲疑云吾輩前不曾草牒本今卻如此恐
二大璫相疑予曰諜國豈問此曹耶施參遂從而立
說云幸自無事今卻作宰執書傳諭卻恐引起它說
話留參從而贊之黃參雖知其非亦不復相助但云
譬如用藥補脾胃施行補之太過未必不添病予知
不能勝不免云姑俟來日再取旨內引蕭燧洪邁
上服度布背子戴度布巾二人者同班服紫衫早帶
自內東門入設素幄于廊閣數日前引館伴使副亦
如此邁奏二十八日　太上皇三七當過宮是日乙
未乃太后本命乞用別日　上遂批周云展作二十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廿

七日過宮燒香如何王相與予回奏齊七不見于經
乃釋氏之說而　本朝用之前一日亦無害聞孝引
二人有黃門侍御封文字二人云未知付誰不敢啟
封黃門云既得旨付下自可同觀啟封乃是寫正觀
四年太宗遣高祖之喪令太子聽政邁遂留身繳史
其事又乞令天下諱秀王名并以伯圭為嗣王邁初
自語侍從云
癸巳早德壽宮朝臨畢赴後殿奏事呈送伴牒本
上再三以為然且丁寧使進入用金字牌發又云虜
使連夜去甚速諸人皆不敢措辭　上又云恐虜所

遣賀正使疑是受礼必移文來問卿等可預思回報
甲午早後殿素幄奏事既退駕過宮燒香群臣朝臨
如儀　上遣御藥張安仁徧至五府宣諭云將來禫
除付礼合易服縗而百官三上表請御殿方以
大行太上皇帝升遐纔踰月易服御殿情實未安
上欲縗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俟過百日免從所請
己未朝臨如儀　皇后過宮燒香　皇太子皇孫俱
自至是　皇太子皇孫皆日赴聞諫議大夫謝諤會
入文字乞如此前擬差伴使本用盛礼緣盛字犯阿
骨打嫌名具奏乞作敢學礼發金字牌追趕付趙善

悉等未時内引告哀使韋璞姜特立朝辭連日議過
界衣服鞍韉之數予欲稍加裁制　上意止令依紹
興二十九年　顯仁皇后時體例過界隨宜而已又
引洪邁退語侍從云　上問太上宰臣呂趙孰優邁
云呂遭時艱難功績不細而趙首陳立儲之儀其功
亢大　上曰此社稷大勲也又說到浙東田謂與鄭
汝諧浙西羅點與趙不流不協處　上曰若是職事
不相合事過即已安得生仇怨兩事邁必有以開陳
故聖諭及之既退又以予所事語人後復諱之
丙申朝臨訖赴後殿素幄奏事奏謝前日遣中使且

云臣等已具奏恥礼官謂宜麻三年雖行於外廷今
祥禫甚遲訖付外施行施撿舟三云百日之制實不
可正行擬正月人使朝見　上曰朕自有所見少間
批出予奏　陛下聖孝赶古知漢文短喪之失而陋
晋群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銳意復古非聖學高
明豈易及此　上曰朕正欲稍救餘千年之弊予又
奏　攢宮山陵欲用甚特今中外皆未知往往期限
迫促且如開直河則慮潮泥于淤塞枉費功力集丹
船則又費浩瀚空占日辰若不預為之又慮臨時闕
事　上曰祖宗皆七月而葬今不比

顯仁時予奏　顯仁乃祔
徽宗今當避不使施撿又云古者七月而葬謂同軌
畢至今國不然予與王相云今亦有四方州郡慰表
及北虜祭奠使豈容欲速也
丁酉旬休朝臨如儀
十一月戊戌朔　駕詣　德壽宮燒香群臣臨如儀
就進名奉慰訖退　内引洪邁聞邁欲擬
皇太后聖旨尊崇秀王事退而自以語人衆皆愕然
邁爭諱之又擬　皇太子參決詔初議繫院又恐張
皇　上只令擬指揮而邁謂恐不能道居喪曲折遂

草四六以進　上疑其文稍長邁云不如此意不達
其後又明言五日三日及稍定其制度之類
己亥德壽宮大祥　車馬率郡臣行礼進名奉慰如
儀　皇后不至太常揮班移南向進名而退大爲非
礼退即詔問令改之群臣易素紗帽穆布衫黑帶內
降手詔付三省樞密院令有司討論　皇太子參決
庶務洪邁之文也　上刪去所擬日分等數語止令
有司討論古今典礼以聞予全不用復奏畫可恐錄
黄播告四方駭動觀聽止如聖旨文字行黄而已已
而侍從皆以爲當惟范仲藝林留樞以爲非

庚子德壽宮朝臨畢入局礼部及太常寺官室白服
日予銘用正觀天喜事皆非所宜外議甚汹已又云
皇太子請啓事篤邲喬汤語以断下敢當之意未早
當軌　德壽宮禫辭
辛丑德壽宮禫祭　上率群臣詣几筵前行礼奉慰
如己亥易常服黑帶從駕還內
壬寅駕詣德壽宮行四七之礼群臣入臨如儀從駕
還內訖詣文德殿拜第一表請御正殿
癸卯崇政殿東廡素幄奏事呈礼官詩論皇太子參
決庶務狀　上曰此稍揮出外議以爲允否衆人唯

唯又奏礼官亦無可討論上因及數事云卿等與東
宮五日相見則太疎間日如何詣宮又甚莫只就崇
政殿後否予奏殿東似未安　上曰祥曦南廡有太
子侍班處只就此爲當升宰執相見礼數皆可詳議
如除授則正觀有五品上下之別今當如何衆人奏
待退一付礼官條具又呈　德壽宮月奉四萬緡
皇太后一千五百緡其他生日節序未曾詳具
上曰當來　慈寧如何供進可具來參酌衆人稱善
聽第一不允批荅訖拜第二表
甲辰五更微雨久無雨矣聽第二不允批荅訖拜第

三表　上批付學士院云可自十八日內於引精日
又上殿班使適祔廟免從所請
乙巳素幄奏事呈　皇太后月奉文字因奏云月例
初五以後便供進此月户部已措辦而未敢供納
上曰且供進此月以後却向量無欵奏取
太后聖旨入堂集議　太上皇帝謚號
丙午早赴文德殿聽批荅訖入局
丁未旬休雨
戊申冬至節假崇政殿素幄奏事呈集議太上謚號
上涕泗不已問執從衆人云礼部太常寺官所擬

聖神武文憲孝廟號高宗盖備堯之四德予四衆人
所議守相去不遠惟洪邁欲稱世祖衆以與光武非
上承哀平且東西兩京事體不同亦有欲稱世宗但
柴氏太廷尔　上曰别有世宗否予云漢武以來雖
有之但五代周與本朝相違爲近尔遂用礼官所定
又呈礼官定　皇太子儀制甚草草　上令留中同
奏　皇太子參決機務服日已降出謝表今日必入
謝臣等只今欲一詣東宮　上可之即詣宮相見四
拜茶湯如常儀内批差胡晉臣鄭康孫克賀金國生
辰使副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下　共
己酉節假早從駕過德壽宮　太上皇帝五七百官
臨于宮庭庚戌節假
辛亥冬至節微雪從駕過德壽宮哭臨奉慰如儀
壬子節假從駕過德壽宮哭臨奉慰如儀月望故也
癸丑節假上批問　皇太子議事處欲資善堂王相
以爲允予語之云此乃　仁宗幼年既傳又有天禧
之嫌不若只作議事堂
甲寅節假太史奏早日出晩日入皆有赤氣閏十月
二十七日已如此
乙卯　上初御延和白紗四脚白衫黑帶進呈懿節

皇后改謚憲節
二曰祖宗后謚皆連一字乎予奏自唐已如此國初
失於檢照　仁宗朝方改定又及攢宮費用如修奉
司乞逐料給降合同於封樁庫支撿照顯仁舊例一
項止顧五萬餘貫今乃不寫數目服備下諸處取索
紹興十二年二十九日兩次攢宮實用錢米數若知
多寡則可科降乃都未報今欲降旨委都司取索
上曰豈不可知數目　上因及　皇太子參決處正
欲與卿等相近資善之名亦不妨否端門日已予奏外
議終以爲疑莫若易之　上曰天禧四年又有五年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芜
又改札與朕既不疑何害王相云聖意既如此況是
仁宗就學之地予曰只爲是年初見輔臣所以外議
疑之而太子辭免亦云天禧事出非意予與王相
云晉有宣猷堂所以前日奏乞作議事堂自我作古
可也　上曰議事堂亦好予曰内之朝堂外之都堂
皆堂也
丙辰五更雷声起西北早上御延和己巳微云崇政東廡素幄
宰執侍從及閤門環衛等再拜起居如常儀
上復過祥曦登輦從駕如德壽宮
太上六七也

丁巳旬休兩浙運判鄭汝諧獨御奏紹興科擾乞依
紹興二十九年例降黃牓約束上批依奏疾速行下
予屢以告左相勸其參移易兩倅分頭措置左相堅
不從汝諧它奏頗痛快云
戊午延和奏事呈礼部太常寺國信所討論將到來
賀正人使到闕建宴欵御前卓幃之類用黃其餘用
緋者易以青紫　上曰專以青易紫如何予奏元豐
案卷並用青只緣紹興二十九年用紫當時太僕既
之過今用青極當　上昨日欵添印會子三十萬道
準備攢宮支費今界合至十六年限滿而自淳熙十

年遂旋增印至七百餘萬今第七界合至十九年限
滿並未曾添印如此則可印百萬　上疑其多止令
印七十萬內批　皇太子與宰執樂輳參決庶務於
議事堂除授在內寺監丞以下在外知州軍以下並
除授訖以聞仍就議事堂引見合奏事者所陳或可
採同宰執將上
己未上御延和知閣龍雩先呈昨日有旨皇太子同
宰執審察知州免令上殿不知新知潼州府朱時敏
新知處州末樞如何上曰且引上殿又奏今後遇一
五日詣梓宮前燒香所有輪對班如何　上令改作
四九日引三省呈　皇太子參決欵用二十五日
上曰見令修內東門司作議事堂以皇城司為內東
門司却移皇城司別住一處緣動三處所以少待又
呈賀正接伴馮振武等申明傳示北使舊例止御名
二締而不及廟諱今　太上皇帝升遐恐彼以為疑
上令且依舊予奏臣等亦謂合如此然不可降指揮
只作咨目與震武等如彼以為疑只諭以太上未祔
廟之意　上又曰將來賀正人使莫只就後殿引見
否素服如何予奏彼既投賀書須當臨時討論三省
密院退兵部尚書宇文价以下十四人同對前月侍

從乞同班奉慰至是方引上嗚咽流涕价奏諸使辟
屬太多不思洪邁立其後也葛邲奏
真宗朝白雲山人言卜地不利丙午丁未則此事不
可不審
庚申延和奏事同密院呈太常寺申攢宮按行使乞
差後按使并其侍從又知省內侍姓名
上令留下因追葛邲所奏呈淮西方有開乞廣屯田
事　上甚鄙之王相助其說予奏古之屯田以民寓
兵今似以兵為農只恐當募民為之　上曰如此甚
好但恐利在十年後予奏若措置有方何必十年今

有閑約用二千兵不知於何取撥　上曰馬軍行司
有隊外三千人侍隆出隊牌帳子曰須與當世賢商
量過　上曰然
辛酉延和奏事翰林院學士洪邁入局　上遣快行
象詢院吏云雖素服若宣召學士賜茶無妨否又問
甚時出局入是疑有宣引已而無　耗是早三省進呈
邁乞省擺排須官十二員只付見任官仍不推賞
上曰從之如何衆人請尽罷太過予奏留四員如何
衆款留四之一上許之仍貼不推賞一節既行之後
方堠所乞省者非屬官乃排頓官蓋閤外議論上先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卄
為是以自辯不其後所留三員一韓狀夯貿之姪頗
直之子一張元弼殿院之邑子一丘壽雋察院之外
孫甚可歎也殿中侍御史冷世光入奏乞山陵諸使
官屬胥徒等諸色請給權減一半候發引日全支付
出無筆監察御史吳博古三奏一論唐佞臣李義府
等削去園郎一篇今皆用俗礼如喪制有合七歛攢
有鷄挑狗杖不經甚矣今
陛下欲三年衰經則虞祭之後致奉几筵必有其所
當身親之不可使近習專須乞詔儒臣礼官酌其宜
不專用礼生故案之文其一論山陵諸司鑄使碑置

官屬猥衆支費浩瀚乞委侍從臺諫集議撙節其一
奏將來拜宮發引乞如紹興己卯詔書經過州縣吏
不排辦支破飲食仍只行就在計日批支請給免致
搔擾並依奏閤朝士鄭湜代為之
壬辰延和奏事三省呈冷世光昨日奏乞集議撙宫
一行吏胥軍兵若未發引權半支食錢候發引却全
支等事而無筆予奏莫若令同吳博古文字一就詳
議　上曰然不必集議予連日奏告哀使虜中取接
甚速遺留物宜早辦　上曰見理會惟亞息香樻手
香兩件臨安可買否已而遣御藥張安傳旨問次第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廿
癸亥太上七七從駕宮哭臨
甲子不坐入局張安仁傳旨令遺留使副就初一日
成行初用三日昨晚盱台奏北虜接伴約此月二十
五日先至泗州故也内引宿直官李巘二十四日既
問院吏至是初引官也
乙丑延和奏事呈唐輅嘖議謂太上皇當稱祖破礼
官之說上批將上問如何衆人皆以為疑　上曰所
說太宗小宗又繼别無為祖并祖乙祖甲之類恐皆
於經未合予奏聖學高明盡之矣然此說既出須明
其不然以眺後世乞付礼部太常寺看詳聞奏

上拯以為然又云輅後奏軍民巷哭事於礼文當如
何黄洽去禮亐巷市七日所謂三日者後世盖從其
便尔又呈洪邁奏寮章指臣不合首議稱祖免君家
侍罪　上曰議礼之家同聚訟古今如此當如何子
奏乞批議礼不妨異洞令日下供職
上曰留下待批出已而付三省云議礼何嫌異同可
日下供職次引遣留礼信使副顔師魯高震師魯奏
衣帝之類上令如告哀使啚與說不必固爭師魯奏
乖紹興二十九年遺留使至汴哀赴宴至聽樂簪花
若復用此故事臣當以死爭　上曰當如此不比哀
周益公文集石牋録ㄴ　廿
帶鞍韀盖事有輕重申時按行攢宮使蕭燧吳回對
丙寅延和奏事　上宣諭德壽宮雖貴月可戒七十
萬緡王相欵封捨予奏須某中取見名目付下方可
理會　上甚以為然内批以丙東門司為議事堂十
二月二日掛牌令有司擇日閏堂内探報德壽宮發
下當徇五十隻某中留其三餘給賜内侍内引宿直
官洪邁謝稱祖侍罪事　上謂稱祖不為無說姑當
從衆因言唐高宗雖非全德然亦善終自當以太戊
為比邁曰高宗享國五十九年　太上亦十六載廟
號正宜　上又言太上時有老中官云

太上臨生　徽宗嘗慶吳錢錢王引
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
教弟三子來邁亦記其文皓在虜買一妾東平人偕
其母來母曾在明節皇后閤中能言　顯仁皇后初
生　太上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寤而生太
上武肅即繆也年八十一太上八十一卜都于此亦
非偶然邁又言　顯仁本會稽人照聖間蘇忞相頌
致仕居丹陽有老婢韋出家為尼寧給事蘇相其妹
耶　顯仁也初夢登頌揚通又遺溺不已頌曰此甚
貴非此能住宜甚以入京既至都城尼住一道觀會
周益公文集思陵録ㄴ　廿二
哲宗擇宮女二十人分賜諸王顯仁在選入端王宮
暨耶住繞一御幸而生　太上頌之掾文瓘語邁云
此邁不敢奏上又語邁云史大傅有奉劄贊美東宮參決
事畢竟老或又云有至小官上書言ㄴ事不應不諌
之宰執朕素有此意無皇太子留於春秋教其吏練
自古人君意無學問不知道或生嫌隙朕固不然若
諫之宰執必避嫌难為言已令太子用賓礼相見又
所議事皆朕自定亦令太子每晚來此
丁卯旬休
十二月戊辰朔朝于延和從　駕過　德壽宮哭臨

奉慰如儀己巳歐泊不坐入局議事堂掛牌令有司
擇開堂日內引宿直官刑書葛邲
庚午延和奏事呈李彥穎再乞致仕　上曰也是病
宜聽其歸予奏彥穎兩預政機游分閫寄莫稍有以
寵之否　上曰與加大學士予奏紹興不可無人須
就今日除上曰朕亦思量無如王希呂鄭汝諧乘人
云甚善予奏恐將迎費用且差人權如何　上曰如
何則且教鄭汝諧權日下前去上又云便差汝諧如
何予奏臣意不專為省將迎亦以汝諧
辛未延和奏事王相奏東宮參決款且事月如覆奏

例　上曰如此則太煩予曰其間條目亦多更乞入
聖慮毋使致於壅滯上頗以為然宣
諭云更待理會予奏攢宮復按使葉翥今日上殿
陛下宜戒以審細不可止為文具蓋梓宮自高六尺
未問石槨之類　上曰江浙地薄又春間水泉動葉
翥對　上諭以須子細朕已令二月後方修奉四月
發引
壬申從駕如月旦之儀
癸酉歐泊不坐入局
甲戌國忌行香

乙亥延和奏事呈封樁庫申審內合同支會子十五
萬貫充大行喪事所支費予奏據元申候將來發引
作料次支今既未有日未審先支惟復少待
上曰候二月支未晚又呈盱台報金國賀正使副元
類宗十李晏約初十日過界　上曰礼物當受否予
奏既是通信不過馬漿非華好之物恐難不受奏事
畢予奏元擇今日東宮就新開議事堂議事夜來邦
得關報東宮為赤日在朝假恐合令大史別擇日
上日當別擇日施樞云歲且尽莫若就正月始和
上曰然可以此意諭太史局初

天禧四年太子亦以十二月就資善堂見輔臣予寀
語諸公以為疑故施樞因事及之又宣諭將來吊慰
使來合差接送伴予奏方欲奏稟恐不測到來須先
差下臨時使遣行
上令具寺監丞以上又問李師邈卿等識之否衆人
云熟事起於醫予奏曾曹曾懷病愈特轉一官
上曰忘記矣浙漕鄭汝諧暫權紹興府陛辭
上稱其浙東視旱之勞汝諧奏昨首言紹興撥攢致
降勅榜然後臺諫諸司侍從相維有言恐皆歸臣今
往應辦乞賜保全

上曰既知卿肯任怨豈不主張卿
上又言李參用錢無不落熟已病
丙子微雨延和奏事呈接伴金國將來弔慰使副
上曰將來正旦人使到闕設素饌引見外款不受其
礼物庶表不敢當慶賀之意或重受些小何如予奏
莫令有司商議否　上曰令議又呈昨日付下德壽
宮歲可減省錢物等數即前宣諭約七十萬緡者予
奏不須降指揮只劄與戶部及所屬庫分令知
上曰然可以備水旱又呈礼部太常寺乞造
太上皇帝槨　上曰梓宮已是九尺向來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廿六

徽宗又二后緣虜中棺小故就泗州置槨今更不須
用又呈江西馬大同奏將來　太上祔廟因為正太
祖東向之位留參贊其說　上曰是謂祫享乎唐制
如何予奏趙粹中議論此甚詳正為祫享若唐則自
開元始增四昭四穆為九廟左相疑主大同又重於
改作力言宗廟事體重須礼官獻議不應外官主之
予覺其言辭不須即奏云且類聚讀議可也批出差
宗正丞余之端李師邈準備充接送伴又批出付兩
聽云將來弔慰使到闕借有支賜令有司預辦
丁丑旬休

戊寅朝于延和從駕過宮
己卯不坐入局
庚辰延和奏事呈擒辨虜中弔祭使例物上曰甚多
予奏只金七百餘兩銀萬八千餘兩匹帛不預焉蓋
合弔祭為一事也
上忽顧予問集議攢宮下諸使諸司辟官支費等文
字如何予奏方欲進呈既展讀　上曰紹興十二年
是　徽宗　顯肅懿節三梓宮所以二十分紹興二
十九年　顯仁已減十分　安恭又減作七分今宮
属后減半恐太削弱並依　顯仁時體例可也予奏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二　廿七

後面別有項目至此在吏卒支費自十月八日以後
止支七十日權住已有指揮　上欲令展作一百日
當別令甲請初辟置無非閑節贈賂外議喧甚於是
吳悌古乞集議減歲久之莫敢措辭數日前方就臺
諫定議減一半洪邁遂諸人云　皇太后謂吾百歲後
只用四人扛板予蓋責近不悅者多唱為淨儀不會
遂延頗久致違　上聽而有此議又呈礼官看詳唐
略論　太上祔祖事予奏略說雖失當正緣士大夫
不曾深考多以為是今欲行此奏庶幾四方萬里與
夫後世皆知曾經詳議免致異論但礼官恐略指為

不學浮言遂痛加詆斥斯亦過矣如此等語並欲貼
去　上曰必何篤乎遂降旨云依肴詳到事理施行
密院奏外議謂李師顏見在平江行醫今着揆件則
經從本府守臣監司相見時皆坐其上緣此物論頗
籍籍莫若改作館伴　上曰既是醫人别改差人姑
與一差遣二樞云已與庫中爲官矣　上曰如此則
誰可二樞云閤門趙嗣視見其同列劉續曾被差須
以爲言　上曰常記其人但以其舉止久宣尊頗輕
故選是今可差代師遂起居郎胡晉臣對第一劄論
馳坊常曰爾揚言上書乞太子參決已以爲已功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廿八
上曰恐此事朕不謀之宰輔雖父子間亦不曾說乃
出朕意欲行遣其人晉臣奏行之適足成孺子之名
不行又不可但乞禁省加察可也
辛巳延和奏事　上宣諭馳坊常昌爾與徽廟如何
衆以爲允　上又欲别作行遣予奏却恐成其詭妄
只如此足矣又宣諭太子在議事堂引知州讀劄子
時卿等莫周坐否予奏此則不可蓋礼所以别嫌明
微正在於此太子生受其展讀恐未安況臣等乎臣
方俟見太子商量亦望陛下更致眷恩　上曰也是
要商量卿等更與太子理說留參云　如講堂講者立
餘人坐亦可予曰不然講堂有賓友之義此乃公事
上曰更熟議是日引軍器監丞沈清臣輪對劄子凡
八千言一一展讀知閤張燾奏臣正引例賜下清臣
奏讀如功久之燾又云簡便奏事　上曰之令勿却
已而甚久次當引林栗已來伺候　上知清臣對必
久先令作十六日燾前奏劾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
下事讀竟乃已上勞之曰卿二十年閑廢今不枉矣
清臣劄子中一項論賀正人使乞不見如前日無可
疑恐有姦臣猷起文寮之說切勿聽之前日不見何
害起寮　上甚以爲然且云初意本欲止見之而不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廿九
受其礼謂礼官必有公議姑付之使定其論不謂礼
官乃不定来甚無議理今念彼再来不見非人情止
當見之決不受其礼爲是況極稱贊云　陛下只恐
見義理不的若已見得義理明白不用惑紛紛之說
上深以爲是
壬午常參官逐和起居記宰相亦數奏事蓋上前日
宣諭道宮領頻恐事有壅滯令駕出日依舊奏事也
上再說常昌爾行遣予奏如初又曰卿等見韓彦質
可諭以辭礼物之意十七日引對朕亦當諭之衆人
云假礼物以通好似乎無嫌從駕過　德壽宮入臨

奉慰如旦日之儀
癸未歆泊不坐
甲申延和奏事呈給事中王信駁礼官胥詳唐輅太
字乞將輅罷黜　上曰繳駁不當言乞罷黜可貼去
又問當如何予奏蕆礼無譏輅非其職不合爭執犯
衆怒亦比常吕頗爲輕令去可也　上曰然彼見請
以遷還宮者朕取之故如此生相主輅奏云輅十年
前已爲倅今當與郡　上曰稚貨可除郡予王相云
輅是提轄非監官也留參云只恐給舍不放過
上曰臨時却宣諭書可也既退招王信諭以此意信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四十
曰歆何以慶之王相言得旨與郡不以爲然曰衆論
正紛紛非爲其爭稍祖緣其奏云後有令王何以慶
之語太任易予曰且降與外任指揮以待衆論之定
較更却在臨時衆皆曰然遂擬入而令信一面書元
降指揮予奏脉有旨俟殿設素幄見人使只恐太實
知賜茶之類皆有妨　上曰令多展教問予奏値雨
則費力　上曰只就鄧廟予曰庭下縛露屋亦可今
日三人知閤同對乞諭之　上又曰前日曾語韓彥
質等以初見人使諭以不受礼物之意否予奏元得
旨　陛下郤面諭既今日對乞先賜宣諭

上曰然卿等寫意度與之使知適從是日未時彥質
同趙翽對　上令以此諭宰執於國書中添一幅却
其後來礼物即便奏來起居舍人鄭僑對次引思半
嗣王宗陽又開府四宗室同班對
己酉延和奏事呈鄭僑奏乞詔大臣詳處正旦人使
等事予奏彼之使名但云充正旦使副而不言賀
上曰如此則更無可疑又奏後殿東廊面西坐似未
安迺來商量若就東朶殿則猶南面值雨不妨拜於
廊　上甚以爲然令葪與閤門及儀鸞司予又奏若
彼來弔慰必在德壽　上曰因是於礼亦當在東揾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四十一
却就殿東設幄可也
丙戌朝假國忌行香畢清華奏事　上服黲布巾衫
腰絰先是洪邁及京鏜等初對衣中官服裁衫皁勒
帛予深鄙之與諸公議用涼衫作當服而聽脉日不
免令衛璟計會御藥院欲以涼衫或皁衫入對使
生二瑠寄奏其事遂定用涼衫皁勒帛盖上服如此
爲近臣者不可以夾予予奏脉日雖議定北使以正
旦國信爲名初無賀字受礼無譏退取國書觀之却
有奉書陳賀之語今欲就鄭僑奏葪明言歲旦通好
祖宗在衆所不廢今設素幄許令入見而却其礼物

又慮彼以故事為請未審於異礼如何令礼官折衷
以聞　上曰若言　祖宗則是今為過之不須如此
衆又曰　聖慮尤高遠矣　上又令寫三次意度與
館伴一言不受二言待以此意申朝者取旨第三方
云特為兩國通好之久不欲重違已令彼受予奏待
逐一擬進
丁亥自休付出昨日所進議礼物指揮又人使意度
三項頗有參政然大槩以定方吏初欲備坐意度箚
與館伴所王相又欲簽名封云予謂皆非礼只當諭
使副来早過府第而授之衆以為尤

戊子朝于延和昨日太史局尋逐議事開堂用正月
二日八日十日十三日十九日二十六日内兩日國
忌餘多假日臨政將上予頗疑之謂衆人曰是日無
朝殿可乎衆難難乃趍下別理會既而　上果問擇
日如何予奏雖有数日非國忌則假故　上曰須是
有朝殿日王相退古悟曰如此則　上依舊逐日視
朝姑使太子習貫耳予曰何知之晚也
上宣諭昨日所擬指揮甚好莫使箚與礼官否予奏
已箚與　上曰恐彼疑使殿止告以崇政殿或垂拱
亦無害卿等論韓彦質等有商議事徑過堂中理會

予奏彦質疎通臨事必不拘泥上曰茶酒太過予奏
前日畧舉　祖宗時故事宗既紹興三十年所無自
不應有　上曰天竺觀潮之類都可從聞使人有除
聽樂簪花外並如舊例之語予曰舊例正為紹興當
時既無今自可畧也　上又曰使礼官討論到使與
礼物例殿門外指揮並行下予曰亦須奏過方敢批
旨也　上又語予曰前日林栗諫官文字使人使了
次第理會從賀過　德壽宮即回館伴使朝尋相見
予告之云恐彼疑　上不御正殿則告之云彼國弔
慰使尚未来　本朝以兩國和好所繫　上特御素

幄見使人若使用告礼御殿都先慶後弔可可彦質
等大以為然且曰紹興間施宜生語録云本不遣賀
正又恐兩國以為疑予曰此亦足以折之况當時顯
仁挽攢猶在歲前今尤不可御殿明矣
己丑歇泊不坐入局
庚寅不坐入局　上批問引見使人就垂拱亦可或
権改淡黃袍早襆頭皂書了却易服見使人王相以
為當然予密語之云祖宗雖是有変正且人使故事
但累朝多是春閒上仙祔廟在歲前雖紹興二十九
年　顯仁皇后亦就歲前了却都有此疑似不若来

早面奏
辛卯延和奏事呈礼官詳議到鄭僑奏箚論正旦人
使事謂當受其礼物而不必辭上宣諭可語韓彥質
不必用前日三次意度直受之可也予奏昨日聖意
欲御垂拱不若設幄東偏彼既得見豈敢計御服況
陛下尚爾縞素必有以服其心切不宜改易帷後殿
則行馬經垂拱曲折而過後殿却或致疑今弟降旨
云依詳議到事理施行可就殿之東楹設素幄引見
使人百官並免衆見其礼物毋令入殿付之有司
上初欲云寘之殿門外更不啟封亦未及免衆見既

詳奏乃可之仍云衣服若未定臨時更批與卿等今
日亦引館伴使封罷令去見卿等予又奏
祖宗特使有弔慰祭奠兩使紹興末比設其礼共為
弔祭使今所以遲遲必是商量未定前日客院欲依
例發金字牌往盱眙令報已差接伴臣已留住
上曰此安可得謂鈞致它使命予謂更當差下一番
接送前日安排錫賜却分作兩項以待之　上曰極
是向日賀會慶節人亦有將來衣亦兩番遣使之語
又呈赤岸押宴　上曰誰未曾去遂差劉國瑞又引
館伴韓彥質趙濟接伴馮震武戴勳至東華門免引

壬辰　兩皇太后聖旨免過宮燒香不坐入局
癸巳早設素幄於垂拱殿之東偏　上初坐後幄應
奉官起居次御素幄宰執兩拜起居訖升殿入幄中
侍立決引虜使鎮國上將軍兵部尚書完顏宗下副
使中議大夫秘書少監李晏升殿投書如儀次不贊
名朝見兩拜受賜亦然引三節人不山呼各賜受如
出駕興再坐引宰執北使副不拜宣坐賜茶先有旨
進御茶不用托子殿上杌子坐褥又殿下拜得旨以
曹國書曰四序更端三陽交泰受屬布和之始緬惟
介祉之多適遣使軺往持慶奠益彰敦好案切馳懷

大璫析封訖左相與予封展宣讀復授內侍依紹興
三十年正旦例既不賜茶酒就驛賜御筵施樞押伴
北使不受館伴云向時有例北使云初謂皇帝已公
除吉服早來却猶御白袍自然難執酒括只茶便了
自來施宜生來使朝見退受御筵歸去喫言語如將
來花宴亦不合受觀潮游天竺射弓却有例不敢辭
或云紹興三十年却不曾講此三者
甲午節假有旨許人使游天竺寺
乙未節假
丙申節假驛中與北使議正旦入慰使者曰持賀礼

來若之何慰也館伴住來議論然後云行人敢不曲
從其實紹興三十年　太上在顯不服制中亦既祔
廟又是時名分未正猶免入賀今國無說特國信更
為是欲見功不果有內批付密院淛西路鈐王舜臣
亦添差總管此人乃通事掌儀之把頭者
淳熙十五年戊申
正月丁酉朔雨廷和起居兩拜訖從駕過德壽宮臨
慰如儀即回留參入驛押宴
戊戌雨元日假內不坐前月下旬三省以大史局再
棣到正月議事開堂其間多值假故上曰初二日戊

日可用且畧應日前晚予密入奏謂雖是節假乞
陛下特御延和令宰執奏事畢必然後過議事堂庶
幾新元發政叶先後之序昨日果有旨今日內殿奏
事　上宣諭待北使外問無議論否予奏　陛下聖
孝如此其本既立自然礼無違者
上曰皆由卿等處事精審朕前日亦語葉翥樊旁又
之又及東宮開堂議事今日引秦塤羅獻能看礼數
商量未定則且令納劄子款曲未遲初在漏舍予語
諸公若對展劄子恐有嫌王相頗懷疑云不成只教
某向前予云固當互陳所見但不敢對展不至是遂
於上前奏陳予急截其語云對展有嫌
上以為不可乃止予因奏　陛下方當厲精又以參
決付之東宮今百司事多因循臣等固無當益加勉
勵以副聖意但恐智慮所不及有不逮耳　上復稱
獎云卿等思慮無不至正賴共振紀綱予曰前此臣
等有過全賴　陛下俺覆今若又不及衆論必不恕
上曰朕不至知前代帝王更有猜嫌王相云天下事
自有正理不必過慮次赴議事堂使欲繫襯相見予
曰譬之礼上恐當叙拜衆以為然而行首司云堂甚
窄狹又設倚子相對不容拜席欲南北相對予以為

不可王相云賓有礼主則擇予不敢覆既而復自云
想是御前定此礼數蓋疑予持之其心術類此拜訖
點茶畢起立白事予曰文字若欲少留乞候晚間付
下準備次早進呈東宮以為然且去當用匣子封鎖
又稟前蒙熊春坊傳令旨要擇一吏承受文字緣省
中分六房若互遣小吏恐不能備知諸房首尾無畢
微不足備使令已議定差三省提點密院諸房承旨
諸官聽約束都令自諭諸房庶幾事有統一不至漏
洩東宮云甚好再坐點湯畢退東宮坐堂上引前知
德安府秦熠再拜而上措笏展讀劄子訖下堂再拜

而退次引前知合州羅献能亦知之
己亥雨國忌行香使人觀潮
庚子雨開春節假入使射弓於玉津園
辛丑雨免過宮入局是日本館賜宴王相押伴北
使力辭從之
壬寅晴早上御垂拱後幄先引送伴爲振武戴熟朝
辭次御東偏素幄人使朝辭賜茶役書大畧如初見
之儀參知政事留正入驛押宴初定黄洽洽尚在病
假而施樞適長文式假未滿乃用紹興末例一員押
兩宴無嫌遂再取旨差正倫奏司鄭棣霍汝弼渡江

往紹興
癸卯晴人日假内引賀金國生辰使副胡晉臣鄭康
孫辭於清華閣國書曰候協龍祥適際五剛之旦節
編鳳紀載禔萬壽之期惟至德之誕照宜林符之滋
介顯馳信使肅奉慶幽屬申飭於幣儀益尊迎於嘉
祉初呈草本用惟仁德之胎升予遣人語洪邁謂膚
主尊號有仁德二字得無嫌乎邁亟改焉
甲辰微雨人使行景靈宮侍香歸清華閣奏事奏會
慶聖節諸路合進銀絹有司申請　上曰恐有慶賀
之嫌免進以寛民力如何予奏此乃典故不可廢况

戸部籍此充經費豈容蠲放初非宮禁私用特臣子
不敢不以此事上爾又奏今年大礼莫只是明堂否
上曰然紹興間亦不詣景靈宮不登樓肆赦予奏合
排辦事多所以欲先定如將來修斡亦可免又賜亦
如當軋道初支三分之一　上曰然又奏將來梓宮
發引　陛下及　皇太后皆當出　德壽宮門奉辭
或謂难設兩幄次須令礼官討論萬一窄隘須拆動
侍漏院　上曰莫不須否予奏恐大昇輿高長
上曰不得已即拆動且令礼官商量
乙巳雨王相在告予率施留二公徑詣太子侍班閣

叙揖且畧白今日當奏之事遂以爲例延和奏事太
子初侍立駕坐太子先起居兩拜升殿次宰執兩拜
升殿如常儀予奏郎稟會慶節依格進銀絹合作三
省奏請　上曰畢竟有慶賀之嫌　上乃令放免二
年倂終制令進衆人仰賛聖德不已予曰咯曹會計
諸路多寡不等共納銀十五萬兩絹三萬疋皆入左
帑今欲擬指揮令封樁庫樁還　上曰内庫亦可予
奏本是戸部經常支用不必動内庫也
上顧太子曰此事如何太子以爲甚當又呈廣西漕
司保明知萬安軍杜孝恭非癃老疾病予奏此乃依

指揮保明合免奏事因及守臣不可不擇茲乃為治
之本　上顧太子曰苟非其人不可輕放過
上見數陳要務頗愿意謂太子曰今後不必間日參
決自可每日侍立只此便是參決既退遂指揮閤門
自今後內殿坐並令太子侍立次引新浙西提舉史
彌正彌正措未受告而先領一劄論　太子未祔廟
百日後民庶未應開樂　上批其後此說似有理卿
等擬指揮來予擬云非礼官條具與故　太行太上
皇帝未祔廟前臨安府城內外合行某樂可令諸路
州準此寺付出施行

丙午旬休紹興攢宮修奉興工
丁未以雨驚不出入局
戊申國忌行香
己酉國忌行香
庚戌上元節假
辛亥蚤朝延和　皇太子侍立呈礼官申依典故將
來梓宮發引　皇太后及　皇帝奉辭去處
上初謂當送過江還曰太后年高恐難遠出予奏前
在清華已曾奏知於德壽宮門外設幄次北方京師
宣德門合同　陛下奉辭非是出江下莫令礼官同
凡延所相度否　上曰莫只就　德壽宮予奏外議
政為將來欽奉几延只就德壽宮則太后須三年服
滿乃歸大內諸事皆未便此政擬會合預商量王相
亦云前御批宜示王信云將來令旨專修孟慈寧宮
今莫奏稟　太后否　上曰此非半年不可成予奏
乞留中更商量又呈鄭汝諧乞免權紹興府奏
上曰聞與趙不流協恐搢閣了事可且差汝諧知紹
興予奏莫除職否　上初難之衆人云除帥不可無
職　上曰數文如何衆人云且秘閣可也予奏不知
何以為名王相云只作選用之意亦可予又奏莫卻

除漕否前　顯仁時三員　上曰記得是錢端礼別
添誰奏予創差楊刻權　上曰專委一員事未必不
辦
壬子節假
癸丑延和奏事呈修奉司申明　太上皇帝神完丈
尺礼官元具故例既而卻云屬陰陽家予奏此皆知
土地淺薄恐尺寸依格則有水故使文自營爾今欲
降指揮令議定卻乞宣諭州增卑培薄之法雖極崇
高正是山陵　上甚以為然又呈礼官乞置搏衆人
皆謂不可闕予奏就身推搭搭外推樣此古今不易

之理其餘皆文具也乃令有司修製次諸議事堂先
卧新知峽州陳菈卿次引新知安豐軍王仲堅新知
施州朱起宗王朱皆武臣也初二日引秦焴及羅献
能其制如殿庭無異側立讀劄子既畢置之倚後予
深以為不然衆日審論尤表敎以設案於前如州郡
之礼表深然之審以劄子稟東宮予又論付有司衛
璪今日參决時宜設擡案籍以紫褥乾其上展呈文
字已而引守臣及議事並用之雖東宮亦以為當然
也

甲寅 太上皇帝百日衆人云今日不當奏事緣先

有駕出奏事指揮遂入奏言之予云别無事惟房錢
不可過今日遂繳進既入至祥曦殿 上已道御樂
鄭邦憲未宣問此事奏云已繳入矣至後殿門外邦
憲又來云放多少旧例如何事作 太上百日降指
揮奏云已是如此降旨放半月初紹興二十九年
顯仁服藥時放房錢門稅各半月去年十月夫於熙
應小民頻以為言邪日予奏欲因百日舉行 上以
為然又問多少予奏或云一兩月 上曰從其多者
予奏莫須批出 上曰不必批出一面擬指揮既退
方知來半月從 駕過宮哭臨奉慰如儀

乙卯不坐入局盱台報常璞要特立以十五日回入
界二十四日取接遺留使額師魯內引宿官洪邁邁
見 上服繞麤因奏已過百日當有所革 上曰正
欲與卿商量初欲候祔廟邁云事當以漸今乞服黲
袍如臣庶墨衰之類易布巾為絹或羅
上曰如此則服黲絹涼衫皂帶邁又具劄子奏饒州
天申進鄭銀之外貢金三百兩乞一例蠲免邁既退
上復遣中使問舊例引宿官用背子今如何邁乞用
黲絹為之且以近所用禫服樣進

丙辰旬休 上批問 太上百日後朕於內殿見卿

等衣服如何予析東王相此必因洪邁所言而有此
問當具以對王相不聽止令太常寺供前時所議御
殿服制而已

丁巳朝于延和先奏事呈鄭汝諧辭免紹興 上問
何故予奏汝諧緣乞勒務之故上下皆怨如修奉諸
司絡繹往来其官員不受饋周無妨至於吏卒輩皆
相約勿受其意非美 上曰如何予奏若留汝諧使
之獲戾一夫不足卹恐誤大事乞別與一差遣
上不可予曰彼自乞祠從之可也 上曰取名如何
予曰自不應與 上曰帥使要人衆人云延室可推

否　上曰望輕予曰須就侍從中擇一員往　上曰
誰可予曰莫如張杓但如今帶權侍郎去　上曰與
除集撰　予曰祖宗時應副山陵亦曾令朝臣權轉
運使　上曰体面生衆人云莫與待制否　上曰只
集撰將來事了或召還或加職未晚并令速去不須
對　上累再問內殿冠服事予曰昨日所奏未詳尋
常士大夫家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見客則以黲布
上曰洪邁乞用黲絹如何予曰其說難行
上曰常用細布晚間內引宿直官之類如何予曰布
巾背子以代常服　上極以為然從　駕過

德壽宮即回
戊午歆泊不坐驛台報虜中弔祭使蒲察克忠劉常
讀祭文官耶律積欲以二十七日過界予與衆人商
量入奏少間接伴內引乞面論禮數既而內引接伴
使副宋之瑞趙嗣祖　上遣宣諭去只依紹興二十
九年例不必徒為紛紛
己未延和奏事呈林栗乞加　太上謚號廟曰堯宗
上曰堯字入謚法否予奏正謂謚法有翼善傳聖曰
堯　上曰今當如何衆云已定矣予曰若欲博盡群
議更付禮官如何　上曰令禮官議予又奏已定二

十六日告天今須令別擇日　上曰然又呈栗遷奉
之奏　上問何謂也予奏使是欲正　太祖東向前
者　陛下宣諭袷享是也古者七廟　太祖居中六
世三昭三穆唐開元增為九廟緣古今廟室自別
上曰見禮家圖所畫廟制與今不同乃進呈說此本
可以初以王相力拒馬大同之說夜來既展一室則
今有燕不可議矣又呈張杓辭職不允又呈杓乞對
上曰為應辦令速去　上於榻後付禮官理會虞祭
文字云與　太后商量既几筵在　德壽即就宮行
禮予奏禮官更有一節予說長樂無在外故事當又

又慮迎歸大內此事體重必間繳入乞　陛下與
太后子細商議　上又及冠服之制云朕斷然易以
布心然後安指帽云已易之矣予奏莫用昨日御筆
行出否　上曰不須如此待附廟畢有司請改服時
一就降旨云已如此行矣
庚申延和奏事東宮請假不待旦初向前上忽指膝
示予予幼未曉既而提衣袪云此已用布矣不大細
否予奏　陛下出於獨斷行三年之喪均是衣布何
細也直　光堯初上僊　陛下使有此意而群臣不
能將順致煩　聖慮所謂其臣莫及足以垂訓萬世

奏又呈北使至當差館伴　上曰就差鄭僑張國珍
又呈史弥正乞有司議受吊特群臣衣服　上曰自
有故事似不須議予奏正為　陛下服練麄群臣不
應頓異　上乃令討論呈張杓再乞對　上曰已令
速去予奏侍從出帥若不得對無以增重事體
上曰来日又過宮予奏莫可今日内引否乃留其箚
子内引新知紹興張杓知揚家晥旋師點以大資政
知泉州自請也
辛酉呈橋道頓遞可理會將来　太上皇梓宮出城
方向道路　上曰雖不動民居却須拆城合早理會

予奏聞大昇轝之類此旧稍高長且降指揮令同太
史局打量丈尺具圖本甲聽指揮庶免擾擾又呈館
伴既就差鄭僑張國珍則仍用前日所借之官
上曰聞告哀使到虜主变服又呈新知紹興府張杓
借内庫錢二十萬緡　上曰先已有二十萬緡矣衆
人云恐須應副留參不以為然予奏朝廷止應副
十萬緡餘令截撥未知多少　上曰未知何如支欲
須問之予奏今莫若且應副十萬緡却令開具收支
見在数目聞奏　上從之又呈劉碓降兩官吏部申
明欲於選郡階官分降　上曰此人罪不可恕可並

降選郡兩官予奏將来依旧叙復　上曰可於指揮
中帶說更不叙復予奏更有官範輩却不帶選郡不
知如何　上曰官小不必問　上又顧太子曰醫官
不當帶行選郡自不舍放行太子奏　祖宗時無此
予奏選郡旌武功與和安大夫之類全不相涉矣又
奏此月四日浙江私渡沉舟壞二三十人今梓宮一
行舟船欵令臨安府及漕司措置閉試　上以為然
趙不流聞之亟奏劾西興監渡劉興行浙江監渡王
德文並乞罷黜批依從駕過宮即回
壬戌欵泊不坐入局

癸亥兩廷和奏事進呈礼官闕林栗所定太上廟號
衆以高宗為允雖東宮亦然　上曰太后以武后之
故深不欲用衆愕然留參欵稱光宗　上曰無謂東
宮亦曰不可用　上曰世祖光尭如何予曰廟號無
四字　上曰然則尭宗可用留參曰尭是名予曰書
正義寗辦之古上名字謚號不一尭自名放勳且既
入謚法而唐高祖寔謚神尭衆人云尭宗孚生　上
曰久則熟矣王相云更令礼官議　上曰礼宇必守
說說莫若鄉等自商量既退招寀採問之京鏜云虜
主父名宗尭亲何衆人甲此大可疑矣呈張杓乞碎

差紹興通判一員予奏黄由是狀元又第却可令來
上曰事畢又難遂罷遂已
甲子晴黄洽除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延和奏
事呈礼官駁林栗光宗之說衆人云虜主父名宗尭
恐不可用　上曰光宗與宗尭莫不相妨否旅日謝
詩奏之為聖宗亦自好盖可以對神宗王相以臺諫
所主力以為然予曰不若烈字本烈祖之詩可以形
容中興之功又有祖意留參亦賛之　上謂次於聖
字以無易兩者予云莫更令議定否
上曰直寫此兩字令議中使例賜蕭參笏并馬并傳

旨云綉毬笏頭帶俟祔廟畢合服用時緒賜
乙丑延和奏事呈礼官定　太后將來奉辭梓宮之
儀類仁時兵就　慈寧殿奉辭　上曰果是如此勿
降指揮止貼去都莫說又予曰奏非議　太上廟號
聖宗是而契勘得契丹隆緒已嘗用之至如烈宗竊
疑僭偽之王曽用連夜看晉載記五代九國志則劉
聰慕容寶楊渥皆用之矣已抽回劄子除去二字只
令別議　上曰光宗莫不妨否衆人云且俟衆議恐
別有可用之字蕭參云　本朝除　太祖　太宗之
外烈聖廟號皆不可犯前代則高宗誠不可用内引

告哀使副韋璞姜特立金國回書曰遠馳信傳遽又
訃音當色養之求違諒孝思之國極方敦親好深用
惻傷尚勉節於哀情庸善綏於冲履又引直宿官宇
文价有奏劄乞以光尭廟號為光宗謚憲孝為誠孝
上初謂說廟號為成宗曰曰成湯价遂舉巍巍有成
功法始乎伏義而成乎尭
丙寅旬休
二月丁卯朔朝于延和呈館伴趙不黯借官　上曰
予祭副使又請祭文官皆文臣恐張國珍麄疎不能
應對是以改命予奏不黯醞藉　聖慮甚至數年前

不息誤借閤國縣名今日又擬常寧予令改作天水
縣呈浙東田渭乞令紹興府用饑民脩海塘予奏張
相已欲用饑民助山陵之役今乞令指置施行
上曰蘇軾亦嘗用此法内批今年春冬各供送
德壽宮羅五百疋綾五百疋絹三千疋洛加綿一萬
兩充支散官吏宿衛親從親事官軍兵軍衣賜使用
是日御史臺集議廟號礼官專執　高宗侍從臺諫
以高允二字為言林栗依回乞用光宗
戊辰敬泊不坐入局
己巳晴臓不視事入局

庚午延和奏事呈集議　太上號廟　上深欲用堯
宗衆人以北虜宗堯為言　上曰彼乃名耳其字亦
顛倒　皇太子奏斷不可用予因奏連日朝云有欲
用藝宗者蓋書有歸格于藝祖師文祖也　本朝
太祖既曰藝祖則中興之主當為藝宗若用堯字尊
取援禪而不見中興之功用藝宗則與高太同義所
包者廣宰執侍從皆以為然　上亦高之因甚藝藝
訓何義予奏孔安國注云藝者文也文即太祖也
上曰亦好既而又吟詠數四若有思云手奏議既用
憲孝二字憲乃取法其義亦不輕不若馬誠孝　上

亦以為然予奏欲併付集議以示至公　上可之又
呈札宮閤門國信所定予慰使到　德壽宮宰執以
下皆用常服予奏文字本入熟緣此一項深合商量
服　顯仁時北使到已是祔廟故用常服合大行在
殯且別宮無樵　陛下方衰絰受予臣等亦難冠裳
侍立況啓攢發引服如初喪固未除也　上曰宰執
侍從當如大祥服四腳幞頭衆經去杖正得中矣予
奏　聖諭盡善百官不入可也此項別容擬指揮進
呈其餘項目皆當儀自當一面施行予又奏虜使奉
辭凡進時如何　上曰上令館伴同往予奏恐臨時

彼以為疑未審可如初到只令就　德壽宮朝辭否
上曰此各一事臨時當使館伴與商量予奏臣有一
說莫若約度過宮日分令彼奉辭　上曰為指計其
日旦云使人在館約十日許予奏或先或後皆可但
令彼就過宮足矣聞禁中書諭太常定儀注正令虜
使自辭凡進故詳及之
辛未駕免過宮入局御史臺集侍從兩省臺諫礼官
議　太上廟號衆人所以藝宗為然礼官唱其不可
引藝祖而不為說衆復和之遂引大哉乾元惟天為
大乞作大宗

壬申晴延和奏事　上曰衆論以　太上　為大宗
藝祖而下不可用已令付出既有大宗小宗之說豈
可用不知堯宗如何更商量一兩日未晚
癸酉陰延和奏事呈　太上廟號留參力主光宗王
相以成為言　上曰成以於光不出此兩字更待今
日思之未早理會不必更將狀議　上王音又及堯
宗蓋主之也衆人復舉高宗　上竟不欲用予如其
無大相遠不便指辭都大主管是事所繳到御製
太上挽詩五百先是洪邁入直上令中使持草示之
且諭令須有所改定內一篇云重華愧有虞君然懲

菲質正爾紹皇圖蔑以愧與慙相似擬改作居然將
菲質上從之
甲戌晴延和奏事呈　皇后生日進香合上令推免二
年奏事畢　上於揚後取唐書一册撿高祖紀指示
云高祖既謚神堯又載於謚法
太上何為不可用堯宗今只於堯字光字擇而用之
蕭參云堯字輕堯字重予奏　聖意雖定亦須令衆
又知然後用　上曰須明示以此意退而批旨云堯
字載於謚法唐　高祖已謚神堯用為廟號似亦無
嫌可令議定閒奏堯字林栗發之戲語人云何必高

宗無以易堯
乙亥陰國忌臺中集議不以堯字為然宇文价主成
字衆初不可已而翕然
丙子旬休
丁丑延和朝說奏事衆議廟號或曰成或曰正予奏
吳越錢氏實僭成宗正字乃不成語　上必欲用堯
字云特降指揮可也王信駁姜特立轉逢郡刺史
上曰是告哀使乎自非常例可諭令書讀予奏信前
既立論今不敢自違其說既宣諭必使書過呈總護
司申屬官趙善悉盧瑢乞先支添給又將來免推賞

予奏二人是朝士緣向日臺評紛紛不自安屢來控
請不欲將上又嫌伯圭備申　上曰並依紹興二十
九年體例無增損予曰如此則降旨依施行從駕諸
宮即回中使梁彬待虜中廟諱一紙來傳旨云宗堯
是其諱適來所說太上廟號未須行出別擬一字向
來固嘗及之　上不以為疑今復有此宣諭內引賀
金國正旦使萬鍾副使趙不逮其回書曰文約叶運
肇開歲律之詳信使來同躬講世和之好既書辭而
申祝槃槃物以陳儀併戢腆勤惟深欣懌鍾等初出
使既得宣諭一切如舊於是沿路又燕京賜晏聽樂

簪花用告礼僅寧致謝接伴令為控免路中得其礼
部不許之符遂待歸為拘又獻北征記一冊
戊寅社假內降礼官宇文价等奏狀乞用誠字為廟
號臺諫謝諤等六人乞用寧考之寧給舍王信等乞
用藝字戶部侍郎葉翥乞用開宗
己卯延和奏事　上問廟號衆人謂臺諫引大誥寧
字可用　上以為稍輕且止見康寧之意不若用藝
字又云烈宗如何予曰前已奏知只為劉聰等三人
相犯又及成宗予曰錢王元佐實有此號所以礼官
乞用至誠之誠　上以為沉更商量一兩日宣諭當

遣報謝使可依例具朝臣姓名来予奏莫不須用紹興例否　上不以為然内引館伴使副鄭僑不黜僑請使指且及虜使入慰衣服　上曰夷狄不足較焉袭元冠不以吊彼自失礼姑尽在我者而已又云或有商量事不必過往恐彼不從却失軆止令掌儀往来可也既退　上復呼不黜回宣諭云虜中副使及讀發文官皆知書所以改用鄉

庚辰延和奏事呈人使排日前已有旨朝辞分作兩日先詣　徳壽宮凡趨殿次就南内朝辞予奏人使辞九筵駕既不注群臣立班莫衣服如初否　上曰

然丞枝朝辞却須用常服予奏固當如此　太上謚寶以聖神文武憲孝皇帝之寶十字為文詔令文思院刻玉奏事畢予云廟號已定否　上曰寧字輕不如藝字参樞皆賛之左無語予曰聖志既定當用給舍所奏又鄭伯英劄子竹出　上批謚寶文字令再将上

辛巳延和奏事呈　太上謚號　上疑憲孝字予奏憲有法之義若連孝字而言於體為輕且例聖用大孝元孝昰孝之類皆隨孝取義前欲改作成孝本好只為得懿節改成節稱呼不順當令礼官別議從駕過宮内批差官嘗大内公事知尚書内省事蕭提舉十閤分事信國頎懿大夫吳從善已下一十人并皇后閤典字楊禕禕已下一十人将来送護大行太上皇帝𢹂宮至攢宮可行下所屬去處施行

夜徳壽宮修内司兵士陸青在宮中欲作竊明早方得之於山上執付臨安府尋㧞㕡配雷州聞數百人環宮捕賊通夕擾擾有内人久病怖而死

壬午陰國忌行香

癸未延和奏事議　太上謚號并及藝宗左相道礼官之言以為未安留参初生藝字至是亦操兩可

上顧予曰礼官欲用甚字予曰只主高字留参遂变其説力以高字為是在相曰礼官謂将来恐人如濮議者或小説且責朝廷不力與開陳黄樞曰藝字出於二典亦何不可御藥院奏當年例端午節金鍍銀裝浙二絹遶盃扇　皇太后六十柄柄皇太子四十柄今年欲乞權不彩並止用白成銀裝釘供奉宣賜奉　聖旨依内引字文价礼官又入奏闢藝字只乞從初議以高宗為廟號

甲申延和奏事呈礼官再乞用高字衆人皆謂太祖高祖皆極尊之稱　上曰商高宗亦豈是祖再三味

藝字且云前已批依王相奏未曾行出 上顧予如
何予曰若以高太為義則高宗亦可 上乃令就初
議蓋 聖意不欲違衆也予奏憲孝如何礼官欲作
成孝則碍成節皇后音近節欲作光孝 上以光郎
為未穩乃並令依舊呈學士院諮報紹興間虜市予
祭使帰止用謝狀今未審如何 上令各書內批差
京鏜劉端仁充報謝使副
乙酉國忌行香人使入門內引接伴使副宋之瑞趙
嗣祖
丙戌司休國信所申金國祭奠金器二百兩銀器二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文十六

千兩疋物四千疋（青平內製三百疋綾紗各五百錦一百紵毛一百縮三千）
弔慰疋物四千疋
丁亥南早免起居從駕過 德壽宮易小祥之服應
奉官吏亦如之殿上設 太上靈坐宰執侍從兩拜
訖分東西立 上亦服布四脚設素幄於東廂舉哭
在庭皆哭引北使蒲察克忠劉常措祭文官耶律葰
再訖升殿其祭文亦云叔大金皇帝致祭于姪宋太
上皇帝尚饗降堦再又拜訖退侍從已下先出宰執
升素幄侍立使人朝見授書如儀 上舉哭在庭皆
哭其書曰頃達訃音遽聞大故念九敦於世好殊深
軫於中懷載飭信軺往伸慰問尚頒禮經一節用綏
孝履之和中節下節各朝見受賜並依常礼久易常
服從駕還內蕭參入驛押宴
戊子歇泊假五府共作一奏繳進光堯挽詩二首
己丑晴延和奏事呈二十六日早虜使詣德壽宮辭
宰執侍從在彼立班與是日國忌行香相妨予奏百
官既不到宮止分宰執一二人押班可也 上以為
然又二十七日請 太上謚于南郊與人使朝辭相
妨留參欲退而請謚于謂於礼不妨乃展作三月三
日 上曰冊寶不逮否予奏刻寶止用一手當令一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上　文十七

面為之冊文衆手分鏤甚易集也張杓奏向來
顯仁園陵用錢五十七萬除今久兩政借得二十萬
截留十萬並已用過臣近家借十萬向少一十七萬
貫乞於封樁庫支撥 上批依奏文一劄子乞差借
德壽宮儀鸞翰林司并借乘輿器用必徑付其昇苑
行夫人使游天竺是日王相擬 太上陵名允五而
其末云永思 上點永思而批云依點定舊例
上倦後一月內即進陵名王相違疑累月初定用永
元矣近忽去 上字元永皇恐改永崇又以哲宗嘗
議用此某中不以為然遂列永紹永興永阜永壽永

忠五名以進云
庚寅陰延和奏事呈脩奉司乞將來遷慈御皇后御容往 太上下宮日拆去舊殿初欲依予奏下宮前殿奉 徽宗御容中數設 三后於龕當時祔慈郎於後殿將來不若徹去鴟吻之類留以奉安冊寶之屬免動工作似亦無據 上以為然予奏當念奉常條具取旨又呈虞祭乃吉禮合用執袍子奏紹興間改用淡黃袍并疊比舊制已別今取 聖裁 上曰只布折上巾黑帶布袍明言用見今所服可也呈啓攢用三月十六日發引用十八日掩攢用三十日

上曰亦合七月之期別難得日蓋自 太后至皇孫避六處衝尅又謂予服日已用永思陵名王相入驛賜人使晏
辛卯駕免過宮入局樞密院奏當入內內侍省申陛詞傳宣入都內內侍省使臣張聿脩能 太行太上皇帝脩奉使司承受兼都壕寨官提點造作一行事務特差符思永承填日下供職或云聿脩各支費而差使不均陵所兵匠故意使石灰火發以害之
壬辰國忌早同留參率百官赴景靈宮行香虞使諸德壽宮辭 太上几筵上相與黃樞蕭參同侍從在

為其衣服礼儀如
丁亥朝見日使副往浙江觀潮
癸巳垂拱殿後殿奏事次御垂拱殿引人使朝辭如正旦使之儀答書曰慈庭棄養已馳訃於哀摧使騁將誠乃件貼於奠問具承書惠愴閱物儀沐軫念之惟勤知締盟之彌永益悴感慟莫罄敘言手啟之詞也
甲午寒食節假
乙未
丙申

思陵錄上

起戊申三月丁酉
盡己酉二月壬戌

淳熙十五年戊申

三月丁酉朔雨延和殿坐呈學士院申明報謝國書旨紹興三十年例以錦拓便用紅封裹　上曰合依去年吉哀國書例並以黃蕭燧申非充按行使將來合往攢宮審驗神櫬緣除參政合與不合前去或止令吳回掌管將來一就結局有旨令吳回掌管一就結局從駕過　德壽宮臨慰如儀

己亥晴早百官詣　太上尊謚於南郊積雨驟霽人皆歎異辛丑晴國忌行香畢先詣　德壽宮進名奉慰　太后次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　皇帝及　皇后以　太上謚號勅下也次入東華門至倚柱奏事呈禮部太常寺申將來發引差攝太傅導攢宮合就委總護使及攝侍中少傅少保等予奏餘官皆已擬定惟太傅績呈既退　上遣內侍指批旨云大行太上皇帝靈駕發引依紹興二十九年　顯仁皇后例免引拽

壬寅雨早常服吉帶至祥曦殿憲節皇后冊寶自內中出騎從至太廟門下馬至南神門外幄次奉安訖就廟中宿齋

癸卯黑焊地濕祭服詣殿廊立班文武百官皆集從冊寶入南神門至殿西階下俟奉神主出祏室再拜王相攝太傅升殿逐室上香奠爵酌酒讀祝文訖回至冊匣手搢笏奉冊以授之留參讀冊於殿上意若告　祖宗者讀畢復授寶如授冊之儀黃振讀寶於殿上訖各復位贊再拜奉神主入祏室瘞燎訖復換常服吉帶從冊寶出廟門騎從至　壽宮換黑帶入以冊寶告于　太上皇帝虞主前如太廟之儀從冊

寶歸太廟權奉安訖歸家

甲辰晴延和奏事蕭參謝充攢宮禮儀使且云已具書一進入上小語云向未定且以侍從改差宰臣蓋恐人有議論既而　上問差宰相如何予奏去年十月臣在　德壽宮嘗固言當置五使而禮官堅執紹興二十九年　顯仁例殊不知事體當有別臣向避嫌不敢力爭今　陛下既用七月之制又行三年之服豈可無執政官至陵下前日所以綿蕞乞差蕭燧充禮儀使蓋此使舊用從官今以兩府足見增重之意又序位適在伯圭之下於總護使自不相妨兼元

祐二年迎奉　神宗塑像往裕陵亦差中書侍郎呂
大防為礼儀使即今參政也蓋不敢無所據云
上曰事體不輕甚善　上宣諭紹興府前月二十九
日大明雷日雨雹甚損麦苗獨攢宮相近無之呈激
賞庫申脈紹興二十九年有支送總護使已下賞礼
令未有錢銀　上曰幾何予奏已具在此約錢八千
緡銀二百兩項年激賞庫有餘今非昔比　上曰即
今封椿庫此自合支乃令在帑支萬緡又銀二百兩
次補闕辞叔似對兩既一論政事一乞請　太后還
大内次箱詳議殿下立班　聖神文武憲孝皇帝冊

寶自内出再拜訖從諸　德壽宮奉安於宮門外幄
次赴都堂宿齋以近例論之合於　德壽宮前宿齋
亦惟吏言是從耳
乙巳絶早常服黑帶詣　德壽宮門外幄次俟從冊
寶宾殿階不少退再進班再拜左相升殿上香奠茶
訖下殿予以冊寶宾殿階之冊次授寶如冊黄樞升
殿讀寶礼畢進名慰　太后次赴太廟换吉帶就別
廟奉上　慈懿皇后改謚憲節如太上冊寶之儀次
换黑帶詣文德殿門外為奉上　太上謚冊寶畢奉
慰　皇帝　皇后並進名再拜帝后兩冊寶左相當
上　太上者予當上憲節者樞參亦各一讀冊寶而太
常不敢明言堂吏又徒望觀既左相並任其事冊在
寶先但字數多耳初謂以此相優令予讀寶予以穛
不敢辨但用紹興二十九年　顯仁例陳康伯為右
相以冊寶授左相而令樞參讀冊寶吏又以黄樞秉
政俾煩遂令讀寶云内侍都知劉慶祖傳旨賜奉上
冊寶銀絹二相各三百疋兩樞參各二百四十疋兩
司入奏辞免閣礼官付又事官支賜有差
丙午旬休内批辞銀絹奏云不許辞免可特收受
丁未延和殿生起居畢三省密院同辞銀絹

上再三不許曰典礼至重其數不多不必固辞進呈
至道三年永熙陵典故四月差趙王元份等五使是
年九月十四日差宰臣呂端攝太傅持節前葦靈駕
并奠謚冊寶監鎖玄宮是時一相尚旦親往只如紹
興元年昭慈聖獻皇后在會稽倉卒間猶命同知樞
密院事手田為總護使又差參知政事張守監掩攢
宮蓋是時范宗尹獨相又毋后事體不同今者有司
不知典故尼事只用顯仁誤例初八日因聖問臣方
敢具此　上曰若無典故猶當義起況典故甚明乎
初予連日語左相今若園葬後必無辭左澤以為疑

五更漏舍再示以典故怫然曰須是兩相都往又寄
語留參云云留遂云左相疑逼其去則不可復歸不
如己之予曰然則某當自請去留曰如此方可既進
呈予亟奏臣請去　上從之且曰別立使名如何予
奏使名卻小且擬總護只依此的例為是王相見議
定然後云　陛下屬臣亦可　上曰下須是日內引
洪邁　上諭以山陵事重已令宰臣一人去初欲立
使名恐擬總護乃有攝太傅故事邁贊　聖德又進
劄子乞條具脩實錄又奏頃蒙宣諭　太上皇帝宜
以文武臣各二人配享文臣無如呂頤浩趙鼎武臣

當用張俊韓世忠乞令侍從議並批依奏
上又曰非有社稷之功邁以諸韓在此致力書韓世
忠於張俊之上皆云太師其實世忠乃贈不從駕過
德壽宮即回有台州進士呆亦大余宋臣縞素在望
僊橋東欲攔駕投進二黃冊文字為衛司所驅駕過
呼呼不已臨安府為繳進乃萬世如見集其前　太
上慶壽歌頌其後乃追思上僊之辭刻板模印數十
本有旨令臨安毀板押出界
戊申園忌行香
己酉不坐入局內引總護使伯圭又引報謝使副京

鏜劉端仁朝辭其書曰比沐慈仁遠馳華使愍念凶
哀之故特形吊唁之儀雖已飭於報函顧未殫於感
緒亟顯謝礼將達英聰不腆幣將併伸牘布鏜奏嗇
礼物當與告哀使同緣其間遺留使卻用泛使例恐
今歲半彼以為疑　上沉吟良久曰莫過中否又云
以鄉向來館伴倜儻故加選用蓋諫議謝諤有疏乞
量增
上不以為然故
聖語如此
辛亥早園忌行香侍挂閣下奏事呈謝謂乞量添報

謝使礼物　上曰非京鏜亦未說用正旦例已得中
語自不知遂進呈說又呈戶部奏今年權免會慶聖
節進奉總計左藏庫銀十三萬二千八十兩五錢二
分五釐絹三萬七千四百尺金三百兩折銀錢三萬
六千六百二十八貫三百六十二文內藏庫銀五千
九百五十九兩折銀絹錢四千九百八十四貫三百
七十五文上曰明年又須此數予奏此盛德事
陛下必不惜　上曰將來絹莫不防闕否予奏戶
部紐作四貫一疋價已不低有錢甚易買　上許之
退批旨以金銀對支予呈劉子被差前導　太上靈

駕止閤借奉使一印并帶堂吏五人諸色使令五十
餘人並不申請借請批支之類免覬思賞但令激賞
庫使臣量帶官會前去恐合犒設人匠　上曰須付
犒設仍務從優盖宰臣親往大小大体面内侍省都
知語付省司云近日冊寶銀絹既未見齎閑子求請
已得旨少間一面降賜支食錢二十千酒四瓶短表
謝内侍傳旨付下洪邁所擬指揮其畧云攢宮大事
如官吏指望赦恩故不整肅又受財擾良民理宜戒
勑乞給黄榜御批須與下須降指揮予與王相回奏
不須是日文思院發方相氏龍輴影殿大昇轝等赴

德壽宮四遠来觀者填塞街衢或云朝天門外曽踏
殺人
壬子微雨陰早延和殿起居訖從駕過　德壽宮辰
時八刻　太上皇帝啟攢發引群臣服初喪服哭臨
奉慰加儀車駕留宮中三衙巡警如去冬而不置大
内及行宮使
癸丑微雨而陰殺雨節故也曉而齊礼官先請群臣
非侍從及執事者来日並免立班先詣城外伺候奉
辭　太上靈駕盖畧倣在京乾元門立班故事爾侍
從集議髙廟配享四人宜如明詔批依初洪邁當

太上升遐即鈞致　上語退即宣言于外十一日既
得依奏之筆省中行文書前兩日方徧至侍從処邁
又草其議衆人簽名而已衆論頗洶洶又聞韋森上
書乞用張浚岳飛楊萬里乞用浚不報
甲寅三鼓　皇太后行礼奉辭故事當詣外城
上以太后年高不可出故也　上行啓奠礼其礼奠
幣三祭酒讀祝文俛伏哭如儀有項攝侍中宇文价
奏請靈駕進發輦官力士捧挈梓宮稍前又奏請少
駐有司設祖奠礼饌于牀陪位哭如啓奠之儀侍中
奏請進發輦官力士升捧挈梓宮于轝太傅侍郎前

導梓宮進行太常少卿師執翣者分左右障梓宮
皇帝及　太子總護使伯圭皇親南班官並舉哭從
至　德壽殿侍中奏請梓宮升龍輴將作監韋璞率
輦官力士捧挈梓宮登龍輴其下有輪故曰車挽土
奉引予待御事至德壽宮門外侍中奏請
靈駕攢駐遂去又盤升大昇轝其制下為底而盖殿
以宇四柱皆旋安伸夾以青障左刻青龍右刻白虎
前後各有朱雀前掛黄緑簾上垂朱雀後為龜蛇以
象元武既畢　皇帝行遣奠礼牲牢礼饌如祖奠陪
位哭如儀攝中書令陳居仁讀哀冊　皇帝奉哭訖

權歸素幄閤門吏引予與總護使及諸使宗室等朝辭舁梓吏唱好去大昇轝進發　皇帝出幄執紼纏內侍割繩訖持節騎導大昇轝出伏儀衛等進行挽郎沿路敔挽章自皇后太子及妃嬪宰執侍從三衙在外諸軍次第排發月色精明觀者四遶而里

皇太子送於新閘門內文武百官奉辭於門外遂登舟潮水既應渡伏不與黎明離岸即達西興真有相之道也梓宮既入港掬不留乃乘馬僅二三里登舟又十二里至蕭山縣覺苑寺宿掬晡臨如儀郎張杓漕趙不流提刑廷坐提舉常平田渭皆來凡梓宮前

船一百八隻後船一百四隻

乙卯晴刻臨訖行三十五里至白鶴橋食頓又十五里至錢清北閘尚甲先次補臨訖留侯潮應錢清江者東自三江口來（三口海之浦也浦江分三道左由十門入曹娥江中為錢清江右入錢塘江）西過諸暨約三百餘里闊十餘丈運河千貫其中高於江水丈餘故南北皆築堰止水別設浮橋度行旅大舟例剩載小舟則拖堰而過往歲祐陵之役南北為閘候潮水與運河適平乃啟閘攙絕至是雖彊為閘而沙泥易壞運副趙不流初議盤剝無何須遷使洪邁前奏恐內人等登車暴露但當就郡閘慢之舟　上徑批依紹興帥張杓存奏梓宮涉橋庶雖頗拆民居除為之備終不敢任責至是潮水平慢曰暮猶低四尺漕遽延不敢開閘杓奮甚容餌御舟為稍乃以為可過漕令責狀舟入矣曰跌脫立死何以狀為於是與主管官內侍都知劉慶祖等議止放梓宮船開閘水勢奔往久之方稍緩兩岸以索牽掣令水手扶與而過南將達南岸而大昇轝不受約束相繼而往微觸御舟頗為稍善其事遂得入閘舉舟不能入橫予南岸兩實又往江流湍急舟人力不能加直衝其腰脅奉轝不損爾既而虞主亦來江水湍急

復衝兩實腰脅勢尤可畏不流頓足垂涕幾欲赴水予約蕭參及宇文袁導梓宮舟至錢清鎮宿頓兩實幸無它惟腰脅脚弁竿枝各損其一乃招帥漕令語劉慶祖具奏慶祖等初不知其詳欲未致其事予不可竟以奏夜宿薛氏店

丙辰晴朝臨訖行二十里食頓柯橋又二十里入紹興府宿頓尤相寺晡臨訖泊舟石寺丞門臨安今日五更浙江跨浦橋火約焚拆二百家正梓宮登舟處

祕書少監楊万里上書論洪邁議配享黜張浚為私為欺為專且條浚大功五

丁巳晴朝臨詑導梓宮出都泗門五里食頃會稽縣
尉司二十五里至羅家新步脯臨馬鑑湖瀰漫今此
為田凡收米八万石每畝三斗可知廣狹矣都泗之
義人皆不能言或云南史何尚之二代孫緄居累山
是太守衛陽王元簡至都賜球或訛賜為泗耳治平方掯
高五丈用八百人曳之巧能動今纔二丈餘過城門猶處張打粉合千人迭替而過聞京師作三載旋安攢未常措閑也
戊午陰旱梓宮捨舟升龍輴又自輴登大昇舉夫直
羅举衛鼓吹繖扇挽歌于騎導行六七里將至求思
陵復降舉登輴至上宮欞星門外力士捧擎以入奉

安詑而雨作　上宮者為獻殿三間六椽中間闊一
丈六尺兩間各一丈二尺其深三丈後為龜頭三間
中間亦闊一丈六尺兩間各五尺其深二丈四尺皇
堂在馬初開穴南北長三丈七尺六寸東西闊三丈
二尺深九尺四壁用白石膠上五層以石周砌為石
藏足長一丈六尺二寸闊一丈六寸所用梓長一丈
二尺三寸高七尺一寸濶五尺五寸納梓宮于中覆
以天盤囊網巧用青石為壓欄次鋪承重柏木枋二
十餘條次鋪白氈二重次鋪竹簾然後用青石條掩
攢訖上用香土二寸客土六寸然後以方磚砌地其

實土不及尺耳下宮之制殿門三間四椽每間闊一
丈四尺深二丈前後殿各三間六椽其深三丈每間
闊一丈四尺東西兩廊一十八間四椽其深一丈六
尺每間闊一丈一尺殿門東西皆有挾屋一間六椽
各闊一丈六尺其深三丈又有欞星門神遊亭換衣
廳予與蕭參政字文尚書洪內翰皆館于泰寧寺去
攢宮約三里按熙寧三年六月郡人屯田郎中通判
湖州褚理記文云周顯德中廢陞城院而置化城院
本朝天禧二年僧用歡始廣其居治平二年勅改賜
道今為泰寧巧在丞陸佃家功德院既為攢宮陸氏

亦徙其墳別賜僧慶而俾崇奉攢宮青大歲度一僧
四山環合近嵗依山為閣頗高崇識者多謂此有山
陵氣象或云僧徒賂太史局而免寺有貲政殿大學
士如越州趙抃贈山主絶句云不用湖山半日程化
城非是閻婆城無情說法人聞否風乘松篁管送迎
亦與寧丁巳三月十日也住持僧法慈監寺法昇相
訪脯臨如儀既得報是日延和奏事右拾遺許及之
對一乞車駕將來就候潮門迎虞主　上不以為然
一論祔廟後當新政事近日風俗委靡人才不振
上諭令有事但預言在鄉不失為良臣朕亦無過舉

己未朝晡臨隨行携激賞庫錢三千緡先以三百緡
犒梓宮船篙稍又以一千五百緡送都大主管所令
犒一行禁衛又以千緡犒修奉司人匠等推恩部即
官倪思奏太上掩攢以前除宰執內殿奏事外輪對
引見班並乞權停有旨依
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永思陵攢宮修奉
使司
據都壕寨官符思永申據修奉監修申契勘依
奉 聖旨指揮修奉 永思陵攢宮今據
諸作合干人都壕寨于慶等狀申開具造到上

下宮殿宇門廊間架安阜等下項並於三月十
二日一切畢工伏乞移文所屬交割施行候指
揮右所據申到在前伏乞備申修奉使司取候
指揮交割施行申候指揮本司尋牒都壕寨官
吏更切子細契勘如今來所具到數月別無差
漏即一面交割施行去後續據監修官入內內
侍省內侍殿頭陽榮顯等申並已交割付永思
陵攢宮司又守到本宮交割訖分文入案申乞
照會
一上宮

殿一坐三門六椽入深三丈心間闊一丈六
尺兩次間各闊一丈二尺并龜頭一坐三間
入深二丈四尺心間闊一丈六尺兩次間各
闊五尺并四鋪下昂柱頭骨朵子月梁栿絞
單栱昇風柱五寸二分五重材徹脊明栿椽
順栿內龜頭連簷四椽月梁栿五寸二分五
重材圓椽廈栿兩轉出角四入角菲子白栿
下簷平柱高一丈二尺柱置在內頭項並係
丹粉赤白裝造法紅油造柱木週迴拼風簷
共一百二十扇并拘欄子一十七間並係九

紅刷油造及腔內出線小紋子共三十八扇
係朱紅漆造黃紗糊飾安釘鍮石葉段事件
頭項鋪釘竹笆脫栿並結瓦行龍并安鴟鴞
週迴山鋪砌道壁子並紅灰泥飾方磚鋪砌
地面中城磚壘砌階頭高三尺并砌週迴散
水面南壘地白石壓欄石碇踏道角石角柱
并引手拘欄子望柱覆蓮柱頭獅子龜頭皇
堂石嚴子一坐裹明南北長一丈六尺二寸
東西闊一丈六寸白石箱壁二重共厚四尺
拼柱石一重厚一尺深九尺上用青石壓欄

一重厚八寸鋪承重柏木枋子二十二條上
鋪白甓二重安砌蓋條青石十條高一尺打
築鋪砌塼土共厚一尺通深一丈二尺前壁
石用鐵古字并鉛錫澆灌
殿門一坐三間四椽入深二丈心間闊一丈六
尺兩次間各闊一丈二尺四鋪下昂紋耍頭
柱頭骨朶子分心柱四寸五分材月梁栿徹
巻朋圓椽順杈牽子白杈直廒造下播平柱
高一丈二尺柱置在内頭項丹粉赤白裝造
凡紅油造柱木硬門三合額頬地栿門關鐵

鵞臺楅子黑油浮甌釘葉䟦門鼓頭鋪釘竹
笆甌杈尾結瓦竹壠安鴟鳩週廻山針額道
壁落紅灰泥飾土坯壘砌兩山墻紅灰泥飾
中城磚鋪砌地面壘砌堦頭高二尺五寸并
砌散水白石壓闌石碇并前後踏道及安砌
西南白石墁地
水窗子一坐作二三疊澁腰花生頭項覇柱頭
斗口跳骨朶子中城磚并條磚飛放簷楷小
甌杈尾結瓦竹壠并三壁捲拳門子埤窓衆
用鐵索并丹粉赤白裝造

殿前中城塼六瓣壘砌水鋼四坐并設坐水大
桶二隻提水桶十隻并洒子
欞星門南北共二坐柱頭上各安閥閱并各安
門二扇用葉門鼓楅子全并石門砧及凡紅
油柱木門户
外籬門一坐安卓門二扇並凡紅刷油造柱木
并門及兩壁札縛打立實竹籬二十餘丈并
立籬健石
紅灰墻週迴長六十三丈五尺上用杌笆椽鋪
釘竹笆甌杈尾結瓦竹壠凡紅刷造杌笆椽

紅灰泥飾圍墻下角用銀鋌塼壘砌隔截并
中城塼壘砌鵲臺二堵
衆籬塼墻係中城塼疏簷壘砌週迴長八十七
丈上用甌杈尾結瓦竹壠
東壁隔截塼墻係中城塼簷壘砌長四十丈
土地廟一坐并龜頭一間頭項並係丹粉赤白
裝造凡紅油造柱木等白灰泥飾壁落并仰
塈中城磚砌地面并階須中杈尾結瓦竹壠
并面南西壁壘砌火窯子一座土地神衆共
七尊黑漆供床一張

廻鋪屋躧東外共四間並白灰泥飾壁落中板
瓦結瓦凡紅刷油造柱木立楷地栿并週廻
簷稓并磚砌水缸四座
條磚砂堦東壁路道闊四丈長四十丈

一下宮

殿門一坐三間四椽入深二丈各間闊一丈四
尺重斗口跳身内單拱方直栿儆脊明圓椽
頄板扉子白板分心柱直廢造下簷平柱高
一丈四寸柱置在内頭頂冊粉赤白浆造法
紅油造柱木并軟硬門二合又頄額地栿門

闕等并黄油浮鼴釘又門鈌肘業隃㙐捅子
頭項鋪釘竹笆鼴板瓦結宽竹攏并鴟鵐又
週廻額道山斜壁子並紅灰造作并土坯壘
砌两山牆紅灰泥飾中城磚鋪砌地面并堦
頭高二尺并砌散水又白石安砌壓欄石碇
并前後踏道
大窒子一坐下作二三疊涯腰花坐頭項顯柱
頭斗口跳骨朶子中城磚并條磚飛放簷稓
小鼴瓦結宽竹攏三壁捲拳門子塼窓東用
鈌索又用冊粉赤白浆造

前後殿三坐各三間六椽入深三丈各間闊一
丈四尺四鋪捲頭腰内絞單拱攀間心間前
栿項柱两山檄斅柱儆脊明五寸二分五厘
材圓椽頄板扉子白板柱頭骨朶子直廢造
下簷平柱高一丈一尺柱置在内頭頂並係
冊粉赤白粧造法紅油造柱木并板壁一十
四扇朱紅漆造出線小絞隔子四十扇黄紙
糊飾安釘鍮石葉段事件并凡紅油造屏風
簪八十扇并拘攔子八間頭頂鋪釘竹笆鼴
板瓦結宽竹攏并安鴟鵐方塼砌地面中城

塼壘砌堦頭高二丈五寸并打花側砌天井
子甬路并两壁路道又包砌水缸四坐白石
壓欄石碇并踏道上坐引手拘攔子望柱頭
獅子
殿門東西两挾各一間四椽入深二丈間闊一
丈六尺單斗直替方額混栿方椽硬簷下簷
柱高八尺五寸柱置在内頭頂冊粉赤白浆
造凡紅油造柱木黑油杈子二間頭項鋪釘
竹笆白灰仰垦中板瓦結宽週廻壁落白灰
泥飾并土坯壘砌坯牆用白灰泥飾中城塼

鋪砌地面并階頭高一尺五寸白石壓攔石
碇
東西兩廊一十八間四椽入深一丈六尺各間
闊一丈一尺下簷單尌直替方額混秩方椽
硬簷造頭項丹粉赤白裝造凡紅油造柱木
中城塼鋪砌地面并砌階頭高一尺五寸頭
項鋪釘竹笆白灰仰塗中板瓦結瓦白石壓
攔石碇東西兩下簷並係土牆三十六間白
灰泥飾
後殿東西兩挾各一間六椽入深三丈各間闊
一丈六尺方額混秩方椽硬簷造頭項並係
丹粉赤白裝造凡紅油造柱木中城塼鋪砌
地面上坯壘砌坯牆白灰泥飾頭項鋪釘竹
笆白灰仰塗白石壓攔石碇及中城塼砌階
頭高一尺五寸并安卓朱紅隔子八扇黃釟
撚造鍮石葉事件
欞星門一坐柱頭上安閥閱并安卓二扇並係
凡紅刷油造又釘造肘紫門鐵釟臺桶子并
石門砧
外籬門一坐安卓門二扇並凡紅刷油造又安

白石門砧綽揳門一坐安卓竹門二扇並凡
紅油造
挾星門裹中城塼包砌水瑚四座
神厨五間四椽入深二丈各間闊一丈一尺單
尌直替方額混秩方椽硬簷心間安釘畢腤
椽挾一間頭項丹粉赤白裝造凡紅油造柱
木直欞窗白灰泥飾壁落中板瓦結瓦并壘
砌鍋竈五事爐二隻白石壓攔石碇
神厨過廊三間并奉使房二間及香火房二間
頭項並丹粉赤白裝造凡紅油造柱木黑油
直欞窗頭項鋪釘竹笆仰塗中板瓦結瓦竹
攏白灰泥飾週廻壁落中城塼砌地面白石
壓攔石碇內香火房壘砌大窯子一坐
潛火屋并庫屋四間頭項簷槽丹粉赤白裝造
中板瓦結瓦竹攏白灰泥飾壁落凡紅油造
柱木門戶黑油直揳窗中城塼壘砌階頭
換衣廳三間頭項中板瓦結瓦鋪釘竹笆白灰
仰塗并週廻壁落凡紅油柱木黑油直揳窗
隔子丹粉赤白裝造頭項中城塼鋪砌地面
并壘砌階頭白石壓攔石碇前後踏道

鋪屋圍墻東外五間頭項中扠瓦結瓷白灰壁
落凡紅刷造週廻簷槽又凡紅油造柱木立
精地栿中城塼壘砌階頭塼砌水碉五坐
廟子一坐并龜頭一間頭項中扠瓦結瓷行攏
頭項冊彩赤白裝造凡紅油造柱木白灰泥
壁落中城塼砌地面屏階頭又踏道土地神
衆共七尊黑漆供床一張
神遊亭一坐頭項雕瓦結瓷行攏三面生款
欄子週迴掛蕉杆掛答並凡紅油造頭項冊
扮赤白裝飾方塼砌地面中城塼壘砌階頭

并踏道一坐又安白石碁臺一副并面南壘
砌花臺一坐長丈八尺闊一丈五尺上安白
石壓欄條白石望柱上欄黑油方木櫺子十
五丈
過道門四門頭項中扠瓦結瓷白灰仰塵并壁
落冊扮赤白裝造凡紅油柱木
週迴白灰圍墻長一百三丈六尺上用抗笆抹
鋪釘竹笆中扠瓦結瓷竹攏凡紅刷造抗笆
抹白灰泥飾
一上下宮東壁札縛打立竹實籬七十餘丈西
壁展金漆籬一百餘丈
一上下宮諸處白石扠安砌路道長一百八十
餘丈
一上下宮東西兩壁各打實長　長二十九丈
六尺并竹籬門二坐
右件如前謹具申
尚書省伏乞
照會謹狀
淳熙十五年三月　日發正大夫貽慶軍承宣使
入內內

侍省副都知攢宮修奉鈐
轄霍汝弼
降授右武大夫榮州刺史殿
前副都指揮使攢宮修
奉都護郭棣
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永思陵攢宮修奉使司承按行
使司牒勘會本司於今月十九日將帶太史局判
局丸擇官詣攢宮按視得
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攢宮塋域神穴并神圍四正並
依得元按擇到地段除已奏聞外請照會施行本

司尋牒都壕寨官照應故例施行去後今據都壕寨官符永思申本司尋牒監修官施行去後據回申據都壕寨于慶等狀已將神宂心捨土末起拆訖又用底板石補砌了當今來所修永思陵皇堂四壁箱壁石各係二重共闊四尺膠土各闊四尺四尺拼土石一重係各厚一尺通共元開南北長三丈七尺六寸東西闊三丈二尺用石板安砌打築圓備其皇堂裹明深九尺長一丈六尺二寸闊一丈六寸椁長一丈二尺二寸高七尺一寸闊五尺五寸將來四壁若下神煞并椁底又建梓宮次

進椁身并安設天盤蓑網委得並無妨礙本司保明是實申乞照會續又據都壕寨官符思永申備據監修官申尋勒合干人揚捨等開具到皇堂丈尺并石段栢木枋等數目下項申乞照會

一皇堂開通長三丈七尺六寸通闊三丈二尺深九尺係裹明用拼土石五層週廻用一百六十段雙頭各石長四尺闊二尺厚一尺壘砌

一底板石三十段內六段各長一丈一尺闊三尺二寸二十四段各長四尺闊二尺五寸厚八寸

一石藏裹明長一丈六尺二寸闊一丈六寸深九尺係九層雙頭石各長四尺闊二尺厚一尺用三百二十四段壘砌并神宂心撤已補砌了當用過石一段

一青石子口一十四段石藏上壘擱使用各闊一尺九寸五分厚八尺一寸長短不等

一青石蓋條用一十條各長丈五尺闊二尺厚一尺

一承承重栢木枋二十二條闊狹不等所闊各一丈六尺二寸長一丈二尺二寸各厚八寸青石蓋條承重栢木枋並已安穩門試了當

一遮你鋪兩重長一丈六尺闊一丈二尺用八六白氊四領四六白氊八領兩重共約厚二寸

一掩攢訖皇堂上用青土二寸於青土上用客土六寸鋪襯訖用方磚鋪砌地面

右謹具申

尚書省伏乞

照會謹狀

淳熙十五年三月　日具位如前

庚申朔晴臨連日雨作益知涂晴霽為有神助也

辛酉晴朝臨右拾遺許及之客報決蕩以臺諫欲

祔廟後論列配享事遂丞入奏引楊万里之言乞去
新知泰州蘇玭新知興化軍張渊新知武岡軍石十
文新知台州司馬倬前知濘州劉敏文主管明道宮
呂大麟並自城中相訪皆寄居也
壬戌雨朝晡臨
癸亥晴朝晡臨會稽知縣葉尚尉李熙相訪云内人
每頓頓羊肉四百斤泛索尤難應副知田鄉動要數
十斤其實 德壽宮惟張淑妃又内人一二十人大
内内人皇后殿十八耳是日聞車駕詣 皇太后殿
起居即回從容起居如常

甲子晴朝晡臨聞士人是日皆發廩初恐其雨則妥
早也賜洪邁不允詔到閤舟人文字治平齋記呂王
東平群王號國公皆以茶藥酒果遣五使送酒三昔
小學此間蕭參以六十千并思堂春十撥遺之又十
千十撥遺之又十千十撥遺宇文尚書洪内翰倅戢
事宮又修奉都護鈐轄都大主管中貴人各遺以思
堂春十尊或八尊其餘諸使屬官幾百尊皆不及如
恩平郡王平陽群王嗣濮王七故閤府六覡府不曾
通問曹仲躬侍郎陳叔進舍人皆自城中來相訪
乙丑晴朝晡臨是日埋重於野樊凶器於田得報遺
留礼信使頻師書高震以此月二十四日回至盱台
初師書等正月二十五日過界二月七日過黄河衛
州乙為水所衝騰損改就慕化村王三郎家二十一
日至燕京燕賓館晏畢入来寧館蓋汎使之館也二
十三日朝見二十七日朝辭當日館伴以公牒來遺
留内玉器玻瓈刀劔二十八日離燕京路中談晏免
聽樂簪花知吉家使副云
丙寅早微雨有司於梓宮前陳設牙床祭器礼饌行
事又陪位官皆序哭總護使上香奠幣三祭酒止哭
太祝讀祝文復奉哭訖退卯時八刻侍中奏請

靈駕赴攢宮内人先辭而出有司奉遷梓宮赴皇堂
排拓木枋留其中兩條太史賛中官奏請
聖神武文憲孝皇帝神靈上神帛又請神靈上虞主
神帛載迪遷東先登舟然後尺鋪兩枋加白邉竹簟
石條轝太傅又監察御史並監視次以差盛香上穪
以保執鍾乾颭者九所謂後土九鍾如此其祥已載二十二日
其實覆土不及天蓋一依
昭慈聖獻又永祐陵制度也太常卿行掩攢宮享礼
皇知遷真之儀但不用陪位官次向衆官易常服告
帝赴 昭慈聖獻 永祐 顯肅顯仁 憲節攢殿

谷兩拜而退陵域相望地勢殊廹次步黑滯就奉安
寺望闕拜表慰　皇帝并發　皇太后文
皇后慰牋二通次復與總護禮儀橋道頓遞使詣
永思陵攢宮陪位行第一虞祭初止用太常卿行禮
予閱司馬溫公治平齋記載　厚陵時用庫部員外
郎宗正丞趙彝主祭以謂當時至親則有昌王二室
尊行則有東平郡王允弼異姓貴臣則有韓琦而皆
陪位於庭顧使一員外郎登降奠獻乃有司備故事
之設因論太常吏予與伯珪蕭燧宇文价洪邁皆陪
位以禮言之伯珪當行禮也溫公又記五使皆於未

掩皇堂前朝諸陵又謁會聖宮覲御容塑像先登臨
之處皆往以日晚不及東過景云寺為言今乃自是
如此雖下宮亦不許至于非山陵使不欲有所更推
太常吏奔聞詔是聽也執事官同來者太府少卿章
璞國子司業何澹檢詳范仲藝寮官吳儔右并總護
屬官度支郎趙善悉司農丞盧瑢皆先還行在推尤
裒以太常留主虞祭
四月丁卯朔天祺節早西赴　思陵獻殿陪位行第
二虞祭畢再拜辭陵舉哭訖又再拜而退虞主升腰
輿而實景衛等皆行予與諸使騎導至新步登舟午

晴至紹興府止于光相寺
戊辰陰早赴虞主舟中行第三虞祭五人陪位如旅
治平齋記云永厚陵第一虞哭仁宗之虞不哭今亦
不哭退少留俟內人船先去允之云行午時至錢清
鎮泊于南閘諸暨宰翁子中來謁云每驛官支錢三
千綺排一頓渠部費頗有羨餘
己巳晴夜來趙漕與總護司議虞主並刹載今晨
潮水大至可以渡江業已議定於是僧道寺先迎神
帛過渡予過浮橋張淑妃已下從馬次某衛迎虞主
來總護前導予與蕭宇文洪四人立馬以侍同導登

舟中陪位行第四虞祭遂行午時泊蕭山縣
庚午晴早就舟中陪位行第五虞祭以某渡留邑中
圖經云邑本吳王闔閭弟夫槩王之邑漢號餘暨吳
大帝改曰永興唐天寶元年改蕭山縣蓋西一里有
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見漢書地理志賀知章吳融皆邑人
也薄暮雷雨已而星出捨舟肩輿十二里宿西興鎮
驛舍中終夜大風異常五更微雨明堂大禮以四月
十日降御札處分揚万里除直龍圖閣江東運副填
見闕坐上書乞洪邁議配享事也
辛未早登渡船西北風猶未甚止張帥趙漕皆不敢

任責令監渡供狀而劉慶祖謂内人船已過力欲出
閘往又數四乃令稍工供狀而行中流蔑門辰末達
江下風止而晴甯媞氏民居閣長内侍梁彬傳宣撫
問賜銀合茶藥二合各百兩 書送銀五十兩從人錢三十
千又差内侍于忠信賜伯圭及蕭燧開伯圭書云二
十五兩其人大怒形于詞色治平齋記温公爲五使
賜銀合七十兩其人止十千近例乃如此蕭參二合
各八十兩内引遺留礼信使副顏師魯高震曰書云
頃建泉訃諱方切於孝思繼從丞書當夙承於遺命
餙行人而晨犴斎信幣以將誠感愴良深數宣罔既

物録先例不受之物万壽王尊等弁刀叙又坎璪二
十事其後云依數發还元螺鈿合亦隨其物次列所
受并合而云右如数收受已其前書叙謝不云悉貺
亦知体也薛叔似入文字論楊万里不當去遂收回
江東之命降不允指揮聞叔似既引漢武不冠不見
汲黯而侍司馬遷不過取文史以卜祝倡優蓄之蓋
以黯比方里而以遷比萬也
壬申晴早神帛皮張淑妃先歸 德壽宮過浙江亭
行弟六虞祭畢百官來迎予同諸使前導虞主入城
用儀仗鼓吹等 車駕先過德壽宮就宮門外奉迎
至几筵殿皇太后又王上次弟行安神礼文武百僚
遣名奉慰予與蕭參並就閤門放朝見
癸酉陰泊做
甲戌延和生弁殿予同蕭參先叙奉使言還兩狳又
謝到江下蒙差中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兩狳又
與王相黄樞留參謝前日冊寶銀絹兩狳前以過行
無朝殿未及謝謂諸公已了乃知志記遂同謝呈題
虞主官紹興閣 徽宗神主差翰林學士朱震
題仁皇后差端明殿學士張燾 上曰洪邁見乞去
是字文价呈洪邁不敢赴學士院國史院供職

上曰楊万里謂侍從數人附其議其言太過况言没
之功而下言其敗亦豈得謂之功予奏故事祔廟後
方議配享今神主向未祔而遽及侑食者亦已太遽
矣韓琦文忠彦皆曾降詔徐徐未晚 上曰可收回
否此兩人皆除职與郡如何予曰如此亦平同王相
辭銀絹初三月十七日在 德壽宮前主管支費送
目子一道 上曰朕念卿等之殘已而入奏遂批特
依 覩過 德壽宮几筵殿行弟七虞祭
乙亥不坐入局批出洪邁楊万里並求補外可與郡
而無职名

丁丑延和起居畢奏事同王相蕭參謝許辞免史賜
上曰免從卿等所請呈吳博古察趙不流章　上曰
無之事足矣閑張杓曾希博古豈有謂耶降一官如
何予曰若行此疏則不流幾設擇宮大事又謂不成
字書判旨籍吏則不當為幾濟矣止降官乃進呈訖
太常寺申孟享朝獻　上曰既有下卯可依所申寧
執分詣　駕過　德壽宮兄延行弟八虞祭内批付
三省樞密院朕祈請　皇太后還内者數四未蒙俞
允今早　懇切之請泰奉　皇太后聖旨　先帝享
天下之養優游二十餘年来退此宮何忍遽然走去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下　三十一

今凡莛又復奉安于此儻欲遠内當候終制百官宜
教悉皇太后聖意
己卯延和奏事呈遺留礼信使副推恩具兩側呈
上令依告哀使三卿烕四年磨勘予指使副為掌儀
兩人宣力為多乞特有以寵之　上曰是國信所人
予予奏一是礼部人　上曰不須呈礼官劄子祔廟
畢恭請　皇帝御殿所服衣冠　上欲共用見今所
服予奏乞留此奏批出内引賀金國生辰使副胡晋
臣鄭康孫國書曰誕彌紀月適當春序之和緘信將
誠備展邦儀之變載形善頌益篤權盟惟嘉詠以良
深匪諭言之可究
庚辰國忌行香轉運司今承受奏每年羅糯米五千
石内二千石御前酒庫三千石　德壽宮酒庫内批
德壽宮三千石更不供納送申中書省照會
辛巳延和起居從　駕過　德壽宮行弟九虞祭
癸未祔廟前三日不坐入局
甲申陰延和起居畢呈擬到　思陵祔廟礼畢德音
條目内赦地人潘昺等乞推恩　上望見使紀予前
日之奏云今紹興府保明一名與励教又呈將來明
堂臨安府申明差軍兵脩治道路等若車駕不出則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下　三十二

明降指揮免更差人　上曰舊例都不出從駕過
德壽宮行卒哭祭不哭奉慰而已
乙酉大雨都堂致齋來日　高宗祔廟也諸司給諸
官早晚食
丙戌驟晴　駕過　德壽宮奉辞虞主王相為礼儀
使内侍押班楊皓主管用儀仗迎入太廟幄次
皇太子文武百官相向立於太廟俟
高宗神主又憲節皇后神主入門就行祔謁恩平郡
王璩初獻嗣濮王士歆亞獻崇陽郡王伯圭終獻礼
畢詣德壽宮進名奉慰　皇太后次詣文德殿門外

進名奉慰　皇帝　皇后內批付三省樞密院朕服
降指揮欲繳經三年緣群臣累請御殿易服故以布
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更從所請之詔然稽諸
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体至意勿復
有請
丁亥國忌行香歇泊假賜左相銀絹三百疋兩以服
日免禮儀使也　顯仁祔廟例乃賜金器又賜題神
主字文价銀絹三十疋兩行事官劉國瑞亦然蓋只
作侍從官一節支而已鄉監已下行事者闔各得二
十疋兩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下　三十三
戊子延和奏事呈臨安開樂依　顯仁例合俟百官
純吉服上初疑未有期予奏且依舊例推外路恐已
開難再行下　上曰然又奏服奉內批勿請御殿易
服仰見聖孝但二衛環衛久不侍殿陛於理未安
上曰過宮自顯不然令就內殿侍立亦可外廷已見
詔旨否奏即晉見之謂宜令有司因此內批條具合
行事件商量　上曰甚好夜宣李𤩽攝學士院草祔
廟畢臨安紹興府德音
己丑文德殿聽宣德音紹興二十九年　顯仁故事
偶闕參政右相代押制左相又樞密皆不至服脫予
問行首司乃誤謂宰執皆往雖詰之無辭正謂當時
偶是右相往遂聽之
庚寅延和奏事東宮先升殿致詞再拜聞以祔廟後
辭免參決也予奏禮部闕官莫差人權否　上曰祔
廟後尤表當遷因問有何闕予奏適正說禮部
上曰既有學問便當除用張体仁亦當遷王柤云黃
黼是太常丞亦當遷　上曰卿等可擬來殿中侍御
史冷世光對一論配享功臣不必再議批依奏
辛卯內門關批出尤袤權禮侍既至延和呈服日袤
御批付下德壽宮推賞文字予奏前此雖豪聖諭欲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下　三十四
分等第如　高宗殿為第一等　太后殿為第二等
之類臣再思之　太后萬壽無疆推恩未艾若與高
宗殿併言之則似有礙莫若只推本殿應奉人恩數
內免泛濫避忌　上大以為然予問　高宗殿名
上曰只是　德壽殿　太后是康壽殿上初欲指揮
中批　高宗升祔予謂止是應奉人難當此名　上
曰止云　德壽殿自分明其呈太常寺申許士庶婚
嫁　上曰不作樂否予奏元降指揮已許祔廟後嫁
娶近緣未開樂恐都城以百官未純吉服為疑故簡
太常申明之其間云不用花綵集樂可知　上因言

昨日論今世光洪邁雖是輕率楊萬里未免游躁一
樞因極口稱昨日令羅再議配享甚當此四人中外
皆稱之其詞殊云云　上因此不然萬里指鹿爲馬
及侍從數人附其議之語予曰兩去之足矣予又奏
憲節皇后祔　高宗室有親姑慶國夫人年八十欵
得加兩字如賢壽之類
上曰與封兩國如皇太后姊妹皆曾封又歷累數人
予曰秦檜妻亦當封況　憲節之姑乎又親姪三人
尚是白丁皆曾進狀未敢進呈姑令勘當今欲與補
官　上曰當如此因稱戚里如孟忠厚邢孝揚皆可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下　三十五
重王相傳欲經由部中　上曰不須
癸巳伯圭朝辭前日已賜史浩舊第又聞　皇太后
亦賜金玉錦綺
甲午翰林司申今日西奉　聖旨本司官吏供御人
乘輪差赴德壽宮宿直日下並免宿直又容白睿思
殿祗候吳思忠蘇大猷張鎮並轉歸吏部依例免參
部在京宮觀免奉朝請其請給等並依李世良例支
破特免借減就用舊曆批勘皆　高宗御前人也
五月丙申朔
丁酉歐陽不坐入局脫批出令臨安府及轉運司辦
木植材料準備蓋太后宮其錢令戶部支上供者仍
令計會修內司指引
戊戌國忌行香午後御前封辭叔似文字付王左相
遂入奏乞罷政遂出班下
己亥延和坐是日御批王相奏札云可除觀文殿大
學士判衢州止於一押而已諫議大夫謝諤上殿三
劄一乞用例方之士上曰只一表樞已有不得二乞
詔諸路振濟三乞放兩浙贓罰寺錢
庚子端午節感風卧家久無梅兩兩日方得稍露濡
夜鎖院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下　三十六
辛丑後殿謝　時服延和奏事文德殿宣麻王淮除大
觀文判衢州
壬寅早不坐午時倚桂奏事初都大主管所申富井
昇判慶祖內侍合干人轉官第二等劉堂吏於其間
予詰之吐其實云恐繳駁爾予語之去汝堂吏而自
附於內諸司之後不亦得乎至是將上奏云堂吏當
候諸司諸使推恩一就取旨今乞貼去　上曰甚是
禮工房予予曰提點亦在焉況與總護司所差人吏
又不相涉　上乃令貼去予因奏伯圭因總護使是
益孟忠厚例合轉一官　上曰少傅予又奏蕭燧尤

按行使用方候禹例亦合轉兩官緣舊例時廟後一
月方將上所以少待予奏今年會慶節不止虜中慶
礼否　上曰不須只依正旦可也
丁未延和奏事呈　永思陵攢宮共費八十二萬餘
緡　上曰內庫支銀絹尚在外去冬印會子七十萬
僅可充此費又曰德壽宮諸色人俸給今已省十萬
緡
己酉延和奏事趙汝愚奏牒服秦州人焉　太上皇
帝衆白紙巾乞付史館　上曰寧不感動　德壽殿
應奉人各轉一官資內王寔張宗尹並與轉左武大

夫裴良琮特轉遥郡防禦使符涤王公昌霍汝翼吳
思忠並轉遥郡團練使盧安仁特與帶遥郡刺史吳
因特轉武顯大夫鄭安仁特轉武畧大夫合寄資人
依舊寄資張延年孟居寔張師孟曹頡
丁巳後殿坐呈鄭僑奏乞除明堂太礼涉事神祇用
樂外其它如盥洗升降祭　聖躬者皆設而不作
上初謂不須予奏　本朝皆權宜播見　陛下行三
年之喪遂欲稍復古制乞令礼官詳議以聞　上許
之呈礼官具將來人使賀生辰到闕儀予奏　祖宗
時例上壽惟元祐止引見使人不曾上壽至紹興三
十年則　高宗特淡黃袍黑帶行礼　上曰既有典
故自可免又曰上壽之礼為重自不當行又宣再三
諭此全在君相又大臣任責予奏所以削上壽典故
而專指元祐臣之意可見矣　上曰虜使若堅請卿
等能任此責否予曰既許入見且受其書彼之礼畢
矣上壽是自家事不過隨百官班拜舞于庭奉觴致
詞一無所預彼何爭執　上曰朕試卿等耳
乙未雷雨後殿坐　三省樞密院同奏取日連準
御批議定將來會慶節虜使堅欲上壽時如何臣等
灼知彼必不固執蓋是自家事爾　上曰不然彼若

言大金皇帝令來上壽則何以應之朕思量累日而
未得其說卿等勿以為易更當思之予遂奏當進
聖訓既而又對密院申言之
八月甲子朔
乙丑後殿坐從　駕過　德壽宮
戊辰後殿坐御延和三省同樞密院奏淮南漕司申
明將來會慶節人使經從依舊用青黍幃幔從之
上宣諭　皇太后宮名如何慈寧甚好予奏　本朝
典故咸平號萬安宮萬安殿治平號慈壽殿熙寧號
寶慈宮寶慈殿紹興則曰慈寧　上曰元來却別要

立名易得重壘莫只用宮名否予奏殿名與宮名同
乞令學士院後省同礼官擬定取旨　上曰然
己巳以腰痛不御後殿延和奏事礼官議到鄭僑奏
明堂用樂事乞降同赴庶幾陛下之聖孝臣子之誠
心兩合於礼　上又稱善以為名正言順
辛酉後殿坐呈礼官申　高宗小祥依典故前後五
日不視事　上曰典故如此耶初予容奏國初三日
不視事自　仁宗已後皆五日紹興初以軍興
徽宗小祥只三日前日有司誤用近例乞批出依典
故五日　上止令作有司申請是日正謝明堂加合

賜衣帶鞍馬予率衆人先人奏辞充以衣未純吉帶
佩鞍轡皆非所宜　上批依止四拜于廷而退
十月癸亥朔朝于後殿年例特賜錦一疋左帑替支
一疋今歲皆權停同三執政揖前謝加思許衣帶鞍
馬兩拜從　駕過宮即歸
乙丑不視朝赴高宗几筵殿設黃籙道場拈香而退
丁卯晴不視朝文臣權侍郎武臣觀察使宗室防禦
使以上並赴　高宗几筵前行奠酹礼
戊辰晴不視朝群臣赴　高宗几筵殿如服日之儀
己巳不視朝群臣赴几筵殿如服日

庚午高宗不祥自後殿從　駕過　德壽宮礼畢奏
慰而退百官就仙林寺設位行香
己卯後殿坐閤門奏來日容院滿散賜香合舞蹈有
旨權免
癸未早自北門入赴垂拱殿東楹兩拜起居訖升殿
侍立引見生辰使中奉大夫礼部尚書王克溫廣威
將軍容肖使元穎琥國書曰寒風初啓律正上冬良
月就盈祥開誕日爰遣皇華之使往敦慶幣之儀尚
介壽祺用堅盟信礼物北珠五顆餘同常儀初授書
琥不動克溫直走揖前琥東躍云大使大使盖不欲

其太前也退至閤門閣琥頗責克溫克溫甚窘云有
天地或謂琥曰自是副使不曾舉足稍前非大使之
罪乃已賜茶如正旦之儀黃撫押晏北使辞以無例
不敢受許之
甲申會慶節充過黎明文武百寮並詣東上閤門拜
表起居自紹興十三年拜表皆在殿下至是始正其
儀次詣明慶寺滿散祝聖道場中賜衆其賜香用容
院己得指揮免舞蹈留參入驛押晏
乙酉不坐不入訪王津射弓正使王克溫第一箭中
的不肯再射第二次伴射制方館伴副使劉忠方中

丙戌降聖節假虜使辞就驛花宴從之
庚寅早埀拱東備引人使朝辞賜茶如始至國書云
誕期甫届惟深罔極之思信驛遠臨特厚未墜之好
各書載敘儀幣是將泳勤意以文字餙報章而祇達
冀因述叙弥見感蔵李㦤撰肖參押宴御前令茶受
閤德常諭羅點過位持賜副使元叔琥銀一千兩金
一百兩以其去年至此下受支賜也
辛卯旬休人使出門
十一月壬辰朔
丙申未時丙引金國賀正使鄭僑張世修朝辞

戊戌後殿坐呈　高宗御書閣名後省學士院礼礼
部太常寺共擬煥章貢文與文泉以煥章是先事
上以為然予奏與故當降詔
壬寅慈福殿立木閣御前又　太后賜知省刘慶祖
知臨安趙不流浙漕耿東銀絹有差
丙辰冬至御朝予後殿從　駕過　德壽宮宮中行
礼畢輔臣至權侍郎管軍宗室正任並赴　凡逄殿
行澆奠之礼新降指揮也尋從駕回修內司提轄符
思永傳旨小堰門裏儀鸞司北營寨屋並交劄付修
內司其寨內見住人兵却併歸東南兩營居住已而

儀鸞司中空閑間架數少人匠無可居止又令轉運
司火急詣會儀鸞司於東營添蓋二十間餘屋重行
修蓋
十二月壬戌朔
壬申後殿坐聮差鄭嗣宗趙不慢館伴賀正人使予
密奏虜使　田彥準極知書乾道間范成大充泛使
彥皐接伴說話通情今宜擇知古今者為館伴至是
上宣諭令於鄉監內別選人予因奏彥皐去年在路
聞　高宗升遐泣于驛中　上曰　畢竟是中原
人既而具郎中以上姓名繳入　御筆點諸葛廷瑞

癸酉不坐入局詳報虜中制曰朕惟熙宗孝成皇帝
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作其即位十有五年偃兵
息民中外乂安而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
陰竊奸寵遂成篡逆而又厚加誣詆降從王封亮既
得志肆其凶殘不直之極至於殺毋人怨神怒自底
誅滅惟皇天眷佑于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暴其
罪惡貶為庶人仍黜其墳于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
號宜正是以間者稽合礼之升祔太室復加美謚尊
而宗之惟是葬非其所蓋嘗憮然爰命有司卜地消
日奉遷梓宮已於十月初八日備礼塟於思陵庶幾

有以慰在天之靈也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大定二十八年十二月日下熙宗即亶也
予審奏 高宗陵名相犯 上以為難改
己卯後殿坐提舉脩內司劉慶祖申契勘本司恭奉
聖旨指揮展套修蓋慈福宮殿堂門廊等屋宇大小
計二百七十四間內殿門三間朱紅門二扇板壁八
扇牖墻浮漚釘裝釘朱紅柱木頭 真色裝造鴟尾
結瓦安立鴟吻方磚地面門外打花鋪砌幔地正殿
五間朵殿二間各深五丈內心間闊二丈次間各闊
一丈八尺柱高丈五尺平棊枋朱紅頂板東外顯五

鋪上下昂真色暈嵌裝飾頭項鴟尾結瓦安立鴟吻
方磚地面朱紅柱木窗隔板壁迴避明窗等青石甃
欄石碇踏道打花鋪神真玉冊捧俎酌獻換舞徹豆
送神依典禮作樂外所有 皇帝三獻盥洗登降行
安等樂備而不作 上曰已過中矣 上又宣諭議
人使上壽事予奏彼必不計決無可疑設使有言自
當折之以理 上復云卿等須把定不可臨時有所
避予奏臣等共以為然豈容推避彼苟非求釁決無
所爭只望宣諭館伴接伴及國信所人勿令漏言
上曰彼安肯爾將來如何收拾既退又以 御筆來問

庚午延和奏事同呈差接伴訖取日再奏手筆又人
使爭執事臣等保其不然 上曰卿等皆任責甚善
予奏此外或計較它事則在臨時 上曰此難預料
乙亥後殿坐 上又以上壽事云卿等雖皆任責或
臺諫侍從有文字卿等又須搖動先令集議如何予
奏此事臣等已灼然無疑若更令集議却恐引惹紛
紛凡國家大事謀之惟慎之中有不必詢衆者苟衆
議未當寧以身為去就豈可曲徇非如尋常臺諫侍
從所論無大利害之事遽詎免從之也
上再三稱獎卿等能任責如此國之幸也

庚寅大雨後殿坐奏取到禮官狀大禮畢雖依紹興
例免稱賀有拜表 一節亦合申明降指揮並免廢
幾可以示後 上極以為然
辛卯微雨尚書省受明堂大禮誓戒
壬辰五使就貢院按雅樂
九月甲午朔早赴明堂殿習儀畢就行檢視祭器文
具而已
乙未後殿坐 上御吉服朱紅衙及儀衛等並用吉禮
甲寅倚後殿坐同密院呈李獻等擬定 皇太后殿
以慈福坤壽為名予奏慈福為佳 上極稱善又呈

元祐初與龍御群臣及遼使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
罷上壽賜宴不作樂今年會慶節已降指揮免上壽
拜表既難稱賀又不應忽然欲就東上閤門拜表起
居若北使欲來則令嚴浩梁祐張鈞潘帥楊處後列
彥孟依條回授內有名目人吏與添差占射一次曰
司人吏係有名目許作一官資收使指揮使李錢等
七百四人令吏部折支銀絹其支破本宮請給等六
十四人內吳安氏李將合減二年磨勘餘人並犒設
一次
庚戌駕不出　皇后還　德壽宮治具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下　四十五
壬子延和奏事呈太史擇御後殿日分　上令用二
十七日御批張杓召赴行在
丙辰延和奏事從　駕過　德壽宮以天申節也
庚申延和奏事呈禮官申請明堂畫一　上曰配位
如何予奏　太祖太宗並配世儒因孝經嚴父之說
更謂宗祀當以考配殊不知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
成王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耳晉紀瞻答秀才策曰
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故漢武汶上明堂
捨文景而遠以高祖為配此其證也　本朝名儒范
鎮司馬光李泰伯呂誨等往往辨學者講說之誤是

以淳熙六年臣在翰苑草明堂赦云惟周成宗祀洛
中陟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祀汶上推嚴於高帝皆用
親郊之禮其彌尊祖之誠蓋為是也若　高宗服除
之後以中興之功異時明堂却議配坐未晚　上曰
既有典故自可無疑
壬戌早雨初御後殿　上服如舊御倚子下屏朱紅
而以黃其後照壁舊畫龍今以黃羅冢之駕坐引班
禁衛自贊不鳴鞭不聲長喏喝拜皆如駕出之儀而
不全用常時後御殿之制也
六月丙寅朔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下　四十六
己巳後殿坐呈　高宗攢宮應辦推恩於是知臨安
府韓彥質轉一官浙東提刑吳型亦然予奏已是武
功大夫　上令於遙郡上轉予又奏葉翥等皆使元
官張杓雖除正侍郎亦有前年未復兩官
上笑曰是失火時耶又呈浙漕趙不流合進職
上令進二等又奏紹興二十九年浙東提舉不預
徽宗攢宮却有例　上曰田渭曾振濟乃與直祕閣
總護司官吏推恩一百七十八人按行使司二十八
人吳回若用紹興二十九年例却緣衛茂實別項轉
官所以按行使副不曾推恩乃用

徽宗攢宮例轉兩官須遞司二十八人洪邁亦轉一
官脩奉司一百三十三人工部官吏四十一人臨安
府官吏二十一人紹興府一百四十四人御史臺九
人兩浙運副下四十二人三省諸房各減三年磨勘
癸酉後殿坐從　駕過　德壽宮初賜從　駕臣僚
食如故
癸未後殿坐呈國史院脩　九朝史亦悠今且欲正
名改作實録院專脩　高宗實録郄候書成別護國
史於是脩國史官並改實録院稱呼又奏乘准御批
因　高宗服制欲降指揮管軍知閤環衛御帶都統

制許服繫金帶餘文武官隨其官品　上曰朕以繫
帶者滿庭故欲稍釐正之副都統如何予奏今諸軍
有不除都統処副帥便是主者恐須與統制官有分
別　上曰此指揮行統制自不應繫飛人云帥副不
多當不較此　上曰更待與卿等往復商量然後降
旨予曰今廷臣莫未許吉佩否若許繫須令礼官起
請　上曰不必礼官朕既未變服則群臣自難使吉
帶也
甲申後殿坐呈尤袤乞裒　高宗御集及立閤名予
奏依典故只合令實録院裒集取日方定置實録院
今當作直旨行又閤名須候旬日令兩制或礼官定
上曰此非礼官事予曰合是學士舍人
丁亥上遣御藥黃邁來問欲用折上巾布袍乘平輦
過宮無害否予奏此即冠帶既以御殿則乘輦白無
妨蓋累日大暑過逢子熟故也從駕過宮即回
辛卯後殿坐呈張杓乞番攢宮剩錢五十萬緡米數
千石應副本府予奏王希呂乍到須令可以措置
上曰亦有修造營　屋寺費乃許之又呈薦江義和
黃由沈煥翁手中戲闡之　上令籍記予奏由是狀
元莫侯滿府先召　上令侯滿內引金國報謝使副

京鏜到端仁共回書云頃闕山計想極悲傷馳遣使
車往馬吊祭在敘姪情當如是於國家礼亦宜之復
致悉書備陳謝悃念方罹於憂暑冀以節於哀悰鏜
等初過界接伴使康元弼堅里中通得至汴鍾等云
吉衆遺番使已不聽樂簪花今報謝乃是一事來時
議并得示二三十次元弼等不許鏜等以死拒之知
皇帝向布素豈敢使從吉礼兩日間七次以幅紙往
不可奪乃多番汴京七日接伴遣人走馬取旨得報
許免遂赴宴而行既至燕京臨行館伴使副徐鐸徒
單處遣人咨問橫使礼何爲同常使鏜等荅以但御

命而未不預茲事遂以已止以是深加寔連日議所
以旌寵云
壬辰後殿坐呈京堂劉端仁奉使回轉官　上令依
例却侍批起擢語說將命執礼及不辱之意予奏批
礼則義在其中似難更說不辱　　曰只依舊體仔
命執礼可嘉今是何官可除侍從否衆人云係檢正
舊例過從官者甚多尋批出京堂云云可除權上部
侍郎予云劉端仁而如何　上曰全是京堂如端仁
乃毛遂所謂公等因人成事者也留參云除閤門祇
候之類亦可予奏不若環衛官其人物亦可取

上曰是將家否予曰聞其父為兵官　上乃令密院
擬除留參又薦國信所掌儀能吃問甲軍攔截赴晏
之人予曰是田恩留參乞與轉官　上許之
七月乙未朔
己亥後殿坐雨呈礼部太常寺申將來　高宗小祥
禁屠宰予奏　列聖故事并禁音樂緣今來臨安元
未開樂想外路民間亦未用若依典故行下却恐放
行已諭礼部換文字云除樂禁未開外合禁屠宰蓋
去年十月礼官只依典故申禁樂日限盡旨並依今
却稍衡前指揮爾　上曰三年過密乃合古制

壬寅倚拄奏事中官類言曾得旨內引依舊用紫衫
既而有云續已得旨且涼衫呈　皇太后生辰令西
上庫排辦銀三万兩金五百兩宣諭京鏜執礼北方
恐將來會慶節使人却欲茶酒之類宜令礼官預商
量
癸卯後殿坐呈礼部申主事皇甫琮乞依紹興三十
年推恩轉一官予奏契勘得當時依太常寺推恩今
次偶不該載　上曰有例即與又奏尤袤等議聖節
人使礼數三兩日可申　上曰礼官只討論礼文若
謀謨予決則在卿等運籌帷幄之中

己巳後殿坐文臣侍從武臣觀察使以上起居蓋用
新制也
戊申不御後殿就延和奏事　上宣諭卷末尧殿扁
眾冷至附大舊不如此緣經憂患予奏更乞加意調
攝　上曰非不調攝又宣諭來日過宮天涼早間依
舊奏事
己酉後殿坐先降指揮　高宗室樂舞皆以大為名
至是呈學士院後省所定饗太廟酌獻欲以大德為
名祫饗太廟以大勲為名並從之徒　駕過宮即回
辛亥後殿坐問賀生辰人使到闕事予奏前已得旨

只是討論礼文其它在朝廷
壬子後殿生呈礼部供會慶節人使礼數事見與太
常寺商議于奏只是三兩日闕報早　上語容院去
年下見賀生辰人使獨生朕意卿等無一人以為然
乙卯後殿生呈礼部指定温州與慶寺之永崇奉
高宗直塲予奏此寺在温之江心　高宗宸駐蹕時
御榻焉間須年地震屋宇傾摧獨御榻處無恙今別
無希望止乞崇奉香火　上嗟畏久之
砌龍墀殿上安設龍屏風殿後通過三間題殿制作
裝飾其綠剛柱并寢殿五間挾屋二間庇涼棚五間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下　五十一
並是真色暈欹裝飾造黑漆退光柱木窗隔板壁週
廻明窗等頭頂雕尾結廆方磚地面後殿五間挾屋
二間真色裝造綠漆窗隔板壁黑漆退光柱木週廻
明窗等頭頂板尾結尾方塼地面以後挾子五間上
下疊並係青綠裝造黑漆窗隔板壁鵝掛週廻解風
晉等綠油柱木頭頂雕尾結廆方塼地面打花鋪砌
湯路花臺正殿前後廊屋共九十四間各深二丈七
尺闊一丈二尺柱高一丈五寸共色金線解碌裝造
頭頂板尾結廆方塼地面內殿前廊屋係朱紅柱木
窗隔殿後綠油柱木黑漆金漆窗隔板壁前後明窗
裝折閣子庫務等并素白櫳木側堂二座各三間龜
頭一間黑漆窗隔并明窗等殿廚及內人屋六十六
間官廳直舍外庫等屋六十五間大門一座三間中
門隔門二座各一間淨闊不等並係草色裝飾碁紅
并黑油柱木安卓窗隔板壁等板尾結廆塼砌地面
又諸處塼砌路道墻壁黄羅青羅額道并踈簾燕共
一百五間瑜石鉤條結子全又諸處安卓並係瑜石
裝釘業事手承降下御書慈福之宮慈福之殿八字
又臣御名恭八字製造青地金字朱紅漆牌二面前
項生活並於今月十八日一切畢工並於當日掛牌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下　五十二
了當
庚辰國忌行香內引館伴使副諸葛廷瑞趙不慢朝
辭宣諭云王正己接伴殊下礼使人間甚不平卿宜
還其礼數後聞正己在盱台北引接等来參侍之不
甚恭又金山惠山分位幔次舊例客居中位正己不
以為然必為遣者所奏也
戊子大風而時雨拱殿東挹坐引北使中奉大夫吏
部向書田彥皐副使廣威將軍戶部郎中耶律仲方
朝見國書云獻歲發春式屬亨嘉之會順時講好益
敦信睦之風爰遣使車往敷慶幣方緩新陽之序茂

膺多福之宜
庚寅郎候人使游天竺
淳熙十六年己酉
正月壬辰朔陰朝于後殿從　駕過　德壽宫次詣
高宗几筵前礼如冬至之儀内批　皇太后遷慈福
宫令太史擇日是日微雨
甲午晴人使觀潮
乙未陰雨開基節假人使射弓
丙申陰清華閤奏事呈太史局選定　太后遷慈福
宫宜用十五日　上令修提舉所又令學士院撰
周益公文集思陵録下　　五十三
御前表文并文武百寮亦進表密院呈北虜十二月
十九日大赦云朕自臨御以來夙寤晨興未嘗不以
憂勞万民爲心故税賦嘗慮其不均刑罰嘗慮其不
省民財嘗慮其不阜錢幣嘗慮其不通而比年以來
民間租税多逋豈猶有被冤滯者乎一遇水旱或有
貧下自給而仰食於賑濟貧者官庫宿負或有貧無
以入而膺身於官役者朕甚憫焉宜推曠澤以示深
仁可大赦天下自大定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昧
爽以前日雜犯死罪以下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
發覺咸赦除之於戲理究結而賙困窮推帝王之茂

憲沛利澤而崇寬大寔天地之浮恩用恢仁壽之風
以尊和平之氣咨爾有衆体予至懷赦書曰行五百
里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主者施行虜
中非有大事不肆赦今次特寬疑葛王病也
丁酉晴　上先御後幄引送伴使副王正己等次御
垂拱東接人使朝辭賜茶如儀回書曰人正肇歲感
歲序之載更使傳來臨識信盟之益固祗承書惠然
致美將佩礼意以推深飾備緘而敢後悃悰是達銘
篆奚勝手叙文也
戊戌晴人日假内引賀金國生辰使副何澹戴勲朝
周益公文集思陵録下　　五十四
辭國書曰孟春應律方欣暢於陽和穆月標祥式誕
膺於福祉肅馳信馹祇飭慶緘備陳不腆之儀申綿
無窮之好永綏壽祺毋副頌言
丙午後殿起居從　駕過　德壽宫是日　皇太后
遷慈福宫上進宫一通文武百僚亦奉表起居駕先
回　皇后留至申時方歸三省樞密院吏各得數百
千
庚戌後殿生呈何澹劄子如虜界有收礼物分付與
否澹朝辭特欲持回予以爲不可既進呈因奏當問
鄭僑体例無　本朝嘉祐有故事

上乃許遵宜斟酌施行。
辛亥旬休辰清清華閣奏事宣諭二府朕衰老不得
日奉 高宗几筵且於 太后定省有闕旬日間當
内禪衆人唯唯 上令留身予呈二月二日詔草并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本 上曰此見來因薦所擬者
至奉几筵及 聖母定省等語 上再三言切當予
奏乞就二月一日未後付出 上曰朕當親寫付三
省樞密院又指詔末云此便書 皇太子可即皇帝
位予奏只錄紹興例臣不敢寫此數字其下却當
云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上曰不必云軍國事且听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下 五十五
嗣君處分否予奏此當時誤本不合如此 上曰其
他礼數付之後人將白申封境候帝皆用青傳虜主
正月一日卒
壬子後殿生進呈畢奏虜主之報 上曰待此機會
十五年矣
癸丑駕不出入局將白報葛王正月二日堯遺詔太
孫璟柩前即位權殯壽安宮
丙辰後殿坐午時清華內殿奏事呈万壽宮不推魏
太武有之宜和未廢神霄玉清萬壽宮亦當避使來
思之重華宮名甚好衆皆稱善 上曰極切當但恐
不敢當予又呈尊號須知至尊然後継以壽皇仁帝
上曰已過當皆非所宜朕都無擇衆人疑祈開皇帝
二字欲作壽仁皇帝 上謂壽皇便可稱呼 一
二月辛酉朔陰雨清華閣奏事予初請上與太子同
過 重華宮今日 上疑無二輦予奏記得有[illegible]副
上曰其一曾進 高宗過越州予奏如此則
陛下乘逍遙而太子以輦從行都人瞻望尤美矣上
乃又定自皇中宮稱謂予欲冠以重華或至尊
上皆未以為然已而 上之尊號方許用聖字且曰
慈福太后依舊稱 壽聖皇太后正好惟中宮亦可
周益公文集思陵錄下 五一六
連一壽字退擬壽隆壽昌壽成三字 御筆點壽成
壬戌稍晴親扶出立太子妃李氏為皇后已而側伏
設宮架樂而不作上吉服御紫宸殿鳴鞭不山呼先
閤門次三衙次群臣皆四拜宰執升殿予奏欲於禪
位詔後添入朕當移御重華宮七字又奏 陛下萬
壽康寧巽位與子古今盛典再見 本朝中外同慶
臣等輔政無狀自此不得日侍 天顏無任依戀退
至隔門再追班傳詔拜舞訖復追班入殿 新皇帝
側立群臣拜舞如儀二府升殿 上猶未坐內侍請
帝聽予與諸公側立固請 上猶固辭予奏 陛下

若本正坐臣等恭敢奏事　上遂坐呈至尊壽皇聖
帝及壽成皇后尊號指揮而退已而壽皇易白䌷素
袍再御後殿　新王袍帶側立群臣禁衛等起居如
所定之儀遂相継登輦同過宮而後驟晴觀者塞途
晚駕回後雨

思陵錄下

　淳熙玉堂雜紀卷上

錢文僖公惟演金坡遺事云舊規學士六人遇聖節
共率百二十緡寺中設齋今送五十千与樞密使同
開道場前一日赴宴當時所記如此近歲樞密滿散
聖節及貢院賜宴則學士待制与而無送錢故事又
六參隨樞密班先入止是再拜不舞蹈并遇宣麻不
往皆内朝故事也
金坡遺事又云聖節唐時惟六學士及二使（謂中官樞密使）
赴待詔雖發書屆亦不与坐又云　本朝淳化五年
十月上賦詩一首令待詔吳郢張用和齋以示學
士張洎錢若水又李昌武宗諤翰苑雜記學士初
授中謝前一日待詔一名至私第宣召入院聽口
宣舞蹈訖揖待詔上階相見具酒果迎待即以事
例物并書致於待詔前熙寧間司馬文正公日記
云初除學士待詔李堯卿宣召設香案褥位於庭
望闕堯卿稱有勅光再拜堯卿口宣云云光每句
應喏畢再拜舞蹈又再拜升階与待詔坐設茶盞
中朝舊典也今學士院有待詔四人或右選或白
身予為學士忠翊郎錢湜來宣召大略如李馬二
公所記而無對揖茶酒之禮例支十千餅云自來

虛喝不敢受予換予之常日學士入院坐堂上來
衣吏初贊喝東院錄事某人以下躬喏訖又喝云
各祗候次喝贊西院某人以下亦如之設後平贊
公待詔既不名亦不喝各祗候則待詔与院吏同
亦有問君平居則視之全与吏等無由待以茶酒
室將命時不欲吏之鄙耶 祖宗時所建或翰林
它局之待詔邪然唐制發書屈赴聖節札己辛矣
李仁父壽續通鑑長編開寶二年 太祖命李昉盧
多遜分直學士院昉前在翰林堂吏因事至者每拜
堂下事已即遣未嘗与坐至是拜堂上更展敘中外

無復舊日之禮昉愕然詢同列則云數年矣司馬文
正公日記云熙寧二年五月癸己鎖院以·
奉安仁宗御容禮成德音降西京囚杖以下放是
日丞相出中書提點魏孝先以下入院授以參政
趙抃所封御前札子茶湯虛閣御藥刘館于有方
來茶湯館于門熟復謁御前廚翰林設食致酒果
黃昏進首尾詞內批依修寫四鼓起繕點句揩點
進入明日丞相退朝宣訖開院淳熙三年十一月
八日某被宣草十二日冬祀赦黃昏方至院御藥
持 御封中書舍人門下省熟狀來繫鞵迎于中

門同監門內侍一員俱升廳御藥先以熟狀授監
門共茶湯訖先送御藥出院復与監門升廳受熟
狀付吏又點湯送監門下階館之門熟而不報謁
既熟狀自內出非參政所封故提點官不來惟中
書門下省刑錄事尚書省刑房主事各一人穿東
同至仍舊繫鞵見之不迎不送不設茶湯而退守
當官四人貼房十數人旅揖皆下与文正公所記
多不同至六年九月十二日復被宣草明堂赦御
藥張安中監門梁襄相見如儀性錄事沈褋主事
李師文茶而不湯院吏云前不設茶誤也守當官

等不復廷揖所謂酒饌之門熟而不報謁既熟狀
自內非參政所封故提點官不來惟中書門下省
刑錄事尚書省刑房主事各一人穿東同至仍舊
繫鞵見之不迎不送不設茶湯而退守當官四人
貼房十數人旅揖皆下与文正公所記多不同至
六年九月十二日復被宣草明堂赦御藥張安中
監門梁襄相見如儀性錄事沈褋主事李師文茶
而不湯院吏云前不設茶誤也守當官等不復廷
揖所謂酒饌之賜今皆無之語朝奏知先出而吏
辛華皆俟三日後宣赦訖乃得歸

太上初遜位上尊號時陳丞相康伯當國集議定命
學士洪景嚴遵撰議文然後降詔某時任祭官心
知其非而無由改乾道六年郊祀礼成加上尊號
某在翰苑始引唐故事乞　上帥群臣過宮表請
既允然後降詔　國朝止有人主上母后尊號故
冊文稱嗣皇帝臣　上　敬主道君之號檢丞相
虞仁命汪彦章藻代作冊文會有授事不及行礼
紹興三十二年初上　德壽尊號乃承例用嗣皇
帝乾道六年　上既表乞加上尊號而院吏爲表
亦称嗣皇帝私謂未安謹按唐明皇傳位後

顔真卿議肅宗不當於宗廟称嗣皇帝况親奉表
德壽乎以白虞丞相允文丞相難之必令尋例
某思建炎以後遇郊踐選择　徽宗表是時翰院
多名士必不誤用乃暫吏搜舊牘明日果得表本
一冊止称皇帝又按韓文愼宗実録載憲宗冊上尊號
冊文亦称皇帝臣某世故可據
其議遂定
是歲初議於　太上皇帝尊號中加憲天体道四字
皇后加慈明二字某草詔云　太上皇帝与天同大
體道之宗　太上皇后如月之明以慈爲質蓋取文
意之娟耳将宣布而議者謂天聖二年賜　太宗女
申國大長公主謚曰慈明當避於是改用明慈二字
李机云詔書先明而後慈殆默定也
某与同直院鄭仲益聞既分草　皇帝請加上　太
上皇帝皇后尊號暨表諸公謂　太上皇帝自當答
詔頒疑　皇后難於措辞某請以意共爲答詔文意
所繇言父母以該之而不称子吾之類遂草明進
上甚以明爲然凡兩答語皆某所草也
上於文字尤欲得體一覽便見是非某草太上辞尊
號第一詔其末云怡聞燕何力之有　上曰此雖通

太上語畢竟自此起草漢去何力之句不能无嫌某
遂改作无累於物蓋上用意至到如此
淳熙二年六月禮部太常寺申来年　太上皇帝当
慶七十歳将　國朝加上尊號并上壽典礼参酌比
附先次討論壬申有旨恭依七月乙酉侍從礼官等
詣都堂議加性仁立德至神无爲八字而　皇后
再加二字爲齊明廣慈後兩日禮部趙侍郎雄謂
無爲二字与太上字相連頗渉語忌請改爲明武
煥文其後又嘗作无爲至神又作成武煥文逮癸
卯乃定用性仁立德无爲全美参政龔実之茂良

而下尚不以爲然葉丞相衡既主之衆莫能奪八
月直院胡長文元質罷丁卯　上自用其再道直
己撤詔草會九月乙未葉丞相罷龔參首括子及
學士王季海淮共議然後定爲性仁誠德經武緯
文遂草宣布詔其頌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
誠之固有脩文偃武合經緯之自然　太上皇后
云月齊日以得天而能久照坤順乾而配地是以
廣生　上再三称奬謂數句用經語該括明備非
卿不能爲真大手筆也
入札降御札既云札示則當親筆付外近歲用常詔

從院吏寫本行出未知中朝舊事如何乾道九年六
月七日宜當直學士草南郊　御札三更進草其
間云乾清坤夷振四方之綱紀星輝海潤兆百世
之本支王巵每奉於親闈端郊獻交於郊境　上
改作農扈發豈戎軒載戢崇禮樂而四達嘉風俗
而再淳王巵每奉於親闈美化遂形於德宇仍批
云可改簽抹者五句意不近於郊祀其欲得體大
率如此
淳熙六年三月丁卯詔今歲郊祀以例約束首貴旋
有旨未令行出下禮部太常寺議明堂大禮初李

仁父主此說於前郊當經集議會逭習揚言肅博
極群書郊不曾讀孝經乃不果行至是其以禮部
尚書兼翰林學士與諸儒議曰周公雖攝政而主
祭則成王王方幼冲故周公祭稽古制藏事於明
堂其曰嚴父者指周公能推本武王之志追尊文
王之功非謂自主其祭祀也衆以爲然遂奏臣等
竊觀傳載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虞祀五帝於五
府歷時既久其詳莫得而聞至禮記始載明堂位
一篇言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
外之蠻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明諸侯之

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禮大司
樂有冬至圜丘之樂夏至方丘之樂宗廟九變之
樂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豈非明堂者布政
會朝之地成王時常於此歌我將之頌宗祀其祖
文王乎後暨漢唐雖有沿革至於祀帝而配以祖
宗多由義起未始拘一　本朝　仁宗皇祐中破諸
儒異同之論即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並侑祖宗從
以百神前期朝獻景靈宮享太廟一如郊祀之制
太上皇帝中興斟酌家法舉行於紹興之初亦在殿
庭蓋得聖經之遺意且國家大祀有四春祈穀夏

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　陛下即位以來固嘗
一講祈穀四筋冬祀惟合宮雩壇之禮猶未親行
今若特舉秋享於義為允臣等謹櫽已行典禮又
將前代賀循本朝名儒李太伯范鎮明堂嚴祖說
并治平中呂誨司馬光等集議近歲李燾奏劄且
錄以聞乙亥有旨從之九月上幸以　顯肅后忌
前改用仲辛行禮辛酉當受誓戒前一日　上語
宰執足指瘡腫恐妨拜跪欲展季辛又值　顯
恭后忌如何宰執奏天地尊后忌卑遂降旨用二
十六某按漢武太初太始征和中屢祀明堂不專

用季方請別卜日詰朝上忽遣中使諭旨都堂夜
來傅藥足瘡良愈不必改日但已展誓戒之期
降旨不張皇否趙相奏此卻無妨遂以是日午時
集官受誓戒丙寅大雨丁卯鎖院草赦戊辰百執
事冒雨入麗正門過後殿請　皇帝致齋己巳
上乘逍遙車朝獻靈宮入大廟宿齋四日之間雨
晝夜傾注通衢殆如溪澗有旨來早不乘玉輅止
用逍遙車徑入北門趨文德殿致齋朝服遵儀官
皆改常服應儀仗排立人並放趙相為大禮使咨
諭有司未得放散黃昏後雨驟止夜分內侍李思

恭傳旨御史臺閤門太常寺仍舊乘玉輅應合行
事件疾速施行庚午昧爽駕乘登輅其執綏　上
喜日且得晴霽辛未行禮月色如晝　上拜起不
倦以迄于成黎明登樓肆赦簪花過德壽宮人情
熙然赦書乃某視草其間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
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
郊之禮且殫尊祖之誠於鑠本朝若稽前代緻經
路寢有皇祐之彝儀徧秩群神有紹興之近制不
愆于素可舉而行蓋欲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後
數日加恩群臣某復草趙相制云祼將太宮霖潦

驟霽陟降大寢月華正中又云鎮大定大事如彥
博之恢宏貫通群經如宋庠之博洽皆紀一時之
事且以　仁宗初行明堂二公實為相也
大禮赦條乃六部諸司條具上省者中數聚取旨訖
即進熟狀降付學士院草赦文本院并旨尾詞大
書進入其間多云當議將上取　旨蓋有司擬申
如此既經書旨行赦便是處分不應仍舊用當議
二字某為學士論令削去院使持不敢遂親以筆
塗之
大禮　上乘玉輅率命翰林學士執綏備顧問近歲

多闕正真臨時選差它官与五使同降旨淳熙丙申南郊己亥明堂某再為之按京師用唐顯慶輅聳以登封其安固可知元豐改造已不能及今乃紹興癸亥歲所製　上自　太廟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至輅後由木陛以登惟留御藥二宦者侍立執綏官先從傍用小梯攀緣而上備士以緋絁圍腰繫於箱柱輅行頗搖兀　宸几亦覺危云

大禮後　上御樓揭鷄竿肆赦　皇太子及文武百僚拜舞于下惟樞密使翰林學士相對侍立樓上丙申己亥某忝從再登麗正門望濤江形勢環抱

極壯觀也

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　皇太子判臨安府用至道故事也或謂當以太中大夫為判官通判府事恐名称未正遂議改君而以侍從為少尹餘判推官用鄉監郎官丁卯將鎖院降麻或又疑宣麻給告非待儲貳之禮己巳後省官禮官會議於史院檢照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及大帝命太子受諸司啓事或紹或制視麻為重可以作則上然之庚午偶當日被宣范紫殿成大先以侍講遊宿閣報遂出薄莫至玉堂御藥李忠其名持御封　御筆

皇太子某宜領臨安尹可依此降制三鼓進草因奏此制書既不給告則當付有司施行竊恐　皇太子別無祗受之故依自來詔書体式略標官尾書寫一通降付皇太子令措受於天道至如賜俞允之建批降付下　御筆批依辛未藏告大廷惟此稀闊盛典適以史官備討論詞臣忝潤色復得　宸翰寶藏于家非儒生之榮遇乎

答皇子詔用卿字非是前輩知體則不然其它或汝或王或公皆當有别

翰苑歲進春端帖子如　大內多及時事太上則詠遊幸之類某常自德壽宮後但趨傳法寺望見一

樓巍然刻士云　太上名之日聚遠而自題其額乃大書東坡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与閑人之詩於屏間有靈隱寺冷泉亭臨安絕景去城既遠難於頻幸乃即宮中鑿大池續竹筒數里引西湖水注其上疊石為山象飛來峯宛然天成某作端午帖子云聚遠樓頭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潺潺人間炎熱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蓋謂此也前後兩閣某嘗太暑撰記于下宮中分四地分隨時遊覽東地分香遠梅堂清深竹堂月臺梅坡松菊三徑菊芙蓉竹清妍酴醾清新木犀芙蓉岡南地分載忻

大堂鄉要處怜欣古蜀大明石射廳臨賦荷花山子燦錦金林擔至
樂池上亭丈紅郁李子清曠木犀瀉碧荼金魚處西則冷
泉古梅文杏館靜樂牡丹浣溪大樓子海棠北則絳華
羅木亭旱紅俯翠芋亭春桃盤松其詳可得而知也
嘗見 御製盤松贊墨本云天錫瑞木得自欽岑
技蟠數萬幹不倍尋怒騰龍勢靜奏琴音麥寒藹
爰當暑陰森封以腴壤延以碧尋越千萬年以慰
我心碑在宮中久汪李路逢得御製祭土地文眞
眞蹟寶藏之其文云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一
月日 太上皇帝遣具階張宗尹特設牲牢香酒

珍果香花致祭于本宮土地之神神有百職職各
不同典司草木土示是供我逍湖園乃擭其松植
之禁苑百態千容樊姿偃蓋夭矯騰龍翠色凝露
清宵舞風辭吟間適予情所鍾壅培封殖久或力
窮鳥鳥外擾蟻蠹內攻神其勸絕勿使能終精邪
竊據盜斧適逢神其呵逐勿使遺蹤常令勁質坐
閱隆冬堅踰五柞羽異僕桐歷千萬年爵爵牲牢
香酒嗣錄汝功尚饗
歐陽文忠公學士院草錄世已不傳近歲有玉堂集
云是李漢老邴編類差訛非全書其中却載 皇

太子府春端帖子蓋政和宣和間所供今東宮乃
閤此欵引例為請緣无善本可據且當時不曰宮
而曰府遂止更中內制一例日閤
淳熙玉堂雜記卷上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七十五　淳熙玉堂雜記卷中

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有　旨僕射之名不正欲倣
周漢舊制改左右丞相令有司討論其時爲禮部
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又兼同修國史兼實錄修撰
皆當與聞會衆議不齊而虞丞相亦謂同北齊官
制迁延至明年正月戊寅僅修具歷代宰相官稱
申尚書省禁中即聞之明日遣中使王（志其石）來問
緣故其以實奏二月癸卯得　御筆云尚書左右
僕射可依漢至改作左右丞相學士院降詔登時
具草封入乙巳付外施行庚戌從駕過　德壽宮

既歸得　旨付東華門祇候宣引日已晡聞有內
宴小黃門出云恐改日引然不敢退酉後忽宣入
選德殿起居畢上微被酒袖出親札云比來一二
大臣同心輔政夙夜匪懈漸革茍且之風以副綜
覈之意深可嘉尚今因除授宜示褒典庶名文可
特進左丞相梁克家可正奉大夫右丞相　御前
設小案用牙尺壓蠲紙一幅傍有滌匣小歙研宣
筆於王格其鞠躬除日進呈訖奏曰拜相轉官前
例固不一今並命而或三或四更取聖裁　上曰
以其協心故竝進之然特進一官即少保所以允
文三官又問兼樞密使否　上曰今樞密亦非古
先改丞相稱呼將來別理會且帶可也又奏所領
書局　上曰卿自理會賜坐奏問既改左右相其
序位如何　上曰欲升在三少之上三公之下遂
閤請起宣坐賜茶飲訖再拜而退御藥李孝寬同
自後道東燭鎖院蓋　上意欲其密故不用尋常
宣官之禮金蓮故事今庶幾爲之鎖院御藥監門
中官各一員御藥宿其廳（猶故我也去年是大禮時有故事）
昧爽再相見以小字劄書本授之送至中門先啟
鑰內入即復扃院俟朝退宣麻訖學士乃得歸時

虞公獨相梁爲參政聞班列中但謂改易相名及
双制出得然或疑學士多轉右相一官有所抑揚
不敢辨也按祖宗時命相多以舊官其後　往往
迁扶遷職勒局修三省法乃著令轉三官滋宜當
立法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午後快行家傳旨下學士
院取從官爲四川宣撫使体例蓋是時參知政事
王公明炎在蜀三年屢求歸寧相薦吏部侍郎王
能甫之奇爲代故來索例其令四奏云降麻官方
屬本院侍從當問三省既暮忽宣鎖至院已秉燭

中使出御封　御筆乃王炎除樞密使依舊四川
宣撫使其密如此更爲熟狀依例不轉官但加食
邑某亦草制未暇細思既得筆依奏方省其誤白
爲奏云　本朝改官制後以太中大夫爲宰相官
當時改樞密使爲知院事　中興以來既復置使
首用舊臣故恩數多視宰臣未有以中大夫充者
非汪徹元是通議大夫虞允文太中大夫故不轉
官今王炎止是中大夫竊慮合轉左太中大夫仍
加封邑庶協近制御筆批依時近三鼓批墨尚濕
某初直院見批答臣僚章表皆大書其後不過三

行表紙盡則接以詔紙數幅文盡乃止然表紙
高詔紙矮參差不等問之掌故並無依據心每疑
之其後徧於乾政故家求承平時舊本偶得　仁
宗皇祐間荅孫盛威敏公沔辭免副樞表則所接
之紙高低相若淳熙乙未亦叨寓直閏九月十二
日因李參彥穎王樞准斷章批荅即具奏照皇祐
體式於表後用一等紙書寫進呈仍乞今後準此
施行　御筆批依遂爲定制宰執及親王使相太
尉生日天章閣排辦牲餼預申學士院撰詔書及
寫賜目一紙各請　御寶（賜詔用書詔之寶 賜目用賜之寶）前一日

差內侍持賜其詔例畫撰進之日謂如正月日一
生文意必叙歲首而所畫一日則是去臘殊不相
應某爲直院奏乞不拘進詔早晚但實畫生日於
後得旨從之遂爲定制　祖宗時牲餼外又錫器
幣往往就差子弟姻戚持賜故其貴也逼江惟
牲餼耳來鈔本色半準價皆取之有司酒則臨安
醞造臨時加以黃封拜賜訖與使者同升廳揖笏
展送就坐茶湯書送錢五千從人三千天章閣使
臣庫子快行錢酒各有差
淳熙三年八月庚辰　德壽宮遣大璫張去爲至都

堂傳旨立貴妃爲今上皇后明日午後執政奏
事皇后歸姓謝氏乙酉晚快行家來宣鎖院是日
侍講刑部侍郎程泰之已宿直呼馬而出予至內
前適與之遇太之揚鞭云晉詩參上矣兩時自東
華門入對選德殿　上曰太上有旨立謝后俞卿
草制某奏咨問及歸姓否　上曰不如此四方何
由知明言幼隨乳母可也宣坐賜茶訖御藥王淙
同入院二鼓後進草畢吏呈泰之詩云料檄身章
卸胃塵褒號雁影也選迴奎坡寓宿非其地蓮炬
採文自有真宇直田來同古語往高無復見今人

迎湖有詔無軽奏季老當年不諉貧謂賜金也予
次韻戯之云天街並蹟軟紅塵飛鞚交馳駿徹近
椒殿敢期當制草槐庭元街用儒真初講年兄入相撰院鬱
方偶免冬龜手適市深慙旦攫人裡絶同僚應有
日重靈潤筆乃無貧謂相制亦賜金也先是七月
十九日六曹長貳六人往浙江亭觀潮忝之征爲
推予以内直不赴牖時大雷雨走筆戯恭子平洸
云雷轟万鼓勒潮回無復亭前雪作堆應爲尚書
慳且澁肯風怪雨一時来迎湖輕奏之語指此
淳熙三年八月乙未都堂召議賜交趾来年曆日詔

議予謂李天祚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
南國王嗣子龍翰執政然之先是予以兵部眠事
條具天祚贈典按故事其王初立即封交趾郡王
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　上以天祚
自紹興丁巳嗣位今四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自
南平王特封安南國王故欲厚其禮予請仍贈侍
中進封南國王詔可之安南爲國蓋曾丞相之失
閤奏𥡴行移靍止称安南道加封之後没自尊大
文書称國不復可改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制授龍
翰静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户食実封
一千户仍賜推誠灼化功臣予適當制其云即樂
國明肇封既從土襲極真王而錫命何待次升盖
言不封郡王也交州在唐爲安南都護府　本朝
太宗時黎氏奪丁璿節度大中祥符三年李公緼
復篡之傳子德政至孫日尊寄称帝改元上日尊
卒乾德嗣卒陽煥嗣卒天祚嗣卒龍翰嗣生數歲
矣制云乃眷一邦茲傳七世自公緼言之也其名
曰日曰乾曰陽曰天曰龍皆有僭上之意然表章
初幌頭銜不可辨　王音每加其恭順云

淳熙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鎖院付下中書門下省熱
狀趙伯圭除使相提舉洞霄宮其奏按故事宗室
戚里或前宰執帶節度使多充宮觀使若至使相
自領使無疑昨史浩以使相提舉宮觀者誤也恐
自此遂以爲例今具士㒟前恍等例皆是以使相
充宮觀使在外任便居住者合取旨改正一更四
點進入五點工批可依士㒟等体例除宮觀使是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御封付下參知政事錢良
臣辞免監修國史日曆所劄子降詔不允其因奏
自來宰執爲領書局多是内尚書省批出局名既

至朝廷降勅合行焉正而省更止奉行內批寧抗
亦適勅黃繁猶是誤日久今因暑詔輙具言之國
史日曆者書名也曰所者官司也令大臣合監修
日曆所添一所字似監修造作之官又如勅令所
從官詳定寧抗提舉今却云提舉勅令所此何理
也以至國史院會要玉牒皆為一律合行改正
上以為允其後或是或否復混諸矣
丁酉九月丙辰　宣召侍讀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
抵員遂明金蓮炬宿玉堂直廬上命作詩紀此會
遂進古詩三十韻云季秋中幹日淳熙隆四禩朝

退攬轡閒中使儼傳　旨少須日轉申　宣召陪
燕喜獨令歸玉堂深夜備棲止悚惺跽承命鳴騶
亟穿市絳闕聳皇居非徑常扉：入自東華門熙
熙森爪士詔許來肩輿安徐無跛倚復古距遂德
相望幾數里修郎接雲漢岩嶤髮珠藁中途敞金
扉恍若蓬壺裏群山擁倉壁四顧環弱水山既日
夕佳水亦湛无滓氷簾映綺疏瓊殿中央峙澄碧
耀　宸奎龍神爭守視蹈彝上丹墀　天威不違
咫奉觴祈万壽時豪一飲盡餘波丐胤腹酒行不
知幾排綳下徭席綫黄炳玉趾從遊至清激錫生

談名理泉声韻琴琵一洗箏笛耳　皇云萬機暇
觀書每汞此論道及帝王直欲齊其軌堯舜禹湯
文前身無乃是臣言雁獻諛道実由心起既知明
是心要在力行爾登橋麟餘鑾欲與未容已金蓮
引双炬再拜離階所玉音寵諭王比會宜有紀歸
途感恩宗占焉志歡歡上御制俯同其韻云禪遯
荷帝堯寅恭五元禩治道貴清爭聖言有深旨誰
歟元首明自得股肱喜蹐民期仁壽詎昔中道止
力農樂彼田生賈安於市歲行閱豊登國論消李
率予力初何能濟：賴多士翊予有元老中立而

不倚居東逾三年不遠來千里本逐赤松遊般誦
奇瑛藻皓首持六經日侍明光裏綦乎鴻遇風縱
矣思在水濡行絶瑕疵道心无塵滓徒：松栢姿
屹：山嶽峙予惟日万幾至仁同一視兩成錫小
宴從坐才尺咫湛露愧歌周置酒非封鹿歸吳見
新詩如卿能有幾春言澄碧行勝賞得過趾亦屢
引公卿對此談政理虛心欲受人忠言賞逆耳朕
疹天下肥至樂無易此頗念文武彊六合尚殊軌
東都會諸侯宣王昔於是期爾罄加謀使我勲業
起勿以方燕娛所書聊復示危酒正淵醲詰言未

能之都護万年觴何當王庭祀文章籍老手直筆
中興紀載嘉覽綵翦爲得繹翫敎逮十一月壬寅
輪當內直申時二刻宣召至清華閣　上曰學士
宴見無時最爲親近朕和史浩詩特錄示卿也和
以進學士職也又云卿想不甚飲比賜宴時見卿
面赤都至減不辭既退中使李庸傳旨賜詩本并
戊戌小春茶二十銙葉世英墨五圓以代賜酒世
英御前墨工也茶進和篇云奧從三代還歲月過
千禩時豈無賢君道未契宸旨（陛下要治臣三代而下人君皆不加）
煌〻唐大宗勲業在所喜操援既掃除蠻貊畢

至止循良布郡邑患政寬假市忠賢僞班聯功諫
遏浮靡閣羅府兵嚴六將奇士咸生厖盡安國勢
泰山倚皇心期過之風下九万里忠孝培本根文
物繁華察淳熙視正觀何啻相表裏爲軍尚濤江
列障隔淮水蚕茲據蠶氏作我太清滓坐令雲屯
襄久賛狼攫峙中原厭狼貪諸將空虎視安得賞
督諸來貢又有忍六合混一家耕桑蠶生齒類言
請治道先務當有幾欲仁斯仁至患在未擧趾向
况前史中遺事可尋理衡爽爪与牙王魏目無耳
慶中賴房杜虛受志彼此不聞國異政但見軍同

執執云古道難食曰今王是寸陰聖所競盛德日
方起舜干格三苗其効旬不軻称仁元敵傳謂礼
可已東戎及北女看即朝王祀南山竹易殫　陛
下功難紀儒館謾獻欽將柔詞之皷是日奏第果
問陛　下命臨安府開文海有諸　上曰然奏云
文選之後有文粹已遠不及所謂文海乃近時江
鈿編類殊無倫理書坊刊行可也今降旨校正刻
板事体則重恐難傳後莫若委館閣官銓擇本
朝文章成一代之書　上大以爲然曰卿可理會
歎乞委館職　上曰侍者一兩員其後遂付呂伯

恭祖謙既成　上問何以爲名某乞賜名皇朝文
鑑　上曰善又降　旨令某作序亦既進呈將刻
板會有近臣密啓云所載臣僚章疏疑又　祖宗
政事遂不果刻今會其書士大夫或傳之
淳
熙五年閏陸月拾貳日鎖院付到熟狀皇子魏王
自荊南集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行江陵尹
判明州改成彰德信軍節度使行荊州牧某奏彰
信是曹州　徽宗曹爲節度使即位後升興仁府
又地王帶牧合隨本鎭今成德軍節其定府亦
荊州牧非是　上批別　大鎭進入選默更具本

鎮帶牧故事來某又奏去夏魏王除荊南節度使
江陵尹誤犯端拱中　真宗除授昔政和中已失
撿照今因改鎮不敢不審無兩鎮合帶兩牧仍迺
本鎮併於実録中檢故事
以進夏夜甚短奏入已三皷至四皷末　批出只於
兩鎮上銃本鎮止帶一牧其遂擬永興德成軍節
度使雍州牧進入傾之點定然後進草禁中未就
寢以待禁中四皷乃在外三更
故事食邑千户以上封侯若拜相雖舊罰卑食邑少
亦經封侯蓋五等伯子男用縣名至侯則升郡當

降吉時未知所封何郡第云進封開國侯而已秦
丞相變後初拜沈守約該左相万俟元忠卨右相
沈爵歸安縣万俟陽武縣各從其鄉也既相合升
郡侯而學士院遂進沈為歸安郡万俟陽武郡初
非郡名其誤甚矣當時偶不知改又之因進書轉
官方能釐改至今遇恩升郡臣僚胥吏及吏部尚
優差舛謂知元係吳興縣開國伯則合云進封吳
興郡開國侯却云吳興郡進封開國殊無義理予
每為正之
北門掌內制西掖掌外制是謂兩制又著令自觀文
殿大學士至數文閣待制為侍從官　朝廷或語
近臣李贊議事多云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尚書省
侍郎以上兩制言御史中丞學士待制乃為詳備
近世相承通稱侍從固已疑混若泛言兩制則非
矣
紹興二年四年春直學士院湯公思退以禮部侍郎
同知貢舉特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凡進士
出身皆入試闈独留監察御史王公綸蓋備折號
也內制既闕會遂降　旨暫權適草劉婉儀進位
貴妃制　上稱其有典誥體潤筆始方婚娉師尤

壽秦丞相不樂還論列而去秦薨居延掌內外制
知樞密院事曹相而病除大資政留守金陵郡其
鄉也未第時兄弟就食府庠至是人以為榮尋卒
官子在兩掖掌草某其致仕制云少則歌鹿鳴而
薦于鄉老則釋觧符而居其里老昔人而或有在
近歲以幾希贈官制云古所謂鄉先生者沒則祭
于社而後世良二千石民亦奉嘗之爾於二者蓋
兼之矣皆紀實也
故事正除六曹侍郎及雜學士以上遇辞免皆降詔
不允給舍并權侍郎則否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戶

部王侍郎師心辭給事亦降不允詔書盡舊官合
答詔也是歲九月權礼部賀侍郎允中除給事中
辭免亦降詔乃誤襲王例非故事也三十年正月
權工部王侍郎晞亮遷乃拜不復降詔得之矣明
年九月權禮部金侍郎安節亦遷乃拜又誤降詔
自後往往无定論院官隨事申明改正為某

淳熙玉堂雜記卷中

諮報見於金坡遺事元豊三年八月丙申亦詔於尚
書省樞密院用諮報至今守之其制首題學士院
諮報尚書省或中書門下樞密院次入詞云云末
云右謹具諮報某省伏敘旨後題年月學士押字
雖中間權臣用事官失其職独此不廢又三省密
院於百司例用劄付惟學士院云劄送他官司得
省劄必前連片紙書所受月日乃敢押字惟學士
院經判押其首又吏雖有錄事曹按曰房皆稍對
中書尊內庭也

祖宗時內制多避兩府親嫌亦有不許避者蘇文忠
公之於弟文定公是也然終不自安乞郡而去紹
興初范元長沖除學士以趙丞相鼎姻家特復置
侍讀學士以處之及秦丞相檜當國兄梓实為學
士子熺繼為學士承旨亦嘗為礼部侍郎鏜並緣
元祐故事其实非也

國初凡為學士官至八坐已罷職或再來直院　神
宗改官制後中丞并權六曹尚書者兼內制亦止
云直學士院舒亶李是也　中興初詹乂之為龍
圖閣學士猶曰權直院其他如正侍郎已下多帶

兼權汪藻等是也厥後程克俊林待聘楊愿等初
以給舍兼權稍久乃落權字以為恩數至正尚書
則帶兼權學士胡交修等是也乾道三年洪景盧
邁奏請自庶官遷侍從使落權字正兼直院故先
以起居郎權直院既遷中書舍人即落權字庚寅
秋予以少蓬兼權直院明年正除權禮部侍郎史
引近制申明合正為直院予固抑之兼權如故翰
長王日嚴曮亦不復問其後王季海淮以太常少
卿兼權直院既除三字即徑落權遂為定例淳熙
五年十二月甚自翰林院遷禮書乃正兼學士蓋

上以所兼之官在正官下者皆不帶權非舊例也
六年十一月遷吏書又升兼學士承　旨且有
內批付院云天官事繁今後非特旨撰述其餘並
免
上自登極至今將二十年正除翰苑纔七八人皆登
二府惟王　曰嚴以年踰七十除端明殿學士而
去
乾道癸巳曾丞相懷鄭參政聞張樞密説在二府或
薦新改官正字崔大雅與詩入內庭以其資淺乃
創翰林權直之名月俸減學士直院三之一自李士承

吉至庚官薦權直院添給一學院中餐錢不減明年冬以父憂去
辞丁母憂戊戌秋服闋復召為呑院編修官史丞
相浩當國下史院討論無敢名称遂改為學士院
權直蓋以翰林乃內諸司總名難專指學士院也
淳熙六年明堂大礼崔大雅之迁著作權直如故糧
料院止隨其官請之賜二十疋兩大雅以狀白秘
書省申朝廷趙丞相雄將上取旨遂用日俸例支
學士三之二
祖宗試文多在學士院近歲惟試館職耳既得省劄
于召其人試即下太史局擇日報內侍省差官一

員充監門前一日學士宿院進策題俟內批依次
早乃引試支左藏庫錢三十緡充膳錢試畢錄策
題并試卷依紹興元年指揮用路報封送尚書省
然後取旨除授中間館職多不試紹興三十年司
諫何適達溥以為言　太上欲復故事而人頗憚
試首召木熙載等次召羽儀鳳等皆辭不就　太
上欲湯丞相思退等擇二人必令試且云蘇軾中
制科猶試況餘人乎於是以予及同年程泰之大
昌應詔且宣上旨乃不敢辭已而　太上欲除除
校書郎或謂過江選人無此例止除正字乾道六

年九月予以祕書少監寓直翰苑發策試王仲衡希呂賽賦詩寄程同年云當年給札踏金鑾重到依然九月寒學士策詢學士策縮取亦合呼李士祕書官試祕書官自隣綠實非前度尚喜青衫總一般時予服綠寄語浙東程閬老程時為浙東提刑兼權郎事亦嘗暫直翰苑莫矜紅旆笑儒酸程答詩末句云有底滑稽堪羨處金蓮燭底話儒酸始予庚辰九月與程同試兩人名皆有大字明年試將帶嵩揮姓名俱連草鉤又明年試王東里程千里名連里字頗歡偶爾亦可書也按　祖宗朝館職者

指昭文集賢史館之職也在內多升修注出外則為帶職凡轉官奏補恩數皆等故艱其選必試而後除亦以限止無能之人自　神宗罷館職止是祕書省官與其他職事官無異不當尚循館職之名況狀元不試餘人多徑除著作佐郎所試者校書正字而已舊制云試前一日學士宿院故元祐中蘇文忠公與鄧文會公溫伯各進策題禁中點用文忠所作又予與程同試時學士洪景嚴兵部尚書無權學士楊元老椿亦並入至是予與鄭仲益同直鄭為長官典故浸移乃始輪入不敢強之

其後予再直丙申二月召試許蒼野遂修故事約程元成叔達並入策題則輪撰

隆興初　上用　真宗故事輪講筵學士院官直宿禁林每夕兩員以備宣引咨訪往往賜酒晉款其後有兩人雖晉召君同召則議論難盡止命一員迎宿自後益遴其選或　國忌妨行香若病故負少及大暑皆權免閤遞除授宣鎖講筵官已入直率閤命蒼黃而出至有不及伺候從吏借馬於內諸司者或偶值本院官直宿就晉鎖院若大除拜當有勝賂則不驚當日與否往往特宣云每直日請之

頭直未直

紹興辛巳明堂禮成以元顏亮皆盟十月四日詔令次明堂大禮合加恩臣僚權宜不鎖院不宣麻止降制給告並免鋒免候事定日依舊隆興二年遂事改卜效乾道三年冬雷罷二相皆未暇奉行乾道六年某始奏復舊制

內制名色不一係直持或未詳其體式故凡詞頭之小者院吏必以片紙錄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予嘗跋正峽公蘇文定公詔草及謝表備言之至今不廢益其來久矣　國初陶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

殆謂是耶
凡鎖院或親祓　旨或受熟狀本即閤門今月某
日有鎖院事閤門得之即關報御史臺集文臣或
事官承務郎鑒務官通直郎以上明赴文德殿聽
麻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知政事一員押麻〻
卷自内出閤門故　御封兩吏對展宣贊舍人南
面搢笏叉手大声抗首尾詞及階位姓名下數句
并所除之官而讀之不盡宣也聽說知閤門官以
授參政〻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詔令及
册后之類則宰執文武百僚俱入丈亦盡讀拜舞

然後退
禁中以鎖院為重淳熙三年　慶壽故凡降麻官合
加恩者用辛巳明堂例免鎖院宣制仍勿錫宴九
月三日中書進熟狀魏王愷恩平郡王璩永陽郡
王居廣並加食邑實封只乞降付院草制内夫人
失於詳閲宣鎖程直院是夜進草明日廷如式又
明日内批付學士院典字直筆吳慶〻降充紫霞帔
不令供職主管大内公事慶國淑懿夫人劉從信
降兩字夫人蓋懲其誤也
凡非時宣召院官　皆從已下又外官而内引者同　紫窄衫絲絢行入

殿廊有小黃門來道至便坐上服紅半臂　忌前日黃　黃
門贊拜揖升殿奏對訖　上曰且坐先已設小兀
子得　旨則側身虛揖而坐將退黃門贊云宣坐
賜茶於是中官進　御前者也佐授臣僚者賜酒
亦然所用盃不同循以果實一飣其器分大小各
二府則黃門双尊　上亦服窄衫宰相樞使坐高
兀子執政繁圍坐而低賜茶酒亦如之或曲宴則
酒五行或加多海盃賜食初无定制
中興後凡除拜郎鈸以上多由中書進熟狀院吏云
鎮中左者文臣也右選者武臣也逐房臨時呼院

吏取索是以知之惟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則不容
知伏行數十筆來宣召云鎮小殿子既至便殿上
服帽帶諭以〻除授之意　御前列金器如硯匣
僕又筆格糊版水滴之屬幾二百兩既書除目隨
以賜之隆興初猶用此例乾道後止設常筆硯而
已退則有旨打造不及例賜牌子金百兩立后升
諸侍之
凡除拜加恩官在都下者既宣麻而院吏私録本走
報希覬贈遺初无公移也而被受之官辨究者多
云準學士院報麻除授云〻此非典故不應相承

将大諭臣僚或降詔或勑書院中自有定式近歲知大
理獄空及監司守臣有勞績若是庶僚皆合降勑
書三省樞密院往〻誤批降詔院吏隨所得 旨
而行不敢正也
翰苑印以翰林院學士院印六字為文背鐫景德二
年少府監鑄上兩字微刓自南度京百司印無也
久者尚書六曹惟禮部印是舊物然亦元封改官
制後所鑄蓋文書藉簡故不刓耳
紹興辛巳五月詔學士院權寓皇城司而以院為

欽宗几筵殿終制後舊
學士院舊號北門今在行宮和寧門內蓋治北門之
制地迫皇城極為窄隘汪尚書應辰熊權學士時
上奏今增葺竟以無地步而輟廳後即堂緣近歲
院官止二員故分東西兩閣中有小龜頭搭曰摛
文堂蓋在京徽宗因廣直廬御書以賜張丞吉淵
明令乃汪彥章因翰藻所篆太上又嘗書玉堂二
字賜學士周茂振麟之刻石廳上
東閣窗下鑿小池久無雨則涸僚植今沙月桂之屬
又有海棠郁李玉繡毬各一株西偏植金橘遶城
根株不能大花開時香滿院結實雖小甘浙中未
易得也淳熙乙亥夏侍講兵部尚書熊給事中王
仲衡入直示兩絕句云玉堂晝永暑風微段段飛
落小池從倚曲欄憑閒訊夏鶯飛出万年 小池
倒影弄餘輝照耀虛簷極出奇木杪不鳴風乍軟
陶洋翻藻有魚嬉予次韻云東省南宮切太微變
龍行集鳳皇池更哦殿閣薰風句坐覺微涼生桂
枝紫禁同依日月輝香顏独愧羽毛音永如明鏡
雜堪俯笑汝星星誰肯嬉予輩豫某試仲衡至是
同為八座俱在講筵唱酬頗多是詩及院中景物
故記於此

朝殿日 皇太子宰相親王使相參政各有朱衣吏
二人自下馬處前道導至殿門樞密使是數依宰臣若同若知院及
到殿簽書則宰衣此外惟翰林學士有之又禁門內許以
茶簷擔子自隨與執政等
車駕行出盡享或過宮則應奉官及侍從以上朝于
後殿宰執有奏事侍從先退側過玉堂必憩若值
冬至元正則團拜堂上俟 駕過就院門外上
馬以從
南渡以來朝臣遇節序 賜予多權停今經筵寒食
重五冬至尚賜節料錢酒其他侍從則三大節客

省篘賜羊酒米麪而學士院官若侍從以上無預
白從本官或庶僚權直院獨三伏賜氷一擔時果
五品品綫一牒亦因與經筵官輪宿而得之書局
有中官承受充遍特節例賜羊酒學士院無承受故也 淳熙乙未初伏某以
待制講賜流香酒四斗後三年減半 時果七牒氷一擔
視庶官直院稍增以短表謝吏扶行家食錢二千
又折酒錢三百別賜氷一擔翰林司關子云限日下支不許次日 支
食錢一千蓋侍從所得者
十月旦賜錦襖子學士觀察使簇四金鵰尚書[illegible][illegible]
八搭暈錦宰臣使相天下樂例從左帑帑支得不

以時臨朝隨品色假為領袖施之朝服三日而止
識者非之予自翰苑遷八坐己亥十月值從駕恭
謝景靈宮兵部尚書王仲衡未達朝儀希用兩錦
予告之故計無所出予輟所服予之而馳取回金
鵰者自用暨追班閤門吏甦趙軫与其徒顧予諮
語予悟其意呼而告以雜班尚書猶兼林翰學士
故可擡高從畢軫等愧謝而退
渡江後每遇閣講罷講臨安治具侍講請修注官紹
興三十二年冬予為左史趙清卿子潚知臨安初
獻議進罷百司題送及所供飲饌特洪景嚴以內
翰兼侍讀開講日學士院自置酒五行是後遂為
例乾道六年予与鄭仲益兼侍講是秋開講鄭主
席謂予亦院官當与其事予但簽書招客之目而
以不兼講讀不赴坐特胡邦衡銓以上侍兼侍講
坐中賦軍字韻詩見及予次其韻有云寓直叨同
東道主蓋謂是也
翰林學士初上舊制勅設甚盛中与後李行子直
院時除王日嚴為學士院中支餐錢具五杯而已
故事大宴未身坐閣學士院常為館具食蓋祖宗
時內外制官無不自三館出館中之人往往前日

僚友之舊道義之交不專以勢利高下為心故每
於是日小集從容談笑也近時具食雖入故乃設
於學士院門幕次內蓋未嘗見玉堂主人也竊蓋意
筆不平淳化中 太宗以飛白玉堂等四字賜翰
林而學士承旨蘇易簡會兩制於玉堂直秘閣潘
謹修与焉畧可見也已上乃近世程致道俱讎壁
故事所記乾道七年天申節賚院賜齋筵予時以
少蓬兼內直乃特院吏治具吏白廚庫乏錢無近
已不講予曰故事既難廢況予身貳秘書而能此
禮乎命如故恻然不過盤食之類爾

其久在翰苑獨員之日嘗多乘數月輙丐去 上必
批降詔不允院吏申省乞特暫差官撰述乃委中
書舍人如此再三遂為定例徑封奏劄付中書
後省
數年來上數令屬詞臣爲代明示大用意其無退避
戊戌九月丁丑御藥院傳旨問近制院官有无三
員者吏具 上初政承旨洪遵學士史浩直院劉
洪又問紹興間故事吏復具八年曾開句龍如淵
皆爲直院而召孫近承旨三十一年何溥爲學士
而虞允文劉珙並直院後旬餘崔大雅服闋還朝

上曰御未適其特遂再兼權直十月復增莫子齊
尋卒其後繼增趙大本彥中熊子復克予遂參預
淳熙玉堂雜記卷下

其試館職時
太上稱其文詞宰執陳公康伯朱公倬云它日令
掌制
今上受禪兩月自六察擢左史初對
玉音云向在王邸見卿詞科擬制雅宜代言不旋
踵遂兼三字其後兩入翰苑首尾十年自權直院
至學士承旨皆徧為之其荷
兩朝知遇至矣歲月既久凡涉典故及見聞可紀
若輒筆之淳熙庚子進位二府蘇易簡玉堂之恩
每切於中因命小子綸束為一編畧加訂正其間
名涉幾微非止溫木或刪或留僅得五十餘條前
後勝録殊無銓次釐為三卷或可附洪氏翰苑群
書之後云壬寅八月十二日周某題

陶淵明山海經詩

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溪曾紘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按山海經有云刑天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以此句為形天舞干戚因筆畫相近五字皆訛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予謂紘說固美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復襲紘意以為己說皆誤矣

東坡立名

白樂天為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　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

王禹偁不知貢舉

小說多妄其來久矣王壺清話云王禹偁自知制誥出知黃州蘇易簡牓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餘人奏用禹偁禁林宿儒累為遷客臣欲令牓下諸生郊送奏可禹偁作詩謝之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予年十六七時嘗以歲月推之孫何牓乃淳化三年歲在壬辰明年癸巳易簡遷參政是時禹偁謫外未歸又明年甲午方再為之制誥至道乙未遷內翰五月出知滁州非放進士時三年丁酉復召知制誥咸平元年戊戌十二月能知黃州二年己亥放進士孫暨等七十一人非三百人也且易簡已為執政而死其妄甚明然予頗自疑此詩或為他日之讖其後隆興癸未予為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值省試本樹同知貢舉禹壽皇銳意幸金陵使致進發番子從駕不果差乾道壬辰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適當貢舉在朝闕出身從官而虞并甫為相雅不欲用予時方遣泛使奏番子撰國書命翰林王曮知舉中書舍人趙雄同知此外惟沈夏有出身以工侍兼臨安既不可差乃趣召李衡為侍御史云試院無言事官不爾鏁院終句日趙雄丁母憂亦不復補差淳熙戊戌春予為翰林

學士上已點定而趙温叔為相密奏云殿試臨軒當
用天子私人主文今省試是禮部事乃訖下差權禮
部尚書范成大雖一時各有意其実三入不知本

刘禹錫淮陰行

蕿〻淮陰市竹梅緑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驚五兩
今日轉舡頭金烏指両北煙波与春草千里同一色
舡頭金烏指大𦐑銀摩竿光陣〻早晩使風來沙頭
一眼認何物令儂羨〻郎舡尾燕啣泥趁檣竿宿食
長相見𥕍浦里舡頭昂尾㦦〻无桼脫粟時清淮春
浪軟黄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稳切白樂

天元為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桼脫粟時不可解當
待博物洽聞者説也予嘗見古本作桃菜時東坡惠
州新年詩云水生桃菜渚忝用此字

唐酒價

昔人應急謂唐之酒價毎斗三百引杜詩速宜相就
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為証然白樂天為河南尹
自勸絶句云憶昔羇貧應舉年脫衣典酒曲江边十
千一斗猶賖飲何况官供不着錢又古詩亦有金樽
美酒斗十千之句大抵詩人一時用事未必実價也

白樂天詩

白樂天集第二十五巻宴散詩云小宴追涼散平橋
步月迴笙歌帰院落灯火下樓臺殘暑蟬催尽新秋
鴈載来将何迎睡興臨卧舉殘盃況此詩殊未觀當
貴氣象第二聯偶經晏元獻公拈出乃迥然不同

杜荀鶴事

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娠而出之以嫁州
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予過池堂也
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来稍喜
唐風集（荀鶴有集名唐風）今悟樊川是師父

光武廟左袵

錢塘張益字仲理進士入官淳熙間嘗為奉使金國
爲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有詩云早知為左
衽悔不聽厳宮意亦可取

康與之重九詞

慶元丙辰重九風雨中七兄約登高於神岡西書因
記康與之在高宗時譜詞云重陽日四面雨垂戲馬
臺前泥拍肚龍山路上水平臍渰浸倒東籬菊更脖
黄菊蒸蠶〻落帽孟嘉尋篛笠流中陶令罥蓑衣都
道不如帰為之一笑予之自詒人云末句或傳兩箇
一身泥非也

杜詩元日至人日

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蓋此七日之間須有三兩日陰不必皆晴疑子美紀實耳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未歲後八日一鷄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谷其日晴明所生物育陰則災天寶之亂人物俱災故子美云爾信如此說谷乃一歲之本何略之也

木芙蓉詩

唐人東刘禹錫嘉話云進士陳標詠黄蜀葵詩云能共牡丹争幾許得人嫌處只言多予嘗語客花多固取輕於人何憎嫌之有因詠木芙蓉全似芍藥但患無丙平字易牡丹字欲改此句作得人輕處只緣多衆為善且謂移芍藥二字在句首則可矣予以失全句為疑或云本草芍藥一名餘容因綴一絶云花如人面映秋波拒傲清霜色更和能共餘容争幾許得人輕處只緣多白樂天和錢孝士白牡丹詩云唐昌玉蘂花攀翫衆所争折来比顔色一推如堰燧後因稀見青此以多為輕因知輕字為勝

寄人生如寄出處

錄文忠公詩文必重複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數處用雖和陶詩亦及之蓋有感於斯言此句本起魏文帝樂府厥後高曾傳載王羲之与支遁林書祖其語爾朱翌新仲猗覺寮雜志乃引高僧傳及南齊刘善明似未記魏樂府予為太和蕭人傑秀才作如寄齋説引文忠公詳甚詳

報班齊

歐公詩云玉勒争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或疑其不然今朝殿争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廷排立既定閤將御殿閤門持牙牌刻班齊二字候班齊小黄門接入上先坐後捏黄門後出揚声云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即出方轉照壁衛士即鳴鞭然此乃是駕出時常日則不同

朱希真出處

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紹聖諫官勃之孫靖康亂離避地自江西走二廣紹興二年詔廣西宣諭明橐訪求山林不仕賢者棠薦希真深達治体有經世之才静退無競安於賤貧嘗三召不起特補迪功郎後賜出身歴官职郎官出為浙東提刑致仕居嘉禾詩詞獨步一世秦丞相晚用其子其為刪定官欲令希真教秦伯陽作詩遂落致仕除鴻臚寺少卿蓋久廢之

官也或作詩云以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長安如今縱插梅花醉未必王侯着眼看蓋希真舊嘗有鷓鴣天云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疏狂曾批給露支風勑累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酒千觴幾曾著眼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醉洛陽最膾炙人口故以此譏之淳熙間沅州教授湯巖起刊詩海遺珠所書甚略而云蜀人武横詩也未幾秦丞相薦希真亦遭臺評 高宗曰此人朕用橐薦以隱逸命官置在館閣豈有始恬退晚奔競耶其實希真老愛其子而畏避竄逐不敢不起識者憐之

唐藩鎮官屬入局

杜子美爲劍南參謀遣悶呈嚴鄭公詩云束縛酬知己蹉跎効小忠又云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韓退之爲武寧節度使推官上張僕射書云使院故事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乃知唐制藩鎮之屬皆晨入昏歸亦自少暇如牛僧孺待杜牧固不以常禮也後見洪邁容齋續筆第一卷所引與此同

論詩推頌

揚子法言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蓋尹吉甫能作崧高烝民等詩以美宣王故正考甫睎之而作商頌是則揚子以閟宮之頌爲奚斯所作矣班孟堅王文考爲賦序皆有奚斯頌魯之言蓋本諸揚子也學者謂閟宮但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而无作頌之文遂疑揚子爲誤以予觀之奚斯既以公命作廟又自陳詩歸美其君故八章之中上自姜嫄后稷下逮魯公魯侯備極稱頌不一末章始言作廟之功亦不爲過只如崧高詩亦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吉甫固嘗自稱美何獨於奚斯而疑之揚子之言必有所據後見洪邁容齋續筆第一卷以爲揚雄之誤非也

頌仁皇后挽詩

湯岐公思退在相位作顯仁皇后挽詩云虞妃從舜野啟母偕登山无一字閑蓋顯仁初以貴妃從徽宗北狩其後祔徽宗葬會稽之永祐陵虞妃爲徽宗也 啟母爲高宗也用事可謂的切 高宗山陵予進挽詩取法焉其云生年同 藝祖謂創業中興之主皆丁亥生也慶壽似慈寧謂母子皆享慶八十也然不若岐公之工

陸務觀說東坡三詩

陸游務觀云王性之謂蘇子瞻作王莽詩譏介甫云

入手功名事事新又詠董卓云公業平時勸用儒諸
公何事起相圖只言世上无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
益譏介甫黨争市易事自相敗也車中有布借呂布
以指會卿姓曾布名其親切如此又云曾吉甫侍郎
藏子瞻和錢穆父詩其本所謂大筆推居兩漢手一
言寘我二刘間者其自注云穆父嘗草某荅詔以訖
向見俞故有此句而廣川董彦遠侍制乃識子瞻不
當用高光事過矣

山谷哭宗室公壽詩

與務觀同作刘信叔太尉挽詞予謂魯直哭宗室公

壽詩云昔在熙寧日葭莩接貴游題詩奉先寺横笛
寶津 天網沠中夏賓筵禁列侯但聞劉子政頭白
更清脩意深語到可見宗室前肆後拘氣象務觀云
韓子蒼常見書宜跡第三聯改云属奉左官律不通
宗室侯以此為勝而曾吉甫獨取前作

南北聲音

四方聲音不同形於詩歌往人多譏其不久矣如北
方以行為形改列子直以太行山為太行人如居姬
與以高緻等音古今文士皆作協韻雖釋文亦然禮
記何居注云居音姬列子何姬邪注云音居其他詩
文與此以呂槩之類尤多近世士大夫頗笑閩人作
賦協韻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殊不知蘇子由蜀人
也文集第一卷嚴碑長韻磨訛高象何曹何戈亦相
間而用云

記夢

予少年嘗夢至人家其書室為叢竹所蔽殊不開爽
堂下皆古椰鷄喋不止夢中作詩云竹多翳障月木
老只啼鳥意謂竹木清虛延貯風月今反窒塞如此
柣木不棲鷟鳳徒能来鳥以聒耳似譏其主人也後
數年為金陵教官初入廨舍則廳下及門外古椰森

天鷄鳴竟日聽傍小書室叢竹蔽虧恍如所夢

皇甫湜詩

刘貢父詩話録云皇甫湜詩無聞韓退之有讀公安
詩譏其侍換糞壤間又韓集雖有次韻湜陸渾山火
之篇而湜詩俱不傳予嘗得永州祁陽元次山唐亭
詩碑題云侍御史内供奉皇甫湜其詩云次山有文
章可恍只狂碎然長於指叙約絜多餘態心語適相
應出句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蘇排雖富
郁梓美君可畫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
神工与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豁文於一氣

間為物臭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印吾輩石屏立衙
衙溪口啼素賴我思何人之徒倚如有賴後見其近客者過算
本載此詩謂風格无可采閱也

老人十拗

朱新中鄭川志載郭功父老人十拗詩謂不記近事
記得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
目睫不昔生多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兒子不惜〻
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火飲酒多飲茶暖不出寒即
出丁之歲予年七十一日視昏花耳中无時作風雨
声而实两耶不甚聞闲補一聯云夜雨稀聞〻耳雨
春花微見〻空花是亦兩拗也嘗錄寄朱元晦朱文
以為然請予足成之遂貼兩句云自今育字相今後
癡聾作富家

記趙夢得事

廣西道趙夢得处于海上東坡謫儋耳時每為致中
州家問坡嘗題其澄迈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舜琴仍
錄陶淵明扗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与之夢得以絲
絹求書坡荅云幣帛不為服章而以書字上帝所禁
又有帖云舊藏龍焙請来共嘗蓋飲非其人茶有語
閉門獨啜心有愧真佳句也後趙君子歸將産夢有

題閩國南來謁者生子名之曰荊而字夢授紹興末
登拜豐李男稚所至掛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
議郎知吉州龍泉縣予因得盡觀坡之翰墨荊去調
鈙侍未上而卒夢閩國男者殆謂縣宰耶

二老堂詩話上

記東坡烏臺詩案

元豐己未東坡坐作詩謗訕追赴御史獄當時所供詩案今已印行所謂烏臺詩話是也靖康丁未歲臺吏隨　駕挈真案至維揚張全真參政時為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後張丞相德遠為全真作墓誌諸子以其半遺德遠充潤筆其半猶存全真家子昔借觀皆坡親筆凡有塗改即押字于下而用臺印蘇子容丞相元豐戊午歲尹開封治陳世儒獄言者誣以寬縱請求是秋亦自濠州攝赴臺獄嘗賦詩十四篇今在集中序云子瞻先已被繫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其詩云遥憐比户吳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注謂所劾歉詩有非所宜言頗聞鍛詰之語

辯歐陽公用金帶事

杜工部詩屢及銀章歐陽文忠公詩數言金帶此亦常事後來士大夫多以不仕爲曠達又因前輩偶謂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為未是富貴小說遂云永叔這條金帶幾次道着予謂近世往往凌雲視官職如韁鎖雖如東坡然送陳睦詩云君亦老嬾金帶重望湖梅詞云不堪金帶重腰豈害其為達耶

李石霜月詩

唐李義山霜月絶句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娟

本朝石曼卿云素娥青女元無匹霜月亭亭各自愁意相反而句皆工

陶杜酒詩

陶淵明詩酒能消百慮杜子美云一酌散千憂皆得趣之句也

辯杜自比稷契

子美詩自比稷契退之詩云事業窺稷契子美又况儒者大言退之實欽羨之也

蘇頲九日侍宴應制詩

予編校文苑英華如詩中數字異同固不足恠至蘇頲九日侍宴應制得時字韻詩題集與英華略同首句嘉會宜長日而世歲時雜詠作并數登高日第二句高游順動時雜詠作延齡命賞時第三句曉光雲半洗雜詠作宸遊天上轉第四句晴色雨餘滋雜詠作秋物雨來滋第五句降鶴因韶德雜詠作承仙馭第六句吹花入御詞雜詠作吞詞後一聯云韻陪陽

教節億方九秋妞雜詠作微臣後向幸長得奉恩私竊意雜詠乃傳書錄當時之本其後編集八句皆有改定文苑因從之耳杜甫云新詩改罷自長吟信乎不厭雕琢也

東坡寒碧軒詩

蘇文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舂秦抗州作壽星院寒碧軒詩句句切題而未嘗其云清風肅肅搖牕扉窓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寒碧各在其中第五句曰高山蟬抱葉響頗似無意而杜詩云抱葉寒蟬靜并葉言之寒

碧亦在中矣人靜翠羽穿林飛固不待言末句却說破道人絕粒對寒碧為問鶴骨何緣肥其妙如此

金鎖甲

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跋云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鎗之句言甲拋於雨為金所鎖鎗卧於苔為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為精鐵謂隋文帝賜張奫以綠沉之甲是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後又讀趙德麟侯鯖録謂綠沉為竹乃引陸氏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已上皆紫芝之語予按竹墅使熊䟤造金眼細鎧金為綫以縲之蔡琰詩云金甲耀日光至今謂甲之精細者為鎖子甲言其相銜之密也紫芝工詩而詩話首篇疎失如此何耶綠沉為精鐵則不待辨矣

荀薺詩用斤賣事

紫芝又云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薺羹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菜羹美人取精好同應加糝混吾原則是為將軍所作乃薺詩耳非荀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故予按二詩各因荀薺而借用作賣之句初非

用事不同紫芝何其拘也

毀德二字

紫芝末篇又云今日校熊固集適此兩卷皆公在宣城時詩其為見特先人以公真蒙持示其是時已能成誦聆諷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終是面熟但句中時有與昔時所見不同者必是痛遭俗人改易不如病起一詩云病來久不上層臺[illegible]窻有蜘蛛網猶有花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主人來此篇最為奇絕今乃改云為報園花莫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脉不倫然亦是何等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欲

作綻紅梅粉初墜素改作梅花葩殊不知綻葩二字是世間第一等惡字豈可令入詩耒又喜雨晴詩云豈犪未可期瘦瘠何日其乃易瘦瘠為瘦甋著當時果用瘦甋二字則此老大段害也予謂紫芝論俗子改易張文潛詩是也至引櫻桃欲破紅謂不若改破作綻梅粉不應作葩云是惡字豈可入詩然則紅綻而肥梅不應見杜子美詩詩正而葩不應見韓退之進奉鮮天葩無根長在日不應見歐陽永叔長篇光古今詩人亦多用之豈可如此論詩耶

論縹緲二字

自唐文士詩詞多用縹緲二字 本朝蘇文忠公亦數用之其後蜀中大字本改作縹緲蓋韻書未見耶字爾或改作渺未知孰是予校正文苑英華姑仍其舊而注此說于下

米元章書無量老人詩句

予家有米元章書長壽庵三字後題兩句人是西方无量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章自作也

程邦陳從古梅花詩

政和中廬陵太守程祁李有淵原工詩在郡六年郡人段子冲字謙叔李問遇人自號潛吏郡以遺逸八行薦力辭與程唱酬梅花絕句展轉千首識者已歎其博近歲有同年陳從古字希顏裒古今梅花詩八百篇一一次韻其自序云在漢晉未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詩人最盛杜少陵纔二首白樂天四首元微之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各一首白餘不過一二如李翰林韋蘇州孟東野皮日休諸人則又寂无一篇至 本朝方盛行而予日積月累酬和及千篇云

記舒州司空山李太白詩

司空山在舒州太湖縣界初經重報寺過馬玉河至金輪院有僧本淨肉身塔又不受葉蓮花池連理山茶白塔院乃上山至本淨坐禪岩精巧天成中途斷崖絕壑傍臨万仞號牛背室宗善有者言石如劍脊中起側足覆身而過危險之甚度此步步皆佳上有一寺又李太白書堂一峯玉立有太白瀑布詩云斷巖如削瓜風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按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攝衣凌青霄松風吹我足予兄子中守舒日得此於宗室公霞令胡仔漁隱叢話載蔡絛西清詩話不言此山但云太白先去後人有

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勅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奎䄂霞條䏍招我餃胡麻既誤以斷岩為斷崖與第二句相重亦文作勅文落落作世眼攝依作捫身皆淺近與前句大相當遠全太白集本元無此詩因予中緣寄郡守遂刻于後然皆從㴉滌誤本予中爭之不從僅能改勅為赤而已

辨杜詩閑欵閑韻

世言杜子美詩兩押閑字不避家諱故晋夜宴詩曉僅卜夜閑七言詩曾閑朱旗北斗閑誰俗傳孫覿杜詩押韻亦用二字其非也下圍杜詩本云晋惟上夜闌蓋有投轄之意上字似上字閑字而不知者或改作夜闌又不在韻下氏本作不可言北斗閑者蓋漢書有朱旗降入今杜詩既云曾閑朱旗則是因朱旗絳天斗色亦亦本是欵字於斤切盛也欵字於顏切紅色也故音雖不同而字則一体是詩　宣宗正諱欵字故改作閑全無義理今既祧廟不諱所謂曾閑朱旗北斗欵又何疑焉

周益公文集二老堂詩話一

乙

戲舉詩對

乾道柔年秋予為礼部侍郎一時長貳每會食多戲本詩對或云薔薇刺花奴手刺刺皆側声人謂難對子云鴻鴈行音杭行鳥踪書又云半夏為餘粮借雨為禹涼為粮也宜以何對予云長春佛見笑蓋藥名及花名也吏部張津子問侍郎因云此雅對耳更有適俗之句如往年胡銓邦衡多髯初除吏部郎官或以胡銓髯吏部為戲莫能對者是時姚憲令則以司農少卿兼權戶侍在坐予謂令則君嘗為浙憲豈復遠使欲借以越對云姚憲遂提刑蓋借姚為遙也坐皆大笑淳熙六年吏部尚書兼侍講程大昌泰之講筵退入部同官問今日講何經泰之云尚書或又曰尚書講向書亦詩句也爲予對之予曰行者雷行者生中從大笑

周益公文集二老堂詩話下

八

紅綾白紵詩

唐薛能詩云莫欺閑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記新進士時事也王禹偁賀人及第詩云利市襴衫抛白紵風流名紙寫紅牋予嘗以二事為一聯云襴衫抛白紵餅餤喫紅綾似是的對叶夢得石林避暑錄話載紅綾餅餤為盧延讓詩

一麾出守

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後人誤用一麾

出守事以為起於杜牧之自云偶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旌麾之麾未必本之顏詩後人因此二字自誤用顏詩耳

記法慧寺門詩

紹興十年六月一日甲辰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秦檜劄子奏臣聞德无常師主善為師善无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擅懶有請和割地之義故贊 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兀朮戕其叔撻懶藍公佐之歸和議已变故贊 陛下定

弔民伐罪之計今兀朮变和議果矣臣請為 陛下先至江上諭諸路帥同力招討 陛下相次勞軍如漢高祖以馬上定天下不寧厥居為社稷宗廟決策於今日臣言如不可行即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臣无任懇切之至有旨依奏右張喙代作喙元任司勳員外郎五月除起居舍人八月除中書舍人當時朝士大書法慧寺門云商湯為太甲孔聖作周任蓋誤以伊尹告太甲為相湯而論語載孔子引周任之言今直以為孔聖也

辨歐陽公釋奠詩

歐陽文忠公外集有早赴府斈釋奠詩蓋任留守推官陪錢惟演行禮時也諸處本皆如此馮逵云者題詩集只云釋奠却注作國子監試題蓋惟演止是使相詩中不應云行祠漢丞相且俎豆兼三代及晋書自兩京語皆有嫌疑專指漢事非惟演也當從舊題予答云有題所印如秋孙之類乃官中試題至於釋奠似太平易况諸本元有早赴府斈二字書坊傳會勤之耳其云昔齒公卿由日書閱經誦声皇業富用手所謂漢丞相乃詩句偶然如唐卿周氏之類何必拘泥且漢時釋奠豈預丞相耶今公外集第二卷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云丞相忽南遷送之伊水頭此惟演落平章事移鄧州時亦呼丞相外集十四卷送河南戶曹楊子聰序云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薨之彭城惟演所封郡是人呼為相國按唐白樂天集第五十八卷論節度使王鍔除平章事云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輕授鍔非清望又無大功深為不可此是唐使相亦謂之宰相故有繫銜大勅之後者茲乃丞相國宰相三者在使相皆可称呼之明證逵覽博洽故著此以示後斈

王十斈三

紹興二十七年御試進士四百二十六人溫州王十朋為之首其鄉人吳己正末綴特奏狀元則福州李三英例賜出身附名正奏之後己正有詩奎頭不忍看王十朋首稱欣見李三

鵓鴣芹詩

蜀人鏤鵓鴣為膾配以芹菜或為詩云本欲將鶯補那知美巧成

二老堂詩話下

黜陟

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盡所謂陟者今磨勘轉官年勞換服色也歟

夔制樂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非謂制樂始於夔也制以賞諸侯或自夔

明夷

文王重爻之時紂雖虐而商未危箕子尚為商臣其明未為卦之六五已曰箕子之明夷利正此趙賓所以鑿為荄茲之說也

教子教冑子

孔子教子止於詩禮而不及樂蓋為學之道成於樂故也周官教冑子則樂德樂語舞在所先為聖人所望於公族其至矣乎

後艱終吉

詩稱無後艱易稱有終吉一也

記閩人滋五說

閩人滋以詩言祖妣為姜嫄其說可用蓋周官大司樂以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亦謂姜嫄也

孟詩盲言嚚發栗烈而後言于邦奉趾滋曰貴老為
其近於親也

滋曰論語凡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故畧其姓名
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或問禘之說或曰孰謂
鄹人之子知禮乎或曰管仲儉乎或曰雍也仁而不
佞或對曰申棖之類

滋曰經史中言五谷以稻為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
如以殺雞配為黍謂稷人之食也以啜菽配飲水謂
貧者之孝也以稷食對菜羹謂貶降之食也以麥飯
對葱葉謂草具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言之又

祭祀則以稻為嘉蔬公享大夫則以稻為嘉膳是
五穀以稻為貴也

天王

謂王為天王疑自春秋始蓋孔子之深意也或曰曲
禮不云乎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何謂也
曰曲禮漢儒所記耳且其下文云措之廟立之主曰
帝催靈恩以謂為記特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隸
以為法然則天王某甫者亦皆漢儒傅附之辭耳或
又曰莊子載堯舜問答而云天王用心何如則天王
之號豈必始於春秋乎曰莊周所載未必堯舜

本語也

論富貴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孟子取陽虎之言曰為富不仁矣為仁
不富矣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可以力求不可以
智為此孔孟之本也小人求富為富無所不至甚者
敗國忘家皆求富為富者也

論德成

或問以德行仁者王何謂也曰德者成也以成行仁
然後可以王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

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是皆以德對偽故曰德者誠也

酒誥

揚子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
矣夫以揚子所見為古文耶則酒誥實未嘗亡而汨
作九共槀飫之類逸者甚衆何為皆不言也以揚所
見為今文耶則安得渾渾灝灝噩噩之語必有能辨
之者

鄭子產

鄭子產火不禳水不禜（昭十九 又龍鬬）不覿民以怙也
以智籠愚

上駟中駟下駟之說即狙公狙狙朝三暮四之說也
列子曰聖人以智籠羣愚何必聖人哉

古人作文以事繫月

司馬相如孟冬十月君狙郊祀文遥暮春三月江南
草長

井蛙騂驑

井蛙不可以語海其見小也騂驑不可以捕鼠其用
大也小大雖殊其不適用一也

楚熊渠子李廣射石

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

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復射之矢摧无迹熊渠子見其
誠心而金石為開况人心乎李廣在右北平出獵見
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
之終不能入二事正相類

高祖先主功業

高祖自漢中而興帝業先主乃區區梁益而無成功
皆天也非人力也予嘗作諸葛孔明贊云昔我高祖
肇迹于兹欵昔其堂敢廢厥基

高祖武帝待士重輕

世言漢高祖最知人故論三傑之功則字謂張良曰
子房至蕭何韓信乃名呼之彼待下固有輕重溺冠
踞見者特庸人耳其後武帝雄才大畧亦有高祖之
風據廁而視大將軍不冠而見公孫丞相至汲黯不
冠不見主父偃智不足以知此西入關欵因衛青以
求用而不知武帝所以待青者至薄豈以為士貴之
哉其不省也宜矣偃後朝奏書而暮召士固當自致
耶

張良不祀

張良之於高祖蓋天授也運籌帷幄姑置未問鴻門
之會微項伯以良故翼蔽沛公之內不足

以亡當項羽之鋒矣尚敢望數百年血食於此社稷
功也子孫繼有大過猶將十世宥之奈何不疑嗣爵
絕十年遂奪其國按功臣表則曰坐與門大夫殺故
楚內史良傳則曰坐不敬其罪皆不至於不祀而孝
祀之蔑如也至元康四年僅復其家卒不紹封漢家
真少恩哉或曰良多陰謀奇計造物所忌故雖能以
智終而流國不祀忽諸信乎非耶

袁安吳雄葬地

漢袁安父沒母使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葬
此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葬其所占之

地故累世陰盛俊安理挺徵之運擊匈奴之生口
臨事如此平特用心仁恕可知矣神物兆詳使之昌
熾此豈人力所能至哉范史載之亦足以勸而世之
泥於陰陽家者往往藉以為口實謂貴賤貧富死生
禍福一繫丘墓昧不問行己之如何於是庸師謬妄
始得售其術矣若河南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
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
當族滅而雄不顧雄既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
致位司徒而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此亦范
曄所記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告不修人事而以妄

為口實者

皐陶

後漢楊賜傳三后成功皐陶不與左傳云皐庭堅不
祀忽諸禹固不待言契之後為湯稷之為周至唐乃
謂系出皐陶天寶中追尊為德明皇帝

以曾子為聖人

論語泰伯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
若虛曾子之言也唐太宗乃謂孔子所稱以問孔穎
達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一時君臣之問對史氏之
筆削皆不正之而直以曾子為聖人何也

唐開元錢

舊唐書武德四年七月丁卯廢五銖錢行開通元寶
錢譚賓錄以謂歐陽詢所書而青瑣集楊妃別傳乃
謂此錢開元所鑄皆有搯痕出於楊妃吳曾漫錄已
載辨證中子謂唐鑄錢多矣今惟此錢徧天下特為
光明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而餘錢皆不可
見何也

韓退之銘文墓碑

韓退傳載潮州逐鰐事而李翱行狀皇甫湜神道碑
墓誌銘皆不書又傳言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

詔不臺參李紳為中丞劾奏愈愈以詔文自解其
後文判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兩罷之而行狀墓碑
自緣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
縱囚去翱湜同
鰐時人不應謬妄豈以鰐逅語怪故刪去乎若有詔
免臺參李紳何敢爭湜謂紳有寵旦夕且相先生不
詣因為耻矣因捨囚事宰相兩改其官此當可信本
傳止據昌黎集所載而書之耶

薛元超不以字行

唐書以字行者必明言之如閻讓字立德是也薛

牧之子名振字元起見楊炯所作行狀而史亙作元起不云以字行何也

二老堂雜誌卷第一

史官改定制誥

本朝列聖實錄凡當時所下制誥往往為史官改易殆以文体或未古也宋景文公筆記亦嘗言之唐魏帥田布以死事贈右僕射白居易草制甚美而舊唐書刪載制全不相類文雖可觀然不若居易之宏暢未知當時果用何制其為修史者所改無疑　本朝太祖受周恭帝禪詔元本載五代開皇紀與今實錄無一字同此事由來久矣

記李煜與劉鋹書全文

太祖皇帝嘗令江南李煜作書諭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辯麗累數千言今載之太祖實錄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礼不敢以聞也予年十餘歲因隨侍至廣州嘗得其全文今尚能記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諸明在躬冀日廣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未懷虞幾杖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

告詞用、上語

紹興十二年　太母還宮百僚班賀　上曰朕自東

朝之歸方知南面之樂故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行
太母姪女常氏十娘封郡夫人制云朕自東朝之歸
方知南面之樂宜時戀戚同此休榮蓋用全 上語
也

察官兼翰苑

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時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故凡以進士入官者皆預考校獨監察御史王綸不入蓋講拆號也內制既闕官有旨令王綸時暫兼權適劉貴儀進位貴妃綸草其制潤筆殆萬緡 上稱有典誥體竟

至大用前此察官寓直禁林亦盛事也

經筵官給告

近制兼職雖宰相領國史實錄院勑令所王牒所降勑而已惟講讀官下至說書皆命詞給告可見崇儒重道之意也

侍講說書

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書故左右史兼講筵者亦曰侍講如程敦厚趙衛是也紹興二十六年王綸為起居舍人止帶崇政殿說書誤矣先是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皆兼說書而珉以家諱辭遂並稱侍講蓋從權也胡銓以左史兼侍講既而改宗正少卿而侍講如故其後張栻為左司亦侍講

李益能召試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詔將作監主簿李益能令中書後省召試時務策一道取旨益能李擢德升子也為右丞相万俟卨所薦特賜出身而用之方試而卨薨王綸周麟之趙逵在後省以六經疑難發問益能所對稍略人參知政事張綱亦綸賜第之恩不可啟止自監簿遷宗正寺丞初詞科惟有出身人許應 上即位以用武權停紹興初權任工部侍

郎請復其科而有司看詳兼許任子就試亦為益能計也科第固未足道然益能由此輒壞可為有心者之戒

給事中降詔

故事除授六曹侍郎雜學士以上除過辭免則降詔不允給舍權侍郎則否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戶部侍郎王師心除給事中亦降不允詔書蓋師新舊官合答詔是歲九月賀允中自權部侍郎除給事中遂襲王師心例降詔非故事也三十年正月王晞亮自權工部侍郎進夕拜不復降詔金安節又降詔

皇子食邑

詔興三十二年六月　孝宗受禪九月一日三皇子並拜節鉞真王各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按舊制皇子封王便合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一千户此有司之失也

張德遠始終為右相

高宗紹興乙卯春張德遠拜右相丁巳秋方罷蓋獨相也後幾三十年當壬午歲　壽皇受禪陳長卿實為首台七月復召前左相湯進之為右相十二月長卿罷明年改元隆興正月張任樞密使　壽皇遣

德壽宮議除二公相　高祖曰各還其舊蓋以前年湯左而張右也按德遠初相時湯尚未仕其後陳以權侍郎同知貢舉時史直翁方過省湯方中宏詞後湯為左相久之陳拜右相湯去陳始升左而始為相予在後省嘗語陳云相公湯相生主乃遂為左右相陳笑指史云今右相亦當時進士也仕宦遲速固不宰但張以三十年舊相當并拜之日適以湯當居左竟丕少進斯亦異矣　國朝偶值二相俱闕往往自執政徑升首台近歲如沈守約葉子昂皆是也

高宗朝進士第二人官過大魁

高宗中興以來十放進士其榜眼官職往往過於狀頭戊申惟楊李易止於中書舍人侍制而王大寶乃為尚書雜學士詔興二年張九成止權侍郎而凌景夏乃為尚書五年汪應辰在至尚書端明而黃中元以有官降第二後來官職亦相似其實應辰第二人也八年黃公度止於考功郎官而陳俊卿位相十二年陳誠之知樞密院似難及矣而秦熺亦嘗歷元樞生任少師十五年劉章為尚書而王剛中入樞府十八年徐終八坐而董德元參政二十一年趙逵中書舍人而前蒂為相二十四年張孝祥止於中書舍人

雜學士而秦塤為正侍郎二十七年王十朋僅權侍郎先棱磨事不能供職而閻安中正為中書舍人特職名不及十朋耳三十年許克昌為狀元以有官降第二人而升梁克家為魁至　孝宗朝梁方拜相本第二人也

本朝宰相書勅著姓

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即今特進）勅後乃不著姓它相階官自吏部尚書（即今金紫光祿）而下皆著姓後來因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遂不問何官一例去姓其它執政列銜皆書階官紹興以前尚如此只自近歲乃不書皆

官又舊制執政必轉諫議大夫即今太中神宗慶借名器詔下一等以中大夫為執政官而加一守字近歲亦不復用此字蓋用法官過於職為行相當則不用其下為守又其下為試其職錢亦微降殺云

館職召試

詔與己卯諫官何溥請館職李官皆試而後除學官固不容試館職人亦以為揮遜礙進擬久之王十朋始以大魁直除校書郎不試未幾閻貞談多遂召刘儀鳳朱熙載既而二人皆歸改他官復召子子程大昌試初欲除校書郎或謂選人特除止有徽宗朝李

邴一二人延止除正字其後无不試者至乾道元年諸王宮教授黃石輪封論東宮不宜以詩文為學上大喜擢校書郎仍得免試俄除著作佐郎自是魁之外不試者惟石而已

汪丞相墜笏

汪伯彥初拜相於維揚正謝上殿而笏墜中斷 上以它笏賜之非吉徵也未幾果有南渡之擾己卯十二月九日謁梁大方得全抗幹閣之渠蓋汪之外孫也

記觀秘閣御書

亥己九月乙酉敬觀 太宗皇帝御書凡經傳要語古今雜詩皆用隸草其一軸大書示教朴為天下先御押賜盧多遜尤奇偉又雜書數軸賜才人朱惠貞又誡諭京朝官印紙數通其一賜凌策〻所歷郡皆批課績于後乙未午後登秘閣繼觀四朝御書 英宗在濮邸所手侍禁家問辭翰精詳争推寒士 神宗多論邊防利害外有獎諭張方平制詔及申諭臺官言歐陽修帷箔事數幅王言神翰出人意表哲宗元祐初以扇面李書多賜李瓌内杜甫遣日江山麗絕句一篇乃經筵賜顏臨者 徽宗亦多端邸

李書以賜鄭詳餘則道家科醮文字多成篇帙十二月乙未觀唐李紳自淮南入相告身即偽蜀李是得而藏之者 上親錄本末於卷尾右觀唐人細書法華經卷軸甚小鐵成佛像以為引首其精巧非近世所能為也畫品尤多奇絕有小本李白寫真崔令欽題壬午正月丙子雪始消登秘閣敬觀 昭陵御書嘉祐中賜李瑋飛白甚多其傍皆書公炤道號元光子龍翔鳳翥妙絕今古楷字賜淨因長老懷璉十七頌即明州宸奎閣所藏也其一日六祖明達了見機六真戒喝決時感青山般若如〻林御頌收將甚処

歸蓋用連韻也是頃三六載皇都唱和扶兩宮金殺本人成青山惟去激洞都滿腹心將

玉堂歸　昔蘇軾作閣記云至和中趙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〻〻体也將安歸乎其說取諸此四月壬辰敬觀　真宗御書凡青詞多自草其式云皇帝基伏覩再降瑞雪者入詞某无任感恩抃激切之至謹具狀申謝以聞謹狀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皇帝某狀上又有咨目大略類此春日賜宿用長公主園林詩一首仁宗跋云皇祐五年九月十六日恭題　真宗聖製御書令賜李端愿等依舊家藏押　英宗跋云治平三年九月十四日恭題　真宗

聖製　仁宗御書令却賜端愿等依舊家藏二老

二老堂雜記卷第二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八十一　二老堂雜誌卷第三

諫省闕官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諫議大夫尹穡罷右正言王述又徙吏部郎官諫院闕官累月明年四月方除程叔達為正言七月遷司諫九月丁憂十二月方除汪治為司諫諫省全闕官者累月

慶國不當封

隆興甲申二月左僕射湯思退言蒙恩除左僕射自崇國徙封慶國公正謝已逾月近者稽訪典故乃知天聖以來廷臣無以慶國為封仁宗嘗封者

詔改岐國公予按宣和四年十二月太宰王黼自崇國公封慶國公五年五月方進封晉國又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宰崇國公白時中亦進封慶國公其誤久矣所謂晉國尤非所宜今已著令不封

相位久虛

乾道元年二月陳丞相長卿既罷不除相至十二月三日始除洪景伯右僕射淳熙二年九月葉夢錫免相後虛位者三年半中間常宣諭龔李二參政云近三臺星不明至五年三月始拜史直翁云

大宴金獅子

殿上大宴有蛮人控金獅子對設柱間乾道八年正
月五日宴北使雪後日照殿門子作樂語云香裊狻
猊雜瑞煙於綵仗雪殘鳷鵲耀初日於金鋪蓋紀實
也初欲用香直麒麟以對雪殘鳷鵲皆杜工部詩然
殿上金龙麒麟不若後猊為得實

三省密院覆奏朝殿所得旨

淳熙丁酉四月五日垂拱殿六參曹覲以使相赴起
居訖有與歸第直省官價光祖散祗候李慶和并丞
信部本府使臣唐章皆騎從已而參政龔茂良奏事
畢馳馬入堂遂踵相躡衙司促光祖等避道光祖等

曰參政能得幾時其實朝路吏卒罵詈注事在前故
緩行以執後乘在後則追促前者蓋常態也光祖隸
籍三省行首司慶和隸籍密院一時輪差而往茂良
聞之大不平明日奏其事 上諭覲往致謝又明日
覲令幹辦官楊師顏申省云光祖処和并承信郎本
府使臣唐章今月五日隨閣府朝參回於輪後行馬
不期參政頭踏相継有失回避除唐章別作施行外
其光祖慶和申所屬施行 上謂茂良光祖衙替二
人然後行茂良亟下臨安府杖一百勒罷八日 上
批問茂良昨已面諭何還也九日茂良當致齋待罪

不入午後御藥林椿年宣押赴堂致齋收回御批五
月二十五日户部郎官謝郭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
史中書舍人林光朝不肯書黄 上用廓然意固有
在而光朝適与茂良同鄉相善不能無疑二十七日
光朝改權工部侍郎光朝力請祠六月三日除集撰
與郡七日茂良求去降詔不允八日再上表又不允
九日第二押既批出除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
謝廓然對十一日茂良再辭鎮江又不允十四日早
廓然再對未時茂良內殿朝辭許免鎮江十五日茂
良落職放罷行廓然章疏也於是覲之姻家韓彦古

獻議三省密院稽奏事退徑批 聖旨非是乞朝退
逐一覆奏禁中詳觀乃付出専為徑斷直省官而設
也 上大以為然自此每事於奏目後用黃紙貼云
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政則政晋則晋遂以為常是月
未有蜀人張唐卿者玩之姪孫趙雄在密院力主之
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而都承旨王抃執不可雄乃請
政次物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 宣諭三
省云若非覆奏幾誤推賞此可為万世法雖有強臣
跋扈不能易也因初自範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
創奏覆乃 本朝大典故史必不詳知本末故備言

之七月十六日廓然又論茂良散官英州安置

記恭請聖語

淳熙七年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曾覿奏三月十八日車駕詣　德壽宮恭請　太上皇帝壽聖皇后於是乘輿至　大內開宴於凌虛閣下三面設牡丹酴醿花皆層及高數尺一面垂簾設樂庭下樂作　太上皇帝　壽聖皇后就坐令上初欲着帽御赭袍玉帶　太上皇帝宣諭止之申裏赭袍赴太上壽聖皇后榻前各再拜　太上云毋拜令左右扶掖令上仍拜起後觴上千萬歲壽進奉儀物酒三

行　太上皇帝　壽聖皇后聯步輦以行　今上亦步輦從至翠寒堂棟宇顯敞不加丹雘　太上皇帝指以示臣覿云營造如何臣覿奏曰宏壯精巧二者兼之臣不聞營造今聞府儀同三司鄭藻留心於此嘗向臣言京師亦未嘗見如此之工也　太上曰是今上皇帝即曰凡此鉅材一椽上皆　太上皇帝所賜且營繕元節目所以不采飾酒後數行至水堂中路石橋上有輿少憩面對酴醿花架高柳參天酴醿扶蔓垂積而下其長袤丈芳菲照座雖都甕人　今上捧觴勸　太上次勸壽聖皆釂飲　今上亦滿引更相勸酬者再三　今上云花園池沼久已成趣皆太上皇帝積累之勤臣蒙成坐享何德以堪之太上云吾兒聖孝感通神明海內無事垂二十年安得為無功臣覿奏云父慈子孝家給人足可謂太平之盛臣覿目覩斯宴超冠古今可無紀述以示外廷輒不揆紀實以備執史筆者之闕云三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宣付史館

記黎州事

淳熙七年夏興州都統制吳挺興元都統制田世卿咨申黎蠻自四月二十三日犯漢界本州駐劄路分

統領高晃平日失於措置迎敵錯亂失利退入州城致蠻人深入抄掠一空制置使胡元質既調發綿州屯駐軍一千五百八人（係興州軍馬）又調潼川屯駐軍五百人（係興元軍馬）急於星火夜行百三四十里制置司仍起發前成都鈐轄成光廷節制軍馬與本路提刑祈知宗制司參議官呂㭊運司主管官唐某並往黎州是時蠻人已退而官軍冒暑遠涉疲勞病瘴光廷晁僥倖功賞驅率將士於盤陀嶺修築堡壘晝夜不休虛發捷旗公肆誕謾至六月九日蠻人於三角平出沒誘致官兵光廷晁遽率兵赴既為蠻人所乘即上

馬先過蠻被羊納臨橋截斷官軍歸路墜崖死亡甚衆遂棄新堡軍須粮食蠻人進至富莊城距州城三十里城中稷紀幾至失守統領武翊將官張琦皆死官兵死者四百餘人瘴疫死者不在其數今置直司又亟調兩都總司制閫利州屯駐軍三千人以之綿州潼州軍馬道里又遠豈可使不諳戰陣敗衂之將復蹈前悔望正其罪以尉忠魂雖[illegible]州非提守所隸邊面而所調兵皆提守部曲程具以聞至七月四州制置胡元質奏黎蠻已遁巢穴乞撤抽回大軍量留戍卒九月蠻遣馬三百疋獻珊瑚乞明詔却

其獻而許互市初知常以提刑贊補而敗蠻既納疑乾權黎州十一月十四日夜戍兵利州左軍怨知常不推功賞又令徒居曹寺相率攻州宅縱火作亂知常足疾三日而後歸賊劫府庫縱獄囚執通判李照及知常之子三簽判欲俱入番賴主兵官王去惡率衙兵出城駐相公廟邀止之得其首領許進石景升叛兵七十八人械送黎州獄李照復入城撫定軍民雅州迎尉狀路把截亦獲叛兵陳忠等五十七名解雅州隨身各有軍器金帛其後胡元質官觀知常追三官勒停汀州居住光 延晃並除名勒停光延遠州編管光軍前日効於是蜀人諺曰胡制置果然胡制置析提刑畢竟析提刑高路分却成低路分成將軍乃是敗將軍或云此語亦過慄

皇太子幕次

淳熙己巳九月七日有旨 皇太子垂拱殿幕次移在東廊初親王序位宰相下故殿幕宰執在參親王在西既升儲因仍不改予為詹事時東宮常及此予以告諸公不能正也至十二日常朝 皇太子侍班幕次移在宰執之上初宣論時梁相奏乞移 皇太子於東廊而宰執過西廊閣門疑宰執過西則使相

却在東予時為樞密使謂不若只在東廊但移皇太子在宰執上可也閤門云適問量亦如此兼尊奚及後殿皆然於是遂定

納南郊鹵簿字圖

己巳十一月五日兵部尚書宇文价郎官梁汝永同以劄子納南郊鹵簿字圖此亦有由淳熙丙申郊祀曾覩以使相充五使舊例兵部長貳攜字圖面納予時為兵部侍郎不欲登其門又不容不納然以申狀則礼重乃令吏與公劄繳送自後循例它人莫知其所以然大抵朝廷典故出於一時者多矣

郊壇行礼

己巳十一月二十日　上自景靈宮入太廟宿齋夜行礼天氣晴和　上專令内侍諭太師爲尋常行礼太早不應丑後自令依時多得延就二十一日宿青城午未間天氣忽陰後有旨令今夜若陰則依常時行礼或晴乃用昨日指揮既行事微雨或作或止行礼甚速　上既適　太宗故事止就壇上褥位一就行礼不再升降又趣亞獻終獻先登壇伺候既畢上詣望燎位而令大礼使王淮詣望瘞位皆從權也

盤鵰金眼睛紫窄衫

己巳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在景靈宮行宮使甘昪殿帥郭棣所服盤鵰金眼睛紫窄衫与其它行宮使帶玉器械不同嘗問鄭興裔乃云此非舊制本徽宗時以殿帥高俅官使相特加寵異餘人紫衫黑花而已近歲興裔之伯鄭藻爲大礼行宮使亦緣官至使相故有此賜昪与棣官未至　上特以此寵之所謂金眼睛者以金飾所繡盤鵰兩眼望之粲然

緋紫階品

元豊官制朝奉大夫爲從六品即服階緋太中大夫爲從四品服紫与古不同如唐文散官至朝散大夫方服緋蓋從五品也三品方服紫故文散官金紫光祿大夫亦在正三品近世大夫爲人作銘誌見賜紫則曰三品服賜緋則曰五品服失之矣惟歐陽文忠公所作誌文緋則曰緋魚紫則曰金紫

勅用準字

勅牒準字去十爲准或謂　本朝因寇準爲相而改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以作准又收五代堂判亦然頃在密院令吏輩用準字既而作相又令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後世豈能推其源流耶大抵朝廷典故若涉同僚共議不問

輕重必據例憚改惟吏輩密移則吏不復問如西清閣名皆主於家又所謂天章閣祖宗朝從官人人歷學士待制之数紹興以前何嘗不除授如章誼孔是也　孝宗一日宣諭本使措官令稍新即御天章閣學士同僚堅執謂非臣下稱呼予謂龍圖宝文亦豈臣子事堅不從而止

追班

垂拱常朝　殿坐吏揖宰臣以下先序立殿門内皆南向背殿立以俟追班數年前上自御榻望見衣履於門閣之門（拱殿則主閣　備西則閣門）蓋遂傳旨令二府在門内

東西相向立侍從以下門外相向立

四朝國子誤字

四朝國史淳熙間所進也吿州人蕭服爲御史坐直章從私鑄獄爲蔡京所治羈管處州蓋隣郡也其家批書印紙尚存史乃書爲處州蓋處處二字相近紹興間因齊述亂改處爲績史官偶不思而又 仁宗駙馬李瑋傳兄弟三人璋字公明珣字公粹惟瑋獨无字予作梁汝嘉神道碑其子季抄以玉硯爲潤筆背刻篆字乃瑋講道齋所用字曰公炤此書洪邁用功爲多遂號傳聞緣出衆手无由盡正其誤也

高宗實錄誤字

史官宜用才學識三長又須專任乃无抵牾近世止作蕞𢧐人人爲之高宗實錄成書永外祖王給事中覩列傳觀之殊可歎蓋行狀乃子陰吳元年記尸繡以稷撰晉館中其載宣和間知東平府郡因請東封父老一事最爲奇特當時幾獲罪賴虞更任從班救止之此見汪藻所進事實可據乃復削去其官止通奉大夫初贈正光祿後來因子遇恩累贈少保自不應書今直云贈少保何其誤也又日曆李邴傳邴自端殿朝散郎簽書樞密除尚書左丞例合轉中大夫猶宣教郎以下除從官須轉通直郎也傳却云特轉七官

侍從不帶職正郎奏薦

章茂獻侍郎詢奏薦曲折予告之云外祖政和間任給事中奏補長子籍京官次年與郡該遇後郊大礼係不帶職正郎陳乞奏薦吏部告宗謂庶官合隔郊遂引崇寧間著容尚書彥達亦是前郊係從官次郊正郎不帶職作初遇放行後來范至能任中書舍人奏補子京官次郊以朝奉郎集撰知靜江陳乞奏薦緣誤爲不曉事吏人獻說引曾任諫議大夫以上以理去官遇郊依見任之條乞奏京官吏部阻難不行

不免告之云此法固然但有注脚云中奉大夫方用此令蓋中奉自不隔郊止是與京官恩數耳今官未至只合如外祖例陳乞後自无詞後遂得之

二老堂雜誌卷第三

貿關邊瑣

大學貧士之所閣而近世以閣為実字邊瑣非邊徼乃文書之録耳士大夫亦多誤用聶奭公永興湖二府啟云議兩鄙之羽書按東臺之邊瑣乃為合理

辨宋景文公任器字

宋景文公博極群書其筆記云余見今人為李不及古人之有根基每亦自愧嘗讀式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詳其任器乃荷擔之具雖見子史中何云未詳予謂周礼牛人以載公任器乃六經語而景文但引子史何耶

陳無己字辯歐陽公

陳無己作平甫文集後序以字稱歐陽文忠公至曾子固則曰南豊先生又曰先生之後陳師道嗚呼無己學於南豊尊之宜矣然尊其父而輕其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歐永叔也無己何尊禹至於得道之師則不可以不別記陸務觀云説

陸務觀云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就令檢出処司馬温公聞新事即録於冊且計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実又云元豊中何洵直請改陝之陝從山以別陝西之陝　朝廷從之下少府監改詩陝州印監丞歐陽棐言陝從两人不當改兼卒用洵直言改之

辨楮幣二字

古有三幣珠玉為上金次之錢為下自秦漢專以錢為幣近歲用會子蓋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為楮幣自以為雅通上下皆做之遂入殿試御題乾道中試賢良李垕時相葉夢錫李客院編修官接續代撰策題其中亦用此二字幣者可用之物借人創楮幣二字已而通上下皆用若正言之猶紙錢也乃以為文何耶其後丙戌策士辛邦試賢良亦復通用　壽皇聖正録亦循例用之矣

楷木

槐簡以楷木為工予家世傳一笏登第者乃許執者兵火後舊物無遺獨此笏在予処每歎子弟未有能當之者木紋緻者如點橫者特異於他木出於兖州之孔林淘在長沙見教授項安世云其父翁任濬當停管州境內產楷槐疑即此木蓋孔子時武都鳥氏羌未通中国子弟自遠方攜植冢林中後世轉皆從木而音則同

臨安四門所出

車駕行在臨安上人諺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蓋東門絕無人居彌望皆菜圃西門則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給坊市嚴州富陽之柴聚於江下由南門入蘇湖米則來自北關云

辨知後典誤

唐藩鎮於邠院有知後官五代會要載曾任節度至刺史等則責本道進奏知後院伏唐明宗問趙鳳進奏官比外何官鳳曰府縣發遣知後之流上曰乃吏卒耳　本朝諸縣至今各有之掌付受往來文書其采已久楊大年別集第六卷答董太傅書云本縣知

後官送到書一封此其證也予年十五六時見一親戚初權縣知後典屢麥怒曰汝貞麥乃以祗候為知後乎予竊哂之後十餘年則所在往往改稱祗候矣比官湖南讀新修長沙志亦用祗候字因命揆舊牘惟五十年前潮陽劉防方明為守嘗令改正隨即如故

亭堂單用二字

凡亭堂臺榭牌額單用所立之命而不書亭堂之數始於湖上僧舍中官流入禁中往往倣之今無問賢愚翕然從之矣設若字名如怡亭吳閣之類又當如何也

鬱燕

予嘗記嚴莫身行永吉江路值天氣瞳甚偶午岸地鬱燕滿江而飛又寓崑山時歸家析舊土橋砌以甎石其中皆鬱燕以此聞海上烏衣國之說後見吳菫新仲倚覺寮雜記亦載此事且引晉郗鑒為兗州刺史掘野鼠蟄燕食之又引元稹詩春風吹送廊廡間秋社吹將蔵孔裏其理甚明

小昭慶鐘

臨安西湖南山昭慶寺在鐘在樓上東坡隅竹尚辨竹下題云明夫子方明翔康道嘉甫子嶧同遊南昭慶庚午八月日題予紹興庚辰往觀明年再往則已

詑昧其後移往鎮江府謝石功德院不復可見

牛魚

紹興辛巳予為祕書省正字正月癸未迎駕同館王十朋亦見周麟之樞密目為魚頭公問其故云前歲為大金哀謝使虜主喜之享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樞入稍其旨歸獻于朝故有此號虜中甚貴此魚一尾之直與牛同（貨寶物類相感志前漢書云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退則毛伏今東牟有滄牛島其中魚甫足似毛長丈無尾名鮎云）

直後官畀主事

省中令更擬予以直後人衆當主其事洪景盧云京

師寧執八人右丞以官卑掌堂廚亦此義也

省吏補牒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省吏自孔目官沈濤而下遷一級皆給綾牒賛辭如補大學生者其首云牒件具人云云其奬云補充史館某職蓋㴱寧以前定本也

州名爲戲

或云京師省榜將出人謂秀才得則閬州落則汀州漢蓋取州名侮之也

刲龜

客云欲放龜當刲其甲如是乃不神而可以全生

薺花

客云清明日收薺菜花縣檐上可避飛蛾

蟠桃核酒盃

九月己卯讀張唐英後蜀紀事孟昶二十年十二月中書舍人劉光祚桃核酒盃云得華山陳摶賜帛五十疋因記先世嘗藏桃核可受酒二升與此正同

治頭風方

張大猷大監云治頭風而吐渴用枳殼白术末煎湯下青州白丸子神効李與左幾同也

以名相戲

辛巳正月癸未校書郎馮方云劉欽宵因事戲王覿云公何故見賣王答云賣公直甚分文各指其名也

謝石拆字

謝石善拆字　徽宗嘗書朝字俾中人試之石即呼萬歲其人曰不得亂道石曰十月十日生非今上而誰　高宗幸浙書杭字石曰兀术其至矣梁汝嘉尋召　朝廷後欲處以戶部窩闕字爲兩戶必尋爲地官十八日　又書　字石曰公夭　宮曰有餘而月不足亦亦字也其人果因以閏月計數少十八日又有以此字問之則曰士也門中有人就木已而皆驗既歸蜀有士人文彥戭以乃字爲問謂其無可拆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有人過于金告以婦不能產書曰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每於肆中以牌寫千字不識字者任其所指禍福皆應邵溥尚書第三字不肯過其折字即加窘辱石甚畏之石在徽宗石嘗持補承信郎後因范侖民作相討論追奪一日謂石我亦能拆字石詰之則曰不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名石則終身不選不能

出頭閙者大笑

州郡請印緤

予少年隨侍見州郡請印匣裹緤其下併刻舊官押字新官既上執事者唱云取舊擇劈緤即以刀碎之意不意為然其後守潭則請印匣緤下無押字遂請印從押印出即拭去遂免交承劈緤似為得體不知他處今如何又三省樞密院於緤之下用紙腰緤封而請押字者過改易不過換封亦有體也

潭州少侍從

淳熙十二年八月祭酒顏師魯除權禮部侍郎師魯潭州人自言 本朝二百餘年維士人不少然未有官致近侍者攷之雜說唐元和中曹有潘存實為戶部侍郎然亦不潘也

周益公文集一百八十二雜誌四

憲臺

憲部刑部也憲臺御史臺也今直以諸路刑獄為憲雖聖旨處分勑令所立法亦及安撫提刑司處皆以帥憲為稱而提刑告詞並曰憲臺其失多矣

辨幞字

帊幞之幞音服當如此寫故王爲與帊字相連今通上下皆作複字乃福音如李士院字 祖宗時賜外蕃及群臣進物皆云夾複全既云重複不應又用夾字

種植之法

史植翁云種竹法正月一日二月二日自是隨月定日無不活者慶元丙辰春故人前梧州守祝英繼張相過云酒在嚴州見康與之種雜細穰和土種竹隨即花盛明年生筍成林種荷花以羊角枝水池中立成又永豐宰汪文振子泉云臨安貴人家種竹本以麥拌土實根下雖盛夏亦生

張循王賜第

周益公文集一百八十二雜誌四

張循王俊賜第以紹興壬戌六月六日蓋造至嘉泰壬戌六月六日焚焉惟餘一樓甲子正周亦異事也

天井巷井

臨安府有天井巷莫知其由壬戌歲張循王府者廊遺漏掘得古井闊數丈其水甚清井口刻後唐清泰二年閏蓋錢王時也今以嘉泰二年從出方悟巷名以此

紀夢

丁丑十一月二日甲子夜夢從人間出世法甚切而不許大衆告以世緣薄福基淺毋貪禄以招禍縱怒

以損年此殆周官所謂正夢耶壬午三月戊戌兩夜
夢題門閫曰霄距

曾少監夢

徐漢英宮教云令運器曾少監乙卯省試夢汪狀元
遂改名汪以應之是年汪洋作魁而特奏名第一人
乃汪喬年也二汪皆信州人

記李秀叔

乾道中李彥穎秀叔為吏部郎官嘗語予夢李參政
參政相訪爭坐主位參政云我李參政也秀叔亦云
我李參政也紛爭久之又出紙一記書降西府姓名

予戲之云公必為參政秀叔亦自喜至淳熙中龔良
茂實之既去秀叔以參政行相事會史浩直翁將再
相出知紹興府後數年再召與予同為參政樞庭闕
長子嘗遣彥穎以其先進當選也 壽皇不可秀叔
嘗曰只為同知亦何不可蓋疑前夢也不數月坐諫
大夫張大經論列而去信乎官職皆前定也不特如
此二人皆有子登甲科年皆八十餘但參發早達晚
困秀叔晚達而享福以終耳

記先太師先夫人壽數偶同

先人年三歲能指姓字政和中上舍釋褐第一除京
秩當為學官而特宰不樂除郢州教授到官未幾朝
廷知其非遂拜太學博士平生讀書一見輙不忘下
筆輙數千言少矣功名自期嘗北游幽燕西至洹原
覽觀形勢遂從初奉使湖南卒年三十八歲先妣曾
高以乘皆守逸外祖始登元祐甲科政和中書舍人
給事中歷師守靖康元年以踈誤罔得謫知平江府
卒外祖母蓋宋尤寫之孫也先妣早奉事姑章盡孝
博通經史親教二子於孩提且擇良師友與之處既
歸寧而外祖母卒號切至目惟一疏食盡踰年而卒
年亦三十八

記先夫人損壽

先夫人生於崇寧壬午而以紹興戊午棄世始某聞
之陰陽家云夫人壽當至四十有七凡精於藝者其
參同丁巳春外祖母淑國夫人宋氏病甚先夫人然
臂封股俱無不用其至又請命於天惡損己十年以
益淑國竟免明年先夫人亦卒蓋年三十七矣陰陽
家說固未可深信然何為數之相符也世俗嘗云祈
損壽以益人者輒損如其言然則十年之夭其偶然
耶抑有謂而然耶某常痛心疑之後讀眉山唐子西
母史夫人行狀見其因夫疾殆請死以香未絕史疾

褻作亭以不起乃知世俗之說不爲荒唐矣雖然史氏爲其夫耳夫安而已亡猶可解也若吾母則爲親也可謂孝矣既不能已親之疾而徒損壽爲役眷者天獨無以相之歟噫嘻痛哉

二老堂雜誌卷第四

記崑山登覽

紹興戊寅正月一日予在平江府崑山縣挈閤家同邑宰程沂詠之游山寺寺名慧聚負山爲屋小殿星列而氣象祖麗唐劉塑像間有存者舊傳陸探微壁畫今湮滅不可辨寺有山王堂土人奉事甚至故歲時游者輻湊而僧輩亦有所賴云上月華閣汝中峯訟古上方下視陂田漫漫蓋其佳處也張祜曾題詩云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窗中岫孤煙竹裏村憑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王荆公安石通判舒州日被檄來視水澇遊覽竟日夜誦此詩至凌虛勢欲吞大喜曰好與一吞遂次祜韻奉爾去出沒江湖相土吞園林淨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祗桑門孟郊亦有詩云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床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晴磬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放逍遙場安石次韻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床露翰飢更清風篁遠亦香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遊不忍還迫迮冠蓋場崑山在蘇爲大邑累一畝之園乃不可得所謂行樂之地惟此爾後遭火

記金陵登覧

紹興戊寅春予赴金陵教官古迹雖在圖誌然不能
盡考姑記二年間足迹所至者賞心白鷺亭在城上
元豐中東坡嘗題云江山之樂傾想平生天慶觀矣
治城故基下壺墓在焉李氏有江南立忠正亭於其
址穿地得斷碑名氏尚存徐鍇為記本朝慶曆中知
府葉清臣又封墓刻石表之改亭為忠孝前帥吴夢
得記壺之祠堂甚詳悉刻石　府學門外下臨秦
淮有舜夢事得有真儒室甚雄壯太守王循友為秦

丞相設也今廢　保寧寺在中城初開寶中王師下
金陵昇元尼棺皆隨龍煙保寧獨存建炎間廢不
能免土人云高宗移蹕之初以為行宮寺後舊有覧
輝亭鳳凰臺亡亭乃重立登臨豁然李太白所謂山
落水分河鳴得周遭故國之句皆在目中下瞰城邑
歴歴可數老吳指寺左營寨中堆阜云此凌虚臺也
其右營寨云兎棺閣故基也雖皆道聽塗說然參考
昇元寺要在城內西南偶云　長干寺故老相傳廢
於梁陳間南唐以其地為教坊營　本朝天禧中
址廢神光韶復興之今但曰天禧寺非承平時屋矣

古有阿育王女所制鐵像唐武德中京師取去僧輦
而記錫以睹流俗又出佛牙傳大士履中梵書其多
菜水精玻璃等寶云　昭陵賜物也寺之南軒甚明
爽前臨大池面對雨花臺又有北窓與城相直士人
以城下路為王謝烏衣巷云鹿苑寺在城內寨中相
傳佛座後石穴即蕭梁郡公塔塚未可信也舊有子
陳臺升室今惟一碑存寺甚破弊　府治玉麟堂前
雄麗語之侍郎造其傍即後圃中有山光閣琉明
殿張公新創於眺望甚宜而偏隘樸
按蓋借費于金陵總司季氏宮城為牙署　東為南

渡後取為行宮而以漕為府治云　東門即白門也
五里至報寧寺本王介甫舊宅元豐中奏捨為寺賜
今額矣大後敗屋數間土人但呼半山寺言自城去
蔣山十山北適半塗也迥野之中鷄犬不聞介甫居
時也如此介甫入必以小舟循溝而西若東過蔣山
則蹇驢云設之至蔣山精舍蓋王氏功德院近年暴
緣重造殿基華煥有脩武郎某人賦及籍與其媼然
精苦行前後化錢帛助土木費以為計寶公塔在鍾
山頂此山孤立於蔣山之內生木光照新月三軒形
勢皆可見閉寶公刀尺篇太宗時取入內矣今無古

物惟秦淮施錦衣七寶念珠而已鈸羅葡瑛訪八功
德池水皆山行中路有支徑過定林子柔步往予覓
杖以俟回望方山甚平闊亦見大江飯而子柔歸去
定林無足觀遂同至池上移時乃下山復與子柔馳
馬穿松林約四五里到介甫墳菴一僧守之平甫和
甫元澤諸墳相望也日斜歸憩半山主僧出介甫畫
象屋壁之後嵌小碑刻介謝公墩絕句及他詩數篇
自蔣山遊幕府覆舟諸山氣象甚佳　清涼寺在西
門外即石頭城也前臨江後依山以其當暑而涼故
以名寺或謂齊梁之別宮異時最為名刹今方葺治

但存形李氏祭文及堂榜俱存刻石靜隱院南唐時
報慈寺　御前諸軍教場在北門外古玄武湖陳平
瀦水陰田今為平陸　城中鐵塔寺閒有二鐵塔甚
奇元魏太子櫕堂在焉不可入漕司北廨乃王介甫
宅院捨半山寺遂居城中　府中有三段石吳孫皓
時碑　城中青溪入秦淮頗堙廢道邊有廟塑二女
郎云張麗華孔貴妃也　南門外有鐵索寺或曰東
晉時尼自西竺來為置此以居之忠襄楊公廟楊名
邦乂字敏道吉水人建炎間倅金陵虜人破城守臣
納款邦乂罵賊而死　朝廷贈卹加等前帥並必盛

右丞當作廟碑述得其本贊有枉者刻石有所避故
不果　賞心亭在城外新開河或云王介甫作守時
開以避樂家磯數十里之險主人又云頃兀朮陷金
陵韓世忠困之甚急一夕穿別港達于江而遁亦名
新河　華藏寺未兵火時竹木茂盛棟宇輪奐府寮
暇日輒來校書飲酒今無復此景矣　南門外有高
坐寺經兵火無足觀主人云異時松竹幽邃名藍也
予按梁慧皎高僧傳載西域帛尸黎密多羅晉永嘉
中到中國時人呼為高坐疑是今時謂曾為上
高坐僧傳云罪樓初　上塔寺疑是初　值亂渡江止建初寺王導庾

亮周顗等皆重之咸康中卒年八十餘葬石子岡故
帝為樹刹冢所後有沙門於冢處起寺仍曰高坐寺
云　石子岡者孫峻投諸葛恪尸之地三國志恪傳
云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至今岡下民
皆亂塋其來舊矣上雨華臺凡此邦山川城郭皆見
之其高又出覽輝之上而數椽新創岡巒猶蒨方稍
為我擇計又春時酒家輒取為旗亭甚不稱也按唐
道宣續高僧傳載梁僧法雲嘗於一寺講妙法華經
忽感天華狀如飛雪滿空而下講說方去即此臺得
名之由　法寶寺相近予問諸父老但能指似三閣

遺基爾按吳志孫權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城頭改秣陵為建業今城東北覆舟山是也六朝臺城雖稍南徙然其太半猶在今北城之外故出北門數里地皆平衍其又北今教場地方為當時玄武湖也南唐立國宮室城市益鄉西南　本朝因之故晉之治城乃在今城內為天慶觀而晉之石頭城以繫外虜今僅在西門外晉之朱雀航跨淮水亦為防遏之衝今則包之城中矣蓋自吳以來凡三徙每徙則捨東北而就西南至於面對牛西山以為天闕左映鍾山龍盤之勢右帶石頭虎踞之形今為得之王僧奉深年五千餘頗能道舊事云兵火前寺僧皆園亭四時遊者不絕今盡為營寨雖此寺不經焚毀講堂甚庳相傳南唐舊屋也殿側奉寶公象云梁朝所刻就使不然亦已久矣寺前三品石各高丈餘甚醜怪一名關石政和間輦致京師而辱井石欄又在今行宮中道迹無復可見歎息而已辱井者三人俱投之井也在寺之南甚小而水可汲意其地良是而井則可疑世傳二妃將墜淚漬石欄故云脉數臙脂井或云以帛拭之尚為此色豈有是哉奉深言舊有井亭揭詩牌數百今亡矣又云其循見居民因鋤地得柱礎刻螭

龍甚精巧殆宮殿物遺民皆屑之

記鎮江府金山

山在京口江心號龍遊年寺登妙高峯望焦山海門皆歷此山大江環遶每風濤四起勢欲飛動故南朝謂之浮玉山別有小島相傳為郭璞墓大水不能浸下元水府亦在此承平時寺極盛樓觀幾萬楹兵亂後十無一二紹興末復遭回祿以虜使年例登賞官為營葺之復不逮于前惟自欽州門遺經藏妻經兵爇然獨存當時歙人造此因以為名諺云金山山裏寺焦山寺裏山

記太平州牛渚磯

己卯九月甲申自宣城考試回過太平州回至采石鎮渡夾登牛渚磯（此有石路水口磯）俯見大江閑然岸之取碣傍在荒臺痛捉月之陰身邊瞭兩岸恩契若水之獻策登臨躡樂隨以帳然中元水府祠在磯上又有蛾眉亭望天門山最為絕景天門山即東梁山在太平州之南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起謂此也望夫山在鎮之下十里太白姑熟十詠一也世傳太白因醉游江故有捉月臺而梅聖俞詩云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飄然不應暴落飢蛟延使當騎鯨上青

人益信此而為之說也舊唐書本傳乃云白飲酒過度死於宣城新唐書云李陽氷為當塗令白依之而卒（是時當塗未屬宣州錄宣城）而陽氷序白集亦謂白疾亟枕上授簡俾予為集序初無捉月之說豈古不采溺故迄凡為白諱邪抑小說多妄而詩老好奇姑假以發新意邪不著白誠不幸與極而忘生亦衰之而已何以諱為哉

記西湖登覽

壬午三日己亥晴與弱國器程泰之務于禮出昭門上風篁嶺酌龍井入壽聖寺拜趙清獻公蘇翰林僧

辯才畫像觀乙亥二月與張德莊周孟覺同遊時題字寺有海棠一株蓋蘇公手植僧頗有龍道元祐間諸公談論自言得於其師云午飯後過長耳相院泰之讀書處也與國器爽于山亭小酌而去道傍有六通院無足觀遂繇支經和鄧氏時思庵庵僧導至石屋廣空可受進尋水樂洞聲如琴筑音節天成以路僻人罕知者捨馬上煙霞嶺國器子禮至中道憚其險予乃與泰之白往至寺亦憊矣少休秉燭入洞深十二丈上下平闊近城郭不易得也歸飲淨慈食鷄甚美徵事戲為聯句數十韻如日勝樂月接一之類

語甚工

易安齋

易安齋溪石盡闕勞縣虎丘之劍池但小耳山徑甚邪狹斬曲木隨其形勢而為欄楯其上有數小亭傍結草庵僅容膝自窓中望濤江際天如發鷄鑑也僧宗表年八十八　上過郊禮宿齋往往過之至今設御榻而皇城司遣親事官為閽者

記閤皁登覽

乾道癸巳春予嶲恩守富沙郡自盧陵舟行望東岸山勢連延如駁牽之西山舟人曰此閤皁山也行次

清江引岸步祠冬十月始得報可遂以丁卯黎明肩輿為閤皁之游初謂嶠嶺路甚近至則褒甚約三十乃抵山間閤言山形皁言山色（按泉氏寰宇記此山為神仙之館館吉州今為臨江之清江縣）蓋七十二福地之一惟淩雲峯故為峻極漢張道陵丁令威吳孫權時葛孝先皆有練丹壇井（則在後山泊不果往）流水號葛懇涼葛君燕息處也宮後出流半里餘聲潺潺行石閣橋跨其上號鳴水臺傍有古杉根圍數又十餘年前為過客所焚（宮中尚有古杉一株根數四出堅如鐵自不知其幾年矣）入門即御書閣橫連十一間由閣而望四山環合僅有一徑針出其外復鑽

以東山兩重（江行過之此四面山）建真神仙窟宅也閣後即壇
翼以修廊又其後即殿宇道士數十房分居左右各
治廳館頗華潔仍為樓以奉像設有足觀者按古碑
此本靈山館基於隋至唐有道士程信然望氣至此
掘地得鉄鐘一口下有玉石尊像一坐高尺餘遂立
草堂先天元年孫道冲始立臺殿賜名閤皁觀大唐
三洞道士許玄真撰山記云吉州屬邑曰新淦去縣
癸地八十里有閤皁山山北有金仙觀相傳丁令威
修道之所寶應元年亦移於此今威壇井及石上履
迹存焉咸通中遣火惟古鐘玉像存尋有處士楊為

父子次第葺之（已上並見）
（唐廣明元年道士許玄真記中所謂玉石天尊像甚小而重又有兩脇侍亦玉石也鐘在殿側視其文乃咸通十三年鑄而云隋開皇十四年鐘何也豈別有鐘而不存耶）
本朝熙寧間吉州通判贊瀚郡人中大夫楊中及元
祐中江西運副張商英等並無記事多異同蓋失於
互考耳大槩言此觀在江南李氏號玄都至真宗
祥符元年避諱改景德觀天禧庚申當經火熙寧丙
辰又火政和八年五月用守臣之請改賜崇真公為
額給元始萬神銅印一枚法籙則用之蓋天下受籙
惟許金陵之茅山信州之龍虎山與此山為三云既
管轄道士李漢卿知客王次時來置酒道士陳彥舉
若年七十五稍能詩以云扇為贈又出政和中禮部
給經論科出身黃牒且云當為丹林郎循文臣修職
郎也夜宿客館讀天復四年孫偓[illegible]洞宋齊丘枕溪
孟賓于徐玄陶淵詩牌　本朝陶弼有詩得道之士
伊夢昌有詩又有道判陳孟陽長韻備道山中景物
帶手周彥質二詩亦好圖經河圖記云諸山之形究
轉朝揖大則如城小則如閣草木茂異土良水甘
戊辰早聽禮玉像及　四朝御書（太宗真宗仁宗徽宗）
之筆（觀亦山北得十大萬有分賜名山宮觀兩二本在此）　萬仙封沖應真

人告（崇寧三年客專行）參授籙印道士徐次堅識予於廬陵
邀至其院求快軒詩未暇作也李漢卿再具飯遂行
由白玩入沙路岡之下有龍興院飯僕而行地頗平
非嶠扁北脯時復至舟中

二老堂雜誌卷第五

唐昌玉蘂花 唐昌公主明皇女也

劇談錄 太平廣記及錦繡集前集皆本此 康駢

長安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蘂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綉綠衣乘馬峨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娩向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者皆丱頭黄衫端麗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謂出自宮掖莫敢逼視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黄

冠者曰曩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煇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玉蘂院真人降詩

首唱二首　嚴休復

味道齋心禱玉宸魂消眼冷未逢真不如滿樹瓊瑤蘂笑對藏花洞裏人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何由覩舜顏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

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近有仙主作二首　張籍

千枝花裏玉塵飛阿母宮中見亦稀應共諸仙鬪百草獨來偷折一枝歸九色雲中紫鳳車尋得來到洞仙家飛輪迴處無蹤跡惟有斑斑滿地花

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花下有遊仙二絶　劉禹錫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雪蘂瓊絲滿院春羽衣輕步不生塵君平簾下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

酬嚴給事聞玉蘂花下有遊仙絶句　白居易

瀛女偷來鳳下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同前　元稹

弄玉女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

唐昌觀玉蘂花　武元衡

琪樹年年玉蘂新洞宮長閉綵霞春日暮落英鋪地雪獻花無復九天人

又　王建

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

辭前唐昌觀玉蘂花最盛　鄭谷

唐昌樹已荒天意眷文昌晚入微風起春時雪滿墻

詠集賢院玉蘂花

惜玉蘂花有懷集賢王校書起　白居易

芳意將闌風又吹白雲離巢雪辭枝集賢讐校無閑日落盡瓊華君不知

題集賢閣　劉禹錫

鳳池西畔圖書府玉樹玲瓏景氣閑長聽餘風吹天樂時登高閣望人寰青山雲繞欄干外紫殿香來步武間曾是先賢翔集地每看壁記一慙顔

憶翰林院玉蘂花

周益公文集玉蘂辨證　三

招隱山觀玉蘂樹戲書即事奉紀江西沈大夫閣老〔此樹里人不識因予曾執問得此名〕

檢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大夫李德裕

玉蘂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落英閑舞雪密葉乍低帷〔內署沈大夫許舊閣前有此樹每花春空中而發大之方集庭砌大夫榮詔之賦詩遍予同院〕猶賞煙霄遠前惟歲月移今來想顔色還似憶瓊枝

奉酬浙西尚書九丈招隱山觀玉蘂樹戲書即事見懷之作江南西道都團練官察處置等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傳沈師曾對金臺直同依玉樹陰雪英飛舞近煙巢動褷深素萼年年密衆容日日侵勞君想華髮堡致不勝簪

已上皆唐朝

本朝

題招隱山寺

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丹陽郡王琪

蒼崖何嶠四昔為隱君宅〔朱戴顒善琴隱君子山〕孰謂人琴亡松風正蕭瑟花間雪英舞〔衛公玉蘂詩有高〕鹿去巖泉涸〔有山虎跑泉唐爾同為之名銘〕經聲草堂迴天香中夜發月落山氣深

周益公文集玉蘂辨證　四

清猿啼亦絶如何人外迹輕為世網別

玉蘂花

玉蘂生其林地崇次女亦遺散漫谿谷中蓬茨復何異猶芬信幽遐素彩非妖麗蒼煙薜山日瓊瑾為之晦歲久自扶疏巖深愈々邃請觀唐相吟俗眼無輕視

又

唐昌觀中樹曾降九天人叅駕久何許雪英如舊春豈無遺佩者來效捧心顰　詠瓊花

后土廟瓊花二首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且其樹大而花繁不知實何木也俗謂之瓊花云因賦詩以狀其態

誰移琪樹下仙鄉二月輕冰八月霜若使壽陽公主在自當羞見雪梅粧春冰薄薄壓枝柯分與清香是月娥忽似暑天深澗底老松擎雪白婆娑

移瓊花

自淮南還東平移后土廟瓊花植於濯纓亭此花天下獨一株爾永叔為揚州作無雙亭以賞之彼土人別號八仙花或云李衛公所賦玉蘂即此是

聊以小詩記其所從來

淮海無雙玉蘂花異時來自八仙家舊人未覩天中樹乞與春風貴物華詠山碧

題高節亭邊山碧花二首并引 黃庭堅

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花王荊公嘗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碧野人採鄭花葉以染黃不借碧而成色故名山碧海岸孤絕處補陀山譯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即此花爾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不去耶

高節亭邊竹以空山碧獨自倚春風二三名士開顏笑把斷花兒水不通杜廟山碧取次清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料理愛著幽香未 田諸家小說

筆記 宋祁

維揚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曰玉蘂王禹偁愛賞之更稱曰瓊花按許慎說文云瓊赤玉也玉不領其義非白花名也

春明退朝錄 宋敏求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蘂花也舊不可移徙也今京師亦有之

漁隱叢話

蔡寬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莖昔共窺注以為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自文饒貴說始得名此為潤州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為四段在通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此花矣詢之土人皆莫知為何物或云即今揚州后土祠瓊花乃是自王元之始易其名晏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也

又

曾慥端伯高齋詩話唐人題唐昌觀玉蘂花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砌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

惟見堦前碎月明今瑒花即玉蘂花也介甫以比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為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歐陽叔多聞士也家藏異書古刻至多有楊汝士與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為玉蘂斷無疑矣僕子容見此帖乃作絕句云比瑒更碧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蘂花余放浪林泉之日久矣晏從熙天野叟問所謂鄭花者指其謂余曰鄭木也其柔如凍青高二三丈或有小者亦月五六[illegible]又餘暴春開花如凍青雖香而甚烈全不待花但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與余所見全不類今江淅山野間別有一種其木高二三尺或五六尺初春開小白花極香而有遠韻土人謂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染黄耳未知孰是

韻語陽秋

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為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荊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黄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耳魯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曾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即唐昌玉蘂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玉蘂花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不應捨玉蘂而呼瑒魯直亦不應捨玉蘂而名山礬豈端伯別有所據耶

又

瓊花唯楊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鮮于子駿詩云百蘤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群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蘂按唐朝唐昌觀有周益公玉蘂辨證玉蘂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玉蘂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即唐昌觀詩此非引唐內花亦有玉蘂花李得裕與沈傳師草詔同賞故得裕詩云玉蘂天中木金閨昔共窺傳師和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蘂花李得裕所謂吳人所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祠有后土祠中玉蘂之句若非謂玉蘂花如玉蘂之白耳

容齋隨筆　洪邁

物以希見為珍不畏必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蘂乃今
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為山礬者在江東彌山亘
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遊折花
而去以踐玉皋之期是不得以俗眾見雖神仙亦不
識也

格花出處

南史劉杳傳

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 酒而作擐字昉問杳此字
是否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右

廣韻玉篇不收捁字𢵧字

集韻擐捁 木名汁可以作

月五日十五書上三易書於

九

禮部韻與集韻同

跋語

唐人甚重玉蘂故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
亦有之皆非凡境也予性悶親舊自鎮江招隱來遠
致一本條蔓如荼蘼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柘葉紫莖
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 玉篇唐韻桝字注云木細而葉白而木堆條今蘗則 根株合抱玉蘂 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方八出須如冰
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筒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
英出衆須上散為十餘蘂猶刻玉然花名玉蘂乃在
於此群芳所未有也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
比不知何故疑為瓊花王元之知楊州但言未詳何
木俗呼為瓊花子京何故以證元之蔡君又引是晏
同叔之言以為證甚無謂也劉夢得雪瓊蘂絲之句
取為中的何必拘李善亦玉為瓊之注耶梧音陣南
史劉杏傳所謂梧酒者予嘗得醞法芳烈異常山谷
似不以杏傳為據循俗訛梧作鄭而江南御音又呼
鄭為瑒 從擬切在上聲三十八梗韻中 使疑未安於是創山礬之名 然二
詩并序和未嘗及玉蘂止因好事者為作唐人詩故

周益公文集玉蘂辨證

十

曾端伯洪景廬皆信之其實諸公偶未見花所未信
耳而不信耳也慶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平園老叟

周某題續此添

唐昌觀玉蘂花

晴空素艷照霞綃香洒天風不到塵持贈昔聞將白
璧蘂珠宮上玉花春

瓊花玉蘂渾而為一說 出風俗雜說見江少虞皇朝類苑

卷十五 楊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
而花繁俗目為瓊花不知實何木也世以為天下無
之惟此一株殊異雖楊使訪之中山甚多但歲苦

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遂不爲人貴珍
傷之以詩曰可憐遐僻地常化蝶屏庋近京師亦有
之或云乃李文饒所賦玉蘂花也
和李季良長短句名下水船見鶴林集 晁補之
百蘂千紅翠唯有瓊花特異使是當年唐昌觀中玉
蘂尚記得月裏仙人來賞明日喧傳都市甚時又分
與揚州本一朶冰姿難比曾向無雙亭邊半酣獨倚
似夢覺曉出瑶臺十里猶憶飛瓊標致
題跋
以玉蘂爲瑒起於曾端伯予與陵錫叔之子元愷同
周益公文集三玉蘂辨證 十一
里巷往還至熟其父初無楊汝仕帖小說雜信類此
尚有楊巨源絕句合作疑篇至於孫句亂詞差訛如
前說不必再論姑附卷末慶元戊午正月丙午子充
題
玉蘂辨證卷終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八十五 近体樂府
樂語 長短句
二老堂會七兄樂語戊午
伏以履道七人之晏播唐代之詩章香英諸老之游
形聖朝之圖畫恭此二難之集然四者之并睎洛汭
之高風作廬陵之嘉話共惟致政提舉監丞致政少
傅周公世傳素業仕偶清時式監銓曹巾同超於閫
閬州廣使節外但綰於絲綸念異時襲常布以起家
喜今日拜衣冠而居里門一得三遂其子懷我學禮
於童蒙驗七望八孰非翁季矣得年於耄耋乃迎長
至曼秋初筵芰堂之酒親簪梅塢之花對樽莫閱三
山三竺此會何如鹿幾四皓二疏其風未墜其等難
居下但切仰高明不度菲才敢呈口號
早似從雲入帝鄉晚如慶史出咸陽猶游塵憶魚同
隊倦翼還飲鴈着行甲子八百九十朔醉鄉三萬六

千場新陽漸漏春消息二老風流日月長
勸酒朝中措
柔成臺上昨書云黃色應天庭已謝浮名浮利也知
來日應長正生邊亭臥鼓餘根援訟朝野懽聲從此
四時八節弟兄常醉全觥
子中兄自安仁遣書云將以重九登高祝融
峯且有借瓊珮霞裾之語戲作一闋以解嘲
天壤茫人心殊觀未免因冗思餘太山丘垤同戴一
方與邪史長沙不遜融峯之總比吾廬秋風吟舉緣
汁決塵歎苦屈二登高聊作月何須蠟屐誰暇高車

黙存處清郡兒在酒史笑約來蓬羽客寬倒景栒学
崎嶇歸
來　茰蘽菊盞一為洗泥塗
　和從周宣教謁全門祠祝千歲壽請呼段馬
　二生歌之
梅卜吐趣壽席香風度人與此花俱獨步風誦天付
與一好在青雲岐路急共作和美侶歸訪赤松亂萬
戶鶯花猶是主
　蔦守生上出黙絳唇道思歸之意走筆吹其

韻
錦谷風光滿傾瓔液休思賭亂鶯聲碎來往甘棠底
閣道中和深簡君王意歸舟起到時應是玉殿槐交
翠
酔工簡 丹 晨他沙暖北夾睡月波金碎烘海深無底
太守新詞解釋無窮意高歌起閣是澤付煙中翠
　赴池陽郡會坐中見梅花賦黙絳唇 丁亥九乙丑
白江梅大都玉斷酥凝社雨肥霜逗癡　閣壽秀
美待冬深雪壓風欺後　郝嬿伊瘦仍怕伊係㑺
　乙夜趙留文出家媚小瓊再賦 同前
秋夜東槎客星客到天孫處眼波微注將消牽牛渡

見了還非重理電裳舞都無誤幾年一遇莫謂周郎
顧
　賤生之日蒙李懷示朝中措新詞今借嚴韻
　以侑壽觴敬述雅志非泛泛祝祠也 戊子
月眉新畫露珠圓今夕正相酬 見杜詩 欲尊唐誕節
先生漢相希賢醉知此去應逢春谷鶏在秋天 班 首
等來旬歲狀頭看取明年
　胡李懷以朝中措為壽八月四日復次其韻
　李懷當以宰相自期

　胡安國之乙丑
九重深念荊庭空良弼夢時中 李懷時中有 擢第雖遭常
制策巖直繼高風明年東府全釵珠履列戟鳴鐘良
醞儻分孫華早未休浸曹公 季懷時云粗名甲 近送酒如和醖 結之
　次江西帥吳明可韻酔落魂 庚寅四月
山川迥別赤城自古雄東越鍾英儲秀簪紳列何事
黄扉珠未相黄髮如今襄職那客缺人心恰與天時
合看看手號彤庭發初破天荒與當後來說 明可台州人自
　云近世未有南州
才高句傑飛貞郝庭高和節新詞聊卷波瀾闊家玉
深中猶不比清切相逢未穩想相別南園煙草南樓

月陽關西出重吹微雨柳新栽寧忍便攀折 明刊新刻圖
英春魯氏生上次胡邦衡西江月韻
三月群賢畢集二天五馬生光傳觴擊鼓戚怨忙畫
鷁將飛江上 魯國方虛西社齊人要復侵張延英
引對上東廊庭念幽人相望
再賦送行
籍甚新除刺史蘇然稽殿靈光詔書催發擢灑忙沙
路從今穩上 有喜月除玟索無勞遠撫閩猖日高
龍影轉槐廊想見清光汪望

閩盤谷宋燊選 張寧
近體樂府卷終

書彙卷第一

書一

張真父舍人震 隆興二年

某頓首再拜真甫知府安府侍制舍人年兄台坐往在臺省無日不會面而無議論之不同蓋如是者踰年因疑此樂不常得於造物今相望万里孫貝咨不相聞理固來除也且置是事即日不審台候何如雲安全蜀門户事任非輕真甫系兩制出鎮與登鵠何異然愛君憂國之志深而牧人馭衆之利恢未應遠志雅意也自國初懲創五代尽削方鎮之權慶曆以後稍置節臣實不及漢之郡守都尉一有武事則又不可陵曰我無與也識者蓋深憂焉真甫於一官一職亦嘗緣緣見為國近臣家 上素寄而肯緣緣耶長慮卻顧必有以處此此幸德和總四路拜甫使襄漢同心合意不忘掣肘憂觀其逐寬乎某初受出此闕舟過蘇常皆候真甫一兩日遂失一見歸次信州以書託唐立夫送當塗尋見報趣真甫起新鎮此書必達矣某去墳纔一紀今而得歸幸甚不可云所居距城二十里號木和鎮東阡西陌不厭往還有田數畝春入財五萬千踰夏伏臘未必能給力加撙節

財亦未至凍餒此外惟書生事業可以自娛但方平
老矣不喜爲此陜膽無念學道一節最爲要切其如
根器凡下譬荊棘瓦礫雜土地而生非君般田偶發
耕耨一遇良農便可芟劣也前時因以是愧負當今
後何年至於芒鞵藤杖自放山林之間耕唱漁歌都
忘歲月之邁雖不可與山西紅旂堂上玉笙同日而
語大鵬尺鷃亦各逍遙而已紙盡無他祝爲時自重
不宣
某再拜上問尊嫂碩人暨台眷計已到膺治長少咸
安瘳衍計發當全時運子已結實矣亦與俱否琴泉

書二

昨緣盛晏且寄紹興近遷人欲挈來至也某有長兄
右從政郎監衡州安仁贍軍酒庫某極廉勤解事且
風義甚高更數月滿六考某向在朝路不欲以舉狀
干人今又無可干者湖南張漕允之老兄與之甚厚
且此除又出薦近敘乞數字力懇來春一章知其受
財也又有祖母姓孫李紹直紹宜兄弟乃國初勳臣
譙溥之後家浴州樂溫貧甚切望周旋之其子弟有
爲燮路帳幹者亦遷紹字不知替未或欠少文字夠
爲成就渠亦不知其與老兄相知緣祖母之故不能
已耳地遠難通問故并及之事死罪無罪行朝諸公

絶不敢通一字近符元將寄声甚勤且云有書附送
告人行想已得之國改慶東漕過此必可少款也

周元特侍御　撰　隆興二年

某皇恐無罪孟冬薄寒恭惟侍講侍御台候動止万
福某自牧劉晴月與農夫爲伍孫丞相向下皆不敢
聊通姓名屬者明公自諫省副臺端崇言　議日進
于　上前雖陰與中外同受大賜亦不敢輕致賀問
勢當然也嘗謂受國執法之餘緒記寒遠手書問勞
如侍當得之賢者內自忖度不知何以得此也方感
歎宜假有客自城中來者具言　主以上聞日訪

書三

道藝未足詔開殿廬命經筵官更直其中向明公首
以母偽之書入侍矣退而嘆曰此　仁祖用臺丞預
講讀故事也慶曆嘉祐之治其復見於今乎未數日
則又聞有進專風憲之命喜極殆欲起舞矣某所以
喜者非謂出入門墻之舊竊竊然慶明公進擢也聞
古有師氏者以媺詔王且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夫媺
之爲言精微以至者而用虎名門取義甚武二者疑
君不相似然乃命一官兼之取義深矣後世猶謂經
講道爲儒者故其弊也或迂闊而委靡謂排姦觸邪
爲法吏故其弊也或刻轢而繳訐　主上方鑒古御

今以師氏之職爽明公明公必將以正心誠意之術
朝夕納誨大學之言曰身脩而齊家家齊而國治國
治而天下平克彝三代不難治也如某者雖無用於
世自放寂寞之濱亦且安其耕鑿而無發聖見休之
慮歡無喜得乎先以自賀然後賀執事

劉紹吳秘監儀鳳　隆興二年

某竊識長者始知當今之世可爲人師者固自不乏
三舍肅墻再覩儀仗造物所以見假者至矣而初然
之終不能震乃高飛以找自振發豈其心異學者
而於自盡哉力不足耳一投閒散書札不敢輒至

都終思老成之異論高古之文每爲遠方賢士大夫
言遂從而歸心者衆矣某之尊卿固不待言也霜寒
不審台候何如起草南宮何止滿歲而貌柚儒館亦
侵時進擢以何緩耶共惟靖　康以來業耶事業
而又　三朝信史迄奏　簡明公方以大手筆典
斯事此固馬氏父子　願欲而不可得者其忘留滯
固宜某備効久不白於世捨明公尚誰望耶某屏居
粗適默計向之叨竊慚悔無地既免大僇歸守墳
塋亦幸也兄飽食一囊之粟乎性豪矜讓許作先大
人誌文緣去國時甚怱怱所類事實同書籍皆寄陽

羨須務觀判京口借舟津發度歲前可拜晚先年一
事是亦進成親志皇恐敢言之執事某之外祖給事
公學成於元祐而仕顯於政和其節槩文學政事假
令某公言之猶恐庸妄不足取信兄重以外家之私
乎去年春值今御史尹公初判朝廷以其鄉人也意
必知外祖大畧叩之果然既相與歎息遺事之不傳
他日乎既行狀一通相受於北關業已登舟未暇告
之史氏也還家無事憶在館中時見著作局申請
云十年來日曆漸備惟　兵僚數百人皆未見家傳
閒外祖之卒適在丁未歲七月三日蓋建炎改年

之歲四方正擾擾必未暇有所記錄今幸明公以戢
故敢往御史公所論次者凡其大要皆疏依據於後
又述公與御史同朝有疑焉可以致詰非如微妄無
且瀆昼容觀者之或緩悠也願明公少垂憐焉使外
祖之遺休潛德自今不泯九原固無憾矣先夫人實
寵綏之且又如某之不肖前日久覩提笑雖不能粗
有所益宜與一郡又不敢過更候旦夕言之弟恐其
鄉人自爲矛盾耳乳香鍾乳茸附各致少許此誠不
可闕緣例却四方饋遺而素不服暖藥餘無龜也先
奉議既吉祭日得來歸未承晤間更幾保愛因仲潛

專人回附此適目疾未愈不能詳護皇恐不宣某頓
首再拜

又紹熙四年

某茲承榮遷宰士持橐有期不勝贊喜欲作書為慶
而連日疾眩牽聯兩目昏痛不可言寫字極艱遂耶
右使當辱情眷少意某去冬封官一考懇畧邵寄家
恩詔不允深欲勉強少留以圖報塞今復半載矣
乃春以來衰疾目侵心力疲之觸事廢忘最是兩
眼劇視物艱辛從舊術者多云今歲運氣不佳自
推是如此初亦未甚深信今覺得疾病嬰纏甚可
若不亟投閑散必貽深咎已具奏乞奉祠恐
聖此降 則請又須數日 欲望稟白宰
執為奏過歷幾相應已諭舊今乃實緣登門之故
能外氏了此一事亦不虛辱在下客之列而少職
既代之咎是一舉而三利也明公為賜大矣 矣哉
詞情懇切俯伏俟命不宣

黄世永編修 隆興壹年

世永編修學士老兄 熹 自聞進祿播庭未果再奉狀
非但無便亦以世永近往之資絕人之 要閑要君
之忠正使大用猶未為過況一職事官乎雖然諸公

有助善類有望則亦不勝其喜也前宰都轉致韓墨
茲又勤專人問訊感尉何可具言初暑且喜台候萬
福賓之改官郎罷白來例如此初不待其有除目也
外慶未拜勉旃以赴功名之會不宣某皇恐再拜記
事已煩去年忽忽出都不及終篇後見汪氏本遂失
意傳録今納七冊去餘換易未到然乙巳丙午間殺
亮由應斂之失皆具此矣請之使人拂膺隕涕士
大夫誤朝一至此乎方彼有善意也大臣則安余堵
之失信而挑斂雖何 筆不肯一出及勢至不可
遏後低首下心遏 兩宮扣其營以惻隱之仁望
財之類三尺童子知無及矣且不計我之擅務向
推是從白石有此理否惟陰初見高祖孔明初見
先主天下事特未定也而二人規模終始不易宜隨
項 曹操愚智勇 歸渴掘井乎 生長田間見良
農耕種耘穫皆有時日苗立則望穗穗結則望穀終
歲盡力乃不徒勞有閑民者飽則嬉游城市飢則坐
走畎畝終歲皇皇家既耗而田無入乃復歸罪於歲
歲何罪哉靖康用事之成臣不幸類此因悼往失輒
復及之某性懶異常得放浪山林盡天賜也然恍當
路僕不過不任官亦何病焉雖妻孥不堪寂寞時時

然罵所不恤也公方進為時用自此無緣以書至都
求覺切怛過目即裂去毋使增罪戾也千万千万
某再拜上問通判文家賜書已自共謝春集上下均
慶孱不敢闕其真當與山僧共享也端紗遠勤佳惠
不敢郤愧感于中以湖南兄為納未於向氏遂留連
會江未肯歸書信續為附去謝君所謂推詞殆天得
不[illegible]及也可歎可歎安國開甫金陵必有門　以三
字為侍制無況否晉彦又折肱得無不堪于劉氏曰
暉有又水乃傳丈設也來氏念及氏困頓公以身
任無使識者憂肖墻也庭秀書令來人自往披展
使報村鎮無可有嘗國碑二本甕器四様作一箱
弁[illegible]山鞋一隻同姓兄方吏履崇路勸何用此蓋欲
公富貴中不忘兩來意耳某凡生僧坊正好刮磨
諸而宿緣淺薄了無入頭處自嫌而已昔與兄兩
遇於名藍後會知復何地言之悵然

求豐肖谷秀才　興隆二年

某頓首欲辱示教善録序謹已復自唐以來士大夫
論此者多矣足下歸而悅之是非可見雖然已猶以
為疑向欲驅一郷之人使聞吾之說而信為是猶立
於長府之外隔閭而指曰某物良可貴某物粗可賤

八

其能免人之惑于足下破鈐而觀適市而評斯有定
價矣何以較為若某者讀儒書且未循何職議伏老
足下連日見迫欺為一言不宣某再拜解元足下

太和陳善秀才字才達　隆興二年

某頓首再拜解元足下自向場屋相遇之後薄官奔馳
加以衰病懶惰所學日益荒廢聞足下優游聖賢行
成[illegible]業精入推其緒餘以誘掖來者未嘗不歎仰且
自[illegible]也遠辱惠書喜承起居佳勝二妙携文見過陳
陳[illegible]墓窗遺詞亦過人皆万金産也足下猶以為貧
何[illegible]見近世學者常患無師友可以講學然聖如
孔[illegible]賢如孟揚或師弟子問答或著書立言傳道解
或[illegible]餘蘊矣使吾徒生於其時親炙有數報器有限
未[illegible]得知今日讀其全書之為深切著明也亦在乎
潜[illegible]而已矣昔黃魯直嘗問文章之法於蘇翰林翰
林告以熟讀礼記檀弓書直取二篇讀數百遍然後
得之翰林遠矣就使及見親聞此言其能廢餘事伏
几按終日如童子琅誦習以驗其言乎誦書小事也
猶未易行况其大者哉凡某之學所以日益荒廢者
正坐不能專所聞行所知耳喜二妙之好學輙自陳
其短以傚左右亦以求教不宣

九

孫次山 甫　乾道元年

某頓首再拜啟即日凝寒伏惟法曹鄉丈尊候動止萬福某生長江南未嘗望燕國之社而識園澤之賢也向與劉君子澄游伏聞執事廉介絕俗以胸中浩然之氣昌其詩文由此歸心願見知懷仕哲亦未知當脩鄉黨之敬也逮賢郎相過遂知之久迯空谷縱未能勇往以聽跫然之音[illegible]應略玫 天牖道所以然無何病月經年試事都廢惟有愧恐常在方寸間今者忽得[illegible]讀守愚巨編句法高古興寄消遠譬如虎豹采一旦陸離於郊室其善者尚可一二[illegible]邪古詩一首聊致詠歎不足之意非敢持鼓[illegible]門也春暖即圖奉狀屢於伏閣未間吏乞[illegible]道自重不宣

書一　十

謝先仁　乾道三年

某頓首比辱翻然相過適新遭婦喪又營度迁奉方寸憂撓殊不盡所懷至今以爲恨去臘得十月書踰柯君後至又得前書甚以爲尉迎日發況何如某半年奔走道塗卒畢大事艱險勞苦備嘗之抵今葺茅三間爲庐墓助料計它不足道也足下天資卓越用力[illegible]勤以此學道直是易耳貧者士之常能勞吾之形[illegible]足動吾之心折吾之氣觀古人莫不然然有一說[illegible]必有宗一卷之書道德性命之理皆具通於一以[illegible]衆效則力有向功倍遠之謂孟軻之傳得其宗有[illegible]兒也太史公乃云儒者傳而寡要役其父子病多[illegible]必寡要自尤則可豈可以此厚誣儒者哉足下觀此則學中庸大學易學佛無不可者至於爲文則人[illegible]有長處亦有短處取前人句法音節日　深而近似者自勉爲不成不止庶乎一變可以名家若所長用所短如是人捨其舟楫而馳騁車馬失故步決矣揚子文章有何不可而皆欲摹倣聖作以取譏後世此又愛奇之過也某少時亦有意於學爲文多病至懶逐自怠自棄直無所成聞足下之風惟恐不得向友餉脩以心迹不相應見疑何哉子中兄甚欲

書一　下

相屈致向足下累重吾家力薄未敢輕易今方赴調洵歸日躡之轉運蔣公好賢喜士足下盍見之否亦可謂光容也柯君急回書小尽言餘惟自重不宣

黄拯非　乾道三年

某頓首啟適語雖殊悵然雨寒尊候多福左右請才援俗不特江西名勝殆國士也貧病交功不能款留歸裏愧恨深矣抑文端布卿以欽青弁得小詩云詩社飄零二十年春官老子復登仙（[illegible]）豫章幸有接枝在好覓鸞膠續斷絃羈懷無索時或發一笑耳從者一游之餘冀保愛不宣

周中踴　乾道四年

元章足下曩辱携書相過其論先舜孔孟揚子之道有諸儒未嘗及者固已歎足下文李之深往往二詩與句高遠力追作者又以見足下詞章之華今復約困倒廩見投距編向又先之以自叙之文麗哉以近體之作用意愈勤執礼愈恭諷誦累日然後知足下識甚遠志甚大非徒事科舉望名第而已雖然足下文如是之富德如是之讓而布露於聞人必有畫惠施鍾期之位膺東阿照明之任者矣比之不求向說僕以一言無乃身勤向事左悖拖向陜望聊抑僕賤高也何布門登龍斷所聞者燕石魚目耳一旦過連城之寶照乘之珠夜光龍來陸離乎其前方且拱揖不暇眩駭失措遽欲妄評高下之品輒酬多寡之直其不為傍觀蚩笑嫚罵者幾希請為足下匿藏之求良價而問焉徐以吉足下准夕需之毋重不宣

鄭大明　乾道八年

某拘自東升辭元足下往家携書相過控論古聖賢之出處以及近世之名卿辭義卓然凡足下平昔之所存雖未易窺固已得其大畧矣旋辱嗣音陳義益高議論有內外之辨何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苟尽其才雖愚必明况如足下之智手特在加之意向已新陽惟多納福慶正寒更幾善愛不宣

刘子澄　乾道八年

某頓首再拜子澄知丞奉議交兄執事辱十月二十五日書喜承奉大夫人暨令兄叔受動止安寧貴眷均慶為尉千万閒歲前冶撤迎待晉歸日蕫良晤不勝拳拳也伯共義當遣書度洵自日過宛轉逐且中輟彼想亦難訪便或有之切望及此意敬夫邦時復通問每以力李為言近作主一箴敦復贊銘之類字

字有意真可謂後生准式曾賭之否元晦拾來倚向隱於藥其說安在得非爲濟人之意乎范傳賦市繁劇相會絶踈芬翁行湍扶近以揚濤振淹之說吉鄭劉二使者未知云何有士如此使之陸沈誠為可惜子中兄登名審官且侯試邑約臘半到家書中甚以推恩過當為惧也茅栗殊有益於夜坐感刻之餘惟為道自重不宣

又淳熙十二年

某稽首拜啟比方遣狀又往手書喜承尊侯萬福眷慶老兄抱才未施屈佐一州尚未泯然懸負愓然若其所居者何官所戒者何事向徒知愧難難莫能自克其罪將不勝誅矣李仁父病益殆腑力求納禄良可上不得已進李士以寵之始終無疵在渠何憾第世間寧復有此端正博洽君子乎渠閤欲得倖為他日鎡基亦降指揮矣郢縣曾田擢否戎師為甚姪求差遣已了單熇不是闕却換替秦奎如何望與尚盡示及餘冀以時厚愛不宣

朱熙祖　乾道九年三月

某頓首比獲數賭良慰懸陸敬喜承別後履况多福長

十三

書陳義愈高遣詞愈工而用意何其敢謙也韻不高無以當之徒愧悚不左氏論詩尤數才識之茂如謂伯比不忍言秦晉久講雄閧羅非楚罪深得推其主隱之遺意至於鄙范鄭之折死以勸忠忠閔周氏之先亡以戒言利四封多盜淳流甚遠和戎五利否今不同推五氏以警諱夫平罕樂以撞君德音賢與安之旨一旦煥然其有益於來者多矣甚善々々惟中肴一郎不可以訓雖削之可也況鬼篇乎既辱下問輒獻所疑亦勝毋不入之義也未知是否左右春秋已能切々於求道汲々於立言積而不已其成渠為吞契深厚不勝欣服尊公知縣比有書送達教來方且遣報想期得安問未由再會万々如愛不宣

鄭公景望吏部　乾道九年

某向來常恨無路款敬今使節言旋雖獲一再贈望又義不敢留從者凡所欲言十未布一二正尔取取伏辱貶教音取經昔台候動止萬福程氏書嘗收數本向未有如是之備者最後經說尤所願見拜賜深感幸矣大凡深於李必能合於内外之道近世士人稍通其說則謂施於事者便與聖賢合自信太早

十四

而知它日未免害道所賴吏部及欽夫二三公推所
鷁以竟來者於抑揚去取間使是非深淺皆有所別
自然儒効日白於世某所望門下莫先於此〻外惟
為國保重會君奉教授告再三致意邪所箴儆不敢
不勉也

張欽夫左司　乾道九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欽夫知府直閣左司尊兄麾下近
奉書當已達稍不聞問伏惟台候万福尊眷上下吉
慶某杜門幸無他惟是思仰道義一日三秋又向與
游絕竟過从輒聞箴儆今乃相望數千里誰與
砭像殊耿〻也鄭景望李問醇正見於後踐前日

十五

奉杞過此僅得一面其在閩中嘗勤程氏遺書文某
經說刋成小本偶易傳在外耳留本相遺其意甚厚
但惰惰愚闇無受道之質深自愧也文潛歲前至此
勇於革弊民甚得之剡擢剗闕未若得留中大幸某
甚歉因游獻求見自罪多畏務未能動臨風益以悄
悵餘寒惟為時自重不宣

又乾道九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欽夫某官尊兄台坐胡氏僕至辱
教答感尉不知澧州使介所附書到否初叟恭惟台

候萬福問及出處雖三尺童子知其當辭適會近制
例揔免章散力懇相府數奏則部符之初不肯暑為
一言方且以擇地那闕為功今豈肯過同列吴景仲
延夫大義乎知識間人人大義乎念僕而無救之之
策以正理見教者謂須直述所以不可受而謄　上
命此固當然其知報甚不通何近日龔星之作禮數
辭待制尚以見衛是啟僕却向不奏散郎從可知矣
又有相識勸欲行數程却入文字庶剖是無疑殊不
知此身既動得請使回可也若或未諧豈不進退失
據月三月間得趣上旨擇郎往請司禄必或可以
之義却用狀申都省力言疾病仍乞奉祠而不
敢及其它庶幾宜為將上別以書與二公明言決難
祇受緣此復眨降亦臣子之當分只恐又降不允
之命或徑却回其將柰何亦可如未免悔之被召廷
延不行否莫子夯事體一同渠家湖州易與決絕比
自可援例爲一通於拙手匹勉之赴不得不過為之
慮地遠難往僕且望兄子細垂教辭受有義本無可
疑只緣覷天無路而當軸不以廉恥待士人致此擾
撓耳

十六

又乾道九年

兩辱書誨恭審寢膳佳常喜慰亡喻每夕靜坐移時大應得力其素有此意但不雜念則困植有以敗之其過非一日積也切近工夫可略聞其日否頃見士友云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及以五經語益之竊恐不然孟翔子獨仰望高所見既已了然在目非特知之者然於進步尚且如此之難況餘人乎只此一事欲請教者甚多竹林新序想已成恨無路共追隨耳李子相從今幾人不知如胡安定因其材而為之惟使一歸諸上也近來晚輩吾竊伊洛之言濟其歡詰之則罔競虛唱又謂人為寒淺非如庸夫忌憚此事不可不杜其漸高明以謂如何因夠路分人行附此為問正暑切幾保重

又淳熙元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某官尊兄台席比辱九月十一日誨答不勝感尉訊後薄寒共惟台候万福某乎居如昔廬陵晚稻既損又值陰雨其成熟者須再折分數輸　上矣恩與湖南例蠲下戶半租極為利益也知與行之說且晚尊意鄙意蓋有激而云觀嘉祐以前名卿賢士雖未嘗極談道德性命而其踐履皆不草々熙寧以後論聖學者高矣美矣迹其行事往々未能過昔人至於近世抑又甚焉雖其閒真學實能固自有人然而上智常少中人常多深恐貪名弃實相率為偽其害有不可言者旦孔子善誘不倦而三子猶疑其有隱則其誨人固有先後未嘗一槩語以極致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李者進德亦有次第未敢遽以聖賢自期也此事要非會面莫能尽若兄明年來赴春闈尚圖避席偶相識曹主簿寄書叙別云欲至門下因得附此未拜見間伏冀保重不宣

又淳熙六年

某頓首再拜書想一一閱覽茲奉九月五日誨示喜承台候方福劉守移郎　上於老兄不為不厚聞其人非陛辭時其言中間預論符離事不合以為嫌隙專用此自解蓋閑廢年深患失故甚不得不爾刘思義既逐廬州只得所之又所發換范倅奏劄後劉奏兩日方到所以令范逕任蓋輸先手耳然此留使易事體亦無大虧猶若不觀先人嫌隙之言疾之已甚則本是小事却成紛紜矣且如前輩為臺諫攻繫小臣亦有不行者兄彼已移動未至難於兩立恐所妻廉問之官間有鹵莽不可不知姑任之如何廣西冤已平否文潛其殆哉李仁甫父子幾人過彼深憂其不

能堪此境界更冝閒廣之某以空虛無用之質久玷
從班踽侍 上知裴回于此綽過宗祀不俟恭謝連
章請祠乃倿未遂君論孤危則老兄在外隅爲大山
四維之也雖然無愧于天按爲善以報主足矣禍福
懸諸天難深計也方從駕歸疲甚不宣

呂伯共正字 乾道九年

某頓首拜啟伯共大孝正字李士尊兄服次比因來
豐湯尉驛遣使歸附書達否孱正月所賜教服吞意
訊後不審孝履復何如號慕無事適季當有新功某
至衋傷悴益甚相愛相勉誰如兄者每一懷想悵無
由欵夫時通問屢訪之善縮未敢輕動也子澄近
過此留數日相與劇談不異陪杖屨時彌恨不能從
兄之折衷耳先轉附過不暇他及惟冀節哀自重不
宣

又乾道九年

近託婺卿寓書達否楊廷秀送觳所惠教不勝感尉
訊後孝履何如先使君還柩詳谷追慕何以爲懷某
亦每以孝道未至爲言此所謂有若無實若虛者某
輩又將如何近得敬夫并元晦與子澄書亦是如此
竊深歎仰某辭郡之章既不獲通不免力懇相恭數
奏想渴見情地遠又無由請教想亦見念也汪丈在
三衢必數通問刘次一何日上去冬有王日休秀才
携其書來扇未暇而卒已呼其子至此津遣歸閩因
會望語及也吳化兄今再三致意子中闊而遠偶過
隆興謝奭帥未歸陳君舉一書言爲遞去餘冀節哀
自重不宣

又淳熙元年

某頓首再拜伯共正字李士尊兄坐下子澄田孱誨
答今既累月欲時哥數字皆於使無遞中又慮浮沉
近衢愧企尤甚共惟尊候万福祥琴久御未瞻除因
問訊論譚之歎服無已兄以高世之資濟不息之
學皇皇焉有言必詢有疑必改盡將速賢哲而與之
齊非特欲寡其過而休己甚皇皇罷會稽善人衆則賢
不肖雜進恐非徒無益其間有不事科舉專以李問
爲事者留三五人相與講論亦閒居至樂也其懦儒
自無蚤兄所素知每思向來琢磨之言他人誰肯如
此今不加勉日退一日遂將爲庸人以老徒自慚負
廬陵過從極少幸南豐兄未赴官可請益耳其他非會
面握手莫能尽一味馳仰欽夫春間一病危甚極爲
之慮比幸僕常矣元晦一意古學固無可議只是曉

輩喜假其說輕試而妄用其於許可之際更勸其欽
審為佳士龍之父已聞之否相太忠知難任重可傷
可惜君舉因書致意前附一紙未知到否子登兄弟
在贛音問甚數譏之自西徂東殉不樂數遣記都未
得報此公矜持又積可恥其非相疎主於賢德則使
人極不能忘也韓丈已自遣書餘冀保愛令女曾議
親否

王才臣子俊　乾道九年

某䪨首向從自伯和得足下請文一編意謂他鄉異
工於翰墨者之所作不知近出州里而年方踰冠

也邊中豪携贊見過議論殊高筆勢益翩翩內顧不
肖何以得此徒愧感且自辛耳延家日應俗事未畢
奉書羅家年來復勤問訊喜承文屢清佳來歲且留
蘭溪否科舉不遠當循為祿養計其於著述初不相
妨山谷云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本既立則未皆
應宜以在文時文為間哉某雖家居得閑而心氣旧
疾非一朝夕可瘉極倘作書幸恕草草正寒自愛不
宣某再拜

又　淳熙六年

某再拜久別不勝思企辱書勸懇其審起居佳福良

以為尉中間嘗附一緘似未達何也科舉事病之久
矣再為議曹即入文字云殿試有初考詳定編排有
試有點檢有參詳有知舉皆經三四手猶患不能盡
得實才解試為取士之原乃決得失於一夫又期限
促迫取去不公是治其源欲流之清也既下國子監
詳議迄今乃無定說本意欲五十人解額處元差試
官五人各　五倍取之卽再勝錄此二百五十副別
差覆考官兩員使不相通再加審擇取所謂五十人
者庶幾二人得以精選而分房容私之獘可革或者
乃疑常歲試官猶不足數安所求此兩員者又五員

知四否不在我將由命應之能者愈無路可進矣皇
此半年文書猶未上而蜀士忽獻策云士人得第之
後旧業並為棄物不若令人習詞科旦明示出題所在
可也朝廷主之甚力使欲施行僕謂科舉大事熙寧
元祐間兩制三館議論紛然今安敢造次更張且經
議詩賦考官童而習之自猶紛如若更為宏詞則自
康以退之已有今古之辨况今日手恐愈荒唐難可
也淮西碑裕堂詩正符皇雅閱擬豈易知耶本朝至
嘉祐太平已百年而歐陽公在朝亦久矣加之名公
巨卿欲變文格者多然澒俟知貢舉明示好惡使士

人自為從違牐吾闈於一時後乃自定初不枉改法也東坡議狀盖尽之矣不知於是解試官處別有何策可救目前之弊其亦付偶然使士人各試其命耶向為吾才臣肖伯和兄弟及陳杲鄉輩不平久矣前年秋偶見温州葉適者文筆高奴即以門客牒漕司適會有石司户識見頗高遂寘前列為試李閎在行逢試遂居榜眼且夕錄其三次程試拜呈君時文皆逆亦何不可之有然葉行年三十在鄉曲未嘗發薦以此知遺才甚多此才諸公所以未遇也南康吾歸暑甚渴連飲白酒兩盃爛醉書不成字又多差悮惶恐不宣某再拜

徐伯樂　乾道九年

某往來清江不翅七八知賢向不早見罪固多矣去春倚棊觀僅一再見而別半年又得一會向今俊聆半年矣清賓遠韻未嘗去心大篇短章未嘗去手屬恨無由朝夕見耳忽歘書翰陳義高語益奇有以知足下志氣彌　閱李日進滔滔如百川之東益方增向未止也欽歎之餘且喜迎來德履佳勝某素有懶癖加之多病早衰終日兀坐遂為小人之歸此外無足言者著少多時望錄寄天氣未齊萬萬為吾業自重

又淳熙十三年

某拘苜敘辱近書喜承履况多福慶典升扶詩澤懽懽恩常与賢使者朝夕相從釋氏所謂自他俱利者鄉郡雖甚闕期又遠易地固佳但恐難得恰好去處他日使所居之官大則存乎人矣謹伸短詩義當作簡思趣亦豈無一言其如老病癃李加之憂愧蔵心安得好語少需或能踐言耳令子銓闈中選可喜幸京兆相廷留尚有所闕自當效區區餘冀保愛不宣

歐陽邦基　淳熙元年

某拘苜茂才歐陽君足下往歲惠書至千八百言固已歎服才李之瞻矣繼辱副音陳義益高向後不鄙其愚示以試程經李淹該議論純正一第猶不足道况鄉李手然其學超回豁比有司不明之過也昔曾南豐為封彌官讀曹方孟三子之辭以謂宜在高選既而皆失之今足下之黜猶三子之黜也三子者不以失得置心觀以進業為樂足下家有哲匠日奉詩礼之訓其為樂又非二三子可比而何病某方祗命造朝百冗叢并叙謝草略千万自受肯子期春秋辯一部附納窮經如此乃無愧耳

肯仲和　淳熙二年

某頓首啟仲和解元賢友辱書況且督文復淯稽至慰主蔵某冒居選列其於職業當事尚以衰病不能給况論思獻納如古人所云則何敢覬以此日夜慚負於中比復得十四弟遠訃憂傷憔悴愈不自聊憂窘未嘗不在青原白鷺間也科舉事重於後官如存於心極荷書教未由會晤千万厚愛不宣

韶州梁守　安世　淳熙三年

某再拜知府豐承麾下某慕仰寸望之日久矣每有未見君子之歎間家歷况紱啟義深辭古深得歐蘇

二文忠之遺意私謂執事他文必皆稱是安得入群玉之府盡窺琛璜圭璧耶會執事鄉人在朝者多每相過輒道此心不謂遠違清聽長書見及且示近著表啟古律詩長短句一編伏讀累日一字三歎如推擇慶文本原李問昔賢之論晚節為難傷臨川之衡誤憫鄖盗之害民皆用意主到忠告無隱而秀傑忠厚之氣行乎其中乃知子美詩外大有事在豈止與雕琢纂組之徒爭工闘靡而已哉因念近世文人一回抱負所長則驕矜傲忽增嫉勝已輕賤不如已所謂以能問不能以多問之寡者未至聞也故其才華雖甚可愛而當使人逡遁畏避不敢與之親今執事本之以德業持之以謙厚將一洗陋習上友古人雖如某輩不孝無文牘處已向幸教之其為賜也大矣抑某何以稱此惟當傳示僚紳諸儒上及於公卿使知執事筆力如此又牧遠某不才如此乃容久汙丞臺之直棄黃鐘爲瓦釜邦騏驥御駑駘用舍倒置豈時所宜察度幾有誦周南之薦子虛之賦者特以為執事報不亦可乎屬苦腹疾無聊叙謝不宣

江陰李教授沐　淳熙五年

七月日具位某謹復書教授修職足下古者公卿大

夫之家其父兄既植德累功於前其子弟復增修積美於後傳祀數百不隕其名是之謂世臣巨室及其季也華門主賓之人暴登貴仕而公侯子孫往往降在皂隸国之與替常於是乎卜之本朝盛時如文元晁氏忠愍忠獻二韓氏文正范氏宣獻宋氏申国呂氏或文獻相承或德業交著因事立功與国同休至於今猶之惟會稽公以厚德通儒親觀斯世益膺運樞幾璧政事矣其進退出處不無一合於義凜乎有異時大臣之遺風足下又能力濟其美年方英妙已馳偽声於大學取巍科不翅拾芥自常情言之亦可

無求於人矣方且孜孜乎前輩之事業切切乎當世之師友比豈獨天資茂美李所能致哉過庭之間議論聞見其必有大過人者矣進脩不已國家之與將有助焉如某不肖歆通姓名未敢也豈期過所示以漢史論著及詩文三編先之以長書札下而訶渦若歆僕助成其名者伏讀累日切如觀冨商大賈之藏四方珎異莫不咸在又焉如游十二閑騏驥騄耳飛兎騏騄驤首鶩駿可喜可愕何足下富於李豪於一生比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李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

子貢曰請投吾詩以李於子今足下養事親志既李矣推其所得日與諸弟講論道義作為文章繼投篇選既悌矣金聞之諸彥山林之奇士皆折節與之友既信矣僕方當投所學以學於足下於僕何取焉銘佩誨施言不能及屬病起氣乏具謝不宣

李知幾運使石　淳熙五年

某頓首再拜運使郎中年兄執事李秋霜令共惟台候萬福某不佞筮仕以來四入中都敢愛蜀士大夫每自忘其固陋而独附焉如執事迈往之才博古之學高妙之文重以同年之氣其頓交承蓋尤為切切執事亦三入承明不為不久不知造物者竟有何意使之相避如參辰皆去如鸛說也每一念此悵然西望不能自已今叟伏領去冬所惠書陳義峥嵘垂意纏綣仍録近詩十篇為寄大抵因事有作無一語虛發名劾樂天實欲少陵之閫鍵感激歎服執卷不能釋手因念自古學愈進文愈奇身益困仕不遇者何可計無乃山川英靈之氣取之傷廉造物閉閟之機發之大尽故特以阨窮壹𠷭相乘除耶明乎此則世間區區之叚何繫輕重置之不足道也賢郎早世固亦有由重焉之與玄文邢居實之賦甫極執事考古

驗今幾人早成如是耶使壽而康爲象其無如矣讀二文編莫知所報始困足以寬兹抱耳某涔朔兹久身非不遇不過而迂陋寡與言不足取信於公卿一有所善惡或者輒及其說不能成人抵以累人雖塵華貫如蹈淵谷加之年來衰態種種無日不病屢奮自劾尚此伯儗纏過　會慶即後厳天祈帰老於山林年光重來又將悵恨如前以臨楮不覺切怛皇恐皇恐　陸務觀得圜扇墨妙輒方舟者見遺使嘗得把玩吾人相與相念之情畧可想矣餘乞以時保重不宣

成都蘇教授　淳熙六年

某頓首再拜教授朝奉執事某觀　本朝世臣巨室與國同休者固多至於文獻相承久而不替則前有晁氏後推君家執事又立學取科第厚重而通世務此某所以一見願交結焉所恨戒事拘牽無繇數面又又不能如胸臆略論子虛於上前別後雖場馳金倉而愧於通問殆以是耳賢季出初春所墜教感悚可知訊後共惟尊優佳福盛州多士所聚分教之任不輕由此進用如適越已南其轅刻期可至復何慕沈福州文字又成刻舟然左右豈藉此哉某久謬蒙

禄重以衰病宜去非一旦夕即馬柯歸去相望愈遠臨風悵然顧言為才業如重用賢季歸奉狀不宣

王道夫主簿 台中　淳熙六年

某再拜主簿脩職足下中都蓋士之鄧林也奇材異積四面而至某幸甚前後數為王官每閱士之有器業者文章者一善一藝者必挾刺踵其門惟恐或後雖位卑言輕不能有所軒輊亦欲致區區好善慕義之誠耳累年以來超取賢與號為天子近侍且無魏其武安衛將軍尊重之嫌推薦人才似非進拭所容容固位未嘗肥嚴一伸其啄若徒以先見為勤此蓋予所謂恭敬而無實者也自是雖賢者相過或愧謝不敢見兒敢即之乎故始聞足下氣節之高邃學問之淵博中讀廷對至論治平以前大觀宣和以後風俗之所以不同及進君子退小人擇守令選將師之說大率詳明剴切言人之所難言擊節歎曰奇士如此千里猶當友之近在跬步可不識乎茲幸遷上者前之說有以愧其心非其足也乃者猥先辱雖忽忽無暇款語此心則固降矣困於緒使未果奉書又蒙惠教甚寵且不鄙示以孫武新書三卷伏讀累日益知足下纔蓄閎富兼資文武著書立言期見於用

非如近世才文人士誇張翰墨馳騁辨博而已昔杜牧之㣲四郊多壘嘗注此書自為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今足下之心牧之之心也序有推衡之喻思過半矣倘欲僕掛名經端何哉張弢夫未死前數月以牧之所注刻板荊州其後題數百言殊有發明處他日足下此書行於世僕當採弢夫之意作為數語繫之卷末自託不腐蓋未晚也本書十篇末篇倘可舉以見教否藥正則間通問邪道盛德甚至何時參生惻惻所欲言臨筆悵悵病起倦息其後草率當暑厚愛不宣

書二

陸務觀　淳熙元年

某頓首拜啓正月間辱誨答知從者遊勤未果再建訖尚甥轉致近音君承台候萬福大史滯留人〻皆謂合鳴國家之盛奉祠浸久起家爲郡者甚多某身在四近乃不及一祠監慨當如何旦夕試爲左揆言之劍南詩稾連日快讀其高處不减曹思正李太白其下猶伯仲岑參劉禹錫何負積頓惜一生此也前又從太白張鎡直閣借得續稾及留沙新編所謂精明

之至又造疏淡詩家事業殆無餘蘊矣造化困兄之仕殆不堪雕鎪翻弄耶某往時樂聞蜀山川人物之勝今讀兄前後佳作極道其風景華麗至春〻慶麻間不少忘甚悔少年不努力也一笑餘乞保重不宣

又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拜啓近疏奉記非觸續使亦以目疾爲崇經月未愈有妨執筆其於悵仰殆不勝言歲事告新共惟台候萬福某力小任事〻非所安年衰氣索又覺難於支吾思奉談笑於雲門鑑湖之間恨無飛羽也遞卹尤冗亟此爲問頒乘恭亨早陞班列此亦衆論所同乞者官會一角封納餘乞保重不宣某頓首再拜　務觀知府編脩尊兄執事

陳君舉舍人　淳熙九年

某頓首拜啓聞不問詹仰無窮即日共惟尊候萬福春愛吉慶某孤立于朝全無師友教誨之助捧此惶惆向欲任重有植斯亦難矣春間得伯兄訃便當歸正以主恩未報難拘私討遂因循至今比填是祀上將於占當任其咎因見可以自馳矣胡君獲解可喜徐君厚位其程文淵平易去者試高數月更與琢磨之遂純正則爲佳鄭全與行欲子細附一書竟爲

事奪灯下草〻惟冀保愛不宣　某頓首再拜　崇道通判國録執事

又淳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近不聞問共惟尊候万福春聚吉慶甥君何故未來李侍郎六月間恐可到此緣試而難指疑也景元竟就祠祿天色若少助之亦無妨否屬宗正究轉如何吏侯來諭龍圖墳地不謂小人又求侵祀是誠巨堪大守書識封去人各有所見雖拙之也聞親旧已脫書剡乘料理第恐疏決近耳子宜想時相會切爲致意某自得宜春兄父子之訃憂惱成疾

在此挫不皇安奉行文書既以採過不暇至於繼興
遽庶略不能措意、其間豈有心知其非而常可強顏
者耶因鄭君遣介草為問保愛不宣

又紹熙三年

某竊以清和協序共惟某官主盟斯文高厚臨相台
保万福瀕毫之詞時見邸報中西坦者上計已消吉
由此領袖耆英無疑每月見以釋企仰更斬愛玉體
以承帝涯某比遣狄牽連祠請毋豢借助感荷無斁
昔人乞身強健固時欲優游哉以全晚節若僕者
年齡如此百病交攻勢窮力殆初非得已前充郵失

已幸它復何云日前藥不離口倦及妻孥日日問醫
比復失三歲次孫年來至逆不寧當怖怖于懷也瑞
安文字已收滿封以舍人下諭雖微換易自當那撥
但今散三章始綠行之傳師日先乙未諸院尚陳回
甫又來力薦古不皆死今當又當奈何元植子豆諸
公多薦羅場勢未容諾而頃所禀致人外去臘適爭
數日不曾奉張吾化及教郡授帳幹比皆以照牒來
債償莫知所指幸滿歸成資在求更莫可待至臘日
否今且納照牒不敢食言一語少期他日何以自解
故人必諒此心坐是亦敢作滿封書幸為說及瑞安
田字先發去得免淳退幸甚

徐子宜　淳熙九年

某頓首拜啓久不聞動靜冬寒孝履何似北堂夫人
寢膳如一春愛均安除端憂徼過從不乏否某力小
任重憂愧異常朝士雖衆略無相親相益之友愚而
自用玩歲愒日安得不誤　主知旬日來慎星犯上
將訊之否書皆匪他人因以愈不自安聖節後勢當
控請恢安之罪固大者妨賢竊位又將不勝誅也蔡
郡州閑整二年在今亦未易得因會致意王阻晤言
万々鄭衰白重不宜某頓首再拜子宜大孝奉書支

兄

又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再拜比辱九月二十五日書況不勝慰感訊
後不審孝履何如恕侍北堂夫人所履支勝某以一
身而闢百慮其懼其勞其危皆可意度得失有命此
非所計惟中外之事未易區處顧於斯時而載高位
略無相助之人某將何以塞責而副　聖主委任之
意即物情偶越使來者不能盡情狀者不之大病乎
居每以忠為而力不至所養不固臨事輒忘之狀正
當兄已自反而不敢尤人者非老兄相愛厚孰肯箴

其豪自感激感激衆先每以不容款曲為恨李簡州
近得書嘗同施參為丞相言宜與一郡又不欲逼吏
侯旦夕言之第恐其鄉人自為矛盾耳乳香鍾乳年
附各致少許此誠不可闕緣例却回方銷遣而素不
服餧藥而餘無羸也先奉議既告祭日後來歸來承
賠問更幾保愛固伸藉專人回此適目疾未愈未能
詳謹皇恐不宣蚼自再拜

又紹熙四年

某茲承衆近宰士持素有期不勝替喜欲作書為慶
而連日疾痰眩暈聯頭目昏痛不可言寫字拖艱遂

不占吏當屏情察少意葉吉冬到官一考懇還郡寄
家
恩降詔不允深歎勉強少留以备報塞今後半載矣
乃自春以来衰疾日侵心力疲乏觸事癈忘故是兩
眼如割視物艱辛從日祈者多多云今歲運氣不佳
自惟亦是如此初亦未甚深信今乃得疾病要經甚
可畏也君不亟投閑歎必貽深咎已具奏乞奉祠恐
聖主批降詔不允則再請又汚數十日欲望稟白宰
執先為奏過度幾相應已諭旧吏今得台旨方投奏
劄仍告一言於右史中書舍人緣不能親書所以附此叙懇

得同欲力吳大之賜也它來暇及斷為國保重

葉正則　淳熙九年

某頓首再拜屏近書書承荣侍舍居尊候万福科舉曲折
日夜念之前佐東府不能有所獻明今掛帽愧耳考
校所得既幾何知不為壞只望得數其士他日副國
家之用三復閱慮又以歎服不復及之也餘惟為時
厚愛不宣

貴州曾司户元夫　淳熙九年

某頓首啓聞者李數面知賢而不同其愧可知執事
既不以是見望乃因見眉居西府猶有以教之其相

期厚矣自摘何以當此惟極愁感迸日想惟履況多
福湖庚利病謹以三使守令誠得人雖遇水旱人亦
不患為盜此固為治之本也若乃兵卒未練日夜以
為慮憲車甚留意戒事以俟威声著去冬　上特加
路鈐以寵之必能振戒以為報其他有可奎諭者絀
此尚幸不鄙此外万〻厚愛

陳伯震　淳熙九年

某啟尉札已具右腸迎日孝履何以安撫直閉舊田
儒學抱能未施雖中年仕宦不偶向　主眷主厚謂
當詔用不料一疾不起士大夫無不嗟惜矧屏契受

者寺每惟眷懷事業放情山水寓意詩文其取於造
物廣矣然倘奪其年如此之遽天理何可恃也褻奉
在幾時更幾卽來自重不宣

溧陽鄧寀　淳熙九年

某頓首啟辱書爾喜承別後履兆集福下車將朞月
學道愛人之志可以少施財賦當之歟在固有然虛
數如此其多亦失甚矣既留諭揭知別與劃尉斡可
隨事料理吾左氏類對三復數仰恨隹大雅不及見
此版本也緣淨想如故公餘登覽形於篇詠追維盃
生為金淵之美顧不亦樂乎未由再晤万々保愛不

宣

王教授選伯甲　淳熙十年

某頓首啟戊戌歲在殿廬獲左右所對策自賢家治
國脩身正心而至於遠使舉用正人刑四兇少正卯
辯卯壘阿大夫自尾殆七千言意忠而氣直辭達而
理暢周南之雖未識面此心固以降矣自爾叨塵孟
過分乃不能暑誦周南之冯後有愧作往來於心以
是不敢相聞敢畐不鄙陋既以書先又有以教之甚
幸過望不可言也冬卿孝履何如主上深念養兵衆
且久民力殆不能支慨然欲議屯田始御札示將帥
監司專慮某撥傳諸卿士擇人而後付可見謹之重
之不敢輕舉矣左右端居餘暇非特條陳利病又且
歷為可行之策自非已范文正之心為心而循其故事孰
肯如此顧其實何以當之道所謂卑有不可告而告
之者耶佩服王意莫知所極謹寘几案閒朝夕發閱
緣衆人未有定論須候極其所至乃當發明仁言之
利決不敢虛辱厚況來介索報究迫極此直謝餘幾
卿亥自重不宣

新長沙寀劉仲洪 德方　淳熙十年

某頓首啓閣遷不勝思企之極方辱八月新惠書雖

云甚久亦足為慰遊日祖惟尊候万福邁才未於著
令歷晤一邑別後需次殊鬱與論某叨塵過分夙夜
愛愧欲從容州縣以安方寸而不得古人仕至六百
石輒免去有以也夫中遠見闕可喜莫申明免對否
未有會晤万々為才崇學愛不宣

陳機宜 珂　淳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別久不勝傾企辱書喜承尊候万福容
從固可樂況龍圖公名德甚重錦宮城古今稱為樂
土於此游宦其樂豈它處比也北方恫疑虛何所在
皆然度膚王無患必懲覆轍緣為世便自不可保雨

司數萮蜀中邊防等事昔絲遠之慮朝走一一報去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正賴幕中之辯更𢭏以時珍嗇共赴功名之會不宣

卞貫　淳熙十年

某啟雨承惠字具承孝履如宜先入通判諸名與李當享遊鉛庵游倫謝良極嗟惜行實幸得三復恐語恐不足發揮潛德未遑次以四易僧寺葬地可行今先納參議史郎中書託究精叩制帥不欲徑言之如諸參議亦須婉其辭蓋實主皆奉親狀等事非所樂聞耳餘冀節哀自重不宣

岳林智顒　淳熙十年

某拜手兩辱書況具審起居清安生長人多吠非力致必有役其心矣正宜大闡宗風未可便打退鼓也某自得宜春兄父子之訃憂悴成疾難堪處今又聞疾姑不幸老懷益深惻楚已先百十助其葬事切勸伯隱兄弟乘時了卻世俗無益之費皆可節也度牒止給川度此未有之餘冀保愛不宣

揚州西禪德璨　淳熙十一年

某啟久不聞問馳企良深辱近書喜承啟處清勝林下道人腦有病蛮衰之歎况如不才冒處要劇愧與交戚宜止髮白齒缺而已常河依然之性則不繫於老小安得暗言共究斯事臨風惘惘𢡟子歲墈遣致敢怍而已稍諭綫一疋謾寄意餘惟保愛不宣

沈叔晦　淳熙十一年

某竦息拜啟自聞先集德符慶歎附狀而嘗戒虞旁因循未果惟是企仰嘗一日去心逮承詳琴已御膺入幕之命雖欽遣計則已後時怨迂誨翰漸作無以自解亦惟故人恕察而已歲事將新共惟尊候万福比垂夫人壽祺增永左右氣節李植宜在中朝候從外補未恩與論會有誦同向之滞者某叨塵益增分

量未知所以塞責相識非不衆其旨以直諒相孟者絕少已為小人之歸固所未聞至於尸祿素餐負上安寄罪將若何以此日夜不勝其愧且恐也值便急謝來辱未暇他及寒凜所冀保重不宣

徐居厚　淳熙十一年

某恂首再拜近別不勝悯企辱書喜承侍履佳福郎武關閣十五日當射果得之亦勝它處貧者士之常若親老則洵有以娛其志左右今當以負未為急未可專碁曲眺陋巷也某冒居高位千慮百憂未嘗頃刻少安不相知者滔滔亦有以自取豈敢尤人是非

得失在所不計只是力小任重無補國家此爲愧耳
梨栺騷耳旨之餘拜嘉感幸累隔一尺衣自倍之湖
綿二十兩敬助尊夫人製冬雜用皇恐〻〻秋冷切
冀保愛不宣

張唐卿　淳熙十一年

某兩首啟辱書喜承別後起居佳勝其叨塵過分正
以疎慵褒語非所敢取水寨紅甚勞相視圖本精詳
尤見留神上江打紅在此不覺張羅彼之斜接當十
倍於此又須流撑駕大費人力務須必作措置三數
日間即降指揮或未有妥帖幸垂恕〻且自爲報

餘冀珍愛倚候榮改不宣

江寧曾宰　夬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啓辱書喜承消吉洗印履况集福詔與未見
金陵倚郭事極簡而盛邑尤號易治每謂洪令終日
蕭然飲酒圍棊而已今何爲頓異也李通愛人惟自
民乃可託說名家爲胄更宜勉旃留鑰因書當道才
美餘惟若時珍愛以俟明陟不宣

吳元美　尚從　淳熙十二年

某悚息再拜日因應酬浸疎嗣問方此愧企辱手教喜
承尊候万福賤生之日每蒙軫記不勝愧荷某苟甚

工自荊公及臨江孔氏江陰葛氏以來久無此作矣
山房筆語凡六經諸史及　本朝事實無不貫穿他
日當梓行以示後李不鄙見示何感如之左右名重
當世用此見嫉於人一動一靜更宜審處無諸同年
方岌〻不自安姑置是事未嘉當徐圖之忽〻遣謝
莫寫心曲續別拜狀酥壽食二斤果食八斤僃鄭謾
往子厚乞巧文今可作否彼最善摸倣前人如新壹
記吞帚中丘書之類吾人獨不可游戲於斯乎秋熱
方〻保愛定閣均介多詳不宣　雜記載與故最難
在林熟語箋註極多孟謂是也端明李士中吳以來

侍從如董耘胡交修輩極重近歲如王曮亦是直云
待敬公而矣則未可捧檜記得賜謚忠獻而未審樞
密使副知院同知近歲勅句修書不合並入雜壓并
殿下不合并刻石位或者多失改正非也

王景文質　淳熙十二年

某悚息再拜讀名章後論納結交之日久矣聞者僅
一面今　逾十五年矣會晤既未諧音問亦復不通
惟有向企往常系于心也忽奉緘書詞源如穢三峽
之浪快讀殆不能手何敢如之何尉如之訊後不審
屢見矣似留意詩易當孟見聖人之用心妙困執事

續餘向所謂幻者無乃太謔乎夫惟病〻是以不病
它日尚容請敎姑此便來乞餘惟一時保重不宣

李守壄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叙別後不勝傾向蚤熱細惟孝履支裕万里
護先公之匶善達故鄉此天相人力也送終大事更
冀勉旃長書詞義惻〻感慨無已某荷先公知愛特
厚自從永訣悲愴異常昨既與諸公共致奠文不敢
别叙其私乃如哀挽豈容但已屬兩月來目病大作
繼以感風暴下更無一日好況勉強十章殊不成文
盍荒唐有素今復憂遑思職翰墨都捐况值病衰思

至此窘雖然既使不忙不病亦安得好語耶　相望
遼邈後會難必万〻節哀自重不宣
某拜問尊夫人餘候輕安老婦華謹致千万意令弟通
判令弟承務並勤患問㝠刻之至把病不能一一修
報大略如右也兩賢良佐均勝曹使居想常通書師
晉州之論當為丞相言之有所需物外某再拜

又慶元二年

某拜敬知郡朝議麾下分手歲月浩然企詠未嘗少
忘去年下元節蒙安轉致七月且書輔勤〻累幅把
玩不能釋萬里相望踰十旬方領來敎俯居無入京
便不能即致報惱今又踰十旬矣闕慢之罪何以自
贖亦恃久要以不恐耳即日共惟台候倍擁殊祉分
符消井行當扶滿闕已除代且別晉有擢拭門莫知
其詳有如政術通明家李淵博自應入登要路顧久
以冀某老而多病去年歲旦即上章納祿秋間方拜
俞旨只今藥石以扶持其他一切弗暇問文簡公
文字不曾得賢書宗正拒儒應大手筆發揮事業
某既非其人况衰疾乎究轉叙翊濡滯浮湛皆所不
免負次陳〻未容投寫惟幾為時珍嗇延對召即不
宣某拜問便門眷集細想上下均祉大著郎中方上

要津多賀〻〻制幹亦聞改除未果專狀小兒待撫
倅已數年今尚有年餘閒也門孫〻天雄梁墨打建邛
狀處物陳前佩荷無已緊遣花紗一疋聊締倫札好
之不在物也劉衡州家事大着郎中必於家訊中詳
言之某再拜

時敎授澗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前年六月辱寄示予勃王成論理致高遠諷
味不能去手屬應酬少暇向持書人又不待報遂成
因循昨因徐譯二名近呂子約歸省託道愧謝既荷
心照必未貽誚也茲勤嗣問春審履况佳適〻序并

書益歎辭遠論謂太史公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因
得進道之門猶而不已則之左右逢其原如孟子所
云非可知之實耶昔東萊切切然以先覺知後知今
不復有斯人矣師道之傳正在居等更毅免㴱餘惟
愛不宣

王寀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辱書喜承別後獲兄某播觜文寓㴱才猷然
迫此暇時涵養瑞業於親側亦足樂矣劉承務書已
收去年其兄名孝立者相防出元城數帖後有居館
江諸人蹤且云罪衰在廣東無力迁葬于衢因為題

數百字寄声肇帥馬曹鎋合諷其資助後來不曾得
報未知其偽免何如今劉殊不及之矣是別有淳湛
吾忽忽姑此布後便餘冀以時保爱不宣

又慶元六年

某頓首辱書喜承炎暑字民底績俞安多社先德潜
意懿雖不失實然恨戳不足行遠寄示副墨不勝咏
感隸式有古意單君佳士篆自工也昌紵中毋須浩
漢碑鰻線遍椅寵惠李西臺書偶收得墨蹟數軸過
臥病舟旬未向豬一言考工記三復難仰近者俞新
塗亦嘗考澄謂其屬皆散在五官中亦是一說然直

君因其文勒而折之為工也振濟自來極難如來諭
則均無貧人甚喜喜暑中無可寄遠土織竞絲二
疋蛋翁十柄謾徃餘冀保爱以需榮改不宣

陳德卿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啟游勤懇輸喜承獲兄某播長書偉麗申以
文編凡可寓諷勸而致誠意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塗
之人亦當曲從況多託卿拚之好乎左右所又非甚
高不過欲一二書頁為計耳此而同但直近人情所
以遲遲未能輕發者正以監司帥臣歲有文字三數
紙而求者常不數十人舉者之難甚於求者盖既有

故旧又有辦職事人又有親戚對易者其以中都之
務遍而取之乃一端耳若監司帥臣偶是相知則或
從或違初無利害万一盃進擬而不從彼此寧免慊
疑于章左右到官未久頗少略之且如鄱陽彭丞亦
鄉人也近常親至此告以曲折而賂白某面上言之
只二賢者自要文字十紙而相參臺諫侍從故旧又
不知其幾果可一一取必否此甚易知所以棲棲布
聞者謗道逐傍物専人丞所亦未易辨非如珠玉可得
於咳唾間是以不免占吏牒牒耳屬感風已旬日牘
務未已歆取佳篇賡和一一不能也向然万万保重

不宣

胡長孺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拜啟北方遣狀并納石刻茲使拜墨妙殊深佩刻秋暑共惟尊候万福某衰病久當劇任當惶愧沛以吾所生每臨初度感悵增切豈謂長者執數篤契好歲貽傑作今茲中和之説上自六經下至漢唐包括殆無遺者正使盛年若李未易臻此況謂無聞九秩乃不精傳用是古壽考之祥則千二百歲何疑焉念無以酬厚兄輒致枕椅如此廬陵此間旱歉上自擇趙守往蘇瘦畎畝不負知人之明甚休甚休

同釋 淳熙十二年

某沐恩再拜辱書喜承履兄清福春聚吉慶某頑童庭豁久合歸休益冒恩榮將何以称一味憂愧而已故人宜規而頃雖佩愛子然非所望也每然可畏水卿火過從不妨觴詠於茂林脩竹間東坡云無事君靜一日是兩日竊計所得皆倍於我豈止歲月閑忙耶何時入都尚圖晤語未間保重不宣

彭澤周宰 淳熙十三年

某頓首所去職辱書兄既免且病而走介又不待報遣成因循愧企常往于心也暑雨不齊履兄何如

有民有社足行所學今年非淵明之時正當勵操公事業耳長牋文采甚奇欽歎無已未由再晤万々保愛以俟識擢不宣

蘇聯葉丞 淳熙十三年

某頓首家兄史君眼高一世素蒙許可每書來道足下李問賢德累數拾言雖未識面而求益之心已切忽辱書兄貺以長牋欣感不可名也秋暑履兄復何如次韻家求持切傳洽非膚透高李翰如王令亦當斂避下風特示朝士無不當美今既版行自應與李者共之甚休々何時晤語磬發淺陋臨風悵望餘幾善愛不宣

邵武張籌 淳熙十四年

某恭思辱三月所惠書喜承别後起居佳勝內之議論外之才雖見教詩々累數千言連日披誦不能去手非以先東萊師友之誼令石湖舅甥之好其孰肯不鄙而教之如此之周也每惟叨踰過分心雖勞而力弗勝然今日友士所期望而益重風信之要是以朝夕處愧未知所以自解徒有感刻不忘于中始此適鄉餘莫愛加

成都路王珍幹 淳熙十四年

某悚息啟辱六月書兄喜承恭府雅容主應多杜某
叨塵過分日切兢惧薦賢第一義吳如孤跡不爲重
輸所與王簃翁輩過以累之耳折佑爲六十州之害
亦嘗深思捄之之策粗得其說正緣獨力無助有嘗
奧應未容改爲素何左右雖耿清事簡然協贊劃閫
其功非薄書期會可比但古今是非難信又捨乎耳
者止出乎士大夫之愛憎所謂民之莫毀者何由可
聞更新懸講此外万〃保愛

南陵郭宰 先 淳熙十四年

某悚息啟辱九月書具審侵兄多裕主尉楯欠見彰

敏手亦有頑民妄狀陳訴刑部切擬送提刑司委官
体究嘗論以恐長小人之勢別令勘當然不可不大
爲之防蓋作邑未易耳豫州章帖極佳忽〃如此而
優餘冀以時保愛

俞宰 庭楷 紹熙元年

某悚息啟去秋經從疊荷廷餉行色忽〃殊恨不款
歸而杜門無從奉記方切懷鄉好音來暨喜承侵兄
槃福周礼六百篇誤每以爲疑今讀伏右編謂每官
皆六十釐正甚詳其論可徒尤善昔韓退之在西掖
嫡久而外某僅存惟群除戶侍一制而云地方戢之

邦教是先其末殊有擇才經賦一句唐戶部專掌財
賦而退之日有先後之序殆與左右議論合非深於
禮者不足以與此又世婦當爲一官環人義不主周
皆前人未嘗及者間發多矣稍涼當以數語附其後
目前非獨交熱巨堪兼腹疾半月餘尚未全愈極爲
疲邁未暇致思也殿帖甚妙但治平四年三月兩謂
乃 神廟親礼是歲正月
英宗以上仙未踰年故未改元宜亟正之恐摹印斬
廣耳稍安別奉記餘惟加愛不宣
十有四有去年字蔚古寬字更無可疑居君碑

蓋可從之使可添入跋語中

周行可 紹熙元年

某啟數動近觀得奉談笑捷以尉卑即刻起居何如
詩得律取謂傳之說以合經旨用力至矣連日細讀
間發爲多佳篇長短句又皆規模前輩未嘗爲作既
從于烟又識向軒定自不凡也不樂酒饌聊代面格
餘冀保愛不宣

黄日新 紹熙元年

某啟遠承相過寵惠長書極論師友之誼自非志動
李一孰能及此惶某無郁也附翁通鑑韻語積二十

餘年之力使千三百餘年治亂興衰聚于一編自博
而約以便觀覽是書若成學者得預見而不可得乃
又皇〻然預求當世名儒為序為跋以發揚之抑何
謙也某老謬蒙學安敢輒附名諸公之後而誨諭諄
勤當有以報詳觀足下所次韻語自云以通鑑綱要
為主然後即史以著其始末大槩謂温公纂集是以
廣帝學故其事備其洪纖退而思與天下後世 而
同之故牽其綱擧其要其說美矣然今所謂自序者
既有 神考寵以冠序之語又有同居屬纂同取回
編削繁無之文按公當 裕陵工寓之兩月即入為

門下侍郎於時工未用廟號也其後拜相薨于位豈
嘗再歸讀書堂耶若謂在元豐中居洛時則初未奉
譜安得謂之
神考設使節要先成序文後作亦當略言其故奈何
全不及之抵捂如此非文正親節甚明朱公元晦知
而不言蓋期足下進於道而在乎書也元晦又謂諸
當用力不可及自可孤行其待足下至矣它日成編
亦不敢題其後忽〻奉此或未尚當面叙不宣

趙蕃 紹熙元年

某悚息啟辱書諭欣審別後侯況集福某老病不才
豈能當藩翰之寄也已力控免矣先封示近作數服
珍甚餘子筆力超邁一第何足取某可勸其且留意
舉業以紹世科然後竟此事否前輩雖歐公陽猶未
免如此也陳明叔之子昔薄周旋之屬兩月來瘡瘍
出示兩手尤甚執筆艮艱占吏草〻推冀保愛某悚
息啟 昌甫監庙從事鄉友

又

某悚息啟比覩回任之報方切賀喜使中得首春華
翰喜承侍候多福古詩愈奇細懷刊張清殊以悵然
某抱痾忽〻累月行當自挖歸理理荒徑它無足言

長比經宮適非判此不知向來從容之源流大抵吾
言是越了目前恤後日其於甲令則有所不問某方
友是遂費支吾深言又以拒四方之賓客因略及之
他日會面方可白也冬春大暖遂苦赤目全不能作
字值丙寧始使略此占謝餘惟順令顧養不宣

太和趙宰 師夷 紹熙二年

某悚息啟承近問欣審邑政已成侯况集福紅藥名
醞併辱佳惠遂無殉儲舉眼憫閒之數何感如之徐
明叔家深有前者家法得之縣宇可謂壯觀徐又嘗
勸修江之清江臺近歲張安國書而易之每為大息

去年屬潘守詢藥偶得之入石遂為江西二絕矣忽
忽姑此叙謝冀保愛以需識擢不宣

清湘楊寀 伯

某悚息自頃俊狀老病插門無由嗣音方此馳企辱
惠問喜審官兄安適彭守深惜其去士大夫有意為
民者多矣往〻才力有限施設之際鮮如本指無得
此君又不能濟任造物殊難曉也承下車一考有半
漕已薦聞行慶受擢所諭備悉偶倉臺喜息有見攻
之嫌他處難及之恐後語設尚量耳高明能加意否
未由會晤臨風依向秋暑万〻保嗇人還布復不宣

劉室仲貫 紹熙二年

某悚息稍聞起何心朋酒助昆仲燕集才筆敏妙固
不必乞巧也故事歲知是青瑣日物委欲印去過九
月雨齋未果遣今雖清秋向酷暑異常鄉往十柄或
可周生八月耳他俟面承

彭清卿 叔度 紹熙五年

某蚵省脈日荷惠韻經晉起居佳勝前委得新詩固
深數服益緣從居家以百韻為兄李廣詞捷步驟前
哲非流輩所能髣髴愧不肖無以稱惟當述人說項
斯耳專此為謝不宣

周先帥彥 紹熙二年

某啟曩辛寂言間違領企辱書欣審戒体輕安二頌
前中有服殊深數服所愧老拙不足以當之耳前秋
到山中頗惜瀑小今春雨雪有餘飛流濺沫極天下
壯觀使形夢想而已石刻佳茗並荷惠寄川昨子二
十枚聊致藥寵奚當為幸餘希保愛不宣

又

某拜首辱書喜承戒体清安坐更今幾士想甚有李
道之人見性之說何不領略此豈俗儒所能辨于殿
說已收張無尽大悟大徹縱橫妙用何可當如某不

過排比紙上語有何見解辛苦濡須筆翰以傳耳安
樂茶百丘分餉生感南安具溪及此間傳播各二十
餅既是𦾔茶多敗無害也忽〻姑此布復餘希為衆
加愛不宣

又

某拜手遠辱書翰欣審戒体清安示諭去住〻緣蜘
於無愧未嘗介懷此正平日用工夫處今乃得力甚
善〻宜嚴維圖之閫不妨結緣如在負適時也某自
附退不敢先發時官書有來即答之耳安樂茶荷分
兄附孔印斤謹謝餘厚厚愛不宣

與楊兵寨

某悚息啟睽異歲月浩然每懷劇談耶以悵望契緘
逮某吾承游月恢然官况安適某老病不才自合退
休聖恩游主簿難固避竭來士卿想故夫之餘風思
又潛之遺事既不容復見吳處幾賢者可以將詩則
又游度他邪無由致承此情快〻可想而知也長牋
詞意高妙當珍藏以為求好屬椅雨未應發愧中吟
此叔謝餘惟為遠業珍愛即俟晉用不宣

又紹熙五年春

某悚息拜啟別日滋久徇企良深音釋不能勾致更
周益公文集書稿二　廿五
以為愧春元甫屆編惟通與時亨倍祉如川之祉某
以衰殘理繁劇可謂不自量而拙所短宜料幸逃譏
罰循仰三釁微諸賢有以掩覆之何以及此今歲
上恩從慎藉此且為計歸安敢希晝錦之榮耶辭廟
二丈痴述歸意別紙録去呈以難拒平父也為敬
授李狀奎成而職司未入手乃公建勞以為言不敢
劾近世始用虛言奏貢詳具南據吾中更望相與寶
而判之旅瑣遣記卓〻餘惟為遠業珍厚以俟晉進
道夫和詩送別深以為感不宣

揖陰林寨　未紹熙三年

某悚息啟辱惠翰喜審官况安適湛氏自貽伊戚切
緩而後急者亦隨其札勞何容心爲過煩道謝紙以
為愧民訟固須從簡但使或無辜枸縶之類主令親
戚有詞安得不下縣取案蓋當官能平氣盡心者寡
矣若郡州使追人相擾則是邊信偏詞不過县因旅
催結絕所謂移送十無一二况諸司日日行下州府
豈敢必其無詞耶內有果是無理邑中明與辨折差
人解州當如湛寨追以警妄訴無幾兩得未審雅
意如何泊通方歡奉聞見此商議不知移寨延回處
已子畢否思〻姑此布復餘希厚愛不宣某休息啟
周益公文集書稿二　廿六
知縣承事僚友

又紹熙三年閏二月

某悚息啟比辛暗言既別傾向承惠問喜審官况安
而冬春少雨今歲十二龍治水入皆以為憂折禱未
應勞甚可慮有何措置事件千万先為之備陂渠雖
修若無備蓄猶不修也其他事非所能盡者更煩介
念郎次奎報魏起檢無狀本欲對移為要令就任內
移寨仍旧故且少緩若有支費當為理折幸同所委
官亟圖之暴家吠修打本拉亦然結絕民訟已悉餘
冀保愛不宣

□安化徐宰 革周
某悚息啟比聲聆言既別備企辱双緘盛札喜承消
息視篆坐膺丕祉邑僻人稠想借費料理然豈弟之
政自足化民成俗殆未可以定吏期也其衰老備員
待諸邑曲盡其至近頗以寬縱相玩或後期移不報
或斂宴廢事此雖深當自咎然至於誤事則不免差
人稍加督責兄新曹風采猝聞尤不可忽惟賢者能
亮誠意乃敢盡言餘冀保愛有可委諭毋惜片紙以
告不宣

益陽黃宰 渙 紹熙三年春裕清修寺詩何介

念石不必某悚息啟海勤惠問喜審履兆安
移只留寺中為佳才賦方委官下諸縣刻剛若賀治
以時則可免其一行役此之幸也如捕竊盜賴督趣
尉嚴行捕治聞管下多有隱而不言者耳忽忽始此
布復餘冀珍愛不宣

醴陵謝宰 鼎
某悚息啟辱示翰喜審奉親治民履兆集福某家提
戢分此控辭自狂長殘弟深悚感百里甚勞區處緣
諸邑賦欠多州家用之而期會又不以時報以差王
簿督責蓋非得已君治境能無逋欠使所差官免勤
館今亦役此之利也餘冀保順以故需來遲不宣

攸縣歐陽尉 彥起
某悚息啟比勤龍觀幸得款承別後方切佩鄉辱書
喜承官況清適爵里伏備患邑境盜有未獲者切賴
加意捕治至祝忽忽始此布復餘幾厚愛不宣
知縣相會頗致意假漢文已收升義表擾人
略不來商量何也主簿所示坊場事其利害
曉然洞候新宰至議之

臨武林宰 安仲 紹熙三年
某悚息啟海勤惠問喜審官況安嘉賦財盡之所知

皆然措節外別無說也蓋兵閒從大守保明乃可施
行揀壓縝捕不知其幾人頗先開具數及補投年月
所居鄉分一一委諭當斟酌行下土軍何不稟白州
郡既衣糧在邑中支請豈容擅服難制也忽忽姑此
布復餘幾厚愛不宣

東安柳宰 林 紹熙三年
某悚息比復書幸達並沭副問喜審已遂洗印起居
佳福邑中屢經回祿其何以堪此還東云書擬漕司
幾求相助太守亦仁賢凡百必不孚善之附也振恩
二書附收餘冀珍愛以需一考績不宣

通藏　紹熙三年

某悚息啟廖去職書翰喜承履允集福令兄再得祠郡喜一書幸呈似邑宰書中已及昆仲依託之意矣十月以後月給三十千并蘇合香丸一兩去丞封雖藥物之類皆以俸為之餉司本州月支供給添給凡百緡更無毫髮亂餘屋迫殊可笑也偶亦自為安不及覼縷惟幾厚愛不宣

書三

曹無疑三異　紹熙四年七月

某頓首近往記幸達爲勤墜教喜審履況集福曲記賤生罷以樂章二疊藻思駿發玩味不能去手所愧無以稱之耳六一集古以俸今送劉氏兄弟私下刻板免得官中搜人編年自當附入蒙索元稟謹封納是正畢却幸垂教夏旱湖湘亦然老病乞去未遂極責支吾也脩城事無逃亦聞及嘗縷縷寫去通天下郡邑何處無郛郭此間斷缺二百餘處存者草木最生根殊盤互四出日就摧毀再三籌度約費十數萬緡可以補治初與豊漕議措役嚴重辦集且免本州役移之煩豊漕欣然謂允當敢有請及命下向士人及好閱議論者休以日給當厚廣表當削又欲大爲修塹圻附近民居向不知軍中役兵自有當例縮而小之爲備禦計則雖數十萬兵豈能闔徧內地非邊防亦安用如此僂僂皆與本謀相違非口舌能勝遂緩其役以避九民暑着今一面聚集瓴瓦以待後人不必遠求只如廬陵宜春亦有城否禁軍可防守否近世士大夫不問事之本末動輒云云所以自爲謀

若一切無所規畫聽其自然蓋避此也如何如何餘冀保愛臨風思企

又嘉泰二年

某前承記甚感裒辱教勸懷喜承僂兄集楊鐵氏遜僉雖無能為亦是鄉居之幾今當定矣傳敘以已收毛技草文俱全縮立寬限題數語盖素無七步之才今老邁豈復事筆研耶均是出身進士為重向與制科迁轉不同兄諸科手官制舊與未嘗詳考沿革止於一說安可全憑來諭得其大槩矣唐制文散官甚多如每品必分上下階八品上階既有給事郎下階

又有徵事郎皆文散官也　本廟已從簡略微況祀誦故存給事郎後遂改承士之類矣忽忽如此亦謝餘幾加愛

又嘉泰三年

某昨答簡登下目昏不暇詳悉來諭礼惟禁特乃可言碑此特一端礼記又云公室視豐碑注既極詳謂斲木木為之刑如石碑君穿䆠其上安能纏以下壙偶與繫牲之狀同耳按許氏說文碑豎石也然則豎石刻文皆謂之碑自漢以然如韓愈平淮西碑之類皆是也特不當混石墨藏於平地之碑耳至如治漢刻碑亦在石崖恐難便謂黄張之說也所謂誌墓比干用銅其來遠矣後世人力既不能辨亦無良冶或以木代或以甎為之蓋漢甎甚堅不減於石如銅雀之甎尚可作研況甎乎後世人謂蓋深甎又不堅始代以石愈久愈簡便也深慮前說浸傳郭遂思慮未敢以為當也圖志且望介念手柬草草

寧遠徐宰　甲己　紹興四年

某昧忌啟一陽來復緬惟宜民受祉長綏多福深荷勤至第切愧負諭及左官兩析已悉前日唐宰入覲邾虛也捷乳花木遠方所闕正留散施隨行自有之

不放瘟占全指閩地頗亦難得此等亦足啟寬何之口歎封回恐復案已令公庫支十千付來入分遺同僚矣作縣大難謹之又謹乃無後患亦一日雖敢不盡修外臺想日通書餘冀保愛不宣

答德傳推官　唐　紹熙四年

某諫息啟此聿再賠既別傾企辱書欣審善達官所待優多楣湖北仕官比湖南差令落卸事簡可喜若論人煙則過桃源入辰陽路更不埋根也具念晞久矣家

恩從與始籍是歸舊隱以養衰疾即遂引道陞寒喜

於校讎也別紙所諭有少曲折勢未容及且納一書
逌才是耳雖處囊中鶴在雞群何患不已知也餘惟
厚愛不宣

曹檢法 孝約 紹熙四年

某昨日辱示翰喜承履况集福暫游運幕足慰素緘
諸臺習推重而未有以相成其深大是其向者一見
灼知遠器初未詳冰翁乃果卿也今讀尽心堂賦非
特知詞采高妙其及漢唐本末用意尤遠倍深降歎
某已辦歸計略此奉酬餘續馳布近書坊刻玉堂雜
紀謾往一觀別有兩本煩納二使者緣目痛寫書不
得已忽忽不宣

項平甫正字 紹熙四年

某悚息啟叠辱書翰亦頻奉記觀豈若向來款承之
為樂也邇日履况何如登瀛浸久講貫必有新功但
深企羨某病日益甚全不能作字日俟祠報想在近
矣奏篇敬讀數過表歎表溱李廣文贈數服不已春
聚在此甚安允修方總坐致又錢百千十來十在焉
荊南往使之費偶得尊居書却令供過武昌仍又差
人護送過湖向自以小舟往相親順流而下仍俟彼
起發走介再來方可離岸自當一一奉承惟是舟人
歸日沂流費務非持州郡目前窘乏那融未得無緣
總管路鈐輩向開此例今不可止將來芹洋定是舉
援遂成此例冊莫若就浙中尋士大夫來此赴任者
就令乘坐以來庶幾支給有詞已給引明年之想俞
此意不然漕司亦洵相助它時貼之亦不多矣欲去
猶為後慮迁挺皆此例類也占吏草草惟為時珍愛
不宣

饒掾事依部符申省照會而已却聞批下刑部
勘會鄭文厚正以目痛未能作書也

又慶元二年春

恭納首啓賀州劉教授方附到去秋書翰亦足為慰
即日不審履候何如校讎高選又兼史事足展聞蘊
丁懷忠文字想已授下只恐某休官遂請未及放散
亦足表區區之意也右相近有劄子頗評久無一字
向來作郡每遇二府除拜不敢不通書蓋為俟體當
如此今閒居豈應以姓名東閤今諸府皆然不獨相
府又鄉曲相識知諸公皆措交争來覓書一切 告
以未嘗通問詣從門司詢訪然後措定豈敢有短垣
而自踰之耶若掛疑後却當遣書叙謝此則前輩例
也天官侍郎亦告及此意其它未暇及只是欲從汪

季路借六一集跋中卷甚切季路性緩又有不肯借
書之癖望吾友催人執杈一本建門示厥旦當奉还
得此則跋集可成編至祝至祝餘莫爲遨業珍摩宜
閣壽祉駢臻眷集均不宣

陳同甫 亮 紹熙四年夏

某慄息啟兩辱書誨深佩至意迩來履况彼何如天
生名世之才次不復然特成就有遲速耳廷對必在
第甲日俟吉趙紫微想不趣如已得回會頃致意某
兩月來眼力頓乏全不能作字兄极祠請計有成命
難歎附一書力未能也比緣此中好事者收拾語言

妄相闘譁尋聞釋然矣高察推挹可喜同寮之幸占
吏黄究所懷惟爲時自重

龔編修 頤正 紹熙四年

某悚息比方遣記並辱誨筆喜承起居佳福石湖身
後賴左右調護得歲前夫婦合葬於祖塋之側爲惠
大矣其它則在後之人也兄刻以平生交分誼不當
辭况大手筆編次有法不過爲之節文中以銘詩耳
但某自去年服疾爲崇迄今猶未全愈適改橑月大
雪挈老幼陞歸以俟祠報劳頓殊不能支須迄家休
養身心稍俟春暖即下筆既不及葬不期必較此所

建介告歸略此爲報幸鼎至忠及二孤也所代遣表
尤粲然盡惻怛之誠海盐龍祠碑尤高古可法播拜
扯舉蔵及三贊皆持此意深遠辭與事稱賓之前輩
文字亦復何愧天日清明殆有助云旅舍扶憊作此
莫究所懷到廬陵稍定專附狀餘惟眴令珍愛

羅次母 克宣 紹熙五年

某頃自前荷焉又相過連日伏讀如身在康廬內目
鬖鬖孤也還后冗搜未暇求欵又沐二詩爲蝸舍之
光自當壓倒刘白何止能賦短章而已忽忽叙謝不
謹

又慶元元年

某頃首辱示飴欣嘗體力清安魏花乃相識送来府
佰上已清明何日遂與坐客同賦豈後成語四詩妙
絕佰極傳可刋玉也荒園數種正開老疾不能伴客
或與相識淚辰來窩目却無相妨留下兩軸後納去
與吾友初無不同何爲偏呈知己聊發一笑

又慶元五年

徉暑不可當老病尤非所宜向 示雜著二十四篇
實之案正朝夕披誦賴以蠲痾今又得長篇具濯清
風也欲行定在幾日臨期詣別勉抴以書先此爲謝

桃源李宰汝工 紹熙五年

某竦息啟覆惠問喜審辦嚴餘暇起居佳勝雅史何日到桃源風物甚美然地大事叢州郡皆迫必咬逐接或有崖天拔根之類初不可支用分文此第一議也諸司雖或相識最緊是憲守其它稍遠自不必通姓名聞大守入文字回避憲車兩公性皆高挺理固應爾吾友到官看役事體如何一兩月後專人垂報臨撥商量若預發書必致疑相恪非徒無益為左右謀甚忠又策之頗審非惜片紙也鑾從既定陳倉必赴覺路未知新倉除誰也度閑邸想非偽官宜戒之

遂緊香十兩聊表意餘惟逺業加愛香集均慶不宣

程倅章 紹熙五年十二月

某拜啟尉札如右逝日疑寒緬惟孝履支持先尚書與學殖才獨步當世雖登八坐未究素蘊卦年而歸公論翕然謂當享百年之期主盟斯文乞爾論謝士大夫無不嘆惜況契愛至厚者乎今年來憂相見甚頻雖出慕仰亦自尚 將遂偕去故為是神交耶臨風倍功悲悵屬杖門人事尽廢尚稽致唁忽得令姪宣教書悲駭無已漸與不憚遠涉在迫懶久立便要歸未能拼微札

孫孝為提五 紹熙五年六月

某頃曾前奉記納六一集必遂閑微毒暑不審尊履此何如曾無疑送別集目錄來共三兩并移改年書五卷丁翰佐劉子一幅並納呈幸子細點勘疾速送示恐未能併了逐旋發來如何事戒閑備且望加念仍令小史宋固簽帖恐有遺失也病軀殊不能支占叙草草惟異愛珍不宣

又紹熙五年

某拜啟秋令不審履況何如六一集并總目何為許久未蒙封示乃如年譜皆說六一先生是景德四年

六月二十六日丙辰生前日搜訪得于役志一卷乃是自館閣貶夷陵將舟行日記止到公安其間於六月二十一日說予生日為壽尋取真宗實錄及長編再三契勘果是丙辰乃六月二十一日己得戊申月節氣然則諸家考證容或未詳校書如拂塵一重了又一重非虛語也河東河北兩路奉使奏案約四萬字徧閱相識尋求未得因緒故書卻自有善本當併 拜訊今汲汲欲得總目及諸集排比處免因循何乃遲遲如此不免專懇邑令借人漸來勿留端幸甚他未暇及惟裁保愛不宣

某拜啟游勤惠翰欣審履况某楊前方遣記而來示
隨主向日所投疏文皆檢尋在此他日拜納年譜之
類因便且望付還主祝主祝十七歲雖比落解主後
凡三舉到省是時閒歲科場要勤第登之年正合此
方公答荊南樂秀才書自說者端如啓李士一啟是
代曹為司理參軍之人前後只作公自用偶因病起
細加考證方知曲折其表奏四六排比趁豊齊他日
吾兄見之必以為然河東奏事録已刻成見聞河北
者其餘接續理會蓋逐一字皆經眼每一篇必經手
又匠人不多所以費日耶為悄悶之具所恨吾兄在

遠不得一一求教耳趙寀已自荅書餘惟善愛以綏
壽嘏不宣

龍泉王琳　紹熙五年四月

某啟蚤荷訪別移刻起居佳勝白兔在賦所謂體物
而瀏亮者有如抱負奇偉固嘗賓手王矣遺跡明昌
尚何憂於斯麴勉揖可也亦及荅先德別紙前五幅
仁弟尸曹代作後四幅筆吏劉賢書回首垂三十年
真若隔世感歎無已專奉手啟為謝不宣

福巖道聲　紹熙五年

某啟比勤遠鍰主感惠問審承戒體輕安主朝荷垂
記遺　重華上僊痛心疾首豈謂孔之時經疏香燭
便赴付來斤想能加莞四衆雲集自他俱利梁石尊
水究石廬山棄家何由一奉談麈馳情而已宣老且
在寺中否餘惟厚愛不宣

又慶元四年七月

某啟久不聞問每勤依卿特沐好音欣審四大輕安
上刹冠于嶽山自非福惠兩足安能久居而無愧
王檀相所謂首於藍者信矣惠及蜓瑪香荼直鉤遠
意極深感慊私花三十朶枝杖糖霜八斤聊以持淺
治血舟甚濟用蓋小民要者多耳餘惟以時自厚不

宣

又慶元六年三月

某拜手得閏月書喜承戒體輕安九年演法自他俱
利所諭之意特節因緣要須啐啄相應非偶然也餘
有為衆自安不宣

仰山紹南　紹熙五年十二月

某啟別後方切思企辱書喜承四大輕安入院無魔
福緣響合向來安傳如湯沃雪矣比來入戶窮乏火
得稷地用度更宜撙節若放手則須取債未免費力
比僧俗所同也茶笋荷寄况復有餘千句瑞二十條

表意笑留為幸餘希善愛不宣

又慶元六年夏

某拜百啓書喜承戒体清安一病兩月尚未清快頃
相姑候他日題數語也南華棟字大非昔比向來主
翁有與祖師來觀求化窮陋可知力辭共幸甚善者
原亦未必肯往也惠茗至感校杖稽霜十斧附以伴
書餘惟為衆加愛不宣

又嘉泰二年冬

某拜首承惠問喜審戒体清安納子雲集闡揚宗風
甚善甚善佛照得十一月書手寄崩面字畫清勁可

喜彼君歲前遣人往千萬令來取書不然自尋便也
打前茶果遠勤寵况至感鄙掃百技白稽四角聊以
持况餘異以時珍尋閱四衆之望不宣

求豊汪宰 文振 慶元元年十一月

某頓首比辛嗣言既别傾企向初奉手教喜承宦况
安適作邑雖易工下共知惟學道愛人知君子於不
得已之中存心忠厚隨事致思其功必倍於衆此固
左右所長而士譽所歸者更幾不倦以需向其成幸
甚示及三記六十餘詩大槩文從字順理暢辭達玩
味殆不容釋何文星常聚照斂之分也某老且病已

上章納禄他無足言春元寥適頗言保愛以對泰內
不宣

陳梅州 自修 慶元二年春

某陳恳拜啟自頃復狀老病支離且無從訪便浸缺
嗣音如此傾鄉何新春共惟台候萬福二千石足以
行志想閩境受賜不淺矣君舉交游三十年心實敬
愛不少忘中間為長沙舊僚又一二唇吻之云忘想
闕踈左佑所深知固嘗為解釋矣近中司論渠尚有
今識其人之語無乃復致疑乎向止罰減上三等尸
折木殘二萬緡致官員月俸欠缺兩月激賣庫酒措

口酒殘八千緡帥司官供給無所從出以是持同僚
歡利害者君舉何與為此外固無毫釐差失而某亦
無半言相証不料好事者釀成口實慚懼無地因書
幸為及此且目擊與耳剽虛實自不同耳未由款晤
臨風增情鈎加保愛不宣別候呂用不宣

寧都傅宰 夢泉 慶元二年

某頓首別後音驛雖疎每披懷想往見執事恢羅寬
簡固之為世儒人審屈臨一邑為政何如凡士夫自
頃來鄉詢動靜皆云平易近民事亦辦治廝棄拘攣
易縣門而正之然後知衍儒果非迂而斯民果可服

足以塞俗吏之口增吾黨之氣方欲奉記道懽忻之
意使中先勤惠問所謂郵居尚留外邑未來也適日
春暄想惟官况益佳眷聚均吉某平生忝冐年至病
侵始剙衣冠何足以為高三便來諭汗顔不已金精
勝境日嘗一游安得陪笑語於其間臨風重以悄悵
萬萬為時自重不宣

呂子約寺丞　慶元二年十月

某拜啟臨江轉致九月三日書不勝感慰不聞問便
月餘想惟德履超勝令以痞疾必以無事賢閤安人
少瘳必走多慮會稽因折豈應知也某老病杜門交

游殊稀蓋季章庠未全愈耳今秋渴雨笑嵡大段稀
疎小車按行之樂亦宜亦得耶江時注封時通問鼓
文李寓金華縣候來春赴班注可謂良圖近附倉司
使遣報恩書識詢達否劉公度得取漕文字申明諸
曹改官張帥諮客云且未知果如何考舉間得書孜
狄范碑殊可歎數然亦有疑慶曆諸賢黑白太明致
此紛紜六一壯年氣勝切於愛士不知文靖渾涵精
深期於成務未免責備正獻兄弟方含章不耀人知
所未欲諸言多失中後來大段自悔所謂君子之過
不必曲為說道理如　仁宗實錄皆經名公筆削仍

親聞當時議論其於兩事本末略不及二公意亦可
想今觀自己有云學道三十餘年邦以後學說話主
以忠宣比光未亦大過　本廟諸公心平如忠宣者
幾稀設有自讚尚未敢必况居仁所傳耶張續帖在
誰家如修性多病之句良可疑殊不喜居京亦非六
一語蘇明允帖若果有之則黄門龍川志說碑處自
當具言何必引張安道為證也陳無已談叢尤乖昧
東昱何識見故說文正過文靖一段絕鄙野令於集
如說辛渲浦謂寇公不容韋聖起運因禋自御生登
本並列衆論以促識者蓋小說極難信其來相告有

好惡有差誤衆筆則當決擇耳鄙意如此未知當否
更望批誨以代面談餘惟厚愛不宣

江季路司業　慶元二年十二月

某陳息啟比奉此後數過的便每欲酬記意左右日
奉親懽況酬典籍不敢弊精神於無益之書輙不敢
使作令親贈軍至茂辱誨答又得衆詢動靜喜可知
也冬季溫和共惟台候曼福申命何處可占朝廷待
過之意又聞卜居已定殊為賀喜某踰七望八耳竟
衰疲聚是耳瞶足弱尤妨事他無足言所論六一集
中有疑及校以碑刻他書皆可見教甚望付示惟呂

范一仰朱元晦呂子約呂以為言終不敢曲從者亦
宜無說歷觀近代用心平直如忠宣公可一二數矣
不違父志推削誌文又　本廟正史惟　兩朝多出
名公之手最為可信是時呂氏子弟顓用於朝者多
向於呂范列傳並無一言及此却於孫威敏傳中備
載詆呂之跡它傳多有之只如歐　公書攻呂不應
遺富文忠公使虜（封臣家被削後神道碑當今不書）某初以為過何者了國
之事富識望任何為不厲不然須用不了事之人此
未足病呂至於不使富公知因書意至胸發紙帰檄
是何用心推是以觀於范公何有哉呂居公傳歐公

自誌再三詰子約實無觀筆縱有亦是歐公自悔前
疏太過故自解於正獻兄弟不復憑也在政府語言
者宜止營屋一端要是責人責己自分兩全若能合
此則為聖為大賢宜細事哉從諫名書既泛言章疏
何必因一二公過匿其書也往時得楊明甫書嘗見晏
元獻與呂帖痛詆歐公以解呂之怒要匿真罵乃呂
深怒欲為調護不知此帖尚在否當時大率類此可
以意度子約已傳歐公與蘇明允一帖尤偽益明允
初得歐公寄范碑已論此事嘗譬其用心廣大宜待
後來黄門龍川志記此甚詳殊不及也陳無己談叢

多失輕信蚼蝡齊東野人語今范集載祭呂文自是
先得遺書乃用州郡禮致祭初無感激自悔之詞但
考　兩朝史諸臣傳則未嘗交攞各為周事忠宣必
得於過庭豈忍誣其先人自陷不孝之域乎縱筆及
此以代面晤餘惟以時自愛不宣
某悚息拜問國太夫人壽祉增崇今次慶札嘗加封
奉安興邊新第何樂如之春集上下均受介子昆仲
未果別啟小兒得顧關已過望矣

內禪碑并
淳熙御書各納二本內刻偶為太和士人傳得院吏

所錄要判刻俟成當納呈其他自知不成語未收拾
也有所需勿外

張副留留父　慶元二年春

某昨首啟一別六年懷企不置忽辱嘉承長兄集福
甸得新詩許與過當每切愧感舊著自授賜揭誠齋
至送郭敬夫凡十九篇宮商相宣詞意俱高珍藏篋
笥時一展玩且逢人說項斯已向汨汨度日失於馳
問今知從同叔於吳門寓主之勝山川之美恨無由
奉陪笑語臨風倍極黯然許青陽止此可借其子衍
衆能尤宗吾向恒万々保愛目疾奉記草々不宣

劉伯深 江 慶元二年

某頓首辱示輸欣審又覆清康報德堂小詩殊不成
語表而出之秖切赧䩄軸子別寫去但安福刻字全
失真如近日橋記李登仕詩之類皆然昨日太和陳
誠之答袁容季其刻字却可觀謾往一本可見也鎣
坡紀錄又動送示至感匠人却勝城中者今厯五葉
辨證誠煩一手雕印蓋相識多來求本耳挂山心地
如佛菩薩皆手書天理數不為妻後計未敢題姓名
恐識者以為非他文則可想俞此意入選忽〻占報
并有佛手香佩之屬共三事謾致後房餘惟善愛不

宣

宋新樣宰 大上 慶元三年

某頓首辱書喜承起居佳福邑無大小其難等耳易
地未必諳熟如稚志從不往役之勞謂宜暫來三傳
於高閣如悉力以治民事凡百虛心應之使寬嚴適
中從有杆格處更且隱忍美成在久會當持穎成仁
也楚詞攷已快讀上卷辭義深遠𢝊服古人朱題二
子文筆自可喜何必他求落英曰嘗因爾雅謂似我
推與落皆訓初遂此訪予落止楚子落章華臺之類
疑為初英今左右連壁露而喻蕉悴則與華落色衰

桑之未落不學將落之義相應其理自長近有賜次
韻悲憫云屈子拳〻宗國至以身殉豈肯反取五子
胥之誓人今觀所引五子失家巷事謂班固改易前
疑則諸言殆有登矣其謂傷往日悲回風二篇後如
何併本去駒闊析表至如名字原之訓釋子叙子
蘭之比與分析其章辨明九數不襲不鑿自成一家
往〻究王逸之餘遺發均靈之祕 京非神交千古
豈易及此然且槩以中道歎多言之數窮又云漢志
五田賦二十五篇後人乃借名為經曰章句曰傳皆
非事未嘗執一篇之見而曲為之說用心可謂公矣

所著音義雖忘尚可有記內補之否某老病不能出
一語少贊盛美姑以手書道謝餘惟為民自愛不宣

新湖北徐帳幹 浩 慶元三年

某頓首居幸鄰州聞盛名之日舊矣知與元梅居舉
從之游獻諸公游固宜尚友前哲笑視老誇雖欲捨
附有所不敢豈圖高誼光枉手書連以雜著數十篇
論事之高遠發策之精詳表啟之得体詩詞之中律
譬如奇才異寶森列橫佈又覆諷味㥘揖不暇至於
唐論五篇探端知緒深切著明尤得作者閫鍵向非
尋常文人才士所能及也則雖未識風度而所謂着

書追眼驚生英談已在某肖耳目中矣方當執熱购
濯清風其伏執禦哉屬病倦繼規筆為謝不審履況
何如尚阻晤語萬〻保愛不宣

晁子與　慶元三年

某拜啟間違歲月呼喋仰德為劳書翰遂臨歷〻記
舊事殊不夠喻八望九之人知尊禄綿延未艾也感
荷以還欣審履況集福精於調攝又傳文德之心要
此固某所敬畏爾論教而未逮者及家塾記踐生患
以三詩筆刀乃學道之餘事尨諾不肖則過矣某後
一星終而生正坐叨竊過當且弊精神於無用心悸

足弱目昏耳聵往者不可追来日復不知自勉視吾
賢愚相遇也東里蹇癃所不到三復來示又以太息
餘惟頤令閑養追配喬松不宣

某工問春集均慶元歸有元未果身状小兒李依仁
有以教督之良幸遂從又来交賊南度以来鮮有故
家文獻相承如盛族者欽羨无照想當通書求為難
於登天深恨不能力也有委勿外

臨川葉李與　康元三年

某頓首拜十月二十八日書論天人之辯明學問
之大端申以二詩意深辭古自非識度高明該閎
冨安能及此竊窺雅　必欲於爾哲並驅爭驚豈但
與近世文人才士相為長雄而已惟是自處太謙施
之不肖者太過愧無以稱也爾日嚴寒履況何似向
於小兒處得華譯一編執讀累日篇〻敬服如謂武
王樂舜孔方明之晏嬰近謗孟子畢之莊列異端差
自毫釐因漢唐都規摸壁臧呂后稱制之由麥晉機
會之失景帝深刻尚知文帝之寬厚治也晉肅晋
太宗之納諫由居嘉未爲不等李勛論不可搜晉之
形過水鏡妍醜畢見物遇權衡輕重無差此賈牢右
今審思力究之功也至於閑言形勢不如德之所出

足以彰博洽收人才於科舉之外足以觀議論所限
相望數百志病無因面承緒言大啟疑蔽臨筆推切
馳企謹奉此為謝餘希保愛不宣

撫州張坂　慶元四年四月

某相首爆歲冬嚴仲和過此適增祖母忌辰初不知
從者借来並承翰感愧無已首昊清和善承履況集
猶長書詞義高古甚非所稱借喻表擾柳何謙也詩
文二百一篇又雜著五自附別卷連日快讀如游清
都夜光照乘照耀銀海徐而審觀則意之所至言必
隨之種李種文夫豈一日之功凡前輩鉅公及近時

名士班班見於卷中則足下平昔博約固有自來通鑑遺說戰國策雜論發明昔人所未及尤有益於後生何時得拳談笑聞所未聞臨筆馳企謹奉此為謝向暑保重不宣

廬陵黃同　慶元四年

某頓首昨荷垂顧即惟文履清勝示及詩書譯說緣卷帙稍多老眼昏花續閱費日兹方能竟大抵漢儒訓傳皆有傳授語雖簡而意則長至近世諸公講論益詳往往發明聖人之遺其有補於學者甚大然譬之海爲愈則愈深亦回仁者見之謂之智而已今足

下三經既不背先儒之言又能參以衆說其用力勤其存心善持此誨人足以祛未達拋諸史科五叉字之易耳元本奉還略此為謝不宣

劉三退　慶元五年

某頓首發勤寵顧惠以長牋及和歐陽二詩歎服無斁丁未歲忝禮讀之汗顏當時不能為地今復何云相聞呫率得三復昔者周旋如此今兹豈止老面之將而已昭州歐陽蒼判昨日携冬官書來擲以四字況從人有如令子洊叅一紀矣登高第鄉里自有事實之郭敬叔近事足維何必他求不宣

黃球　慶元五年二月

某頓首適勤訪別生感務刻起居何如長書四詩三復敬歎今祖翁奉龢有賢德免備五福子孫衆多親朋稱於鄉閭無故八年未葬其說安在足下切切以貧為言當析衷於禮經夫子不去手稱家之有亡為亡矣斂首足形還葬下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既以是告子游矣子路又問傷哉貧也死無以為礼復告以拆其才之謂礼今捨此不圖於親且舊之間而望郭元振范忠宣於它鄉不亦過乎老病無緣留款十千聊助孩費餘希善愛不宣

彭遜子德　慶元五年

某頓首叠勤相過王威春和起居佳勝乎困瞰顏庸之正管几之曲屐道之直取屢之方其餘治己絜矩已得其要然後馳騁歷代周游四方反乎一鄉之中凡措意遣詞悉有倫調理而又協韻在助語之上合於律度傳言登高能賦可為大夫進而不已一第豈相思蒨雖然既為儒效未免遙冥將士以示人思貽子虛亡是公言過其實之譏抑而弗揚則擲地為金聲與自內發二者未知所處足下其重教之不宣

王千過之希尹　慶元五年

某頃自豐勤寵訪病倦不能延款吞聽想惟旅食佳
勝寵示長牋及比遊石律詩賦一編文從字順有意
前修體物叙事略無滯澁之態自非学益富筆力高
安能至是宜乎良齋誠齋稱道於前四方士大夫交
誉於後右僕者毛逖明農舊學荒廢既無為間可以
庇子之貧又無一字可以揚子之善惟愧且感不知
所云謹奉此為謝不宜

胃無愧　慶元六年

某拜啟比荷垂顧以能教不能迄今有味盛作也別
後未果奉記辱書奉吾承後兒清安某今年五月四

日大星入限與當生月字相值對照命宮往來留逆
歲莫乃退每以為惧是日遂覺感冒畏風狀擾何其
也論及切利之説出洪覺範高僧傳臨川有本近太
和刻墨池閣記謾納二本其一煩送與疑屬病中占
更草草餘惟珍愛不宜

江州趙倅　彦楠　慶元六年夏

某拜啟比以書附譚司理人何為未達茲辱示翰欣
審台候某福持兩善遂感應不後時否忠節緊幸得
拭目但愧序文不稱耳昔詞何故於具位姓名之下
添制日二字莫是當時皆既吏人差誤或日曆所書
如此耶即印當時真本又不應爾要當餘去為佳某
自端五後抱病迄今未全愈占便草即所幾為時珍
愛佇膺環召不宜

太和卓宰　洵　慶元六年

某拜啟霜寒共惟政成候代尊候萬福水霜神道碑
久已相諾只候從者入城面納今新宰既迫不免扶
病數次但行状中前後除授多無年月如任礼侍同
知貢舉乃淳熙八年某在揚前建呈尚記由折今行
状却與權吏書並作十一年皆差三年又恐是誤所
記不審未知有節文却已否然此事鄭丈出守在十

年二月契勘得却子細謂如自擢撿正移大理今丑
書西折湖南憲避諫官豈非林居仁乎澧是司馬丞
今皆借其姓名矣歲月則不可無辱常悼於執筆止
為不敢爾參耳餘其保愛即對且擢不宜

汪提幹　端中　嘉泰元年

某拜啟天氣漸熱共惟知農盡礼体力支裕其從南
豊令親處轉尚書劉翰堂丁寧遇便相報敢致酬答
經傳適衣已上不勝悲感屬去去夏卧病涉秋平地
厥幾生女頃歲莫乃甦方圖訪便致問向專介寄寵
況翰四三復感恨重以悲怍尚書厚德真才雖高官

遐壽士論賵恨不大用民百年也發揚潛德義不容辭恨衰病非兩手前此文思益落又方聅扶正此者從全不成語始用翰林所書行當及參以別冊綴緝納上龍曾事其因月皮其害然不欲書者授屬忌諱益有深意不然　明主用人豈桑筆所能舉其惡禮不敢辭正恐尚有合商量處且未知石大小須俟求命若篆額則如陳恭做兹可就委只欲知借韻細階然併併寫道遠不煩專介只送臨安舊吏抄書者推務張成忠恩恭當有便介煩達也餘冀節哀自重不宣

余知縣　嘉泰元年

某頓首啟尉札如在霜令緬惟孝履支持先丞扣盛德偉望中外皆期再相起拔乃其漸也不謂遽棄斯世殄瘁之悲士大夫所同某比收道中所答鈞翰方俟開篇嗣布區區則已無及追惟淳熙同朝之好恨恨可知適衰病閒退無人可以伺不獲一走宜春臨江之間迎候池萎漸恨無已今遣私僕遠致奠儀文不工其叙大理一節他人未必知也襄奉在何時須言節哀自重不宣

某拜問閫夫人狀想玉體安裕凡偉李士未果一一奉狀劉公實侍郎必相見望再三致意實緣病倦久不通問非疎也

盧陵趙宰　汝度　嘉泰二年

某拜啟辱手帖喜承德履清勝職實二帖極荷寵教吏欲老得一言執漫過失古人學力唯臨民然後見效以夫子之聖腊宰中都而其高弟以治邑稱於論語者不一而足及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是豈學政之謂乎明府洗印未久而吏畏民愛治效已著三年有成又當如何此無他昔者學優而仕今使仕優則學與得聖人之遺意矣即墨萬家之封行有踊留潘同甫者謹扺日以俟尚惟炮猗不宣

吉水王宰　中紱　嘉泰二年夏

某拜啟比辛貽言既別觸向辱惠翰欣審鳴琴化俗生佛多社蛙縣政者力為多見高名豈弟自足猗猶戊仁曾未五月治聲已藹然可為百里慶也前郡委閣溪曾三異修治竟圓志猶昔日之跡否必須得寺觀碑刻之類子細考證私家既不能辦若從官司則雖小事亦未免行移擾人不然以非急務忽之若於政事餘閒能遣一介相曾君相見與之面議庶幾有成其人自是佳客非碌碌者比也尊眷分惠至感忽

忽姤此叙謝餘幾為民餘厚不宣

周益公文集書稾第三

劄子一

賀王德言兼玉牒修書官　紹興二十六年

伏審某官榮拜芝極兼修皇紀恭惟慶慰竊以三搢之書　列聖依重非特推洪源之濬發紀銀潢之派別而已九聖疏慶德殊勲備績悉繫大手登載本末蓋不如是不足以揚白玉之牒秘金匱之藏傳無窮施罔極也今　主上隆儒侯右益崇盛典而先益琢詞典學彌挍選除用既恢才辭必稱事策勳論罪行柬政機慶積之馳當徒今向往矣吉非佞安惟台慈

字察甚幸

為舅氏湯丞相舉狀　紹興三十一年

某辛得以庸殆之才蒙特達之知拔從服在朝路書施不報日夜慚負於心誠不宜自列私情抵冒執事者之誅然念古之君子所以事知己者雁子弟之事其父兄也有懷不盡是為隱欺深惟此誼輒抒情素冀聞于旭請亡書耳投璧歸伯還都商造興賦蓋外家者已所自出以親之愛繫為恩意一篤非所以厚風俗也伏見舅氏右從政郎王符年十六受官二十而入仕今六十矣腼皇皇於選調身賤地遠無當路

者爲之知守當抱義無游說者助之說分於聖代没
齒無聞今值先生以宗工大臣爲士於公事某感衷
外王父某少以儒術起家簪筆持槖手徽宗皇帝十
有餘年出藩入從見謂名臣顧其後浸微僅有一子
而閨不陀振如此又竊自悲生而不天早失三遷之
教每讀經傳至康公之念渭陽魏舒之觀甯氏歎流
涕橫臆不能自止故今敢以舅舒姓名冒言之庶幾
昔人爲分一伏惟念受知之深察甥舅之情軫涇之
緒憫孤露之故俯而從之爲賜大矣若乃得之未酬
而又有求爲罪一冗賤羇單而公府是干罪二言詞

猥并而是聰是勤罪三誅之宜也貰之幸也惟先生
命焉

謝湯丞相

闔福昌陳罪慝篤生絨膝倘建言討千金屆公相之
先容伸舅甥之私忠深仁易感厚孝難名最荷肺腑
豈足貽丘山之賜悉其筋力或能圖犬馬之酬

江聖錫尚書 庚辰 紹興三十一年

某自侍郎後留鑰嘗封門下而不腹聽望殊退無已
即辰共惟台候動止萬福諸將失淮保江固非得已
然江陰常熟一帶可扼今并潤之兵既不可分而呂
擧又難遽集此搢紳日夜以爲慮者某竊謂惟有令
張和公守平江兼沿江制置使一軍耳府幕一開應
擧之兵旬日間可得數萬此外殆無策也某久欲告
之丞相恐賤賤不能取信故以告侍郎及吳宣諫公
儻以爲然願力白丞相 言于 上而行之昆自建
郎爲方州不爲進越以符竹當一隅無預它心事想
丞相不以爲難 主上不以爲疑然今已晚矣惟侍
郎速圖之或以洪書在彼重於發易則呂逆功有何
不可不知台意以爲如何泥雨之人不得躬詣台屏
無任皇恐之至

又 隆慶元年

某比奉七月誨答感激無已旋聞榮拜
上恩進班處內非特備員故事實欲褒表治功也是
宜占詞必攷質慶而自浪迹山林書牘例從闕略以
自墮於簡慢之域亦惟知遇度越常情恃以不恐耳
即日共惟改化以成坐嘯餘暇台候動止萬福僧院
湖田等遽如舊制仁言之利博矣以此知 朝廷倦
事初亦何心一以爲可而行之及知其有害則又寢
之時議者當審思於其始向有位者不惜援論於其
後耳北方蒸蒸講解雖曰摳秘難則然揆之以事亦

可略見若我不為自弊之計圖實利遠浮辭雖仮後
可也侍郎以謂如何徑山逕廻然宗門皇後見斯人
手聞有川禎者住東林其高第也然亦老病矣識之
否某平生無寸長獨以懶放拙能君閑所居去城二
十里太守一兩月一見之其餘過從亦不乏然逃之
每患學者不知從師而其求友乃至裒聚於市衢常
以此自愧雖欲奮乎百世之下脑得聖人之像今豈
無人哉而某無以自致也何時侍見慰此孤陋霜寒
伏乞為國朝自重
某皇恐再拜上問大門賓眷共想福祥騎介返於郡

人處見六一奏議云侍郎宅本也不知十四卷皆備
否明白忠款而無迂闊之論謂宜刻板使士大夫皆
見之不審台意以為然否或令筆吏録草當為懇望
子舍人亦可郡人所録止數卷耳

又　隆興二年

某具今當具狀為次對之慶妻廬陵高仁知縣付卿
僕林仁亦頗祥悉不謂其浮沉也專使伏枉誨帖勤
懇十万共審以經濟大才欽患一道民兵按堵台候
動止萬福下情感慰不可具言竊聞揆路力請錫還
璽書想在旦夕清源正本擒門下尚離望哉大要今

日之虜初不足畏患吾規模不定耳晉之服楚吳之
謀學施設先後皆可歲月計譬如農功日耘日見治
病日藥日輕非嘗試而幸中也楚漢魏蜀所以相因
施者百方而韓信將壇之計諸葛草廬所陳始終
不俞豈是敵之堅脆愚知而徐圖之哉至於同舟而
情意不通殆以感發誉擇利害大過故遷言覆應者
手多耳夫解疑辨惑拾遺備闕誠藉衆論若乃突大
策於惟幄之中出脑見於疑似之表當有任其責者
使他人言而我行之其不首尾衡決者幾希義其若
當局故患乎迷雖然百人指之則一是一非一東一

西機茂而勢亂我亦敗矣兄朝夕自興所憂非特詞
史也侍郎以謂如何辱知過異甚信筆及此狂率可
罪固器過此共飯於西峯兄塔院留題相與懷仰久
之亦云叡立頗抱惋殆不堪三折肱耶

與張　允蹈　五閣　乾道四年

某伏見伊川先生為其父作家傳云遇士人與父同
年者與賢愚高下必拜之夫賢與愚父下皆拜況賢
而高者乎拜且不憚況敢居其上坐乎共惟某官與
先人同生於壬申德賢而位高今者偶獲侍者若使
忘拜人必拜之詛廢孟子達尊之礼雖欲成執事者

之謙在某將何說以自處不敢詞費以瀆清聽謹具
劄子陳禀伏惟矜從幸甚不然當再拜避席矣
魏南夫丞相 杞 乾道七年
某伏以秋有餘暑共惟判府大觀文相公與臨雅俗
神人交賛鈞候動止萬福某未由晚覆敢乗譲懌私
人承注意即歸廊廟永福寰海
某違去燮理之坐倏為許久為中都官日困緒使歎
斯須閑不可得以是依鄉道德切而竿牘之敬鈌然
不修相公河海之量固無所不容在某内省寧不汗
顏今茲以後之時過自歸奚敢文飾尚乞鈞念

某仰惟相公秉哲廸義為時儒宗釋政以來天下日
望後相與藩巡旬上意固自可見况惟茲思之政冠
于諸道入為三公在它人猶因漢制鈞則大衛之舊
又可知矣班迎在即不勝欣企之至
某廷愚不肖踰年三館日負素餐之愧方且模揆俟
次忽蒙 上恩晋擢太懼過分念非相公嚮昔力賜
挻埴推挽亦何以及此朝謝纔累日恰欲叙致少叙
感悰而鈞慈備念一日之雅不以大臣自居先賜緘
翰三復以還懸汗浹体尚望察其非簡恕其大遲庶
幾它日猶可進謝於門下臨筆皇恐之至

某皇恐僭易甲間閭府鈞眷伏想其舊崇隸今泉眷
家矜桐下鉡知感往年昧失之大醇今遂為浙西第
一昔人以比古郡政信不誣也路安几有委使悉隕
效力
王公明樞使 炎 乾道七年
某竊以仲冬之月寒色凝嚴共惟某官任重龍衡威
如壽旻神所相鈞候動止万福某未由瞻侍敢乞上
体注意調適頤鼎即正左揆求為宗社無窮之体某
卑情不勝頌望
某乃者僭具尺牘方虞草率獲戾豈謂鈞慈復賜寵

答札意過譲甚非公廉之所宜得一味慚懼感激而
已茲行府趣在朶益未容陪賓客之後竊冢補之光
伏紓邇風勞吞增劇
某共審請命于廷延登公輔雖宣威西土尚勤元老
而台路虛階已正久虛之位仰惟懽慶相公以名世
真儒應五百年之亨會賛元經体固其素蘊至於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挙明主於三代之隆中外士夫維
日望之某素辱知愛方依陶冶其謂欣躍實倍從於
他人伏乞鈞亮
某僭數於朝了無毫髮之補祇叨晋陟之後念趣踏

不自安日僕捉為去計以是姓名久不暇通於鈞坐
而此心拳拳則未嘗斯須忘也茲因郵傳略寓賀牘
比他人既後時又不能修贄緘見誠意慮虧不題惟
相公以河海之量矜而容之它日尚容曳裾東閣不
然雖擢髮莫數其罪矣併乞鈞念

又淳熙元年

某伏以秋暘益熾共惟公使大觀文相公德望愈隆
神天孚護鈞候動止萬福當二府更易之際人人皆
望相公霈霖雨於寰海諒已應高宗之夢協渭濱之
卜敢乞珍衛沖理遐仰龐禧昨聽制麻首歡得賢之

周益文忠公集書稿卷四　八

頌某乃者嘗修牋敬審閱鈞覽茲準告命需直諱殿
庭暇含垢固出
上恩向非元老大臣甄陶士類初不以內外為間
則如厶庸豈容得此引領潭府經數百里既未能一
干窩贊躬述謝悃又不敢別修緘啟以黷鈞重始此
敘感激之方一鈞伏乞炤

又淳熙二年

某伏以孟春之月寒色尚峭共惟判府安撫大觀文
相閣藩有倣威惠交孚神相人謀鈞候動止萬福某
未由趨侍向風不勝馳悪敢乞上為宗祐倚為軍民

倍保鈞重即登宰席以迄勳業尉華夷之望
某自建癸坐歲籥屢更比望門牆一篇可通而屏迹
畎壟邈無叩閣之路茲聞衮繡起鎮長沙道出清江
而某適祇命造朝意謂可以望塵雅拜向毀覽碍肆
自致後時正如神山在眼風引其舟徒瞻雲氣為之
悵悵雖然四海方仰膏澤豈不以一見為幸甚
某共審相公簡在宸衷起膺閫寄不待稱娖即日引
道惟　聖主圖舊之意蓋非偶然而大臣休國之心
可謂至矣計今已開吳府布宣　上德歸席未及暖
麻制已宣正位　元台力圖恢復此固天下所共屬

周益文忠公集書稿卷四　九

望非匹夫所敢設也
某伏家鈞慈專介賜寵示先大師遺事與夫沉刻之
副使得竭其駑比論次大略惟先大師忠節行誼表
表在人耳目相公豐功偉績顯揚未艾自當有請于
朝詔儒臣學士大書特書於以傳信如某淺於學而
窩於文豈能鋪張潛德之萬一以副相公念親追遠
之孝然念辱知愛異乎稠人鈞命所臨安敢辭避不
知容候賤疇稍定然後牽課否忍忍先此拔大光餘
續稟伏乞鈞照

又

某邪家鈞慈賜元翰墨初奠面伸謝悃卽與意足同
毋而下逮歷望復幸修稟劄敬遣行閒張守處又蒙
手敎一通重以脯腊果實爲賜雖大臣不忘微賤眷
遇每加而某自省稽緩失禮之罪擢髮奚數尚望融
明燭物察其非敢庶幾他日猶可自比於賓客之後
不然在棄絶之域審矣皇恐皇恐相公此行恐不止
方面重寄以祠印而督師固有次第盍天以大任屬
我則亦宜天下之重自任東山之興當應渺從向來
佚老重悉殆成詩讖矣

張侍郎運 乾道七年

某竊以霜冬徹寒共惟某官均佚瑜憚神相耆艾台
候勲止萬福更乞與時胸序加意調攝大政所咨搢
門下將爲往膳祝膳祝某違去德顔之久矣嚮者村
居時得承問輿寢遇未行行都才智短淺起了日前
晗無暇時故雖依鄉愈切而尺紙竟未能上隱之於
心固所甚自媿之以禮亦宜得棄絶於長者矣今茲
謙厚過人先賜書翰抑不知悖念疇昔春春晚輩不
訃常禮耶、將有一愧之也睹文自訟悚惕無已惟
高明終虎之幸甚
某竊惟儒林宿望耳泉先進有如老先生者今代無
幾袖手奉祠閲天下事益熟矣起林泉之間進賓廟
堂之上必將敦淳厚俗折衝綏遠如古人之爲豈直
計區區功利而已衆論所期靜私布之指庶盛舉中
外尤所歎服使士大夫悉如斯豈不轉亟年爲梁歲
乎璽書既下凡垂光簡冊矣多賀多賀
某向來奉職無狀扳閉八年百念灰冷耳爲晨匱
上恩牧栻游員筆貫者瑜分夙夜不自安鈞非大雅
老成陰爲迫地則亦未易及此然既賴吹噓之賜矣
盍有以敎督之使免大戾乎終惠之請不勝懇切

劉共父樞密 乾道八年

某竊以綫騐迎春共惟判府安撫大資樞密肅膺宸
渥將對廷美神人惟贊鈞候動止萬福吏之摩輔箇
鼎致和宣滑劑 聖工虛左之懷尉百官班迎之望
某不勝懇懇
某夏間率爾修牋敬退惟不題日虞棄絶敢謂鈞明
洞照肺肝手書酬答意受周備江海之量固無所不
容顧小夫豈足以厚當賜槀手不知所措也某共審
制誥布仰筑重煩擬啟降名益恨畏數擢密三年衛
恤屢詔而請益堅忠孝兩全近古未有拜琴既御當
正元旦意者工虛衣寫來遲故先開距屏式遄入覲

以示不可辭之指不然長沙舊游作所以燉經綸手
也
某屏迹江鄉粗適野性日佇樞密均青澤於天下庶
安田里遂擊壤之樂餘無所冀也久欲馳候鈞重而
患無便偶前啨守李朝散專介至府第因得附致尺
牘惟鈞慈恕其簡率幸甚
又淳熙元年
某竊以秋陽熾甚共惟樞院鈞主載路寧栖得持神
人欣贊鈞候動止萬福某賓僚行府無由進于寓贊
奉奉之心何翅繫焉而止敢乞体上注意副民具瞻

覲觀自麥益含紫社濟川作霖斯翹首以俟之耳
某屬者人還常具稟劄控叙離懇計關鈞覽茲聞
帝眷舊德趣召音當元台虛位之時恩見搦沃心
之效計已消吉告于大廷盛事〻〻今歲秋熱異常
雖大臣許國不以暑行為憚然從御疲瘁亦云勞矣
因覲路分拜道左附此以伸依卿伏乞鈞察
又淳熙元年
某竊以秋律過中天氣清肅共惟判府安撫大資政
樞密咸息交季百戒畏慕駢膺天助鈞候動止萬福
某引頟賓階邈未有侍見之便惟是依卿于府寮敢
乞惠迎時序保調寢饗佇聞延奨以相舊蔚其不勝
拳拳之懷
某七月初聞有庚牌過湘中士夫賢不肖皆謂褒烏
旋歸平治有日過都路分過宜春迎候附尺牘少叙
欣戀之意久之乃未聞攜娖甚爵輿論得非上念湖
湘寄委隆重再印里畀故藉傾望以蘇疲甿乎下渚
傒京西春何亦可見矣雖然先一通後天下以終未
安上方家万民之情而置相楊廷當在旦夕非某
敢為佞語也
又淳熙二年

某竊以青陽開動萬物條通共惟判府安撫留守大
資政樞密年德加新神人胸詠鈞候動止萬福相位
虛席已久都人屢傳家歸且望所在有不期然而然
者人心即是天意妥立之命隨新春而下無疑也更
乞上体倚注益調寢膳以答中外之心幸甚
某伏領誨筆仰認鈞慈春興之厚下情感激去冬之
旱所在皆然金陵会府百物之價反平此非經綸之
効歟世俊此間再得一雪然殊未濟事飼歲將如之
何胡丈過鹿傳之戚其何以堪聞樞密數過存之且
為辨舟擇行李之屬無所不周甚至此恵如立山矣

前日謁其次子求一差出省部及本路皆難之最後
予陳能之乃為出檄因知慷慨成人者未易多得也
近有昔檢舉所積磨勘向　太上龍飛㫄恩數亦當
遷秩似欲少尉其意耳時象鈞輸不覺覼縷皇恐皇
恐

胡邦衡侍郎銓　乾道八年

某竊聽香城辛不為官中所繫向經時不封長者之
門其罪大矣未論渴仰也冬候晏溫恭惟台體起居
萬福一陽又將來復端誠小辯枕如夔事洞嚴扣伏
尚賤此言固以面致道長過扇之慶也為甚蹶一槩

槩敬侑壽觴戀狙豈之此亦以尋舊明耳皇恐皇恐

又乾道八年

某竊以餞臘迎春雪餘寒幼共惟宮使侍讀閣學侍
郎契丈將奉　詔除神人欣相台候動止万福青陽
動陸君子泰征之時當軸秉鈞變調元化理有必至
矣待閬檣嘗以五行家說參之壬午辛卯得癸巳而
貴全其大拜幾會也多賀多賀地黃倏稍肥鄉修故
事來歲茲辰隱蹟相望豹致此饋其何可得雖然口
脂面幾拜賜九霄猶望分蹤塈之餘瀝也

又乾道八年

某竊聞下雅若書不敢時為安昌客心馳梅色晨久
以之万違介具訖忍紓真怗敬審台候動止萬福下
情尉甚閣髙鞠拜琊财曲同如冊之酒薦諸屏攝白
糖薄少姑買來奩雖不足奉陋王敝之權亦可助調
金鼎之味當未以輕觸皆過之也新九善須已列前
職伏乞台察

又乾道九年

某竊以霜風渚厲共惟宮使侍讀閣學侍郎矣又盛
德所君自天垂祐台候動止萬福某違離左右忽為
累旬雖在旅瑣不忘綦向茲審稍遷議郎之秩雖再

恭而叙其存咸憲然非九重眷注固有疑而弗下者
郊禋寄通又當中命側治舟檝為秣陵之行伏計道
拜嚴召遂登黃閣直止後旨還而已多賀某適撩與
而心氣大作不免在工祠請稽留詔命經浹八月以
聞朝廷有語勞應證論度月未可以得報事真夕拜
必已聞之方務得緣武憲君其多吾攝句求致仕遂
進閣學士奉祠歸嘉禾前所非是王日厭郤先去又
有客云嘉叟六月間費與王彝齡論詩次日賦一篇
皆歎世之語契之祠堂益齡守載成有主祠城暴下而卒異事因使
其稟不盡所懷向寒乞順令珍攝以輅宸渥實氣迎

謁今共驗矣

尤延之侍郎袤　乾道八年

某竊以臘寒方勁恭惟國史大著郎中台候動止萬
福昨於沈教授使人處領台翰感尉無已屏居念咨
不敢數通于公書必家深炤大著名香日起新春當
右遷此措紳所共期非私禱也妾諭禱㬻沈牽謹如
所戒旦夕送贛州吳季兄吏司餘淘到家每書必言
春遇教誨之勤而尚氏子得先服俱此恩何可忘也
以之闕在何時向得書欲遣報而不知留求爲或歸
閩邊因循至今因風賜諭至邀有童子事如主者入
周益公文集書黃六四　十六
都懇牟力求司業林丈禮部蕭丈書細思司業是主
司不可先謁弟令略詣門下非敢有所求只是遠方
寒士恐准趣文字假借使令或以干聽鄉人奉常揚
丞亦須面禀也正阻參近切幾爲國保重

又淳熙八年

某近中辱公劄諭及十三縣第四第五等殘零苗米
緣當時各已指定災傷去處如與國軍豈則下矣此
外十邑版曹恐並緣災傷官物皆滅放故不肯獨免
若使司取見未數那融代輸計不過二三千石耳前
年撥漕倚閣小戶米亦止數千戶而干涉人家極衆
昨展至今秋輸納二丈仁心素著傥於此二項垂意
焉其利博矣借言知罪

又淳熙十年

某竊以秋氣漸清共惟提刑數文吏部台候動止萬
福特屏書兄不勝感尉微恙不必深治但膏火稍寧
勿藥而瘳矣欲聞久已相諒屢言之集賢昨既屬令
以相見曲折必自馳禀夏秋之交旱勢可畏　上念
仍歲祈禱後時凡百先事爲備一念通天遂得中熟
豈偶然哉豪右圍田溢不可制其害殊未艾度非賢
明有立之監司守令向朝廷盡力助之不能回也冝
周益公文集書黃一四　十七
春兄百日內內已安過家遣介致奠豈勝悲感指期
雅言吏切馳系輸言加意保攝承天寵
某悚息拜問名閣春集想惟上下均慶患叔行計如
何且猶其婦寺中與兒女皆未免使汪夫人遠涉有
何不可也妾令狗辛垂示

又紹熙三年

某時嘗通問足尉企仰鄂渚然曲折胸多曲不在役
難用中國法治之若止編管來長必爲使又恐已施
行辨授言之某馬祠度淘逐請病得望歸甚切平人
故人今日所望惟全其晚節耳至懇至懇屯未暇及

敢冀台察

劄子二

梁叔子丞相　乾道九年

某伏以春序暄和共惟大丞相格天業茂及物功深
神明翊贊鈞候動止萬福某一去材館生踰歲僅身
在鈞陶而姓名不獲自通則以負罪至深屏迹田野
勢難以書啓干記府仰惟鈞明無所不燭必賜矜亮
瞻白路趨侍無階伏紙遡風拳拳滋劇敢乞上爲宗
祏俯爲羣戎倍調鼎食求佐　聖主以隆太平之業
其不勝遡禱

某幺居無取重以早衰多病冥心宦路久矣向家相
公力賜陶冶拔寘周行黽勉一年有半求去之言無
日不聞鈞聽此固相公所深知者去春名以罪逐竄
逐京志杜門省僭外更無他念雖槁死山林亦其心
爲忽聞輿郡震駭無地使欲控免而扶曳正癥近制
猶謂闕期稍遠可以徐自爲計今復按吉趣上進退
失據莫知所裁蓋某事體與王廬州迥然不同豈待
煩瀆相公固以洞見且某向來狂率出於不思復與
外祠朝廷不爲無恩今樞府既不過責又從而爲之
比太臣之公心也質其罪戾畀以潛藩此　聖上之

寬仁相公之造化也在其分義則有難處者矣使其不病猶不敢當況比來心氣之疾日甚方寸昏亂觸事繆矣而又風濕衷之四體弗抝儻冐膺郡寄將不止如任守雍老廢事其與眼眩殆有甚焉已具狀再乞宮祠望相念出入門牆之舊少加憐憫俾如所欲不然遷延不能助路逕請主於再三勢須獲罪其固不敢自愛深恐非君相起廢之本意也況膺章已白報行中外士大夫下至閭閻畎畝皆知其為盛舉今其自以病不能堪而非相公之不用斯亦可無嫌矣懷懷之情拙訥莫能殫叙惟相公擴大恩而亟納

講之念不勝幸甚

存給事即後遂改承吉之契矣

某伏以天恭在序共惟大丞相感會三辰昭明百度神天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屬者不量進越輒修尺牘仰恩黃閣日候不逞之誅乃蒙鈞慈手書賜答札均匹敵意重嵩雖大臣不忘微賤自足以厚風俗待其不肖無以當之不知儒衷之激昂也無由趨謝徒切依歸敢乞副万方望治之心謹四序節宣之道益敍純嘏坐致太平某下情無任禱祝之至某比犯情悃仰瀆大鈞乞還左符仍食祠祿伏蒙相公察其誠至特與敷奏初謂必獲如欲今乃被不允之命蓋

聖上惜憐叢品既已予郡不欲使一請遽遂伏惟此恩何以報塞使某稍可勉敢不扶疾抵拜況莫溫州已去尤不當立異取議實緣病悴有加自度不勝繁劇與其獲罪於他日孰若知止於丞時窘迫之狀已具申都省並無一語期冈伏望某官念門闌舊物獲甄治大惠早與將上力賜奏陳亟降俞音以安愚分況昨來本府差到吏卒三十人在此累月未免費用而漕臣無餉終非久計此不觸於某私心未安深慮有誤州府財賦却致他時之害意拙辭蹈莫盡悃愊惟東誓百拜以祈矜念不惜不勝戰汗

又乾道九年

某伏以霜精徹凜共惟大丞相鼎席雍容歲脩峻極有來神助均候動止萬福某昨伏田野正阻晚候敢乞順乘月律加御大烝來膺 聖朝均福寡叟 某平昔無任願詠之至

某避達台符再見冬序修德膏澤雖與衆同盈依盛德則惟己獨閻陳愚悃尋布尺書仰勤興哉每賜酬答三候之後十襲以藏區區感悰言豈能盡敢乞鈞照

某仰惟某官貽不世出之資逢大有爲之主非特委

紳正笏措區宇泰山之安又將長慮卻顧增廟社九鼎之重與人之誦搢紳之言凡前日以疑妄爲進身計者悉遠聽矣厚根本陳紀方次第施行之少洵歲月使見元氣充盛外邪罔干則內修外攘惟意所欲蕭曹房杜何足進爲如某燮納安能稱述萬一俟與斯世均爲幸民尚觀復古之勳勉祛得賢之咏

某比象杖杖罪戾界之符竹人非木石豈不知幸而薄命多屯疾病略不少貰肩脉乞祠蓋非得已曲蒙鈞播賜以如欲自此訪求醫藥休息身心或有瘥損之望感戴厚施罔宜如何謹專人控叙謝悃不敢別具牋啟仰瀆鈞重乞賜矜念

又乾道九年

某伏以歲事將新天氣猶燠共惟判府大觀文相公閣鼎有徹感惠交孚事來多助鈞候動止萬福某屛伏田野邈未有晚履之期敢乞珍固沖理儲祉慶扣適歸鼎席書郭全之孝某平情不勝頌望

某十月間專人具天牘計其到閣下日相公已赴新填不知曾死轉達鈞聽否每惟孤蹇最辱知遇向無田陪賓客之後觀道德聽教誨伏墻自勉心盡夜不置伏惟矜免幸甚

某此者恭審需章三上遐避鈞樞 松楸隆名既極宰司之異數歸里鄉封俟逢盛聞之榮養進退可謂美矣然而使古殊數既闕厥緒經邦美績方遠乃斂韜而成之恰相公其誰望諒不待五月報政塊然已聞再築嘉與黔首東被膏澤固不敢後辭以干疾也

某昨以窮薄衰病不敢聯當符竹留連中道日俟遣何伏蒙相公拔之獨履之中冥諸安閑之地醫既使可望瘥平祠廩再需足代耕鈞恩莊之重丘山爲輕正使題伏村部陷懼不能占感臆況假方寸之紙陳謝納之悃安能敷述萬一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輒借

古語為謝敢乞鈞察

又淳熙元年

某皇恐再拜上覆尉禮敬具右啓竊惟國太妣德娘賢淑妻恰生賢相公入贊宰席出典方面以鍾之祿為三牲之養子孫榮寵壽考康寧古今所謂全福者舉無憾矣惟是相公至行天來逾閔度曾下哭茲夠難忘猶恭更乞以邦僑天將為念節抑孝思用全中制某不勝拳拳嚮望之切

某皇恐再拜又覆不審扶服靈輿以幾日達清淨先太師舊阡可合葬否某屏居退遠無由再拜素帷之

下敬具尺書充轉借人申禦勢未能別致奠儀尚望鈞慈俯察微誠而略其不至實為萬幸

又淳熙十三年

某茲承以同師臣遷漢甲第尚將胥度恒切捉推不腆酒果聊觴騶從懷像恕留有萬其幸

又淳熙十三年

某伏以象測璿璣斗柄肇回於蒼陸氣和玉燭春風初入於東郊君時宗工宜介不一祉恭惟侍讀觀使大觀文相公調元道著宰物功成暫釋政幾日從謀猷之告茂膺嚴旦時臻備物之全方當咸会於風雲迄賴乎章於軍國某遲闕史謁即冀造門頌詠攸深叙陳莫諭謹此布復係之萬一伏乞鈞察

王季海丞相　乾道九年

某竊以季春暄〔?〕恭惟康子中書舍人四組垂要論思多暇台候動止萬福某自聞舍人趣召還朝上春隆渥奉常調授踐柴右銓徧歷華要貴名僉曰不勝欣躍之情屬在閑廢修慶不敢先衆亦惟德望攸歷凡今卿大夫雖出舍人右者大用且有日將與田夫野老均被橐澤固不待尺書乃見惓惓也更乞為為國保重以究經綸之業某去門墻且邇歲晏㬢印不

忘春關崑山方轉送去秋所賜白翰及馮將要書信佩服恭紉銘鏤膺胸某駑才薄命安於猷劬衆所共諒而舍人尤知之近忽叩富沙之命訓詞又出大手棹力褒借何以稱塞惟是早衰多病外雖未至龍鍾而心志不翅八九十人閑居尚憒憒如癡豈堪作郡欲其辭劉恐廟堂夠近制不為將上惟有控叙稠惱再乞奉祠乃為上策究起廢之由既已報行士大夫皆知朝廷之意可以無媿已力懇相參更望舍人贊成之毋使至於再三即貽罪戾也乞祠文字亦止說庚病不救他說恃知愛更出等倫乃爾干瀆乞賜矜

念丶

又乾道九年

某竊以晨夕霜寒共惟侍講直院中書舍人與司二
制日近青光天相忠良台候動止萬福某比審擢登
掖垣正位翰苑入勸華之講聖知郷厚大用在即
雖搢紳交口相慶然在舍人德望揚歷則已晚矣崇
極黄閣計遂延登方與農天候望膏澤固未敢輕爲
賀問也每嚴在序惟乞保用道沖尉中外歸重之意
某才駑命薄閑退之日視在官常居十九屬者衆忌
疋慶豈不頼勉劾綿力爲息黥補劓計而疾恙日侵

若有物抑其足者是以冒昧遐辭仰荷台慈始終調
護卒免大戾俾如所欲丘山之恵何日敢忘謹此叙
謝伏乞台察

又淳熙六年

某茲承某官誕日載臨與國同休則天子有賚予之
詔維嶽降神則士民有崧高之雅如某素家知受學
在下風而拙訥不敢致拳拳之祝惟是熾昌壽父壽
母令妻既多受祉永爲周室之輔詩頌之言備矣嗣
借是以爲禱不腆薄物具在別幅此豈當免賚威重
不敢啓札耳皇恐皇恐

又淳熙九年

某茲蒙鈞慈以香幣羊酒免充晝燭時果爲暖婦生
朝之賜銘其貺尚視鈞座牖父豈敢工勤厚禮得非
以其適同大昇壼精之日特以是爲雖甲辰之寵耶

又淳熙十年

某共承上相特進國公誕日載臨家國同慶恭惟事
親之孝表儀百僚調元之功甄陶萬類積此盛烈宜
與壽母千齡揚袤永作元輔理有必至何待頌禱顧
念辱託契特異常均郷繪福星以寓誠意忽忽不腆
裝飾謹同香幣併冗瀆史冒瀆鈞重伏深愧汗惟鈞

慈矜恕幸甚

又淳熙十五年

某祇導 太上靈輿沿塗並值晴霽方安厝於獻殿
而雨遂作先後不違如此既可卜在天之威靈又以
見 聖主之孝感伏恐鈞慈欲知郷此稟布旅次不
及親染併乞鈞照

又淳熙十五年

某竊以夏令過半暑風清微共惟判府特進大觀文
相公衮繡光華精晝赫奕神人懽贊鈞候動止萬福
更乞上体注意衛生經歷左有侍郎奉遍歸之詔

某久侍同朝家知愛具於倫等㧱意感著未易名言

語離江亭依戀殆無以為懷也共想崇侍清燠下還

鄉里親舊爭來致問向丈老黎庶又皆迎家衆澤之

久羅拜馬前不無酬應之勞惟見狗山士民以歡來

莫河潤九里京師亦莫家福雖歡留行得乎從閭閈

藩別具稟劄伏乞均照

某自鈞旆之東日欲具尺書承問而衰病為所還

乘賤疾大作卧以一踢抱不能支乃今始獲右不

敏有過安敢又也況守初議江東漕而廣德寺正以

避嫌為言當用他路處之閒丞相入覺方敢進擬上

饒使君已赴議事堂辭翁慧游無可疑矣某皇恐僭

易拜問兩國太夫人共想心逸神悅壽祉增隆兩國

夫人諡候多裕子舍參士侍候均福有妾令悉望垂

戒

又淳熙十五年

某竊以庚伏火兒暑威赫然共惟宮使特進大觀文

相公衮繡親傍妾遠慶務神神相崇雍鈞候動止萬

福某咫尺潭府尚阻趨謁臨風不勝悵望謹此少叙

拳〻敢新有察

某竊惟淳麿不三宿桑下蓋畏牽聯况復得侍同朝

踰一星終驗兹別德其戀〻蓋可想矣方血指汗顏

之際巧匠傍觀德無慚而笑之乎更冀善保精和倚

需公師之詔

某比承力辭左馮均伏大除魯國封附一紙以酬光

寵正欲嗣致尺牘向蒙春有加崇問曠至當此炎熱

清風入懷欣沃可不言而喻矣病餘具謝不搭然循

愈於遽慢之罪之罪惟鈞慈幸恕之

某皇恐僭越拜問兩國太夫人敬想壽祺紛委悃歎

夫人鈞候介繁祉賀春協吉伯昌想朝夕過從近兩得

書尚未暇遣報也有妾乞垂戒

又淳熙十六年

某皇恐再拜上啟懇札如右即日共惟稽圉永慕神

物欽想孝履支持向國太夫人隱功隱德被于天下

婦姻母孟著于閨門崇號公府之養有年數矣享齡

耄耋而聰明不衰無大疾病安然遊去豈獨今世所

稀求之方册蓋先罕某比自他人視之夫復可感然

孝子念親豈有於窮更乞節抑至情勉捶制拳〻不

宣

某下忱孝在何時既拊葵先太師之兆則規摹必

己素定矣止俟時月之利否某自閣史故即合致啓

而春夏之交數履胃在告嘗要路濟漕矣今緣尸素
無補二章乞退恐還江西則道遠艱於走介故輟忙
作此少叙不敢惟鈞慈矜察幸甚
某竊以秋氣彥清共惟主孝大丞相魯公擁節挪深
天人交相鈞体動止支裕更乞勉御飦粥協瞻望之
中國是乞賴大賢定物過於衰感幸甚
某比具記深愧草草家賢以學士傳道鈞意良勝感
激茲又千里走介墜況尺牘縷曲念慕契帶遺菲疾
之人足厚風俗鈞某何足以當之惟知感戴而已
某賦性犄阻行已頗僻初不自免困過其重蹤跡敗

露較之白簡既伸若麴不平之氣垂之信史又為小
人無忌憚之戒懲貝何言自此惟知杜門省愆以畢
餘生仰倚眷憐鄰布底某非去國時正值初暑舟中
苟趣幼推得驚癇之疾又兒婦當娩身不容不小憩
陽羨雖姻鄰在焉其實旅寓權非便今已啟行由溧
陽過蕪湖遂泝大江度九月方可定居伏恐軫念故
取及之
某皇恐僭易拜問閣府鈞眷欸想長少咸安秋鳧松
實鱘魚名醞香來珍賜祇受銘刻韓布十端聊効獻
紵然非丞相端要亦不敢轉說也糖冰魚鮓各十斤

併以將意臨行愧無佳物也尹陟委令韻問其目
洪景盧舍人 邁 乾道九年
某歷被近侮告審正成清暇台候動止萬福山堂學
記益奇古而二詩用韻高妙為某之賜甚寵豈止壓
倒元白而已三復欽歎不能去手朱提人以數去足
少留伺其行別寄隸為糊九十尊風味佳甚莫可占
美政此間廚醞能不可飲也某辭郡或拾或寢不免
再懇相府以病乞祠語甚切至度只見聽每荷問念
感激不忘餘乞為國珍練閱誦德政者百十書
徵黃當在旦夕謹佈耳以候

又乾道九年
某竊以餘寒尚勁恭惟知府都抄殿撰舍人契文奉
宣寬詔神相豈第台候動止萬福履端乃奚賢泰往
之會近聞 九寂注想已議召還得信頗的非泛泛
詢求語以此日佇迎謁漫狀具記先拜台翰且不鄙
庸陋示以新橋記考古精詳遣詞高雅非得筆墨三
昧豈易及此謹寘座間朝夕復味尉廨碑日夕以候
欲為對耳府醞拜賜渾含盎然生春感荷不可言文
潛想敘候未已到此訟牒紛然殊不容款間嘗聞上
韓否笑云有守如此何事不舉豈沟牒邪忝之想已

來然未得報向便介過豫章來因偶專人至因親慶
先此承問且謝綫故餘之為國珍練早登三事尉滿
人望。

林謙之運使 光朝 乾道九年

某自聞持使者節日日望近音歎廷勞於清江忽獎
又報行李次南浦喜可知也秋深滑暑共惟臬候萬
福尊春遠涉一一吉慶某屏居本自適春來忽叨
分竹進退不可緣是心氣大作終日如醉百事皆地
當時若稍自信如來諭徑去未害為通既不能然今
遂寘身戶限上所以扶病咯到豈敢卻引疾而歸者

周益文公集書稿五 十四

上以承朝廷美意下以全不能則止之義未知中節
否榮福素定本自不計所患不知我者謂立異過當
或激作生事耳長者度幾日離豫章若重陽前後可
到樟樹鎮 在豐城臨江之間 則欲裹回候一見蓋不州不縣可
以少侍正恐帥漕面留來期尚遠頻示端的別當奉
約也過信州時子直已交割否千万批報專人間訊
餘容面稟未間更冀保重別需召拜

程泰之侍郎 大昌 乾道九年

某竊以初冬晴令恭惟都運龍圖侍郎年兄台候動
止萬福某家賜教勤懇為尉千万二十九日得倉司
小報知所請也俞遂移舟臨江稍便醫藥日望使間
的信掛颿而上今卻未及之何也計所爭不過一二
日事嗣侯館客方欲還家細詢忽見解進士劉人傑
相過與以易先矣近聞三篇肄呈其首篇向日見譏
者渠本丞相莘老昧旅經義詞賦皆嘗用心今居新
淦此吉之近其人有父兄介特不忘交文行以相輔
更在裁處若無疑卻速批報過淦時面語之不然也
日別物色拜稟惟此等事不可徇人情耳與周兄康
謹有餘於何失事使者之禮初不知之由家覓怨懟
感無限來年四月當滿妄意改官最難得職司文字

周益文公集書稿五 十五

又不敢啟口念欲勢致此懇正屬有疑同年論不免
援本便收寘藥籠雖無趨病之功其參苓也未審許
僭越否臨筆先已愧汗餘乞為時珍厚行矣召拜

又 淳熙元年

某竊以春寒未解共惟某官年兄判丞餘閒坐膺多
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昨日再以書記尚安向丞轉致
懇先此道呈足聞可作門客之人往往自有書會無
甚牒試郡路帥不前所論臨江徐得之即向所說
者記得嘗稱百藥乃其字耳詩必極高雖未曾見其
舉業但臨江士人多從之學又廬陵教官楊同年乃

某先生過叩之云工於作賦亦有操履已經作書道
台意并令急足致曲折未知肯往否大抵士人無稜
角者即文字或平凡且隈醨難保若格品稍高未免
粗費調護此亦書生常態顧處之何如耳餘具前緘
不俟切恒惟乞為國保重即对嚴召

又淳熙元年

某竊以微涼應序共惟某官年兄惠加一道陰騭日
隆台候動止萬福某比屢拜狀久之不聞近音交游
素厚安敢以為疑但無如瞻仰可並家手牘勤懇仍
示二碑尉感殆不可言如獨猪子之隱常懷伊尹之

心居埜之名逵遇王侯之貴用意主列皆前人所未
及至於詞章尚右自可追庽宋而逼韓柳非近時文
人才士所能髣髴也敦歎〻〻伊益來婦當力輔周
南之濡敢乞為時亦練以需巨用

又淳熙十年

某竊以殘長現復共惟宮使閣學尚書年兄茂對陽
剛百响來備入登四近九矣其時啕詠精處非他人
比也咫尺無由而慶走介少效拳拳孟秋蹤只俟新
春往來閣散以應晦氣恐他日難於通問故因今節
以此為勤耳餘乞保輔中襟丕膺天寵

某僭易拜問台閣眷集想惟長少均社擎界敬伸下
悃羊羔明酒粟實兩節聊助壽筆淺尠低昌恨不得
為安昌客也日曆本乃是李仁甫未改今納一冊去
比後來所修精麤不同望為指揮對過君何来例得
是新本則欲差人就彼逐旋抄一本未審可否劉監
廟前月幾殆投以冊乃再生亦天相康吏耳年兄
孜孜士類因筆及之妄韵奉承某僭易再拜

又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肅霜在序共惟某官年兄道腴日勝台候動
止萬福向者謝牘阮遣即拔誨墨有以見情意相與

致書郵交馳于道感幸無已今後祗領來問知愛益
深展誦把玩殆不容去手但愧無飛羽可飛陸雲溪
之上耳兼候日令鋼言加鉴鼎尚以對嚴召某伏家
別紙諭及非相愛如骨肉豈肯及此此固不敢望於
他人也渠護所言向拜書以曾布稟矣北方簽兵治
器械打舟艇脩城壁諸路探報極多竊意虜主北去
鼓戒襲其後因為恫疑虛呵耳然其子監國與今汴
之統軍烏林答天賜者素有躊躇用兵之志因而生
事亦未可知大要彼國傳受之後定滇妄作在我不
過自治內脩而已如所謂點檢防城器具會計海舟

教閱民兵前此率二三年一為之故中外不以為疑
五七年來一切不講忽聞舉行使自驚駭主於明年
即為富程所謂民難於慮始者既在其位不容避也
若僕身上則人多端以不才而冒居攻地且稟性疎
宜好別白是非言無隱情宜其被謗不一腦辛嗜無
張方平王拱辰未至巧發其中耳每自諱僕自笑也
乃如外猿則人豈不自知畏敢負荷此事耶俊云云
者措意別所在老兄當能意曉只如鄧綰之疵任子
而濫御皆以相咎久乃稍定此無他嫁其怨於衆則
立敵者多耳然豈無天乎雖然此等事右今一把亦
月齋二之長一丁覆工　十八
非創見故當安之昔人戲引觀世音經云如日虛空
住以謂此僕終在聊貧大嚎因使母借寄聲有閒恙
無悔厭可自警亦當有以報也

又淳熙十二年

某此辱誨諭示以孝子解既佩動春且知深窮性理
直欲揖扶淳立不但結縭香火良切欽服未審全書
可得見乎蘇黃門所著李者共傳之兄當無斷也方
圖具謝游杜真筆意愛深厚李世人雙感幸謂宜如
何餘暑共承台候為福又以為吾不諭恐有由來自
古稍肯為時出力必為衆忌吾豈不知此但不忍
欺心欺君耳今雖未覩端緒然有此理自推五行此
去亦悲安生廊肆者人生定分毫髮莫逃考平生
得失蓋亦可知君欲逆閉其門必至弄巧成拙失耶
郵之步兄以為然否只今滿朝更無一士見與然必
有所鄙惡勢則使然用是未嘗尤人觸兄參辰相望
而膠漆益固感激深矣虜儲既沒未聞所立何人今
冬似無他然江浙間廣同日地震太白見今經天安
得不懼所懷千萬非書能盡始報來況餘之珍御冲
理發遠嚴近別揃又得柯益右轄在越偶同僚耳縱
此有閒切告母大小虔實乞賜警飭
月齋太公等書畫工　十九

又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上冬猶寒共惟某官年兄閒館燕超台候動
止萬福某久別既未得日夕承教徒尺白當時奉尺
書而边虞成政憂懼万端心動形瘵有不暇給其如
膺仰豈容暫置忽捧誨函展誦數過感愧交集至於
追股日勝奚啻日高李李欣慕非獨小人而已淹留
于外殆有五行初不繫樂與不樂也如某叨塵歲久
疑忌益衆一能頹然不去者未當動也來筆既本命
又大小運併又大運刑犯生時妥當去矣兄勿以向
說偶未驗遂為戲言蓋前有牀解莫患相參今與悉

故也餘乞以時珍護及比受壓遂令前夜扁
某皇恐拜問叔人懿候清安挐累神悶起居知丞文
字方議定而漕去好笑判院已赴官否徐歷可知諭
雖非力所及然敢不究轉亦當語以台誨之詳〻也
趙再可他日須能含蓄亦是一事刘守何日行數
誦言其賢不知曲折乃爾甚矣人之難知也有委切
望垂戒

又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春王三朝共惟某官年兄道與時行象符太
內台候倍膺戩穀年德加新士論欽䟦昨日史曹公

入要力誦周旬之帰未帰不在茲乎更乞保輔寢庭
以承馹召
某歲前本遣介為賀端慶二十六七間忽為寒氣所
薄腰脊牽痛不能起臥居倍平生未嘗如此殆欲令
祝宗祈死也閱旬方稍輕然膌在痛告今年元命又
大小運併尅已決意乞去適與病會或者未必不以
見疑務洵罪行乃有出場始置是事目今俯仰尚未
便初衰態種〻某何令以知丞送台翰時正昨痛是
即嘗遣人達曲折冢許當能具禀漕面刹護呈此事
乃公實見阻非不肯敢怨然閲屬情恕否在轄東原

老弟甚少鄉那何害年兄可寄致意乎某欲言恐類
其觕也

又淳熙十四年

某辱恤翰喜承政清民和神所聽相台候倍膺休祉
請祠足見遠慮聖意既未愈只得少需也耆老通言
方歎服不暇而處通二郎相繼以易原見示探先聖
之秘發後覺之蒙何待後世揚子雲耶某用過其量
殊不自安薦士效勤自當引去方欲繼請又值閱雨
氣兒何狀遠則杜祁公近則洪景伯月日適相似聊
發一笑吳門侍從之請有無利害殆有世於此者若

其汰焰便無事矣病暑疫甚勉強作此餘乞保重以
候召節

劉文潛司業 焯 乾道九年

某竊以秋深暑未退共惟都運司業年兄台候萬福
某比將離廬陵嘗附一緘在趙居處必無不達適中
日日詢太夫人安耗知以十三日出聽其音可知向
來易占端不謬然未可輕動耳某去就久矣抵意而
決聞揆於諸文者欲徑為掛冠計度幾跌然無違未
免藉州家與之保明不然此等事固難使他人盡言
也二十二日到豐城發文字不敢拜書正以客適台

治恐勞煩地主次日即又擇今季冪累治清江鎮候
命或有冢論迴則湖南遠則二廣皆是路口打包使
行爲一寬恩上從罪免又望外也臨江而上既未極
損贛吉尤甚下户固可慮富家亦少積蓄又且賑贛
其將奈何新報望通中示一二切物遺介恐喻尤意
謙之討甚致已約其道中一見未知迹否餘非書可
盡惟乞保重 中憲縱治向來設兵者甚患 廝今當遇廝郡子上今何之矣

又

某屏迹因閒乃俾軺車臨俄釋瑯犁而望奠禹欣幸
多矣連辱道中三書之讀青灯之司不勝感悵亦嘗

積尺一腦恐勞煩數揚未敢録寄或已成章猶筆示
以爲他時佳話也便人二十八日自豫章來云台旆
猶未到豈非沿路詢民疾察吏姦乃爾濡滯耶兄
履新春共惟台候動止萬福太夫人暨台眷均膺殊
祉臘中一雪數寸聞主臨江而上衆謂廬陵積弊得
賢有和氣一洗之乃有此瑞老稚飽飯可期矣知章
知辛景望請祠深惜其去泰之留否近聞師司未取
戍軍鎧甲别有何說此如坐井了無聞緝此或有郡
兵间望諭筆吏時録一二見報至懇〻〻固同年撤
再勤台念感刻無已前此使司差泰指揮着月給錢

二十千未兩斛今若只是進饋則雖十五千不妨聚
徒或必致如泰實泣其事又恐爲餬口所逼難於共
二渠贈以爲録鄕役宿稟蓋食爲不可急非敢毋厭
也數日尋使拜書不可得偶黄察推人回遂託附此
黄君聞謹飭向嘗屬之帥不可於戎事間如何試委
之以驗其所長也

又

某竊以上冬薄寒共惟某官年兄台候動止萬福某
自旬其記一向抱病無由數問訊心爲抑切略不少
置顧之相從累日繼譚無異在三館時亦未嘗一語

忘盛德但畜縮畏人失參生之約徒自愧耳養志未
歸朝廷定應相謀之云亦嘗奉贊觀蜀民何幸而江
西將時依乎果拜命雖不能親到南浦尚當走介某
一出兩月矣家間百事既失料理而老幼局促蓬廬
腹峴不可言薄命使然將以誰怨誨日倉臺忽封小
報來請祠依所乞感戴　上恩寧有紀極次日即移
舟臨江稍就醫藥再候役中一信便料而上今却不
及此何也又報劉子澄審察王從典郡想想知爭一
兩日事今已具聞文猶以告年兄在本道官吏有所
畏小民有所恃使部剌使悉如斯天下何憂不治只

是間有姦吏欺詐百出倍費遷延向來妄獻佩常之言正恐墮此彀計中因下問敢申言之秋旱井泉皆竭近江汲江深村汲水於十數里外麥種不入上未春憂未艾也以歉為豐不過迎合覔官職官職有命豈盡如欲張松新州非迎合手所敢言何限知窗邊别情懷殉作惡向無以為計向見悉當在中都卻以喜樂安平惟致指期召歸之挽尚慰此心此外萬萬珎厚

某借易拜問太夫人眠食日佳台眷上下均祉山婦輩附承起居識之歟餅酒向不言所自卻奉以蜀中

乾惠也守令曹職官通差武臣已降指揮否總管鈐轄知閤御帶之類卻當立差文臣欲獻此策以身先之少贖往咎如何佳醞果有登時見庖不復寄庫前此非是茲仁粟恐推于郡組勢須一放閭境賓緣假道必不虛拘識恐重疊傷廉今方疏破也皇恐皇恐

又淳熙元年

某伏以一氣回春共惟某官年兄泰征有日神人欣贊台候動止萬福某特枉誨吝甚尉瞻勤身在宇下而一别兩對撇盤乜坡云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誦斯言不覺永歎生於年運而往日憂千慮此則居閑從仕所同慨焉所謂團拜之樂固不復夢見也諸公出入衮衮益新年節氣有以使之給舍侯用何人諒難其選老兄求歸有何消息去留然定可以任之矣糟邑家炎而江蘇合香遂成維富漸符漸符昨日洪景盧云景嚴病鼻衂半年或勸服此藥但虛去龍腦而已用之立効適中移書贛州言之書到次日適有邑尉病此危甚中家中夜扣府門以身役為託景盧送藥二凡後三日其人來謝右方所不載亦不可不知也向豈旋令閒甚撞明縣之不可為白此當更甚朝廷明知調度費匱處又患守令肆意科斂勢須

檢押以防太甚其實令捉無類不托故選儒者拱手俟太健吏者終亦役絕其間縱有善去亦幸耳不然則有以疵之也家兄疏意乞歟祠更看歸時如何荷重問輙及此

又淳熙元年

某竊以春寒峭甚共惟知府侍讀司業年兄辨嚴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歲除嘗以書付表政者想徹清聽茲承移換左綿伏想太夫人暨台眷皆欣然上道而江右士民膕恨無路可以割截鞭鐙不肖拳拳之私又可知也或傳初五日交印不審定以幾日登舟

春水未生泝峽良便取名如何莫是晉吳擔再任闕
否每思此身封部欲致敬不可得自此萬里相望某
敢面必會之期耶偶見舜緇鱶覘臥裡始知已拜所
命既不欲煩官司借急足郵令料夫星夜持此叙別
雖前以母徙回又未知能如人意否蓋此去共公六
百里耳所欲言何限情切又不能形於筆端惟冀斷
世倍保清重節飲彊飯以俟錫還之寵
某借帚拜問太夫人共想心志舒愉壽体日益勝健
尊嫂恭人諸侯萬福郎娘侍侵均慶此去皆嫁之類
種〻皆也山婦筆多致意〻之意欲寄書藉研石為

贐計自循己行遣村夫甚遠恐追路不及謾有湖南
高幾一端海南蓬萊香十兩薔薇水一瓶輕則速達
意不在物也愧悚愧悚撫幹洵為易地計莫少留歸
峽間以俟同途否某欲作李仁甫及張真甫子弟書
皆為不及它時相見望道下個黄仲秉或傳易還而
不曾見報豈避為守所銜耶

南昌孫簿正之　乾道九年

某辱示教喜審雪後清寒尊候佳福向承種弟榮通
得奉明理極為尉慰長牋陳義呻咏遣詞雅麗手之
不能釋屢涉筆緝諸道謝而衰病澀訥意竟未能就
愧作不可言也昆仲資稟醇正輔之篤學今後業時
好樂古道其志豈為富貴利達而已由脩身齊家推
而至於治天下國家皆將深思允蹈而無愧焉此固
不肖之所敬仰而恨不得朝夕親炙者謹因人還略
道一二餘惟良食自愛

楊謹仲　乾道九年

某前日得奉誨益又家出示祖告法書心目為之開
明屬道赴會不暇求一觴以賞春精既退甚悔之旋
辱真翰病酒後稍治報愧恐千萬即辰不審尊候何
如異味覓順分餉益佩至意三物既經易牙之噉自

此當改拜矣忽〻叙冀恕草率

宜春尉彭子壽　乾道九年

某去歲失一見至今歉耿到家隨分寛冗加以病懶
疏然通問徙深愧仰子和兄弟來辱書喜承尊候佳
福新閱向幾時詩文想益超邁既嘗一臠甚愿大嚼
有以教之良幸餘惟善愛別洵識拔

曾興道寺丞 三傳　乾道九年

某此荷廷勸已具鵠秦不豪少留別時又以私忌失
於迎甬併悚深愧屢教喜承尊候萬福某自閩與郡
與義難處免章既為近制所格而留赴之旨遲至方

瀝懇求伺仰惟
聖主寬仁必賜矜許緣此㑹㑹欲致書者幹文少酬
文房之惠竟未暇辱逮餉新茗一洗昏濁厚意稠疊
何以當先容遣賠安書後尋介併叙謝次餘冀善愛
別需晉擢

又乾道九年

某辱示諭喜承尊候萬福台湖意切辭婉方篤先民
拜賜欣感名山在眼正愧康鶴九月間當覩東道主
以無忘卒章茲未敢多瀆才臣解元何日歸館抱負
如此君家能收拾之甚善伐鷄鳴狗盜輩果可稱否
手餘冀保愛

又乾道九年

某竊以餞臘迎春共惟教授明奉歲對晉辰尊候倍
膺殊祉某向主玉笥深望杖屨一來經閱欲悉未平
忽忽而歸九仙云江山豈不好獨游情易闌始真實
語也到家事隨日生且爲心氣所苦未暇往訖好音
遄及何感如之歲事忽復更新室邇人遐徒切馳嚮
所冀早膺擢序以協恭寅酒醲珍餉佩服眷與稗腊
庇倚敬俯尋航非以爲報也天氣盛寒萬萬保重

又紹熙四年

某悚息拜啟久疎奉記正此馳情辱墜教喜承台候
萬福晉貳守且遷府爲郎華省淹久矣今乃寖爲時
用不勝柏悅所恨賤跡自四月臥病又不入食氣劣
異常今雖小愈而痰嗽晝夜爲祟念念杖閉尚未得
親進退交病以是未能叙賀當沐情恕別紙毋得開
發賛替奉寄甚甚伏惟遣記無由詳悉惟幾尊生厚
衛以對九遷不宣某悚息再拜無逮寺丞賢友

又

某特家不鄙寵示三劄意切詞建忠愛有餘棠手得
諫臣之體足當遂七人之列惟日望之察院會次告
致未及尋狀之意某皇恐

又

板築樓荷賜教今內郡無有無城者獨此間斷缺百
十處前欲補治故約費緡十萬緡始示藩籬耳非如
沿邊金湯之扞禦也士人多不曉詠漕司大爲規摸
度不能回適陰陽家謂九良星在焉故遷延至來春
舉此一端則來論四者可迎刃而解矣病中草草續
更言其曲折某再拜

書稾卷第五

劄子三

范志能參政　乾道九年

某伏以霜風淒厲共惟判府經略殿撰舍人祭戟尊
崇坐嘯清暇台候動止萬福某近因宜州向慕求書
草草布一紙中秋至湞江任漕備道往時踏雪遊盤
園恨不獲奉杖屨繼有客南來頗言臥閤月餘正念
無爽間近音忽披誨箋知已藥去欣懌無涯吾曹稟
受素弱少時尚作衰態況年已半百飲食起居閒俗
宜自待也州郡宴畫所至皆然交廣隔當外禦內撫

之責由吳從新視他道尤須加意在通明後何患焉
某未還左符甚慢方寸朝廷美意寧不深悉焉一墻
激生事使公私兩失亦豈美事實緣心志凋落不堪
應務又骨相屯薄非轄盂中人深恐取辱召災用是
遲遲其行既未家察允不免携家至豊城然後經請
吏旬日須得可報只恐尚口乃窮別有行遣或勸令
休致以遂宿心又望外也謙之聯事可喜桂林乃德
星聚耶逐旅從容累日聞當造介鄰附此承網由折
當能面面也仰山爽約不特病後正緣與郎之初譜
避嫌疑舍人冬春之交入趨明光迎謁可必未間更
新爲國保愛膺祝膺祝
某僭易拜問碩人共想懿候多祉山婦謹伸下悃令
嗣機宜何日拜辟書今郊後奏薦也至先奉祠甚爲
閑部惜之香廩奬逮拜瑜賜掠瑣未有藉手物愧怍
數日前梅寺丞過此云曾到農園因思江西一道惟
臨江二園可觀然安敢望石湖耶

又　淳熙元年

某竊以約圃寅次曆紀新元共惟知府殿撰舍人玉
帳行春神人恢贊台候動止萬福某近屢拜狀想無
浮沉羅主簿入至領十一月丰手書累番三復殆不

能去手具聞戚愛交孚一道廊廊無爭詩書歸帥具
効可謂速矣歸之想已去少加同事正自不惡石湖
風月未應入夢也近事想皆得報洗得之內批守荊
南桃令則無櫃楊子晴後奉內祠韓無咎除郡二守
吏爲吏工少常伯又聞李秀叔落權字王季海夕拜
有命而未下過客云爾亦未知虛實也景盧因經從
一再見次對後悠悠然用實歷幾年旦夕當轉通議
大夫亦何必待制耶贛守陳李陵恐自馳召而來叔
晉可以請祠矣半月前贛得廣東閑報謂有牛客合
茶寇殆二千破賀州一縣犯連山清遠界督捕郡戍

嚴黙許求數日子恐不應爾既而果無遠方多妾傳
事然官司不應移撤今消息想展轉自此而北恐通
江浙親舊書謾有以擇其疑爲佳劉廬宗皆荷記念
花練真野服所宜拜賜珍感芸婢死已半年想是不
能承當東壁之句耳因問輒布之遍歲百凡適此端
便撥置作此更數日羅氏僕行別付記餘乞珍獲粹
沖倚須宣押
某頓首再拜上問尊嫂淑人錄候萬福令嗣機宜侍
履清安台眷同慶挈來果其居　院何日徹蘭犀錢
玉果引頒以望恐有好客煎因來求數種不罪子恩

周益公文集書稾卅七　三

嚴洞已成圓否

又淳熙元年

某伏以秋霜令共惟判府經略殿撰舍人制閫成功
凝香清燕台候動止萬福某近方因肆生赴官寓尺
書忽蒙遣騎訪篳門故人意重不敢衡霍尉感何可
言也乞祠恐無是理舊德英猷自應歸冠後班不爾
猶當用久任新制如長文以龍閣再守當塗石湖未
如夢也某杜門如非雖無疾病而稟賦虛羸志氣蕭
索因眠識飯外略無所爲每自愧歎舍人綏靖五筦
應酬應使猶悉力於翰墨間愈久矣工如亭記館銘

本經肯遺詞映扶靈：抑儀曹劉賓客之上天之賦
子一何偉也樂府指之花間集中雖曰不然陳無已
云技圍窮宪事唱舍人之詞今在桂林矣最後七夕
篇尤道盡人間情意蓋必發之而後知耳奇絕奇絕
此邦時官不好事相忘於江湖新報殊不曾見傳聞
曾撥引疾甚力恐難宿留李袞自吏部歸尚未到輸
他日當以書求三登樂嗣本也陳季陵數通問新刻
西漢三書想已遣送近忽云緣多病已開閣放楊枝
而道塗之言則不然某向在浙中得東壁主既歸又
益一枝頗能歌舞初弟數娛賓而兩年間併失之自

周益公文集書稾卅七　四

此不復萌此念矣悄愛忘鄉及之羅主管殊可講振
令列幹上荷饋恤崑山何緣數通問子師平江之政
必可觀亦有明州郎君在役工恐後舉半刺故事耳
仲寧問旦夕赴官仲賢已侍外姑來餘干沈持要除
宗政或能誦至先周南之滞耶
某皇恐再拜上問尊嫂碩人敘惟玉体冲裕機宜侍
李僚勝諸姬佳履二藥扶衰扐三果飫老饕皆珍異
之賜扺頎感激惟挂扮似盧學已令老婦分遺娣姒
矣閑居無可寄遠因來論脾病後多用採剂輒往應
角霜十兩并新刻祖楚文納上却欲求使府千金方

若未訛誤因刘幹或張掾有人歸為致一本不苦轉
介也皇恐皇恐
某伏蒙寵示三大字璀尊結密首自蓄陽外家一變
而入顏楊鴻鴈行矣幸甚幸甚候刻成當納到墨仍
寄潤客也可可
又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猶未甚熱共惟判府安撫留守大資參
政惠淡威信驩堂安燕均佚動止萬福持在墨妙欣
感無量作見李聖俞云嘗閱閣累日旋已無他天方
相美望以寵勛業圖惠百頃來備何性悉足云祠請

堅决尋付三首既將上則乾剛確然莫可回聖俞必
詳布曲折渠所携駒翰龍蛇飛動相與歎美不已諸
公欲得范文政帖以閱執政奉侍郎奏薦向來持擇
甚明今又得旨可無疑矣因會望語及餘之為神保
粹以需違告
又淳熙十年
某竊以毒暑異常夜來一雨方有生意不審江東如
何即日共惟德政祥靜治多暇鈞候動止萬福某比
蒙誨諭令姪善遣即扣諸公皆云自得鈞翰亦會所
求不後遂免留滯大例雖得近闕亦無奈何性孫長

擕所求未遂文規有口無分說處爾陳申公垂車志
不可奪進官一等全名高節始終無疵古今蓋鮮儀
也刘正夫可念戲叔慁脾睨揚闘既不不諧遂戲意
求錢刚方究轉已不起疾猶覬得到家司人生如此
竟何為哉郵筒未暇它及惟乞珍御中理番歸抗任
副中外之望
又淳熙十年
某竊以秋抄氣肅共惟宮使大資參政晝繡來歸神
明介相鈞候動止萬福某猶頗班列方付未嘗火安
外姑年益高羸疾更爰緣此刹布篤憂方扶舁徙抱

痾公私膠擾無由是處緬懷明公釋管籥之重焚香
火勝緣狀屐石湖日對奎畫頤略奇觀想竟是身方
為我有其樂可窮然德望眷簡僉謂席未暖而召節
役行恐未容久茲徜徉耳更乞珍輔冲和副此馳嚮
某比審晉班規毀式寵舊綢免章遊至温詔弗俞君
臣之間恩意兩備播紳欣頌一方口詞况辱深知喜
可知也方俟受吉專具慶札而書函先墜感激難名
薄遽侵晏寫情素尚容續致書次
又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律應黃鍾寒威用事共惟宮使大資參政賢

德光享神明裴佑鈞候動止萬福謹啓承詢搃吏敢
乞省察
某比聞微恙悉已痊平蓋造物愛公至深故納之維
摩之室而使之垂意于桐君之錄庶幾功踰房扗身
未喬松摩知愛者可以賀矣
某載離統得乎天三正稱首陽生于地一衆潛亦推
時宗工帝所簡在對時受祉何止倍蓰使於他人所
冀乘茲道長爲待政枋均朙來之福於天下賠筆不
勝馳頌之至某比遣記報丁君差遣事想已呈徹啣
使君請見甚堅必淘必奉祠而去承天題輕捨立林

今當不自安設為致此意於綉斧或有幽智處能與
易地是為大更宜垂情也
又淳熈十四年
某泣血言邦禍非常　先皇厭世　聖君踐祚臣庶
摧傷參攻某名　先朝以遺嗣聖位隆二府同國休
戚詠初奉諱痛苦難任無從面訴第均悲悼不次
某一自變故以來　聖上執喪過礼度越前代日侍
軒陛哽塞無措生此致官稍晏先眾均誨慚惕無已
惟鈞茲有以矜念幸甚
某比家緘啟盛禮正緣國衆未敢提儀以報護因尺

牘先翔不敢縞別修染伏乞鈞照
又淳熈十四年
某侵訴之後忽忽遂見長至異時　兩宮龍袞交賀
聲裏和樂極古今之盛事今乃爲縞素哭臨寧不心
折宮使大資參政義均休戚固應悲隨一緒而長也
只今　聖上哀傷過礼言逐涕下每入侍執哽塞伏
恐欲知遥簡附記草率尚乞垂炤
又紹熈三年
某竊以冬臨首序風雨作寒共惟母官乍歸故鄉意
趣愜適神明攸介鈞候動止萬福其詐於卯報中覩

當垒謝章方遣人致賀旋審再伸祠請宴牓其故已
而方聞愛女道中得病久留東湖開藩之後竟去閟
房天性鍾愛决知難於解釋世間幻化高明所達既
哭之慟又津送以時自應一筆勾斷不復留滯胷臆
矣然從面叙謹此少叙拳拳餘乞倍保清崇仰符倚
注
某扶憊衆障亦既滿歲前月瀝懇丐歸計今已有成
命飲食日減瘦悴異常不去何待無良閒仲兄逝去
老懷摧不能堪便欲引去適會膠峯鈎爵以待三兩
月盂以是耳進中大捻甚幸湖湘本亦然偶地寒收

晩連值陰雨逐効收刈在田登場者皆將生芽欲去
未行祈禱紛擾日夕惴恐窮人命分惡大率類此既
不能專介輙附通江使詑書伏冀鈞察

黃仲秉侍郎　乾道九年

某竊以摧落在辰共惟知府殿撰侍郎契撫要藩神
人交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去春不及一見而別宴快
快旋承以忠言結知正位夏官已乃親被選除爲家
內方伯皆不獲具書致賀非敢忘盛德蓋當札也屛
迹山林日侶耕樵於當時名卿有隱顯之殊勢使然
耳未知門下察不察也此回右形勝地今又審拱行

朝自非碩德偉望未易輕畀君侯才名出衛公上江
山想復增重然上素以輔弼相期恐亦不容久外耳
某孳才薄命幸且養痾外祠乃忝分竹之命自視骨
相豈堪著轎蓋問果爲病要進退莫可再三控免見
屛棄候罪也偶故人張迪功部綱行輙因通其姓名
心氣怔營書不盡意報過府下望賜與進與分乃止
此念之心祈李廬州想常得書烟事已畢否欲轉附
數字病倦未能作也餘乞爲國保重

汪仲嘉尚書　乾道九年

某竊以霜寒在序共惟判府閣學尚書與臨拒屛神
人交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比遣狀後尋聞　上眷加
隆升班亞士且循千里借留之請蓋深惟慶尚書德
名冠于當世治行進乎古人入而爲公宜用漢制繼
命馳賀問茲未敢多云也某才孳分薄只念投閑昨
被分符之命深欲往依大施而疾病要經止或冗之
徒切張望而已辛卯送行詩今方牽課隸呈殊纔歸
惡皆尺牘罪望一笑御之嘉使遂如此使人太息不
已身後想輸調護之賜爲多旦夕方欲弔其子也忽
忽具禀不果多懇惟乞爲國珍調早正三事尉中
外之望

趙子直丞相　乾道九年

某竊以霜清氣爽共惟知府大著同舍　台候萬福
某近見報之方知已逆聞藩奉親鄰郡擾及民之患
於千里封有可樂胸閒閑雨後來莫應祈禱否某懇
辭當以自求瘦大安今日聞　聖恩賜允未審果否
若所傳不妄則感戴寬宥何以報塞長與農夫歌詠
德化與幸民也因契家趙蕃主簿求書輙附尺牘趙
工詩能文但以貧爲病亦知州郡豈有餘力及人渠
既專介遠來又不容拒尚望垂念某侵有私懇舅家
在上饒縣前居表弟丘澤監廟旦夕服闋入浙几百

望賜周旋頃在行朝嘗分俸賙之日歸廬陵此事遂
廢盖其家不善量入為出隨得隨盡旦夕欲擧畫百
十千寄宅庫盖與之與因此便投以布覗借越知罪
餘乞為國保重則候召擢

又淳熙三年

某近因李仁甫遣介行寓書必徹台覽即日台候何
如中簿文字以在道若若得賢者不剟逕留華近雖
雅志未慁而士論則欣然也識甫晴草此為問胄次
所欲言殊未能究少卿遺文衰集如何傳主幸甚方
歎失此奇士又復哭玉山公殊令人短氣也某尸素

周益公文集書稾卷六　十二

益多愧又心志飄零惟切歸耕之念耳未即階請切
幾保重將揆尉所寄台翰方到也

又淳熙十年

某辱公劉主尉行林　坐遣指揮想已到矣海寇既
獲雨鈔必遂究疊高石勇甚選委帥延祥更望覘其
捉鼓一報人樂雖知也牛安十二月以母老進狀求
歸既進一等又却散歸故官何也耶幸論及曲折然
後取旨姑少緩月十日自無害也向宗閱是千人敵
果否因郵不果親染切幸台照

又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炎熱共惟知府殿撰侍郎台候動止萬
福某辱五月二十八日書誨不勝感尉海船錢三省
即降旨支撥受賜深恩遠近世君子忽而不講者也廢
司備左翼軍中泉州又捕得賊船一隻尚有餘黨未
殄不知果如何小吳郎林文執之於崑山界已處遣
處所捉中探伺異同何也向宗始留師司足矣汀守
不戒乃尚在武昌與多善括至論者已審察赴任未
敢保也仁甫康強如故三子皆捷解書擕窮零幸有
此老耳非日已到對勞須進取本朝寡之經進史院
也筠齋說三復欽歎自此浦明固無愧若以長樂比

周益公文集書稾卷六　十三

彭澤則出處不侔矣今夏毒暑不可過細思閩嶠何
以堪之二浙亦已闕雨素何來介未來書有新常
州錄參吳昌言却來求數字藉手伏謁此乃胡邦衡
姻家因以畀之望賜一顧餘乞保重

又淳熙十一年

某辱前月二十七日書誨不勝尉感汀劍之寇如何
非度牌所降指揮甚詳前日提刑司所申却又有兩
項賴民入大改恐久則覓附者衆要是民貧思為盜
此日夜以為憂而時賢所忽為可慮也四廵檢事只
得任之　上謂以諸儒較執非唐僧及橋氏子之比

難於急取若賊勢就衰未必不全也心蒙想無他更
宜寛裕以處之如某素有此疾今任四方之重非特
一道所謂心地未嘗舒展又非老兄比此事宜切須
日申諸司即次有文字耳
春伯所報雖同乞聞安路怒別駡甚不見謫言於
衆謂方委討賊只當少寛未知竟如何人實難知
如云向叟㳟禽之類亦宜物色盖今時風俗方見
主人相向亦鮮肯忠告也又密聞一說云師脅畫
諸司
權大抵人不肯任事乍見吾曹向前便有此謗亦可

觀過知人矣如不肖被謗又不可聽大抵作事是難
又淳熙十一年
某辱八月初六及十五十六日所惠教不勝感尉訊
後共惟台候萬福得廷憲二十一日將賊約二十四
日出降弟慾父父祖恐未果耶此曹要無能為知憂
窮民實衆者兄去冬以來切切欲擇手中下乃由突
徒新記或者未必不笑其迂負是焦頭爛客方衆劫
與汀贛相軍識如來諭但任申贛提正坐啟司兄守
今動輙擾役給以錢亦僥倖妄用若止招士軍乃可
又恐衣量不給仍多占彼差使耳南劍後未得兩吾

自吉主屬一篇皆早廣中固不申來而林子方亦無
一字鼓有相詞處不可執也三司收放安有是事步
司及自六合移入湖州傳聞無稽類此如點檢海船
城壁盖十五年不曾虧著緩急將如之何今年略且
彼起明後年便是熟成亦梟中切放慢雖暫有紛紛
之義随即自定若要無一言半句則須百事皆不為
乃可此更是費調護也老兄悉心公家厲志從人然
好事者多矣為專且云不容諸司措手茲與不肖被
謗殆為一律盖人欲因循此欲振厲人喜任事之自
是自非此則與之辨曰閩互人好虚辭宰龍此則盡

誠忠告識真者少公心又知少安得不以屬醒為辭
耶其他左輕必能具道何亦附狀略及一二事想呈
徹久矣仰司抽摘新對之軍初未知此法旦夕便理
會餘乞保重
又淳熙十二年
某奉九月二十四日書喜承台候動止萬福某病目
兩旬腦未全愈作字艱甚所以踈奉又牘啓仰可知
北方進接伴賀正使至與定却追回而今四州牒報
盱台謂一遊寒色權止賀生辰使一年莫測其由或
恐謀傳受或恐別有事故皆未可知抵掌伊吾必有

其人衰颯愚鈍者何以任重又想廟何者挺多想謂
閫之一身不足恤正恐謀國無術耳狐蹤又非元兄
典郡比也閫慶皆早韌吉亦然素何善太公既盡平
紛紛不足問也虜中信符讖未必不疑也己丙午其
太子乃留燕京向諜報製造儀衛兩副是以疑其將
稗付中允於此予向自襄樂究縱有紛擾不失器物
或留意在茲乎令弟匡劉紹書比最近闕也今以烟
事已畢可喜劉先万封擢備之諭匯志他乞保重

又淳熙十一年十二月

某近見兗惠云欲能海內歸自說止用數日故以書

界之未審果能如約否今年寒色異常雪已屢作閫
中如何共惟台候萬福比方事巨測要當自治其才
力既短又無助我者未知何以塞責也點檢海船未
報何耶功賞文字想已到陶葉亦已復守閫進勇副
尉令自効催先請移軍兵等事干軍旅恐成紛紛又
方有從官奏云州郡將兵任責必見將擇比正相戾
所以未敢取　旨當家識家帥　閫陶衛良果否崇
安為地者衆今止得近闕俾此天意也拳　御札謹
拜賜餘乞保重

又淳熙十二年春

某竊以天氣暄和共惟知府安撫待制侍郎尊兄盛
德鎮南台候動止萬福增秩已拜綸京謀深惟慶待
辱書翰不勝感戢左翼招軍錄詠啟司須署令勸當
即使取　旨准棟次一旬見用三衙及御前諸軍法
芯雖稍異耳移寨與施文再三商量更欲得內司審
訂兗他日復轉改此於吾兄歉明未當敢少緩茲有
所疑若亦惟可則非執事体同之誼是敢盡區區之
情儻或未安卽望垂教前此荻蘆掣肘故特俾為虛
文今故尤欲審詳不審家怨寬否監契　上自聖知
不然衆論豈易過耶閫中歲事如何浙明間近清明

乃有數寸雪城內臨安卽止欲震氣候極寒兩日方
知必獨羅麥矣去年鞫疫吉早殊呂林子方亦不盡
知王含卻曾詳奏也北方止是相疑諜報虜主秋間
欲復還燕更看中息間探人回或知端倪爾餘冀若
時珍愛以俟召節

又淳熙十二年夏

某辱比月十一日書翰喜承台候萬福五月八日地
震江浙閩廣皆然而閩為甚今長庚復晝見其將素
何虜中方放殿試榜狀未莒王當還燕在彼者皆不
閑閒鞫在我者何如耳某胄尸重任日益秋虎累月

商量欲二相兼領兩府旦夕閱樂首也當以爲二將
文字方到自古不能嫉妬賢何事不成孔方百備之
書以來營陷輿讖訓告之後益宜細事也海舟安得
不爲緩急之備吏胖循例耳此方白遣王㕍之料理
適角正恐將來誤事其病在衣糧不給給其本則州
縣官之當有任其責者矣張進乃到所求太高察斟
酌典之一書答晦菴望附的便餘乞保重

又淳熙十二年

某奉六月二十一日書海若承白侯爲福果拜狀何
未達也劳人遠爲夜與役舸職既非急務兼是劄例

傍觀以此爲罪抑何不可耶棟汰文字未到且附還
必速寒兒子細當商量行下盛作飛好與人往還逐
擬此禍然行身治軍苟如此豈爲盡善大概今時士
大夫責已甚恕議人太過況武夫乎亦未爲何際
遇此恐人心難保也此方不爲嚴密顧我白治何如
海舟向來數歲輒一發今久廢馳不得不起出入怨
者爽者當小懲之驛召諸將　上必有恩數如某爲
處非撥漕嫉端前朝士稀迹不相過人情可知自去
年粟二相欲其兼領撥務偶施聖輿望彼少待遲遲
至今六月間竟得不可緩即對衆納劄子於榻前既

兩閩虛疎皆有此論時哉時哉君得同舟依政男子
非大率與數路同日地震前已爲去閩福興漳爲甚
此正老兄所部更宜加意爲備以消弭未形也長庚
又畫見扮或輕天象何餘乞保重

又淳熙十二年

某啓五月所惠書知前所遣狀一一呈達訊後共惟
白侯爲福地震閩浙江西皆同日甚以爲懼在福前
不過養陰盛陽兵動耳朝士方以爲譁或云當事忠
閩所行僕何敢任也大石林牙猶因射白旗道途之
言既兩漸息日來蜀中復云再大抵皆虛誕不根好

事者造有撰吏之輿獨當鎮之以靜耳今冩玉曲敕
上京刻石以紀先烈四月間四番華徵納凉秋間歸
縣未可知萬一僥倖乃可慶也海舟未必用緣數年
不講恐急費力迫此暇時神而明之如浙東者止令
攘岸不曾起發亦省費之一端也竟商秦已遣呈功
當文字皆了事云任數既足不容破例曾行下閩正
闕想已見之集議鹽法乃浙東句提李乞用小鈔事
如廣兩朝廷初止應副十萬緡一次後來再應副一
一年而宣幹武昌十萬緡一次亦復不遣一歲間驟
得二十萬分在諸州則雖官般何所不可今閩客旅

不多往々分鈔令諸州自變轉川以客人請領為名
其實近予官船官賣以此事亦稍定但林漕與韓趙
方大閱堅鄰耳党君所謂教軍洵令樂戰敢死其說
是也老兄謂今諸將能之乎餘非書詞能盡時展符
審記以慰傾渴餘惟保重是望

又淳熙十二年

某辱十一月十日所惠教喜承台候萬福陽復道厚
吉人受祉況惠政決於民編固宜入奉　清光餘風
不勝崗詠鄭文閣借蕭氏之居極為宏壯相從當有
可樂感上紛紛乃用施設雖言太快欲行時恐少貽

周益公大全書稿六　九

匿名書朔　陵宮人取以歸逆成狀打初無一綱之
說左名佩劍醉醒異兒古今皆然孔子所有疾之已
甚之戒惟盡心乃無夜可耳盛旌飛象節躁拜呈借
使軍用有所乾沒亦武夫常事以難深責惟二年緣
五授教以禁旅選教官為將如此不可謂之無事豈
理不肯放過今當趣刑寺約法一面取　旨無使憲
司平心為善案必欲見闕是以留滯已為奏陳如其
所欲顧兄二月當上到此不欲相就安泊殊不從容
東坡所謂此身應是不歸田也奏議甚奇他日成書
不能無望於拜賜也邵武教授徐元德高科辞直流

落困悴往為振拔所拔近方到官有書求自通於門
下孟嘉名德非為本朝計因否書望尉籍之所所懷
千萬言莫能盡餘惟為國保重鄭文尚書因會告千
萬拜意此已附狀益未果再知丞留此尚未有所向
每與審叔相念也

又淳熙十三年冬

某此一再遣狀想無浮沉得八月二十六日到城都
書不勝尉感因姚梢掉想已到奏辟姚史即批依可
卜信任之意嘉叔要徐計也無事向借易納忠欲得
受而知惡憎而知其善以矯枉玉山之偏頗毋忽也

周益公大全書稿六　廿

右相所苦漸安大費調理內制經筵恩禮甚優其他
舊吏必詳稟林生方送去年詩劉東士人做事無頭
腦大率如此適中不暇他及惟乞保重

又淳熙十四年

某竊以暑威日熾共惟某官猷膺有裕台候倍膺殊
祉連得宇甫二近信欣感無已作事之難古今所同
碌碌循常必致誤國稍出意見定遭指目老兄在彼
與僕在此內外雖異其理一也凡所奏請　聖上皆
主張施行無齟齬茶司錢物莫且略知其出入大槩
否蜀士多謂往下州府括責恐收而為二有妨為政

不可不知也交子中界已有旨同報去更望效寄君
峯十二万緡文與軍人作贍踏錢却似正當未知可
否今歲則無及矣椿積米麥只得徐〻施行張李長
錢引已走卯綿計人喜之者多矣只無可疑正復當
與一郡聞其子在此廷試也茶司吏人誠堯卑為可
不少抑之餘異保重

又淳熙十四年

某悚息再拜某才力駑下叨塵過分某月以來憂愧
万端罔知所措初膺王趵公知精其肯初歲暨可傳
三益豈知佛協衆論望凤見但舉此一端他可知也

刘子卿亦寃轉諭使勿来當以一悴處之其他悉付
公議不敢自斛李與照文無恐只是南北異俗緩急
異性今既臨事敢不屈體降心雖是不孚無術豈不
力思自免縱未能益豈忍讓国家耶同寅貂璫却無
意也只是命分已迄精力大段疲之難久尸重任適
踰月不雨旱勢已成更慚惧終日昏〻如在醉夢中
其將奈何去秋得一孫謂可長五少娛晚景數日前
復失之老懷怛不能堪此亦福过災生也某悚息拜
問題軒春集細想上下均祉起試繇事初豈先云〻
今矣定矣郡宰為朱漕劾罷宰祠歸想皆聞之程感

必一考可以周旋否某悚息再拜

又淳熙十四年

某近兩以書付專人想未能達　太上初感風疾
緣　聖性好飲冷而醫者用大黃巴豆之類今多瀉
動真氣今已一月尚未向安憂虞不可名言也田祿
事想已報來　聖上明照萬里保護甚至何以報塞
今陳諫議以憂去自可安職以寬西顧某前書嘗及
決去之意今則乃未敢啟口之死靡他亦臣子之常
分非敢有所避就只恐衆論不容自當見幾而作耳

又紹熙三年

某辱此月十四日誨答趙永周書亦已拜領併深感
尉秋涼共惟台候動止万福某籍朝廷粗遣性心力
疲之大罪昔比年垂七十里固應留更一月後即按
祠請望於廟堂張本光至再之君非自耄病軀胥支
梧且違衆古惡亦豈敢備礼也二事蘸具別紙本欵
編作諸府書正以心悸目痛未能下筆數日間專遣
謝紙矣湖北水溢浸及此間外邑之益陽縣他無可
言瀘南七月十三日紛紛甚可駭聞張帥継王宗政
妄費之後府庫消充其人性清而執必是於近例之
散錢物之類有所撙節所以致此其人只可為監司

耳餘新陏令保明即俟柄用

一書田事此間係屬妻勸援湖北例乞先括責招謂頃年長沙已曾施行義當助國經費不敢有請又見當年使者云已申乞先郴桂武岡三郡被邊去處深贊其知体而不便有云前日累到此却云得廟堂書此事寢而不下會牧宜章縣慎申状謹以封呈者廟堂知其所得之微必欲然從之試問君季亦須能言何止大山一毫芒也敢望速爲稟緒公只撿會張倉所申畫旨行下非惟快便兼無形迹渦張倉已往邵州巡按

商量不及亟以致懇如姻家户部方提領此事必可致力得付此介一報庶免迹回幸甚幸甚

一修城事計度已累月初緣六七十年無人問看其上皆生巨木根株牽引更數時必盡摧壞凡費數月工夫用錢穀百千顧人斐斫始見缺陷去處乃敢具稟若朝廷未許十萬則亦不敢輕議今既荷諸公有意成就即令屬官更加審而數數日後方敢具奏大意欲得令漕臣提督治邊漕臣司專提督築城飛虎及本州諸軍出力而令兩倅往來監視其錢物亦付漕司某病不干預非特旦又丐去亦自無心力及此姑欲端爲永久之利耳初亦疑費數十萬緡既見基址可以增陪幇貼乃定十萬之數若得度牒自行變轉或降一半會子却從行在發往淮西鐵所截兑所解之錢似亦兩便今先陳大略續有申明文字拜呈矣過望能於相參二種察處禀及亢幸

又紹興三年十一月

某數奉尺牘深愧均恩時動捐答感愧兼之霜寒共惟表儀禁近台候動止萬福某丐祠未允本欲再請緣城壁事初意既飛虎舊將數人趣時修築又慮去

記已定稍漕車風力域之既經商量幸廟堂應副度牒而或者乃勸漕大興工役濬隍增碑規模甚廣其說未必不當然與當時所料不同其費浩瀚又毁拆民居夠多定致紛紛兼迫隆冬遂未敢下手勢須別更相度緣此須俟來春方申前請此非所計但慮後手中位歲中連喪兄姊弟三人獨存人數居百口之青患雖莫恥心甚不安憂撓殊甚如坐針氈之上也長沙財賦全籍違法故倍歲稅累任漕臣視而不問往往却於其他名色特爲寬恤自某到官首罷此項而已放者不可復此今尤欲民含特後降指往催遂

成寘廹摑幸年豐甫晢御未覩其效先受其害理固當然蓋平
者漕相處極無他前嘗謂賢者遇之皆此類也項 父暫住者
親管取豈易得也桑景詢事子中寫来別紙録呈末後一切
亦足不朽因實録載贈官事附小傳于後可也王氏子固忠澤
奏已令投下望催趣聊以勸忠效用子弟之漸廩給閤議
者已恐費無從出况全給乎此在朝廷指揮如何耳 與柳密
院典故項在西府嘗委編修官編類條議筆削記得蔡待
數年丞轄所云豈謂此耶當時雖曾寫得數項後来
婦家或舟或陸或携或寄今遂無尋處最是初元御
營使與三府並置官吏俸給則云三省樞密院御營

廿五

使同奉 聖旨體面極異主數年方併歸一此不可
不記也餘乞保重
等 奏藥并礮料數作已録呈當經商量而後
奏謹以回劄拜呈庶知非敢違次本意只藉其
威重且倚為代免餡去掟取 旨不謂聽迓闕
者大言聞欲畫圖奏申其勞難道急非不善事
則多礙蓋内地非極邊比擾人固是一節其費
恐數倍於今無云日張支工錢三百此間自未
無此例既聞則難令望寄與丞相商量不欲形
於公文役此供善類自為異同到則不好看

或恐文字到朝廷只合從元中或且需後推命
是聽况度牒未能便去乎耶頗候台諭方敢徐
稟更望語丞相兩司相與打無他不必他疑州
郡侍監司惟恐不至豈肯閑氣也此語切勿廣
蓋漕有手段籠絡士人甚爭織悉皆知耳

又紹熙四年夏

廿 此間大用尋報紛紛所以略具尺書為賀今當果
為 上春回留不勝宗社之慶偶緣病目未愈加之
欬疾大作晝夜卑顛略無少寧欲遣介已累日未能
作書今日投小児拜呈如後

周益公文集書稾六 廿六

摳密同知袁頁落日重望今後 聖上注意延登力
排拒論中外無不佇竚歎報思知可以還度更望臨
事當重以濟事功一或為變謀所迫如轉退之諫臣
論之賴丞思所釋火剔食期却恐於事猶甚莫能畫
善蓋廊廟之體與侍從不同耳某偶緣百病之作心
欲有所獻而忘不隨也
一 某前請宮祠本望四月末到此五月初可歸今
緣未聞俞音不知奏劄竟付下否今以病中未
能再入文字俟數日間稍可支吾則當布稟
一 三郡賈田事張倉再有申狀非送在竅曾未知

尚可撰起否

一譚州申尚書乞截撥四年施利錢修岳廟想密院不欲干預然以廟中施利而修廟名正言順鄧建必不記此一二千緡特本州無從出耳因修子宜白事密語之爲幸某實以病中未能一一修書

劄子四

陳應求丞相　淳熙元年

某伏以深秋天氣便清共惟宮使大觀文相公民望所依衆歸有日神天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伏自國門鈞翰寵答之後惧瀆嚴重不敢時布尺牘惟是尊仰道德感激知遇一寢食間豈嘗忘竊聞新居落成未獲爲燕賀之客此心益以馳騖仰乞上符聖眷加護調適還東閣茂衣隆邦治天下倩不勝懇懇

某罷治假歸得本詞回野附已爲孚幸恩家　上恩

賓名館敷天惧無以稱塞自非相公音者甄陶於鈞之日今茲薦進於行送之時則知如虎翁寧望甄鈞衍戴鴻恩筆舌有不能盡者矣閑居雖辨胝啟敷以手書以叙寸心伏乞鈞照

又　淳熙十年

某竊以譏定在廟世胜致政以傳天觀文相公功成名遂德業久大神人交相鈞候名正萬福某謹心為習日慶衷又伏覩公相恩賜安車俾金故里繼未能躬親不速勉繼尚躋猶當揣分量才力求閑散以贖既往尸素之咎不然閑伯夷之風而聖恩肅頑立懦

其何以處士大夫之列乎慕仰至深不覺切恒餘乞
珍調寢味永延眉壽公師之拜可馴致也
某自聆告廷得謝雖嘗一再馳書以慶而緘啟未修
非敢怠也誠恐議得素隆然將覗儀寵報政爭自更
蘭忽之城而不欲仰累鈞重今家龍賜今懼實無例
置漸汗赧殊不自安尚望原宥切特與寬貸某下情
無任懇禱之至

史直公丞相　　淳熙元年

某伏以季秋之月氣序和暢共惟判府大安撫閣府
相公收歛經綸寬綏一道頤尚招佑鈞候動止萬福

某淹困粗遣茲北鴻鈞引企趨才無階秪竭祈乞加
御寒珍攝迎時社卽還上宂之前多蓋下情不勝頌
詠之至
某近因衣偁曹半主簿人行再附尺牘似聞道之中
席哥未蜀今徹鈞聽否舊者遠馳帳犀翩以臨墨屑
三事之重體一毛翁相公議德如此某寧吾之感歎
宜如何哉尚惟鈞明孚亮亨甚
某載惟閣公以格天之業處分陝之權閒藩以來道
洽汶寧苟可愛人物至猶降猶而惟之　惟右賢哲恥
一夫不被其澤相公之心蓋本諸此春未陽順序

支已向成討閱部亦爾祭戟肖宗輕表綬帶向人自
淂於八郡數十縣之內可謂與國顧左相虛位二年
上意終有所屬恐不容閣公久居東耳
某伏以蒙鈞慈寵賜文集可冒子衆蒸蘇物皆惠重
荷戴莫勝某郡環堵了無可獻受坐者惟有堪指寄
之及嘗何當從優而據謝惆向風忘：日以有加伏
乞鈞炤

又　　淳熙元年

某伏孟秋之月暑威殊熾共惟判府大安撫閣府相
公代膺既有相業在隆殘然隱特鈞候動止無福其

望門墻惟遠而鴻鈞所及實無家頻所恨未能接武
支士見樞材館篤心訖伸何嘅繋焉而止敢乞順迎
氣序保固粹和早之上副永獨聖治不勝拳：之禱
某以伏蒙鈞慈遠馳單介陛咒宗牘且有爲子珍賜
絳裳玉質儼然未改敢屬屏據屬魔親黨仰惟惠重
蜀錦意均珪璧最爲師屆銘佩有不能勝者矣末人
知期到此令以休數日而後遣伏乞鈞炤
岳稿閣閣部兩榜項適支永皆登此蓋相公欽故受
調恵此一道想見民有喜色里無催声頓以渤海之
治何足進於今日左相虛位三年于此當虞進考積

之際適公且東歸之期彌失耳制麻均受膏澤非敢言也某要譴奉祠崇望都紀　上恩天大驟再貽職自非元老舊德甄陶士類初不問於內外曾是愚陋何以得此方侯受告後敢修大夫尺書少叙謝悃而相公記存厚甚流問先及來橋曾藩雖未至固已益感斂於襟抱刑斷報於頻前略此數述萬一草率是懼

又同宰執答史小傳　淳熙七年

稚等竊惟觀書盛禮必傳相公兩當擬飭自當龍觀以為儒術之光既已得　言方敢具禀而荷聞元正

切欣幸恩蒙映拒莫喻鈞意或以生次為疑則當從權以成謙德切望便賜廷趾非特諸儒皆闕也著且恐來日無閑可以奏謝餘令去介拜覆伏乞鈞照

又淳熙八年

某竊以歲事將更物華資始共惟觀使少師公相天祉道妙交相為和鈞候動止萬福功成名遂年得新今古罕偕古亦難儷鄉閭父兄子弟族姻故舊増花簪合雲集非時盛德孰享衆樂至於　上心虛佇士論攸歸期以衛武之年更邁汾陽之考此在明公為餘事而　聖朝則有賴焉敢乞保輔沖和丕延壽嘏以對延英之召

某自逮星躔日勤斗仰兩修尺牘皆酬大兄未能先也共為愧怍宜易名言益審少卿餞客禮成　主之攝厚穢從司府改貳宗卿昔明公由此蹈歷今賢似復濟世美衣冠盛事翹論策之敢因書郵敬以伸賀惟鈞慈矜亮幸甚

某仰賴鈞陶元勇于此又復改歲孤立無助加以亘情徑行動與物忤蹤跡久已不安非遇流虹即謀自抛而歲饑民流　上心切切荒政勞未敢率然啟口聞春當伸懇恤未保不以罪行仰恃知憐輒布一二

伏乞鈞察

又淳熙八年

某竊以仲冬之月寒色方凝共惟觀使少師公相綠野雅容寫示協佑鈞候動止萬福某仰繫河潤尚此充員內省尋養方謀自馳未由曉優更切馳情敢乞珍閲至和益綏天祉代工論道行續尚父之壽臨筆不勝懇懇

某自違采繡累仰道德如飢如渴實攄寸心兩伸箴史之歡皆酬先辱今茲賤長覬復又不能處致賀儀夫豈耳昭相鼠之刺而不悔實由因於職務日廑庚

及屢欲執筆伸紙鄙憤〻而止竟煩綸綍勤渠遣施
最呂議而先大賢固爲盛德過而不改在某將何以
自文也向惟通明俯賜矜亮幸甚幸甚
某竊惟周重天正漢嚴亞歲蓋鍾黃鍾動君子道長
之時也覩使少師公相盛德備躬陰功及物國元補
袞久著疇庸俾壽而臧方膺百順對茲令序崇樂可
推外則鄉閭父老相與一咲爲樂內則子孫族黨爭
致千齡之祝那宗家慶自昔罕偕况近世乎欲行頌
言殆無所伸其喙徒致贊喜之情如此尚乞鈞照

又淳熙十年

某切以梅霖天氣共惟觀使少師公相燁晃山林安
榮而得神天贊相鈞候動止萬福區區之後竊聞設
著書經再爲丁年之事榮以忠孝者歷覩前輩名遂
身退不過此故納新爲壽而已孰能精力益強孝問
益光如是之純人乎又况子孫滿前福祿純備考之方
冊始未有也甚盛甚盛某未緣趨侍徒極慕仰敢乞
眷輔爲餘來班愧位以副中外之望某碌〻充員日
惟愧恐不能時修賤啓意廢棄絕罪於大君子必矣
致圖屈損職重覩染又續俯賁晚生此爲銘佩固不
待言而礼出倒置懼又如何也前日宣諭云少師

奏海冠阮平宜趣定功可摧劒同保明一王色欣然
深嘉體國之誼諒非忠誠素著樂於成人之美何以
爲英主敬信如此下情歡仰乞今未已因劄末賜執
具稟知伏乞鈞照

又淳熙十年

某切以秋暑猶炎共惟觀使少師公相得爵吳善士
夫所望然膺神助鈞候動止萬福某身遠門牆必懷
誨色政乞珍調爲餘永綏壽嘏爲國元龜不勝祁頌
之至

某竊審抗章比關願還官政如少師澤圖生民勲在

帝室雖虛不有中外之所共悉况數年前固已疊陳
封奏素懷亦可諒矣然而以道事君與國同體竊揆
聖心決無由徒之理徒與搢紳共深歎仰而矣
某特蒙鈞慈墮況纖鞠礼義勤懇甚非么麼之所當
得下情感剿懸感鐵賤弟賈仰恃知過有聞必聲重
家聲論及增震懼如某於門下宜復有毫髮疑外之
意耶仰惟通明必賜矜亮餘續馳稟次

又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正寒共惟致政太保公相盛德備躬天
心所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屬持望擾之期不遑更望

歲之加備鼎茵來對宸聽下情懇〻某近者敬修緘
啟仰致攄悰且謝不敏共想上塵聰覽游紆誨帖禮
遇益勤內循公塵何以稱塞一味悉恨而已提筆即
中既未離郡且宜少安不必遽為祠請未審鈞意以
為然否有所見不敢不控稟也
某昨日家今以宗正防及下詢明公赴闕入都合與
不合辭免竊謂拜恩與赴召不同雖向嘗札宗正云
昭文謂當略避審爾則措辭之間恐須說有命當承
無嫌可避然後略題破曾魯公自外乏掛冠歲月未
必盡同之意否某尋常處事太迂更乞與識者商訂

可也
曾公亮先以集書使在京五日一朝熙寧四年緣
西事起知長安至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詔復令赴
闕五月十三日再除集禧使六月四日致仕其制
詞云頃求解於鈞衡旋出臨於藩屏亟書趣召方
馭渴於儀行奏牘引年遽深析於謙退觀此則似
召而未對也遂休致之請
又淳熙十年
某竊以徂落在宸霜明氣肅共惟致政太保公相盛
德備躬陰功及物高穹篤祉鈞候動止萬福謹勒啟
伸調護史仰祈省察幸甚
某一〻為鈞表晦朔屢更恭仰道德昕夕敢怠茲者宗
祀有日趣召元老觀禮于文非獨與搢紳諸儒共欣
快睹抑使晚生後見祖宗之盛典何其幸也百懷敬
遲面稟茲不宣備
某比審宮使侍制侍郎升班次對歸奉親歡國嘗略
伸賀捆旋家誨墨之賜下拜不勝感愧今者又聞馳
遣王人特詢　帝煌〻金紫輝映鯉庭儒林壯觀里
閭歆豔併惟燿思因酬大況併以為慶敢乞矜亮
又淳熙十三年

某伏在誨函仰綠題葩明良慶會榜題槩然再拜敬
觀凡目眩駭向者四明惟有宸奎閣焜燿精廬東坡
實為之記今　聖主翰墨同符　仁宗以寵元臣元
光儒術而太傅跋語典雅無愧前哲二者皆仙里榮
遇書之簡冊垂勸千古　老圃尤為衣冠盛事非但
壯鄉野史而已拜加以述欣荷無斁併遲而謝伏乞
鈞照
又淳熙十五年
某皇恐敢言之太傅公相鈞座乃者　光堯殂落率
土哀摧茲者七月屆期敢攢迁坐　主上至行過於

閲曾臣賜典不傷感重潤啓閲仰佩記存謹此布復
切幸鈞照

又淳熙十五年

某竊以夏序云初或暘或雨共惟某官燕閑成趣高
厚扶持鈞候動止萬福某稍適壽屏無田一里裘綿
愈捷暑仰敢乞珍調宴未茂迎天休昭合千齡之祝
某非家鈞論即以附遞稟報何為未達茲投 昔恭
尊 太上靈輿已遂復土茲桓日遠寸日斷裂以是
未暇展布八牘又勤獨惠翰墨禮遇有加愬感無斁
迫歸占謝不能如儀字量崇宏受惟萬同待以不忍

耳

又淳熙十六年

某竊以春序未深寒威尚峭共惟某官道尊德備名
立身閑有來神助鈞候動止萬福更乞加意鼎食來
綏壽祉師坦之拜維日俟之
某雖不得朝夕望顏色而從往來士大夫拜閲啟處
固已少釋瞻仰近又見 御前以所進書解附之秘
閣丰近伏生李則過之千歲盛典至是後續所恨無
由執經絳帳而質疑義徒切欽啟而已
某仰惟儒宗 三朝所敬 重明繼照吴詢入覲以
副兩宮之虛佇吾郡人士願因此一瞻裘繡在某尤
切切耳

某近愚自信本非廊廟之具推排至此冒寵愈多一
昨蒞除甫下惶駭控免凡徬徬再旬乃定伏計備聞
曲折職是修辭稽曼伏家鈞慈先墜緘牘倒至如此
何說可以文過惟恃知遇有素或賜矜察經文更深
愧恐

陳季陵侍郎 淳熙元年

某比方走介奉状忽觸近誨共審鈐閣是清歡詠多
暇台候動止萬福下情感慰歲豐氣和千里家賴不

淺塵陵晚稻損十四冬苗恐稍費力耳前渡三書註
拜奇此殆作文之閑疑而未敢乃窃之小乘亦何謙
某嘗患近世李者貪為高之名而不踐為高之實往
往未得魚而忘筌未得兔而忘蹄其不自餒者幾希
三復見編有以警後愚隨矣德輔筆力不 程致道
長者為發明之何待後世乃有楊子雲也幸甚幸甚
賢即過此千萬寄聲當疑留一兩日某雖廢李向當
致農焉之習以求論也開閣放揚投此槃天似太春
計其世間大丈夫事抑造物方欲尚父黄髮尼武王
周宣愛公深耶更乞為國保重

楊廷秀寶學 乾道九年

某辱十月旦書誨喜承台候萬福卯禮札成少逵虛位兄當少進耶太夫人進封助喜無量某命薄而病多不容不辭郡知識或以爲高愧愧又不自安也鍈化兄已赴官獨與子仲陵話過日耳旦夕封贈文字誤礙吏吉馬二生望兄呼來問其次第而督之致之改秩否餘冀爲國保愛壹內大小吉慶

又淳熙元年

某比奉十六日誨字茲勤嗣音益佩眷勝臘寒敢審台候動止萬福太夫人壽祉增茂眷愛均吉仰尉無

涯毗陵新命當問去天近不當計俸薄厚也或者諸公欲緣此牽挽入奏遂踐清華觀楊拙爲觴諮不言讓當然亦以是耶堂帖公當發來不必走介也某緣淡撫閣得小報謂此月五日有召命賓客塡門不容分疏本州姚進奏者每每有申狀已得初六日所發殊不及此是可疑也不然中格未可知吏有數日間如何耳近報十一月梅蔡子平已過界去此月十日賀正北使却入吾境饒子師奪服守平江護送欲知餘惟倍保台重新春寄遞即對恭聞之寵

又淳熙十一年

某近再遣狀未審達否辱誨帖喜承已次近境台候萬福今子侍優清勝定朝適還速之中甚善宜徑從定叟求一安泊處卽使入門放朝見在法應上殿乃供職此申省取旨候班便是數日不妨致爲奏劄也告命見留閣門芬佝消日兄受此等知雜可當能具梁矣舊職不許辭兄劉子澄過中相失君登謝表卻就甚處借印不然不可通也叙述以積業護從數語于前有吉州知印紙方用無卽拜嫂之後便登對從鄉如何更推哉連日大雪江行當有佳篇詩派序已傳都下而之紙貴也探候至止別當遣問

又淳熙十五年

某辱貽問欣審仲冬消辰洗印地編事簡足以坐嘯惟財賦艱窘此則郡縣通患也春元寄遞敬惟台候寧嘉眷愛均吉鍾將之所附書方到前因知其佳士李寶州所乞郡皆除人方從渠別聞所向郡祀已定告喜可知也鄙文殉大書當用蒙塞屏以避臭氣而虜名勝云爾偶忘之耶聊發一笑餘冀保重續別奉記

又慶元元年

某方謝不敏已勤先施喜二人之同心冀一失之相

遺寫摹之書不悞投体之意猶加硏官上玉除卿月
升金掌併借舊詩之句敬為新歲之祈拳拳于中嘡
嘡莫究

又

某邪家遣騎致歲端之禮才薦思溢正如刘師服遇
猶明時啻度不能出口吻今方拖或數語何止不能
奇而已盤美酒得無底清渾合知幸不煩羊趣邢納
厨人望怨輕觸之罪

又

某竊阻邪勞乃家都騎過之便勤祈簡為報謝德閏

有先奚奴飯為蜀末因以致其敬則其之失禮罪如
之何縱累百言祗又過耳某茲者已拜綸告一非傳
聞謝環詞首及買利随至天兄重役之歷更勝宜當
面稟未能躬造崇屏之因尚當專人控陳漸感忱惟
高明財幸

又 慶元二年

某已後數辭為起長之慶盍致微物以伸頌詠非特
奇酒肥豣已為長者所先而茅紫虎體亦雖出手緣
獲兹清故事啻糟丘而致九江之系焉雖愧石奉卿
備左持一笑領之幸甚

又

某清晨渥困忽拜墨妙釋枯禪而欣感叟虔為賜使
適康性而與永遊香念之意尤厚然兄素有折角之
剛乃如君子之含一何謙也敢以蜀綵數服仁心佩
刻之情言难盡

又

某前蒙大書天香長韻今已刻成第本為献茹臺記
傑句以不朽何幸如之海棠二絶一洗工部不下語
之恨代花賡續想付咲粲遺脊重壺拘一年十壺卿
備晚酌鄰林天醇雖不甚列然自有一種風味可略

見故家遺俗耳

又 慶元三年

某經年不望顏色如隔霄漢車騎倏臨人　而不肖
者先焉非辱幸也聊侍玉趾登層樓閲天香顧與閤
巻為有光而奴飯焉蜀略不容展心實怏恨人謂其
無以留重客為可羞也然雖私礼慱許公會匠錞實
問譚譚之餘繼欲捿徦轄故事其敢哉謹此叙慚謝
之萬一尚乞矜亮來年春社尚躬布之

又 慶元三年

某衰病不能往叩亟交既從才臣知近作何翅望止

渴今蒙録示陶舟賦紆徐數䁥如挹北窓之風微宋
玉如瞎揉石之戲文筆高妙乙至此手立遺報不盡
悃之萬一

徐從之提刑　淳熙二年

某切以春序晒暄共惟教授朝奉尊候起居萬福某
職月叨被召書於格免章不容上即以書懇玫賂乞
反汗既而省劄趣行不免單騎呈洪饒間乃以病告
庶幾進不違　上意退亦安其分方治行擾擾未暇
遣此特勤誨翰情意誠確如待至親惟今朋游面縱
叟而退揶揄者滔滔也獨兄為不肖某甚悲為搢紳

慮甚遠自非愛人以德長慮卻顧安能如此感荷不
可言也薄寒且謝以敘別殊愧草草尚阻會晤切幾
保愛某拜問親闈想惟福慶驟臻春聚均吉有道中
委勿外政要已領何不且留看也臘忠臨川地大處
家有薄田在太和廬陵兩處村夫皆云如此方且議
訴乃聞江寧當塗宣城亦然又蒋虜使賀正者有所
求二十七日集臺諫侍從議甚久豈非夷狄陰類有
不臧之謀耶

又　淳熙六年

某竊以歲華伊始共惟教授朝奉尊候萬福泮林之
擧鋸然不之處未達上聽狗監之罪也雖然心實卷
卷故力不足耳遠辱嗣問其以所聞相告感幸感幸
繡衣素不為朝論所與故謗言一與無為辨明者亦
可閔也併寨事尤見遠慮某三十年前親行虔州道
中見所在絶無民居數十里間僅有一鋪鋪有一二
兵而已以此推所謂城寨之傍寂寥可知或者藉此
數輩以為保聚手若論禦敵誠可寒心更望子細詢
三州之餅事者想以詳告容將白於當路不然恐利
害未盡而遽有更改卻貽後患耳如何如何餘冀善
愛

某上問龍泉安問絡繹知承審察之命可慶有委勿
外

又　淳熙三年

某竊以賤長現後共惟某官陰功益著賢德方享台
候俊斡繁祉某家臨瑩治無從吏履敬遵約還不敢
與公牘為慶所冀桑梓全庠亟賤禁嚴副善類之望
某前月馬祠旦夕須得報別容奉記鄂浩聞擬徙三
年執此拘礙尚未取　旨俟到併商量刘都巡一節
也脩城文字先下得度牒百道元乞專委漕提督亦
奉　俞音疾不妨衰病告歸耳永明黄尉儒雅醇實

以非洒西尉材更數日還任恐進越不中度埋與託
存之得范至先之子書云諸葛武侯祠在石鼓張欽
夫爲之記曾過目否其書封與傳教授必往向稟餘
祈爲國保調伺待春簡　州奏已報行少沮貪人其
銷寃矣謹礼具別紙恕留李甚

又

某近附來使再奏此必獲過目鄂浩斷勃已下詳具
公文似已適中却當坐全文成約李峒以不殺之意
而禁其再犯划巡檢者欲申乞與嶽祠如何對移則
須先擇可任之人前日使司所差止是待闕官又雖

兩易更望垂誨當奉承也張副將毛季正官之過亦
是不遠未當體究得如何併煩批報初欲一時解紛
來諭深以爲然不料武夫皓噪入如此植子直書謂
廂堂許用項平父而不知諸司兩疏皆藉于中書今
想未暇及此耳

又紹熙四年

某比因按臨獲奉名理適緣南鍚之戚不得延款迄
今愧赧比遣介齎致尺紙計沂流方達而雲輸已至
玩味不能去手書承現風餘暇台候倍膺珠祉某丐
祠文字四月上幹已到臨安緣先懇諸公力爲開陳
方投奏劄適值驛文丐去副樞礼數未断遂遲了數
日討旦夕可被命而去向容專奉記也芒種前偶值
甲子大雨異常此去恐乘船入帝之應漕司今祈晴
乘論又謂非其時更看數日間如何譯恐秋間必閔
雨只頻諸臺福星耳蠶麦所在皆損夏稅何所取辦
耶薦士奏已備敘向在朝見諸路薦人多用監司印
也項平父對策極強人意要是李閱冬氣節參備能
如此倩子淵曾見之否黃夕拜駮章極痛杜其推尊
子直甚至辭必思所以副善類之望云餘莫須詔珍
序倚需召節

某悚息拜問台閎仙躔緬想長少均祉蒙催督夏汝
羲公事今文院勘作不是使令而爭鄉專以楊師祐
等在此爲解不免衣條押下勘證解州姑令從實結
正所謂鹹口一節須俟使司移推乃可見次第當如
此它時責自有歸也

又

某近以書附何漕急足其至必速閱台眷先還龍泉
何遽也茲再有白事夏汝羲獄固當面稟欲別選官
就寧鄉[illegible]治台意不以爲然不敢固請今縣中果不
能了所付右院追逮頗多竟未得要領雖日加督促

然不敢諭意恐涉鍛煉刻㨾凡才本無鉤鉅伎則以
何令親嫌白前政令不度寧卿之獄耿尤甲〻特以
累世忠義暴着姑容其在官耳淹延茲久干連無辜
或致死損誰任其咎務須除累要人三數輩外餘日
知責抑恐有敗露之理但高明攷〻此事安敢自信
其詳輒具公牘望早賜施行不然使司有丁憂任之
人望示姓名當令與見今獄官權暫對易尤加古今
被殺而不獲行兇者何限兇周六十一本非善良李
小二李三十二兩人已為尉司所殺豈特足以抽當
而已急遞馳布頤俟台命㮇卿將死倪君折簡約

其同行卿入皆以為　不知果如何㮇闘苦臂痛亦
夅衰瘦悴進退觸藩縱有定力亦要安能無撓於方
寸也傳聞日邊有好語意者　頓大手一振紀綱耶

書稾卷第七

本益文忠集一百九十三　書稾卷第八

劄子五

葉夢錫丞相　淳熈二年

某伏以孟春謹恭惟右丞相任專軍國望重華夷天
相黼忠鈞候動止萬福某尚阻趨侍敢乞仰体注意
盃調鼎茵茂顈不世之勲家書尚父之考民望難然
欽以為祝某自念久違黄閣未嘗一日忘歸嚮之心
向緣復敢冒修竿牘伏蒙鈞慈特賜誨答自爾不敢
時以姓名干瀆造化蓋屏迹遠外事体當爾實非懈
息自取疎外仰惟鈞明無所不燭必能深察其情某

亦恃此以不恐也　某去冬伏覩麻制相公正位宰
司燕錫兵柄台符增煥國勢日尊夫以備大光明之
才而遇　聖神英睿之主同心合德圖回治功豈待
朞年必臻儒効蕭曹房杜何足進為某庇身大治實
深欣抃修慶不修之意已具前幅非敢自文其過尚
乞鈞察
某　主恩拯陋一無可取向者力辭郡寄實緣病疾非
以為高不謂宰路急於用人費遺藉菲力加論薦致
誤　上恩特加收召今朝廷號召賢俊更易宰帥莫
非人望實格天心於斯時也如其輩豈容亦㸃高門

之地王使不病腑難胃進况心氣舊病元未平愈觸
事昏忘不堪驅使已別具劄子陳稟乞收還前詔伏
望鈞慈憐其抱病已久衰共無用於世特為奏陳俾
安閑散實為莫大之賜緣再準朝旨催發不敢家居
兄乘舟至洪饒間聽候指揮萬一
聖君賢相必欲加惠陳人即乞且畀江湖閑一傍闕
火郡在公朝未為棄物仰惜知遇傾倒底蘊伏乞矜
念

又乞與王粉翁獻伺劄子 淳熙二年

某有少愚見適過臺欲得面稟偶不獲望履又緣直

宿未能詣府弟恐緩不及事輒胃言之宣教郎王諶
者今受州將也在上庠日嘗取其程文後為廬陵教
官與之朝夕熟識趣論議皆可重只是矜氣高談取憎
於人向調萍鄉尉知廢罪工官昨日罷袁州劾書到
部撥之事理正職方一月不應催科邊如按章特欲
借之與重生之耳且符姑付荼食人可見不是公人
下鄉賣狀及鈔紙等江西例皆如此荼引不散之寺
觀將付之何人此等皆縣道常事無膺文印而忌薄
境勢或未暇更革亦可觀過矣丞相須在西江伏想
略知其人所可罪者不自度不能為邑而强為之既
為之不當如書生妄自尊大不施敬於守倅生貽窘
辱乃若所肥誠不可恕儻與救何理作自陳似乎兩
全如諶人物稍加涵養他人日爲幾可用此亦國家
所宜愛惜者也胃瀆鈞聽不勝愧汗之至

歸與答尚書 元吉 淳熙二年

某竊以霜寒在序共想知府待制尚書政化已成坐
歙多暇台候動止萬福辟此後來况伏乞台察
某近者遣若人還奉尺書計関台覽荐勤誨翰仰佩
謙德忽忽叙謝有愧某盡一味馳情而已
某比聞丙柯未允且有增秩之寵以尚書文章學望

獨步斯世榮植黃閣宜遂延登久淹藩服役民幸矣
如士論何許昌唱和聞已板行前人文獻眷可追想
所恨石林全集未傳於世諸郎當任其責通家之舊
矣可勸之否其費私家可辦何必當官耶不然長者
取其本付麻沙用小字刻印亦善白老坡後小見其
比孫江何敢望也
某庸懦多病豈應塵忝班列　上恩深厚懼不可
言有以教督之使免於戾乃幸伯共久不通問其弟
小試輒退胃子亦可喜也趙德莊身後想可念非沈
持要懇揺鼎諸帥來賻其家以畀趙子直爲置少生

事不知尚書有意否某亦刻伻百餘千所恨待要過去耳

又 淳熙十年

某竊以中旻炎熱共惟宮使龍李尚書燕居有相台侯動止萬福某日困緒使雖心懷德誼而尺書不能殉致計高明有以恕亮茲奉崇問感悚交幷超成忠筆力不凡議論尤高品題精審自應爾也但近地宗室員闕皆兩三政始以萬祠處之伻因篤却免待次嘗勤以才學如此一弟兵相恩始精是為結課計可乎深幸府從尤切數服惟是尚書不鄙而告以推士為賜甚厚而某無以成之其愧何可言也餘異若時保嗇以俟延登之寵

喻宮教 良能 淳熙三年八月

某向游廬山處處見執事題詠雖不肖何足言詩然錄示知音者皆云上規晉唐近法坡谷非近世然之作也當是時竊喜流涎想車轍以未大歸居門為恨耳今茲幸甚乃獲同朝又蒙不鄙命編帙而示之伏讀旬日字字起敬如甕之賦竹之記詩礼五代之說皆意深辭古追跡前輩而今而後乃知執事不獨長於詩蓋尤豪於文也雖然鈞純規矩周密顧一班矣君乃得於手應於心而盡曲直圓方之妙者不識經此許其面請乎忽忽先此為謝伏惟幸察

王宣子侍郎 淳熙三年三月

某竊以春季暄和共惟判府安撫寶文侍郎契文尊臨會藩神物森衛台侯動止萬福某自去冬因湯行附狀之後日為緒使未能嗣承記室瞻仰道義漸洵靡忘自聞開藩譽問休洽如侍郎父儀某近歷師名藩曾見八一詔婦士夫日夜瞻望也財賦所在皆然古人謂藏之於民雖似迂闊其實可信而近世有部專務龍絡諸路諸路却籠絡郡縣取之不遺餘力略無主誠相與之意假為郡縣者終無稍家督律用度之理直取諸民耳史又蠹蝕其間欲不屢得乎今湖南得侍郎其少蘇矣古既難增惟得一二良將則緩急可倚不知部下亦有其人否聞侍郎云以背州由孫告於諸公今想無事矣提點司檢踏官家子諒思翊乃右親也正得趨事幸甚幸甚因其介歸輒附此未拜見間更乞珍調寢膳以俟大用

朱元晦侍制 淳熙七年

某竊以歲事將新共惟某官褒惟南服台候動止萬福李迫爰人中外信服前已試和人之手於千里又

横而先之及于列城斯民幸甚咫尺未由再晤伏幾
順令保嗇政成來歸益攄素蘊益同大夫之公願
也
某茲承消辰洗印孫深懽愚適中窄寓尺書必無浮
湛茲蒙雙緘重以手劄札意交厚下情感激十建相
與講明荒政何事不濟道雜前後降旨揮甚名向州
縣不能奉行因來諭更當申明行下義丰當既更他
州之人是不應募者否范金陵又畫奇賑濟之賞米
到即行不俟舉事尤可示勸更望印榜徧諭悉村落
不能徧知耳自餘續當稟布

又　紹熙五年

某竊以歲事將新共惟某官甫膺宸涯茂擁春祺台
候起居萬福謀帥而得詩書礼樂之君子豈特可寬
顧憂湘中士民企望久矣計公亦眷眷未忘於此也
乃如終政有鞠掩覆又何幸歟某經歲抱病今既得
歸即還廬陵尚何近音首馳尺牘不欲遣講治意足
謹附醴陵毛宰傳人病倦旅瑣未果詳悉惟冀若得
珍護式符春內

又淳熙五年

某竊以夏暑浸辱共惟某官台候起居萬福某比以

書附廬陵渠尉專便謂甚速而不達何也初聞擇
月望戒塗方且遣介迎候益蒙損教知千騎已過
宜春私居不敏無所逃罪竊講以儒宗人望起鎮藩
方中外倚重偶愧陳秕有均𧫶揚耳卲揚交知無他
大抵群蠻巢居不相統攝無無資糧所以未易剿動
惟在寨官吏無令侵而已寨官俸薄又多不交且無
使令何以責其宣力此罪急務也李舜翁之子遠來
相訪適其月初失三歲之孫今長孫女又病甫殆
初謂止二三千字略計乃六千富哉言乎已約渠留
人等候謂稍稍定日寫二三百字月十日可了盍

先服昏涖不能多書耳荊公藁跋甚愿率爾亭略往
緩將未寄來得別本欲章新補係礼逐為全書拜加
感刻刘藏志銘可取子登之門狗有此士銳欲遊劳
偶失探何秋京道三庸一書遣納

又慶元二年冬

某前以使人立候書具謝極草草所欲言殊未盡如
仁録乃名公筆削非如近世傳聞肯著且有好惡之
私其於呂范經營兩事若果為周交驩豈非甚美是
時呂氏子弟親戚布滿中外何故無字譽及必有
難言逐兩忘耳本此一節意略可見

沈編修瀛　淳熙七年
某竊以炎燠正熾共惟崇道編修台候萬福某衰病
不才分無他望忽叨進擢不特大駭物論自亦不知
所措也委誨懇以感以愧報事家食滋久士論稱屈
近者王景文起倅廬陵嘗為丞相言朝廷無意之之
理使誠有過僭當討歲月來除之矣本無過豈其自
度實無寸長至於已之私擯天下之英才是謂逆天
理誤國事斷不敢爾翔於執事有舊而無怨第子丞
相自當贊成也忽忽占報是究悃愊加保嗇以需
召節

趙秀州善仁　淳熙七年
某竊以歲晏共惟某官台候萬福海勤惠綸良佩
春與令弟通判必且留府中近日添差而釐務益絕
無僅有也和糴既貼降會子必不難辦獨後來之數
見商議將上支散軍衣深採敏手徵發早晚如沈譜
可與稍劉子日夜行移催督畢竟無之詢候祭年也
忽忽占報有像是盡第加保嗇印契殊寵

李舒州晏　淳熙七年
某竊以歲事將新共惟某官年兄台候動止萬福特
枉書翰深佩眷與勸糴二麥已成故事勢不容展但

守令得人則奉行自可無擾不然雖有良法美意必
轉而為害萬事皆然奚止此哉春麥明和後時方可
聖主孜孜農事未免聞斯行之詭金陵迫郭都統之
語云此地一名均麥麁得二三分可食如未孫之果
耳嚴州丁錢已倒免一年徽絹日下伺閱已不少澄
原正本朝廷所當留意然非某獨能為之此日夜所
以愧惧不自安也塞諭外台獨未相諒殊不可曉欽
伺聖權固咈輿論考績陟明乃所當然止緣家兄相
代恐不知者妄謂縮闕亦侵不敢力賛相坐善孝都
下惠未免嚴賢所謂兄有罪者春元遊太學有天寶

吏民保重

江東運使曾元伯　淳熙八年三月

某適中蒙諭指定番禺獄案事向因因大辟獄言申嚴此制矣今觀奏牘益歎仁人之用心已付刑寺看詳只是欠數愈急多後來必愈重改易益慮前此官愈多故也某如無年千逮之人瘦死何近見諸路漕臣得此等獄案者往々付僚屬看定經年不決比其終也便文自營而已其間實肯留意復與前人覆罪不欲改易則是滯獄無時可決冤獄無時可伸其將奈何雖然使前推成為誤勘則坐以失入乃其自取

周益公文集書稿八　十

亦豈必曲為之地不審台意以為然否刑寺所定因未可知偶叙所見以代面談耳

王仲行尚書　淳熙八年

某適中辱誨帖至感故稅一分仁言之利博矣　上已欣然聞納群差善石丞相得君侯親書甚掛意只是未肯將上與下部指定吏當贊成其與其父子自相親也朱提舉到彼凡百必可商量似聞遣人止流民而處此意固善但恐無以贍給之耳黃偉知軍曾相識否非趙丞相以其丁母憂專為奏知疑乃父以宮祠聞張帥幫俸下縣遂成畫餅頃雖未衷鳴然念使府匱乏如此只可裁負豈可增添不復與書或因入府望尉藉之使略知此意幸甚興之本不相熟念其有幸茶賊之功耳皇恐皇恐

又淳熙元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知府安撫端明尚書與鈞有裕台候動止萬福室道人違每切馳仰音郵往復截以自尉倉司賑恤須先有一定之論然後酌度事力為之今歲不然自應費力也承諭發廩之說若止是所見舊倉且無害往々有謂而發實權調停當只知直情徑行遇事洶辨是否近兩竟眾論不相容若後合

周益公文集書稿八　十一

捌為患失計心又有愧此未易筆舌既也小民苗米既已盡納寄居與上戶自當奉三尺以從事前所謂殘欠指去年無疑蓋今年省限猶未滿何名欠耶未由會晤切幾為國保重以需嚴召

又淳熙十一年

某辱七月中瀚誨答不勝感尉訊後共惟台候萬福上實尚書於邊藩豈偶如他人蒜既疑香而已因欲緩急倚當一面為國長城也今固未可先發正望廣闊探測事机若彼得發之後或有動作自處別為措置惟是廬舍器具芻糧兵甲理應先備州府雖尊撙節

恐亦難辦此當在所屢也幕中有精識遠慮可共事者
乎劉幹如何黃漕云已發職司文字改官當無遺漏
渐亦可快便念至有業成功者是陳教授晏某獻利
害縁侍新任闕無可安排丙吏積俸亦不敢遣去倘
見使府月請舊又千緡息或從容謾往一狀不可則
置之可則方取其券曆送去今時當識好惡也餘乞
保重

又淳熙十一年九月

某辱書翰具審填府成功台候動止萬福合肥何可
不守議者欺誑識如來諭方且固之位前奏直說氣

吞胡虜今乃靜待可見精當所謂失措置于十年之
前已無可言今既徐圖恐須具合行次第以漸爲之
農之有雖乃不貴歲月更望見教且又亦當奏票也
某承郎券曆并官會同往望與次第施行然後支給
庶得楊當懇諭西徵之意餘乞保重以需大用

又淳熙十一年

某辱九月既望所惠教書承鎮撫餘閑台候動止万
福某祿碌腐儒凡百皆不逮人平生所得惟在守道
不如守官一句蓋道者人人可行我不能守他人固
能之矣今不能守後世固有人矣惟居是官而失其
職則其害有不可言者心實恨焉放方其從容翰墨
間未嘗敢一語及軍旅之事自家工思彌實挺覺愧
恐無以自容蓋負國不誅還延利害止于一身所誤
國則將柰何所以夙夜望望詢求益未皆須更置
然竟亦何裨也遂辛事已惡石湖閱事此有言念張
都統過江執行狷傀更後書與發長失之策甚善或
其等錢錄呈其說可從否民矣文字緣何兩路申請
子細參酌致行下酸廷今當呈徹凡有未嘗替措置
求象梁前知其無狀公文已見之倪渠能如此大幸
指向廣之杜預羊祜何難之有張侍乃禮緣也備城

前後之具碣兜素血不可勝討貨固有言三處分認
脩葺不知可與二君先議定共為申請否不然恐彼
有詞正緣白夫人渾守虛專主歷陽爲自營計所以
衆與未定自郎以後惟向書能繼之耳前奏副本未
見豈筆吏不曾封來乎業承　御拜賜甚感餘乞保重
以俟召節

又淳熙十一年

某將辱惠教喜承新陽將復台候動止万福論合肥
重地內淮咽喉而議者平居多以爲難守望緩急乎
錄示舊稟不勝欽嘆今諸將既未有當此地分者而

聚糧之計亦後攸悠比雖有旨許增兵三百亦何足
恃展誠恐亦非目前可辨者所謂民兵亦不可付之
人否王宣已差黄州將領若作而水寨搃轄之類與
倪震萓臨時推可倚否刘倬既是先徂之子想只右
目而已偶目疾作字草率條幾為時自愛以俟大用

又淳熙十一年

某蒙十月將及此月三日書翰不勝感尉止感擊無
之又辟罷正及生辰使耳来春役傳位似無可疑毋
恃其不來右今之常理但合那控扼淮而象議謂况
雖守内事守江淮朝夕以為言而寡不敵衆未能定

也尚書自當一面利害吉取非輕合本路立為之類
亦可支吾亦有合陳請並圖之當奏更竭力處到惟
多得好將官乃為上策封事不曾降下王宣者一面
取旨差兩充水軍統轄今歲諸郡皆教民兵太守中
頗有可仗者否所在險隘處分大兵則决無力使諸
郡自守以捍敵度亦無難然須預行約束光州張都
統以巢縣是其地分乞築南邊城及通目城而到閣
濠似是自為謀蓋巢非衝要也其他有可專教毋惜
諄〃目疾正作寫字極不尽卽懷續當立狀

又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東風解凍共惟知府安撫端明尚書班春有
裕神物森相台候動止萬福更冀順時救養綏猷
穀以對嚴召

某久屏匿日切馳仰雖相望稍遠然治譽轉聞固
無異聆磬欬於左右若乃趣還班綴延登政堂斯
名得以親炙則又欣幸矣某載惟三陽交泰向君子
之時也翔君候德望揚歷實右漢廷復此端月入覲
無可疑者士民繊欲借留河内上豈先一州而後天下
耶敢以為賀

某特枉緘敘礼厚而詞親自非謙德絶人豈能若是

匪〃感悚殆不容言修報率略特冀愛以不恐耳

又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華年有淑共惟某官千騎班春神民欣相台
候萬福合㓙委重君侯已具公牘自此合匪處事
不一敢望精思熟慮之仍聞得三兩人好兵官準備
緩急吉擎可用否前家論及故敢各問倪震間探
必精處主得位恐有定論不然安肯深入巢旧也諸
州蔺鑿宜與立一規模盖守倅未必皆能辨事或援
而無益鐵甲必遣舟揖般取数亦不少失山水寨等
入全在料合用之高明固已洞照何待諄〃也王

安節如以舊物處之餘乞保重以需扐氏

又淳熙十二年

某比附記度無浮沉職護教允喜承台候動止萬福
虜主四月十五日曲赦上京師過香草澱秋未回然未知
可去年已得邊報說西夏事是可怪也民兵教閱未
見公文候諸齊尾擇其善者而從之豈容掇也招信
事不曾申來近亦聞濠民緣闕食往北界收糴為徙迫
逐有被殺及指淮者未審過否大抵州郡有異聽之
事則給驛申來稍徵手必避罪掩蔽此大害也訝淬
曲折極感呂念五月八日五更江浙閩廣同時地震

不勝憂懼淮上如何恐在處不曾覓試為詢問一
報餘乞保重

某有少事請教浴邊帰正人自得為立保甲為之統
率閱大陡整肅可備他日之用震既冉任立役弁路
鈐　上之委用至矣然抑無人而牽其偏防患未然
最為政之要務近數有士大夫陳此利害惟今者
一紙心平而理通不敢自朝廷行文字恐成疑沮意
望尚書酌酌具申然後取旨施行不審可否專此布
稟吏候來命厚載不推幸甚招信逃移人既知主名方
作措置也

又淳熙十二年

某厚誨諭知前緘無遺墜不勝欣感秋涼共惟台候
動止萬福利倅所苦如何謝陝同黃漕所申已封一
一從之所論卻恐諸人疑其有意正不必肩謹為留
下卿自應節制記得曾降指揮旦夕更申嚴行下
安豐光州既無他只是濠州難以作區處不知新
可丁寧之否或從使司覓一文字專諭科撥旬日
當取首禁戢名之言則恐是為文具耳矣焉立教
事或稍過即如前日來教怪擇人易置如何併在裁
處教閱民兵事件緣兩路申明不一又事繫久遠容

子細籌度行下併冀台照

又淳熙十二年

某比於敘通拜書想得達達茲家誨帖至感北使事
起於林倅要奉漕司漕司要拖朝廷謂者費初不知
國家為長久計豈惜此數千緡鐵錢也無事不為備
有事即惶擾在今通患而便為甚與錢乃不受無錢
則云擾擾切其上使不施設天下寧有是理哉更望
丁寧刘倅節次具條柔次第重報旦夕亦當行下舟
使或者謂以云云也民兵賞罰專指事藝之人非謂
官吏若緩急要令此曹作正兵前驅是送之死地前

後龜鑑甚明區區之意只欲人自為討保其城邑恐
臨時無由分兵相助孔子所謂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或誤指準耳若夫可用與否全繫守令奉行如何朝
廷區處不過如此也濠倅續有旨揮便罷已承盈
馬甚非所望更告嚴戒之顧有所聞切幸諄諄不敢
以此期他人也

又淳熙十三年

某辱近誨喜承撫綏功成台候萬福北虜固當切切
以為圖我似未可知恐緣去歲兩淮教民兵集海舟
便必諜知疑有侵襲遂爾為備若欲南侵則修汴宮

周益公文集書稿卷八　十八

築城壘先張皇以昭覆轍老蒼更事豈應如此設遇
緩急自應遣正兵為助使甫始備勞根乖甚可也水
寨課此望趣兩處具數來即取旨行下廖守對楊揭
恩旦夕便與州郡新將想因三省令措置某戰花磨
漏泄翔援遂以勸農為民躬親相度殊不知太守一
動繫人觀聽可謂不思矣有聞毋惜書教它人悠悠
愛憎之言安敢憑耶某自去臘一病至今三好兩
惡殊未清快元命年多災宅深欲引去也

又淳熙十三年

某前日附遞謝來兄茲以病勸未暇再作書蘄川兩
縣科役若循其本罪固有歸近時方以愛憎為賢否宜
便訪問事與民情是可數也北方曲折惟邊頭可以探詗
然備禦無虞常若寇至則便難擬亦何能為上病未
能盡其在我者耳諸將中才氣勇略毋拘官序因風
望示及近有旨許帥守不限人數薦歸正中勇者矣
已見否顧尚書為唱也

唐龍仁侍郎 儀之　淳熙八年十二月

某蒙台論御仙當適已遣人拜稟再思得一策鄭文
尚書初一日以後即是散齋大晏又虜使辭並不答赴
此兩日皆可暫假若初六日朝退則徑從木丈或趙

周益公文集書稿卷八　十九

丈取而用之惟明日入賀且計會閣門立本品因亦無
妨伏幸台照

又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寒凜共惟知府經略殿撰侍郎年兄履譜
暇裕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者一再遣記寺專修賀緘而
眾介亟去遂留連至今愧悚無已有唐侍保義行亦
附狀度道中滯未能呈覽也奏劄諸公交口譽歎咸
謂文采議論伯中陸宣公甚休甚休城壁因循至此
安得不長慮却顧都視筆一節尤繫兩路利害丞相必
緩急具報其他悉具胡漕書中自惟託契至深辱愛至

厚恨恩間無以少裨聞慮然拳拳門下則異乎他人爲
明必賜加亮餘乞爲國保重以需趣召

又淳熙十一年九月

某竊以秋氣浸肅共惟某官年兄經諳南邦神多相
又台候動止万福某叨塵過分既厚分礼又枉手書
眷意如意如此愧無以稱平素指縱之功首宜推賞
上謂遊𥳑流通方國久任且進華戎今者先形褒
蓋近所稱勝于耳茂之十官矣祠請何謂也其他公
賞一一取旨行下恐遍中遲滯今以省劄付專介齎
守自應爲法受忠却明言其任內支錢並數及他日

不妨進用也繼今更望勿色邊州勿令拖欠乃善閩
漕以死勤事極可嗟惜並相深以擇代爲難蓋曉事
者未必侔國要民耳未由晤語臨筆增倚碩加亨意
調攝以對殊獎

又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天氣變寒共惟某官年兄安撫南交天人協
相台候動止万福特勤壁教感尉無已再裁十万緡
固賓力贊諸公數卿小歉閒依兩司所奏行下今仍
郎又軫念諸群淸胡漕之不及良志美意遂將浮于
上下信于久遠矣宜其功實文字恐爲幹求功德者

所差輒爲拘收責付恐足汲倶將任滿似欲歸來若
治郡拙畜此人且早謫之偶經月病目未愈作字甚
艱只許算幸恕察爲幸餘對頃節加愛以俟嚴召

又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氣序煖和共惟某官年兄班春南國神示協
相台候動止万福歲事更新耗年丹丹之歡諒彼此
同之遠勤誨翰深益捸感思立寨等已降指揮要是
神向明之存乎其人既依來諭行下郡將始能治辨
然不可失之太過更望審處也意如錢鹽猶當及時
支給使夷獠無以藉口乃善王守要州撫定之功也

減磨勘三年所奏邊賞當時居官者不知水工恩弱
信手剛減衆論大不以爲然今已下部看許防盜給
槐擧侔推行已寢之矣餘異日姑餘新珍愛倚需嚴
召

又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庚暑正炎共惟某官年兄德化已成鈴齋清
暇台候動止万福比遣狀幸無浮沉茲蒙誨答不勝
感尉倚域增秩　上因此示眷知宋誠此當有殊拜
也辭免即下不允之命想遂祗拜公歸自處安心當
政以副使令料曆事試奏未容爲稟旨風司辟差之

類並不曾下部勘當仍為催督村身責委鄉吏傳達遠方既不許權拜而正差例為前部友方阻抑寧不辟事尋常不俾早〻遣諱者正恐凡百欲知其曲折勿遇其簡牽乃幸餘異以時珍拜覽廣嚴呂

馬勝叔提刑

某竊以切要清暑共惟某官台候動止万福自閒入覲諮指許會面之期故未果再遣記兹承誨勤懇感荷無已歸及道中二麦秀實甚足宵旰但雨甚重〻兼聞貂譽心較震惇益游飢之饒如傷可畏虐甚耳邦諸將更不切〻未聞更冀保衞來康畫授

沈衢州 淳熙八年

某竊以天氣大熱共惟某官台候万福特杜書翰良佩諸抑借吏軍糧奏狀已降下緣一兩處皆然見此類衆二万石未可得也觸減錢數已悉緣户部置令甚往往謾應而或者又謂營內催欠頗急亦須有以竟察之稅額酒課而可措置否於此別無利源想務又振恐必有以處此更冀順令保嗇以需召節

嚴州

某昨日已拜狀今日人得旨應副軍糧五千石章便遣人船般取價錢必有指準既不閑時直度易辦也

賑糶未萬六千石上並令改作賑濟新守與吳漕是親未必便來逐吏切勿多遣尋常交承恐或相謗今以編斧師之可以無疑若務所費林千百飢民事勢輕重不相侔也近沿江官員入對備言流徙者盡是饒徽嚴二州且析惟嚴陵被災既廣文便勢親到所以 聖主多方應副正欲自此人安其生耳伏恐欲知故爾評及敢幸台賑濟幾多須委鄉官士豪及曾道之類照尺嚴宸無問不獨也

岳池州 淳熙八年

某竊以中春氣暄共惟某官台候動止萬福比勤

惠問深佩至意略除簡欠而催見欠此為政之要務若新舊並帶徒費文移賣為舊之稽慢果何益也屢見中明財賦事版曹以吝為主朝廷又無以貴之每涉單禾嘗不愧下車浸久措置必稍就緒矣匆匆布復牽暮惟冀為時珍嗇以需褒表

湖明州 向達 淳熙八年

某竊以歲晏凝寒共惟知府郎中台候動止萬福上考既書宣勞多矣歲中所發上供幾百廿十萬緡何其盛也見治既中熟又不曾和糴所謂糴濟莫不至如常潤費力否德清楊本固可罪但用此罷去則他

邑封夫習知長官可脅將後效尤有旨觸楊一官以行
君侯之言他日或有過重劾未晚想喻此意忽忽布
復莫罄所懷願言保嗇即慶環召

書稾卷第八

劄子六

趙温叔丞相　淳熙九年

某竊以臘寒嚴勁共惟判府安撫大觀文相公冢衣晝錦交映鄉部神人賛相均候動止万福明灊浸久夷夏歸心事擁寄委自此方隆午橋綠野未容逸也新軍政恐財用不繼所以未曾降旨揮鈞諭盡之矣歲律將新伏乞上体簡注加厚茵鼎以需公師之拜甚此因郵附尺紙專徹鈞覽慈蒙識眷以某叨塵西府既枉變緘又勤手牘仁人君子篤念疇昔託契

知之不薄爲是繾綣顧某么麼其何能稱惟有感激銘於方寸聞急足走限至此叙謝續具緘啟附專价敢乞鈞察

又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秋晚氣肅共惟某官分陝成功天人夾輔鈞候動止萬福某疊蒙誨答禮意兩厚自非孰念門闌之舊有加無已豈易及此不勝感激敎閱錢米胡松年者力引舊事務爲文雜　上令特支漕司口食錢恐止認二万緡輒檢照舊牘明言貼支萬餘緡庶免將來再有申請張幹緣是左選差遣不敢創改今幸

董生憂去可以塡闕三從來亦愧想先已一一宗文字
並具數封納繳此可備使令須劾綿力惟招効用一
事恐他處援例未敢放手而飛虎移屯曲折頗長少
待來春必有處分新路鈐李雲勇果異常緣游皇是
其婦翁還延未赴丞相教義勇竊謂宜得此人略加
部分緩急可當一面蓋所在大軍多秩民兵馬衙亭
爲憊人遇重難則驅之使往及其策勳了無所預今
若令與正軍相表裏彼必示於趨事赴功未審鈞意
以爲然否僅雲赴任劉子拜乞鈞旨趣之餘祈崇護
簡鼎繼歸尚文日夜以爲祝云

又　淳熙十一年十二月

某竊以窮冬寒沍共惟某官德業又大神人具依鈞
候動止萬福間奉尺書喜無遺墜諭枉真翰感尉交
并某強心爲智已非所據又北方事緒巨則先事而
備人不謂然緩急則惧失措累月以來鬢髮皓然齒
牙脫落病目昏暗衰相具現特未敢言去耳仰恃知
己輒及大槩大城江陵已降旨揮前議既格更不出
奏狀正行奏劄似記前代多戒公安之類因而妥奏
辭及士人討究如何義勇文字且留侯義勝寨屋並
如來請彭杲初未不可移後來却改其說人數既不
多寨已安於蜀道今驅之使還未必是其本心尚欵
論議也異嚴骨肉想已達爾夷陵小壘必行隨行人
少委曲先過繁曾昌亦曾紛紛也紀虎豈敢令望家
繡止嘱秦幹花存之乃蒙此俯賜批誨愧感無量閣
中時通書懇者未已適所部早歎深爲之慮北方盡
戢因仕勢未應去　王音云不正與鈞諭合也未由
瞻視敢斷謁適寢崖以候公師之拜

又　淳熙十二年

某比已具記諮領誨翰仰佩謙德曹徐風遐去乃在
鈞坐未闕藩之前而体究官則在時也丞相何預焉

止緣北界故意牒回此人所以有旨行遣孔異而客
院吏行移之間失於回護在某不爲無罪臨筆皇勝
愧栗奏牘登時付出次日進呈之際
上灼知了無干涉不欲降罪可待旨揮却成爲仇
盡足但今牧起思丞相款知其詳乃敢覼縷尚乞矜
察餘續具稟次

又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涼飈漸至共惟某官德望益隆藩方綏靖神
夫𦣻相鈞候動止万福其類遣紀辛無浮湛時枉崇
問讙予有加感激倍萬歲事告豐一洗累年之荒儉

宗工所臨自應不也修城浮言自無足恤比遣嚴戒
奏令郭師姑事凡百必為經遠之計民兵器甲等一
一稟旨行下若計料錢數不多諸司協力 上必有
以相助水軍及儲粟官券三事却且少緩其餘盡在
公文更不切餘乞珍輔冲理委冤百工訖扶與還稾
皇恐僭易拜問府中鈞眷歆想長少均社東閣學士
差遣如何岳漕極彊人意敢不在念恭奎熟知之近
所論數事皆言於上次第施行比王自中者因對亦
及其姓名召節將頒有故而止聞少愚章一二非閑
李叔永却云不應舉趙倉文字已得之否振鐸不相

識丞相水鑑公明定無虛士也紀兎遵命如此可駭
可雖有委乞賜約束

又 淳熙十二年

某昨日方具狀拜稟鉗遂得祠鄧諫從已到但恐建
簡遅滯不隨被旋恬不勝尉感裴光遠必已安職其
才亦可驅使否義勇築城等
令依奏且宣諭陰而及寒凍即暫止役俗加存恤蓋
小民怨咨自古固然恐江北旱寒奏且宣諭時月既
迫則工程未免迫從亦令道此意於郭師吳截否狀
宜亟進前此過綠林潭州文字先後到 玉音遂不
謂然別無它說伏恐欲知

又 淳熙十三年

某比於邇中附記謝秦幹所携鈞翰繼因襄陽走卒具
稟董左才審祭推恩未審幾日得徹鈞覽茲蒙嗣問
意愛益隆下情感激且愧酬而不倡為失禮也秋深
涼冷共惟填撫功畢民帖泰神天贊相鈞候動止万
福该抗章請閒温詔不允頃耳王者斯殺有加於前
家衣來鄉指曰可俟皇容挹袂浮丘也崇階寵進姑
借服勞以為名其實 上意自有屬耳不欲與總領
二師並命眷禮可見鄙竊意謂丞相專此以三人為

一劉奏聞以待詔旨餘又却別狀保明為兩得未審
鈞意如何有所見不見敢不容告也雜米緣三者先
已得 旨令總所糴六十萬今以丞相有請就撥二
十萬亦出獨斷神勁軍本甲已特支八百嗣副併恐
欲知子直馳驅王事真叱馭之忠某今歲元命又大
小運併逸況衰病交侵自應引去旦夕即控祠請當
於田野間觀丞相燮調元化為國立大功云餘乞精
調乘食臨軍頒望之至

又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上冬寒色彝來共惟某官德望益崇衮歸有

日慇崇清鈞候動止万福崇階晋陟盖　聖主特示
褒擢不專以呈郢也抗章辭避温詔弗俞諒即祇拜
密窺
聖意傍柔與言再遊櫢路行矣宣制顧戒合人趣裝
此非泛泛語切望垂聽真切真切
某久合引退前日本便遂請適别有少事相牽掣不
免少留殘臘定可去或冀迎相車於奎耳子貴猶得
書否辟王龜齡之子為鈐幹今就荆南僕逜吏亦作
数字與之和糴計已就緒倉廩宏壮想前此所未有
單器文字已進呈詳載公文足食兵為後人無窮之
周益文公集書槀卷第九　辛九號
利丞相歸坐廟堂他日亦易於指縱也餘乞倍保鈞
重求對宸眷
又淳熙十四年
某自去冬因郢附託稍疎副問方極傾織輸沓至敬
服謙施且佩愛予之有加也董倣才識見高遠他日
必可用修城亦在增扶之数矣子直政事自應新但
恐雖得助之人馮總領甚可惜也沅州羅晃國雖無
足慮但边備不可弛边民尤不應擾今以官錢科之
土丁寧不虞亂那三省行下頗悠悠容院再降
旨併委諸司方丁寧趙德老適其阙禽更望丞相主
盟此事為悠久曲突之計也他具公牘伏乞鈞照
趙德老總領　彥逾
某适中時奉公劄亦嘗述託必無浮渫迦鎖以安為
本豈可為戰鬭以啟釁凡有所聞想須具奏此正報
發御前軍馬文字之戒也或傳役積擅番軍卻恐慾
肰耳歲計四奏已一一進呈本引既不科降舊者必
可述旋發浅自柔堂吞制部吏之俞視總所為外府
務相招拾以為招權自尊計凡所為科撥往往有名
無實即郎位乃舊治而非邊領頗可顧指否江黄會
子且尊前諾多方那融盖去歲救荒增印稍多而南
周益文公集書槀卷第九　三十號
庫絶無在見耳
又淳熙十二年
某八月十九日辱七月所惠教喜承台候動止萬福
軍額事
上稱欵即以啟目行下更候回報盖諸州招人固
擾且無益本軍則有將隊率斂之害只就總所招選
如何但可費用頗多辛條且奏聞當稟宸指營屯田
亦聞郭師措置有方興利除害雅域不可緩二事家
院皆不寺而預更容造勝及之趙守見在待此對又
除張守是子公之子衆劄發遍恐相失輙欵借一介

迎興之想渠已替未有所卿待此甚切故敢拜兖切番望念虜主迓熟无疑其他声東繫西神出鬼沒乃其常態何可信也有所聞無大小告垂諭餘冀保重

又　淳熙十二年

某辱九月所惠教喜承台候万福幾物事吏輩既不肯分明打筭官員又無緣細考便文自營積成大害終至漏抵數為諸公言之矣招軍一節見此處議更數日須行下荊南築城所費必過元料與人不足勸人修屋其來久矣此方今冬想無它用後則未敢保大要軍中有聞探惟不惜重賞乃能使人郭帥歸日

更望與之理會此事誠不可緩也餘冀以時保嗇別俟召拜

又　淳熙十三年

某辱九月二十七日誨答不勝感尉此間按行良勞適值武昌火災異常又煩回綠措畫奏劄已取旨行下新守既得撥積米莫可以少助賑恤否招軍事郭帥欲收正額劫用麼錢應募者多然其費極夥與民力相妨亦嘗尋下論議未報也來諭詳勤足見戢思其憂兵雖統於帥而招則不專在馬前後議論洶洶皆謂在軍不免陪帖在百姓則又被害所以向來分下諸州諸州又皆苦之惟不惜費就使所措置循是下策蓋充軍則要情愿若有利則彼必來苟須鼓合誘引縱時下樂從終歸於逃竄而已更望與郭帥細評並報飛虎請已胡南諸州煎熬已極豈容添此一項其出於戶部無疑二版曹已自無說但省吏未必体國近見科撥來年歲計頗多畫餅將來須費申請也人皆云飛虎當併入江陵殊不思湖南歲有徭人強盜自得此須單兵先声足以彈壓是未曲突徙薪計誠因可以默諭矣張郢州書極介念他需續布

又　淳熙十四年

某前日方復狀既而詳味來喻蜀中久困之說且及成都亦有施欠錢物問已閱念連日蜀士可進者來云使者督責州郡經總制錢頗峻不念分文翻祖額仍追成都吏以警其餘往往那兑他司名色以應期會近又撥制置司按長寧軍無錢糧支戍兵至上廳毆擊吏人雖太守庸謬使然亦是無可措置乃至於此不勝憂懼更望深賜体察於文移間稍加從容幸甚蓋執事廉清勁正天下少比實人恨无瑕可指若因財賦為其誣陷則要路豈能無惑又如長寧紛紛之類亦將借以自解此某愛執事至深念執事孤立

不得不万里竭誠相告也水至清則無魚甚方以是
自警故復以獻之執事相照有素不訝其切切否

又

某比聞蜀士皆謂使所督財賦太急州郡移用他司
錢物以應期會深恐盈篋之言浸成市虎曉夕繫念
已兩遣書道曲折但路遠附遞未易遽達今聞長寧
軍守臣因乏支致戍兵上廳毆公吏為制司勤罷深
恐他處亦有類此者不勝万里之憂亟作此附金州
便介千萬亮其拳拳之心先事過慮而未督過之實
為幸甚

陳制置　淳熙九年

某近中時頒公劄不勝感慰諱汝冀事止緣前來蜀
中當官者姑息養成爭端近復因張過貪謬無識妄
信其家致令妄作今過既重貶又且勘劾俟奏上方
能決冀總不通變乃尓可怪可怪辟官想已遴擇墨
崖去年承台諭即催促給告不謂無厭如此今處置
如何若使守倅得人自能折衝消萌也李景司子慘
雪刻剝殊駭聽聞若非先差盧倅攝戒則臨行害民
愈不可計潼川提刑司雖究見曲折正恐橫歛之錢
撥作四易今不尽存萬一給还旨揮既下其它人户

紛然来請何以應之無夔州單婦喧閧未久故款詳
審已備録奏草行下林帥併令敢見數日候到即降
旨矣大寧監事將來全在本路漕臣任責既與使司
所申小異須斟酌為悠久之計見此論議續當奏稟
次令似機宜蒙書見知徐下班所附尺紙已塞冗迫
未果再奉伏附此為謝

趙總領　汝宜　淳熙九年

某辱誨翰至感一冬無雨雪嗣歲可憂聆日得江淑
源未雖刺南時劄子備言和糴費力如使所及漕司
莫可稍裁其數否想自有所處矣見教授申狀却不

説劉璧所換一節三者未肯施行今須往從劉取一
印状白靖州繳申庶可施行爭既涉兩路而京仲遠
已到任則湖北漕司亦難起文字矣切望速以此意
諭之若蔡定夫到此頗連尚可商量也劉子澄因冠
梳之禁遂具奏及禮俗深可歎御羅守已到任否边
頭及軍旅有所聞無惜垂諭幸甚

又　淳熙十二年

向來諸軍揀汰逐歲津遣在軍既無留滯分在州郡
亦旋來以替未至擁併自淳熙七年因旱權留不覓
積壓数多公私兩皆不便殿步司緣在此日夕煎炒

故兩年稍稍遣去然併在浙東閩中兩路諸郡數來
避免至閤其倅不支安得不為區處今且將七年八
年九年分樁留之人盡數令就三總碩所依合入差
遣撥遣一次所降旨揮甚為詳備雖使所稍有支費
却使久在行五之人免奔馳道路及等候幇[illegible]擾
限俱亦足少勸從軍之士矣合給朝廷付身者幸便
今攢具封以見示即便發下尋常有部靡費極多合
當火葦如何就使所出給則自無慮不知本路米麥
請受共給兩歲共約幾何若歲會計無月裁半稍至
五六年其所增亦無大相遠心計裕如當不較此也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九　三十五號

又 淳熙十三年

某特勤詢問不勝尉感所諭亦知其病痛得何以舉
之此差遣本出宸斷初但見人稱其有志事功長於
恤下故欲請和使無它而不知者遂疑某有所偏徇
切悚然近者力祈退休正為力難任重疵吝日積此一
其一也今雖少留愈劇臨淵之懼恃久要素布心曲
繼有所聞毋惜詳諭同於為國利害實相關耳

揚明州 鄭 淳熙九年

某蒙台諭吴邦與劊病恐甃於縲紲不足警衆已得
旨令先次酌情處斷餘依前降指揮恐有劄到遲延
此奉報可施行也餘累幸達上仍望示諭庶可催促
行寺耳

成都徐運使

某竊以天氣漸熱共惟運使察院按廉餘暇台候動
止万福繡斧之權方隆漕轄之節已至由边域而還
益部事在風物固有聞矣敢幾上体倚信加厚調
護以九邊之寵

某特拜雙緘種意勤厚不勝敢感悚貂東幾日達大
城繼此續當拜伏屬自聞宜春兄之訃老懷惻楚疾
病隨之占報極為卒畧切幸恕亮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九　三十六號

廣西胡運使

某竊以秋暑加熾共惟運使寺丞馳傳勤劳台候万福
易地非獨彰 上眷亦身任通融之責竟至掣肘兩
路必被實惠以寬顧憂更幾順令保願別需九遷之
寵

某忝蒙書況感以長牋極佩謙於既更使事不果貺
儀將報皇恐皇恐廣文已到否兩賢協民力其甦矣
第遠方最困將迎如庶守遠在福州必俟接人方赴
海邦借諸不直錢此利害之大者若與廣文同議稍
節得此一項甚善蓋朝廷雖日下號令被畏當官者

終不肯改惟帥與監司相迫近却可恭戢耳如何
某借易上問慶門眷聚想惟上下均吉有委勿外比
客落南者多冝有以賙之不可以尋常者賚爲拘如
周敦義參政長厚獨於寓遊寺觀者痛阻之雖出於
佞佛亦是鄉里從容不恤北人尔非執事不敢及此彼
妄用而不肖者固無足恤也某借易再拜

又 淳熙十年

某竊以冬閉寒凝共惟運使寺丞馳傳勤劳台候萬
福某數奉紀必獲呈軒撤鹽法遂流通非卷卷不能
自已者止謂体國之人少窮理之慮雖深恐受其弊

之倍劳區處耳韓廷玉須求湖患小郡諸公尚是遲
一旦以唐同年爲引遂超授使節起欲爲異直是所
見未同故權其輕重務求至當耳計今必須議定更
有一事吾曹當權之時傣吏多望觀迎合凡所詢訪
必得其實臨事更望以此察之自無隱情也某敢服
砥節爲行公尔忘私是以思効小忠未審以爲然否
前通韓廷玉書亦勸其毋固毋我也餘冀若時珍愛
別俟寵遲

憂漕張季良 縂 淳熙九年

某竊以炎暑可畏共惟運使秘書台候動止萬福遠
勤施翰感歎无已秘書一代名壱堂登瀛非緣祥琴
初御姑即家而界符節行且召矣十連性太剛吾煩
調護全字牌既到必能深体上意相與釋然既寬顧
憂亦患一道高明自當得之其餘考章功必能昇布
恩反乃有濟贊言知罪未由會晤匆幾順令保頤以
承天寵

某得柱緘書申以別福展誦數四欣慰亡數至峽奇
峯又家得爲寄平生未省有比偉觀並掛壁間恍
如接談坐於白雲張之下感幸不可言也向嵴公文
論美鹽補三貨事日夜念之所已未敢遽行正緣有

不足使升之語既無定數它時弊將若何恐非徒無
益而已又事帥所欠民戶錢既支用無幾若使降支
還音擇不知何以酌之望詳加細繹条賜垂報甚幸

又 慶元九年

某恭息拜啟冲佑直閣少卿台座 中冬凜凝共惟卷
樣賢業台候万福瀛洲身直閣祠均劳雖適雅志然
通明練達中外揚歷周已簡卷知學人望而淵原之
學觸數之文未施演潤槽紳共歎淹抑更幾致和宣
滯導迎時祉以對趣召不宣

某條息存拜自明通問尋嬰拙恙程涉累月自度不

能再堪吏役肯還舊隱自春涉夏屢瀕於治今尚瘦
乏不能食此亦衰老常理無足恤者閱歲年及納祿
無嫌矣六一公集此間豈有善本乃大不然少卿頃
刻板左綿裒類特詳於它本非博物洽聞豈能致是
然書類不一雖公諸子編定時亦淆亂無倫理方力
加整比重為刊刻第閑居難得可委督責庶老來免
皐縷它時送旋摹印從令壻轉致惟恨無由來正於
左右如何東河北奏義及自館閣謫夷陵時百餘日
舟行所已所在皆無本今偶得之云
某皇恐再拜向蒙垂次先大夫行事因知盛得君子

豈妄膺所敢措詞追詳王潸行狀乃知先附父既附
戊戌捋又須同事朔垂可綢繆之契雖欲以歡䜩爲
辭誼有不可輙勉強撰述敍授使者未知入台意否
三世廣漢豈偶近世所稀古亦鮮儷是以表而出之
它時當爲未竟盛事矣才元侍卽筆扎妙天下莫可
永書丹否向欲跋禮院遺事今併見之誌文併幸台
察

書稾卷第九

周益文公集一百九十五　書稾卷第十

劄子七

錢帥親參政 淳熙十年

某竊以梅雨未霽共惟判府大資參政政化益新神
天借相均佚動止万福更冀上体宸眷加厚保嗇以需
廷揚之命
某坐遠召賜每形夢想雖幸通音驛顧豈若日接萵
毫之爲尉也通班規殿蓋兆登庸聞寓賀緘于寸牘
無愧緒使不能敍修公禮豈期誨德過厚特枉盛儀
佩服以追慚作斯甚尚惟鈞慈矜而恕之不勝幸頤

某日聞治声藹著京師豪九里之潤私竊歎仰而每
將來教常有知足之言此固高懷度越一世顧潁川
入相具存漢事雲間甫天徒稱揭扁捋必欲循徉其
中有當在三十年後耳田生豪不鄙棄之如恭受賜
渠只俟的報即是專介敢乞鈞照

又 淳熙十二年六月

某比委遣狀幸無遺墜茲枉誨荅感尉無已庚暑正
炎共惟德業日隆居守餘暇鈞候動止万福洽陽謗
者紛然特參政主張公道可以揮壓風波耳爲將而
廉勤撫士又有忠事功斯亦足矣而世裕方且責以

軟熟結託豈理也哉万鈞藥石之言彼當服膺豈止
聽信而已海舟奏劄詳明　上一一施行沿海廵檢
恐優而不能辨已專委温台明三州矣器械之說毋
惜継陳幸甚槩承節至未事侯其乞闕即與之尚未
得來示也它委願效綿力餘乞保輔粹加愛還以路

施聖與福密　淳熙十年夏

某病審夢記熊羆均家國六月多雨已符在莘之占
方人也奇行應太帥之分幣儀不腆敬祝千齡尚惟
均慈俯賜答納某下情不勝愧悚之至

又淳熙十六年春

某竊惟先以是傳舜舜以亦命禹古有是說今乃借
於　聖朝共惟某官以碩德重望歷　壽皇之二府
為　嗣聖之端尸豈特與中外搢紳同大此慶固將
瓢領召節平章國政多賀多賀某尚稽修問先勤誨
劄不勝感悚之至

又紹熙元年

某竊以王春有俶寒色尚峭共惟宮使大資樞密怡
神大滌德望逾尊天人交衛均候動止万福某屛迹
故廬得遂麋鹿之性餘波所及家潤多矣悉馬候謁
徒劄馳情所冀仰承眷注保輔寢饗調元之拜斯拱

以俟

某去夏罷免本自三衢陸歸寅緣一望履舄戲升堂
之約無何幼雅觸暑熱番病急挐舟過陽羨已而哭
抗頰併不競晉建三月中元後方爲浙江計蓋不敢
後道餘杭耳差池賠語迄今惘然陸走川浮艱勤殊
甚近冬方獲定居向聞衛着謂丙午人畏最已酉如
王事海之後德錢帥魏之強壯皆不能免有如屢憐
不才叨踰特甚若非顧旬復俱則其死必矣詎敢不
知幸耶仰恃契愛因筆及之

某自爲鈞範日夕思仰每士大夫來自上饒必詢近

况具審神觀益講飲食快美雖不復引滿如平時而
午橋燕適不減唐賢暇時則繙閱經傳目力無異少
年無切欵歎自惟名若罪籍方不爲公論所與不敢
瓢以姓名汙凡格理所當然高明賜之瀅察已幸矣
乃蒙隆况緘翰未替褒眷盛德如此足厚風俗豈獨
私情感激而已欲叙謝悃言莫能盡

留仲至丞相　淳熙十年

某竊以中夏署雨共惟知府安撫制置龍學尚書鎮
臨暇裕台候動止萬福比具賀緘復來況計猶未達
鼓領三月書翰益深感尉比方誠巨劂招關顏軍兵

去年十月即有旨揮自付出來奏即併修堡寨核糧
草事降旨劄下緣貼黄云云所以並作勘會然相去
極遠非使司督責則未免悠悠耳請受不等方此商
議蓋事体稍重故不容造次亦不敢作兩司文字也
貼之度牒更當與三省言之卸簡未果多福惟乞為
國保重以需登拜宋太丞與崇慶郭守一書忽欸得
達望便遣行至懇至懇

又淳熙十年

某竊以仲夏炎熱共惟某官鎮撫全獨神相名德台
候動止万福某近方以書入粉牌遞又枉誨筆並深

銘佩奏劄深歎遠慮已一一報去內有不可行出者
稍從節略其實皆元文也韋係誠無能為顧應之何
如耳貼黄反文州事殆蜀士傳聞之過彼初未嘗申
哀鳴等語亦不曾降旨揮依奏只事令隨宜斟酌施
行黎州乞祠已不允作過人逃入夷界自然百端
鼓惑須用重賞募人擒捕雖加誅戮何傷所謂移文
廬向語言不倫趙丞相莫有以推析之否大要多是
吏人陰與交關若物色得其主名懲一勸百乃伐謀
之上策也度牒備边已再三為二相言之餘乞為國
珍練以需大拜

又淳熙十一年九月

某竊以秋氣澄爽共惟某官填臨餘暇台候動止萬
福比拜狀相無浮沉要衝城申請一一施行虛恨雖
就嘉州受賜或疑包藏難測今黎州為備甚右捷為
有備無患乃策之上也渠意想已至望與熟籌之大
要在押寨官以時支俸給乃可責其勿私役部曲使
得一意扞边耳宗室歸正添差人與去年使司辟差
不許先權旨揮了無干涉今進狀陳訴者紛然　上
意本欲用金字牌發下却恐張皇只入粉牌遞切望
便施行四路漕司劄子亦頗亟發下

上再三丁寧程县回奏尤佳仲公文中不能達此意
稍復具之雙路措置土丁款者楊川城官若柳傑可
用別示合入闕使當應副尋常使司所辟差遣逐一
條責所屬或有留滯切幸重論黔州蔣介所傳不佳
果否誰可代卑牧耶黎州奏壽今不復求去自號辰
稍不知竟如何或別欲用人但同諸司具奏即稟旨
行下蓋往役動是一時豈容含糊也析估文字雖到
而戶部議論迂延三省旦夕取　聖裁矣餘乞保重
以俟大用

又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歲晏凝寒共惟某官望重雪山百神所勞台
候動止万福間數奉記不敢必其無浮湛亦辱麹賸
惠尉無斁胡子遠已揮蘭前書竟會到彼否勻躍可
謂公為
上方倚用遽聞溘然極可嗟惜奉嵩李珷甚善滌本
不為因無上不欲降旨揮以示沮但令尚書密加諷
戒使知恩懼後望達此意諸司條具邊事奏章即付
出可行者便合經行惟作過則誅恐須斟量輕重似
難一切想高明自有所處永洛要若能存立亦中國
之利來諭疑其終亡不知今復如何王荼馬偶因僧

為妄有警戒通國皆不信之矣宗室並歸正起上曲
折已爲詳奏此亦有遠來朝廷注擬者此皆部胥並
緣乞覓之過前此使司乞給付身之人例是沮駁近
一一施行稍礙格則為取
旨蓋万里往復淹引時月安得不加意也春元密進
奏內何疑須趣會裝以需大用

又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　上眷名德併嚀茂勳正學士之班為大用
之兆諒深懽慶為者急遞拜書想無不達去夏所遣
文書初應遺軼及成稽滯愧悚愧悚凡使司所請無

不即行非獨張皇也嗣有可委悉處聞之要素曲折
不又漢人有道之者諒胸中成算素定足寬顧憂表
要止可附帶中馬并奴兒結等數事並得旨依任燀
亦如來教惟恭推存添土丁　上恐異時錢米不繼
却或欠闕如欲練習見在之數使之精銳則一可當
二不然人數雖多適用却少兼尚書延登之後他人
不能將節雖閑應付不足反成大患　聖慮甚遠備
載公劄尚有可議毋惜再陳若已一面施行則望經
計枝支細數更當奏禀也奉寓款去甚急向舉劉帥
頗或謂施設不逮議論而王去思雖有戰勝之功後

來幾致擾擾亦恐取輕軍民更須審詳下諭　上既
以全蜀付尚書凡百固難遙度也蒙丹足都提二人
上以非者忠初欲遣歸既而復令如所奏分送利閬
軍中却望諭兩處令與安存庶幾餘衆歸心焉所薦
四士大契人望前此例召一二今徧有處分可卜倚
信愧教綏家刻奏價重千金寸進有期矣

又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庚暑方炎共惟某官鎮臨底績台候動止萬
福五月七日拜伏入遞尋亦領福紙之見感荷亡已
屬主曲赦上京即回凉旋傳聞秋未還燕內禪恐有

此有理大石槊舟傳聞雖信金字牌既到必與吳師
子細商量也田世雄易地未必樂又有范漕所被敗
扶一等更望丁軍母蹈前轍大抵守边以康為本豈
容放縱或是金州遣乏朝廷未曾應副致令多方經
畫恭非金比財賦却須稍足更望時警策之叔、分
地可疑恐其合以謀亂倍宜關防劉師顏王去惡皆
施行矣郵筒不暇詳悉惟冀為國保重吞登政路

又淳熙十二年

某適中辱五月二十三日書翰甚尉企仰數日前書
用紛字牌發一書未審無濡滯否群愛畏威懷德坤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一　四十七號

維幸甚田守亦有毋年八十四别無無侍方若辭此
行會漕司劾章至　上令與秩而互即封还已從罷
黜黎州又須擇人有旨委兩司丟擇勢不可緩王黔
順竟心氣微不寧後來必無事向有共亂一節姑畨
以張軍声如何此栽在處不敢是度苦已奏辟自可
先令赴上也萬王四月半赦上京之後便還凉亭别
無動作止是江浙閩廣同以五月八日地震而太白
頻年晝見自治之策曉夕不重安方用慶曆故事乞
兩相同領西府庶幾名德福量鎮壓中外坐以無事使
疫駕者未底大戾因筆敢私布之

又紹熙元年

某竊以王春有俶共惟大丞相調元餘暇天人咸歸
鈞候動止萬福輔佐之功冠絕古今去一小人多士
誦歎至形賦詠雖在田野亦聞而知之壅諸簡冊厥
功大矣更戰善衛爵祿永衛昌運
某竊違誨席已曆三時渴仰在中雖造次顛沛柰常
忘也姓名缺然於公府理所當然敢謂眷念有加隆
況崇問二以上方之奇茶節室狗竟光律感激非言
可盡丞此敘謝且不敢略致芹獻仰惟高明必賜矜
察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　四十八號

又紹熙三年

某竊以秋序已深天氣澄肅共惟某官顏面正朝亮
工熙載天人擁佑鈞候動止萬福某仰資鴻庇粗安
戢守比緣繆舉直庭大何敢謂閑陳祇貽等罰其為
愆戚寧有紀極不敢修敘恐勞揖答更切愧惕賤息
未能赴調止望沉治司一幹官乃蒙洵治倖二名邪
去家近使遍於自擇閩雖稍遠大例則然比之它處
猶為近者私心佩戴尺書莫盡萬一餘乞加衛鼎茵
即正公師之位
某衰老且病久欲掛冠荷鈞播俾守湘中不敢固辭

今已期年自合引去緣紐爵方具表謝是以少緩念
此邦當湖廣走集之地而城閣鞠爲榛莽人莫孰何
自封逐旋補治已有所費念非千緡朝廷支撥錢米
決不能濟輙䝉奏劄拜呈并具狀申尚書省敢望鈞
慈特賜矜允若得度牒百道餘貼會子雖此閒不可
用然有合觧懷西總領所官錢可以兌換似爲兩便
所以乞委豐漕者盖某便爲歸計而豐已知首尾且
慨力易於辦集免使後人旋來經營郁意如此伏惟
馱明洞照悃愊某無任懇禱之至

又 紹熙四年十二月

某竊以嘉平紀月寒威凛然共惟某官股肱帝室師
表百僚神人翊贊鈞候動止萬福某自夏閒一病危
甚迄今復疾猶未痊愈中間韋困請乞一再具稟劄
閒主書例却外路人牘未知得徹鈞聽否兹望恭皆
愍馬瞻乃近情俅卿豈易名言敢乞上体注意精調
鼎食即正師垣之拜拜

某兹審楷告昕廷疇庸上宰崇升亞傳欣非大邦思
礼駢蕃華袞鼓舞大丞相學臻聖域德洽民彝上符
天心下愜人望永毗聖主迄底丕平方且無官可酬
是宜有識同慶某以愈遁來能修啟以申頌詠祜此
布惟悰之万一尚斳鈞照

某老邁不才理合休致或恐事當有漸所以先伸祠
請竊聞五月間大丞相灼知誠心欲賜放擬既而某
疾歎大作不入食者半月入秋又得腹疾服藥雖多
殊驗轉遲形容憔悴心志衰落見者莫不憐閔有識
則又誚其不知止也思蒙 恩詔移鎮豫章盖 君
相未欲使之徙歸姑以鄉郡假寵此爲崇感固不待
言其如力不能任禮當得謝若猶冒昧人謂斯何已
一面具奏辭免徑还廬陵恭俟允俞之命敢望始終
洪造安全暮景即賜閑陳畀以祠禄少安孤跡免致
人言尚有納禄一節猶煩再造臨筆慙懼之至

又 慶元二年

某竊以歲晚天氣凝寒共惟某官游心靜密道腴日
勝天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年益老病益加最是心
氣久虛兩耳常如風雨大至舊好與士人游今對語
不便亦中輟矣丞相浩養素素充留神内與日有所
得某愧仰固非一日何申瞻待臨筆拳拳所及幾保
稍饗餮以俟 帰琢

某自聞鈞旆如湖湘道由臨江宜春閒自何走介承
詢私居雖辦專个又例與州郡相志不欲借人亦謂

今黄守家此必使有急足往使不料久偕寂然遂成
不敏鈞慈知炤有素諒亦未以是督過之耳郃陽素
號樂土二千石又出熟陶仰惟高明簡重何適非安
豈以外物動其心哉夜未觀書之餘不妨袖手觀碁
此消閑第一義也偶善化宰是未矛借人附此徽劇
二百番師聊着述望恐皇恐
某皇恐拜問隨府鈞聚緬想均介多祥諸位學士幾
人在侍倍聞令孫隨行就吏俊爽公候家家固應尔
也有委頒聞一二

京仲遠尚書 淳熙十年

某竊以暑雨未解共惟運使察院按部雍容台候動
止萬福英猷與學宜在中朝羽儀多士持節雖寵未
厭輿議更幾逸令徵生別膺召寵甚慰承消辰視印
諒深惟恩長戚福多禮息勤序三役不勝悚戚屯田
議已施行郭印亦自畫旨措置若兩司交舉皃勸他
日稍有糧運其利豈淺哉北方旱蝗竟如何衆謂曹
王無急則和好不必輕重壞易世之後便須動作雖
有此理然比來沿边皆報增城修治道路豈恫疑虛
喝抑事或不可料也大軍所駐宜有諜報望不以虛
實爲總領飛報此最急務也應城駐馬軍固便但胡

虜爲寇率在秋冬之交是時已水固必無數度之艱
而目下移屯恐州郡大有所費民力似難支吾更望
與諸公深籌之利果十則安敢憚小勞耶
某悚息拜問親闈想惟壽祉增茂眷聚均吉劇子成
通判已歸否與羅守皆儒者或不及事千萬莅存之
漢陽莊壕簽判吏事如何所居官宮處異當望略與
假借爲幸有委毋佚來命

又 紹熙四年

某竊以秋暑正熾共惟判部尚書鈞履中臺論思多
助台候動止萬福某二月間人回違辱款賜且拜十

書新惠皆欲之而未獲者其感荷何可言也尋聞暫
過豫章亦趨听謁便合具書且慶且謝而汰夏大病
伏枕兩月遂成因循平時素荷知愛必能諒其無他
至於欲去未能大宗伯相會可聞而知也什賠悠邈
瞻仰增勤所幾孚輔寢羞即登政地
某比審對揚稱愿擢長秋官夫以德望歸然使蜀又
瓜戍續務恭前比便當大用尚迂塗轍蓋示詳試之
意計今已升二府偶病倦不能具公禮致惟悚台慈
矜諒亮甚幸吳石二公抱負奇偉仕而不達卲公濟
事知幾季問詞采絶人皆賴尚書表而出之斯文有

光爲自此操進退人才之權多士恍有賴矣聊預言
之
某棟息拜問隨軒宅眷敬想長少均安路倖得肩閤
想過所望蘄寧知不遠否因通問僭有少懇長沙大
辟無日無之三獄常繫數人今其事自敢望丹筆早
賜斷下造次知罪有委敬以爲請
某蒙寵教詩詞清新妩媚追配前修非特歎服才藻
亦以知大才異稟析衡餘暇乃爲騷人之事業其視
寒瘦推敲者何翅九萬里也敬藏十襲永以爲好

何道夫秘監 耕 淳熙十年

某竊以首夏請和共惟提舉侍讀秘監靜治雍容台
候動止萬福問闊不勝瞻仰非復状爲閣藩慶計已
呈徹繼槧政雖少勞然率下以正行其無事則亦無
難便民數事亦略施行矣甚休甚休會晤悠邈万万
保嗇以需環召某衰懦不才孟進不已内自循省無
非可愧之時皇闓高情念舊遠貽函數三復惟增愧
赧莫知所以謝也惟台慈加亮幸甚

林黃中少卿 淳熙十年

某竊以炎暑在辰共惟知府安撫寶文少卿辨嚴餘
暇台候動止萬福別久不勝思仰向者瀆事紛紛某
適預奉行而畏首畏尾略不能爲賢者吐一言微聖
主明見萬里灼知忠忱則是非曲直未易辨也以是
雖切仰德而恍於通問茲承誨翰感怍交至未由會
晤切幾順令保愛嗣膺召節某茲審三易部除遂分
閫寄事權加重委寄可知既至書趣行相不憚暑
季節遂引道僧閫湘南民力甚困後來養兵日衆頗
費調護又兩漕置司所在督責財賦頗急李壽翁不
能支吾遂力告歸諸公若俱以國事爲念不至望風
相疑則一道蒙福非淺計高明必有以處此仰恃愛
忘恐欲知其大略輒私布之過目即焚此紙爲幸

又 淳熙十年

某竊大以氣凝寒共惟某官鎮臨有裕台候動止萬
福問闊不勝瞻仰中朝宿望久勞于外士論太息諸
公亦有論周南之滯者 上以方籍分閫故少遲召
節錫還會有日切冀爲國保嗇副此馳頌
某自順便狀之後久僕闕潘茲臉洗印之期喜可知
也惟是長戚多福蔵以手書禮意勤渠豈所當得欲祗
儀爲報力所不給故人諒其非簡必未督過然愧怍
而深矣繼此尚續拜状
某蒙諭飛虎軍曲折仰歎閫處密劃數通皆降付三

省矣長沙將兵元不少因董革及劉拒各創一軍往往拾放就此若精加訓練自可不勝用而辛卿又唱一路民力爲此舉欲自爲功且有利心焉議者謂叩項末糧不等恐非久長之策撥隸步司與御前江陵軍無大相遠也止是主帥不應回易科接若非敎閱亦無由知己一面行下戒約自此亦少戢否視兵等必妻翟稷敎閱比預令再任政欲留傳軀未集當其才略何如因風幸批報以飛虎易鄂戍去冬韋與侍從商量而王宣子謂此皆烏合無賴在帥府或休五方帖帖無事若使出戍無異虎兕出押送姑置之更

望審度見報也

又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秋氣澄爽共惟某官鎭臨有裕台候動止萬福閒藩浸久香問孚洽不勝歎服飛虎一軍牛僕屢乞移屯一切止之今又易帥矣韓生臨事如不何不衰歛否物色重論恐其驕矜自大耳進書給札可謂有郤谷之風甚盛甚盛顧詠己輕官渠自乞遠闕計議亦已與之呂澄既差見闕指使又爲别白前事玉音宣諭云小過可恕特與除落仍送一秩所謂大哉言也餘冀以時珍愛即侯嚴召

某衰老不才素無崇望故人所知今乃冒處非據夙夜悚懼長殘多恤遠紆盛禮尤切皇恐既不能視儀爲報惟有手書可贖簡率之罪耳皇恐皇恐虜主已到上京奉使驛程皆報未自投種無疑某儲在燕而守汴者受璘也靜待回止累但聞李欲傳授易世之後擾擾爲緒自此始庸儒豈足以恭惟雅念之深然特契昭敎有一二

某悚息上問慶門春聚緬想翁受多受社有委勿外汀劒間頗民七月間因憂禾旱損起而爲道向未珍滅恐欲知者具寧未替否實與規且借因白事望再

三諭以丁寧公旡之意使之無怨甚幸

又 淳熙十二年

某比辱誨諭不勝尉感春秋集鮮嚮拜珍況欣幸無已移山口寨已如諸司所議覆其事有疑必詢不可則止此乃朝廷常体初無因必況議者手但黄汰伐戍監司中亦有未以爲然者必欲鄂軍如故竟何如也荊襄乞飛虎不已若截令一半往來江陵既使習知大軍紀律又有以繫慓士之心亦可行否望速塈教韓生之子上令特補兩資文字想已到他達後訊

又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秋㬌澄爽共惟某官寵澄方新神人欣相台
候動止勝常才猷德望宜還本朝久矣　上以湖湘
重寄徒得君重晋取因任盖非得也勉拘借留行膺
嚴召飛虎給見今商量家累重大共約幾何民力用
極不得不借財賦非敢如往時密院增兵而弗計大
農之盈虛也重役人其間亦須有不堪充数者莫猶
加分別申來否衣糧復取之本州撥復併就總所前
未暇區處恐當會計不然版曹定紛爭或貽患諸郡
爾斛斗既取米便可較量減不方知曲折衆謂古人
用字極簡非如後輩世勤避治忌故治亂謂之亂治

荒謂之荒
亂臣十人是荒大東是也易云否藏矣語云何用不
藏未舉以爲藏私却自嘆以來方用之耳安撫便不
避授而不知郡守則臺諫在朝廷遂不難監司守臣
乎蓋亦詢謀於可信之人思過半矣不然雖覩面覽
訴訟何能知其底蘊素荷知灼且蒙諭及輒爾觸突
皇恐之至餘乞保重

又　淳熙十二年

某辱十月所惠書尉劉君謹在念但渠技壓詆蜀士
而於張演尤甚却似少思所謂以毋言以婁言固自

不同耳避边甚善然帥臣一動繫人耳目不若及時
徑具減否狀之爲安縱不深知界奉其凡何害蓋升
黙須參考衆論耳當時立法正謂帥無州若不委以
同察則部使者必相輕重或失事体非專責应是事
上於火卿可謂委曲矣儻監抗不已何以仰副積過
望深思鄙言毋使立法美意反啟忠意不然此非密
院職事何用曉曉也高明孰重亮否他續馳布

胡子遠郎中　淳熙十年

某竊以中冬嚴寒共惟大孝提刑郎中端憂有相啟
處支裕某久違友誼雖仰不忘才元君玉次第起韓

交游不落莫否名望之歉諸公日日相念詒指詳琴
當膺擢序某衰病侵尋歸田念切後會殊未敢必臨
風悵然因府介回附此見意中辰小春茶十銙謾往
不多致者以到後則已陳矣餘乞節哀自重

劉秘書　光祖　淳熙十年

某比承先府君奄棄榮養秘書天性純孝哀毀骨立
念欲遣簡相吊勉而某自得伯事之訃痛割無以爲
懷抱病兩旬至今猶未全安雖聞訃朔上轉至邑邑
而寸誠莫能自達愧企千万竊惟門戸重寄扶獲方
艱不宜過自摧傷以違中制無由往弔但極惻愴謹

布叙万一續别遣記

又 紹熙四年十一月

某竊以霜日清美共惟某官鎮臨有裕台万福某白已酉夏舟中蒙訪别之後相望悠邈無從通問茲審易鎮夔子念欲走介致區區而經歲卧病日夢槧真亞無為去計遂成因循亦拊往此心照不在尺書其如悦企則甚劳矣継趙子固之後凡事必省力馮漕賢德有餘氣味相同尤可喜者某年將七十身又抱病一歸之外它無足言祠請雖未允已趣懇諸公爲閉陳度須諧矣歸伏山林愈難寄声僃虞雲安介來

因託附此其人有意振起家声今時作縣不易當有以大苋之勸怠亦未能專作漕書也溫叔子遠相継甍謝殊可嗟惜治部聞今歲豊稔他務如何餘祈爲時珍嗇即膺嚴召

揚秘書 輔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清和共惟知府秘書台候万福閫藩基歲以學道愛人之心而臨儒雅之俗豈労施爲自應廓廓無事惟財賦單竭所在皆然自非執事儉以足用明又能窒滲漏之原則民力何由少蘇此所以竊爲眉山賀也萬里相望會晤悠悠

某衰儒不才誤蒙 上恩儼寘西府冒官之懼夙夜凜凜嬰書爲慶雖佩故人相予之厚愧非所稱也别紙諭及梨州去夏曲折甚荷不鄙後來得諸司書云因增戍遂帖帖未審竟如何因風更望垂警餘非尺牘能盡一味馳仰而已某借易上問巷慶門巷宜緬想下上均祉文潛時相會否一書告差人送達有委切幸垂諭

湖北吳提刑 奧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轉蒸共惟提刑判院編修尊衆台候萬福某户素久宜汰兔比後聞伯氏之訃痛割殆不能

堪益動歸興矣它無足言會晤恐遥万万保嗇以需召拜

某將辱書輸知以事春寒性四六叙述前事所謂筆端有口歎服無已溪蛮本無能爲非生事者尊之使來則政緣者人不得其平乃至擾擾塞路極可笑而差官頻擾爲甚此丞罷之惟土丁一節本欲因其保護鄉井可省支費卻乃許以禁軍衣粮而不濕頻無階級如此則爲人可以立辨泥二百手今遂不能能出手而王守又欲撥蠶助它日禍費边泯其如民力何此正未知所以處也祝女移王武岡必甚惡意漢陽

簽判杜章與之有薦舉其人過舉否因風一諭

又淳熙十年

某近已復狀兹浮王洗州書便其民事頗及備邊謂如保五一項深恐驚動边民非徒无益無保正副之額將来守令必有科擾賠害無窮既是曾結甲置總轄莫若因而措置申飭使成紀律免致作備為善麻陽移咸之類併望同共參與從長相度回報不欲委帥漕欲恐往復費月日耳某晚夜念歸但恐古人一日必葺之誼不敢苟目前忘遠慮也辦治　吏固不可喜然不失之刻則妄作生事班冢平平守边減不

可忽台意以謂如何陳帥已易地果病否

汪郎中　義端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炎熱共惟知府郎中靜治多暇台候萬福疊勤誨翰不勝感尉吴郎為林文軍所獲其功甚偉十一日明州已斬於市其餘俟案到次第施行獲盧透歸之舟綠數日假故未見使州公文當二如所戒張扳刑既改差必不暇修怨易地之諭當為諸公言之縣卒充年諸郡皆以為言勢須稍有更張而朝廷例下刑寺刑寺第以見刑條法為解大抵便文自営深次為慮也未由會晤切幾以時珍愛佇俟褒寵

又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炎熱共惟某官台候動止萬福易地事上台甚留意七八月間須將上矣水寨已降旨揮姑以二百人為額衣糧並如舊不必明言增減也後有闕則隨元寨收補庶可悠久惟都監不應出城自可別擇人雖添差不厘務有可用亦無妨併冀台照病勘貝訖草率餘惟珍愛以俟新渥

又

某竊以天氣暄和共惟某官台候萬福特辱書誨不勝至感水寨曲折此難遥度望反復與邦人之賢者

再三商確然後參以辦吏智士而傳謀之以公積見論當折衷行下然詳觀來仕示思過半矣陳廣小人全在駕御如何前政任用過當自應妄作掌如所諭呼來以已意鐫曉之所校兩牒一自辦說一乞貴大舟至於藏甲恐礙刑名必難自陳今備其詞劄下渠若得要領却保明申來决不令歸故官也旦夕自勞去餘冀保愛以需召節君舉數字告差去人送去宜嘗相見否

又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清和共惟某官鎮臨暇裕台候動止萬

福建寄書誨偶臥病不能即且報但深愧企自勉之章已嘗進呈有旨只用乞祠文字降不允旨揮二相亦常以易地為言　聖慮高明終恐小人謂因其紛紛二千石於体非便切望深体此意治事如常鎮之以靜勿浮為論所窺乃善三數月後徐圖之似未晚也催錢恐緣版曹及拘催所等處謂使州錢流地上又經總制縣及八分故爾督促提刑司既被上司符移行得必峻諒亦無它其餘郡事不妨酌中而行何謂畏之有水寨事見熟議孟享後當取旨鄭龍圖定曲荷軫念尊夫人壽優康寧唐曹成王事深可為法

況初不至是耶陳內錄一書告送似餘冀保愛以需召節

又 淳熙十三年

基象諭施先等已令帥司押下此事本非執事任內拖欠既來進狀不敢不行蓋小人窮則無所不為異時或作過議者必謂帑院無單政如向來婺告小樓至今云云未已殊不知激之使陷於罪雖太公據道亦無所借手矣高明當悉此意治之似不知必峻也政譽已彰　上知之要路亦知之自此當無掣肘以需報政且行明法不勝跂望

書稾卷第十

劄子八

蔡定夫少卿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秋氣澄爽共惟總領少卿宣勞王事台候萬福舉將大契公論闔候縣用良候由薦詞獨異之力也敖卿米以給貧乏之軍可謂惠而不費運粟實塞雖許之支万五千緡而不云搭賫錢內支廣四十萬緡竟仍一時之例在少卿因有撙節斡旋之效只恐他日會不贖人耳因來諭乃及之餘冀以時保愛亟膺召節

某家懦而不才誤蒙恩擢方此兢懼長殘多煴過勤盛禮雖佩故人敦舊之意如弗稱何亟此具謝不果詳謹尚惟矜亮幸甚

某借易拜問大夫人壽祉增隆宜眷均吉春膀補試華宗鼎盛多賀多賀有委原聞之

又 淳熙十一年

某比已具記叙謝茲勤近誨感載無已廣西十万緡皇容歲補中書有二僧牒專以刻削四方為理財之術凡戶部勘當皆其意指也前輩語丞相白此相怨入骨可怯可怯陳漕何遲遲如此趙倉善讀書有志澄清當稍振風采京西病勢如何別來之諭謹悉閫副帥已到否鉏鏟敖罷宜與郭帥商量覊縻之武昌其狀貌有叉相未必不比走也

又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暑令正炎共惟甚官珍台容與台候動止萬福特枉誨存不勝感尉上卷素厚晉戢已有成命為容還也別帋所謂諭曉夕在念江陵城坡閣寄居献疑於沂已公天下事識未易為直使會子屢於攝前極陳其故然非主計者協力豈能盡革大要是堂吏貪賞多給茶引為總所之害比雖委趙戶部理會恐

不能濟奈何廣西監法某蓋以此得罪諸公今無緣干預然自前朝廷獨力應副尚可支張一二年後百孔千瘡矣蜀中曲折敬悉五月八日江浙閩廣同日地震毗陵如何憂懼殆欵頭破也忽忽不盡所懷所幾保愛以俟召節

林子方秘書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天氣凝寒共惟遵使秘書年兄使事餘閒台候動止萬福某叨塵過分日益兢惴自蔦王邃都知擾擾乃緒當自此始蓋彼之與衆在我非所深慮而將帥乏人歲事多歉兵民匱乏自治未盡猥以庸駑

户此重任以是寢食俱不皇安欲焉馳問良以是耳
徐君所附狀亦不記道何語也茲辱豎教感悚向已
籍吉之早可憂作具以告諸公雖撥万石未必濟用
蠲放三年已下租數不多而利博三者例下户部勘
當更當贊其將上勸諭納粟前以虛偽衆論雖之今
若申請不用賑糶止令賑濟先委官支收自行支俵
庶革偽冒此一項亦曾奏乞否顧非吉比尤當經意
也偶病悵具狀草率惟乞以時珍受佇膺召節

湖南潘帥時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澄肅共惟提刑大中寮惟有憲台候動

止萬福比遣狀必無浮湛六月間嘗辱諭及湖北水
旱方頼撫存後移澄清之憲於湘中兩道民皆貪悴
力行所舉以寬顧憂初無間於南北也澧守不罰很
籍如此核實未上必不止錙銖而已未由會晤切幾
順時珍受以需召節
某悚息上問隨軒室眷細想均介休祥使臣陳彦忠
頻願謹因其行附狀謝前况草率爲恍近嘗行下黄
州遣戍事如此以都巡代鄂兵似可行但恐人數太
少耳若移批請所費济百十人猶爲減省里垂與回
報大要擲挂永道財用多白撰官吏全無俸錢此甚
可慮向時李壽翁申明出豁一路收支已得吉先理
會窮陋數郡朝廷亦易應副而萬國瑞楊夕郎駮據
指揮至今使人太息也

又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庚暑正熾共惟知府經畧直閣印組方新台
候動止萬福辱五月書翰不勝欣感前表得吳隱之
孔君嚴遠民有所恃而憂顧可以坐寬非獨爲執事
賀也五月八日江浙閩廣同日地震未審湖南北如
何茲非小異夙夜憂懼消弭一道之患於未形是頼
一行照湘中天旱多矣邵陽之旱雖倚漕司通融更

望丁宰蘇漕爲佳一嵗推結乃後來法寺謬擧每爲
諸公言之今吳卿亦謂非是也借法爲新進以意增
減殆盡初未嘗推原本末惟視獻議之人力何如耳
某頃倅丞轄二年有年遇有更改輒持之不下殆爲
是也正遠良晤切幾順令珍嗇嗣應召拜

又 淳熙十二年

某比審簡任淛東弁延閣而師一道士大夫互相慶
於朝遠方吏民喜可知也而承誨劄傳聞與審焉去
朝廷數千里文法素闊略今歲又有星隕地震之祥
正藉威望消患未形幸歳稍捴所益多矣稚鋒大集

利害尤多有可畏警者傾耳以俟比既禁軍中回易
科歛則修葺軍器之類須稍使司及漕臺應副不然
又將闕事　上令降指揮諄諄必已見之也續馳布
敢幸垂察

又　淳熙十二年

某比已具記茲季十二月諄翰喜承台候動止萬福
號令一新甚副卷倚還秩何必辭避耶今似新除該
爲惜處陳章忠義如此　上既官其子又訓練官仍
厚賜其家足以爲來者之勸矣推詳曲折其來已遠
望與漕司商量經久之計或有所請自當取　旨施

行奏狀告乞降付三省密院庶可預聞不然有中程
行此無緣知也蒲羅叶已有　旨釋放誅戮巨猾亦
降無罪可待指揮矣某偶連日大病僅該邊勉強作
此庶幾速達恐恕草率之罪

又

某辱誨翰知以九月四日交帥事續引馳慶飛虎軍
內外議論交興皆欲移寘江陵正慮湖湘闕人彈壓
奏乞仍舊亦有以玉闕相侵者不敢枝也孤縱若不
在此衆說必紛然矣因來諭輒及之二廣事宜毋惜
諄誨大抵消患未萌近世所急況遠方尤當早正素

治非執事固不敢及此也

又　淳熙十四年

某十一月誨翰不勝感尉　先喪悲纏率土況在臣
部日睹
舜孝殆無以爲主也常平米已令提舉司審度施行
惟惜三万放五万例經有司然長沙非他處比亦易
那融君侯報却恐後時耳滕宰既諸祠而去宜章須
速行選避吳宰久欲歸無人借已闕百事必賞力切
望留念劉衡州必須少安換代亦非遠矣偶感風頭
痛值使介占叙草切幸台照

廣東韓提舉　璧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凝寒共惟舉刺院塞惟有倣台候動止
萬福名望之美簡上知予人望舊矣就畀使節足行
所學長成名幅過紆禮三稷愧感奏論西盟辭違禮
盡今事已成無中輟之理但當就其中相與執役之
計已與胡漕會議毋固毋我聖人事業諸賢自優爲
之夫何慮焉某子非不幸乃有其家將李何已究轉
懇西路二司但恐改法之初州郡事力未易辦執事
以交承之故亦須恥其歸想舟行亦過東路耳餘冀
以時保嗇別需召拜

某借易上問台閱眷集緬惟上下均祉餘千得近書否于直頓以閩中地熱為言其政則甚美也有委外物

湯臨江 思退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清和共惟知郡朝議尊兄台候動止萬福特屏海翰不勝感尉賀德治郡所謂民之父母但賦狹用廣又劉守失於不思頓遺志於後遂勞區處下下諭謹悉弟恐增樓必下版曹漕司未能遽如人意爾適得廬陵伯兄父子淪謝之報老懷哀苦在告累日旦夕當諸公言之怱怱不及覩縷所𧶠以時保

衛頤候召節

句崇慶 璟 淳熙九年

某竊以天氣清和共惟知府朝議埴臨暇裕台候万福典藩連上課最制師於藏否中為進頗力諸公亦深知治行擢只在旦夕更冀保嗇以對殊遷

某特在𣨛存深佩眷誼先給事外制幼年竊窺一二於邸報中至今成誦不敢忘幸得拜觀全集何翅拱寶之獲也伯父既預熙甯交承後與林正除漕廣東訓詞實出大手今第一卷第二十二版中備載但伯父下一字諱見而非氏也望諭 者改正幸甚

某拜問台閱寶卷欽想上下均祉察物墨畫遠荷宙况第叨塵某省例辭餽舊之餽雖記契不敢獨受切幸情察有委勿外某再拜

姚倅頴 淳熙十年

某竊以臘寒甚往恭惟通判秘書狀元台候萬福輔藩事任繁劇異時佐理者鮮肯留意吏事哦松養資考而已狀元已遇往之資超世之文溥蓬萊而游戲元正使社頻看山號方外司馬人亦孰以為過顧乃動勞王事孜孜民隱雖米鹽細碎簿書期會皆不憚煩為之使以餘日屬有受書益廣多聞其覽於人

遠矣蓄之愈厚其發也愈大摩九霄撫四海孰能禦之更冀為時自厚以需嚴召

某陳息再拜某衰懦不才叨塵政路久慚非據忽蒙上恩獎假授閱兵柄量才揣分田非所安曲荷孰篤隆恩緘啟由先漢以推本三代其為議論有前輩名公未嘗及者至於思古念今意遠而辭不迫何孰事留於學而上於文也寸心不足答臧感刻篋銜不足藏珍推惟當誇詡於百僚問以毋負施思區區空言豈能道謝惟恕恕察幸甚

史江陰 淵

某竊以天氣暄和共惟知郡監簿撫字餘閑台候万
福特勤誨翰深佩眷予兩豪諭及蓋寨疊三十餘處
劉漕司通婣應副云竹木瓴灰數已浩瀚此項合是
使軍出備雖已再行下然所州郡雖與監司力爭更
作書與兩漕商議豢已畢工間爲佳和雜水脚錢三
者已施行大例皆是分認併幾盡照餘冀保愛倚需
襄陵

合州何簽判

某竊以天氣暄和緬惟朝請尊候多福前辱書翰常
敢章茲在嗣音益佩眷誼且以某備數西府遠行長

周益文公集書稿卷第十二　七十三號

戕辞美而意勤三復不勝感悍海回旬年出峽又甚
勞費近吏部頗發倅闕下轉運司左右資歷自應平
入亦可循就否某前此未能論周南之滯所不及殘
增愧耳餘冀保調以需識擢

劉廬倅 垙　淳熙十年

某辱書喜承佐理餘閒百順來備北峽閩漕司既欲
損其費州郡又復覬望安得不賦裂今已再降指揮
且懇張帥速差十數人因諸練將佐往料理左右更
一臨之不必約守倅徒成張皇若閣闕監粗備戍兵
續議未晚江州在池鄂之間边面甚闊兵行說道初
無闕劉也冷水嶺州郡豈肯承當無亦識慮未必及
此須與張帥謀之萬一賊兵統出巢縣之後豈無腹
背受敵河灑二事郭帥亦曾說及但工役浩大利害
雖必所以未敢造次更當熟思之孤縱履尸重任略
無助我者顚沛不敢辭只恐誤國爾餘冀保愛
或謂六安山地形險固延袤數百里若無事容掌
非但緩急駐兵聚民亦可內爲廬州援助如此備
當向前今只議保北峽冷水之數現模大狹更望
與帥相度申來蓋　上亦嘗諭及切幸留意某再
拜

周益文公集書稿卷第十二、七十四號

葉舒州 大彝　淳熙十年

某竊以秋氣澄爽共知府太社治民底績台候萬福
冷水閩事帥司方深不以爲然又恐無爲軍憚於興
作故不肯承當既帥司屬官用行不應扶同旦夕備
坐行不便望條陳回報北陝面一修當甚善此在境
內他時歡任責須早爲之所用過錢米望別具的確
數目重示官司作事苟簡近來尤甚正恃通明力革
此弊餘冀若時保愛以需召節

李萬州 唐年　淳熙九年

某竊以秋秋氣肅共惟撫綏雅俗台候萬福孝友之

行着于西州選除爲州賞召用之漸過勤緘答良佩
謀施未由晤語切祈順時保愛
某承以季春視印數　上德於十里想見吏民初被
美化謳頌翕然前守何若急於功利枯由害人所得
米麥纔二百餘石而使千里皇皇𫔭誠何必哉已力
爲三省諸公言之矣兩邑無正官事何由理近至待
卽奏請不拘常制許外臺舉辟㝵有人肯就否要之
須有俸錢乃可養廉此尤務也

劉衛侍　符　淳熙十年

某特辱書翰喜承新嚴餘暇優况集福崇起非特少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一　七十五號

長才業惠此千里而廪禄及親其容榮多矣向晷晉
史体正辞順欽歎無已兩漢三國既已成編今復務
明典午之始終則雖南北史堂唐五代必将次第撰
還他日頓須搣目爲忽忽始此爲謝餘冀若時珍爱
以對褒擢

劉溧州　楙是　淳熙十年

某竊以秋暑熾共惟知府朝議印組方新台候萬福
戶口既耗則耕殖必資游手生聚未至則軍士去來
不常平居可耳緩急扞禦將如之何今聖上遴選良
守必爲輕遠之謀以寬憂顧慮言善護寢蘇别需通

集塁
某特辱書翰喜聞消吉洗印長牋詞采清新三復欽
歎向所示佳篇至今藏之篋笥也還頭恐有所聞毋
惜時以幅紙垂報近漕司劾含山巢縣遺漏銅錢梏
捍必已編行又無頬之人過淮行刼盜馬之類前此
多失措畫繼今一切無慮矣幸甚
某倈息上問庭闈緬想榮荅方隆壽其增水蒼聚
均吉有委切幸垂戒葉丞相止於此殊可惜也某倈
息再拜

王守　藏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一　七十六號

某竊以秋氣漸凉共惟知郡朝議台候万福辱季夏
所惠書不勝尉感保伍固當團結第客主戶雜處縣
然編排恐壹條未動而平民先被其擾况既立大小
保副則將來州郡必有差役科需今時守令豈人人
如執事簡靜愛人者乎所以逐一降旨行下同兵提
刑相度蓋結甲總轄苟不爲文具則自足外禦内守
切望審圖經久之策麻陽移戍酒待提刑司報大觀
專法便得之幸甚餘幾善愛以對褒陟

郭宗慶　時徴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凝寒共惟知府宗丞塡臨暇裕台候万

福邁往之資姿傳右之學翺翔班綴垂上要津擁麾
而去士思固釋矣士論則深惜於王國而重候藩其
望來歸者揔揔也更幾保嗇迓穗素蘊
某自别不勝思企知用七月末祗篆名邦樂土密邇
鄉社可以忘萬里遡流之艱險矣長牋多偪疊紓盛
禮欣感亡於邊事帖妥諸郡皆可少寬年豐事簡不
妨著述否安得請教加前日但時披漢事讀詩偹以
當會面而不知相望之為遠也

陳江陵 揆 淳熙十年

某竊以寒天氣析熱共惟知府安撫顗謨郎中填臨

暇裕台候動止萬福某特辱誨存不勝感尉資序未
正已為丞相言之矣襄陽雖近邊而荊州尤為要地
郭帥乞更戍時移万人并家屬過襄止餘八千人又
恐老弱在中其切須諸統制官留意閲習如使府城
池之類迨此從容皆宜經慮張欽夫作帥時教民兵
甚成紀律後來不廢馳否無事為之事之傳高明必
有所處祇進其餐飫若餘冀尊生摩愛以需召節

傳道州 伯壽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炎熱共惟知府郎中台候万福會主傳
來辱書翰且出近作詩及雞泉山以後古律一編方
數服不暇繼又蒙嗣音仍録示近作二百七十韻富
哉学乎杜白亦當放子出一頭矣三便以還即拳拳
二三公皆謂詞筆如此乃使滄回遠邦不宜之中朝
使鳴國家之盛吾徒真可愧矣提舉司止說譚道二
州未報豐歉何之相舉劾不必他處惟財賦一節直
是束手雖措然非獨息治境也其餘二相必具報未
由會晤切幾順令珍愛以需召拜

孫饒州 紹遠 淳熙十年

某竊以戕長觀役共惟知府郎中茂對昌辰台候倍
膺殊祉緘書遠暨感荷無已祠請弗允眷意甚厚旬

可安然以布惠政新憲想使赴上舊在平江必相熟
也屯田募兵極欲閲慮今止令郭剛於六軍中每軍
抽二百五十人就和州磨圩修築耕墾不至擾民而
疑畝既勤委散輒具布之其實来諭乃久長之策也
餘冀保嗇召節協剛長之慶

潼川岳漕 霖 淳熙十年

某竊以天氣炎熱共惟大監澄按餘間台候萬福比
俊狀想已達諭及靖州曲折不勝感悚屯田事想便
施行今襄陽立主此議而司若競勸庶幾有成手李
謙家析違之知近世所稀告示弁奏檢照戕並封去

望就使司徑迎與前輩例皆如此也忽忽具記謝前
况餘幾順序珍愛以俟召節

又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天氣澄爽共惟某官持節雍容台候万福偶
去朝廷遠上所深念遴選虜使夫皇徙熙祈佑勢極
諸司取會未齊官吏從官而不支俸何以養廉耶監
井利害必已究熟來由毋賠切幾順序珍慶

膺姝獎

某辱季春書翰悉以長牋礼意甚厚且罔審惟人以
人喜北方遷都意向叵測正宜旬治如四川近裏皆

蠻夷因循弗治其獘非其一義勝軍變帥雖極力措
置但恐協力者寡未易就緒濃叙尤不可不留意近
者理會城寨官有無廻尉者已行下選差此乃使司
職事且望早與差注大抵方事以得人為本不然雖
有良法美意皆成文具矣

蘇倅　珊　淳熙十年

某辱書翰喜承台候萬福按行良苦所不示利害詳
悉不勝感荷今民力困甚須中外每事優恤乃副上
意此未常一日心安也紅貴向來計數與之不謂先
易後難致不足用今朝廷何緣更有支降已劄下制
司及水軍相與那融亦聞彼有利源弟未審多寡夏
季既忠朴望與商量稟制師共圖之餘緒馳報也淩
河利害初未嘗與聞便中幸示副本庶可贊成杜詩
槀家傳錄幸甚魏公集既未能刻叔筆吏或有餘能
傳以為惠否午叨皇恐景迪祠堂記已領餘莫若時
珍練別需晋用

張靖倅　孝曾　淳熙十年

某竊以春序循次共惟通判朝請台候萬福書翰遠
貽且復詳陳蠻洞利害本末非特款珮愛手亦以知
賢別駕留意边防如此之至不勝欣感為官擇人最

為要說所謂市馬若非前日吳汝翼百計招達之則
羅巴鬼國經隔部族甚多決難遠涉而來此聖上所
以注意安靜以杜後患未審衆議今後如何嗣有所
聞毋惜垂示不敢泄也餘冀保嗇別冰龍溼
某向蒙諭及外邑闕官緣事在三省勢須下部勘當遂
未能盡姑如意嵗計今既改就總領所臭稍便否治
境風俗圖舊聞一二今得詳觀他日可附王會篇矣
劉交諫不戢如此奏劾固宜二漕俟通書當及財賦
事并幸照亮

婁提幹　淳熙十年

某辱書喜承尊候萬福班馬字類深歎該洽史遷古
學一旦發明於千載之下何其幸也敬藏篋笥不勝
感刻別帋所諭謹悉汪幹初爲一二相識所惑欲退
閱銓曹又賛之致此紛紛既得來示即取案牘詳觀
且令所作制執事一狀明言朝廷若許汪退閱未審
某合與不合還江東若許還江東若許則乞遵理已
歷淮東月日又說破將來舉將足則恩成資如此則
往來兩路皆綽裕如矣淮章万一不足江東又可舉
畫所請渠成秦利也餘既冀保愛

胡殿撰 共可 淳熙十年

周益文公集書槀卷第十一 〈八十一號〉

某竊以天氣炎熱共惟知府殿撰台候動止萬福祠
滿宜被晉用便通諸公書爲佳事子大竟不起頼高
誼率寓公助其役事欽歎無已四一姐當何如處之
能同子壽赴郴州否豫章諸位縱待制有遺言今必
不能周全盖自求之不暇年元獮亦不說曲折或有
定論幸畫諭如錢物之類此非所惜只要安頓得是
耳餘冀以時保重即承天寵

延盧帥 劉 淳熙十年

嚴竹根治期於必獲也此界動息如何惑傳蜀王諸
子勸請乃父還蕪又傳西下頻擾边未知果否白治
之策屢常奏稟每念荊鄂边面西至金均東至光黄
横亘千餘里昨緣兩帥分認地分議論不協由此合
爲一司或疑兵馬數少雖於分布則紹興初岳忠烈
獨當一面所統兵不滿六萬尚未及今日荊鄂兩軍
之數徒以帥士將賈勇措置有方遂使襄漢奠就寇
狄震動及庚辰辛巳間聚八方之衆於襄漢僅能自
保其利害得失蓋可見矣今都統自襄臨鄂恩威素
著比得來諭深以前人分彼此爲戒緩急欲竭力赴
事切此古名將用心也閤副帥欲先稟議然後赴鎮
想曾子細商確雖云敵之衆寡機之先後難盡預度

周益文公集書槀卷第十一 〈八十二號〉

至如規模布置在我者必有定說謂如某軍可使轉
戰某將可使犄角孰爲要害所當力攻孰爲藩籬所
當固守能定能應共家先務尚幸詳報即爲數奏也
如江陵必已與祈公同計料守陽羅以國家計戍隨
州以護三關閤副帥切切以爲言到彼曾熟講否游
九思名都統援鎮江例似亦可行又未知此君肯遠
適更否望斟酌當奉成也餘冀以時珍愛佇俟功名
之會

又 淳熙十二年

某近嘗遣狀想無不達都騎幾日度江峴首金城屹

然今復施之江陵足為永久之利 上恐湖北水退稍遲興役迫冬專令諭 吉若陰雨寒凍即須暫免工役以執事治軍嚴整嘉之仁恤何事不濟區區版築豈勞總都督也匆匆未暇它及續當馳布

又 淳熙十二年

某比遣記幸無浮湛辱正自守書至感亦目疾愈而瞻視益昏衰年固應尔也虜中傳聞不一边頭德端的否有備無患餘非所問襄陽一帶後來得雨否迎送頻併豈易支吾王帥守边未必非所長言者既弗案某以事布聞濠州效用五宝訴部将張帥琦事其

初必是宝作過逃避故琦拘其妻口宝既怨恨遂訴琦擅召人冒代承請共一百一名朝廷若盡情根究却恐衆人或不自安今只委使司疾速依公結絶望察下濠州根問張琦因何以宝妻給與張整其直曲便見不必理會承大一節也却別降旨將濠州使效盡數開具年甲鄉貫及所習武藝除正名外雖代名者皆與從實注籍仍舊支破錢米自前既安人心向去庶免冒濫弃要見部轄將官職位姓名亦望密以書諭濠守子細理會勿令騷擾乃善去年淮東揀勇軍之類已如此施行矣恐欲知曲折故此布叙切幸台照

荆鄂郭都統 杲 淳熙十年

某竊以秋氣日清共惟都統刺史穆門整暇台候萬福比幸數面殊以尉懌茲辱書翰又深感刻暑行勞勩喜聞已遂善達屯田運谷計有裕餘中元後所在得雨襄漢如何向諭及就部曲中擇統制精異某名且示以暇日往來之意適因聖諭遂降指揮望委以名聞趙丞相帥荆它日民兵可壯軍声亦一助也有

又 淳熙十一年

某疊辱書翰喜承台候萬福边防至計莫大於協心以齊國事蓋廉藺偏且交歡李郭亦相勉忠義况都

副帥本一家乎非都統家傳終孝濟以知略安能及此欽歎不已韋綾悉奏知 天顏大悅繼此別當詳布不知閻帥幾日到彼後退進宜有以教督之吉與忠有旨特差一次單居朝夕陪侍亦可喜也羅守止此殊可惜聞其家甚頓調護幸甚餘冀若時珍愛以需異寵

又 淳熙十一年

某近拜狀想節呈徹秋冬共惟台候萬福遞筒報近边事不謂盗折已亦無如之何也陳充明幸已立如來諭它續馳布

又淳熙十二年

某家書輸至感李汝闕差遣已得　旨依黃夷雅旦夕將上定有所需勿外北方竟未知端的彼此懷疑發兵稻馬造舟殆無虛日中間又妄傳契舟之擾惟荊襄全無報皇非烏林答在汴京獨妄耶修城錢已差人管押赴總所所在城壁年年修葺隨即損壞惟襄陽屹然如金城乃知經畫於初者既爲悠久計則後來自然不費心力今荊州賴提督當無慮矣有所聞毋巨細切望諭及

又淳熙十二年

某比遣記幸浮湛茲家諭及江陵修城曲折亦聞之某已備給將來所費必過無料柰何昨訴公再三察見諭謂工役云初事体甚重須煩台旆一來所以專降指揮蓋現摹一定來春甚易爲力茲必然之理也大石林牙果是虛傳虜儲兗兗恭無却恐端的天時人事勢應豫備上流重寄正賴郤數更易幾免旃與同官得　旨如別愊不敢入吏手以防漏洩望察埀報當惟進呈或徑奏尤善

書稾卷第十一

劄子九

張子儀領總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歲晏凝寒共惟提擧寺丞澄按餘閒台候萬福手書爲況甚慰馳企一道歲事絕長補短當得中熟錄示榜文及水利冊深歎盡心屬吏奉行固宜惟謹趙陳譚三者且夕將上必識磨勘循資之路公帖傳之樂石其可不朽當時納貞本決不至遺墜細觀文意正不相屬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自不須更用扇對况下兩字亦與登高不類似無足疑蜀中有公文

集偶隨行無本試閱之如何未由會晤切幾順節保育以需嚴召

又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某官澄按餘閒台候萬福寒惟邊部非特寬　上顧憂而一道利害以次興除足行所學長牋別紙逐紓感禮感刻無已挪挂易勤難安最宜爲曲突徙薪計大要財賦白撰必擾民產亂中間嘗因李壽翁獻言欸與打筭補其闕僞爲國端權夕郎妄有沮駁至今以爲恨然錢米數極不多使司亦通融前政所見不同不肯爲耳埀惠無窮不在

節下予某連日腰痛轉動不能勉強作此殊愧草率
餘惟順令珍厚副倚方深佇慶還召

又 紹熙四年

某竊以首夏清和共惟總領少卿寵渥維新台候神
相萬福某比復狀納令弟綱帖方行數日而郵報主
竊審復正卿班仍董軍餉盡還舊物可卜陞春自茲
特槖無可疑者某雖以天假依芘之牢緣目疾心疾
交作已力控祠請旦夕必遂亦未知入境之人日所
以未果專致賀緘適李壽翁之子正夫部米運行必
獲迎拜略敘拳拳餘冀相時珍毓對揚天寵

某少事向蒙諭及此間財賦素號從容某既來知其
入頗不正上下相朧幸免人言自惟家儒素以奉法
循理為心不敢稍越常規又連年云云去年常欲懇元善
少卿輟留一綱少補不足未蒙周旋不敢因請今就
託李丞面稟曲折謂如郴州戍兵舊調鄂軍五百總
數歲費數萬緡而軍士寒暑往來損折甚多某向在
密院適林黃中守長沙嘗諭令改用此間諸軍自此
使所省此一項支費而本州借請折洗却費萬餘緡
何所從出漕司城折糴錢二萬緡罷橋口酒利數千
緡遂以坐困凡某百方苦節而略不睹從容之效者
以術我多而所支移也今方四月已闕軍糧未免借
兌豈為久計未審可因元善告新之際許從前請否
某業為歸計渠成未知為何人之利然一方所繫不
應專為身謀也幸值故人敢以情告餘續具記

又 紹興四年

某竊以氣應黃鍾日舒化國共惟某官道隨剛長祿
與人宜台候動止萬福真才懿行詳試茲久入持禁
橐不在此時乎某幸依大芘無從面賀衰病學又不
能敘占公啟謹以手劄致拳拳尚幸台察寒威方勁
倍靳寶御至蘇對揚天寵

某比具記想達台聽年至病侵枝窮秩滿負四宜去
備嘗瀝懇於兩閒社然後入奏者再歸謂可必遂今
詔函復下進退維谷最是短於理財前到此只作一
年計不忍承例歲負二十萬緡所入括徐偽契與訟
以因良善一切罷去俟後人自為之豈料因循許時
猶未得代遂成商君之法來年常賦外當辦大禮十
萬緡來手無措僚用是罪去亦幸矣未運科撥告早
行下若此常年近郡多遠郡出則所省水脚錢一毫
以上皆是拜賜之數敢不知歸前年初到時略辦飛
虎軍供給錢一項日四百緡荷唐元善推免二年來

正當蒲紲此尚雖致懇火度其期聊預言之猥局淅
汗某條息拜問台閫宝眷欽想均受新祉節中例不
敢講禮况酒如郡視政昔尤酸薄雖容自納敗闕輙
有閱中鐵絲果架一事運山金拱三百顆廬陵金橘
千枚臨江披綿鮓五百顧恐可助子孫上壽之一二
特欠要遂忘觸突臨筆顏赧或有委儒顧問之令弟
主簿可時可至也招軍一節本州當三百人元限二
年而小民貧困應募纔至旦夕且發一百餘人過此
權住收以待來年雖云破經總制前然在此日給及
發遣川陸盤纏亦據千緡茲又模費之一端日近復
周益文公集書藁卷第十二 八十九號
添差揀汰及歸正任滿充替須者增數十人何以支
吾窮人命分悪抵自笑耳

又紹熙四年

某竊以嚴晏凝寒共惟某官有政及財神所相勞台
候動止萬福閱閥在諸卿之右論思乃學術所長特
此久外得乎更冀順特致養倚對驛召某長至禮合
致賀弟老病不文又不敢倩人為之故輙以手書伸
頌誅乃蒙貺緘盛禮無乃以是愧其簡乎不然何執
謙之過也後時不果賦儀以報惟深珮刻而已
某人田游勤台翰稍答益深感悚米運令弟既不欲

骨就尋候改差之人襄陽網白當先發也此間財賦
月有收支定數中間緣違法放倍税不問年歲久近有
無爭競來則與印其許訟至今未已也歲收一二十
萬緡用資支費者在此或不知本末遂謂富實而漕
或無權則好事者又縱吏之將常賦削除以萬計某
既一遵律令且尼爭端遂成漏底所幸歲事稍稔節
用省費乃能支吾二年前常具布於李正夫縣丞所
謂之書尚義記憶否諸邑緣向未監司因他郡祈禱
例令住催一目之類繼過時則民戶不能併輸遂頻
拖欠卻非滲漏由荷垂軫乃敢及此皇恐皇恐飛虎
周益文公集書藁卷第十三 九十號
四百千文字納呈借易皇恐

丘宗卿侍郎 宗山 淳熙十一年

竊以雪後晴寒共惟知府檢詳雙旌載路台候神相
萬福比復狀爲慶何未閱覽疏家嗣問從審已拜麾
符奉親西渡觀闕既存朝蹟加禾又為舊治次舍所
歷蒙獎已多况吳門宗陰未遠闕藩之後想見士民
鼓舞不勞而治矣海寇已趣斷必無輕想渠魁就捕
非威令素孚賞罰公的豈能臻此不勝歎服忽忽布
復莫盡悃幅應言加獲鼎崗即遂來歸固不敢以陽
關暫阻一見為恨也

又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暑雨頻濕共惟知府徽猷檢詳政成暇豫台
候動止萬福某泊渡日音問稍疎每聆治声亦足為
慰久雨下田無傷否聞霅川已被害也趙丞才具如
此在今豈傷易得節推負闕上台已用彦衛矣浙東
賊職要促提刑司而未報近不免督責卿吏方云事
屬浙西亦已嚴切行下更囑劉憲速其數來當取旨
支撥二千緡甚不多夫多足慚或浙東自有之望從
語趙彦膺中未也見施太又說寨兵事尚未見公文
恐事在三省耳許補利害極多綫急莫須明用四明

故事否幸審重報餘冀石時珍練以對嘉召

又 淳熙三年

某竊以上冬晴寒共惟某官宣威有假德業多取台
候動止萬福某前月已弓祠旦夕得報即還廬陵屏
迹山樊以俟其老惟煩耳君候為
聖時立大功副此願望至於後會邈然則拳拳依向
又非翰墨所能寄也天氣日益凝寒倍斷遣令衛主
荷國殊寵
甚某比使者歸常游布尺紙想追路呈徹不審幾日
開府少成聞就變門與趙衛公相會四川利害講之
因熟臨之以名儒碩望一日城自應心悅而誠服民其
有瘳矣某欲去不能辨專介偶同僚蘇倅遣人還鄉
具的於此輒布一二伏幸台察

趙從善泉使　坤四年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天氣凝寒共惟知府郎中閣學有假台候萬
福廬陵大邦豈不足以為政六守復俱多其自取令
得良二千石一洗宿弊鄉施患術吏民自應信服數
月之後可以談香宴寢矣惟歲歉諒勞區處諸司必
相假借因書亦當及之酒稅乃州郡利原人但知取
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官醞若味佳私古雖不甚

亦絕二者高明當得其要頗翁超閩丘是行克人訖
劉成以自解今既不貸亦足懲後矣冀餘若時珍練
倚俟褒聖某竊承連詔收民消辰洗印諒深惶悚繫
官于朝既未獲修維梓之敬欲附尺紙為賀又因循
未果竟頃翰墨先之感懼何可言也長戕藻麗三復
欽歎冗迫無由視儀以報又深愧悚謝章已令報行
矣州宅置爐大可駭何至是耶幕官事只依旨擇結
絕甚善追遠之樓不止一家早後豈甚如此被實患
者多矣討若人之罪則何足恤也路鈐虛位正歎使
諸幸知有郡將近求者紛然亦有大閑節一切拒止

黄林須得一文字乃可施行向者固嘗面言下政何
頃聞在廣西併置物色重報其政却似應格若軍中
人則又峥嵘矣家兄既村居恐因遣介來望諭令取
家問幸甚

又 淳熙十三年

某前日方以書附胡堅遞緣病倦未暇再遣託但切
愧企冬春之交雨雪過多未知夏秋復如何識諮旱
傷多拋經總制錢當内常平其理灼然固嘗為貳卿
言之但此間事林執事熟知之若非視人如我射親
為郡固計莫則不過便文自營而已此文移所以山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二 九十三號

積也他續馳布

又 淳熙十四年

某疊勤誨翰知使車按部六月末方回是稽具報必
辱情察天堂山鉄樣及相度措置鉛山場等並已進
呈正恐招兵費大江東諸郡歲供雖維遂不遲遲如
增益槽添作壓使司自可施行莫不須待報否妻暑
異常還臺當少休旦夕別拜狀

王叔清舍人 繳月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天氣清肅共惟知府安撫秘閣舍人填臨有
裕台候萬福乃者肅以福紙附漕司人回必遂閱覽

請祠文字不曾上蓋宸眷加隆宜圖羊祜杜預之勳
置必揖秩浮丘也夏國部落之說果可信否時台課
報葛王諸子勸請還燕谷或有之所奏三事委於楊
前商議葛兵自鄂移荊執若徑趙襄之為便昨郭帥
有書欲與副帥協力比過武昌必得要領兩單緩急
想應乃是朝廷命令非副帥召正帥也往者王宣趙
樽勢均力敵首鼠觀望所以合而為一復離之可乎
今在以出與郭帥別帋録呈荊南城已降音撣將三
之一損壞者先修矣餘在閣副帥書中未由會晤切
幾上体閔嵩加厚保調以需召節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二 九十四號

馮總領 憲 淳熙十一年

某辱六月晦及七月中三書不勝感尉秋令共性台
候萬福虛恨曲折並已劄下或欲因邛市馬執而殺
之豈有是理惟中策當議必已見之少卿蜀人其念
鄉國之計甚熟且遠每事必欲協議蓋有深意與元
旱灾旬憲來求度牒恐其後時有旨代米糶濟也逞
往復經時民為邦本其利害又非單族比也詢暘求
者甚衆 上特界田候吏望勉以報國京西監事殆
失於輕信今當有恥之酒課言户部献疑尚未降指
揮然亦何疑也雅州委制司而帚廢於郭守無傷耳

餘冀若時珍練以需召節

某拜門慶門眷聚緬惟均受多社劉韶美之子澄為吏掾望與延譽想以鄉曲之故不待禱因來通書帳然念髮老之風度輙及之皇恐皇恐某再拜

又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歲晏凝寒共惟天助得明百順來備名儒壤望宜在王前升正九卿蓋以重任難其代耳綸綍既須知眷注之稱厚遠勤緘啟感到難名未暗語聞歎蘄觀頤致養倚俟召節

甚比於雍君慶領珍輸不勝佩荷雍之學識士大夫

中絕不易得可敬可愛三衙取馬坐券乃是久例豈復增損惟江上諸軍曾支破致今乞馬於市樞傷士心所以兩次取會錢數然後下使所科撥不若徑不足自可申省就椿管鈞將付漕司及兩邦民而前後争執紛然殆類秦越之肥瘠今秦高申上津仍歲水兩旱戍夫之粮失所歆併差官單有限豈能分布已禀 旨不改其舊而且給戍夫錢米一年紀綫三百餘人所費無多切望留念即為施行大卿蜀人而又憂慮深遠固無待謭譾之言也

彭州張倅 英仲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天氣凝寒共惟通判朝請佐理餘閒尊候萬福三宰百里今猷名邦典郡宜矣嘗為三省諸公言之計來夏美解當有所處忽忽姑此布復餘幾順令珍嗇以對寵渥

蜀人本不能生事性往往縣綏御失平姦狀又從而遵之逐至若過消患未萌全在守令得人耳有可見教維此應聞至叩至叩

嘉州樊倅 交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天氣凝寒緬惟通判朝請佐郡政成遵候當福名儒之子累為諸司所薦今旬龍提刑又論薦

可見才譽丁論三郡即詳稟承相已計捉代之期續追擬矣先德種學績文為西南儒宗頃見玉山汪尚書稱道不容口今讀語法韓文曰十五卷博洽精詳有前輩未嘗到者此書定傳後世非獨為篋笥之珍而已欣感欣感簿遷占謝有懷莫盡顧言順時加愛即俟寵命

陳邕州 士英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天氣膧和共惟知府安撫朝議年兄填臨有裕台候動止萬福昨去冬所惠教不敢尉感便民五事皆深切着明洞丁緣宜州小擾未敢輕舉君州府

徐徐自行之他處次可自次第料理惟監貨一節利害甚重昨降旨下帥司必已熟議地遠又隣諸蠻與地均不同凡百更望加意上司或未諒不妨力言俟此皆賢者初無固必也餘冀若時加愛以需節召

趙明州 師夔 淳熙十一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知府制置殿撰鎮臨有裕台候動止萬福控制海道事權甚重比得來文欲降錢修艦見此奏稟亦聞章疏甚多如軍中人每要立功前此例借作白直甚無謂也其他俟續布聞餘冀以時珍愛即膺召用

某載惟春王三朝於卦為泰若時良牧惠利及民者傳則於介祉亦倍衆人東茲令序入戕其塗無可疑者過勤緘啟良珮至意茲酬來况併致惋慱切幸加亮

又

某比復狀為閩藩慶想已呈徹游勤惠問音審治效日彰台候萬福許浦紅屢興殿司說若果欲移則當撥歸制直司今得來示若何符契也治境控扼海道平時須過為之備近者有旨拘收借事兵卒必已施行主將能否亦望詳諭大抵早正素治臨事乃不倉

呈高明當有以處之矣餘冀順時珍愛即膺次對之寵

王茶馬 渥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都大茶馬顯謨使是成功台候動止萬福辱十月所惠教不勝尉感馬政修明边方寧謐宣勞多矣中閒傳聞夷人為結連之計今必無他泰黎州既熟一方利害似難移易却聞其慣無以善後切切欲歸果否嘉州奏為借甚至袁耳當不敢萌樊發之心凡百更望與制司銷患未形想毋待諄諄也後來所示數事悉以行下恐有知者併幸中

告也遠惟恐不中事機耳餘冀保嗇以俟嚴召

王憲 正己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提刑右司平反底績台候動止萬福特辱誨諭不勝尉感牛口灘薄鬻舟御乃頓石常事不必介懷盧委路鈐曲折極荷垂教見令戒俟就帥司無煩正合來諭自此且未除人也向幸甚荷周旋近漕司奏乞撥油麻錢五方補助贛州三省方商議此乃志道剏刷州縣以自肥而不思白撲財賦科罰百姓貽患無窮其所能得幾何耶寧有盜臣誠可歎也怱怱具復未究所懷應加保順以俟嚴召

豊叔賈 題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春晚氣暄共惟知府判院政成民悅台候萬
福特在崇問深珮眷子勸諫農桑千里皆務本之人
甚休甚休二月末孀雪不至深害否網大宿適當為
丞相言之版曹農寺自來鮮肯出豁分明只欲待移
紛然積壓瑩蔕其實所入則有限耳悤悤布復未究
所懷頒言若時珍愛以俟召節

又 紹熙三年

某契勘湘潭最為大邑鄉分闊遠財賦居本州十之
三自來只注選人資望已輕又緣范承直丁憂之後
月壺文公真書安卷第十一 九十九號
本州權差欑縣承攝事其人雖廉謹有餘然畏事太
過詞訟不敢手決常賦亦多積壓今來郭承直到官
才力既短適苦足疾聞訟牒日至使司自此相益畜
縮日就癈弛本州便欲按治則初來未有顯過欲別
委官對易又恐邑民知是州郡之意望風輕侮況目
前別無可委之人欲望使司選委清強官一員與之
兩意易廢幾百里得受大賜郡中亦可省力須至具
稟者

劉公實提刑 題 淳熙十二年

某特辱書翰喜承近別台候萬福按行不無少勞顧
遝文字極為詳備旦夕納公文去殿司元約蓋寨壘
五百間今既移青龍三百餘間所增亦不多惟民田
須依時價酬之此非軍中所能區處 上令漕司周
平江應副望道此意於使軍也軍人被殺可駭聞殿
司已重賞緝捕未知可得否暑甚占吏草草續別馳
布敢幸台察

鄭少嘉尚書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炎暑可畏共惟某官治化已成台候動止萬
福海舟既未敢還集勢須先以告戒恐誤其出入蓋
敵情難測諜報造舟東海在我安得不為之備耶臨
月壺文公真書安卷第十二 一百號
安五月八日五更地震近得江西閩中報同日如此
淅東如何不勝憂懼之至鄙但者家間素服其藥近
赴使司駐泊若無所用不審可差出令一來否借易
知罪餘乞保輔沖襟以需登拜

閻才元侍郎 淳熙十二年

某頃嘗奉記惟織敘盛禮坐待來价需報遂成稽晏
非敢怠也茲辱五月誨翰喜尉亡喻教閲義士誠不
可緩王去惠久移益部得 旨須侍郎別擇人來上
貸緡五万亦已曲從惟茶馬總領打筭事非客院所
能辦而夏官主典元置監林息宕昌綱馬甚力正頼

區處修閎費緡千餘緡始置之蓋取其大則小可畧
也边報難信虜儲則果夫来知誰立㨖㨖万緒其自
玆始手增秩辭免中批不允諒即祗拜偶都統司急
足回擾冗具此未暇他及續別修杂
又 淳熙十二年
某海勤書誨亦嘗遣問然豈若款奉笑言之爲樂也
边備飭修圖籍精詳緊然形諸奏劄謹爲消吉進呈
大契 上意而清次對從天而下某興副摳琭听放
然豈南門既闊氣象益新遂底文明之效數多賀多
賀田世雄自漕司案其槩客刻之後朝論紛然適李

正之封送金州攉郡所具斷過人數止是兩名職重
者配本城餘皆販私茶人利爲肩甚𡈽兵爭利今王
仲𡈽匠以涅軍爲徒流安得不駭聞聽徧示朝士衆
謹稍息毀守沉黎 上以爲然蓋三省共議非某能
致力也然望執事亟作書勸其凡事謹畏以避謗嫉
大抵守边以廉靜爲本而以措置備禦爲急未則應
之夫役何慮使政績勝前不負薦口豈爲渠之幸亦
國家之利也速日報下草此爲慶續別拜狀
劉郎 立義 淳熙十二年
某將勤惠翰喜審台候万福餞兩重任無總司非時

通才豈副遴選瑞麦少蘇旱累年之旱隨州亦有繪
圖多賀多賀卲生反覆如此幸前後所降旨揮斟酌
照應至不肯反止緣朝士每得偏詞輙議論不一如
楊嗣勲極通練其施設必繼高蹈耀粮固嘗博詢衆
議監法在三省不得而與也边報皆妄去秋王清叔
已報西夏大石㨖㨖且云唐登戎兵皆西北去其說
謞類此可怪可怪郢倅胡大中廉勤觧事恐遠方雖
得屬吏委使故一再言之餘冀若時保愛以需召節
楚州錢大受 之望 淳熙十二年
某特蒙諭半浚再任已得旨依劉超云楚州方城器

具百無一有莫須早到肄畫否朱振又雖謹万當其
任也 上於財賦甚留意聞前政所積已支盡當思
善後之策楊帥每以招納北人爲言所遣使效宜詳
細他續馳布
又 淳熙十二年
某疊辱誨翰喜承牧御豈勞台候萬福招填忠義人
年歲皆壯若訓齊有方他日必得其力民兵萬弩手
諸郡申請不一全在區處如何耳修換槳船想極如
法海湖鶻魟不妨客切措置緩急旋集欵立當格須
別作文字專一論此前以打造貴力遂併寢耳防城

具保俟奏下即為取　旨帥漕比猶通情否有我獲
爲賢遇通患惟以國家爲念則不然間探一事最爲
要切前後多不得實均望留意兵法尚詐詐比虜尤
甚雖死亡未嘗諦專款其所圖輕信定堅其計劃神
保之子已聞否其人恐能言大槩也陳汝礪說雖是
更須物色其實仔細重諭海道風色雖必倉猝能還
主否張佐戀舊居未肯赴遇階口等處皆要地而部
吏出城者以力而似求非所宜應加審擇

又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清和紀序共惟填府边城台候万福百爲具

拳甚副隆委虜中調兵造舟又修汴宮姑以防戰抑
別有說耶樓櫓等文費大夥如何應副新帥如到更
須熟議務今可行乃善羊支諒想已歸凡百所問毋
惜重誨餘冀名若時加愛以對未涯

張彥文尚書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秋暑可畏共惟某官政成民悅台候動止萬
福某戶祿無補憂懼萬端坤載不寧連亘數路閩
中尤甚　上因趙子直奏疏遂以親札戒帥憲謹察
盜賊消患未萌當泌風俗豪僕旦弟中和當有以化
之矣未由晤語切幾遵令衛生以需大用特其枉誨

翰諭及添差官謹悉如帰正一項堂除素無藝極兩
年來弁已限員只是諸軍將佐隨其立功次數例帶
外路差遣止得一任向來逐年發遣故無擁併四五
年間偶緣水涝番在軍中不竟數多然未嘗不分在
諸郡自夏中得李文郎令住擦其後兩員乃先差而
續到非敢矣約詳悉已令劉下敢幸台照

高汝一　衛　淳熙十二年

某比拜狀想無浮湛竊辱誨剳不勝感尉二事卷已
下並得處分糴粮若止望坐倉恐未易辦其他如度
牒召入人中之類亦可行否更度彼間要切者具奏為

佳神勁軍千人幸加訓練保捷亦宜措置但無器甲
則亦徒然効用恐總所難應副兼諸軍請受薄而彼
獨厚恐併神勁牽動尔比盛傳大石林牙擾攘而黃
河南北結甲積粮泰然無虞深謀熟計畧可逆度襄
陽為國門户尤宜過為隄備望與都副帥熟籌之

又　淳熙十二年

某比方拜狀諒未暇嗣問神勁將官奏已為進呈只
從使司便可也所陳保捷及忠義人誠為可用
上以皇甫斌是個之子彼間一帯人情極熟緩急亦
可作一頭項故以使府鈐轄令提舉盖行少卿之言

也乃公得祠未必不同行宿將頗有人望但任性少
委曲語言多犯人其實無他吾曹方以國事爲念自
可容忍因會閫師千萬及此意幸甚

又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秋暑已闌共惟某官爲國長城台候萬福學
書翰不勝尉感樊城南関萬山誠爲要切今冬郭帥
趣边必可熟議兵力雖分顧臨時應变何如耳備禦
尤不可緩劾用錢米恐總領所力有不及耳民兵器
甲既閫帥首撿換支撥善不可加已得 旨依以備
緩急若爲悠久計則須諸司通融乃可所爲紙甲殊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二 一百五號

省費又不知能當箭鑿否宕昌馬續馳報餘冀若時
保嗇以俟嚴召

又 淳熙十三年

某勞歲大病今雖勉強朝參猶未全安所以不及親
具記皇甫鈐轄因會煩再三致區區边須諸事草創
分戰云初凡百且徐圖之忠義人更委曲與郭閫二
帥商量既彼此爲國何患議論之不同也大抵無事
爲有事之備者最難蓋因循則誤指準亟更易又張
皇以此全在深思熟講耳器甲俟再報即取 旨閫
帥欲成彥節爲正將主 上已從劾乞矣

利路李憲大正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霜冬將凜共惟提刑判院按部雍容台候萬
福數勤書翰不勝尉感遠方法禁素馳得賢使者一
洗舊弊列戍受賜爲多非特席遠也忠勇軍比乎民
須稍寬假他日乃可責其用命今委田世雄佐帥府
稍加料理未審當否田在金州或謂强於治盜而賑
濟有功如此則與漕司所按不用姑酌其中付以戎
事更望因會勉以凡百謙追志其遠者大者甚幸龐
守所論西和草料錢極有理若監司總領視州縣爲
一家民力自然稍寬不然上下督迫其害不在今日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二 一百六號

也王樸所陳甚詳然未敢徑行當委所屬相度正恐
悠悠耳凡使司所當爲如酒場之類自宜力與改革
以副臨遣之意如傅易抽差等不妨具奏
上於遠方利害惟恐不聞縱有不愧豈能勝公論耶
奴兒結事備知本末大石林牙無能爲也禁銅錢三
省屢奉旨其施行頗峻自此必須少戢軍器物料旦
夕當行下修閱立砲所宜詳審蓋彼嘗疑我掩其不
備若一切不問緩急又將夫備計常與才元侍郎及
軍帥議之軍粮折估見作置措其他凡可垂教毋惜
諄諄並不敢泄也餘冀保愛以需召節

又 淳熙十二年

某相望悠緬毋恙音驛之難維但極馳企碑一二屬官并两平倅皆也已施行换錢引恨衆論不一更興制司熟議爲佳西府曲折前已進擬毋慮毋慮叔州乃訢公姻家制帥所以苑存之馮卿人多称書若私其鄉黨至誤公家事此今日大害雖賢者不能克可歎可歎

邵鈐轄 之綱 淳熙十三年

某承惠書喜承君佳福勝兵事既易帥固知未易料理然忽而不問又非悠久之計已尉下帥司同本軍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二 一百七號

從長理會新守幾時到更且協力措置爲佳易地似太蚤計勉圖事功以俟奬擢此外萬萬保愛

鎮江翟都統 貴達 淳熙十二年

某連奉書翰不勝感尉山陽重地劄超名将都統又再三丁寧必能盡力軍務最是間探欵明尚有所聞切幸垂諭令似升差緑奏状未曾降下不敢先言又近日臺章方論将佐事勢須少待催統須深知其熟於淮上形勢偶詔三衙薦舉路鈐轄而夫帥謂堪此任故煩一行張世英是武舉出身 上欲激勸来者姑再令從軍前已用都統奏而罷之今豈有用之之理不必過慮也

雷馬帥 世賢 淳熙十二年

某奉書翰至戚告統制事緣北方正尓疑似不欲遽有更改今議論先定俟彼動作爲之未晚也六合牧放亦未須行盖因理會券食錢議者遂謂增添財賦煩先會計所還新馬實錢匹隨行實用幾人有無家累數目開共合添錢未若干逐爲壓報即當奏稟行下既止一两呈自不難辦函此奉報切幸知察

金陵閻副都統 仲 淳熙十二年

某近爲違巳深須向 两奉書翰喜承轅門整暇台候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二 一百八號

万福 宸翰寵頒益彰眷巳詠深惟慶若使刻不則須當進十数本恐 上欲分賜諸帥耳王統制用十年之勞轉官雖常有例久不曾行今兹乃 聖主特恩知将厚矣因来諭輙及之餘冀以時珍愛佇俟功名之會

金陵郭統都 釣 淳熙十二年

某近疎奏記不勝傾企虜酋夭折不知誰代其位聞葛王尚留京傳九月還燕未審果否非總所被旨刷具軍中營運等事馬司者到已多日獨使司文字未至專待此同進呈不可緩也執事忠誠許國公

正褆身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上所以眷倚士大夫
所以歸重實在於此然人心不同知其面焉豈能一
一皆能如意副貳所陳縱未盡善有可行者毋惜俯
從偏裨中亦宜細大并包去其太甚盖是是非非本
為正理然習俗已久聞聽易駭革之以漸容之以量
固所優為苟有所聞既荷心照不敢不敢告耳過目
即焚之可也

又

某疊辱書翰喜承台候万福向者廵边所陳要切非
如他人為悠悠之談此固　上所深之而公論固以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二　一百九號
歸重不勝欽服大石林牙恐是虜中別有深固揚此
声使我不疑茲可備而不可喜也結約事前監甚多
豈容輕易更須多遣間探時時論已及章甚李浩等
想已遣來副帥和易凡百必與之商量名將自古惟
以果毅忠實為先後世乃多腈帛捋虛今左右卓然
自立心乎報　國雖未能諧俗天豈不可恃乎

江州劉都統　光祖　淳熙十二年

某竊以天氣清和共惟都統刺史台候万福寵升階
秩遙領郡符異遷沓來可卜宸眷叠勤書翰不勝悚
汪賓緣近例不差額外　上以都統為之甚力已副
得中軍副將一闕處之張得明亦如來申性張克臣
者比因步軍司奏辟吏職　玉音宣諭爲官須用士
人兼言者方論創闕事遂不果行其他有可垂諭者
勿外餘冀保愛

金州田都統　世雄　淳熙十三年

某比使状想無浮湛冉勤惠問喜承台候萬福秦守
既交印必相與協心為边防永久之利幸甚幸甚措
估事總領所報到方可施行倚閥增戍已得　旨行
併幸乎炤示由在晤切幾遊令養生以俟功名之會

鎮江張都統　詔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二　一百十號
某特勤誨翰喜審消辰視印號令一新百順來備況
識精忠自結　上知今茲選擢正賴洗滌宿弊有可
垂諭者勿外為幸巢縣城壁恐役因循雖令李候疾
速相度庶畢其說尚未報也指麾行以助用久無此風
矣顧君僻闕緣從者已離彼遂格而不下君歆其來
京口卻示及公文也餘冀特若保嗇以需公明之會

又　淳熙十三年

某辱示翰喜承台候萬福示輸備知曲折聖主明如
日月自能洞照不必過慮巢城緣有民居民田恐議
者指為擾擾所以再　降指揮辛連選官同黄漕審究

利害只候田奏使有處分切冀密亮秋暑萬萬保愛
別異露數

金州秦守 嵩 淳熙十三年

某辱惠翰喜承守边暇裕生齒多祉守關隘人前後
州郡與都統司爭執不一要之任責則同難頓改易
更望多方措置為經久之策深恐水旱闕備事力不
及已得 旨令總領應副三百餘人錢米一年既有
以恤之人必欣然或總所未暇科撥使州且逐急那
兑為佳不然或致流移悔無及也悤悤姑此布復餘
冀加愛

揚州鄭帥 興裔 淳熙十三年

某辱誨翰至感示諭修船緣虜主遷都淮民已多疑
懼今若從使司行下則文移紛然必更傳播不免控
付諸郡使府其一也三萬緡 上決不惜但䟽數與
張撫幹文字頗異同今既各郡為之君寮委信胥人
料理亦自不難所費且與那兑候見多少申請支還
未曉江湖打造不特所在料擾兼差人撑駕遠涉其
費又當數倍矣教民兵事曾條具否望委理會仍須
與解事人商量庶令適當問度次多成紛紛皆由區
處無術耳邊其占報草草切幸恕亮

文
某竊以秋氣漸清共惟知府安撫都承填臨有裕台
候萬福比具緘啟為賀想已呈達茲勤判翰不勝感
尉果縣城壁旦夕取旨惟濠與要豊不能禁戢論准
盜馬之人甚至殺其主簿果尒將來必移文會問彼
未嘗閑盜賊涉吾之境比却數數有之安得不問比
已劄下望措與置施行高明處此固應綽有餘裕更
幾順合保嗇以對殊渥

鄂州閻都統 世雄 淳熙十一年

某近別不勝傾企即日想惟已抵治所履況集福剸

襄沔鄂边面潤遠西自金均東盡光黃非以王宣趙
樽各占地分不相為用遂合為一軍議者率謂共馬
數少緩急難於分布殊不思岳忠烈兵不滿六萬而
能往來襄內撫外槃威望隱然况今三處屯兵視者
固已加多若更招募不特財力有限亦恐未必精鋭
如向來庚辰辛巳聚八方之衆於襄漢僅當劉䓁之
師畧無成功其利害可睹也比得郭帥書深以向來
自分彼為戒遇敵則竭力相應甚有古人之風左右
通武昌必已熟講雖敵有衆寡機有先後臨時應変
難以遥度然我之規模自應先定大要得志心則寡

可斂衆古今不易之理也守陽羅事及隨州增戍習
熟議否既開幕府凡百宜一一條具奏聞却示副本
此外爲萬萬爲國保重

又

某辱示翰喜承臺綠臨戎体中安適高帥劉漕皆有
志事切凡百必能協心遠慮幸甚幸甚江陵城已依
來申且令都帥先往飛虎事見此商量買木亦施行
指揮內令安撫司津法者蓋緣帥司向來嘗有文字
謂本軍利於興販今更委曲通書爲佳激犒士伴使
之精銳最爲急務兄兵雖多其實何所用也所薦三

人上皆令津遣赴審察矣餘冀保慶

又

某屢勤書翰至感趙戣傳汝楫華到軍當已久成彥
節便往共戰否招軍事得趙總領報應募漸多更煩
留意王壕其來極遲馬司辟闕爲人所先毀帥與之
厚必别與周旋也諸軍射鐵簾上欲激勸勇士若候
式樣却恐後時一面令閱習爲佳城役正勞神用它
續奉狀

書稾卷第十二

書稾卷第十三

劉子十

王謙仲樞使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春晚寒暄猶未齊共惟某官永綦括圍有神
扶相孝優支持自承扶掬護遷每切馳卿日因應酬
未能以天書道拳拳乃蒙遠墜書翰愧感無已襄奉
在即恨真送之無由三復誌文詞義懇惻追繼前哲
尤用欽歎晚語周頤勉強適半月感風今猶憤憤未
能下筆姑酬先辱續别拜狀餘冀節哀自重臨筆傾
望

某悚息拜閱悃內春集鈿想長少均安王道夫去後
上每諭三省欲與倖偶無近闕惟石城二年遂就部
中取以與之恐欲知也此有所需切幸勿鄙

又　淳熙十六年

某伏辱劉翰具審旌麾引道計今榮戟已開又聞戒
飭逕吏裁節從物一洗近日之弊相續送雜費例皆
以律令從事民力其有瘳乎忽忽姑此布復切幸台
照

又　紹熙元年

某竊以季春之日天氣暄和共惟樞密知院大參幹

旋鈞樞惠澤夷夏神人交相鈞候動止爲福某拄門
㨿執邏資河潤賠承悠戀逖悵望旋深敢靳奴畜天
和佇登冢席崇階進陟未敢爲門下賀也
某自違弃矩𡾰屢懷仰既𢾰朝躋不應通名攻府執
所當然高明必賜矜亮因恃以無恐𡾰謂情誼挨俗
未忘雅素專介賂問禮意優渥三復感䀋殆非𠩄畫
所能形容也明公声名震古今事業掀天地卑斃周
召不足進焉日與斯人涵沫美化於田野間爲幸大
矣它無足云
某衰老得間後恒明公意寧内外得逐麋鹿之性無

切感愧問及敝廬尤荷眷恤初乃民居絶無人煙其
佉依城右通官路不容展拓狄冬尚可度暑則費力
平生在畎畒帶懼踰分今處之甚覓裕如又向忝要
近凡禁累用度每令倉耒歸一切聽其支費往往恨
降之貺緣此亦僅相安此乃𢃄孝之術前輩嘗用之
矣聊發顧堂一笑
又慶元二年
某竊以春半氣序睦和共惟某官得施威暢夷夏㡚
泰默膺多𥡴鈞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拄門生俟掛冠
之報毋足孟記帥牙在望賠語無階感幾類適褒羞
即登冢宰大穗相業
某自承易鎮近藩浸還異數知廷登之有日合自丞
䮾賀問屬嬰病伏枕旋值　國卹憂傷憔悴微軀且
不自保則於人事宜其一切廢絶然常愧負方寸敢
圖謙德過厚專使賜以好音𡾰惟大激衆儒其厚士
風多矣感作固不待言也明公學術精深現拳閲達
欽惠荆州固已福及京師　上以先太師澄清之效
風着湘楚思廣繡衣之好以新世濟之美役煩此行
非先一州後天下曹參超衆孤其時矣不勝頃望之
至

某竊聞無門已遂起工識急先務記得題柔是紹興
乙卯席大光名衡適一甲子而復興非偶然也惟𡐓𡍏
一事往嘗與豐叔賈議定僕𪑨有請旨擇既下而叔賈
爲役閑二三多口士人游說百端中變其說欲大起
民君廣開壕望如边城之為殊不知内郡與边防異
臺則不可無垣牆二則舊基尚存㮣為古木婿根但
催月壞故命軍士芟除已見遺社若非叔賈異論則
癸丑年自可訖事當時展期非畏九良星不得已耳
次年某去而元晦安肯續前人之事於是有截截之
說若謂兵布於上以冀防托則雉子城亦難周編緣

急守禦顧方畧如何耳此甚易曉也今瓤灰日就毁
棄良亦可惜未審明公亦有意否因筆及此正恃雅
契惟一笑而恕之

程元成給事 淳熙十三年

某比辱二月二日台翰喜承靜治成功台候萬福昨
復狀辛無浮沉維以職体三好兩惡倦於執筆遂稽
嗣問第切企仰近日宇文尚書上殿論諸郡不依淳
九約束招相單已有 旨令監司具析望檢照元指
揮全文番為區處幸甚維此切望行下諸郡勿令違
戾幸甚餘幾若時珍嗇調周南之滯者甚多行慶嚴

周益文公集書藁卷第十三 一百十七號

召

某皇恐拜問慶門眷集細想上下悠寧樂平之諭謹
悉亦知曲折也泰之祠滿諸公欲以一郡處之竟未
有深以為念想常通書有委勿外

又 紹熙四年

某竊以歲華有俶共惟 玫致特制給事年德加新無
居日適台候動止萬福昔人有云無事君靜坐一日是
兩日台生急流容退從容養心秀野攬有之閒白日
之長修齡方永區區羨慕亶惟鄙夫應加保調副此
頌詠

某此比於奏邸附記解釋前詩其志必稍逮黙群人
過歲方到祇領教墨感尉已深二記詩序綠筠岡賦
等又蒙誨誘砥勤三復允切欽仰給事早與李壞詞
獨步一世得謝而歸益宿意所詞音數暢視泰之加
醇明爲非特知筆力之日勝又嘉壽祺之未艾也其
素號淺拙老益謬悠兼之心氣時作又置斯事近用
沈存中法以膠泥銅版移換摹印今日偶成玉堂雜
記二十八事首恩台覽尚有十數事俟追既補記綴
續內竊計過目念舊未免大息歲日之泛泛也桂林
虞衡志會飲滑稽二帖并考坡公在宜興歲月併致

周益文公集書藁卷第十三 一百十八號

察几道遠不能致它物皇恐

又 慶元二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致政閣學給事道隆德重神
人致喜台候起居萬福相望悠緬舟晤無階念舊思
賢寸心自驚敢祈保輔寢饗永綏古祿某比審
上恩正元之明臣紹熙之舊學特頒異數進聯學士
之班仍錫身章以貽殊眷初聞出命亟於充之書中
暑窩惟悰敢謂謙德過人先貽函教謙勤泰福荷感深
矣仰惟天爵自尊形於訓詞而 上皇風敬師撲又
將安車趣召於 兩宮文惟之日由今以始當不一

而賀云云
某自家息得謝本可閑適而禀賦素羸老益多病近
復耳聵目昏步履亦蹇來諭神明不衰豈夫子自道
耶康廬奇秀甲天下山藥天殆非虛語春暖扶履屐
若再至彭澤則起四月游覽五月避暑秋涼言旋似
爲得策未審有此意否廷秀相去數十里非經昔不
可往還歲財一會面却常常通問因台翰輒及之
李秀叔參政　淳熙十四年
某伏承公劄諭及鄭康孫事謹悉　上既覽奏即今
改充閤中路鈐此闕弄印頗久今茲親擢蓋重宗上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三　一百一九號
之薦也下政劉充卿雖將家未知能稱職否向家詩
及錙免舊欠三者尋裁減萬餘緡自有堂帖所以不
敢別具復併乞鈞炤
又　淳熙十五年
某竊以孟春之月夙作峭寒共惟某官緑對雖谷人神
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尸素無補日切汗顏待罪恐
趣更深傾仰靳妙畫真併以對趣召　某久爲英矩
懷思不忘曲何謙光時賜書教每一展讀輒慰快弥
日不能自已孟道德之隆詞翰之勝有以報小人之
心者如此非勉強而然也

某恭審以大學士之稱策使珍館輔臣異數近世罕
階消日而孫絲綸搢紳莫不欣服尚稽馳慶首辱華
緘悚交深尺紙萬究萬一尚乞鈞照
某密聽行馬無由往奉杖履遙想功成名遂燕處超
然起居惟適之安至享無窮之樂回視某輩徒心爲
智憂識畏惴惴度日者其勞逸蓋相萬也因書自
致不覺切怛
湖北趙提舉　善勸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某官台候萬福去歲日至遠
勤書翰來介不俟報遂稽具賀必辱深察治部大抵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三　一百二十號
始澄清之效耶爲陂等課利歲僅百緡而四十五處
被擾若非賢者使表而出之遂將爲無窮之害諸公
殊歎服也未由再晤切幾順令珍攝以俟召用
又
某啓六月所惠書喜承台候萬福湖北今歲雨暘以
時置登可必舊欠正宜少寬每見他處人力未蘇一
遇收成官司便加督迫往往反思凶歲況湖北貧民
又非他處比今得賢使者遠方有所恃矣王宰擬荷
就存恩怨姑此布復餘幾順序加愛以俟衆詔
王宣州　侃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清和在序共惟鎮臨邊藩台候萬福不獻啟
戎著声交廣固應頻被褒璽過勤緘啟欣感無斁崇
軍士丁既已措置詳備最不當僚自無能為至如錢
監却當按月支與監用易得但閥啟遷費多漕司未
必如期應副州郡畏外臺不敢力爭此利害之大者
惟高明當為曲突徙薪之計甚善餘冀以時珍攝别
俟召用

常丑望 淳熙十二年

某比幸數面知名門高胄自不凡也别後方切企詠
亟辱書翰喜承啓處之間百順來備特進委以文受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三 一百二十二號
制公之知平生浮沉中外浩養益充觀遂倿之篇槃
可想矣臨汀副墨拜嘉甚感永惟厚積嗇取鍾英夕
拜致位近班直声凛然雖不大用其遺後人則多是以
先使君名在循吏執事復治縣有声今雖附從事府
其進蓋未央也藏孫有後理有心然更異俟頋以副
所望

某上閤春集均祉柴御暫閑可念馬綱事切中時病
極感有所需勿外

本安豊 旦 淳熙十三年

某此月初當授狀計猶未達 游勤惠翰殊以尉荷人
安可不容前所申多後時且似道聽塗説耳金陵戎
兵必有紀律向論及部制雖欲飭行其實在境內無
不受命之理也忠勇單民兵誠可用平時亦當有以
得其心也俔統制復官恐部中稽緩望取 旨施行
其告已遞往淮西帥司幸語之它續馳布

林沅州 理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秋氣俊清共惟守近暇裕台候萬福家學淵
源推以治民必有惠政過承緘啟告洗印之姻不感
欣感羅兕中馬若非面者州郡妄覬功賞縱吳汝翼
引惹其來彼安能越秩生界涉吾之境是固無足慮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三 一百二十三號
者惟沿边重往不一省民時有交爭而土丁力挐手
名存實亡緩急無以備禦比則當為曲突徙薪防微
杜漸之計高明必有以處此餘冀若時珍愛以對褒
璽

趙充夫 淳熙十三年

某承諭極荷不鄙羅兕距沅州甚遠隔以諸蛮非正
一族向因吳汝翼妄謂市馬可謀厚利多方誘引以
來一時守臣從而信之彼乃徜利逐族假方能叩边
既杜絶之豈復再至近者恐是小人偶揚虛声而边
吏不容忽遽來告即諭以內無招引之人決難遠涉

已而果然大抵傳聞多失實如陳虎之類是也既荷
忠告輙此詳及

又 紹熙二年五月

某揭違風度日以馳情暑今正中共惟宣化名邦台
候倍擁繁祉下車浸久威愛交孚亦聞嵗晬時欵結
集輙先事梗其喉牙消患冥冥閟千里受惠多矣今
十連屢奏乞大有以存撫之乘此時相與細畫永久
之利不亦善乎故人子往赴上抗正衛驅策其人康
謹可教也餘非尺牘能盡惟冀以時保嗇對增秩賜
金之寵

通揚州 子瑑 淳熙十三年

某每勤教翰皇勝尉感王俊閤振有來耗否通聽塗
說鮮得要領不可不察也萬弩手與民兵異既免
就役而事藝全無議者多以為之逐令州郡修具近
方申到止可在家閱習來春遣官按柏其詳並已劄
下又慮守令張皇追擾則又具悠悠因通諸郡書望
備於此意大抵法無不善行之有過與弗及耳偶病
目不及親染他繢馳狀

又 淳熙十三年

某竊以秋氣浸清共惟知府安撫龍圖少卿鎮臨有
裕台候動止萬福比嘗具狀爲閤藩慶茲蒙誨翰感
悍無已先德叙真王之封非特少尉孝心遂將傳方
使冊茲 聖朝盛典也未由面叙第切馳情慮加保
顧倚俟嚴召

某叠勤公劄謹悉巡边恐動觀聽未見降下文字或
在三省耳楚州招准北人亦嘗丁寧之令姪孫自可
往推此與其它攤局不同尚何疑焉嚴先鋒武鋒北
朱鎮如何強勇等軍無付彈壓衆論允否並望批諭
修城吏不覆賀裁戒一作初料又於漕司支椿營磚
并廬屠共餘錢未不過數千緡 三司辨此有餘只是

聖意欲其堅久指揮甚詳望戒官屬勿視以常爲程
乃喜民兵萬弩手方類兩路守貳所陳審而後行庶
免又具併申蛋昭

新水康倅李季章 壁 淳熙十三年

某遠承長書貺以戕各學博辞瞻玩味不能去手自
非天地分人力兩得其至熟能臻此真可世其家而
名後世矣逕日不審癸況何如舊物來歸諒深權慰
茲雖未能大擴素蘊然以別駕奉親權亦足養志多
賀多賀相望悠緬後會未期臨筆耿耿領言為遠業
珍愛

李季允 嶽山 淳熙十二年
某辱六月所惠書及啟一通詞源浩浩發岷山而注
於海一日千里始莫測其涯涘何其盛也即日所優
何似奉覩著書當有以自樂曾府就銓試否知縣通
判俱已得闕自可彈冠以昌遠業其數日乍衣綿目
痛不能親染惟冀拔愛
田提舉 謂 淳熙十四年
某持家竊患新詩既歎才華且愧厚意浙東歲歉正
賴賑恤昨日有近臣奏諸既縣被民三五十輩以投托
質借爲名強劃大戶姚縣丞簡什一趙七三官人家

禾稱白門鳩姓孫人義安鄉姓黃人數口皆以竊械
自縊此月九日縣尉王尚達十二日府稅官吳松平
各因被差下鄉爲村民三百餘人擁轎請驗田至擊
轎兵毀從物邑中閑糴入情洶洶不知果否上已令
豐儲倉撥米二萬石往相助望棗帥參及編介同爲
區處幸甚因謝來況併及此某餘夕即必能具布矣
張瀘州 忠 淳熙十五年
某昨辱三月所惠書知修城畢工馬湖蠻帖帖無事
方切欣慰茲象嗣問益佩愛予炎暑可畏共惟鎮臨
有裕台候倍膺繁祉蜀士俠人貲豈應更用刻深之
士來諭諄諄不勝感服便民五事併切欽歎尚阻晤
語臨風馳情願言保國沖襟以需召節
某衰病不才久塵朝列毫髮亡補積愧素餐豈謂
推排遂聯宰席歇後之譏自循知之況於輿情過蒙
敦篤遠貽賀啟詞義高古非所宜稱一味慙荷溥遽
修謝殊草草惟覽明容恕幸甚
某悚息拜問候門仙聚緬想上下均福煮茶賦初緣
淺陋不能識前輩用筆意乃蒙寄示釋疑大喬發揮
妙思使某掛名公家詩集中一何幸歟清虛向帖重
煩究釋疊山舊事亦勤揚茲又幸之大者敢不重拜

賜茶數種幷雙角龍團味初發而後甘卻是真茶併
以馳獻蓋捨此無以當大手筆非爲禮也
江西陸提舉 洸 淳熙十四年
某比以具記茲再勤諭及度牒折米事蓋嘗剟下矣
美意雖辦升斗多繫貴賤不等所以未容徑行今既
先剗十五萬緡起時收糴將來徐徐補還誠爲得策
不分然度牒與旱傷州郡仍約漕司多方那兑是亦
一說惟賞格未須不可誤人其他區處必皆有緒大
抵委士官僧道勝於胥吏若守令務爲文具則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此最當在所察也

又

某前日已遣狀昨日乃聞江西度牒雖貴州郡甚困
科擾今早已用臣僚奏劄收回却乞上供錢糴米急
此布叙候到請一面拘收回司匡兵級星夜解來封
椿庫送內其它當別作措置行下幸垂炤

鎮江張幾仲 淳熙十四年

某辱真翰不勝感尉 光堯厭世臣庶哀摧公家世
受異恩固應切攀髯之念乞配享奏狀已付出舊例
集議然後降詔有如循王忠烈光然首從霸府必為
公論所推矣境內士人葛庚詩有陶謝風向求書詣

當奎心許之而未果發會渠即世前守欲以官田潤
其家未竟而召田冊徒傳知曲折望試詢之或償掛
劍之心耳

湖南趙提擧 儀之 淳熙十四年

某承諭衡州曲折亦情閑之直情徑行語言輕易
非執事度量汪汪豈能容恕如某輩平時屢被讒詆
只得自省其過耳渠屢有請祠文字緣 國家未暇
將上諸公欲與易他又念替期非遠迎送紛紛所費
不貲更俟少定向量先此復來况切幸台炤

王瓊州 光祖 淳熙十四年十月

某辱八月所惠書具審鎮臨遠服台候勝常殊以慰
感家傳小錄得窺承平制度何幸如之地圖併領東
頒所謂四川環一島百峒蟠其中信矣使民五事皆
確乎可行第近來重於改法例送後省及六詳部看
詳解有旋行徒費月日擬欲且取 旨又恐將來太
守非其人雖刻錢物而流弊自若如江鄉和買之類
反貽患於無窮尚不循舊若及執事在官使疲甿少
寬二年後人知所矜式其庶幾乎爲以 國家具復
草草拜幾頃令珍愛以俟集重

王順伯 淳熙十五年

某辱惠翰喜承別後涉履修奎台候寧嘉武昌回祿
初見總領所申狀謂帑積被燬深以爲慮今得如此
幸矣水災異常聞公安一縣皆已推遣而諸司略不
及之未審果否振恤民隱計與諸司熟議矣遣使本
閩俗民近王卿申比前改增收七十餘萬緡向者精
覓州縣起非美事耶淳遠占役草率霸令倍斷保愛

浙西羅春伯 淳熙十六年正月

某自閣召命念欲馳問而短才疲於應務竟尔未暇
瑤勤誨牘感悚無已近日台候復何如大著力行所
學患息賑恤使一道黎庶當歡戴而無流殍陰功陽

報白應八儀桀近况　主知素學人望攸歸者乎卽
遂吾言更不切但惟幾善愛以對天寵

祝汀州　擢　淳熙十六年

某啓七月所惠書喜審台候寧嘉揚祇已補進義校
尉其次者亦有名目卽司事干涉頗少但謹視賊盜
毋令役作可也補銀既免而天申歲貢又停所省必
多尋常便民事件皆付後省共音省覽稀矣卽制屯
兵某向在密院曾爲江陰雷州畫　旨遇捕盜則從
權事已如故最爲良法若用此申請必從此不敢干
預耳餘冀以時保嗇兄甚草草爲愧

李獻之侍郎　淳熙十六年

某竊以歲晏髮寒共惟某官領袖從班神明攸介台
候倍擁休祉更冀仰体方隆之眷加厚保調大用在
邇臨風傾頌

某自須手牘叙別之後每於今小坡問動靜竭從去
國声迹遂無由相聞矣問審淵衆思賈亟頌君卽儀
漕甓禁國金匱石室極儒先之榮遇不勝斯文之慶
而杜尚有虛席意者已遂皇神遠方將來日知耶日
與士大夫共深傾佇而已

某會稼志稼歸罪庚山猜曲象　聖主天覆地載俾
得奉祠鄉縣其僥倖甚未知所以報也杜門省侃言
不敢以姓名入諒都況侍從要路乎豈謂侍郎照肺
腑之無它念金蘭之惟舊手書先達意愛有加厚民
風而篤交情實關政体豈獨某拜嘉而懷感也未由
面謝臨筆姑叙萬一切幸台炤

書稾卷第十三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九十九　書稾卷第十四

劄子十一

賀楚韓樞密　紹興元年春

某竊以芳春妍叙化日舒長共惟樞密同知緩帥華
夷神天顯相鈞候動止萬福其家居得遂野性莊獲
厚矣睇逕門墻正阻承教臨帳然敢乞加衛寢膳永
副輿運

某忽忽遠去釣表遂將周歲道可尊固與衆人同一
瞻仰春與素厚私心倍劉綢繆書牘缺然則以用捨
正異勢當耳尔高明無所不燭而又當善恕物得免

於戾已為厚幸走介而予之書此禮何敢當此意何
敢忘也忽忽叙謝莫究萬一敢幾垂察

某仰惟明公問學文章世濟其美至於德業之茂謙
和之至則又本於大資而加勉焉是宜　上結主知
下孚物望自登政路忠言嘉謨表在人耳自麻案計
已宣布值閩盜典禁晋崇秩蓋未敢多賀之

某仕不知止顛沛固宜上賴　聖主隆寬二府曲為
道地使得奉祠婦里一出十五年交游零落殆盡老
病侵尋應接肴營之外困眠餟飯而已最是自力晉
之書冊盡束高閣舊好游山今復足力不强前輩云
少年真可喜老大百無益今方知為實録每荷眷念
輙具布之

張濬　叔楊　紹熙元年

某日依河潤而未容覚居實閣此心日以馳驚春序
浸暄共惟使節光華台候駢臻多祐江西劉部漕輓
之權重於它路非獨財賦灌輸京師若多矣亦以士
民繁夥凡百倚賴匯處自非真才豈能膺此遴選正
恐朝望素隆前已達上禁塗矣久淹於外理必不然
更斬保衛辞冲即奉嚴召

甚久欲致褰帷賀每見前輩閑廢中於時貴書問往

性和而不敢唱此亦泥古不通之過旬日前追不得
已借具一紙方具觴冐未知其違否而故人愛念有
加先墜筆翰其為愧感豈易名言忽忽叙謝莫究悃
幅尚幸鑒察

方吉州　紹熙元年夏

某竊以暑氣尚清共惟知府朝議千騎載塗神物隨
護台候倍擁休祉更裁保衛真粹道膺非常之寵

某拜為離閩嶽特而戔拔尉歸文朝夕在目固無異
親炙而炙之也茲承出鎮大邦豈屬推　上德而加
之民固將鄒魯其俗馴至於于遏既為斯文喜又持

以自賀
某比當內出竹符昇付良二千石屬方歸執荒郊謝絕人事未獲輕為賀問徒以與田文共歌來何莫而已敢謂推穀不遺墜況纖啟詞意高妙如衆源不擇地而出顧某何足以當之又怯大巫雖欲儗儀酬荅含毫意述莫措辞方擇子弟如泥卿保者誦習中和宣布之詩庶幾風化轉而上聞或助選末用以為報云
某仕不知止自貽顛沛歸伏理閑恍幸多則向緣前政偶相牽聯無不自安今茲賢牧涖上方修吉甫之相業無陸無之媒而有共歡抑又幸矣侯周近音別布困幅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六十四 一百二十三號

丁提達 紹熙二年
某自領優狀日款嗣音而杜門不與便遇因循至此惟是傾企實勞寸心茲奉誨牘愛予益於翰墨感愧交集炎暑喜承清風一道神物相勞台体駢臻多祜某衰老幸安畎畝弟百病交切略無寧福過禮所當然不足矜念晤言悠緬滋劇馳遡所願重意衛生倚需異寵、
某載惟文章政術獨步斯世自結王知踰二十年正以精明敏達所至興利除害奏課第一適當重外之時致綫環賜今距成資僅三時亦既除代則螭陛鵠閣此去恐頻戢壓夫振官府之委靡而不塞姦吐衣食之原最為案如漢世繡斧逐補押來矣賢使者在彼夫復何憂劇卿已到常德舌老於帥節必能協心布宣德意尤可喜也陳君舉所序佳篇朝夕玩未歎仰無已沅湘古迹滿前按行餘暇計吟詠益富倘且不以已長絕物一聘梁山惡語何其謙也三復來諭但深慚戁

黃提舉 庚 紹熙二年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四 一百二十四號

某竊以秋風生凉共惟提舉郎中奉使祭州神明攸相台候倍膺純嘏德望揚歷弱儒雅重近者侍從薦聞不一而足召拜便何疑更幾加意保嗇丕承天寵某自南康人還上狀之後尋以瘡瘍大作起坐俱妨雖審使車已抵臺治日與士民依賴澄清而未能一修尺牘少伸賀喜負何言今想墻陷入侍近在旦夕謹因崇仁趙承自此赴官扶憊占叙不敏惟台慈矜察幸甚

換大防尚書 紹熙三年
某竊以秋熇致美共惟某官玉立從班神明輔異台

候起居方幅内外制速追兩漢無訐常楊曾何足道
君擧到闕必真學士之除斯文幸甚賠言悠緬臨風
悵望敢斬為國珍踈行展經綸之蘊
某連年抱病形体骨立中夏忽染沉疴絶而後蘇迄
今猶未復舊乃値
重華遺弓號慕痛切生意盡矣特蒙誨問三復感
塞茲者天下事已定公卿恊賛之力多為魯公勲德
方隆中外攸賴江海殘生如免矣四明書尚未暇達
譜謚想有盛說
某悚息拜問國太夫人欽想壽祉猶隆令弟奉議已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四　一百三十五號

遣報潘君文字切望成就之毋使某失信於紫薇亭
甚餘具別幅

薛象先少卿　紹熙三年

某自聞以奉常造朝已禮優異指期特索維寫為斯
文慶而未敢亟奉尺書内外之勢則然高明必亮其
非簡也臘近寒凝共惟雍容曲臺台候倍擁殊祉某
乘障正藉餘芘弟老病日侵倍費支吾開春即申祠
請邈然賠語更極馳情顧保倅和玉承寵遷
某悚息拜問慶門先聚必已偕來宅在甚坊頗安便
台少逢想日相會於班列知其無戰劳於撰著不敢
以書恩之然極瞻仰尺書輙至門下蓋有少事永州
乞加封神祠具如別紙不無主張之望幸恕卒易也

鄭舜擧侍郎　紹熙三年

某竊以上冬雨寒共惟宗正判部侍郎論思禁路台
候動止萬福某比具尺書劉稟世忠洄鄢浩事未審
已蒙施行否今又有湘潭縣郭五十一等情節具之
公牘此間地廣人貧村落竊盜習以又為常敢人共
得二十餘千若皆生捉切傷主家而殺之實為可憫
又不敢輙有縱舍輙具奏乞降付秋官或殺或貸蓋
本無害人之心頃在朝路見強盜罪至死者案末必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四　一百三十六號

具次數及贓錢多少斟酌取　旨令次数既少贓錢
又不满五千故敢告之下執事某已丐祠此書到日
俞旨必下但目前不容稽畱是以冒昧言之愧汗無
已除斬遵令衛生即登八生

又

某比游以幅紙白事想達台聽茲審親膺簡擢修聘
北鄙王節光華李倓不足道也歸正入座竊幸賜言
之中云鄢浩擬止是甲首莫已施行所繫頗有利害
盖雖以中國常法治之若止令編管耒長沙乃善想
陛對受國書正忙不敢多幅

張君量提舉 紹熙三年

某近附憑車便人拜狀必閲清聽玆有少事冒言之清湘楊炤者廣西人頃在朝以與春身遠方捐其出類頗嘗延譽拘於初改官不能有所成也其後陳君舉在本路論爲有任滿升擢之命會聞以民訟送營道不知事其如何敢望一論或可潤畧否修城本意以飛虎軍將佐數人嘗經服藥頗知次第今皆老退過數年則新進者雖責以此故欲及其在此爲請於朝乃十數萬緡張本今雖蒙 恩曲從然工役浩大時月正寒方遂旋措置數庚度亦未易遽辦異老病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四 一百三十七號

能種閣底即再求歸非乞付之漕臺蓋爲是也特勤台論敢詳布之湘來信皆大大此亦時時微有遺漏乎警備隨即撲滅衡陽多竹屋尤宜照管也

章德茂侍郎 紹熙四年

某竊以東風解凍共惟知府安撫侍制侍郎化行江漢神物頁襄台候動止萬福某已具尺書致泰享之慶重勤獎敘甚非所安不敢重役講禮敘語姑酬大況餘冀滋厚保調燮用繁祉

某客鄰大府藉賴爲多音驛時通又足自慰慰醒多且音每拜嘉未嘗不敢愧於中嘗酒愈不敢出蓋自知甚明耳元夕以大功服未除既有監司畧舉盃杓哦千百灯同一光之句以自解耳孫章增刱山棚郁人呼舞欲服鉅公之手段又聞連日登滕閣劇飲殊不畏風蓋福人然後可以與民同樂耳頃乎父二十一日啟行嘗云侍郎欲見美堂始未謹以封呈全無文理忽忽又不及裝褫君近思記則宜容輕易所以蓄縮未敢録去然決不敢食言也

徐永州 楠 紹熙四年

某近扶憊役狀想已達聽日侯司報它無足言惟一事前畧布之而未詳左右與武岡爭水甚急正謂力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四 一百三十八號

不足也今修路種水砌祁陽石橋蓋候館置涸軒百役並興當田疇闕雨之時不留錢谷以備振恤而委之土木冀後來虛名人不謂然萬一流聞于朝武岡之辭直矣速己之爲善如種木最爲徒然勞力民費財隨即壞矣素荷愛予有聞不告非忠也未知能相亮否病勁草草

諸府 紹熙四年

某仰惟公府尊嚴不當類以寒溫之語上瀆鈞聽玆有悃愊敢言之某向蒙 恩守郡但期滿截即復亟免是時亦止謂年齡遲暮才力弗強雖久當繁劇耳

身則未甚病也今令夏以來喇疾大作幾至委頓調
理未愈再若腹疾百藥俱試效驗茫然形骸瘦悴心
志零落衆所共覩非敢飾說作伸祠請尚闕俞音再
得朝士書令少緩再請是以累旬未敢有言今頼鈞
茫已及成資去七十僅一年縱使掛冠已是稽晏况
乃強扶衰憊日對民力吏内愧心顏外積曠吏雖欲
自已力豈能勝已具奏并申尚書備陳此意不敢便
求休致且乞授以宫祠伏望某官念其出入門墻之
久矜其老病事勢之迫即賜敷擬俾遂所請丘山大
會何日忘之冒昧控祈戰懼之俟罪仰其鈞照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四　一百三十九號

常德府袁機仲　紹熙四年

某竊以歲事將新氷霜凝沍共惟某官道洽政治神
天交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俸裝欲歸爲耳久已得旨
劉郎啟行適天寒非病軀所所宜拙恙愈甚方次醫
陵尚需半月乃可到家臨行冗甚不辦專介寓以書
附莊蕢判叔别未審無濡滯否愈遠麾幢臨風依悵
顧言厚加保愛即符泰丙某已去郡不暇脩元正之
闕特蒙委況翰墨感列難名易傳說解義序河圖落
書說皆本之經者以破諸儒好異之弊常一尚可知
其味所恨淺學寡聞莫窺要妙尚俟它日請教元晦

恐須一來督衛之政夾期而治甚休益之相聚可喜
前亦附數字今未暇再也

楊子直秘書　慶元二年

某竊以中秋澄爽共惟知府秘書千騎拼嚴神物隨
護台候起居萬福天氣日益凉冷調攝爲先尚祈加
意膳服倚需榮表
某自别德容老病侵陵尺書闊濶昨承便游麟者姓
名不欲輙入帝城既聆出牧又未敢丞爲賀問迹淺
簡急心固不示高明燭物必能察而恕之不然安所
逃罪耶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四　一百四十號

某比聞對揚稱愚謂膺進擢而力求治民以考功竊
計郡國望台父之臨者非一而未忘舊治欲續前功
上不能奪竟爲十萬户之福士類無不欣詠父老至
於鼓舞某老病杜門已踰一年雖不能自同於負弩
之令然不免曲踊之三勵也
某連年災疾略無十日清安納祿蓋非獲已　恩諭
已幸又叨進秩屬告命未至尚稽叙謝雙緘道舊意
遠辭達久無此作如獲拱璧榮感無已
某心氣不寧荒廢筆研假手非禮輙用手牘見恭敬
之實惟台慈加亮幸甚

又　慶元六年

某悚息拜啟某官相望非遠音驛幸未至甚疎要不
若特奉言笑之爲尉也歲事將新共惟賢業浸享對
時受祉百順來備王春度玉埒不勝鄙人拳拳之祝
看書樂道爲況當日佳蔚華閭居作無限工夫正爲
不以應酬空過歲月耳某屢欲走介致承起居因循
至今愧不可言卜居竟如何古云求田問舍蓋先後
之序若且以奉餘市良田而稍數千暫爲賃居計則
所費不多它時食米有羨徐求一區似未晚也迂濶
之見未審然否正寒萬萬保重不宣

周益文公集書稿卷第十四　一百四十一號

王南強提舉　慶元二年

某竊以氣序嚴凝共惟提舉吏部奉使祭州神人交
相台候萬福舉該流畧名冠倫魁已游承明著作之
庭脩注演倫歷階可至更冀珍調寢膳即對嚴召
某比審臨遣大庭庤按江右委寄隆重過於閭臺往
者莆陽鄭公常以龍首持節今茲調度辰皆吏民
甚以爲寵繼之者若非執事而誰大用可卜矣某幸
預部民日望行郡爭先睹之快云

又

某久違風度企仰爲勞自審光臨臺治盡以姓名自
通又念已挂衣冠杜門養疾人事俱廢蓄縮而止敢
圖大雅好謙惠顧一日之雅屈大手筆形於牋翰與
共俱尊百年三老之對妙絕動宮墻而非某所敢當
也欲裁款語爲報非特怯大巫而閣筆亦懼非野老
事都使者之体不然來而不往皇應自抵失禮之罪
手牘叙謝莫究萬一南幸台察

沈待要啓事　慶元六年

某竊以季春暄和共惟政致侍制磨事年德俱尊天
人頸相台候起居萬福江浙相望邈然無晤語之期
迥風伏希倍切馳想所冀保固冲和益永喬松之壽

周益文公集書稿第十四　一百四十三號

某別德久矣晝勤思詠夜形夢寐良非虛語割聞視
聽思明步履輕快如五十許人蓋以蘊蓄經綸急流
勇退康寧以燕其晚亦施報之理也委款拜狀而目
昏力之艱於擇染竟煩譴墨先之高誼不遺感歎無
已憑書叙謝莫究拳拳
某平昔叨踰過分加之衰病嬰纏久合退休然猶遷
延以侯年至獲忝
恩遣有愧高風多矣只今僅能眠食每思向來石
田之諭輒服效顰此外百事俱廢竊計譫此爲發大
笑也

陳安行給事 慶元六年

某比審年兄以輔藩高第擢帥七閩蓋金重鎮無如長樂易守歟矣必俟德望鎰力如年兄者乃可稱此況莆田故鄉近在巡管畫劃甚寵他時大用亦當璽陳染二公矣某素知彼間風物甚美直為茘枝一行亦自不惡凡三得符節皆重處而易至今尚形夢想也偶林教授自此代歸年兄必詢践迹不可無書其人自佳士當家一昫張倖在彼往來之便必多別當嗣記

馬容州 嘉泰元年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四 一百四十三號

某自違台範雖卷卷企詠而道遠無便尺書莫致方茲愧悚忽任華翰欣審台候起居萬福便治乃五荒之一寄委甚重下車已周歲振舉紀綱撫摩罷瘵千里當枝實惠多質多賀長牋遠暨倍荷眷與錄示利使劄子既行不應役繳林簽判能達民隱亦自可敬白皮場意如何某年登八十掛冠七載豈料任生輒及其姓名致煩公論 聖恩祇從降秩真天地之施也王季海同僚時初無他左右所日擊使知自訟而已方此省警占復草率惟幾順令順養並酒召節

書稾卷第十四

周益文忠公集二百 小簡 書稾卷第十五

賀湯左相 紹興淳九年

即日践長覲後陰剝陽生恭惟佐王以道格天以德庇民以仁九重眷之百神衛之夷夏詠歌之鈞候動止萬福永霸方濟益乞崇護蕃釐以永無窮之聞寸心拳拳專以是禱

某竊謂受知者必圖報稱之方効勤者必假年積之程在歲辛未相公以北門學士詳定殿幕而某實出衡鑒之下越丁丑春樓選銓部驟蒙异取泮水既又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五 一百四十四號

而論廷上之顯受門下恩亦不後於衆人矣顧身賤地遠未嘗有絲髮之報猶當朝夕奏記少效其勤而寔性元以効勤且將用息慢獲罪雖然安敢無說以自達去黄閣閏十六甲子姓名至典籤者則三數焉處此晉人有貽書等輩者慮有謬誤開閉數四辛達空函何者內重故也況以州縣小之吏仰望天子之先宰分守發於外競惧交於內日事早積果能保其不謬誤乎連意含辭將作復輙輟理亦宜也不然雖甚無知空愛方寸紙而息自救怠慢之誅乎相公曲盡物情必有以約之

某恭聞九月甲午制以相公正位元宰益功大者位愈尊眷厚者任益傳者伊尹仲虺同相成湯矣而咸有一德獨美於阿衡周公召公實分左右矣而師保萬民不歸之君奭下逮周勃有功漢世爲丞相位第一陳平功次於勃爲丞相位第二遠攷伊周近觀平勃即其位叙而勲德眷任之輕重見矣然則相公今日之拜其勲德殊絶眷任隆厚何待匹夫之言爲國家慶爲天下賀可也

某觀傳說役高宗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美哉言乎真輔相之事業也自唐以來大臣不

能公聽傳採而以好惡汨其心知賢矣或以嫌我棄之知不肖矣或以與我收之牛李紛紛迭相排擯夫豈知秉鈞當軸期爲國得人而已何至容心尔耶自相公爲故首以人才爲念或取之耆舊或拔之徒中蓋有昧平生而不相聞者矣特以公議所在用之不疑耳異時二府纔掛一官世必曰某之昵也某所援致也今則異於是曰彼以德進耳彼以揚言事遷耳自非融好惡之私而盡旁招之義何以臻此夫相公事業多矣某釋彼不言而獨贊用人之之美者蓋以深得傳說之心而可爲萬世法故也是敢表而出之

某聞士未達而求知亦難矣商丘開年老弱力衣冠不檢自取欺詒於子華之門向非求河得珠蹈火取錦則何以緣肉食衣帛之次乎毛遂事平原君三年左右未有所稱誦乎原亦未有所聞也向非按劍歷階則雖未立見徒虛語耳歎夫試河蹈火行怪而不可訓按劍歷階履險而不足法施於戰國猶可治世奚取焉今相公以權衡水鑑運量天下而照知其情偽使賢者殫其知能者竭其力文字法理各以才進固不待履險行怪而後用也獨某一人之拔爲甚短九品之位爲甚卑望牆仞千里爲甚遠日月逝矣求

知之說安在采封采菲衛詩有之頤借是以爲請無德不報周詩有之託此以自誓惟相公念焉

某聞之時未當進而進失之躁時可進而不進失之緩某顓愚晚學叨蒙恩紀司桐于於秦淮之上有奉入餬其口無牒訴裝其懷杜門掃軌感戴造化之餘顧常取湯隨之窮有見焉晉之初六處卦之始功業未著雖直難照人所未信則必催入而居順寬裕以無咎然後不失之躁焉豫之六三居下体之極玄田豫特一聞耳儻或推許不進遲遲致悔無乃知之緩乎某屬者俟罪於兹雖不得晨掃齋門晝登孫閣然

未嘗飭說以干進者懼夫躁也今既成資矣去德之
日久跪履之心切苟不能竭誠自歸則亦可謂緩矣
於是佩弦以自警削牘以乞憐額相公垂情而收拾
之毋使其誤注周易也

繳書劄子

某一違鈞表一二易歲華雖戴恩之心甚勤而奏記之
禮不數蓋深虞於犯分非自怠於歸誠今者竦聽制
麻竊褒勳德崚升上相獨冠百僚崇成燕夏豈無欣
躍之私用竭寸心虔修尺牘意凡詞理紕繆墨渝縫
綻之情未伸借頌之罪已積伏望僕射相公攙涵容

之矩德諒休向之小勤問於政機賜以鈞覽雖大呂
黃鍾之府屢釜蠹以非宜然潢汙溫藻之誠廑三公
而或可瀆尊之譴伏祉以須

賀孟宗丞除江東運判　紹興二十九年

謹牋之問右輻具陳即日共惟新節戴頌恩章甚寵
神物顯相台候動止萬福敢游以手啟申詞固知煩
瀆亦卷卷之意也
宰柄不移師瞻愈赫某名漸小醜實熙大鈞仰睇龍
門未有躋攀之路某雖名晚學嘗竊聽人物之評矣
才學如執事操復政術如執事在漢廷中其出無其
右者蓋頌執鞭而未得也今承馳傳爲眾望見有日
懽悰所激形於言者萬分耳
某伏審以　天子之命移按臨封鄰雖足國夫人留
均爲劇寄然江表爲當今甸服視兩淮畀付加重矣
其將駐北祇嚴召遣從班乎近比熙然衆所共悉謂
某爲屬於斯而求媚者非知言者也
某竊謂足理財在周禮周官皆爲急務其本末源流可致
而後世乃以爲功利析秋毫爲能民始告病矣國家分道
置臺無擇人賢而信之蓋先王裕民之本意役洪羊晏異
之徒所得幾何宜執事之所垂意也自儀真抵臺城

一昔可至然公行勿遽者江東父老之謹也公無遽歸者
淮人攀轅之志也泮宮小吏不知其方他時隆寒三祝
輔酋鼎槃冰霜而已
某修身學文皆出人下二年於此一善無聞今遇大召
子按臨在爾豈得役役隨人其心於自棄之域哉砥行
立名附青雲而施後世捨執事其誰望某皇恐敢言之

謝李提點爲舉　紹興二十九年

承詞疊具右輻即日共惟使驛所臨人神參衛台候
動止萬福寒色未解更乞爲國保調以對光華之寵
伏自綢繆換臺忽忽累月雖千里相望不得日瞻星

表然孤根最宜猶在春風中豈以地遠而忘依向惟
節下念之
竊惟九府圜法國家之利源也僚司之初遴擇儒術
心計之熟猶在而節下首當之委寄可謂重矣雇德
望久著於仕塗姓名萬直於延閣重以潜藩之眷寧
容襲回於外耶遄還供奉班真旦晏事耳
某頗蒙竊賤無所取材日蒙比數而收之比意厚矣
古者一飯之惠未之敢忘况辱薦揚寧不感刻古詞
道謝特世俗常札若乃臨事以正潤身以德頋特比
爲知己之報節下亦將有取焉
周益文公集書稿卷第十五　一百四十九號
乃者急足言旋正以病餘僅獲附致尺牘是後絕無
便頃可叙區區至於專介以行又非寒聽所能辦今
因洪幹還新安輒以緘啟託至能轉達然亦晚矣大
稚豈第盡人之情懷賜通亮幸甚
賀王知院　紹興三十年正月七日
即日恭惟撥惶靖深日壽大計人神交衛鈞候動止
萬福春淺尚有寒色所冀益獲寢食輔成安廬頃待
之誠於是爲切
某覩韓愈之於李絳辭去終自潤已有兒女子之戚
致和豈滯之祝丁寧至於再三夫愈何取於絳而拳
拳如是耶蓋古人一蒙知待輒力圖報効勢或未能
則念念不忘情見乎辭是乃近厚之一端也先王盛
德偉書方雍容西府爲四海所注想豈絳敢望而某
受恩深厚不止而愈所蒙顧念一去師年門屢更旬
朔具贈之稀雖子衆均恣泰之私則有不能自已者
羈單庇賤既未獲少酬恩紀敢假愛玉体享黃髮之
詩三致志焉雖知煩瀆亦拳拳之意也
伏觀辛未制書寵褒舊德越進元樞得位得時眷任
獨重師音初播士論翕然咸謂朝廷有柱石之隆海
宇有太山之勢豈特淮南謀寢晉國監彝而已欽想
周益文公集書稿卷第十五　一百五十號
正樹入謝之後冠蓋雲集某馳心賀厦而三萬里羽
水未可以涉恍同夢蝶相東閩不知身滯周南也
某竊自謂昔大臣誰無致君澤民之心然勳業名耆
多泯沒無聞者蓋由不以人材爲意故也朝進一言
欲與天下之利暮進一言欲除天下之害利未必興
害未必除膠膠擾擾徒多事耳於此有要道焉爲一
郡一邑得人則郡邑受賜爲一路得人則一路受賜
推而上之百司庶府亦莫不然比夫紛更法令務爲
文具者蓋相萬也先生自居從劉已汲汲以引類爲
意既登二府孜孜益甚今内而臺閣外而牧伯下逮

御軍之将乗障之吏皆以稱職聞伎搢紳諸儒弟兄
先生勲業之盛名者之美而不知所以致此者盖有
道也古者進賢受其賞先生亦既復三牲之位矣揚
善宜有後行變芝蘭茂盛於庭階也某聞伯樂過冀
北遇馬輙取之無留良馬飛貪多而務得也盖伯樂
天下之善相馬者使其為駑駘則不必一盼既一盼
而又捨之人其以為棄物而不復顧矣先生之門大
夫之冀北也某雖凡才亦嘗厚在品題人皆知之然
且置而不問三年於此天寒遠放鴈為伴日暮肉生
鳥咏奮若非先生賜以絡恵則何人之廐可効其長

鳴乎伏惟不替前日一盼之寵少加憐焉

賀邢倅　紹興三十年

即日共惟歴吉餅蔵有神随護台候動止萬福初暑
當以調護為先頭慎卣爵副巻巻之禱
某総詞筆於搢紳採風謠於江浙雖未知荆州而恭
慕公子則久矣郊官泮水聞有以瀛州學士來貳藩
條者問諸府僚盖執事也退而喜甚並占詞為賀且
致愿見之誠如此惟高明財幸
承被詔黄來乗况軾選掄寄重委寄可知異時别京
如洛邑睢陽大名皆置副尹以為儲才之地惟今林
陵蓋其比也君候新安之政去思猶在德勤此來非
惟詳試術畧亦使江東父老知朝廷既以賢牧臨之
又以英才貳之用示眷顧不言忘之意尚幾適征式
徙民望
自聞下抵此数百里而近聞欲泛鷁比來想遂理挖
矣夏潦漲渠乗風揚帆夾無儒滞吏民拭詘指計日
以争快睹弟恐恭聞需賢中道奉趣歸之詔耳
某空疎庸儒未辯根銀荷造物憐其困窮使旅罪於
于茲行三月矣今将仰依蔭撫苟逃康曠幸甚過望
不可言也區區請悃尚容面禀

賀都統領　紹興三十年

謹時申問右福具之即日共惟濡磬戴壹百神随護
台候動止萬福瞻恃非遠敢重以宜調為請不宣
某一介么麽顧在下風之日久矣茲聞馳傳肩來大
将小校皆怕首弭袴鞭弓挿矢以俟迓劳某亦将躬
率諸生帶櫜具㦸儼然造馬既款拜北平於馬前且
幸萬日咸禮也
某伏承以尚書郎授使者節置臺於江淮衝要之地
費書一出與綸爵然今雖大揭掛壁不足以展木牛
流馬驪駕車之妙然為瀛仰哺尚賚心計佇聞佇𢀀

田金城積粟振武漸省度支之費非特士飽馬騰而
已已
國家於江漸漸蜀漢之區分命名臣典令糧餫其任
重矣比者復詔滋戢二年即優加遷跡擢是結軌帰
報者登禁路如歷階然況明公踐揚既久声望隱隱豹
尾之中鳳池之上自可徑躋而織至以又不必以歲
月計
春陽駘蕩周道倭遅不審前驅今次何地徑從北固
三組重要卿問父老願觀車騎過家上冢之歲或小
作淹留耳更冀過征劉軍民之引領也

某株蹀駑緩充員泮水操行不足悅衆學術不足帥
人頼諸大夫憐其無能而苟存之再書下下考矣明
公庚止尊賢而客衆雖不敢望解揚庶幾字蔭有所
依也幸甚幸甚
前柳州徐郎中 璵 淳熙四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知府郎中台座秋氣清肅共惟燕處
雍容召用有日台候動止萬福更冀調通寢味益介
新祉來服寵命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乃者數造仙里善池臺都観區區
仰德實勞寸心日佇來朝奥欽教益臨筆不勝拳拳

某頓首再拜又啟載惟某官以才猷望實濟先世之
美分符名郡政譽藹然自此入儀華貫蓋必然之理
區區賀悃容面以致
某皇恐再拜某衰病不才寓直鑾禁已爲踰分恩加
真拜豈所宜然方圖叙謝先辱雙緘之況禮意謙勤
何以當克忽忽治報大愧率略加亮幸甚
洋州王通判
某頓首啓拜通判朝儀年兄執事杪秋霜令共惟協
贊名邦神明所相台候萬福更幾頂序珍嗇別俟君
擢不宣

某頓首拜比幸承教既別不勝瞻仰今春辱去冬所
惠書貺以長牋詞采高妙三復歎服來使留此甚矣
拜答緩稽且執事衮冗不能秖儀以報愧作無已尚
惟高明有以加亮幸甚
某悚息再拜年兄文學政事加人數等萬言投匭仰
當
聖心尚淹別乘未究閎蘊意者坡園園亭奇作
正須大手継之併爲洋川盛事耶不然入儀要路乃
必至之理何遲遲也
某悚息再拜某衰病非才塵黙班序爲日滋久罪戾
習疾積不緣罪去則當引分歸耕矣別紙之諭謹悉

西樞主盟獨士應諷周南之滯如某吹送無力空負
愧耳
、晋仲至尚書　淳熙八年
某頓首再拜上啓知府安撫顕學尚書 台坐　李春暄
淑共惟禁戰肇臨神人交相台候動止萬福更冀順
乘月律珍聊畀衣以俟家召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生遠台無歲華八易暴仰風味未
嘗少忘日俟來歸遽遂晤語未間更剴馳遡
某皇恐再拜又啓共承先曆簡推就畀帥權曹重鴻
潘大手與論尚書德望揚歷為時名臣忠信疏惡如
周益文公集書稿卷第十五　一百五十五號
古循吏穎川入相行見於今非為諂也
某皇恐再拜又啓某非任能一紙酬未況方伺開藩
别修戕敬因循不敏文象以纖騰先之既懇且感言
莫能諭尚乞矜恕
史直翁丞相　淳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上覆致政大保公相 鈞坐 伸詢恪具公式
霜寒甚力共惟心逸日休神天似助鈞候動止萬福
謹以副啓仰瀆記府伏乞省察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覆久違道德之誨心旌摳挃曾不少
休每見四明士大夫傳聞居閒成趣視履益康著書

論文把盞行樂雖精練少年有所不逮未嘗不以繫
官於朝阻侍杖屨為恨也玆承起關在即將復為賜
弟容此為欣幸豈有窮已百懷敬書面稟
某頓首再拜又覆共審杭章待謝備極優賢之禮蓋
三公就第久無其人年至未衰古亦鮮儷天生
聖主必就至平之業則太公亮武王潞公佐元祐當
有所屬此某所以既賀明公今日名遂身退而猶冀
功業廣於異時也
某頓首再拜又覆某近者雖酬鈞翰當隨具公啓為
門下慶伏蒙謙德異甚首枉公函内循不敏寘愧無
周益文公集書稿卷第十五　一百五十六號
所然周公不之督責區區所期望者與其諄諄簡禮
問孰若面致其喜之為勤也以是又復缺然未即具
報今果聞登畫誕頌趣分公如謝失此非應度蓋合
興言不然豈不知遲慢傲忽自敭以不非敢施其歡
用於事貴事長乎
静江詹帥　体仁　淳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上啓某官年兄 台坐 方寒色方凝共惟
生鎮南交神明欽相台候動止萬福更冀加異意保
攝益綏純嘏以俟來歸之命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間闊不勝瞻仰尺書雖足伸詞顧

豈若承顔接詞之爲快也雪片梅花今其時矣矜齋
燕假賓朋參集其樂豈有涯哉臨風不勝馳詠
某頓首再拜又啟共審清剛洗即大閫幕府前日澄
清休耆猶在士民之耳自今又以待槖貢臣總十連
之重其風声威望蓋有加矣江氣嶺侵轉而爲和氣
遠部何其幸耶監法流通遄歸可侍　上意必不先
一道後天下聊預言之
某頓首再拜又啓待蒙雙緘盛禮雖佩譏卷加愧悚
何占賀率畧惟台慈有以亮之爲幸

洪景盧舍人　淳熙十二年

周益文公集書稿卷第十五　一百五十七號

某頓首再拜上啟知府制待舍人台坐　天氣清和共
惟正令已手生歡多暇台候動止萬福更異若時珍
衛延令新祉以對嚴召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重隔年多慕仰德意非如他人之
泛泛也自承閫藩股肱那沓動頻至其射幸已不勝
言若遂聞入覲朝夕晤語其喜又當如何耶
某頓首再拜又啟共審次對西清榮拜綸命諒深惟
慰觀　聖上所以倚注與夫搢紳所以期待不相不
止會是晉還因未敢多賀也
某皇恐再拜伏蒙隆况雙緘禮意腆縟三役豈勝欣
感惟是占役率帶簡畧迹涉於傲亦惟高明燭物諒
其應酬鮮暇因將以不恐耳
某皇恐借易上問台閣春集欽想長切均康有委切
幸垂戒

程泰之尚書　淳熙十三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某官年兄台坐　深秋氣肅共惟惠露
霑濡政平訟理台候動止集福更易珍衞寢饌丕延
天祉重副忱禱不宣
某悚息再拜又啟逆者雖以一再見爲幸而所欲言
者殊未究也別後更切企仰傾耳賜環冀得款集正

周益文公集書稿卷第十五　一百五十八號

恐公入我出如相避也
某悚息再拜又啟共審涓辰洗印數　上德於千里
諒惟權慮載惟碩德宿望屢考民功大用循稽搢紳
日切延竚安有天心乃眷輿論攸屬而客久外者乎
趣舍人裝可也
某悚息再拜又啟前忽忽僅一再往手書公函厚禮
遂緩修致安敢文過特况度以不恐耳孫正之郎人
也爲邑值水災課不致殿否禁箋以敏健與之有契
增與賴兄同僚二人者皆求書於千騎未至之前冀
幸公既今輒及之皇恐皇恐

某皇恐拜問隨軒春禁緬想上下均祉判院想已到
任知丞掌一見也有委須應問之

撫婺州 繼周 淳熙十四年

某頓首再拜上啓某官秋暑未艾共惟閒藩有淑神
人欣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謹此以謝先辱敢辛者祭
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屬者一再復狀辛徹祟覧翹首鈴
閤會晤無階伏紙迴風馳系良極所冀珍調寢餗大
用可拱而俟也

某頓首再拜又啓玆承消剛洗印條教一新詳深惟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五 一百卆九冊
慶載惟忠嘉鯁枉簡在淵衷固當問於兩社試望之
於馮翊意則可知來歸何得朞月不勝延企

某頓首再拜又啟伏承謙偽隆況公牘脊變勤學三
復感悚治境後來得雨否此間尤旱異常憂悶黑心
具報不能如儀高明垂亮為幸

某偕易 拜 問大夫人敍想壽祉增崇稍涼當遂迎侍
眷集俞受龎禧有委應問之

王議仲江 陵帥 紹熙四年

某皇恐頓首拜 啟 某官 侍坐 上冬晴寒共惟塡臨有
淑憂顧頓寬神明扶扶鈞候動止萬福更冀珍調鼎
食即登宰路丕究經綸之業不宣

某皇恐頓首啟違拜久鈞範仰德增勤雖間奉狂來
之問而旌麾在望晤語邈然此心拳拳何翹繫焉而止耶

某皇恐頓首拜啟共審美即謀帥綏靖南紀無有當
上意者獨惟宗工鉅儒文武知略前無古人絕後倫
輩是膺推轂大尉僉言擇良閒府詠深慊慶然先一
路後天下輕重之間猶珍宸慮趣召在邇茲未敢多
賀云

某皇恐頓首拜啓某官休鈞斾自合伺候視篆丕興
四鄰共致慶問而病倖經時疲之殊甚耳追替欲去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十五 一百六十冊
遂成簡息特象遣騎委況盛禮在謙德固為有光內
循不敏何以逃相鼠之刺尚惟鈞慈有以矜亮幸甚

朱元晦潭帥 紹熙五年

某頓首再拜啟某官 台坐 候問已具公式秋暑正絆共
惟綏靖畢民神天所相台候動止康裕更蘄順令珍
嗇倚需嚴召不宣

某頓首再拜啟久違台範詠德為勞雖音驛時通顧
豈肴款達名理之為快高山仰止倍極拳拳

某頓首再拜啟茲審撰良洗印寬 上顧憂非獨一
道吏士敬服威惠而蠻猺種落莫不安巢冗而奉教

令得人之效如此宜公宜卿豈應久勞於外毋為暖
席計可也
某皇恐再拜某恨以安屬鎖年典郡積為謬戾念之
赧顏令得大賢拚覆瑕疵振起墜壞公私兩利豈獨
一夫屬卧病未能敘修緘啟乃勤盛禮先之滋以愧
感敬叙悃幅更慙拙訥惟台慈恕亮為幸

書稾卷第十五

周益文公集書稾卷第一注一百五十一竟

周益文忠公年譜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

是歲之公外王父王給事觀知平江府皇考秦公偕皇妣秦國夫人隨事七月十五日巳時公生於府治

建炎元年丁未

五月 高宗即位改元

建炎二年戊申

是歲大父秦公倅廬改皇考秦使湖湘因挈家歸省

建炎三年己酉

是歲 車駕在維揚大父扶滿入覲皇考隨侍莞於揚州

紹興元年辛亥 紹興二年壬子 紹興三年癸丑

紹興四年甲寅 紹興五年乙卯 公年十歲

紹興六年丙辰

是歲外祖母衛國朱夫人過廬陵皇妣奉大母秦國夫人之命挈公及姊弟隨侍寓于信州乃命公從吉人陳措學

紹興七年丁巳

是歲備國朱夫人薨皇妣哀毀致疾

紹興八年戊午

正月乙巳皇妣秦國夫人薨二月壬申權厝于州北茶山時伯父金紫將漕廣東迫出上饒挈公及姊弟以歸

紹興九年乙未

紹興十年庚申

是歲金紫罷官北歸公隨侍留贛

紹興十一年辛酉

紹興十二年壬戌

紹興十三年癸亥

紹興十四年甲子

公年二十

紹興十六年

紹興十七年丁卯

紹興十八年戊辰

是歲金紫再守辰州公侍行

紹興十九年己巳

是歲金紫丁張夫人憂公隨侍歸贛

紹興二十年庚午

正月合葬大泰公張夫人于吉州廬陵縣青澤鄉金鳳山是秋公與盧陵薦送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是歲公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司封郎官王公倞許以女妻公公復歸贛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是秋奔迭叛公從居于吉冬權贛州雩都縣尉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是歲公親迎于平江之崑山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十二月改差監行在太平和劑局門壬寅到任寓溱涉坑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

公年三十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正月庚戌子綸生六月己亥晦比隣王運屬家火延燒數十家公坐是去官時分胄王公守廣德公絜家適之因以留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是歲公中博學宏詞科差充建康府府學教授

循左修職郎制詞勅左迪功郎新差充建康府學教授國錄家自紹聖以來設詞科一
科兔取異能之士竹之體文詞得爲考將職中央斯
文益振今就于春官者數十倍而爾以粹文獨步斯
選援充卷此可謂朕匪藝姑林揀官以旌能擢可特授
此修職郎差遣如故用勵之行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二月癸巳到任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七月壬寅漕檄考試宣城八月壬子期拔宣城
入試院九月丙戌還官所

紹興三十年庚辰

二月癸酉除太學錄 制詞勅左修職郎周某可特授依前左修職郎太學

錄爽見賜勅左文林郎蔣芾等朕恢復李枝重
康師儒懷操律之即詳試除授之不欺以爾芾
問李淵豫甲科之選寔擇經師席以迪多士以
爾粟謀愿發發胡李之英英錄于率士以兩現
經史科目召也救策実也朕既以名取之必焉
之以事無考爾之史馬尚惡之哉可依前件條
學行

四月庚戌供職六月循左文林郎八月乙
乙卯子棨第卒九月丁丑公詔試館職戊戌入
和寧門赴李士院試策癸卯除秘書省正字制詞
左文林郎行太學錄周某等據前左文林
郎秘書省正字勅左文林郎行太學錄周某等
蘭堂圖書之府英俊是儲然覽遊其間者必是
之而後用朕所以遵祖宗之制也以爾某之
詞之偉贍辨異科爾大昌闈子之問有声庠技
益命家之制也翩翩可觀並職咸均之職性正
中秘之籍益思遍觀掌教求可依前件授翔
行

十月己巳輪對後殿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三月己丑被宣赴垂拱殿受勅充公試補試數
考校官四月庚午段授左宣教郎十月丁亥兼
國史院編修官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五月庚子除監察御史 制詞勅左宣教郎兼書正字兼權國史院編修
官周某朕然選能筆翰之門府以須不次之用
蓋亦吝久而後察之爾華贍之才儁于給札焉
貫之論奏於姦萬斷國職之失擢居慮府助朕
耳目九曰不宜於其廣容臺評茂著賢業其曰
新於告爰式揚稱於所畫可特授依前左宣教
郎守監察御史書文者行

六月孝宗即位乙月己酉皇帝親饗太廟
攝光祿承行事壬戌章恩轉左奉議郎 制詞勅左宣教郎
守監察御史周某右可特授左奉議郎依前守
監察御史勅左宣教郎守監察御史張震等
朕以初政之始祗奉泰訓受授慶澤遍及方方
凡爾有官咸遂厥職朝告畫有視被恩光性
其敬承以對休命可依前件封朕行

八月戊寅

皇帝詣德壽宮奉上太上皇后尊號冊
寶奉勅舉太上皇后尊號寶行事丁亥除起居
郎 制詞勅左奉議郎守監察御史周某朕惟
作惟朝事後受之必與大一時膺散出治之
道世求得而傳斯國家維承承緒然若前日
事問廷以追還千載於勇于惟風夜恐惕以無
志乙首敗朕之所寄自比始爾高均錯率授自
古場鑑蘭求魁於嶠陛台動之化汝得以親

承綸恩之戚□德以參其繪古在昔二叟斯存
尚勉撫焉以光述作可特授依前左承議郎試
起居郎詹
文告行
九月丁未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丁
巳兼權中書舍人又時暫兼權給事中

隆興元年癸未
三月甲辰同金給事安節繳龍大淵曾覿除知
閤指揮戊午入奏以還祠乞祠主管台州崇道
觀五月至寧都省尚氏姊六月壬午至吉寓居
永和鎮本覺寺

隆興二年甲申

乾道元年乙酉
文忠公生辰
公年四十六月磨勘轉左承議郎十一月再
任台州崇道觀

乾道二年丙戌
三月尚氏姊卒十月公如上饒還奉皇妣秦國
夫人之柩歸廬陵十二月丁酉葬孝子鄉膏澤
長岡之原別求輔穴葬子衆弟公各為之誌

乾道三年丁亥
三月壬寅携家泛舟入浙省外舅疾乙丑邊宜
興八月丙申磨勘轉左朝奉郎戊午發宜興十
二月丙申至吉

乾道四年戊子
四月除權發遣南劒州

乾道五年己丑

乾道六年庚寅
是歲南劒闕到當奏事四月丁亥舟發永和戊
戌至豐城己亥得省劄改除閩憲五月己亥抵
鹿山六月丁丑祗受告命制詞勑左朝奉郎權發遣南劒州軍州主
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周某服分遣使者數求
民隱據其甚悉於味諮嗟撫之士則執君借
重於咬揭望實之人茲選爾陳之行乃得綠綸
之四將令速識我近臣爾文綜春華李相武事
賢寺場歷問技則扶之和高寫直無林三峽詞
者之爭蠹自厭承明之直久望太史之甯茲擇

周益文忠公年譜　七

俟於伴時詔少觀於儒效其謀大除之縣俾無
庶擬之吏事記外庸詞清綠意可特授依前朝
奉郎權發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
農提舉河渠公事陝呪閩仍借緋王拒行

是日入北關門七月壬辰入和寧門對于後殿
丙申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制詞勑左朝奉郎周某上之致
遠器識爲先古有哲吉服常三復成誦以科目
取士而不專以文藝用也爾以儒術第進士書
詞章庭對時用當顯於朝矣比記入對益知
本於稽古之學擇從道山之積處直譜而鑒於
尚此遲仰少令參太史之事最資直諫而比門
當院草之任正繁才華若夫是古而非今踰名
以昧實知偽所爲者眼貫部之宜知所趣以
材係命可增授依前左朝奉郎試秘書少監兼
權直學士院郎閣行
是日又受磨勘轉左朝散郎告九月
戊子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十一

月庚寅　車駕朝獻景靈宮太廟壬午郊祀大
禮皆充讀冊官行事

乾道七年辛卯

正月丙子朔　太慶殿發　太上皇帝壽聖皇
后加上尊號冊寶攝禮侍奏嚴外辦又差充奉
保行事三月丁酉　上御正殿授　皇太子冊寶
捧寶行事五月乙亥朔兼權兵部侍郎七月壬
辰除權禮部侍郎丁酉有　旨仍兼權直李士
院亦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制詞朕述稽載籍之文豈於二代典副梏蔫之令飲日百叓是皆能賢伊一事孔左相敬即執秘書少監兼權直李士院兼

国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禮部侍郎周某高古作者為時閒人儒林守雅宮庭常侍立僊行而不蔽大吉詔大詔漢有一倍三教之邊音眹風明其禧筆之工書試以嚮之人方方半而难進雖回退以孟光建兵身見之辭州安有用賢而果日者術禁列以貫香卿夫閒條人迎之儀者何足以治神入健鉏鈿而已者何以彼動植其頌中和之致未嘗制作之叹孟書見聞詞有選任可者被依前左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李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苑成大

九月己卯兼侍講制詞朕為萬幾之暇

好部侍保大藝之禪坐寔對光復金華之故事修延虎觀之路儒左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李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賜紫金魚袋周某蜀辭靜京的馬不竭淵登素海爾之私深明以才華不啟宏備之辨令以器識而優直清之任咨傳職選鞍回不踰夫會有本元宜在於斷句離章之末約覩贊易叡明手至德要道之鴻登爾益說而付退志可特授依前

乾乾道八年壬辰

左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直李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賜紫如故抹我行

正月庚辰時暫兼權中書舍人二月癸丑張説
王之奇除簽樞並上章辞免新命公入奏未敢
撰不允詔掌乙卯有旨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
門六月己未至吉庚申挈家入望雲門新居

乾道九年癸巳

正月除知建寧府制詞勅左朝散郎賜紫金魚袋周某書詔侍從之臣朕所皇以錫〻諭忌日月戲納者也間有均佚才州傾蠨在列念之不足况當與朕三礼分互比門以有显肅者手我圖爾忌至如甪服爾家扩奥孚独夷一時人冊雄文推高兩禁簪筆入侍知

無不為乃吞貧力久安祠館建寧吾君藩其俗健武而尚氣可以美厥不可以力勝顧豈輕畀哉吾五仲舒為叔州刺史書揚宗謂其丈可思暴星為詰朕於汝幾是夫洛淵無民嗣有異可特授依前左朝散郎知建寧軍府事提舉本士兼管內勸農使替任又薦封任成賞銅賜如故王惟行

公再請祠不允八月戊辰挈家離吉舟次
豊城復以疾告九月丁巳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十月丁丑公還吉

淳熙元年甲午

正月磨勘轉朝請郎四月戊寅除又文殿脩撰
制詞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緋魚袋周某朕昭明思治皆古右文惟時著撰之華晉與識殿之直徽求名賢易副選擇爾老成遊家才標固黑淪事稽習人之正凝言推當世

之工侍參而崇之潞粮禮三紀之臺詔論珥也
豈徒迪鄙固之實能獻納論思固已當數在之
風來粵從補外文遂參佶印書然以躋宗伊傅之
侍之增重且夾春度以俟既陟可特授依前翰
讀郎兄又文散傷撰差遣賜如
故王雍行十二月召赴行在

淳熙二年乙未

正月丙午公離吉二月甲子次餘干縣省外

姑三月庚子入國門壬寅對于選德殿癸卯除

敷文閣待制講

制詞勅督筆特執經帷幄有傷倫從容之益無替書空之勞自非名儒不在兹選敕講郎兄又文敷侍撰賜金魚袋用彙經剛方之操守端靜之規貴於疑詳英即從遊於筆貫起自真河之遠未傳至室之貫服方論二帝三王之心以圖康又藏世之蘊又藝百家之書且英識明愛賜貴書伴時重帝茲益範於盡接其備

告於良敵可特授依前翰林侍讀郎兄數文閣待制侍講賜如故吾郎孝行

六月壬戌兼權兵部侍郎八月丁卯兼直學

士院閏九月癸丑除兵部侍郎

制詞勑國家之設武部職周簡將帥定方略之畫任臣任將高明閣戎則惟燕高於獻合是每數於才惟朝請郎兄數文閣待制侍講兼直學士院賜紫金魚袋用是曾充兒其識議論不貫于言李安從閣錯召吳而維貫醲又以顯醲于言語爾識以好讀古義問者五其之害文害令三組以文考追此瞬昭且凡孫土君論不誠愈惟悅掖京於才傳畫詩而有明印不害傳日以戡南閣官員於滿慰其於翮瘦以爲遇授發民而可以印我國無志於幸由敖王朝廷不謂封遂對益指於當可指授依前錯誥朝詣戶部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賜如故程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賜紫金魚袋依前大邑行

丁巳兼侍講除撰頤大經之旨於春秋

特賜經筵兢兢然成之者慈君而勸善嘗當儒侍入奉燕閒朝請即試尚書兵部侍郎許兼直學士院賜紫金魚袋臣某可任以輔宗李聖職自備淺於業給事備獨於嘉猶既侍金華之講以濟其備承又参王賞之直以體其標體四為真於武部是中介於近英俾加紬繹之勤以助新職之益親仁里可儒之光深名郭已不刊之書丁變聞其婦宗緩經典學嘗書於從容之餘而見字嗇問之閒服即遊於抑之經學考責所裁爾其效三傳之同異以貴發揮意思古訓之旨意多聞之啟可特授依前朝請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賜如故蕭遂行

十月丙申兼太子詹事十一月戊申朔 大慶殿

大上皇帝壽聖皇后加上尊號冊寶權禮侍押

寶冊十二月辛巳磨勘轉朝奉大夫

制詞敕具官某序群吏之勞以八柄馭貴慶天雖先官之殊然三考而陟名當船擢之功不以崇卑而間朝請郎試尚書兵部

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紫金魚袋用某忠多評直服所東知權位毛加身愈恭而退周密氣閣所擒實以論而事風釋備品秩之常以行遺遠之律是去信實直用賞而日月爲功之額猶屋皆是惟君之名器不假處更端思有而補會合吉利以相當其克而需以君兹斜可特授朝奉大夫依前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如故程大昌行

淳熙三年丙申

正月丙辰借兵部尚書充寧使押伴金國賀正旦

人使 御筵於赤岸三月辛未德壽慶典封廬陵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制詞勅朕肅穀歷相推有運無積慈推在常上壽且艱八千爲春平格之休典王五十而慕爲寧之日方長右時遷職且同兹慶朝奉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紫金魚袋周某靜淵以敏慮直而文爲言語侍從之臣豈

於評益九君臣父子之間多所發揮此從官之班從傷參同之意覽而心善知厚中於情且吉謂色惟舊擬殊為明適以此周行之表扁大發之施其起封爵列之初仍錫褒升體之昌益茂褕於忠蓋用上卷於褒揚可特授依前朝奉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特封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如故程大昌行

太上日曆成四月丙戌轉朝散大夫制詞勅紹承天睠思惕帝華龜手其有成功具存三朝之政實之以為大訓宜青四學之文案予先從之臣膺否太史之成奏篇來上弟當有美朝奉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某屬而開國氣縣丙守王編之議肅近蒭有聲光書命之行當時求有夫者孔樂之任疑議皆取決焉為當直共業林後堂華於講度大典一出於其手蕭然無妻沃於朕心顧千卷之信書藉諸儒之論叢勇於所居之宜重虔知歲筆之功多歸各賢勞晉陞之秩其對揚於

休命當副有於褒近可特授朝散大夫依前事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封賜如故事題行

九月甲辰兼侍讀制詞朕延應情之侍詔問之武以六經數道既詳究於指歸閱聖列踰謀其忠於式臣就陛於位久評朕讀於朕前觀大延於右功豈道為於樹美朝奉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某以高明之學備於乘之望正直不回多所論思之益文章有體形於造告之傳自參事勞成異在講筵之列既問其備文大蓋非一朝待方來由於慈寧必求明至中夕錫習於故事擊褒所望非而誰毫書備以剪史疑朕豈愧開元之主讀寶訓而先啟體爾當如康定之臣可特授依前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封賜如故劉孝韙行

十月丙子 文德殿發中宮冊寶進解嚴手牌

十一月壬子 上字太廟登玉輅過青城郊祀大禮充執綏官辛酉赴齋殿觀奏告奉安北斗神像幹辦本宮霍汝弼傳旨賜香茶十二月丙子車駕恭謝太一宮次詣齋殿觀舊花御圃對御酒三行宣勸兩盞丁酉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制詞勅王輅以祀歸乃周道甚陛侍於左執此良緩則為文季之臣宜狀以寵近為崇寶書所關以侍有周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某詳雅而釋回有莊而太儒正立之容也有可觀自進發函門至于壇公為鳴知應匠寘褒所以安予衷向禹民禮也君嘉汝有雅劍六事茂我所不變於知者予前之遇也乘邑之加也如使舉度欲物宜以豈備問對汝不貫於說德當在是可特授依前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進封管城縣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賜如故陳騤行

乙未除吏部侍郎制詞國昌在於得士政人聞於官人不謹鑒銓則公平幾息弗清品別侍昌定聚難設長以聽為衛律才而二此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某性而淳靜休論忠醇李足以稱諭旨之定以年淳峻正朝所以見節而汝節之帝館臨事從後見能而汝能之善變眷父參於所父靈五成成盤之稱且徵至於家郡成太叔備衛之績副予則皆尚爲克勤可特授依前朝散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封賜如故陳騤行

淳熙四年丁酉

裕陵實錄成五月乙丑轉朝請大夫制詞朕祇若皇猷茂揚祖烈惟裕陵在御為時兩紀之年而實錄之書當傳萬世之信中更狀夫雖就綸屢念續圖於舊聞郎中加於載筆參稽末上褒俾是職朝散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

當路歸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某李
造用源文知体要事內外之制告多閒乏之功歷
講讀之官備殫切劘之益茲勒成於大典宜允賴
於良才多所發明爲之加歎用序褒於卑秩以網
善以回旁其依朕恩益俾儒效可將授殿講大夫
依前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
兼侍讀封賜如故 制詞敕朕考
刘李鏈行 唐室之制重
丁卯除翰林學士
翰苑之臣綜文詔意由中書或有起時之弊以從
事改稱學士定書奏命之司進於本朝用為故事
見於抑異職卿所宋既非他才之可居且求已宜
而後用朝請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實錄院同國子食邑五百戶
賜紫金魚袋周某心醇而優正學贊而閎深其文
異科偏優景路雖平居困不言溫未之名而識
事應客時號榮花之論存窩堂坡之直褒書森典
之行祀益事於前尾有大事於天下凡號令一出
共手猶卜筮罔不是學副于邊簡之懷庸正久虛
之事豈特贊於潤色蓋致備於皆謨大義於中
足為內掖之戒學生石之要毋忘庭對之時尚進
周益文忠公年譜 廿四
配於古人以來有於休書可特授依前朝請大夫
充翰林學士知制告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封賜如
故刘李鏈行
六月辛巳忠翊郎學士院待詔錢滋宣詔
入院七月甲子兼脩國史九月戊午同學執侍從
宣赴芙蓉閣觀擊毬次內晏選德殿有和 御製
詩十一月庚申磨勘轉朝議大夫 制詞朕物之才不次待而舞
用才訴群吏之府遲惜乃比故蝟聚之迓臣不
參書宮之常法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兼太
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某望實兩隆清華不名
一長寓無數器以文章時擅長揚書名之美以綱
問則備量高古今之知典禮直截推清作史質而
不俚侍帷幄討論於經閱贊襄於館閣學奧文史揚
歷益著成親地業禮遇方隆顧惟朕之晉吏妥
侍郎切而後貢用運轉秩尚周月之被亦使
無像如朕重器告之意可特授朝議大夫依前充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
封賜如故刘李鏈行
淳熙五年戊戌
正月己未乞補外降詔不允三月甲寅授宣允
御試考人詳定官五月丁酉對于隱秀得 旨撰
選德殿記閏六月丙午進呈記文九月乙丑中使
學裕史傳 旨令書丙寅進所書殿記壬申 車駕
幸秘書省賜宴右文殿十月戊申轉中奉大夫 制詞
朕望蓬萊編纂本嚴列聖之宝錄史記修纂敕
參宿儒之端筆聊予階年且有亙泉翰林學士朝
議大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書
賦錄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某學廣
聞多重玄德粹才兼數器備極遺之典史有三長
濬明白削之古邃而清瞻之孤偏觀于清之勞爰
周益文忠公年譜 廿五
錫貴書序述崇扶万世不刊之典允賴鋪張生平
未見之書雖勞細繹致承茂渥盍告加獎可特中
奉大夫依前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
讀兼修國史封賜如故正丙行
壬子 會慶節拯殿中監以盤盞授上公十一月
壬戌之外祠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甲申內
直申時三刻宣至選德殿別令中使引至新立所
作記石之下傳 旨云記文詞采贍蔚今初立石
召卿觀覽宣坐賜酒賜茶賜 御書白居易七德
舞七德歌一軸丁亥進謝 御書古風一首十二
月癸巳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制詞勅朕稽虞於乾文惟亨嘉
之會以合禮求治於履象惟上下之辨以定民窮
侍人而後行故設官而是掌莫重文昌之位用先

者盾之才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太子詹
事兼侍讀兼修國史曾成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賜紫金魚袋周某識進賢繫窮因進翁湖南封
可方基貢之私實敢周章且比其文之麗典闡封
拜之父蚤居岳納之學子謹正田以推衍則及孙
子故納民於防範則次助母鄭叔函以為本母姓
餘叢以為近我宋本直清民已滯於數時為介士
開邑崖容含於國僑可特授依前中奉大夫試禮
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
史封賜如故陳騤行
丙辰借端殿簽樞押半金國　賀正旦人使　御
筵於都亭驛
淳熙六年己亥
正月辛酉上辛祈穀初獻官二月丙午得　旨援
文鑑序四月辛卯進呈文鑑序日曆成書辛丑轉

中大夫 制詞勑朕自爲儲諸異年于茲申命蒼延
直書詞兼陳求賢兼賢於衆傍汗青呈益於
千鎬元老䝉修且為恩遷中奉大夫試禮部尚書
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曾成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某文貢可
氏才擅三長頃為中興之務定重承明之職大則
策小則詰延風有成盛世山借之入可當不抒緻
已遲於日公亦備錄於前勞賞於從功拾當速秩
受賜貴書之寵用增從索之華可特授中大夫依
前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
兼修國史封賜
如故李木行
五月己未乞外祠降詔不允丁卯
夏至祀皇地祇初獻官眾宮講禮祀徹章庚辰轉
太中大夫 制詞勑朕縣屬公縣分端絲衍喜藏礼
一編之敘錄闊百批之勤宜被曜恩
具先端尹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
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曾成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賜子魚袋周某賢性敏造道深醇敏以仁
義典言既整論恩之益事無小大皆既久兼言者

之官顯元良李閑之廢政實振正表儀之斷立偃
制群之終陝因近政以明憲貢其底於飆光率太
僚益聞見漸磨之力益思輔導之方可特授太中
大夫依前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
兼侍讀兼修國史
封如故李木行
九月庚午　上自太廟　登玉
輅入麗正門明堂入祀充執綏官癸未詩對乞外
祠十月乙酉朔　上批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戊子從駕過太乙宮璚璣觀對　御五盞乙
未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 制詞勑朕覧大寶之儀事詞明理之奥將
事之夕尚煙云之蘇彤降福自天城月星而明鑑
乃眷侍臣之列助予祭祀之修且均腋惠之施戴
錫光寵之嚴太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曾成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周某進金紫才周器宏風度在公夙
加勲修之誦緒告右衛弾延沃之忠方予莫莫

而小心次岑齊濟而敬事恩南北角以遣和豫娲
肅原滑而卉姿券神存要娩最既紹合清明邑夫
要熙事之傭福氣便璽之建重聯留之壽翔在稻與
典並慶恩宗進條申陪實賦昭事上帝豫協
捷史見之敵特白一松心角豈交修之敕可特授依
前太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
事兼侍讀兼修國史進封曾成縣開國伯加食邑
三百戶鄭丙行
壬子金國賀會慶節人使朝辭被　旨入驛押宴
十一月丙辰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 制詞勑天
官宗叙群才餘兆擬揚密旨推侍臣之首選任儒
生之至宗非望高於一時君身兼於二任太中大
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兼太子詹事
兼修國史曾成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周某僊全至
烽逆達大豪與曜務科事服初載發言抗論嚴餘
皆義礼之文搘養扶進常揭得制誥之体抵項數
夜勤勞百為勸請迓莫直軍東觀春官典夜礼声
直上於星東宮為儲國本自成於羽翼比態疑以

求攸處晉環而少留且可文部之宗仍咸金臺之長重惟人才最集若水鑒之精明秘書號令文字足古風而特正性秋茂漢益勵建獻可替否前太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封如故鄭丙行

丁巳　內批周某已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

旨元官事繁今後非特旨撰述其餘並免再入奏

免兼承旨澤　詔不允

淳熙七年庚子

正月己未金國賀正人使朝辭被　旨入驛押宴

四月己酉請對乞外祠庚戌拜不允詔入第二劄

辛亥　上批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請五月乙卯

講筵讀三朝寶訓終篇賜金匣端硯鞍馬丁巳賜

御筵於秘書省道山堂己未進謝表并詩戊辰除

參知政事御藥吳回宣押至都堂己巳門司謝安

道宣押赴內殿綴新班賜茶戊寅受經筵徹章轄

通大夫告制曰朕若稽祖訓覽三朝冊要之書進讀終帙一代儒臣之身久矣閱歲兹多既爲肆時陪侍之勤亦宜示褒陞之寵大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會城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周某見聞博洽操履端方是舜之道陳王前備形獻替文武之政布方冊尤稽指明之則啟閑虎門接論之利而商司嘯性記注之任始終入奉神益恩多爲裨益於賢勞宜冀先於旧楊交推貴典用酬文階錫崇秩崇班顧何論於根據朕嘉賴遂故事往服朕恩尚可易於通議大夫依前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

封如故施師顏行　又受參知政事告進封榮陽郡侯加食

邑四百戶制曰朕惟尚書喉舌之司命令之出納大臣服宏之任紀綱須以經緯時宜特譽俾參國柄通議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會城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周某性端而直才周而宏遠作者之風通時務之要實鍾諸才學而識宏太中於生嘉禄百月之至充全注取自初載明於中大經纔之光全於堅正服明三入精白一心之大經之詞明多於論天官語胼才之貴會之明功日故於之邑無出其右之人讀書撰著勤勞年數之延臣貴萬大化下實已戒路季延之兩比數宗昭大微之備其閑實之陸登下之之綱試於太和聽太正路聚盡兩人備責望經以守公本於則王有明靈神元額祈射而歷時訓固陽郡開國侯可特授依前通議大夫參知政事子封實一宗百戶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如故行　加

六月丙戌

遷居政府戊子入謝　德壽宮　太上皇帝面賜

御書千文一軸七月壬戌同提舉詳定一司勅令

甲子中使賜生日生餼米麵羊酒己卯禱雨天慶

觀聖祖殿八月癸巳以旱災乞行黜責甲午宣押

者再　御筆不允己亥雨賜果酒九月丙辰謝雨

聖祖殿辛酉攝秋祀上帝初獻官十月丁未

會慶節入驛押伴金國人使宴十二月丙戌　四

朝史志成宰執赴史院觀書主管諸司傳

旨賜酒賜書藥丙午未後隱秀奏事曲安

淳熙八年辛丑

正月庚午轉通奉大夫加食五百户（[illegible]）

（世之觀擧帝典皇覺新一時之述作[illegible]成綱之奏畢嚴遂閣之[illegible]且注曰續通鑑大夫參知政事周提舉詳定一司勅令崇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户食實封一百户[illegible]於大藝文繼于兩京以[illegible]道之質杭宰高不群之志備後索從嘉謀嘉猷之備周[illegible]立政立事之無賢允[illegible]經綸之蘊對[illegible]神廟之[illegible]經[illegible]畢[illegible]創[illegible]綸[illegible]是[illegible]工[illegible]奉大夫依前參知政事周提舉詳定一司勅令[illegible]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木特間行）

四月甲戌宣押赴講筵聽讀正說終篇御藥院吏

特賜目賜金帶象簡巳卯賜　御筵道山堂五月

戊子同宰執以霖雨乞用慶曆故事一相內參皆

降宮以塞災異降詔不允十月乙丑會慶節入驛

押伴金國人使宴十一月庚辰冬至祀上帝初獻

官

淳熙九年壬寅

五月乙未留身乞罷政即往仙林寺門司揚皓宣

押至堂復過寺中晚受不允詔申內門司井萬宣

押赴後殿再上表退至省中中使癸易訖復上馬

過仙林有　旨不放出行李不得先出通進司不

得接文字晚再受不允詔丁酉門司李肅宣押赴

朝復宣押至堂九月庚午除知樞密院事門司李

肅宣押赴院治事丁亥受告仍進封崇陽郡公加

食邑四百户（制詞[illegible]祖宗之[illegible]文武之二柄[illegible]堂焉甲安之問每思遠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辛巳明堂大禮克儀

伏使十月己酉　車駕詣太一宮璿璣觀舊花對

御五盃兩勸巳未　會慶節入驛押伴金國人使

宴十一月甲戌正謝加食邑五百户（[illegible]）

以昭懿陰以佐邦英德國之大事在祀戎已載
雖之物占之二柄惟文武更賞進德之威在平厥
心並受其福可特授依前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
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加故字文竹行

十二月戊午赴喜雪御筵於尚書有

淳熙十年癸卯

二月壬子来時再奏事德壽殿賜酒五行三月癸未

車駕幸玉津園宣赴江亭賜酒三行七月乙亥

禱雨社稷壇是日以旱災乞罷黜宣押降詔不允
者再又辭免生日特餉丙子　御批還政引災以
雖拘請續數錫賚何必預辭辛巳雨宣賜酒果丙
戌謝雨社稷壇十一月癸丑　會慶節入驛押伴金
國人使宴十一月庚寅冬至祀昊天上帝初獻官

淳熙十一年甲辰

正月己亥入驛押宴六月庚申　文德殿宣麻除
樞密使御藥鄧從訓宣押赴院治事有　旨立班
恩數並依宰臣辛酉御藥謝安道宣押赴新班壬
戌鄧從訓賜不允批答癸亥門司劉光祖賜不允
斷章批答己巳啟門受告仍加食邑一千戶制詞門下

斗極之臨四海中維天辟之熙神樞之幹萬夫右
職政建之峻眷哉兵柄之甘來精基命之嚴既關
於賢獻盍登朋於使範陟宣王理告諾治遠通奉
大夫知樞密院事崇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七百
戶食實封六百戶周某豫恩兩牌對馬戰兩宏指
閱生質九州之遼文章追三代之雄務會休辰疲

數美集洪鐘發憲應然天地之和華玉服延光表
邦家之室推續經綸之盟進毗寧勿之謀學擢群
徹治充光於上策輯參四外勢端在於本朝顯戲
方淳運壽晟助朕大明陰與申簡茂膺趣陛位次
之宗增界事推之重提綱斷在觸大武於本其行
星郵新秩陛名於宥府移茲多邑益以真租數示
殊袞載腦良績於儀德有常而並武要當政事之
修机不勞則害或當難謀獻之告往惡觀振之蠢
且界宴之熟屬緊君元臣記觀深詔可特授樞密
使依前通奉大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封如故主者
施行來歟行

十月甲子宣宰執聽講未濟卦終篇

十一月丙戌朔賜　御筵遊山堂　御樂吳回轉
旨賜鞍馬笏帶香茶

淳熙十二年乙巳

公年六十

正月辛卯上辛祀昊天上帝初獻官二月丁卯未
時清華閣再奏事曲宴酒五方戊辰內侍鄭大亨
批目子賜出揖答龍圖勝覽香衡墨六月庚辰入
奏乞依慶曆二年故事命宰相兼樞密使辛巳御
批續聽覆分十一月辛丑郊祀大禮充儀仗使十
二月庚戌朔大慶殿發　太上皇帝壽聖皇帝加
上尊號冊寶權中書令前導赴　德壽宮奉冊讀
冊行事先是又充書冊文官

淳熙十三年丙午

正月癸巳受南郊加食邑一千戶告制詞門下批
加姓而見帝

礼矣盡於精禮教明德以聊天任事崇厥概
致家滿枯順考涵文威郊根以備放恩休而濟治
粵教年矣之寄膺時進律之褒秀曷寵章揚於公
體通奉大夫樞密使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大
百戶食實封一千戶周其才宏濟物道宜致民以
奠儒無敵之責運籌手惟懼以賢人可大之業典
戢手摳機風化翼宣而持之以寬宏知易簡而
本之以醇正得守文之体於有益明時慮之瑞於
未行朝廷以尊安吉內閣而任務編衣宜興於安
壞奠儀秩事於家邦當一陽萃呂子黄鍾適三歲
親祠於崇明禮節乳庸禁風島以來勤祀感益安煙
雲龍而在列使端攸選托事惟貴儀前善以爲盟
之告成而類暢宜暘營續用違慶緣件時於戶
祖示至豊於參福於載愁警者之右既在來於神
明嚴省寅之叔益勳於風夜尚抑美兄其濟忠
寵可特授依前通奉大夫樞密使榮陽郡開國公
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注者施行李獻行

二月德壽慶典

轉正議大夫加食邑一千戶副何門下星天供欽以爲名想字紀之要

道聖人之人德而得壽中思古之碼名性最緣明
呂崙國重遠律崇將于石用當祭行于名祖迦看
本矣之賢有加康革之緒衣既澤茂于給居迺
奉大夫樞密使崇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
食實封一千四百戶月集四兄悉和端緯荒念釗戶
信道成玉荀羽翼于大經吉忠規益緩政於
委事自賑贊襄之任久告康濟之身紆畧拊於前
等持力肅于右府使權增重儒效孔昭大臣之重
四方潤又徵來郡司馬之掌尤注消嘉猷於無吵
和氣支李綸議備事會在寢之介祉勤實味
以揚輝抒文精光典之書盛事秩禴國之輯甚助
盛慶自天來錫於万年惟恪制數具相費同終一香
方頤腰津載昉豊章以德哲宮弁嘆班輔之秩因
田制職倍光黃食之封侍不殊宗戚孝茂樊於戴
恭曷大於天下事聞備興之特據的得其觀中史
黄愛致之化延惟龐翼服此頓褒可特授正議大
夫依前樞密使榮陽郡開國公加食
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四月癸亥孟
夏祀上帝初獻官丙子宣詔宰執聽讀陸贄奏議

終篇五月癸未赴審書省　御筵九月丙寅入奏
乞外祠徑過仙林寺御樂閱禮宣押赴院降詔
不允丁卯御樂張安中宣押赴朝奏事再納劄子
申前請張安中傳宣押赴院有　旨遍進司都門
臨安府本府依特上馬不許般發再降詔不許再
請十二月戊寅赴喜雪　御筵於書省

淳熙十四年丁未

二月丁亥　文德殿宣麻轉光祿大夫右丞相加
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御樂劉興祖宣押赴
都堂治事庚寅門司鄭大亨賜不允批答癸巳御

藥劉興祖賜不允斷來章批答甲午更御藥黃
邁宣押赴朝五新班提舉國史院提舉編修國朝
會要提舉勅令玄鼓門受門
制詞門下分政於衆而久重福廷之任官
右揆於左右長之禁路之輔通春開暢儒宗實藏宥命
政自長於安遂登於相之春昔所朝儀式報坦制
兄孫大夫樞密使崇陽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大百戶
食實封一千八百戶周集洞行辭言而守正識千茂而雲
周繪封一千之徽錄周來洞群之要與修身有道
食邑子包万十邑於在朝稍書之人之德業運
畜見石之招正安禮天下蓋人惟發咒究
惟舜於增机体已綾更草之蘇夏晴狗
英儀多之周放典非之長戴特季於寧屬
真之良務倍慈之理物匪頑孔熟戀宏衡儀
代天之功成任於理物匪頑孔熟戀宏衡儀
亞南能夾輔于於九承嗟文刊表益務大奇儀鉉
史知勞更陰於九承嗟文刊表益務大奇
封拾于最簡率此擬壞於戴審實進官之制裴光
百揆之任周其作輔之勳實出群賢之表予欲上

参於盤斷□其遂韶於宙衛闔陽調剋虎獸盈其
宜刑政清剋蒸民樂其業内掉紀綱之入狀丹臻
擢宰之求宰武思翊贊之方膺倚毗之意尚愜
績用委註訓辭可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依前崇
陽郡開國公食實封四百戶主者
施行李獻行 三月甲寅還居
右相府五月戊申夏至祀皇地祇甲寅臣僚論王
謙以賞論薦侍罪降詔不允六月丁酉禱雨皇堂
地祇辛卯以旱災乞罷政往浙江亭宣押者四降
詔不允者再七月壬子禱雨圜壇尤亟赦是日具
奏乞免生日生餼又同王丞相黄參政乞減俸
御筆並依所乞丁卯兩八月壬申奏謝皇地祇辛
卯御筆辛批復舊俸十月癸酉太上皇帝服藥

祈禱皇地祇是月撰高宗謚冊文

淳熙十五年戊申

二月癸卯從 恩鄧皇后謚冊寶入太廟奉冊授
寶行事乙巳從高宗謚冊寶入 德壽宮奉冊授
寶行事甲寅高宗拊宮進發攝太傅持節前導
靈駕及奠謚寶監撥攢宮四月辛未回還江下內
侍梁挹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甲戌進和奏事已
丑明堂御札降奏告皇地祇五月丁巳差提舉編
修玉牒再具奏乞改差劉正權 御筆批依九月
己亥明堂大禮朝獻景靈宮初獻官辛丑大享明
堂充大禮使辛酉正謝進封濟國公加食邑一千
戶食實封四百戶 制詞門下明堂布政之宮肇祀
承於天心告言頒相之賢爲李宗祈之禮榮昔崇
於使苑交體錫於天壹丕號播修群工典聽光祿
大夫右丞相崇陽郡開國公食邑大千大百戶食實
封二千二百戶周某高明而精達端意而醇深以
儒者之宗包古今而會通貫天下之畫然周以會
適方簡約軸之思累峻階待之望朝論金膺政体
日新射心德之文字指部宇之底又專此事執之
寶在於列斜之起天賜揭實有分於嘉蕭總朝勁之
我於獨於稱禮撫章底献於裕文勸翼具載於鬚
盡淨恭佯兆之用告成方徵至治之譬杳亙壽惠
思之汝職所惟宅揆可後以崇稽明公社之莘進
起國封之達行寵社食啓實井腴以邑大狀以蕃
成數於載泰此而發于封敵之尊南之成循則尚
畢服心肩倚任王之效尚致斷封盖績乃觀可特
授依前光祿大夫右丞相進封濟國公加食一千
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十月甲戌乙亥恭謝景靈宮丙子恭謝太一宮及
本命殿瓊殿觀十一月乙未公留身乞罷政 上
宣諭傳位 太子之意朕方以此委卿不須留劄
子

淳熙十六年己酉

正月己亥 文德殿宣麻轉特進左丞相進封許
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壬寅御閱禮
宣押綴新班是日以制詞不自安乞祠徑過靈芝
寺閣禮宣押赴堂復出靈芝寺癸卯御藥鄭邦憲
宣押赴國忌行香出北關泊仁和館御藥張安仁

宣押歸私第丙午後殿奏事退乞免從、駕御欒
黃遙執殿門傳旨上馬相繼行馬從　駕回宣押
至私第丁未李獻　知寧國府戊申黃遙執宣賜批
荅不允己酉門司李彥正賜斷章批荅己未正謝
制詞門下帝王百揆以亮功業取衆賢之輔王者
六官而分職莫如冢宰之尊朕緒達其猷懋圖使
勢登諮於政體佇登魁於台司起有所鐫與予
公體元祿大夫右丞相寧國公食邑七千六百戶
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周某道揚先覺行迎大國獻
直方之氣而存以風之通之才郁高進之藏而御以
肆正之學傳名蓍龜之理的見於古今理什全以
石之姿節雅俞於夙夜茂更二府蹈酢萬机自進
袞於國對通備宣於醫輸深謀手止是以慮務事
未需予下足以正群工使陽理而物悉安且社稷
安而國家安矣則此肆者任職以首公賢峻秘中
翊位以宗於上相紫綬金印之寵初廟肆以不移

發黃耳丞鉉之擇共太府而增唤處數斯至倚屬
匪輕政已后則九務於調娛勞以安則眷思於承
歸肆年資之超進仍名社之序陞門拓庭相申而
夏食俯從全安之典備讓邑於義仲徒壽左相於易
寔懋日新之德高乎鞏政事於夷身盛明時之良化
惟久可以有放志進堅可以有立使茂業克安於
乃世則令無愧於前人無迴訓吉鎔永為房可
特役持進左丞相進封許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
實封四百戶主
者施行李獻行　是日　內批兼提舉玉牒監修日
曆二月壬戌　光宗受禪登寶位三月辛卯　文
德殿宣麻轉少保進封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實
食封四百戶　制詞門下朕致丕緒任人宇重宣成
夜之政衷謨國諮繫股肱之攸賴
眷予上宰為國宗臣既久翊於興朝克著勳於初
政儀既畢遲以荅殊勳爰轉進伸徙欽紹縡請進
左丞相許國公食邑八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戶
周某碗恂而博遠聰亮而粹負經濟之才足以潤
物而成務淵衆之量足於識意而正心噴自機庭
吾登樞密修明百度雖小物而必勤開府萬機適
大事而能斷民瞻益聳國勢愈強始相壽皇將幸
內禪率既備之以道又復遺之以賢乃升冠於家
司伊輔成於聖斷益綏休方慶濟之慶嘉其翊
贊功節微華之可擬肆升華於王保庸瑞重於元
臣年開大國之封申衍爰田之食封聘時遇崇掌
奇眠於戲聖賢相遇治畢振風已邵於成歟股臣
克暇敢乃又今方時於書賦益定乃心覔焉多訓
可時校以保依前左丞相進封益國公加食邑一
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令所司擇
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公五具辭免皆
降詔不允辛丑乞序位在嘉王之下　御批不允四
月丙寅　皇帝親饗太廟充禮儀使五月乙未乞
解機政降詔不允　宣如儀丙申入第二第三第
四奏是日諫議大夫上殿丁酉除觀殿大學士判

潭州　制詞門下三孤是化元負翊亮之誅十國爲
州建旦受輔蕃宣之寄任雖殊於內外義不異於
甘終之朗蹤建綏故王既必倚左丞相益國公食
邑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周某量宏而
識達使王而才全大高輔敵之事業當經綸之域
忠勤體國孜孜而無不為通敏清時緯緯手有餘
拾集天下之重望藉悉衆之深知覽大政而衆遊
提其司二柄錄次相而登上宰光輔兩朝雍容有
招於招擢益賢克坪於綏治肆陞重任增峻元台
股肱良而表事衷方風欣欣紀綱振而表目聿肅
立法規儀遵露於穴章節至足於相印綸旨丁寧
而莫奇際情望權而弗發既推之之重遠在茂恩
而宜季是用付以長以之巨任保依救於上游羅
以書錫之大名仍通班於老錄司晉善緣之屋去
帽休能之優進退有光昭嶠威望於成作舟楫況
用待不高於股肱罔金玉爾音尚樂碑於我告兒
紙明訓益懋外庸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林前以
保判潭州事兼內勸農營田使充荊湖南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
食邑實封如故主者施行俛恩行　壽皇御筆賜金

器香茶戊戌再上辭免仍乞以元官奉祠殿中侍
御史乞因辭免從所請是日除禮泉觀使戊申次
至興七月乙亥浙江九月戊辰至吉

紹興元年庚戌

三月二日孫顯生十月戊申除判隆興府制詞[illegible]

有見在地里之推田對各色不易[illegible]之粟數端
緣師實謂得須後錫僕遙感陌當差少保光禮泉
觀使益國公食邑九千大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
戶因革身增而行甫字萬而大單才無施而不丘
言所展而可幾光擁而朝之之古具着忠猶拙恩
二事之群九胥林龍自祠進之均速亦取蕃之已
更香去江湖之部上廊翼軫之文其其找其理窮
借於情良觀邦選侯莫於如明德是用起之用迪
任以善宣猶隸所瑞佩古雄之增重卿揚定統在
畫編以九榮既素拔於民情亟易施於甚政告昭

伯之數明于南國有遺愛之不忘蔚然之功擬于
八州之尚良規之可考勉祇明命無愧昔人已承前
少保特授判隆興軍府事兼書內勸農營田使充
江南西路安撫使為少傅鄉總管封食實封如故
便恩行　公入奏再辭免降詔且允

紹熙二年辛亥

八月壬午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制詞擬書殿通班無君延恩之
發俠蕃衡番七擲遣陟之榮昔言鬱患之發文遊
燕居之適肆中前命用起四人少保光傳象觀使
益國公食邑九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周
集經綸全才羽翼帝室光輔重華之治進位家
司徒連一道之傳鄕予初政乃劉亨而有指所
上卯以婦休寵以李士之重自昇以長沙之巨領
庭易拜承之使相湘國藏事近制措章之守符要
勤諭旨莫鼓奈守始遜雅懷服惟均方速者難入
主之恩分憂寄者實大臣之誼是用數順初詔俾
殷上藩寬周公分東陝之權蓋使保方之重召伯

明南國之數生見民俗之雄尚曠善翹盈從保澤
可依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
管內勸農營田使充前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
總管封食實封如故仍恩行

三辭免降詔不允十一月己巳至潭郊恩加食邑
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詞門下周杞昊天明禋肇禋之美屢侗疏瑁史最

切見之害殿成役以來一郡五始考工興而約回
爽得典以惟新春言寬亮之質實任蕃宣之寄宜
故集耕利錫神望以保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荊湖南路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九千大百戶食實封三千
四百戶周其場需而怠知洵而同進二公共化
吉既朽政之成十民為更新治上游之重前賜
而依做循祀以超班輸貢籠以在庭入包茅而
文榮近執典事可從加恩奠居食邑之分象宗彝
辭方之望於戚經公之分東陝英階入陳之嚴貢
借之在長沙兆對受重之周四邑均福光則注情
向休吞弦氣辭忠恳可依前以保觀文殿學士判

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荊湖南路安
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四百戶主
者施行仍恩行

紹熙三年壬子

六月甲子受復觀文殿大學士告制詞門下朕序進臣工來倚英
惡惟迎恩之時郁在崇教以獻高位其士之大名
非甲樹而蒙其舉春子望保依收上存美播明婚存
明亮命如備厥大殿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營田使充荊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益國公食邑一萬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
其進宮故主德盛格天顯器播於兩朝同寅協恭
於物贊典方雄於十邑綾觴肴於番望聲實愈孚
恭懷秉拿眼者措皇猶加英聲朝始初業褒之寵
班用極殊儀之珠麗則如定望有道當賢拔於上
中之將書漫出綸之慶蕪申初詔瑤端肇象之來
我茂新恩冬復音徽之回以示至公之道以昭馭
貴之權至於寵增班聯間於教費者素輕予寵

貴福產封得失之間繫近是重於兩省並行寫黜
賊之要往往啟訓並懲貪可休前以保特從便以文
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
荊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食
實封如故主者施行候恩行　公再入奏辭免降詔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七月庚申坐奉監文思院常良孫降榮陽
郡公制詞門下國家設爵之科所以處材求才之路
公其必行於近列眷循舊勳尤重宗臣俾累知人
保任之法所以懲夫實之非既明示於至
之明可進謝者之罰回致訓告用播其章以保其任
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
充荊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
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某德茂
道存忠恕組炎高於九棘寄方重於十連以人
事君夙著東約之日乘輿振國體監推穀之誠創
一時學庫之界乃再世台臣之援徒知各聞之是
取弟持為言之見既負星之有罔吾密竟而數
及組非常生唯眷等懲猶賜公社之封仍食邑拍

之入座中啟成龍昔春秋於戲近可知乎已初心
之曲諒復然無待高從故之危屬其休從自以終
吉爰可依前以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荊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
總管降榮陽郡開國公食邑食實
封如故主者施行候恩行

紹熙四年癸丑

八月丙辰受復益國公告制詞門下行法由近而治原既示天下以公知
人自昔所難要當諒君子之道功已綠于前既且
俾復於舊封從有明譜式孚群聽具保觀文殿大學士
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荊湖南路
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降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一
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某德全而才能
識遠而慮密熟在兩朝望尤高於左棘政成九
牧求見於此堂用策於前得四斯之賢其德顯
遜舉保任有昧實寡緣年必懲罰雖加於踐詔閣
階云久恩可重於將職爰叙新典叙以公往以往
叙其名典以彰補過之休於戲亦上分事師全

研於欣復攝疾依國其自替於新心茂村罷兇益
碑思參可休前以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荊湖南路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陪叙復益國公食邑食實封如故主者
施行候恩行　十二月己酉改判隆興府癸丑辭廟甲寅
交卯乙卯出城

紹熙五年甲寅

正月庚午至吉戊寅判隆興府告至制詞勅起
久之政術分南服尚捷新府之封既先占兼東山已振起
列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營田使充判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
某國庠而甫括堅正而洽乎經綸昔歲之成戶
賴資經之用始終一節先朝三紹進退百官
英才而在判進於衆戎任大事以不疑方安寡
誼之國往蘇春方之起眷懷不替要寄判巧啟化

凡轄有縣上公之分陝藩各手治並朝入光之歸
固惟此南昌尤為要地爰命三以之重式過十象
之行都紹名居之郎貫今賜侃之下既喜余封之
老近柳如畫紡之有光光聲所結論白肆童令
行庭戶當是都牛風積之風揚及京師更行自衆
凡振之叙未綏四國式慕万紹可依前以保觀文
殿大學士特授判隆興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使
充江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封食實封如故
以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食實封如故
行握牘

丁亥拜辭免不允詔入第二奏二月丁巳受
醴泉觀使勅五月甲子今上即位準詔言事八月
甲寅宣麻轉少傅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制詞門下朕祇膺駿命寅紹丕圖蕃用述
內跟詞之佚當思進律爰亦直傳之崇乃躋群工
用數殊恩以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
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某道
除而德備實大而声閎自有書契以來息能接緒
前以祠章之懸入踐清華而振此門周旋累歲高

文大册寶經四方速參東於事振辭進書於田稍
謙讓經遠任社稷以不疑精神所撫草泉而成
肅父辭相仰起數附近退綠野之游自適東山之之
志骨中人之嗣服方歆助未之治想元老以安懷
嘗下之吉老部兹明旦顧餘股孤翊星農逅瘡地
寢高於左轄家於亦賜礼增燠於三槐仍何改封
併增奥良叔戚數賜賦之美兼加二公兴化之告
進榮石之規式免致居澤氏之寵尚手明命毋有
退心可着校少傳依前鬼文殿大夫李士光瞻秋
觀使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入令
所司擇日備礼册命
主者施行樓鑰行

公入奏及上表辭免管降詔

不允 十月甲子上遣閤門籌書武功大夫趙嗣祖承受成忠郎王松賜少傳告再上表辭免降詔不允四入奏乞回受有 旨依所乞九月明堂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 制詞門下朕嗣守祖宗丕图肇修宗祀文武無地祭

既重於合祛魯祖敘宗礼元載於生備予一人趨
縣以行事屢多士奔走而侍祠恭四以與恩領受
徐之可極盆敬安國甚前是山情嗯文殿大學
士元礼體表嗯使益國公食邑一万一千六百户
食實封二千四百户國基爵重之間倩直方而當
缺與結上嗯於姚以詞章蔑於潢用高亮而
朝末克經綸之麗頭安四兩有傳康濟之功緒著
南國之雅門遺東山之勝北以需起之隆作之更
傳之崇主想不是之言于切高神大振叟起合宏
義議之載惟聖又需班於免尹我將我享秉秋卜
於仲辛兴事既旅嘉聖來介中行食用之時用加
要食之封於戲明堂王者之堂万荷神休之荐二
老天下之老且先肇降之施豹迦遠敏承殊龍
可作前少傳嗯文殿大學士充體泉嗯使益國公
加食一千户食實封四百
户主者施行樓鑰行

十一月辛亥公遷新第

益實院舊基公嘗預薦于此乃明堂曰克賜東偏

闢圃數畝地 執坦夷名之曰平自號平園老叟

慶元元年乙卯

公年七十

正月丁亥朔三上表乞引年致仕七月庚寅宣麻

轉少傳致仕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 制詞門下

棍禮經而告老大臣所以備止足之規揆
既恩人主所以尉炭衰宗之惶朕眷懷舊四局退宜
矜於朝政之事國建引年而有請律碩要勤虞表
高風陷于大建跡乃辭疏以派嗯文殿大學士元
體全嗯使益國公食邑一万一千六百户食實封
四千二百户周集才宏而識達行峻而氣和英李
以致知為先其文以明道為本於一德如伊尹任
重保衛清四事之本業公望陰李後身雖繫於軒
心常然卦立與碩辭彼井之宅從頃所原之使年
給爾及因為未表而乃貴貝封章懸是宮政我惟
賜仍不得辭更具為於前烏重事以衛其業於
唯徒於雜志也綺貫質之止爰回勇退之所念重

遠於因戰置優加於倖統是用升班孤傳載申戒
命之除增賦實田仍行真祖之食以示寵光之備
以昭明數之全既不敢息共對起足以冥起於醫
若於戴進夫禁位益貴洪化之捷起以眉輪尚有
之言之礼惟榮於遠者點拾等之果惟思舛國者
何仕止之殊性餘壽祖之多勿習謨歆之告可待
招以傳休前視文殿大學士益國公我仕加食邑
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令所司擇日備礼册命主
者施行
倪思行

慶元二年丙辰

慶元三年丁巳

三月戊子倫倅臨川公作十以歲送行十一月郊

恩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 制詞門下肅以事至入璟以

長客展東於宮廟陞壇而肆賜與皇家之盛典理係
舊功必陪駟駿奔而執豆蓮性蹄司存之典禮係

而歸塞綸奉旨耆老之詔雖隔儀刑特優褒渥必
傳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萬二千六
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周某中和而寬厚精密
而閎深宏百世之果同亦歸於道枝大紫之芳閣
以昌其文積粹望於四朝既茂膺於兩坊既明
且哲早達榮身俾壽而藏久安介福高識初文之
懇半歲其備之工久在某於太元已長春經之九
夜愛重於宣室追疑前席之恩防增於書慶暗畫
褒榮於中進不遑有後逾戒有後威敷慶曙疏
仲休曾阻侍祠之列係序抑錫公服尚依英輔之
規抵薦庭恩表紋令社可依前觀文殿大
學士致仕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
者施行
伯壽行

慶元四年戊午

慶元五年己未

慶元六年庚申

九月明堂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制詞門下朕

時而昊禮緣日以交神尊狀鄉臣遠萬穹而故之
際考宿古象紹九建南鄉登之儀美恩奉天地之臨堂
承祖宗之舊典方領壽考之殊恩重倚於善矣
緒以明禘告于羽任以備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
國公食邑一萬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戶周某
器貫儒之庶業度肯譚周少四好之文本於碑合經
修蔥之用推萬瑞措盛術位縣之文欽又迭里車
之共卿寰數其遠行神明扣之雲侯傳遂一威之
經載肅四網之字禮樣藏綿記之不敢以參尊大服與有
均重惠寨泰於天下因念累朝之宿望以要陪輔成助輿
之休成以嚴望之詞代宣於謀常以然又之陪輔
格於儲心今雄適於里居故可給於鄰麻由陪圓
井之眠並所會之財以費又特以昭於叔異於戚圓
丁也托是為包家之隆來奮道年亦由實民而始
服設熱全於綿嶽嫻實厥加獎於四臣祇服徹章蓋
接純徹可依前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
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主者施行 陳宗召行

嘉泰元年辛酉

二月監察御史兒察呂祖泰上書及公姓名特降
制詞勅大臣從故里之安務由全於優游王
少保首當治朝之舊曾可希於公吉四予蔡紹於
工圖指古樂銜於有道有象帶編國雅撫私以傳
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食邑一萬四千六百
戶食實封五千四百戶周某身受國恩名推時望
文章之冠儒家主論處愛巍閣致祖選於三紀
尊之德以發大主敦純高亭分紋祖之三紀風雲成愈於千重齡
之九宗全德天人教之絕焉公不同發於三紀(?)
終義崇分癰四則之乏亥兼麟致任生民二之人時而若有合周問切
之進退分致紫之喪東朝致紅生分之人時而若有合同
之意慶致宗之裁表幼致從身也成永濤書而現持
之自苟以俾長而陽消羈麗傳之之在自今為諧明達瑞
之保身則異於是有臣春秋遠退資不解及自今為語
藥之寬惰勝益壁許之救教独合之冤事也夫問童用
之之宛好柳芬班翁似有任素人問爭而李經年

如以志羅舜之駕別里俗識而志窮愁詠一光受
結之累尚休晚未無貢璧意可惜停敬以俘依前
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食實
行知故印文嫡行

嘉泰二年壬戌

四月庚子綺赴贛倅公有詩送行十二月內批

復元官

嘉泰三年癸亥

正月丙子受復少傳告 制詞門下朕丙一之
而慶典對戴既叙貴之恩皆書綠勞之共儒龍書臣
之籍復狐鄉而祈日舊龍數以維新播告大廷疑欺
明命陳發以傳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食邑一萬
四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四百戶周某閣保而位重
溫祐而明方博物治聞貫百家九流之典高文大冊
建三公而漢之醇恩陵受其有制告之才 李爾識

其真宰輔之器實寘舜書衷之右父邑於明試肩神禹益稷之初力抨於新政賁宮無曠百稚照慈舜拔務之繁旋畀保重之重才鉅勤政邦之嘉運贈陛亟傳之崇進退可觀始終周間時事靡聞於御口剡名職學於若輩匠夫枉繇之一臂乃肩吉註謨之備及既有綬於三世垢薄擾於一階肸爲建皇極而融會貫通偏存重闡而飛文於慶施申念先朝之遺老望同下國之典型光寧爲棄卑以全晚節焉丹疏之請覽在東生切豈其知既宕保以居寵用彰得辭已嘗得謝矣胎使蕃之屢叅遂寅擢庶之嬰仍古封之回封示安車之偏視於戲福咸推群賢庶幾備命優之公明昔保身兩同無三仕觀三巳之累益隆壽履祗服恩私可特使以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食邑一萬四千大百戶食實封五千四百戶主者施行顧識行

五月壬子綸被審察之命十月除大理司直壬子益國夫人王氏薨十一月加祀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制詞所下 朕三陪殯

文恭永明祀王入大寶有嚴採邑之侯帝咨中成載事標東之孔荀靈存之表沛宜固胎之均堵乃睦齋人蜀裔者德美手澤號臨告明廷必傳嗣之發大學士致使益國公食邑一萬四千大百戶食實封五千四百戶風裁品量宏深才猷通敏有光德行風並篤於內齋辭爲文章益上觀於紬繹旋神聖之勝一受齊獻禍之未翊朝密勿致陳之際出於一郎雖否進退之間是憂王臣鶴鳴國者遂階珍堂之邁承安車駟馬之寮千里封公故梁門之沃懷三弧命秩無文致之禮右爲現日王之主慶學雲階之王神元夫囑見宜南撝之多榮津旁沉可復加田之寵爲爲異致久爲宗工於戲泰姻內之精裡雖莫陪於蜀相諸琳當之成續和何愛於褒嘉莫服茂恩益鹽隱卿可依前出傳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奚子施行

嘉泰四年甲子

三月甲申葬益國夫人于廬陵縣儒林鄉斗岡之原公自誌銘十月旦公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九遺奏聞 上輟兩日贈太師賻銀絹一千疋兩 制詞

朕追先王之嘉言今日祖風之未遠咸故國之喬木嘆當時朝士之無多竟驚言謂鼎之英久遂推光之遺忽遺古之未諡爲懸將之可指故必備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萬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周某智周萬殊辛識千古以文章因直進莊騭太史之工以道君憂長謨奕集贍之畫初擬封臣之書旋聘真宰之廳既饒書於國卑先務通於世務之志慕承於台極繼祖特爲政毗輔大猶明於天閣隸皇父養其羽翼以錫經之岐往分泌關之提鍵督熟于都者有以得中伯之熟其浴丞所者無以譽呂之志遂致大夫之事變觀晚節之吉爵列三孤寄一般身存於林壑年歎八袞闕緒帶隆於莞編云胡一鑑之亡奭建兩極之要錫之寧細燧以衰衣於戲我成文王之功舊忘纔截再式周公之封直俾爲師貴于震服我光介可特贈太師餘如故事夫異行

十二月丙申合葬于斗岡之原

開禧三年丁卯

二月辛酉賜謚文忠 謚議見附錄

嘉定元年戊辰

十一月內侍張廷慶傳

旨宣賜

御書忠文耆德之碑六字 并詔詞臣撰書碑銘

周益文忠公年譜畢

附錄卷第一

祭文

特進右丞相衛國公陳 自強
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費 士寅
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張 巖
中大夫同知樞密院錢 象祖

天祐社稷篤生鉅賢中原文獻獨得其傳發揮帝制鋪陳治原其在紹興已登通顯逮事 孝廟春注尤專密侍籌幄迄致台躔留畀 崇陵輔相 樂具寮百度槩然闡明皇極興滯補偏貽我後來奉以周旋

終始名節進退兩全 聖皇嗣服寤寐十年公游洛社晚志愈堅宜享期頤胡疾弗痊哲人其萎嗟不沐逮西望崇墉恨莫能前緘詞往奠聊以致虔

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知臨安軍府趙 師𢍰

惟公學為儒宗道竟民先文足經世德可格天重權異科經蹕英躔聲華籍甚清修凜然覲見堯舜一道相傳於穆 孝皇圖任惟賢迺立螭陛歷記動言迺司鳳綍譽重掖垣升之從橐延之細旃 上心既沃帝勝妻前逮直玉堂內命是專制誥溫淳德意具宣龍光夜爇密分炬蓮發切星辰平持三銓時膚石輔遂陟通顯台衡左轉樞極右旋夢卜已叶登槐贊元明良一堂運偶半千萬寓以寧三光以前獨成揖遜皐夔比肩功立身退鴻鵠孤騫齊芳綠野寄興青原賜履三湘出殿十連居無幾何歸思翩翩明哲在躬安車竟懸浮雲富貴閱時變遷棲峙華隱日涉平園賓友相從杖屨蹁躚天寶者之臺中老仙仰高六一手訂鉅編主盟斯文肆筆如椽豈非前身相望百年五福兼備好德弗諼四朝達尊善類拳拳生同滋國壽祈來年代謝有時日月斯邁梁木其壞大廈忽顛嗚呼忠存稷社名塞天淵勳著鼎彝像揭凌烟始終

全節進退囘悠百世一人公何憾焉念昔先君嘗辱知憐至于不肖倍費化甄墜碑未立蹶首告虔雄文大書蔚墨猶鮮恩深兩世肺腑銘鐫驛訃遽聞有淚迸泉煌煌隕星悠悠逝川公今亡矣欲報無緣千里奠絮神馳涕漣

中大夫權禮部尚書蕭 逵

洙泗學缺古文不宣秦漢治駁相去無傳 猗歟鉅宋鴻稿多賢歐蘇南豐倡和後先鑾坡鳳掖垂光簡編富韓司馬皐夔比肩絜樞黃閣勳烈無前偉哉諸老典刑具存宜惟我公泝流遡源上接統緒正傳不偏

發為文章思若湧泉形為事業力可回天於斯二者
自古難全聚粹裒美公其有焉乾道以来慶典交騈
公訂緌禮為鴻勒琨玉堂之廬草制代言繳奏詞頭
直聲凜然淳熙以後人材茹連扶持元氣氣添置棣
貞公歸宥府登拜台躔闓明皇極淑別班聯急流勇
退去國翩翩長沙謀師姑建戍旃涼臺燠館竟歸故
園棒架簸軸磨朱點鉛角巾蔔輿嘯傲雲煙維躔洛
社優游歲年明部愈重門庭愈尊士聞公名欣然執
鞭譽之喬木巋然谷崩斯道所繫賴以討論忽驚雙
杖逍遙逝川通國善類皆為涕漣况達晩學夙本

知憐悉籍先人中以姻婕翩其訃書忽焉闔門有淚
傾河恨莫趨奔緘辞往奠鑒此絮蹢

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慶元軍府趙　彥逾

邦有老成則有典刑人心世變所持以寧堂堂我公
今代耆德民之蓍龜國之柱石微言既絶斯文幾墜
唐虞二典非公嗇嗣王佐不生相業無傳淳熙至治
實公仔肩蚤披有録聲動九區遠而夷伙知有大蘇
平園花木既秀而野微而走卒猶誦司馬位列三孤
年幾八衮優游考終公亦何戚輟汞之莫懋棠之思
天乎何心忍不慭遺彥逾属者交訊喜公尚康爲日
幾何於今則亡浙東江西相望千里遣莫寓哀有淚
如水

中大夫知建寧軍府事倪　思

公生廬陵繼六一公士論推尊異世而同惟公之德
粹然謙恭玉山珠淵清明内融惟公之才用而不窮
出入屏毗應變從容惟公之斈源深流洪九流七略
靡不究通惟公之文旨奥詞雄衆体兼備三代同風
奮身紹興厥声摩空烏臺螭坳寞膺顕庸隆興乾道
風虎雲龍明良遇合千載一逢暨于淳熙治盛功豊
公於是時蔚為儒宗乃掌帝制勤崇垂鴻乃陵文昌

獻納輸忠乃侍講讀乃翼儲宮遂登廊肆開府西東
聚精會神志合謀從遂正台鼎輔相彌縫寄贊親傳
勲業愈隆紹熙初政矩疊規重退而分陝初不言功
慶元告老焰從赤松優游緑野名壓喬嵩皇恩渙渥
進階累封巋然　四朝善始以終天不慭遺萬莫告
凶遺奏
上聞震悼宸衷飾終卹恩哀榮兩崇思以晚斈夙叅崇
墉温顏下問借聽於聾　帝命両畢代言非工宿緣
妙契哀褒是蒙
公每有撰擬則詞多思親草 公語思云路是宿緣妙契 修門一別歲月轉蓬移

書相先訪建旐蹤今聞公喪涕淚沾胷緘詞寫懷敬侑
一鍾仰祈英靈鑒我悃悰

資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楊　萬里

六七月間聞公屬疾欲往問安我疾方棘曾未幾何
聞公有瘳尚矯鴻文以慰人求云胡一夕而遽不起
萎此哲人騎彼箕尾乾折天柱坤隤岱嵩國虧股肱
道喪師宗天乎痛哉一老不憖自家徂邦聞者涕泗
公自經典裔孫諸生獨提一筆萬人莫攖遂收雙科
遂入三館遂掌絲綸遂首輔贊中興以還執是詞
臣維汪龍溪學士曰真公生其後而出其上發帝
之令有一無兩高皇倦勤遜于　孝宗託子者誰維
陳魯公孝遜于光　嗣續陳者公扶日轂以照天下昔
漢董賈王吳文事彼豈不文文而不位昔唐房杜星
壹相勲彼豈不位位而不文維文維位公與其在其
詞典謨其勲伊周齡甫七十健若霜鶻而往其冠而
逐其笏歸于午橋爭席漁樵岫遊川嬉風哦月謳酒
船林淪詩陣跌宕九老非高七賢未放赤松之從公
其前而嶠溪之耋公其肩而汾陽之祉公其全而神
清之蜕公其倦而公一無憾我心孔悲㾊瘁之傷豈
我之私

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彭龜年

我游公門踰三十載質疑訊事奚止一再無扣不鳴
有蔽斯闢登公塵庸崇痒絶輩愛之弗忘不翅遊倅
魁言或發受盡如海匪附而親匪違而悖乎尹既交
自爾神會公鎮長沙我入自外洪鈞所播嘉種猶在
戮力首公欲勉弗逮風聲既殊忽判蘭艾太空寅寅
亦咕微翳利害相磨雲雨萬態惟公淡然不見纖
芥或東或西交訊靡息起居日聞不藉一介遽傳
寢疾色然以駭無幾何時喜聞其瘥三忠之碑筆
力萬鈞以卜耆年不待布卦訃音忽騰遠邇歎既
聲氣既同情自百倍相望十驛欲往如截壽觴不需
侑以芷蘺以寫我哀淚殞如類

朝請大夫寶謨閣待制知潭州何　異

凡寓形於大化委一粒於萬鍾嗟分量之不齊紛彘
蹄之靡同或昌於文而功不足已及物或侈於爵而
名不足以垂鴻或身之清而福未必全或施之豊而
報未必隆故蕭曹功足已造漢而無丹青之黼藻班
揚文足已華國而無鍾鼎之勲庸香山之白傳清名
揮映於千古而未能捐乎聲色之累綠野之裴公冀
從容於晚歲而猶凛凛乎風波之衝偉我公之全德

耿千萬而一逢登庸亮釆為四朝之元老而猶克勤
於小物潤色皇度定一王之成法而了不見於矜容
豈天賦之自爾抑學力之由充進而登鼇扉路鳳掖
則專儒宗之妙選握魁柄隆樞極又屹然有古大臣
之風退而覽詞林歷文囿則畢多多之能事顧道真
探理與則又上續乎鄒魯心傳之宗悟世濤之洶湧
脫羽翮於樊籠束衣冠以自遨尋妙諦於栗松記平
園之草木凡幾閱於春冬雖閑閫於金薤冠位於孫
禮而退然如山澤之癯曾不芥蔕於襟胷凡在山川
之名勝借公以不朽而豐碑隆碣殆遍乎宇宙而姓

名熟識於兒童高文大篇浩萬軸以難枚而家藏戶
誦刋琬琰於無窮風臺月榭一酬一唱而無貲物太
深之累三昧遊戲文筆自娛將啓予之手足而猶不
惓於垂終嗟大雅之典刑悵疇昔之遊從頃六院之
叨恭知一陶之自公屬將漕於湖湘依閫制之提封
荷愛予之綢繆極恩意以彌縫思別後之書來時
遺而月供嗟蜀道之未歸苦行役之忽忽曾寄言於
鯉庭丐珍護於眠餐方移藩之小定思襲素以自通
忽星隕之示變愴梁摧之告凶九牧人士咸失声以
灑涕矧託賤契之綢重寫終始之衷崇慰方寸之悲
惆公其未亡斯鑒微衷

朝請大夫知衢州章　穎

惟公為相當招徠衆雋之餘以道致君際揖遜三朝
之盛李衛無乎宏博文章蔚乎光華經德不回是以
位高而心則抑盡言無隱固嘗身退而名愈高崇粹
不足以為公之戚休毀譽不足以為公之輕重脫屣
赤墀之安角巾緑野之游典謨藏雲漢之章樓閣占
山川之勝雍容退處傳約後來細字楷書曾不遺於
疏遠論文酌酒每相對於親賓求能如公必俟來世
善人天地之紀胡不慭遺朝廷德齒之尊及茲處

悼
者百丙臨於其隧赴義者千里哭於其門穎
叨不及喪愧何以辭棒五雲之翰墨恍如新崇四尺
之封草鶩已宿莫肩百身之贖輒陳一奠之誠有失
斯言惟靈不昧

朝奉大夫新權縢遣撫州楊　方

惟公叠負瑰奇出為嘉瑞當紹興之末際暨熙道之
初辰北來群賢未遠之時南渡中興彌隆之旦羽儀
庭旁鶡鶡皇猷此公之下千仞而覽德輝揚五昔而
影五彩也及乎正一王之軌度總百揆之權行發揮
昇平之道光對揚揖遜之帝命成二代郁郁之文聲

三紀溫溫之和此公之合鹽梅而調美味作舟楫而濟洪流也至於替否持正雍容不佗鄭安而義厚則竹箭之有筠松栢之有心也已而士望交歸賢路幾闢上信而下順則北斗之斟元化鉅鼇之吞百川也然後節候而致仕之始平津高咸度之風優游歸重天下則良玉韞而輝天九鼎安而壯國也於是王枝不老神及長新文章美於九十碑版照于田裔則吉甫之穆清風武公之猗綠竹也嗟惟小生親炙已晚再臨群國常操几杖芘德有如垂露聆教乃若紅鍾遂無門之登龍鄭國之聽虎也留落淮濱委運澤

畔隻影自翳孤風若遺賜書見存戢戢盈度盡寸萬之長松寒谷之春律也夫何台象中圻文星夕殞珍瘁歎於耿然遺老幾于盡矣痛乎泰山其頹梁木其壞也而方抱病十舍流悲一水匏遺酒於豫章孤負粮於江夏織辭寓奠其鑒我乎又想公歸神於河漢超遥於八表也

奉議郎權發遣吉州軍州事胡　元衡

國朝元老當代一人儒者宗師四海一身公德之純溫其如玉四時之餘莫不具足公李之慱浩乎無涯貫穿六經錯綜百家世莫榮於兩制儒者視之蓬瀛派海而公平步逵翔十載世莫尊於兩地昔人譬之垣極麗天而公迭居普尾十年又其大者相我阜陵一德相輝濟登丕平紹興淳熙三聖內禪獨以畀公皇極丕建揚休山立端委廟堂宗主斯文萬域之康上眷彌隆公退則勇鍾鼎山林儁極光寵昇蕃湘水循欲起公公請益堅黜翻綠封歸卧于家高風嶠嶠幅巾蔡杖忘機魚鳥從容平園十稔雖娛百尺之樓万卷之書茶鷗童矢商略今古如唐晉公如周尉武延兹春仲夜隕一星光若流電耆稚孔驚意公之祥而不忍道十月良日果以訃告嗚呼如公之生好

德康寧壽則三孫壽則八齡名篆鼎彝勲塞天地耆是而終顧亦何喟然而哲人其萎國失耆龜大正大謀無所稽疑蠢蠢蒼生巖石嗟依蕲蕲秀民宮墻奚歸孰不巷哭以悼其私元衡濫秉一陣劾官通德婿遇最隆步趨是則翊昔趨承有賢廷直我之視公義均父執今公云亡此心傷盡音容匪遥觴豆陳席哭奠兩楹殞涕填膺

朝議大夫權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劉　崇之

斯文命脉關運興亡於赫我宋天祐無疆哲人宗工先後相望自唐柳韓暨緒出越二百載篤生歐陽五

行正氣鍾此鄭鄉魁台炳耀宇宙儲祥而又百年際
時明昌復我生公著龜棟梁經邦術業命代文章覧
輝德仭獨步詞場九霄平躋紫微玉堂王言誕楮傳
誦四方製作孔盛藏室富葳渾渾灝灝巍巍煌煌正
笏垂紳雍容廟廊洪化寅亮明謨贊襄忠府綏聚化
邁虞唐無瑕白璧聞望顯昂泰山巖石景星鳳凰翩
然勇退散展軒裳鳴珂燕閒凡寫倘佯綠野晉公赤
松子房為書蒲家金薤淋浪況浸醲郁温潤鏗鏘士
登龍門無藝不揚克勤小物無欲寸長尊謙下濟天
子温良真賢並世此樂未央意倖造化道出羲皇杳

爻永錫目天降康帝悲元老下遣巫陽就為喬木空
想井棠自憐瞬孫材謝李荒猎紳晚出辱賓周行仰
高景行向若望洋游身播鈞樞衣仭墻德公深知始
終弗忘一違階符晏易星霜辰敬按函無恨裴狂飛
雲寵報華衮莫富三熏寶墨十襲錦囊倚庐行畫陵
岵永傷術哀瀝辭愧不自量特筆垂銘幽壤有光生
哀殃榮感鏤肺腸稚拜東閣新謝未逞稍遠寒燠稠
缃弗詳後隅古今有顧局憤平生尊依此一瓣香迴風
西望徒劇滂滂
朝請郎權發遣卿州軍州事曾三聘

滿福逹尊古有格言歷觀近世得之或偏皇我公間
稟自天合五靡缺無三而全德業夙成高廟簡記麟
省小儲烏臺明試謂斯哲人後嗣是畀阜陵篌位亟
俾掌制中書基命壁偉孔壬共肯枉尺以希直尋引
退八年居帰禁林草詔精思敢負初心樞筦正邪事
關社稷典故無問論思有職守道與官匪競翰墨天
意弗回浩然去国赫赫人望惟公之帰堂堂相業舍
公而誰中外于時萬口一詞明聖在上察焉而知三
嶽後還梢期大用疊組累綬褒回稟從眷靡不隆進
豈其勇退畀之政致遠任重禮文典冊王制以明憲

度品式舊貫是仍薦擢沒引士不知名填附懷柔遠
無遺情經緯彌綸備宣忠力事業文章兩臻其極畝
范韓呂者有比迹治效略同嘉祐慶曆舜復役禹咨
贊聖謨十旬帰政忠愛靡渝惟　帝念舊起鎮荆湖
絓易鄉部錦繡晝紆廣廈名園于以佚老樓觀高明
花竹妍好鐘鼓管絃侑以搖藻書成滿家日有脫槀
謂國耆龜就問以疑謂士楷模四方是師謂壽八帙
尚登期頤云胡徹疚天不慭遺三聘蚤登公門受知
辱愛睽違東閣乃十七載省謁里弟致唁邃退豈意
永訣公今甍背追惟我公合五無三視富視文武臧

無慚竹帛可紀金石可鏤百世之下垂爲談美獨念平生避席侍坐師資所承曾不是過權輿朝蹟自公鈞播訃問之傳涕淚交墮哭弔未前以會葬期列屋于邃對酒于巵作爲斯文以寫我悲公雖在天尚其聽之

朝奉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錢　文字

洪惟我朝立國以人痞寐思服切於　聖主而培養封植則在乎輔弼之大臣惟公心平以和李正而醇人無智愚所共推尊在位則惟薦進之汲汲平居則樂善誘之循循士經品題如登龍門是以數十年間

分布職位猶間見一二而遺風餘澤至于今而未泯曾歲月之幾何紛論議之一新乃以盛美爲公之纍幸公道之既闢而高爵之復還一黜一陟夫何足計而盛德隆名則亘今古而屹然嗟我昧庸辱公愛憐且及其先賜以銘文方刋石之未就忽頹山之遽聞况頑纖輸恍如生存歎有言之莫報徒寓哀於一樽

朝議大夫直顯謨閣湖北路轉運副使雷　濮

惟公德根於所性而無強勉之勞行本乎至誠不矯激以爲高貴爲天子之宰而不忘夫貧賤之交彌不勝衣其氣常足以蓋天下之豪故能安行於萬物之上而不移於利害得喪之所遭此在人若旅山之難公獨牽之如毫毛發而爲文與德相似索群動於事物之變宣衆妙於鬼神之秘固有白首窮年而不能一言之契乎道公乃以簡以易而已足以盡其意如日麗天如風行水有口者皆可德而語有目者皆可德而視右乃造化之巧則舉世不能以究其指也文章事業同体異用出於天理声色不動故君子小人之道退思慾供派朝廷群黨之更迭內外鈞重上下相安於寧壹夷晏不驚其智勇此淳熙之政所以有成而孝宗所以得維飭革之選隆也康寧壽考謹則不慕

然人之所能爲者可勉而至力之所不能致者視天所賦以黃髮耆艾之老遊綠野青閣之所公於五福所必者富而衆美所無則不止於五是公之所爲者與天爲一故天之所司者公亦能以自予也公之所生維嶽降神公之云亡騎箕而昇冥冥其容凜凜其靈簡策垂芳鼎鍾勒銘傳之永久炳若丹青此所謂死而不亡百年猶生者邦淑聞公之薨易爲其情儀門墻之在望忽泉逝知己瘍痛之已不作悵有淚其如傾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知鄂州軍州事詹　体仁

昔我阜陵銳意太平賢哲登用治功克成淳熙之盛
百世莫京二三輔弼有光汗青惟恭終始獨迈等論
妙齡秀發詞壇早登清切之地歷階以升紬書約史
雅健雄深垂光編簡爍若日星輔成聖孝緝熙光明
寵陛內相位冠群林潤色訓誥發揮絲綸詞章德業
當代一人迺陪致府參預幾廷遂登樞極即東鈞衡
四海鼎安一塵不驚九功惟叙庶績其凝 帝嘉相
業班峻孤卿彝鼎刊伐旂常題榮風雲慶會荐歷熙
辰均勞釋政養素全真枋梓綠野寒暑囊更 三朝
眷厚寵數頻仍上思元老渴見典刑生靈屬望聳

聽詔音司馬再想天下歸心庶資廟筭以成中興遽
騎箕尾难問蒼旻嗚乎哀哉邦国殄瘁表此宗臣哀
聞之日 上心震驚輟朝罷贈卹典具申儒生善類
莫不失声体仁最然孤迹久叨化鈞服勤中外嘗辱
選掄感此知遇銘之寸裸豈期間闊而隔死生嗚呼
哀哉義當奔走一拜幃輪王事有守欵去不能遣致
薄貢寓哀斯文精靈如在其鑒茲誠

朝奉大夫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

吳獵

昔我孝宗在位二十有八載德日新終始惟一則亦
有保衡之臣咸有一德以勤相我国家以熙事于
上帝是謂益公其勳若此恭惟益公其知先知其覺
先覺章甫韶武金石絲黃藻火黼黻圭璋琮横鄭之
刀荆之斡焰瑚之苛吳越之釼不足以𥇀其文章之
巨麗金鼇神龜赤文綠書壞壁之藏汲冢之儲韋
編之絕竹簡之析安世之誦三篋汞哲之補亡缺不
足以充其問學之豐而煒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金声以始之玉振以終之和之璞蘭之壁渊騫之行
元元凱之勳不足以擬其道德之純且崟雖若是曷
能形容我公之萬一於鑠淳熙王燭和明允四爰立輔

贊燕成惟我益公由內相陟樞庭登揆路推鈞衡扶
持皇極與起人心以頌清廟以致隆平而奉九牧之
士莫窺其勇功與智名此其所以不可企及而為阜
陵社稷之臣獵嘗謂公之清心寡欲君社正獻博記
精識若蘇子容至於幅巾杖屨保社鷗盟則合真之
洛陽之耆英嗚呼已矣乎九泉不可作而禮樂將昇
之後人耶涼臺燠館坐閱寒暑而竟從箕星之游
耶獵昔者聞訃恒焉悼驚繫縻官守始克寓誠一
為天下慟不敢以世俗而為㖨㖨之陳恍兮忽兮冀
精爽之來格

奉議郎宜庄通判黎州軍州事鄧　諫從

嗚呼公乎道德　四朝之老文章百世之師殊科異等以振奮淵識與李以發揮得鄭圃潤色之妙績房陵神清之碑玉堂掌制之垣白金甌覆名之倚毗八袠衎洪範之壽一品著平泉之辭綠野晋公之達韻赤松張傳之前規下白屋以謙益進冊淚於居達庶幾百歲於召保忽歎逝川於宣尼逐傳說於甲坎數生申於丙嵩宸極為之宸悼夷旻為之齎咨嗟木稼而星隕哽山頹而哲萎楷太元於侯芭受麟經於董帷驌裄道以馳訃鴻江湖之涕悲號暾辞而漉醑尚精爽之鑒知

承議郎權通判道州軍州事楊　長孺

高星中興執貴隆平巋巖泰清五三六紀緊太師氏曠世特起炱否其壇爰洙其水嗟不橋丈公筆有神日月華耀雲烟郁紛嗟不李古公心佺若何細非全靡玉弗茹旦奭其倫伊傅其鄰惟我有臣千載一人厥庸未竟以遺嗣曰俞器實萬乘皇矣阜陵天斯聰明闔闢宇宙卷舒風霆萬機孰理魁柄孰寄繄以畀公期于予治公秉国成穆穆逐衡星緯咸若海波不驚彼室大競維邦嘉猜未必旻高如淳熙之盛重輩之衣唐虞惟斉奉冊太極洗光咸池典謨在口霖雨在手俾宋實亀萬祀九有先宗丕承祖武絕絕帝謂無聾股肱是膺媧石鍊矣舜裳綠矣罝罘攸寧誕先登于岸　矣案盖保厘青原悠思翩其逐帰弗蓼以疑掛冠神武葢室百堵山川圖史韜周公之字為相不難五福誰完子之燕居十年安安如彼野鶴風露飲啄如彼長松傲睨霜雪不吝不驕臞仙縹緲分客瓊琚樂己簞瓢韋布預附簪紳懐起一代宗師四朝元輔胡不憗遺嗟壞山頹罔失倚毗士罔馬依自古有死公處独異靡人弗恫天亦貰涕蒯馬寒蹤受恩致隆年未弱冠辱知于公短簿蹌蹌與枳為伍公實植之賢諸莫府著作之庭不可階升需章上騰虛名旁行金閨之籍弱水孔隔吹塵青實坦履咫尺何以報之念茲在茲當公處時之官載馳斂不帶絰墒不執紼緘詞訟愁一哀永訣

從政郎差充西外睦宗院宗李教授時　潤

隔千里如會面曠數十年如一日余不如人心之流通何如也雲泥遼絶之勢有不能間焉以對千古之聖人以接百世之興者是必有不隨地而遠不與時而踈不以生而合不謂死而離者矣癸卯之秋余以

門墻稚子拜公于西府公顧諸稠中異之因得見於
燕間公升樞相位元宰帰休千里帰江浙相望而日
遠余亦遇窶不能出門困于永嘉廪食于中都星霜
屢易且日踈矣音問不接或四三年幅紙西靑則槃
然手筆益覩益渥如朝夕于左右何也嗚呼堂堂崧
嶽凝立爲宗唯余識公堅氷歲寒萌松孤植唯公知
于天之尊爵公所自有茅胙土班崇五等矣爵之云
人之良貴公所独占秉鈞宅揆位極人臣匪以爲貴
人事與天運而流矣宦而公卿樂權用勢善類崇柾
公獨吐握潭府巍巍融爲春風杞梓楩楠纖巨自

售中心好也子孫之念誰不封殖寒士勸顔公獨已
責食禄萬種十九在外縣寒粟飢在在而然久而継
也身退之餘謂耳娯目公曰古書閑居之樂苟陋褻
說於焉是正穗其浩博編帙千計不爲羅也道統全
玉既熟既茂文出宮商克倫克諧盡其相天子伊周
而季者師之孔顔也德備而體愈謙業富而心愈慊
休休汲汲將終身焉皇天降割曾未百年壽独不可
長耶嗚呼不絶如縷并相與竄於窮悴之中其氣自
倍有宗盟之崇壘儼然爲人心之倚繋也卒焉不見
大將旗鼓歃血于堂下者不亦罩乎陶唐而來中間

脆蝕辛莫加損見善明而後用心剛豈曰能之公實
謂余可貧可賤而此盟不可渝期終有以答公之知
也煦然精爽尚陰有以佑余之志也位哭緘辞以冩
余之悲衷公其髣髴而未鑒也

免解進士曹　　三異

鄉貢進士曹　　三異

間世生賢昔難其期代不數人繫天所爲中古以還
俗靡風瀉文章事業塗是两岐常楊元白文鳴一時
制誥詔冊編簡具垂或正或邪有醇有疵或用或舍
有美有識天乃生公負特韞奇決科發策全闈四馳

高宗佑又乙覧灼知謂當掌制刑之訓詞蕭曹房杜
漢唐所推允輔两君股肱是資刀筆餘習規摸陋庳
禮樂未逹制作何居天乃生公堂堂巍巍運籌析衡
計策無遺孝宗用公左右時咨明敏有決褒以　宸
奎乾道淳熙翺奉盛儀乃發顕冊以崇懿闈乃播徳
音以式九圍長秋正位春宮蒸始王言帝制皆公發
揮百世之下古風遹追繁重簡絜如周如伊公之
文章日月爭輝　孝宗神武志在平夷穹廬歆從公
測其機夷禮頻頌公析其微　帝欽稷禹況㡬莫窺
公典典禮蹇勿贊毗天同神化不帝已私群疑雜襲

甘受若飴謨明弼諧如皋如夔公之事業今在鼎彝
危機弗蹈赤舄遄歸作莫南邦歲越再春移鎮鄉
部閫退刀祈韋公垂車加賜是宜裴公辭榮窮勝以
嬉公豈必是樂匪在茲二老徜徉如塤如篪諸生誦
弦非竹非絲實事求事多聞闕疑有契於中書動
須眉謂是淡薄吾心恍以袞繡華而倚布衣以翔固
尊而爲文師由古暨今若公者誰孰不望公眉壽耇
頤孰不頌公勸力弗虧山頹梁壞莫扶莫持人之無
祿天實爲之三異兄弟胥陋術非必不識公夜夢以
思見公東閣公謂何遲迨公歸棠執筆以隨二十年

間思斯勤斯忍閔公疾魄喪魂離亟往省公幸公未
末衰衣冠危坐弗傾弗欹侍公十日始拜以辭寢門
問安馳書遠貽謂詠克賦謂記忠祠謂殆天佑匪斃
匪醫起居復初旬月小揞倏焉夢奠莫返騎箕公去
弗留我將疇依無膺悲呼掩袂涕洟川流可浮丘陵
可崇我思我公夫豈有涯公歸于天豈我知悲

免解進士劉贊劉黻江珍

惟厥五嶽際天崔嵬有仆于地泰山其頹萬像森羅
環于圜極有隕自天中台星坼堂堂相公儼神星宗
于何彼蒼降此閔凶公之道德顯顯赫赫萬民所望
四方維則公之文章斧藻斯皇六經規摹一代典常
公之相國忠誠正直稷契高夔尹說旦奭公之接物
簡肅謙恭川納海藏靡來不容半生近侍十載兩地
望重　四朝名垂百世歸爲地仙十有六年從容閒
燕綠野平泉商榷今昔討論文籍鋟木詔後千卷百
帙短章大篇近遠流傳日星炳煥琬琰深鐫精神皎
皎富貴壽考云何不淑喪此一老哭公夫人祥練未
終曹謂一朝以殁元身贊等么麼辱爲賓客略去
勢位愛同肝膈約禮脩文美饌淸尊今日何日登公
之門公之云亡邦國殄瘁豈特我輩傷公之逝惟是

感德誌誨肺腸百身莫贖一念敢忘酒載在罇殽載
在俎一物之餘痛徹心膂

鄉貢進士許　凌　彭　叔夏
葛　玢　楊　洽　劉　元之

斯文天將盛　皇朝六一主盟追琢孔昭惟公傑出
實繼前轍古李之深天才之美用意獨至筆下委蛇
泉流不竭晝夜以之長篇短章讀者心服當代所宗
誰爲之續昔在　高宗擢之烏臺以其靜直俾燕後
來孝宗龍飛墻坳分職浸歷淸華每兼翰墨事有不
可游進忠言時或齟齬歸舟翩然十載投閑　帝思

蹇諤再入班聯從容募䇷公在翰苑多閱歲年典謨
垂世星辰麗天朝夕論思無非裨益帝熟其才延登
良弼公在廟堂輔賛彌縫衆美歸上不顯其功或值
旱暵或逢霖雨引咎在身敢遑寧處淳熙　內禪寅
賛聖謨　光宗御極仰成伊周進位三孤疏封上国
貴絶百僚位稱其德功身成退視天盈虛三徑松菊
可以自娛暫鎮長沙金湯以固談笑歸來長狎鷗鷺
今上纂紹貴老尊賢許其納政亞傅是遷華髮方睟
年幾八十神明不衰百齡可及偶嬰疾疢梁壞人萎
殄瘁之患朝野同悲嗚呼哀哉惟公平生通明縝密

待之以正踐之以實晚居鄉邦益都穆讌日親士類
踈賤何嫌綢繆簡冊是正訛舛樂以忘疲花光照晩
比因疾愈特記三忠詞簡意遠鱗史與同琳琅千
萬散落人間惟此絶筆令人淚潸嗚呼哀哉凌等昔
辱文麾今瞻箕尾相其謦欬記其行止思公無斁
重增怛傷酌此卮酒侑以奠章

進　士　王　子　俊

天之生賢自古實難匪賢之難蓋難其全誕集厥成
惟我公則然公學伊何通天地人相其胷中萬古畢
陳何以況之瀚海無津公文伊何紹韓歐陽轇轕星
辰卷舒河江何以況之麗日伊煌有鄰斯望司馬及
呂有墨者勳韓暨文富前哲所長公靡一不具公在
廟堂国有柱石其在四方世有矜式自初徂終備道
全德嗚呼嗟哉十月朔旦天降鞠凶国喪其禎士失
其宗梁壞山頹日星晦蒙殄碎之悲達于天下安徼
之嗟尨酷于鄉杜駁訃音之忽傳紛行路其泣下昔
我方冠狂簡有裴公見其文曰此非餘子驥是循誘
假以溢美拜公道周如平生權飲食教載出入其門
三十三年彌久益勤我困場屋公輒爲唱移書撫我
且勸且勵歲在十襲今豈忘後發視北往遣公公病

不能出独拜牀下猶譚譚其衰其窮而悼其屈天
乎痛哉孰知其遂爲永訣之日也我特圓鑿逢世方
柄知我惟公猶是自慰繼自今其安所望於世也薄
奠載陳公呼不聞我涕如傾我心如焚如可贖兮寧
九殞我身

附錄卷第一

附録卷第二

行狀

公諱必大字子充初字洪道世為鄭州管城人宣和
中朝散公通判吉州因家焉曾祖衎故任朝奉郎累
贈太師秦國公妣潘氏李氏張氏俱累贈秦國夫人
考利建早游成均魁釋褐選終左宣教郎太學博士
累贈太師秦國公妣王氏贈秦國夫人給事中龍之
女母衛國夫人宋氏元憲公之孫龐莊敏公之甥也
靖康丙午外祖給事守平江公以是年七月十五日
生於郡治公幼孫母夫人課公誦書無晝夜分聞汴

人陳持之賢使公從之公敏慧夙成刻苦自勵出語
綴文見者驚異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授徽州司
戶參軍改差監 行在和劑局門與運屬王其姓者
共席屋數椽王不戒於火延燒肯及公家官知火自
王氏以其連姻臺察不敢問執公替頭抑使伏辜公
坐是免去朝士多勸公直之公不校也二十七年中
博學宏詞科授建康府府學教授三十年除太學
錄召試館職奏篇上 高宗稱其文論丞相云它日
可令掌 制除秘書省正字明年兼 國史院編修
官三十二年五月除監察御史六月 孝宗即位八月除

起居郎直前奏事 上曰朕數年前見卿文有近作
可多 進來屬初御 經筵公奏 祖宗置 經筵
非為分章析句正欲人主從容訪問以裨 聖德究
治體惟 陛下留意兼編類聖正所詳定官特暫
權給事中兼權中書舍人講筵留身論邊事
上曰淮南不足憂所慮者蜀耳公奏蜀民久困征求
須降詔撫諭許以事定寬其力先是左右史不當並
置而記注亦多闕書公奏乞斷自今年六月十一日
以後先次修纂每月投進其積壓未修者依舊疾
速帶修庶幾 陛下始初清明言動必書足以示後

婉容瞿氏位官吏轉行有礙止法者公言 上皇扈
從之賞 陛下登極之恩事體至重然法當回授者
未嘗轉行豈容援建炎事之人獨越此例 上曰朕
初以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公奏近日前執政事
侍從並依故復職名其間亦有不合人望當繳者
上曰固然卿論事但令適中朕無不從也崇國王夫
人位手分羅去差錢塘縣貼書填其闕公奏四方聞
知謂勑差貼書無乃傷國體乎寢仍復官公具奏禁
不除賊除狼遠出京右使其子得以叙原亟 遷郎選
則宿姦巨蠹之 後皆可並緣以進失政刑矣有 詔

求言公奏名器輕假無任此時陛下試命有司取畢
仲衍中書備對以熙寧官吏之數校今日之籍遂頃
比類修寫成圖則多寡盖可見矣又云　祖宗朝甚
重諸路總管鈐轄將副等差遣或待有功之士或儲
將師之才乞下樞密院自今進擬先取本人脚色連
粘於勑黃之前照　祖宗舊法毋使背戾雖有內降
亦須依此又云朝廷知外虞之當先而忘諸道之無
備頗於湖南二廣福建量屯軍馬數百空杞要害遠
諸州都監之選而稍重其權使禁軍漸知階級時虜
人求索舊禮　上命從臣條對公奏　太上皇向以

祐陵未卜慈寧未返一旦以講好之故寧親寧神
兩遂所欲禮雖屈而志則伸矣今虜以數寸之檄邀
我厚禮而遽聽之安知不謂我怯而継以難從之請
乎今使之行臣願再以敵國之禮責之彼納吾使吾
又何求如必俟舊而後受則告之曰　太上皇帝前
日之屈爲親也今通好於用兵之後主上欲以何名
而屈此朝欲以何名而受賴以爲請彼雖貪利無厭
亦將思所處矣論者韙之隆興元年有旨押行門張
宪持與支破進郡請給公奏臣檢照事因既非　御
筆又非實批止用一白劄子臣不知此命何自而出

幸頁三省尚可進呈設若指揮百司亦用方寸之紙
奉行則難辨真偽不行則輕損命令况宪一班直之
長耳去秋已嘗持支全分請給戶部執奏而止今纔
數月乃復奉煩天聽不可以無懲經進取三月十一
日開講公奏　國朝之制春以二月上旬今乃遠用
三月　陛下收召英髦並真經幄彼皆日夜望賜請
閒之燕致緝熙之助若緩其所當急而使講甚論道
之風稍闕於初政甚未可又奏郭宏淵能还軍中冒
濫之恩併錄戰功而除正任觀察使此信賞也郭振
僅一對內殿既無舊勞又無新功亦以觀察使與之

則重矣陸康以貪黷配流此必罰也張耘賊殺士卒
益沒軍資有司當以殊死而亦與康同罪則輕矣臣
願陛下大明賞罰賞罰明則明實辨則政事修而夷
狄可攘矣樞密副都承旨龍大淵帶御器械曾覿除
如閤門事公與給事中金安節繳奏曰臣等於大淵
覿功過能否初不詳知近聞皆以臺諫論列故有此
除　陛下自即位以來凡臺諫有所彈奏雖兩府大
將待從要官欲罷則罷欲貶則貶一付公論獨於二
人乃爲遷就殆非帝堯舍己從人之義也臣等若奉
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必不閱陳則大臣

來中外之責　陛下若不俯從則深恐中外紛紛未
止也依奏龍大淵別與差遣曾覿仍舊帶御器械翌
日公又入奏云適蒙宰相宣示御札謂臣等爲人肩
動議論群起且以在太上時小事不敢如此則是臣
等不以事　太上皇帝者事陛下專徇流俗輕瀆
聖明死有餘責臣等見歸家待罪有旨無罪可待
上從容語公曰朕察卿務牽職但朕欲破朋黨振紀
綱耳未幾二相道　上意再除兩知閤公曰命令反
復尤不可遂留除命不下上章乞祠差管台州崇道
觀乾道四年除權發遣南劍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

提點刑獄入對論人才平居選擇則易緩急求之實
難頓深詔執事雖牽中外文武之才區別所能總爲
一籍藏之禁中副在二府無事之日預加審覈或有
任使按圖而取　上然之除祕書少監直學士院兼
國史院編修官公奏　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
書明示好惡使臣下知所趨向臣觀西漢所謂社稷
臣者乃在乎周勃之鄙朴汲黯之少文霍光之不學
至於服儒衣冠持祿保位則公孫洪蔡義韋賢輩實
爲之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
於名實不知所守然使宣帝知求真儒而用之何至

雜霸哉臣願　陛下平心而察之不可有輕儒生之
名無實錄院檢討官加上　德壽徽號公以　高宗
萬壽而冊文稱　嗣皇帝爲嫌因閤建炎以後還御
稱進拜　徽宗校本此稱皇帝撰曆憲宗上順孝尊號冊文亦止稱皇帝議遂定七年兼權
兵部侍郎奏四事曰重侍從以儲将相曰增臺諫以
廣耳目曰擇監司郡守以補員郎之闕曰久任監司
郡守　上曰皆今日務要也　上問曰謀吳甚難何
也奏曰越已爲吳所殘句踐男爲吳臣女爲吳妾以
小復大以弱報強此其所以甚難然觀其與范蠡謀
吳固有先後之序非如後世規模不定僥倖戰勝

上曰卿議論甚當朕心朝夕除卿侍從退即有　旨
除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陞同修國史實錄院
同修撰公奏　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将之道或
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責實之方或未至且如江州
一軍自　陛下即位始付苗定其後戚方繼之甫一
年而走復至又數年王明繼之纔半年而皇甫倜又
繼之池州一軍始付時俊其後王琪繼之甫半年而
秦琪繼之纔十月而吳總繼之數易如此平居猶慮
其乏事何暇議進取哉諸州長史倏來忽去且以二
浙言之婺州四年之間易守者五年江西四年之間

易守者四又其甚則秀州一年而四易守用度何為
而不窘吏姦何為而不滋民瘼何由而可蘇　上旋
召公謂曰卿近所論甚善朕方力革二者之弊公奏
人主無職事惟在察臣下邪正凡輕於任事速於求
售它日必誤國願　陛下察之公又言江湖大旱嗣
歲尚遠而諸州賑濟之策已盡須朝廷於南庫支撥
一二十萬緡代民租臣非不知大農匱闕然艱食則
盜起則調兵當是時能惜費乎　上曰聞所未聞公
再拜謝曰臣惟以不欺事　陛下　上曰正賴卿裨
補不逮耳無侍講公奏臺端絕糾中外一日不可闕

官今乃五十日不除　上曰未有人故也公曰御史
臺令殿中闕具察官姓名取　旨差權　上驚曰朕
不知此宰知亦不言蓋避嫌耳公曰臣嘗為察官事
以知之宰執未必知也　上謂都承　旨葉衡周其
奏御史臺舊法卿可論宰相具來八年無中書舍人
公奏中興以來駐蹕二浙踰四十年蓋今日根本之
地而賦稅供億反重施他路如近日越婺諸郡以隱
落為名增無食之稅是也　上曰此胡堅常之謬奏
曰陛下既知何不改正　上曰當令理會公屢請免
無西掖有　旨從之張說再除僉書樞密院事與王

之奇賜出身並命公時在翰苑適當荅詔入奏云非
除除張說僉樞李胡皆曰不可　陛下旋即改命曾
未周歲復有此除若謂西府當間以武臣則須於大
將中擇有威望者畀之去年群臣爭論之際傳聞
聖諭茲事誠誤以此觀之用說非　陛下意明矣所
有二人辭免不允　詔書臣未敢具草　上批王曮
疾速撰入公與在外宮觀日下出門九年除知建寧
府三請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公淳熙元年除右文
殿修撰未幾　召赴行在二年除敷文閣待制兼侍
講兼直學士院　上曰朕知卿久今卿不迎

合無附麗朕所倚重除兵部侍郎仍兼侍講公言儲
材當於閑暇　太祖太宗搜覽豪傑厥張四維允作
成之方無所不用其至及　真宗　仁宗之世名卿
大夫磊落相望是其效也　仁宗尤以涵養士類為
急故自治平至元祐悉獲其用厥後章蔡相繼沮士
氣以壞風俗獎諛悪以植黨與卒致裔夷之禍紹興
初將相卿士得人為多既而秦檜以患失之心濟忌
刻之性同己者用異己者逐人才衰落貽患至今
上皆嘉納　上諭公卿所進　太上尊號詔草溫純
典雅更無一字可議公奏向者庚寅之詔亦臣所草

流落累年再塵翰苑　上愕然曰前詔亦卿草耶公
曰臣幸甚方紹興末　太上初上尊號臣已爲察官
預此議當時不以表請私切非之其後適在翰苑遂
援古誼改正此禮兼太子詹事三年公奏前年冬江
西地震贛州天狗星墜既而蔡廷入境今閏十二月
及正月福州地再震亦有天狗之變其事不可不慮
上曰防微杜漸固然公曰天人相去甚邇願　陛
下毋忽又奏罪閩殿前司進羨餘二十萬貫此何從
得成　上曰朕已不受閩軍中有百餘萬矣公曰雖
不受當思其所自來　上曰軍中財賦自有源流蓋

統制官不治財賦統領却治財賦可以相關防更無
滲漏歲月既久蓄積浸多公奏主將須令得統制懽
心統制須令得統領懽心今因小利却使至爲猜嫌
戚戚然相伺察情　何由通緩急何由得其死力它
日公奏臣聞　陛下日御毬場固知不忘閱武然
太祖二百年之天下屬在　聖躬願爲宗社自愛
上作色曰卿言甚忠得非憂御橛之變乎朕每次須
再三審視前後兼南方無好馬非西北比正緣讎恥
未雪不敢自逸耳陞兼侍讀除吏部侍郎四年除翰
林學士依舊兼職　公奏臣觀自唐至　本朝優待詞

臣異乎他官謂其居近侍之職無簿書之冗可以朝
夕論思日月獻納或有補於治道也臣所慕者陸贄
歐陽修而已十月久雨公上言陰雨已踰兩旬甚妨
收刈伏聞　太祖朝以久雨謂左右曰後宮止三百
餘人當更放數十人今禁中給使雖少不知可用
太祖故事否浙中諸郡積欠頗多不知可降　旨少
寬期限否其餘更有寬恤事件望令三省及戶部日
下條具取　旨內直宣引公奏臣在翰苑無有司之
職所以久不敢請對　上曰學士宴見無時最爲親
近公因論時事遂及　陛下當委任大臣而時臺諫

給舍各奉其職自無過舉今風俗委靡士大夫以簿
書期會爲能不思其職久而不已其害將不可勝言
願　陛下早正其偏又奏九月間天文不順且聞金
星近前星　上曰止是略近已戒太子勿近外人奏
曰天道高遠當論人事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
之上曰卿可語太子奏曰太子人子也　陛下命使
馳驅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　上曰近
日察官甚奉職奏云人臣肯不避怨謗論事　陛下
當聽而主張之且六察止有二員若更除一員則每
員可分兩察亦所以示開廣言路之意他日公問

上太上何所苦前日　陛下不及整輿衛而出人情疑惧　上曰　大上於飲食小失節當日朕甚倉黃因奏　德壽宮相去太遠非便　上曰前日已曾及此　太上堅不肯遷如殿前司却多地步待更力請又奏人主外寄耳目於監司臣願明詔部刺史或月或季各以部內所當罷行之事做成周小行人所謂萬民之利害政事教治刑政之逆順與夫作慝犯令豈由和樂之書條具以聞使得用簿物細故塞責如此則不惟　陛下坐而周知天下之故亦可於是稽其人之才否而詔黜陟矣公屢乞去　上弗許具奏

陛下用臣太過位序浸高未免招致人言且蘇軾在此官猶請郡至八九臣實何人敢不知懼　上曰待召人令與卿分力同問呂祖謙能文公奏祖謙不但能文極知典故翰苑須常用有學問之人乃為有補五年十二月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公奏臣竊見　本朝昭憲皇后誕生　太祖　太宗聖子神孫垂裕萬世宜擇其子孫愿恪有才能者一二人加之一命之寵畀以祠廟之祿世世勿絶仍就行在賜屋使聚族以居與國無窮庶幾慰在天之靈報垂裕之德六年詔禮官詳議明堂典禮公奏祀帝祀天以祖

宗配此本朝已行之制但世俗誦孝經之語未嘗深考其義致以今日為疑前效李燾申請雖經群臣集議尋為異說所奪今既明降指揮即與臣下起請不同若或中輟理為未安由是圜丘合宮始至舉云講筵留身論　本朝立國專以仁兵非不用也而以禁暴安人為本　上曰本朝兵勢大抵似弱公奏仁政似弱其實非弱社稷靈長職此之由　上曰所以並無禍亂公曰　本朝似周彼秦雖疆祇以自斃上論前代人物公奏　陛下萬幾之暇潛心聖賢不為嗜好所惑　上曰自昔人君不知道只為不學公奏堯

舜禹之稽古高宗之監成憲故惜諸事業後世莫及今　陛下留意於學真積力久此心清明如止水明鏡物之過者妍醜真僞灼然可見以此應天下之務安有一事失其當哉十一月除吏部尚書兼翰林承旨公奏近日裁減宗室恩數事　上曰太濫公曰若擇服屬疎者許其一依士人應舉取放既可裁減入流又待之厚彼自無怨　上稱善又奏自昔治少亂多未有數十年常晏然者今中外幸小康豈可不防患於未亂　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奏云明王謹德四夷咸賓皆是道也又云虞舜無為非皆無所為

也但不為簿書期會之眉耳七年五月除㕘知政事
上曰朕近見卿理會一二事殊不依違執政之於
宰相事任非遠貴在和而不同有所見言之勿以為
嫌　公對願盡力　上嘗密遣人往昌化覘視前穀回
云六年年前有此　上以示亞相趙公雄雄言　上
再三及此恐合宣示外廷公曰宣和間有此豈是休
證乃不果言　上謂公曰只為養兵不免皆取之民
公因極陳民困之由上問各有名色故困民公曰
只以平江府論之紹興以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
萬緡後來乃用二十餘萬緡則是歲添三倍以上既

無所從出遂於吏移折変中暗增錢數如苗米一石
其直三千州府受納則令折科增三千為五千增五
千為七千如此則有田之家無不被害安得不困此
特一端而它皆類此　上為之悵然八年八月以久
旱降　親筆付三省求直言丞相回奏謂無多旱必
今此詔一下所在皆有蠲之請何以應之約公通簽
進入公言　上明目達聰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不
付萬一　上自付之且以此奏示人豈不獲罪公論
相亟從之　上嘗以樞密非古官欲罷之公奏樞密
本唐傳導之官五代始置崇政院分宰相之權慶曆

間張方平因嘗以為非而　神宗亦有廢併之意今
聖諭可謂盡善但二百年官制一旦驟改良亦未
易不若且令二府互領又及求直言事公奏陛下聖
德日躋而星変旱灾如此殆繇臣等所致　上曰若
封事言及大臣朕須留中公曰付出何害欲人不知
莫若勿為未聞有過而人不知也有介宮闈之椽而
求為郎者　上令公諭給舍繳駮公奏臺諫給舍與
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
日臣等自當執奏　上書曰卿等肯加此任怨甚善
公奏不與其所當與謂之任怨不與其所不當與何

怨之有　上曰此所謂在責非任怨也公嘗言用人
之道因及著作郎佐各二人紹興以來未嘗官備盡
以職任清高實為左右史之儲近歲習俗奔競遷進
大速今在館多非久次望姑養其器業以後士風九
年九月除知樞密院事　上謂公曰每年宰相所不
能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三省本末可賴卿也嘗
上謂公如統制官之類當時與之接以觀其才公奏
時當世賢相見説淮南地形緩急欲守滁臣謂不然
滁有山林之阻若庐和嬰虜衝此則當備禦山陽舊
屯軍八千當世方請止差鎮江一軍五千人　上欲

許之公奏山陽控扼清河口紹興初韓世忠嘗屯重
兵於彼若無故歲戍它時旋增必致虜疑今陽州武
鋒軍有重八千本屯山陽若歲撥三千人同鎮江一
全軍往戍似為两便十年御帶林億年丁憂中官除
此闕者數人公奏閤官徒措是以希升轉近用王寔
今又用王毅雖是 德壽中宮人給舍不知多未聞
臣臣雖具以 陛下奉親之意曉之終非丈事 上
曰也是都要轉遷郡公奏不得已且令給據亦可公
又言近者白氣白西南宣天宜為兵備 上曰日卿
之氣冬常有之公言此太史局相寬之詞抑天道司

不可知有備乃無患吳挺申文州蕃部刼漢人二名
及牛畜而去挺以事細止乞照會公奏今欲降 旨
揮督其根治庶幾知朝廷每事留意不敢忽略國家
日有萬幾若不察之於微其弊將有不可勝救者
上曰幾者動之微自古多緣不能防微杜漸馴致禍
亂溫州軍士因教閱喧悖郡守汪義端將為首者決
配憲臣張詔欲先定定議端戕剋衣粮之罪然後將
軍士明正紀律公奏此風不可長若稍行遣義端則
今後驕兵苟有所求必為刼持計矣卽果請移江陵
兵萬二千人并家屬來屯襄陽公言江陵兵一萬八

千人自來半戍襄陽極邊為門戶之要殊不知江陵
亦在江北為吳楚喉衿或虜以數萬人綴襄陽之師
自隨抑直尽荊南則柰何 上曰正為軍士家屬在
荊南恐或橋虛牽動士卒心公奏如此則江陵遂棄
之乎爭甚力 上乃許果萬人而留八千於江陵好
貽報虜酋今歲避暑壽安宮所從器用倍常時且分
諸子出鎮上謂公此必有避位意公奏當預為之備
如淮上萬弩手近客令州郡置籍而諸路民兵闕於
教閱內外諸軍亦久無升進欲併擬一指揮令擇精
習武藝者觧發赴行在宰執三衙親行閱試高者補

一兩資餘第支賞給亦所以示不忘武備之意 上
曰便是恐人謂放下公嘗奏 祖宗時大臣奏事榻
前互相可否 陛下虛心無我有所未至惟恐臣下
不言豈容人臣却護短自是夫惟小事不敢於榻前
有隱則大事無由欺蔽矣 上深以為然公言近探
報虜酋却欲至東京秋冬議過上京乙寨下諸將究
實且降親劄付屬中三大帥令條具攻守之策以聞
公奏事次 上獨命留身宣諭云虜酋既過上京秋
閒或傳位與兵卿留心軍政甚副朕擢用之意公奏
臣本以文墨荷 聖知戎務本非所習誤蒙任使不

敢肆耳今彼恫疑虛喝正恐我或先動所當鎮之以
靜惟邊將不可不精擇山陽最為重地正當虜粮道
今止與尋常州郡一等用人緩急竊恐誤事淮西廷
璽申泗州歸正朱現已補承信郎不曾與告　上曰
何不與之公曰元來誓書不得招納叛上恐却過北
界引若邊事今欲令王希呂更加優恤　上獎諭再
三曰卿處事甚當十一年六月除樞密使　上曰卿
在西府備殫忠勞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它人不
能也公奏諸君升差置籍令已一季合行點召雖召
雖不專以此取人亦因以察其能否使之不測則主

帥自不敢行私詔令赴密院審察王希呂乞增兵守
廬　上欲令郭鈞當世資共分數千人與之又云萬
弩手民兵自可為用若天得一藩籬甚好公曰希呂
欲二萬人少猶半之蓋須以正軍為主則帥司可立
帥司豈立則沿淮歸正山水寨民兵萬弩手等皆推
我用矣十二年留正申西兵已免起二年今次取聽
朝廷指揮　上令發來公奏襄陽兵少閻世雄欲得
此項人　上曰三衙不可闕公言頃虜不得志於四
川又嘗送死於兩淮深恐睥睨荊襄向來猶調它處
官軍不比三衙在近臨時可以措置　上悟曰與應

副一年全州闕帥公奏欲令侍從管軍薦舉　上云
大帥自合朝廷除授卿等且更求人公曰舜用九官
並咨四岳用否在上何嫌之有與其暗薦不若明揚
仁宗用臺臣至於列所薦人姓名已乃考實誰敢
妄舉　上言王蘭論事頗偏公奏蘭議論雖特有過
當然人主左右豈可無數人盡言不顧身者若上下
相蒙合而為一殆非國家之福紆始奏報大石林牙
願兵犯金國虜下須泗等州堤備御筆賜公等曰大
石契丹故與兵不如所傳則已有之則在我豈得漠
然他日我往牽兵則違誓約若因釁則將何以為詞

公奏虜中多詐彼一方小警何至移文近邊若果有
釁臨時不患無詞所急在於間探精審耳明年　上
又諭公以賀使結約夏國事公奏　陛下念世讎之
未報思境土之未復規摹宏遠夙夜不忘臣備位于
茲無以少副使令無切慚負但以夏人自來翻覆乾
道中王炎嘗因任令公用帛書通好隨即密送金虜
范成大奉使日雍遂出以示之其難保如此結約似
未可輕若雍易世覲離叛天相聖明决有機會廣
東帥潘畤以擅斬犯法軍士自劾待罪　上批無罪
可特公奏帥無便宜之大不輕錄問肆覆而斬四人

雖鋭於除悪然人命至重若如此施行恐閙忘殺只
如洪邁誅慈州唱亂六兵亦止是放罪後不妨旌賞
池州李思孝自陳本軍正将二人不能開旁竊恐被
黜免乞與罷任　上曰此法甚好皆襦使措置之效
楚州報虜中呼曾大王占據上京　上批問公曰虜
若中分其國宜預畫計策公奏茲事躰大譬如奕棊
須隨着應之若逐先牽恐貽後憂它日　上諭公近
北使到闕詢問其三節人皆云忽魯年已六十餘因
于僧舎前所報大石林牙亦是妄傳襦使可謂先見
之明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奏臣不才備位初無設

施惟奉行成笑今　陛下勤政内外寧謐二十餘年
此正可惧之時當思経遠之計臣欲具要務取旨
聖裁若其可行當與王淮等協濟亦不敢紛更欲速
上曰鋭則亦急國家無事時正宜修明政理公奏
大臣朝夕納誨非如臺諫給舎抹之已然　上曰朕
有過失卿宜書言上欲下吏部将知縣有薦舉人先
與通判闕公奏莫若籍記與堂除通判免滋倖李之
風且壊銓法公以早求退不允因奏及民實恵惟寛
歳憂税而施徳自近始如會稽和買詭避極多今乞
權免一年後當差官釐正秀州申乞權歳大軍總制

錢二萬餘緡吏擬勘當公曰此豈勘當時耶奏竊之
高宗上仙朝廷欲用　顕仁例遣三使如虜中公
固執不可謂今昔事躰不同不當畏人而曲徇金国
賀生辰使人到闕　上在喪以議欲宣諭俾帰公奏
賀礼固不可行但彼遠来止是館伴發遣朝廷更無
一辞於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令使者帰附奏中外咸
謂得躰十一月　手詔討論　皇太子參決庶務典
禮以聞　上欲從天禧舊制止就資善堂公奏其時
太子尚幼初見輔臣恐難尋用昔晋有宣猷堂今
作議事堂亦可十五年　太上山陵公奏當如　祖

宗舊法置使五人首相意不欲禮官又引紹興　顕
仁例公言今　陛下既用七月之制又行三年之喪
山陵豈可不用大臣永熙陵差呂端攝太傅是時
一相尚且親往　昭慈在會稽倉卒間猶命樞臣為
總護使又差執政張守監掩攢宮舊章著明昭然可
考臣備位宰司當行乃以公攝太傅如端故事　明
堂加恩進封濟國公公奏久塵政路自　思陵帰即
欲求去縁京鏜使北争執禮文屡蒙宣諭恐虜中因
賀生辰却求報穫今臣任責是以遷延少待今人使
已行求去無嫌頓及骸骨帰山林奬劳再三曰朕比

年殊覺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須且流數年公奏　陛
下聖體方康彊只緣哀毀太過何遽及此上曰禮莫
大於事　宗廟而病不能自力每直孟享往往分詣
孝莫大於寧親而　德壽宮隔遠不得日至欲不退
休得乎勝方以此委卿公泣而退十二月壬申　上
密付紹興三十二年　太上傳位親札公奏　陛下
躬行舜禹之事臣願釋政以內祠事　陛下於別宮
上曰丞相得無欲用錢端禮例耶　上命公草詔
宜以侍凡進奉東朝為意十六年正月拜特進左丞
相進封許國公二月任戌　內禪公奏　陛下聖壽

康寧巽位與子古今盛典再見　本朝中外同慶臣
等輔政無狀自此不得日侍天顏無任依戀之至哽
噎幾不能言　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
宗即位公奏　陛下初政用人求言為急如前宰執
侍從有合咨訪後三日　御筆批出降　詔從公請
也三月陞少保益國公累奏乞回授　上不許降
詔面諭至三四公在位稍久士之有求而不獲者多
望公公為是懼求去甚力　上不許既而諫官有言
公請益堅　詔以觀文殿太學士判潭州言者不已
遂以少保奉祠而歸孝宗遣中使賜公金器勞問有

加紹熙改元判隆興府辭不赴二年除觀文殿學士
判潭州郡有倍稅牙契錢歲約二十萬緡公悉罷之
明年六月復大觀文七月坐奉官不實降授榮陽郡
公又明年八月復益國公改判隆興復再入奏祈免
除醴泉觀使今上即位詔求直言公奏陳四事曰聖
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且欲做靖康時譔世勸主
管　龍德宮　壽皇時命錢端礼為　德壽宮使故
事遴擇　太上舊臣一二人使侍燕間從遊娛以廣
陛下之孝本朝提舉司天監皆近臣如　神宗初
年用司馬光元豐間用王安礼今莫若擇侍從之忠

直者提舉太史局此誠格天之一端　上特遣使賜
公少傅告公一再辭尋許回授慶元年三上表告老
詔以少傅致仕嘉元年有以布衣上書及公姓名者
言者論公降一官次年復少傅四年十月一日薨年
七十有九訃聞　上輟朝兩日贈太師賻銀千兩絹
千疋公娶王氏益國夫人監察御史蓧之女先公一
年薨葬於廬陵縣斗岡之原十二月八日奉公匶合
焉子綸朝請大夫行大理寺直孫顗宣義郎新監饒
州浮縣梁景德鎮兼煙火公事孫女五人長適承事
郎監嘉興府籍納倉蕭彖餘未行公英亮宏達得於

天資研精覃思慱極書傳少有大志常以古人自期
登進士第繼擢詞科當官涖事慮周而識敏內柔剛
方而外和易人不見其圭角 高宗一見其文奇之
由臺閣登侍從標望頎然凡所獻替前代之典章國
朝之故實援引攷證辭婉意切動中事宜在兩制除
拜有非其人者據正事爭執前後兩以祠去士大夫
莫不高其風而 孝宗於是益敬公矣暨再还朝旋踐
二府政事之外尤究心武備選將練兵常如敵至慨
然以規恢大義為不可以而務存審重 孝宗亦自
謂徃時以文章知公為不盡而始有大用之義矣既

正宰席以身任天下之重進尽忠益退省闕遺輔贊
彌縫靡不用之極每與同列奏事 上前有甚公者
公一不顧反覆辯論歸於是而已公於人才務合異
同不主一偏惟賢是用尤不樂矯激近名者其䂓𫔀
建置大抵本於仁厚每以愛養民力久任被守為急
於 祖宗故事遵守不敢輕易 孝宗將內禪討論
典禮草定詔冊一出公手它人莫與 光宗以公甘
盤舊臣眷礼尤篤於是側目者衆公竟以論去閑居
十五年自號平園老叟築堂名曰玉和公自序云四
氣和謂之玉燭方今資和於朝物和於野遂使皤然
一叟得佚老於和氣之內則知公雖從容綠野生遠
世氣而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朝廷也顧常謂易六十
四卦惟無六爻皆吉又送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
恕矣乎故平生處己以誠待物以恕出於自然無所
矯飾公之為文溫純雅正不屬声色自足如意世近
代言得体無出公右晚筆力益進四方碑板多少屬
公公自奉甚約義所當予略無所靳親舊貧不能自
給者稟之終身事從兄甚嚴視其顏色以為戚欣撫
族姻曲有恩意官同姓者六異姓者五 公雖貴遇朋
友猶貧賤時澹於声色獨其書如飢渴已老手校文

苑英華一千卷又與同志取歐陽公集反覆是正之
遂為善本公有省齋文稾四十卷平園續稾四十卷
省齋別稾十卷詞科舊稾三卷掖垣類稾七卷玉堂
類稾二十卷政府應制稾一卷歷官表奏十二卷奏
議十二卷奉詔録七卷承明十卷辛己親征録一卷
壬午龍飛録一卷癸未日記一卷閑居録一卷丁亥
遊山録三卷庚寅奏事録一卷壬辰南帰録一卷思
陵録二卷玉皇雜記三卷二老堂詩話二卷二老堂
雜誌五卷玉蘂辨證一卷樂府一卷書稾十五卷壁
之先君文簡辱交於公同德比誼獨相知心中兄著

作學兄賢良皆從公游蒙待以國士而壁自幼亦荷
公期予甚過追惟三十年間死生離合感槩憎係自
顧駑下學不加進有負契知今公既葬矣綸以行述
來請用不敢辭謹序始終大略如右以俟誌公之墓
者且以備奉常太史氏之采擇云開禧元年十二月
辛未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兼
實錄院同脩撰兼直學士院兼樞密都承　旨李壁
謹狀

附錄卷第二

附錄卷第三

謚誥

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準都省批下本
部申據吉州奏據持服周綸狀乞故父少傅觀文殿
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太師必大定謚事今據太常
寺申連到朝散郎行太常寺主簿兼權太常博士劉
彌正申撰到謚議曰　宋興二百四十餘年文明之
盛超漢軼唐元臣故老先後相望未有不繇儒學以
發身者也然而規模有博狹事業有崇庳要其所成
就又不在是大抵經生固陋文士浮夸泥古者未必
通於經濫於空言者蓟畜於實用蓋有文采動人主
言語妙天下及夫臨大節當大事其所建明植立卒
無以大過人者豈非學力之未至氣節之弗充歟觀
公出處履踐言議風釆正大純固不抗不撓是宜道
德文章為世師表功名終始視古名臣為無媿也矣
公始擢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尋召試　高廟首
稱公之文謂宜為制孝宗初元擢兼詞掖嘗因論奏
知公剛正又謂不但有文而已自是吏出迭入歷臺
省登禁從而掌內外制者蓋十餘年凡乾道淳熙之
間號令訓詞溫純典麗煥然可述者皆公文也　高

廟在上徽號以至先宗內禪三朝揖遜極千載一時之盛當時詔冊皆公所草定鋪揚閎常文飾太平盛德鴻業實與高文大冊相為輝映豈直儒者逢辰之榮而已哉先是隆興初嘗繳奏兩知閤門事除命孝廟為之中寢翌日出御札命宰臣宣示未幾二相更迭 上意而已寢之命復出公持之不下奉祠以歸授閑置散如是八年而後拔用今天習俗移人士大夫祇御厲行從吏養成則作之愈高及其憔悴寂寞之濱磨以歲月未有不懲創銷沮易抗髒而伊優化百練而繞指矣公獨不少貶再直禁林一日以武

臣除簽書樞密院事毅然不草答詔即日報罷於是清風勁節聳動中外　孝廟亦自是深知公見謂不迎合不附麗而大用之意決矣始孝廟之御極也虜人來索初講和時舊礼公因使奏請正敵國之名時論難之虜亦竟以是屈久之　上問越之謀吳甚雖何也公遂歷陳句踐范蠡為謀先後之序非如後世規模不定僥倖戰勝之謂又因　上論本朝兵勢似弱公奏本朝立國以仁仁故似弱然社稷靈長職此之由上深以為然蓋大義不可以不明大計不可以不審君臣朝夕是究是圖精神契合　廟謨堅定

不為異論所搖在樞筦五年如增山陽江陵之戍遴選邊方之帥守飭行內外諸軍點試之法申嚴民兵萬弩手之教閱抑未嘗一日少弛武備也或傳虜酋遠從種數相攻同姓分據上京邊臣結約憂國一切屏去不屑勸　上持重勿為之動既而所傳果妄也上由是益嘉公先見之明未參大政嘗奏自昔治少亂多未有數十年常晏然者今幸小康當防患於未亂既登相位又言今內外寧謐二十餘年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杜漸防微憂深思遠都愈賡載之間不忘警戒蓋古之大臣所以責難於其君者

汲汲若此　孝廟英明神聖臣下莫敢望其清光曲李謏聞游辭飾說造膝之間無不盡得其底蘊然而虛己未言聞善若不及公又能援据古誼閎廣　上心嘉稽無實切當事情是以每奏稱善在位最久得君最專凡見於議論設施之大者未可以悉數惟公之戒論思也典礼有說失公為是正之朝政有闕遺公為規益之國論有紛紜公為折衷之及其秉政也獎用一善政未必出於公之闔陳而天下莫不贊美曰此必公之意也人心不替天籟自鳴其所以使之厭服至此者豈亦道乎歲晚歸休自放於林泉者又

十有六年平生淡泊無他玩好惟耽嗜圖史至老不
衰門無雜賓海內人士有能以片文隻字自致於公
者輒忘年忘分與之交際雖酬酢終日不倦也研精
覃思為書滿家篇詠書題流播四方人爭寶而藏之
斯亦古之所謂有德而有言者夫傳不云乎中立而
不倚和而不流惟公有焉是以溥溥淵泉而時出之
溢而為詞章炳而為德業皆公之餘事也謹按謚法
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致行易名東時二美
豈無他人莫如公宜請謚曰文忠謹議宣教郎守秘
書省著作郎兼沂王府小教授兼權考功郎官許奕

撰到覆謚議曰謚行之則也曰文曰忠謚之至美者
也漢以前覆謚不數數見至唐幾半簡策然合是二
美以配厥德四人而已其間褚遂良李元紘當時已
有遺議獨顏真卿韓休名與行尊凜凜百世五代衰
落無全人如盧質盈不足道我　國朝渡江以前得
是者六而富公弼歐陽公修蘇公軾為之稱首蓋其
選嚴則人之望之加重故必傳贈太師益國周公其
歐蘇之流亞也歟公器渾然多識而守正博達而人
不犯前代典章故實網羅援證各有據依處大事斷
大疑從容一語而決事君以直道自任事所不可不

局縮苟從上往往以宰執宣諭守益固坐再斥弗悔
久之　上反以是得公竟大用處後踐一適於正其
志不古人不止而今人卒亦莫能及也方公在後省
孝宗皇帝實始嗣位屬以使至索舊禮朝議洶然
公建言時異事殊宜勿聽與　上意合由是一正敵
國之躰及掌樞柄　上銳意大有為邊臣鼓舞其說
謂屬外內釁迭作不可失機當是時　上亦為動公
獨言茲事躰大不可輕發貽後憂如是者再已而所
傳皆虛也上以是聽公益厚公規模建置宏大審固
不為目前苟且計諸軍陞差置籍不時點召主帥悚

斂無敢容其私創行諸事點試之法其在外則復鮮
發之制而親閱之天下於是知朝廷不一日忘武意
有議城山陽戍及併江陵屯兵於襄陽公執不可大
柢皆自治治人策也既正宰席益務守　祖宗法度
謹名器抑恩倖遴帥守惜民力其於人才合同異甚
細無所略　上前辨論反復曲折率主於當嘗為上
言人主無職惟在察臣下邪正凡輕於任事速於求
售它日必誤國又言今風俗委靡士大夫以期會為
能而不思其職久而不已其害不勝言其持重議大
體類此發為辭章神造天出溫淳雅正駿發明麗各

適躰宜掌内外制餘十年一時大典冊皆出公手天
下李士傳風矜式爲然皆發持滿流既溢激射爲洞
非如他人遇事作机杼軋軋如也嗚呼才之難於全
久矣自昔蜚英文苑之士往往與世異轍事業風采
傾動天下而文無傳爲善此而略彼得一而遺二蓋
其積也不厚則其發也有所窮如公逢辰得　君屓
衡儀鼎膏澤被天下而斯文之光煥乎如日星麗天
物物呈露斯可謂炳炳烈烈爲　宋之章者矣未郎
益高邁杜門十五年嗜書滿家吮六籍之腴咀百家
之華四方碑版得公筆然後滿意始終声名無毫忝

玷鈌識與不識浩然歸重考行訓德曰文曰忠與韓
顏富歐蘇諸公並傳於無窮不其偉哉或曰今之謚
均美而已矣夫何擇雖然抑有公議爲有司校法上
其事　天子可之天下從而然之是之謂公惟公故
秉筆者無愧辭太常議謂豈無他人莫如公宜斯言
備信謹議今來本官合行定謚候　勅命指揮下日
出給謚告付本家仍牒照會伏候指揮二月十五日
三省同奉　聖旨依　尚書吏部
故任少傳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
萬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贈太師周
必大
牒奉
勅宣賜謚曰文忠

附錄卷第三

附錄卷第四

神道碑

宋故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萬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贈太師諡文忠周公神道碑

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樓鑰撰幷書

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天外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趙彥逾題蓋

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厲精求治久而不倦 聖德日新光紹 祖宗宰相凡十有五人明良會遇可謂盛矣求其相為終始全德備福未有如益國周文忠公者始公覲見 龍飛
御名之立已嘗預議中閒再以力排權倖沮其方用忤 旨云國略不少貶大夫之過計者謂公不復用矣 聖明洞照愈加褒擢遂至元宰任天下之重周旋密勿終贊典 子之決以 孝宗之實睿貫聰公之明敏肅給真千載之遇而又事 光宗於春宮夾輔 初政功成身退既掛衣冠猶被 主上寵光者十年嗚呼其可謂 聖朝之宗臣矣公薨之二年嗣子綸以書祇四明樓鑰曰先公既葬而隧碑未立謂鑰荷公之知晚而益深又嘗待罪太史氏俾為之辭且示以今參知政事李公璧所作行狀鑰不佞謹摭其大槩洎平日見聞之實而書之公諱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世為鄭州管城縣人曾祖衎朝奉郎祖詵左朝散大夫父利建以上舍登第終左宣教郎大學博士以公貴三世俱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郭氏祖妣潘氏李氏張氏妣王氏俱贈秦國公夫人宣和中祖為吉州通判因家焉外祖給事靚知平江府靖

康元年公生於郡治幼孤歸信州外家從汲人陳持學太夫人躬督誦書卒至夜分十三而太夫人卒公記誦絕人徒手入舉場有問者應如響文又工繳遂名薦書紹興二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改監 行在和劑局門以鄰火罷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科循左修職郎建康府府學教授三十年除太學錄 召試館職 高宗稱奏篇謂它日可掌制除祕書省正字循左文林郎三十一年改左宣教郎兼權 國史院編修官三十二年五月除監察御史六月孝宗即位八月除起居郎直前奏事

上曰朕舊見卿文有近作進來此春注之始也侍立
講筵奏勸講非為分章析句正欲從容訪問以裨
聖聰宪治躰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
權中書舍人嘗論邊事 上以屬為憂對曰蜀民父
周征求煩降 詔撫諭許以事定寬其力又奏北歲
史官不備故記注多闕欲先自六月十一日修纂前
未備者併修之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事
上曰初謂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公奏前宰執侍
從依 赦復職亦有不合人望當繳奏者上曰固然
卿論事但令適中朕無不從也應 詔條上十事皆

切中時病其一嚴詮試之法又奏羣臣六參除朔望
過外勿改舊制至今行之 安穆皇后追册祔饗公
奏 神主謁諸室前殿則不以欽宗之服而廢 祖
宗之樂别廟奉安則已備而不作金人來邀舊礼
詔從臣指陳定論公率同列奏向者 祐陵未卜
慈寧未返以講好之故寧親寧神兩遂所欲礼雖屈
而志則伸今而遽許之必謂我怯將來難塞之請使
者之行當用鄰國之礼彼或有辭則告以通好於
用兵之後以何名而屈以何名而受耶事有當駁者
皆在論其不可 上亟加奬歎公亦言 陛下有納

諫之資故臣事各思自竭龍大淵曾覿除知閤門事
公同給事中金安節奏大淵罷副都承旨覿罷帶御
器械俱以閤門之實遷也若以攀附舊恩尚有可諉
正以搢紳指目臺諫有言外議方喧而除命遽加
陛下於將相要官或罷或貶一付公論略無適莫獨
此二人乃為之遷就諱避殆非舍己從人之義也有
旨罷劇就閑已允公論尚茲回繳可特依奏已而
二相宣示 御札謂給舍為人鼓惑議論群起小事
豈應如此公等奏言昧於事躰尊徇流俗輕瀆 天
威居家俟罪再乞重賜竄責俱不允入謝 上曰朕

察卿務奉職但朕欲破朋黨振紀綱耳旬日二相又
道 上意已再除兩知閤且云後省想亦無他公曰
前已反汗今復申命豈敢但已格除目不下右揆以
閤越三日不復命以信州還來請祠兩任主管台州
崇道觀乾道四年權發遣南劍州未赴六年改福建
路提點刑獄公事 陛對論帥臣有名而無其實將
副具官而非其人又論雜奉中外文武之才以備選
用益縣令之俸而責其廉及捕盜官俟六考行賞執
政奏議秘書少監 上可之仍令兼直學士院會草
晁公武知揚州不允詔 御筆改定公引無事乞罷

不許燕　國史院編修官初鄭聞草公制上改首尾
詞公奏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賛書明示好悪敢
因訓詞推廣聖意臣觀漢社稷臣乃在手周勃之鄙
樸汲黯之少文霍光之不學至於儒者持祿保位則
公孫洪輩實為之故　宣帝嫉之以為俗儒不達時
宜蓋有激而云爾使宣帝求真儒用之何至雜覇哉
陛下以漢為監則士風趍向歸于正矣　上曰卿
學術精深記問該博又嘗曰平昔所蘊可以自見矣
自此當曰久與卿論文卿　實録院檢討官加上
德壽尊號公謂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上表

例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以後進拜徽宗表及唐
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　皇帝攝遂定趙丞相
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金主生日宗室伯驌為介
御札生辰使無齎國書一封理合受書公立具草有
云尊卑分定或拔等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後四月
對秘殿　上曰朕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
中事可謂天才賜坐久之欽退而不記來路　上指
示之命内侍道而出七年奏四事重侍從以儲將相
増臺諫以廣耳目即官寺以雄外庸監司郡守皆當
久任上稱其為要務皇太子領臨安尹公既草制因

奏恐別無被受故依　詔書体式降付東宮燕權兵
部侍郎　上云學士院叔監公奏宮城不容増廣
陛下欲早宮室臣等居此亦適矣君遴選名儒而信
任之不在拔宇之麗也除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
院升同修國史　實録院修撰有　旨公與吏部侍
郎王之奇　太子詹事陳良翰對　選德殿袖出
御札引唐太宗魏徵問對以　在位之久功未有成
治效優劣皆不自知各極陳其當否公退而條累綠
矣以國威便而用之將道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責實
之方未至又指陳大將郡守數易之弊且言正觀政

要四十篇既先之魏徵論為君之道又著不克終之
戒於編末盡是特推徵為善諫願思太宗廣諫諍之
德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　上嘉納且曰力圖力革
三弊又奏諫官虚位願早擇正人先参朝用古制俾
其品而專其礼責其進言使姦邪望風畏戢消患未
形如近歳張松韓玉等使臺諫無所顧忌早為力言
豈至勞民費財始勤英斷雖天縱
濬哲安能盡見　旨　如人奕碁當局多誤惟旁
觀乃見之朕自此知戒矣又奏人主無戯事惟在察
臣下邪正凡輕於任事而速於求售者它日至敗事

不可不察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謂才臣能趣辦今既
累年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即隋之臣 藝祖之臣即
五代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顧人主用之如何耳又論臣
寮務為新說欲徼奇功王安石以堯舜之道告人主實
行管商之術指司馬光蘇軾為流俗尤當深察之
上曰蘇軾却是流俗可謂顛倒嘗奏江湖大旱 上稱
龔茂良措置有理公請出南庫緡錢二十萬代民租乃
不乏事非不知大農急闕然艱食則盜起盜起則調兵
費可省乎 上曰卿議論殊善使朕聞所未聞日性
以不欺事 陛下冀侍講上以兩雪時允欲加精禱公臣

附錄第四

七

奏洪範肅時雨若此殆言路壅官之證臺端一日不可
闕今乃上旬不除 上言未有人公奏百執事何至乏
才兼御史臺令致中闕具察官姓名取 旨差權尚未
欲輕用人亦可牟行此制 上驚曰朕不知此遂 宜
諭宰相具上又奏近奉詔以僕射名官非古欲更其名
周之大宰鄉也小宰中大夫也中間所改亦未可用
上曰大宰今吏部尚書兩正欲為左右丞相如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皆可削公遂歷奏前古沿革而退八年權
中書舍人公奏兩浙為今日根本之地而賦稅拱億又
重於他路且戶部既理財朝廷又理財爭肆掠取致以

隱漏為名增無實之挽 上曰此漕臣之繆公曰
陛下既知何不改正因辭西掖且言外制之設正欲
謹於出令凡有未當欲其繳做非專責以詞翰也
上曰正有望於卿因奏閩漕陳峴議變鹽法恐擾民
難行又奏曹邦除府推事 上曰知其人才欲與寺
丞公曰臣即有文字 上意不悅退而繳詞頭願別
擇後察協贊元良拒知嚴州公亦免兼矣張說再除
簽書樞密院王之奇賜出身並命公當草不允詔奏
謂昨者奉朝以為不可 陛下欣然聽納嘗云茲事
識誤旋即改命曾未周歲復有此除貴戚預政公私

附錄第四

八

兩失若謂西府闕以武臣擇大將有威望者畀之臣
非欲專任文吏也且當是時之奇亦嘗論奏今乃與
說同升恐亦未當遽受也臣未敢具草晧權給事中
莫濟再封還御筆遂俱與外祠又趣公出門匹馬使
西甌然徑行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辭不允中道引疾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天下愈高之淳熙元年除右
文殿修撰說羅召還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講六月兼
權兵部侍郎嘗論改官舉削到部放散之制援維潤
色然自公發之八月兼直學士院上稱公持重不迎
合無阿附除兵部侍郎仍兼侍讀進 太上尊號詔

草 上曰此文雖於言而温純典雅無一字可譏公
奏 向者初丑 光堯之號臣已預擬輿寅之 詔
亦出臣手 上愕然曰前照亦卿所草耶無 太子
詹事 上諭史事公奏李燾於史學如耆飲食長編
考證異同罕見其比嘗論用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中人為上所御為官擇人則引中人為君子若為人
擇官則引中才為小人今不及數月已望遷擢後將
無官可遷頼力革此風愛惜名器又奏兵將官刻削
等事 上曰今不如此且言王友直極廉安有刻下
公曰聪聞鼓司進羨餘二十萬緡此何從而得 上

曰朕已不受公曰雖則不受常思其所自來 上曰
統制官不治財賦統領却治之可扣閱防不致妄費
公則曰此尤非也主將而下須令各懽心今因小吏
更想猜察情既不通緩急何由得其死力又奏閱
陛下日御毬場同知不忘閱武然 太祖二百餘年
之下屬在 聖躬可不自愛 上作色曰卿言甚忠
得非御槊之虞乎正以鞋馳未雪不敢自逸耳又奏
閏金星近前星 上曰止暑近公曰天道高遠當論
人事武士擊毬 太子亦與臣甚危之 上曰卿可
語 太子公曰 太子人子也 陛下命以驅馳臣

安敢勸以違命 陛下勿命之可也陛無侍讀大礼
執綏備顧問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公之道有司
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孰不心服近𠩄有任怨之
說法行以公人自無怨 上曰朕每諭大臣獨維人
情無有是慶四年除翰林學士奏自唐至本朝優
侍詞臣以其典傳書之冗可以朝夕論思或有補於
治道得人固多最可慕者陸贄歐陽修而已若𠩄進
則有隱退則不容持人而利巳揚巳以取名安能逃
日月之照哉 上曰學士安見無晴至為親近五年
為 御試詳定官慶元去上問文士可代者闕呂祖

謙能文公請翰苑須用有學問者祖謙涵養既久習
知典故史院甚得其力不但文字之工也得 旨撰
選德殿記又命書之後內直宣對別令中使引至
碑下傳旨記文詞采瞻蔚召卿觀覽既見 上又有
潛美之稱婦至玉堂御書白居易七德舞賜之墨猶
濕也後進呈 皇朝文鑑序 上曰卿之文在廷莫
及真匠手也除礼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嘗論本朝
專以仁立國兵非用而以禁暴安人為本 上曰兵
勢似弱公曰仁故似弱實非弱也社稷靈長職此之
由 上曰所以並無禍乱公曰 本朝似周彼秦兵

雜吳袞竟何如 六年詔礼官詳議明堂典礼公奏祀
帝祀天以 祖宗配此前朝已行之制世俗止誦孝
経之語未嘗深考其義致以今日為疑由是定圜丘
合宮互舉之議公再執綴草敍引周漢故事有曰俶
経路寢有皇祐之彝儀徧秩祖神有紹興之近制盖
明著古礼以示来世也礼成獻詩又進動天之誠
上曰動天誠當以徳惟知道乃可語此公曰皇天親
有徳饗有道此豈聰明作為所能為哉除吏部尚書
兼翰林斈士承旨論六部長二判依字遂改為從曾
奏 祖宗涵養善類名卿才大夫相望自章蔡沮士
氣以壞風俗奬姦諂以植黨與卒致裔夷之禍 中
興一洗前弊得人為多秦檜以患失之心濟忌刻之
資引庸人以充侍從對畢輒納副封既出其門無所
不有人才衰落貽患至今論思之職上規人主次及
大臣下及四方安可納副封耶願懲求文武之共布
列中外 上曰如曾開輩今豈易得又及舜之無為
非皆無所為也特不為期會之屑屑耳又言自古上
自人君下至士庶鮮有不為左右前後之人所牽制
者 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臣素無汗馬之勞致此
爵位正使宣吏文字之間永為老也 上曰翰墨之

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七年五月除参知
政事 上曰近見卿遇事殊不依違執政之於宰相
事任非遠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修殿上曰
有所事退則懽然無間最為可法後又嘗曰前此宰
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今乃有各述所見公奏大臣自
有互相可否秦檜用事執政至不敢措一辭後遂以
為當然臣嘗以紹興初 聖語示同列勉其協濟況
陛下虛心無我惟恐臣下不言人臣乃欲自是乎
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緣蔽欺八月以久旱
御筆付三省求直言 初田奏慮所在因是付有賑濟
之請公言 上明目達聰而吾儕不能將順獨不愧
於心乎萬一上自行之或以此奏示外豈不獲罪公
議相函從之又奏 聖明在上星變旱災殆繇臣等
所致 上曰若封事及大臣朕須留中公日付出何害
未聞有過而人不知也昌化有箭穀得未相以上再
三夕此議宜示外庭公曰天君為瑞必無水旱乾道
間有以九華山竹米為瑞而得罪者且宣和有此豈
是休徵遂已有乞改常平不以赦原之法公奏紹興
中因孔括申請遂與謀叛等同科乞今削去只從海
行法遇兩赦或非次赦聽原公嘗極陳民困之由

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二十年前帰正添
差等官職用五萬緡今乃數倍支移折変之數日有
所增脊民安得不困此特其一爾　上爲之惻然進
呈湖北月樁錢數公曰固出於不得已亦須平時有
以存卹去歲旱荒君非陛下先事賑求禁戢苟暴何
以免流殍言者舒州汪革始謀不善若如前代夹軍
民之心則衆災唱亂必致蠭起彼亦安有東身自帰
於司敗所貴得民正爲是耳此非倉猝所能成其來
有漸矣　上大以爲然　上嘗爲樞密非古官公奏
在唐止司傳導五代始置崇政院分宰相之權　神

宗亦有意廢併　聖諭可謂盡善但二百年官制難
以驟改不若且令二府互領更加孰慮有特長樂之
援求爲郎者　上畢諭給舍公奏臺諫給舍與三省
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失則夫綝從之則壞法令下之
曰臣等自當執奏　上曰卿等肯如此任怨公曰當
與而不與則有怨不當與而不與何怨之云上歎曰
此所謂任責非任怨也　上嘗言唐鑑一書與衆治
亂之理甚明公奏祖禹著書此可備一使之覽篇篇
即是諫疏九月除知樞密院事　上曰卿才堪其任
三省本末可輟卿每見難處之事卿以數語决之可

謂敏矣　上謂公如統制官之類可時與之接觀其
才公因奏雷世賢說淮南地形緩急欲守滁臣謂不
然廬和則當其衝滁阻山林可自守而不可以禦敵
楚州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之止差鎭江軍五千人公
奏山陽控扼淸河口韓世忠實屯重兵今無城戍它
時或增必致虜疑揚州武鋒軍有衆八千本屯山陽
若歲撥三千同戍誠爲兩便十年奏白氣自西南亘
天且爲兵満　上曰日脚之氣冬常有之公言此日
官相究之詞然有備乃能無患　上嘗歎養兵費耶
賦之入公奏自古未有五十年屯兵不鮮古者講和

責罷兵今既有有歲幣而兵不敢撤所以倍費文州
蕃部刼殺二漢人吴挺止申照會公請督其捉治使
知朝庭事必留意不敢忽畧日有萬機不察於微轉
不勝救　上曰自昔多因不防其微馴致禍敗温州
軍士喧悖還司欲先定江義端刻剝之罪仍正紀律
公奏此風不可長恐兵驕愈郭果請移江陵萬二千
人與其挈家屯襄陽公言止當以兵之半分戍果謂
襄陽爲要地而江陵亦在江北爲吴楚喉衿事辨甚
力乃許萬人且令騎兵盡行　上眷公益深嘗奏事
退特命中使賜御筆卿臨事明敏而有决朕每嘉之

宣諭金主避暑壽安所從呂用信多且分諸子出鎮
或謂欲至東都秋間撥過上京公奏當預為之備甚
詳　上稱公通練君政深副朕擢用之意公謝曰臣
本以文墨受知豈能曉暢武事誤家任使不敢不勉
彼方恫疑虛喝正恐我或先動所當精擇邊將鎮之
以靜上曰朕嘗戒臣下以公心入自無訛公曰所以
私者欲收人情其來無窮得者寡不得者衆若不裁
以公道恐謷者不若毀者之多以　陛下聖明臣等
智慮所不及則有之何取有所狀也十一年奏廣中
監法既更州縣空乏之事勢可憂詹儀之胡庭直皆賢

而才短故銳於革弊而不能計其後已而果然公言
趙汝愚在福州百廢具舉孜孜国事殆不多得王希
呂殺急當一面彼小廉曲謹雖無瑕可指却恐誤事
　上曰如趙雄汝愚希呂皆帥才也義勝軍皆契湖
海漢兒慕義來歸色於異元　御筆以金商山險欲
移襄陽用騎之地闊其營砦遣大因以遷之公奏路
經金洋當先計人馬之欸使郭果於襄陽預辨方可
議遷更令彭果且以此意深察衆情　御筆批卿謀
慮深遠良用嘉賞六月拜樞密使　上曰卿在西府
凡前綫後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它人不能也呈

諸軍陞差籍公奏已及一季欲間召一二雖不專用
此取人亦因以察其能否使主將不敢容私上令赴
樞密院審察說池州李思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閑
弓乞與閑軍　上曰此皆樞密使措置之效比慌以
上京道遠擢上　賀正生辰使一年宣諭卿等料未
必遣使今果不來可謂廟謨矣王希呂乞增兵戍盧
州　上以萬弩手民兵已多正可分數千人公奏須
與為久蓋當以正軍為主則帥司可立帥司既立則
沿淮歸正山水寨民兵皆為我用矣十二年留正申
西兵已免起二年今年取旨上以三衙不可闕欲全

發來公奏襄陽兵少閻世雄欲得此人嘗不得志於
四川又嘗退死淮南深恐睥睨荊襄遂與一年金州
諜帥公欲令侍從管軍薦舉　上曰大帥當自上除
授公曰舜用九官皆咨四岳與其私薦不若明揚若
能考實孰敢妄舉因論邊報異同　上獎諭去事無
大小卿皆究心公又曰天下安有不可措置之事
上曰朕密問一事卿便條上數端深謀遠慮朕所不
及也　上謂王藺論事頗偏公事藺雖稍過然汲黯
在淮南寢謀尽言而不顧身者　陛下左右豈可無
此等人况以獻納為職若上下相蒙非國家之福也

先是，御筆大石埃丹欲加兵於虜果有之在我豈
得漠然固不可違誓或有釁端何以為詞公奏彼一
方小醜何至移文宿泗若果有釁何患無詞急在閫
探精審耳至是又諭結約夏國事公奏頃嘗因任令
公帛書通信虜以示范成大夏国難保如此似未可
也後又報忽魯大王擁上京上問公公奏茲事緣大
當隨道機應之未幾上諭公所傳皆妄樞使真有先
見之明矣廣東帥潘畤以擅斬逃兵自劾 上批無罪
公奏帥無便宜之文不經録問評擬而斬四人雖就
於除惡然人命至重不可輕許洪遵守婺誅首亂六人

止是放罪後不妨推賞十四年二月乙亥宣諭鄉在
樞筦凡事無經心更旬日拜相後人唯繼丁亥拜右丞
相尋無提舉 國史院會要所 勅令所上諭以擢
用人才及委任之意公奏東府事繁非西樞此古自
鮮有無事時今賴 陛下勤政內外宴然殆將二紀
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又奏舜禹君臣相戒
唐太宗不存形迹臣等過失望 陛下隨事戒敕免
積罪戾臣有所見不敢廢骞直之義日有論奏勤葉
天下休戚比至給舍繳駁臺諫論列以為後時不若
致審於初又奏人才不失之虛夸則失之緘默凡宄

宜求罵為国者大旱求退甚力 上曰方賴卿等協
贊若捨朕而去誰與共此又請依慶曆中例降秩一
等亦不許徧禱群望下詔求言遂奏寬恤及民莫若
寬減夏税施德當自近始會稽和買詭避至多請推
免一年徐議重正秀州之推減大軍總制錢二萬餘
緡吏擬勘當公曰此豈勘當時耶奏蠲之 上方都
意袪荒其所以賢寬仁之政不可勝紀封事多言大
臣同異公奏豈可尚同要當各盡所見臣每謂同心
体國苟有未然雖面相詰責何害止欲歸於是年若
人才邪正政事得失安危治忽所繫自當反復論難

陛下復 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官覆奏而後行
正欲酌量可否上下相維非止奏行文書也 高宗
上僊始揩典制度奏置 山陵五使賀武聖號孝表
礼兩備初欲用 顯仁例遣三使公因謂事体不同
不當曲拘會賀生辰使至 上在憂次議令館伴使
發遣公奏賀礼固不可行但彼遠來朝無一辭於理
未安遂口占數語使歸報後正旦將使至或請推易
淡黄袍 御殿受書然後素幄見使者公力陳不可
止以縞素引見虜果心服 手貽討論 皇太子參
決庶務典礼初欲開資善堂公奏天禧時 仁廟尚

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作議事堂
可也十五年正月戊戌公請　上特御延和殿令宰
執奏事畢然後過議事堂　思陵發引公奏　陛下
既行三年之喪又用七月之制　求熙豉與呂端一
相猶攝太傳親往而有司欲用　顯仁舊例非是遂
再拜請行乃以公攝太傳　上慮使人堅欲上壽公
奏引見受書即是成化礼上壽時不過隨班拜舞若
奉觴致詞皆無所預臣等保無事執　上欲先令侍
從臺諫集議公曰　國家大事謀之帷幄中有不必
詢衆者况事理曉然不必徒為紛紛　上尤稱奨卿

能任責如此國之幸也仲冬之初留身奏臣帰自陵
下即欲求外緣京鏜使回　聖慮未賀者求報復令
臣少待人使已行願乞骸骨　上奨勞再三忽　宣
諭比年病倦欲傳位　太子卿須且留公奏　聖体
康寧止因孝思稍過豈應遽爾勸勤　上曰礼莫大
於事　宗廟而孟饗多以病而分指孝莫大於執喪
而不得日至　德壽欲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公
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與傳位親礼宰卿留身
議定二月壬戌之吉又命公草　詔書以奉几筵侍
東朝為意十六年正月己亥拜左丞相壬子詔因

奏事　宣諭二府旬日當内禅又令公留身呈　詔
草無擇奉　玉牒及監修日歷二月辛酉朔降傳位
詔翌日　上吉服御紫宸殿公奏　陛下巽位與子
古今盛典再見　聖朝中外同慶臣等輔政無狀自
此無由日侍　天顔無任依恋之至哽噎幾不能言
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賛　新君　光宗問當
世急務公奏用人求言二事尋即降　詔公積階至
特進爵自營城縣開國男至榮陽郡公歷封濟許二
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公以三孤之官不應以
恩而得力辭不可又乞面授至于四五不得已而後

受焉奏以朔望之次日朝　重華宮五月求去甚力
既而諫省有言請益切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言
者不已副端助之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而帰　孝
宗賜金器劳問紹熙改元判隆興府辭不赴二年除
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親理郡政不以簡貴自居罷倍
税牙契錢二十萬緡三年四月復元職七月坐所舉
官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四年八月復舊封冬易鎮隆
興五年力求奉祠　主上踐阼　詔求言於舊弼公
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皆訏謨也遣
閤門官少傳告一再辭免始許　賜恩慶元元年公於

是年七十矣三上表引年遂少傅致仕嘉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臺評降一官明年乃復四年十月庚寅朔薨年七十有九累食邑一萬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五阡八百戶遺表聞 上為震悼輟朝兩日贈太師賻銀絹各千匹命公之子續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帳司以護喪奉常賜謚文忠娶王氏監察御史𥙿之女封益國夫人先一年薨一子即綸也朝請大夫行大理司直孫顯宣義郎新監饒州浮梁縣景德鎮稅煙火公事孫女五人長適承事郎監嘉興府糴納倉蕭彖餘尚幼初益國夫人葬廬陵縣十岡

之原十二月丙申奉公之喪合焉公在 高宗朝已擢臺察事孝宗最久始皆以詞章受知可以平挹美官而衷心不遇事輒發不復顧身憂諂佞盡上久而深察其精忠北門之官有四公徧為之前後十年兩宮極孝治之盛講慶壽加尊號親祠赦宥立后冊儲過宮出郊無非盛事大典公皆在屬草閒鋪張揚厲實有以佐來之光明若水旱災異夷狄寇盜之辭咸無為自參預樞筦以歷二樓又涉十年榻前論事出入經史練習典章動有援據不為空言故天子聳聽嘉獎而同列自以為不及以國事為己任進退人才一本公道養民擇守憂邊封兵仰賢眷謀慮周而敏披遇日隆數當大事典禮論議裁處曲當 內禪尤為至重吉日徽稱宮名 母后孝宗獨於公素定於數旬之前近將浹旬始諭宰執注意委任可謂不膠漆而固矣天資超穎非凡才可及而躬夫子忠恕之道大易勞謙之議孝友淳篤事從兄如諸公自奉甚約絕聲色之娛周卹族姻具有恩意官同姓者六異姓者五少自號省齋居士中年曰青原野夫既貴而閑曰平園老叟孝宗生于丁未一時輔相多在丙午丁未間公及丞相王公淮參政錢公良臣同為參

樞人謂三府為丙午坊公嘗作詩用文潞公同生丙午之韻告老之後猶引故事夏之齊年者生朝同會用韻賦詩者數年方其端委廟堂一介之善收拾如恐不及退而均逸汲引無虛日士類莫不歸心焉以文苑英華及六一居士集訛舛太甚率同志者朱黃手校如老書生鋟板家塾以惠學者卜築貢院故基公實薦預此地故以充賦名堂作唐虞二典閣藏兩朝內禪詔書洎 崇陵宸翰又為玉和蜀錦二堂皆自為之記晚歲康強神明不衰天下猶望公之再起不謂天之不慭遺也嗚呼殄瘁之痛四海所同有如

鑰之不得素辱知遇假守東嘉屢有牧用之意未滿秩而公已歸比歷代言公之除少傅既加恩兩與草制又四作不允詔書曾裳摘句稱賞投閑以來書函詩簡倍加獎予當世銘記求多於公間使鑰書之公已書丹或徑以賤姓名題蓋此意甚厚皆非所敢當也曾歸謂公初入 禁林自謂所慕者惟陸宣公歐陽文忠公公之始卒絶似二公者無事不言無言不盡而卒至大用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既不愧於宣公而得時遇 主無追恨盡言之患文忠晚居於潁望瀧岡而不得歸公乃優游平園使里人矜式是

兼二公之美而又無遺恨者也若克勤小物諸娀後進皆公之細不勝書有省齋文集平園續藁掖垣叢藁玉堂雜紀龍飛録親征録及閑居紀録等書總二百卷藏於家其行於世者已多屬文之士傳誦以爲模楷公之文不待贊揚徹王題跋之語考古證今獻月先後通徹明白讀者歎服末爲三忠堂記謂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皆郡人也精確簡嚴幾於絶筆嗚呼一代風流於焉盡矣鑰何足以銘公銘曰

世非乏才　何謂才難　有君無臣　自古所歎
吾騎乎凡　動則爲己　不合是耍　安得倚儔
直道而行　無患失心　一有遇合　奚翅斷金
於皇 孝宗　才選於衆　誕擾長縮　慨不足用
堂堂益公　負王佐才　始以文鳴　芸省蘭臺
高文大冊　追配古作　獨步禁林　不負所學
二十八年　相爲始終　屢踣而奮　致身上公
克既授辞　辞亦命爲　首贊大議　龍飛再覩
功成身退　樂哉平園　晚陳四事　不已于言
既掛衣冠　無與世道　胡不百年　遺此一老
星隕于堂　人之云亡　不亡者存　文章光芒
惟子是似　覿行取則　後其有興　視此銘刻

附録卷第四

附錄卷第五
忠文耆德之碑
宋故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太師謚文
忠周公神道碑正議大夫守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知制誥兼　侍讀兼修
國史兼　實錄院脩撰奉化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戶臣樓鑰奉
勅撰
朝散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　侍
讀兼修玉牒　官賜紫金魚袋臣章良能奉勅書

嘉泰四年十月庚寅朔左丞相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益國周公年七十有九薨于吉州之里第十二月丙
申葬于廬陵縣斗岡之原至嘉定元年公之子綸告
于
朝曰先臣備位者相既葬而隧碑未立敢以
請天子曰噫此　四朝之宗臣也謚以文忠　御書
忠文耆德之碑以賜且　詔臣鑰為之文臣鑰不按
荷文忠公知奬之深屏居四明先已撰公隧道之碑
矣　聖恩起於告老之餘待罪翰苑欲斂前碑以辭
論又曰昔歐陽公修已銘程文簡琳之墓俾以勅命
為之碑故事甚切顧毋辭臣既共二史敢不敬承
明旨谷孝子之請以揚公之休光用詔後世公諱必
大字子充一字洪道世家鄭州之管城曾祖衍朝奉
郎妣郭氏祖詵左朝散大夫妣潘氏李氏張氏父利
建左宣教郎太學博士妣王氏公既貴三世累贈太
師秦國公夫人宣和中祖通判吉州因家焉公幼而
成十三又遭內艱天資高亮記問絕人紹興二十一
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改監　行
在和劑局門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科建康府府學
教授三十年除太學錄　詔試館職　高宗見奏篇
曰它日可掌制除秘書省正字次年改左宣教郎兼

權國史院編修官明年五月除監察御史六月　孝
宗即位八月除起居郎直前奏事　上曰朕舊見卿
文可進近作兼編類　聖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
兼權中書舍人嘗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事
上曰初上詔卿能文不謂剛正如此此皆被　眷
注之始也應詔條上十事皆切時病其一嚴銓試之
法又奏群臣六參除朔望過　宮外勿改舊制至今
行之事有未者不憚極論　上為奬歎公亦言　陛
下有納諫之實故臣輩各思自竭龍大淵曾覿除知
閤門事公與給事中金安節同奏大淵覿副都承

旨觀龍圖一御器械俁為知閤若以攀附 舊恩尚
有司詮正以搢紳指因臺諫有言外議方喧而除依
奏既而再除公曰前已反汗今復申命豈敢但已格
除目不下越三日不獲 命以遷奉詰祠兩往館
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權發遣南建州未赴六年改
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 陛對留為秘書少監兼直
斈士院兼 國史院編修官 上改告詞首尾公奏
陛下取漢宣帝之意覩制賛書臣觀漢杜稷臣乃在
周勃汲黯霍光之徒儒者孫公弘輩皆持祿保位設
宣帝以為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求真儒用之何至

難霸哉 上曰卿斈術精深記問該博所蘊可以見
當日夕與卿論文兼實錄院檢討官加上德壽尊號
公謂 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上表用 嗣
皇帝為未安按建炎以後遷拜 徽宗表及唐憲宗
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 皇帝誠遂定七年奏四事
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郎官專以雄外
庸監司郡守皆當久任 上稱以為要務兼權兵部
侍郎 上云斈士院狀陞公奏宮城不容增廣 陛
下欲畢宮室臣等居此亦過矣若遴選名儒而信任
之不在棟宇之麗也除權禮部侍郎仍兼斈士院陞
同修國史 實錄院修撰有 旨公與吏部侍郎
王之奇 太子詹事陳良翰對 選德殿出 御札
引唐太宗魏徵對以在位之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
苦不自知使各極陳其當否公退而條陳縷矢以圖
恢復而用將之道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責實之方
未至又指陳大將郡守數易之弊且言正觀政要四
十篇既先之以魏徵論為君之道又著不克終之戒
於篇末蓋是時惟登善諫穎思太宗廣善諫之德使
嘉言日聞治道日興 上嘉納又奏諫官虛位頗委
擇正人 先朝參用古制畢具品而後其禮責其尽

言使姦邪望風畏戢銷患未形如近歲張松韓玉昔
使臺諫無所顧忌委為力言直志勞民費財始勸英
斷 上曰朕自此知戒矣又奏人主無成事惟在察
臣下邪正凡輕於任事速於求售者必致敗事若疑
儒者不足用而專用才臣今既察年其效可覩唐太
宗之臣即隨之臣 藝祖之臣即五代之臣非前愚
而後智顧人主用之何如耳又論臣寮務為新說殺
徽奇功王安石以堯舜之道告君實行管商之術指
司馬光蘇軾輩為流俗尤當察之江湖尤旱上稱龔
茂良措置有理公請出緡錢二十萬代民租乃不乏

事非不知縣官急闕然閭倉則盜起盜起則調兵費
可省乎 上曰卿議論殊善使朕聞所未聞兼侍講
又奏近奉 詔以僕射多官非古欲更其名周之太
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中間所改非是 上曰止欲
為左右丞相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可削公遂奏
前古沿革而退八年兼中書舍人因辭且言外制之
設正欲謹於出令凡有未當欲其繳奏非專責以詞
翰也責以詞翰也卒因繳奏而遂免兼張說再除簽
書樞密院公當草不允 詔奏詞旅者本朝以為不
可 陛下欣然聽納曾未周歲後有此除費盛預政

附錄卷五 五

公私兩失臣未敢具草時權給事中莫濟亦封還御
筆遂俱與外祠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辭不許中道引
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天下愈高之淳熙元年除
右文殿修撰既罷召為敷文閣制兼 侍講六月兼
權兵部侍郎八月兼直學士院上嘗稱公持重不迎
合與附麗除兵部侍郎兼侍講進 太上尊號詔草
上曰此文雅於言而温純典雅無一字可議公奏
初上 光堯之號臣已預議鹿之 詔亦出臣手
上愕然曰前詔亦卿所草耶兼太子詹事嘗論人用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惟上所御為官擇人則引

中人為君子為人擇官則引中才為小人奏閤陛下
日御經場固知不忘閱武然 太祖二百餘年之天
下屬在 聖躬不自愛 上作色曰卿言甚忠正以
雖恥未雪不欲自逸耳嘗奏閤金星近前星武士擊
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 上曰卿可語 太子公曰
太子人子也 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
陛下勿命之可也陛下兼侍讀知祀禮礼執綏備顧
問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
法行以無私孰不心服四年除翰林學士奏自唐至
本庙優待詞臣以其無簿書之冗可以朝夕論思或

附錄卷五 六

有裨於治道得人固多最可慕者陸贄歐陽修也五
年為 御試詳定官得 旨撰 選德殿記及 皇
朝文鑑序 上尤稱之 賜御書白居易七德舞墨
猶溫也除礼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嘗謂 本朝專以
仁立國而又以禁暴安人為本 上曰兵勢似弱公
曰仁故似弱實非弱也社稷靈長職此之由 上曰
所以並無禍記公曰 本朝似周秦兵雖强與哀竟
如何六年 詔礼官詳議 明堂典礼公定圜丘合
宮互舉之議再執綏草赦明著古礼以示來世礼成
獻詩 進動天之旋 上曰動天誠當以德惟知道

乃可無此公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此豈聰明作為
所能為哉除吏部尚書兼翰林李士承 旨論六部
長二判依字改為從 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臣素
無汗馬之勞叨此爵位宜力文字之間未為勞也
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須卿七年
五月除參知政事 上曰卿遇事殊衡達卒執自當
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發上日有事爭退則懽然
最為可法大臣自應互相可否叅擔用事執政至不
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 陛下惟恐臣下不古人
臣乃欲自是乎嘗摇陳民困之由上問其故公曰且

以平江府論之二十年前歸正兵差等官歲用五萬
緡今已數倍民安得不困此特其一耳 上為之悵
然進呈湖北月椿錢數公曰固出於不得已亦須平
時有一存卹去歲旱荒若非先事賑救禁戢寇暴何
以免流殍之苦舒州汪革始謀不善若如前代失軍
民之心則乘災唱亂必致蠭起亦安肯束身自歸於
司敗所貴得民正為是耳此非倉猝所能成也 上
深以為然有特長樂之投求為郎者 上俾諭給舍
繳奏公謂不可諭意不從則失職從之則法壞命下
臣等自當執奏 上曰卿等肯任怨如此公當與而

不與則有怨不當與而不與何怨之云 上歎曰所
謂任責非任怨也九月知樞密院事 上曰三省本
末可較卿每見難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敏矣
上嘗數養兵費耗賦之八分 奏自古未有五十年
無兵不解古者講和則罷兵今既有歲幣而兵不敢
撤所以倍費 上眷公益深嘗奏事退 御筆卿臨
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又稱公通練軍政深副擢
用之意公謝曰臣本以文墨受知豈曉武事猥蒙任
使不敢不勉十一年 御筆欲發兵元義勝軍於襄
陽此軍皆契丹渤海漢兒慕義來歸者 上以金商

山陰非用騎之地聞其營砦遠大因邊之公奏路經
金洋當先計人馬之數使邦果於襄陽預辦更合彭
果具以此意深察衆情六月拜樞密使上曰卿在西
府光前絕後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為也先是金
主避暑壽安過上京北牒以道遠權上賀正生辰使
一年 宣諭卿嘗料未必遣使今果不來可謂廟謨
矣十二年金州謀帥公欲合侍從管軍薦舉上曰軍
帥當自上除授公曰舜用九官皆咨四岳與其私薦
不若明揚若能致實效敢妄奉因論邊報異同 上
獎諭云事無巨細卿皆竭心晰察問一事條上數端

深謀遠慮朕所不及也上謂王蘭論事頗偏公奏蘭
雖稍過然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尽言而不顧身帝之
左右豈可無此等人况以獻納爲職若上下相蒙非
國之福也御筆嘗謂大石與冊欲加兵於雩又諭
結約夏國又有忽魯窩撥上京之報公奏但當嚴備
隨機應之未幾　上諭公所傳皆妄真有先見之明
矣十四年二月乙亥面諭卿在樞密事皆經心更旬
日拜相後人难継也丁亥拜右丞相吾無提挈　國
史院會要所　勑令所　上諭以委任之意公奏自
古觧有無事時今賴　陛下勤政内外晏然殆將二

紀此正可恨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又奏舜禹君臣相
戒唐太宗不吝改過臣等過失望隨事戒勑免積罪
戾臣有所見不敢廢罔直之義日有論奏動繋天下
休戚比至給舍繳駁臺諫論列已爲後時不若致審
於初又奏人才不失之虚夸則失之緘默凡兄宜求
篤實爲國者因旱求退甚力請依慶曆中例降秩皆
不許遂奏賞恵及民莫若寛減夏稅施德自近始上
方篤意救荒其所以賛寛征知政不可勝紀封事多
言宰執同異公奏要當各尽所見直可尚同既是協
心体國苟有未然雖面詰何害若人才邪正政事得

失安危所繋白應反覆論難止欲歸於是耳　陛下
後　祖宗舊白之制使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
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高宗陞遐始末揩攷制度
奏置　山陵五使賛成聖孝衰礼兩備會賀　生辰
使至　上在衰次議令館伴使諭遣公奏賀礼固不
可行但彼行人遠来而朝無一辭於理未安遂口占
數語使帰報馬正旦使將至或請易淺黄袍　御殿
受書然後素幄見使者公力陳不可止以縞素引見
雩果心服　手詔討論　皇太子參決典礼初欲闢
資善堂公奏天禧故實恐不宜於今不若取西晉宣

猷堂爲議事堂十五年正月戊戌公請　上特御選
和殿令宰執奏事畢始過議事堂思陵發引公奏未
熙故典呂端一相猶攝太傳親往而欲用　顯仁舊
例非是遂再拜請行乃以公攝太傳上慮使入堅欲
上壽公奏必無事執　上欲先令侍從臺諫集議公
曰　國之重事謀之惟幄有不必詢衆者上尤稱奨
卿能如此　國之幸也仲冬之初奏乞骸骨忽　宣
諭以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須少留公奏　聖躰康寧
止是　孝思稍過豈應倦勤　上曰礼莫嚴於事
宗廟而孟饗多以病而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

日至 德壽欲不退休得予勝以此委卿公位而退
十二月壬申密賜 紹興傳位 親札辛卯留身議
定二月壬戌之吉又命公草 詔書以奏凡進侍衆
朝爲意十六年正月乙亥拜左丞相壬子因奏事始
諭二府旬日當内禅又令公獨呈 詔蕪提奉玉
牒及監修 日曆二月辛酉朔降 傳位詔翼日
上吉服御紫宸殿公奏 陛下巽位於子古今盛典
再見 聖朝中外同慶臣等輔政無狀自兆無由日
侍 天顔無任依戀之至哽噎幾不能言 上亦泣
然曰 正賴卿等協賛 新君光宗首問當時急務

公奏用人求言二事尋即降 詔公積階至特進爵
自營城縣開國男至崇陽郡公歷封濟許二国公三
月拜少保益國公公以三孤之官不應以 卑需而
得力辭不可又乞回授至于四五不得已始受之奏
以 顧皇之次日朝 重華宮五月求去方力而見者
有言請益切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言者不已殿
中助之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而歸 孝宗賜金器
勞問紹熙改元判隆興府辭不赴二年除觀文殿學
士判潭州罷倍稅牙契錢二十萬緡郡皆覩理之三
年四月復元職七月坐所舉官以顯敗降崇陽郡公

四年八月復舊封冬易鎮隆興力求奉祠 主上登
極求言於舊弼公奏 聖孝敬天崇儉久任四事皆
切於世用遣閤門官賜少保告控免至再始許能恩
慶元元年於是公年七十矣三表引年遂以少傅致
仕嘉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臺評降一官明年
乃復還奏既聞 上爲震悼輟 朝二日贈太師時
銀絹各千象食邑一萬五千大百户食實封伍千八
百户娶王氏監察御使蓀之女益國夫人先一年薨
一子卽綸也朝請大夫新知蘄州軍州事孫顔宣義
郎新監饒州浮梁縣景徳鎭兼煙火公事孫女五人

長適承事郎監嘉興府糴納倉蕭彖餘尚幼嗚呼天
之生公固授之以間氣公之出仕亦可謂千載之遇
矣自決科以至致終五十有三年始以李文受知
高宗 孝宗以至位極人臣晚輔 光宗之初政退
被 主上之休 孝宗在位二十有八年公實相爲
終始其中以十年出入翰苑時 方承平極鋪揚厲
之美以十年輔政秉鈞尽輔賛彌縫之妙兩以逆折
姦鋒㴱忤 上意事定言驗得眷餘隆致身元宰出
處爲時重輕幾無纖瑕微類之可指文章則追配依
者議論則究極古今風度張九齡謀謨如崔祐甫宋

廣平之守文忠勝之善斷公幾兼之乃所願則允切切於陸宣公歐陽文忠此非臣之私言也平日著述為書十餘種總為二百卷行於世校之前碑撮取其名節國事而畧其餘謹再拜特書以對揚　休命

銘曰

巍巍　孝宗　天賜睿智　二十八年
是為盛際　猗歟益公　善始以終　始進以文
終察其終　再折姦萌　逆鱗以批　事定言驗
表表忠節　獻納論思　知無不為　彌縫輔贊
百工惟熙　三聖相授　同守一道　公實佐之
家有　宸藻　憂邊思戒　具存宏摸
臨飢徹斷　華夷寡如　告老既休　著書自若
拳拳斯文　以惠後學　天不慭遺　殄瘁興悲
既銘公墓　又勒豐碑　生榮死哀
身榮　君顯　是為宗臣　後慶其行

附錄卷第五